

緒 言

這本書是構成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許多國家的三億以上人民的一般政治史。西半球的歷史紀載——關於它的原始居民，它的發現和探險，它的被無情的拓殖者征服的事實，它的經濟和政治的成長，它的發展着的文化生活，它的爭取自由和幸福的革命鬥爭的紀載——是構成人類全部生活中最偉大的史詩劇之一。綜合地敘述新大陸的豐富而複雜的歷史，很久以來就已經有了這種必要。但這只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科學的眼光深入觀察才能正確地做到。

關於由西半球各族人民組成的各國的歷史，已經有了大批的書。但是這些書，除開受到一切資產階級歷史書不可避免的基本限制外，差不多都是只談一個民族或有限的幾個民族的生活和進步。像本書這樣甚至只是稍微地談一下西半球各民族整個歷史的書，即使有也是很少的。在我所讀過的書中，我只能舉出兩本這樣的書。羅伯特·麥根西在他的“美洲史”（一八九四年在倫敦印行）一書中，概括地敘述了西半球幾個國家的歷史，但是並沒有在經濟上、政治上或文化上加以敘述。美國歷史學會主席波爾頓在他的小書“美洲各國史”（一九三五年在波士頓出版）中，介紹了西半球的一般歷史。但波爾頓的這本小書只是一串簡短的筆記，是一系列的講學的基礎，而不是對這個題目的有系統的論述。同

時这本講義式的書也有着資產階級所特有的缺點、歪曲和膚淺。

本書是滿足对一本通俗的、完整的兩半球歷史綱要的需求的一種嘗試。這樣統一處理美洲各國歷史之所以成為必要，是為着四世紀來把這些國家聯結在一個密切不可分的歷史中的地理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紐帶的緣故。由於美國帝國主義日益加劇地試圖把整個西半球變成美國所支配和徹底控制的武裝後方，把西半球作為一個整體來敘述的通史現在便成為非常需要的了。由於美洲各國人民正在日益加強地對侵略的、法西斯思想的、製造戰爭的華爾街的奴役進行鬥爭，這樣一本通史就顯得格外需要了。如果想有效地擊退帝國主義的威脅，西半球各族人民就迫切需要更進一步地互相了解。他們必須互相熟悉各國的歷史，必須了解在有關各國中和各國間發生作用的複雜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会力量，必須知道如何培養他們自己之間以及他們同世界其他各族人民之間的民主合作的強有力的精神。

本書並不準備介紹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二十多個國家的各個國家的詳細歷史。它也不想細緻地敘述西半球一般歷史的每一個方面。它的目的無寧是分析經濟、政治、文化的生長和衰落的廣泛過程並找出階級鬥爭（各別國家的和整個西半球的階級鬥爭）的總的發展路綫。本書的中心目的就是這樣描繪出一個輪廓，用以說明為今天全美洲的廣泛的社会發展奠定基礎的力量，並由此而指出美洲人民對他們的問題和前途的進步態度。本書特別注意西半球各族人民和各個國家與我們這時代最基本的社会發展過程的關係；那過程就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總危機和腐朽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的誕生和成長。

關於寫作本書所使用的名詞的問題，有兩點需要加以說明。

首先是關於《American》这个字的用法。在本書裏，这个字是用來泛指兩半球所有的人民和國家。美國人用《American》這名詞來專指他們自己，是對美洲其他民族的侮辱，因為他們也是有权自称为美洲人的。關於名詞還要作的另一點說明，是和關於泛稱有着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背景的美洲國家的屬名的爭論有關的；在這方面，作家們曾使用了各种不同的名詞，如“拉丁美洲”、“西班牙美洲”、“阿非利加美洲”、“伊伯利安美洲”、“印第安美洲”等等，而他們更搜集了强有力的論据來支持自己所用的這些名詞。本書用“拉丁美洲”這名詞來作為這些國家的通稱，不是因為這個名詞在學術上是正確的，而是因為沒有更好的名詞，又因為這名詞已比較通用而且作家們和有關的各族人民已經接受了它。

關於統計數字也要預先聲明一下。本書不敢自称所用的統計數字都正確無訛。美洲國家現有的統計機構都非常之不可靠，這是事實。這些統計數字常常是故意歪曲的，更常常是片斷的和不完全的。關於很少可靠紀載留存下來的西半球較早時期歷史的數字更是如此。因此之故，作家們在各個問題上所使用的統計數字往往是大不相同。這樣，本書作者就不得不憑他自己的判斷來選擇他認為在一定情況下最可靠的數字。

作者願意在此向那些曾閱讀過和批評過本書原稿，或協助進行本書寫作所需的廣泛研究及技術工作的許多人致謝。這些人包括詹姆士·艾倫、赫爾伯特·阿普蒂克、馬利翁·巴希拉希、蒂奧多爾·巴塞特、艾立克·柏爾特、亞歷山大·比特爾曼、蒂姆·布克、維克托里奧·柯都維亞、傑·柯倫、卡爾·多爾夫曼、羅伯特·鄧恩、第奧尼斯·恩西那、斐力浦·方納、吉爾伯特·格林、格雷絲·哈欽斯、塞撒·安德魯、伊格萊西亞斯、布拉斯·羅加、加羅

斯·拉法尔·洛德利古兹、斯丹莱·賴尔遜、約瑟夫·斯塔罗賓、
塞勒斯特·斯特拉克、罗伯特·湯普生。

一九五一年一月於紐約。

目 錄

緒 言.....(1)

第一部 殖民地時期

第 一 章 新世界的發現.....(3)

發現時期(6) 內陸探險(11) 富饒而美麗的新世界(14)

第 二 章 美洲的印第安人.....(19)

阿茲蒂克人(24) 印卡人(28) 阿茲蒂克和印卡的社會組織(33)

第 三 章 西半球的征服.....(37)

西印度羣島的征服(41) 墨西哥的征服(43) 秘魯的征服(47) 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51) 巴西的佔領(52) 美國和加拿大的征服(53) 征服的革命意義(56)

第 四 章 政治与經濟的組織.....(63)

專制的殖民政府(64) 殖民地的土地攫奪(67) 殖民地的農業和工業(74) 对殖民地商業的限制(78)

第 五 章 奴隸勞動.....(83)

奴役印第安人(84) 印第安人的反抗(88) 黑奴制度(90) 奴隸買賣(93) 奴隸制度的殘酷性(98) 奴隸的強烈反抗(101) 白人的工資奴隸制(106)

第 六 章 殖民地的教會.....(114)

教會的財富(116) 改宗、教育、宗教裁判(119) 教會維護人對人的剝削(122) 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會(127)

- 第七章 夺取殖民地的國際鬥爭…………… (132)
 走私業(134) 海盜(136) 爭奪殖民地的戰爭(139) 殖民地時
 期結束時的土地分割(143) 革命前夜(145)
- 第八章 兩半球的革命…………… (151)
 英國殖民地的革命(155) 革命的過程(159) 革命中的階級力
 量(163) 海地的革命(167)
- 第九章 西半球的革命(續)…………… (173)
 西班牙殖民地的革命(173) 革命的開始(177) 革命戰爭(181)
 巴西革命(188) 加拿大的叛變(193)
- 第十章 革命的成就…………… (199)
 民族獨立(200) 君主制的取消(202) 政治的民主(205) 教會
 與政府的分離(207) 土地的分割(210) 工業的解放(213) 奴隸
 制和僱農制(214) 婦女的地位(217) 羣眾教育的問題(219) 資
 本家階級的增強(220)

第二部 从獨立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 第十一章 二十二個國家的誕生…………… (225)
 西班牙殖民體系的崩潰(228) 巴西的發展(233) 加拿大的統
 一(235) 美國的統一(238) 美洲各民族的發展(243)
- 第十二章 美洲各國間的戰爭…………… (246)
 一八二五——一八二八年的巴西—阿根廷—烏拉圭戰爭(249) 一
 八三九——一八五一年第二次烏拉圭戰爭(251) 一八四六——一
 八四八年墨西哥與美國的戰爭(252) 一八六四——一八七〇年的
 巴拉圭戰爭(254) 一八七九——一八八三年的太平洋戰爭(255)
 一九二八——一九三八年的格蘭查科戰爭(257) 其他美洲領土糾
 紛(260)

- 第十三章 美国的領土擴張运动…………… (262)
 購買路易西安那(263) 瓜分墨西哥(266) 擴張的浪潮(269) 击
 破印第安人的抵抗(273) 把印第安人驅逐过密西西比河(277)
 在西部对于印第安人的掠奪(280)
- 第十四章 美国与加拿大工業的發展和帝国主义的成长… (286)
 南北战争以前的工業發展(287) 运输業的發展(290) 南北战争
 后的經濟發展(293) 美国帝国主义的誕生(297) 西班牙—古
 巴—美国開的战争(299) 弱肉强食的經濟(302) 加拿大的工業
 化(304) 工業的發展(305)
- 第十五章 發展迟滯的拉丁美洲經濟…………… (310)
 拉丁美洲工業的情况(311) 大私有地产的危害性(313) 帝国主
 义对拉丁美洲的經濟侵略(318) 帝国主义投資的典型(320)
 帝国主义經濟政策的破坏性影响(323) 大地产制度与帝国主
 义(326)
- 第十六章 泛美主义…………… (331)
 門罗主义的宣布(333) 門罗主义不能暢行無阻(336) 泛美联
 盟的組成(338) 委內瑞拉和巴拿馬(340) 好战的美国帝国主
 义(343) 拉丁美洲人民的抵抗(346)
- 第十七章 奴隶制度的廢除…………… (349)
 旧日的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廢除(351) 美国內
 战(353) 斗争尖銳化(358) 种植場主的反叛(361) 內战中的
 黑人(366) 內战中的工人(368) 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的革
 命(370) 巴西黑人的解放运动(373)
- 第十八章 拉丁美洲的革命和独裁者…………… (378)
 早期的独裁者(380) 第二批独裁者(383) 当代的独裁者(386)
 “考迪罗主义”的本質(388) 巴西統治階級的控制方法(393) 美
 国的資產階級独裁制(395)

- 第十九章 墨西哥革命**…………… (399)
 狄亞士政权(401) 革命和反革命(404) 革命綱領的制訂(406)
 为爭取綱領的實現而鬥爭(409) 卡德納斯政权(412) 美國对墨
 西哥的干涉(414) 对革命的評價(418)
- 第二十章 美國人民的鬥爭与工人階級的鬥爭**…………… (424)
 对人民領袖們的評價(430) 工人的早期鬥爭(432) 全國性工
 会(434) 勞動騎士会(437) 美國劳工联合会(441) 社会主义
 運動(446)
- 第二十一章 为民主而鬥爭的世紀**…………… (452)
 土地、奴隸制与雇農制(452) 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454) 民主权
 利(457) 受教育的权利(460) 妇女的進步(462) 宗教自由(465)
 鬥爭的總結(467)

第三部 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 第二十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洲各國人民**…………… (473)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殺(475) 第一次世界大战對於拉丁美洲和
 加拿大所發生的經濟影响(478) 美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480)
 战後对劳工的進攻(483) 美國帝國主义的進展(489)
- 第二十三章 俄國革命与共產主义運動**…………… (495)
 反苏運動(497) 共產主义運動的發展(500) 美洲各國共產党的
 成立(502) 共產党的活動(509) 共產党的力量(513)
- 第二十四章 两半球的工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517)
 工团主义的傾向(517) 美洲工团主义的工人团体(519) 無政府
 工团主义的沒落(522) 拉丁美洲的社会民主党(523) 秘魯的“美
 洲人民革命同盟”運動(525) 加拿大的合作社会同盟(528) 美
 國的社会民主党(530) 社会民主主义和工会官僚(532) 共產党
 人、工团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534)

-
- 第二十五章 經濟大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538)
美國的經濟危机(539) 遍及全世界的經濟危机(542) 苏联不受危机的影响(543) 美國和加拿大的羣众的反抗(545) 拉丁美洲的鬥爭(548) 共產党領導着羣众(549) 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551) 美洲的法西斯主义(554)
- 第二十六章 人民陣綫、新政和睦鄰政策……………(559)
拉丁美洲的人民陣綫(562) 美國的新政(565) 新政和法西斯主义(569) 罗斯福所起的作用(573) 睦鄰政策(576) 反法西斯鬥爭的高潮(581)
- 第二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584)
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性質(585) 战争的歷程(588) 战争中的美國(593) 加拿大的作战力量(597) 战争中的拉丁美洲(598) 战争的損失(602)
- 第二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革命後果…………… (605)
資本主义制度的衰落(605) 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傳播(610) 拉丁美洲战後的鬥爭(614) 美國和加拿大战後的鬥爭(619) 两个世界: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622)
- 第二十九章 美國对西半球的掠夺…………… (625)
美國的帝國主义計劃(626) 經濟攻势(629) 軍事攻势(631) 政治攻势(633) 对阿根廷的進逼(637) 对加拿大的逐漸吞併(641) 西半球的後方(643)
- 第三十章 華尔街夺取世界霸权的鬥爭…………… (649)
帝國主义侵略的政策(652) 美國帝國主义的联盟者(656) 華尔街世界攻势的失敗(659) 法西斯主义的危險(664) 战争的威脅(667)
- 第三十一章 美洲的富裕和貧窮…………… (672)
拉丁美洲的悲劇(673) 貧窮、飢餓和患病的羣众(677) 美國財富

- 的集中(684) 剝削和工人們的貧窮(686) 受到双重剝削的黑人(688) 窮困的少數民族集團(691) 加拿大的兩個極端(692)
- 第三十二章 拉丁美洲的工人運動**…………… (697)
- 工人的鬥爭(699) 早期的美洲國際勞工組織(701)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的成立(703) 工人階級的工會主義(706)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的工作(710) 破壞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的企圖(714)
- 第三十三章 美國和加拿大的工會運動**…………… (722)
- 勞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的政策(724) 勞聯與經濟大危機(725) 基本工業的工會組織(727) 有組織的工人與黑人(730) 獨立的工人階級政治行動(733) 華爾街的勞工帝國主義者們(734) 分裂產業工會聯合會(736) 分裂世界工會聯合會(738) 加拿大的工會運動(741)
- 第三十四章 西半球的民族問題**…………… (747)
- 民族結合的趨勢(751) 民族的穩定與發展(755) 黑人民族的發展(756) 印第安人的民族趨勢(758) 白種沙文主義(759) 發展中的新大陸文化(765)
- 第三十五章 今日西半球的迫切問題**…………… (773)
- 民族獨立問題(773) 土地的重新分配(775) 拉丁美洲的工業化(776) 生活水平的攻進(779) 民族自決問題(782) 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威脅(789) 國內的和國際的團結(791)
- 第三十六章 美洲的將來**…………… (797)
- 美洲的資本主義的慘淡前途(798) 世界資本主義回春的不可能(802) 杜魯門的徒勞的“管制經濟”(804) “第三種勢力”的欺騙(808) 社會主義是根本的答案(812) 蘇聯的勝利的社會主義(816) 為社會主義而戰鬥(819)
- 地圖六幅…………… (825—830)

第一部
殖民地時期

第一章 新世界的發現

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当一个熱那亞*紡織工人的兒子哥倫布踏上了他後來名之为聖薩尔瓦多**的小島(在巴哈馬羣島)時，是世界歷史上重大事件之一。在西班牙主持下，美洲的發現，對於人類各方面的進步曾起了一種巨大的刺激作用。它進一步摧毀了那時正在腐朽的封建主義，它加速了年輕的歐洲資本主義制度的成長，由是而真正地結束了中世紀。活躍着新奇文明与具備着各種自然富源的廣大的新大陸兩個洲之歸入文明人的世界，擴大了文明人的經濟的和政治的觀念，並且大大改變了他對於他所居住的這個世界的看法。在新大陸發現後幾個世紀裏面，當宏大的社會戲劇展開的時候，人類的政治民主觀、科學觀、文化觀、知識自由觀，都以一種革命的方式在成長与發展着。儘管新世界的成長也產生了並且推進了種種危險的反動潮流，從而帶來了無窮無盡的人類苦惱和困難，但是它基本上却是一種十分進步的發展，無情地推進着今天領導世界走向不可避免的社會主義的那些因素。

哥倫布當然不是第一個“發現”美洲的人——他到來的時候此地已經有了印第安人，憑這個事實就足以證明這一點。此外，也有無數或多或少不可信的故事，說在哥倫布這一次著名的航程之前

* 曾經有十五個意大利城市自稱是哥倫布的生地。

** 今稱威特靈島(Watling Island)，英國屬地。

一千多年間，從許多不同的國度航海而來的早期航海家們，早就“發現了”西半球。在這些假想的發現者裏面，據說還有一羣中國的僧侶，約在公元四五八年曾在加利福尼亞登陸。此外還有聖白倫丹、幾個葡萄牙水手、七個西班牙牧師以及愛爾蘭人阿里·馬爾孫，這些冒險家據傳說曾在六、七和九世紀或差不多時期裏面，橫渡大西洋到達美洲海岸。又據說巴斯克的漁人早在公元一〇〇〇年時已航海至紐芬蘭海岸打魚。據猜想哥倫布也許曾從後者聽到了一點關於傳說中的美洲的故事。另外也有好些故事，說到早期的非洲航海家怎樣到達了美洲^①。然而比這許多含混模糊的神話與傳說更可靠的，却是諾斯人*，賴夫·艾力孫等人的航海紀錄，在十至十四世紀時期，他們從冰島基地出發，毫無疑問曾經到過格陵蘭、拉布刺多、紐芬蘭和新英格蘭。還有若干跡象指明，這些勇敢的航海家甚至可能曾向西深入大湖區，遠達明尼蘇達。然而哥倫布的發現新大陸，比起前此的一切橫渡大西洋的航行來，其顯著的特徵就是：它結束了西半球的孤立狀態。這發現，確定地而且永遠地把新大陸跟舊世界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聯結起來了。

有許多種力量在哥倫布發現美洲的那個時期前後起着作用，使美洲的發現成為實際上不可避免的事。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事實即是：歐洲的商業資本主義那時正在迅速長成，動搖了古舊的封建制度的基礎。在哥倫布時代以前兩三個世紀，不知疲勞的商人們隨着他們急速擴展的商業，曾經在全歐洲，由英格蘭到俄羅斯，建立了好幾十個大城市，或者直接建設，或者把一些無足輕重的市鎮提高為繁盛的商業城市。他們給即將到來的世界資本主義秩序打

* 古代斯干的納維亞人。——譯者

下基礎。那時荷蘭和英國在產業上佔着領導地位。有進取心的商人們不停地在整個已經知道的世界上海奔馳，來發展貿易，他們也勇敢地反抗着未知的海洋的阻隔。對於他們沒有什麼冒險是太危險而不能進行的，而這個時期所有的大探險事業的主要推動者，全是他們。他們幹着打家劫舍和戰爭的勾當，簡直和海盜無別。

十五世紀末又是歐洲知識界醞釀大變革時期。一千年以來天主教會緊扼着人類心靈的繩索，已經被日益發展的資本主義所動搖並打散了。黑暗世紀已經告終了，科學和藝術經歷着自希臘黃金時代以後整整兩千年來它們所不曾有過的成長。這就是達·芬奇和其他許多有名的藝術家和科學家的時代。十四世紀中葉在意大利開始的文藝復興，那時已達極盛時期。北歐偉大的宗教改革即將到來的徵兆，也在迅速激增中。教會於一四一五年把約翰·胡斯燒死在波希米亞，但儘管有這樣野蠻的措置，新生的資本主義在經濟、政治和宗教上的反抗却不能被遏止了。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幾年之後，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把他那有名的論綱釘在日耳曼威頓堡的教堂大門前——這一行動顯示了一個事實，即宗教改革是在如火如荼進行中，資本主義是在開始推翻封建主義了，也即是說羅馬對歐洲心靈的獨佔已經被打破了。這個時期又是英勇反抗古舊的宗教和哲學教條的時期。

另外一個給哥倫布劃時代的航行及因此而引起的深遠後果掃清道路的因素，就是有關航海科學與技術的偉大進步。那時一般都已承認世界是一個球體了，哥倫布當然也知道這一種革命的科學發現。此外，磁針羅盤已在西歐海員中廣泛應用了；六分儀的簡陋的前身——占星儀，那時也用來確定船隻在海上的位置了，而航海圖一般地也大大地改進了。同樣重要的是：航行用的船隻，不但

能够像过去一样的沿着海岸走，而且可以一直駛到汪洋大海中，这种海船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前不久的十五世紀時期，已經在更大胆更廣闊的冒險航行中出現了。

發現時期

在一般有利於發現美洲的情况当中，还有一个直接推動力，那就是土耳其人於一四五三年攻佔了君士坦丁堡。这一具有歷史重要性的事件，由於加之於貿易上的勒索以及一般回教統治者的愚笨，切斷了对近东和远东的貿易通路。他們的貪婪破壞了由東方來的香料、絲綢和其他奢侈品的貿易，而這些東西却是整個歐洲有錢的人大量需要的。因此，找尋一條新路，以便通往東印度羣島，尤其通往神話似的中國與日本，就成為西歐商人和貿易者的急迫需要。其時，只有極少數的歐洲人曾經從陸路到過這些遙遠而神秘的國土。

葡萄牙在尋求通往東方的航路上起了帶頭作用。甚至在哥倫布時期以前，它的航海家就已經以冒險事業和航海著名了。早在一四一八年，有一個葡萄牙船長曾到達馬德拉羣島；一四三二年另外一個葡萄牙船長曾發現亞速爾羣島，這些島約位於橫渡大西洋的三分之一的路上；一四八八年狄亞士完成了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的偉大事業。

葡萄牙的目標就是要從南方海路到達遠東，或者是繞非洲，或者是像後來一樣，繞南美洲。就是根據這一個總的計劃，伽馬於一四九七年繞好望角到達印度，而麥哲倫這個為西班牙効力的葡萄牙籍船長，於一五一九年發現了現今以他的姓命名的南美洲的海峽（即麥哲倫海峽。——譯註）。麥哲倫勇敢地繼續往前走，他是頭

一个駕船環繞地球航行的，終於在“全部歷史上最英勇和最冒險的一次航海”的途中，發現了菲律賓羣島（他這裏被殺）。葡萄牙之所以能够在航海事業上起着帶頭作用，是因為，第一，它由一三八五年起已經從回教統治下解放出來，成為一個比較上和平和統一的國家；第二，它位於歐洲的最西端，所以能在这个時代的重要海洋舞台上，扮演一個大西洋上的要角。

然而在發現通往東方的航路這樁大事上，西班牙並沒有比葡萄牙落後多少。經歷了大約八百年的長期鬥爭之後，一四九一年摩爾人終於完全被趕出西班牙海岸，費迪南和伊薩貝拉很樂意地聽從了哥倫布的建議，向西航行找尋通到中國去的航路。哥倫布在他本國——意大利，在意大利的主要城市佛羅倫斯、威尼斯、熱那亞等處都不可能獲得任何經濟上的支持，因為這些地方，由於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損失了對東方的有利貿易，這時破產而且崩潰了。英國的亨利第七對哥倫布的建議無動於中，因為英國這時剛剛由破壞得很厲害的玫瑰戰爭（由一四五五年至一四八五年）恢復過來。葡萄牙王約翰第二，哥倫布也在一四八五年十分熱切地向他要求過援助的，約翰第二看出他的建議很有意義，却暗中派出一個他手下的航海家去執行這任務，以欺騙這個意大利籍船長。意大利、英國，還有葡萄牙既然都拒絕了哥倫布的建議，西班牙於是取得了主持他這一次有歷史意義的冒險事業的榮譽。

哥倫布作這一次歷史性的航行所用的裝備費，就現代財政上來說，幾乎是微不足道的。他的三條船簡直小得不可相信，“聖瑪麗亞”號長僅一百一十一英尺，載重只一百噸；“冰達”號長約八十五英尺，載重四十噸；“尼娜”號長五十六英尺，載重也許只有五十噸。哥倫布頭一次航行的全部費用，據估計只合目前幣值五千美

元至七千五百美元^②。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流行的故事，伊薩貝拉曾典当了她的珠宝來裝備哥倫布，然而他的幾條船实际上是巴洛斯的幾個商人所有的，他們也曾供給他所需要全部或大部款項。这是另外一个例子，証明了这样的事实，即商人資本家是支持这种探險航行的真正力量。

至於哥倫布究竟是怎麼样的一个人，知道的就比較少了。“我們不能确实知道他是什麼時候生的，也不知道他在哪裏出世，他的早年生活究竟如何，他的面貌怎样，他能不能讀寫，他最初登陸美洲究竟在哪裏，也不知道他死後葬在何处。”^③但是摩里遜最近的研究，已經多少澄清了这种身世不明狀況。總之，哥倫布是一个有眼光和有决断的人，這一點是很明白的了。他既認識地球是圓的，他就確信他向西航行一定会到達东印度羣島。但是由於他那个時代的知識还很有限，因此哥倫布曾大大算錯了地球圓周的長短。他推測印度与歐洲之間的距离，比实际上少七千英里。这就是為什麼他四次航行到西印度羣島之後——事實上一直到他死那一天止，这个偉大的船長还是坚决相信他已經找到了通往神話般的东方的一条人人称頌的新路。他死的時候約在一五〇六年五月。西班牙到那時还不曾了解哥倫布所發現的驚人收獲是多麼巨大，反而深为豔羨一些表面上比較輝煌的事業，例如那些果敢的沿好望角環繞世界的葡萄牙航海家。

哥倫布的航行激起了西班牙人和一般歐洲人航海活動的浪潮，大家都紛紛走向新世界的那正在迅速擴大的地區去。西半球兩岸很快就被勇敢的航行家探索到了，这当中不僅包括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而且包括意大利人、法國人、英國人和荷蘭人。然而一直到一五一三年西班牙人巴尔波在巴拿馬地峽处發現了太平洋

以後，哥倫布發現一個嶄新世界的偉大意義，才開始真正滲透進歐洲的心灵。

梵蒂岡很快就來干涉了，它要保護它自己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偉大航海與發現中的利益。教皇根據很多世紀以來的慣例，大言不慚地宣稱他不僅是這個世界的心灵統治者，而且是這個世界的世俗統治者。因此，早在一四九三年，在哥倫布第一次航行後僅一年，教皇亞歷山大第六（名羅德里戈·波爾齊亞，是西班牙人）便進行“勸導”，讓兩個敵手即葡萄牙和西班牙來分割這個新世界，而同時讓他的祖國佔上風。教皇在他一連串的諭旨裏，規定在亞速爾羣島以西一百尋（一尋約三英里。——譯註）處由北至南劃一線，此線以東劃給葡萄牙，以西劃給西班牙。這樣一來西班牙人就獲得精華的一份了。然而，在葡萄牙壓力之下，教皇後來只好把這條線挪至佛得角羣島以西三百七十尋處的一點。這樣，心中大為不滿的葡萄牙人也就分到了巴西的一部分，他們後來靠着狠毒的侵略，竭力擴張的結果，終於獲取了目前的全部巴西這樣廣闊的面積。這樣，照教皇的訓令，西班牙應佔有全部美洲，只除却東部巴西的一小片^④。

教皇把新世界（當時還以為包括印度）分給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這一種專橫行動，對於當時還是天主教國的英、荷、法等海權強國的航海政策，起了若干阻礙性的影響，共影響長達五十多年。照比爾德夫婦稍為誇張的說法：“在任何英國籍航海船長胆敢航行廣闊的大西洋之前，急躁的西班牙人已經保有了西印度羣島，統治了兩個大陸的廣大帝國，並且要求主宰東方的國土了。”^⑤但是由於英國宗教改革已經在進展，而且國土已從玫瑰戰爭中恢復過來，亨利第八於一五三〇年與教會決裂之後，便立即把注意力轉到美洲

的富饒上，從此不顧西班牙籍教皇把新世界分給西班牙的決定了。新教的荷蘭和天主教的法國也插足進來。至於破產了的意大利，它虽是哥倫布的出生之地，却始終沒有实际参加控制廣闊的新美洲这种國際紛爭。

教皇亞歷山大第六的分割美洲，只不过是教会参加征服西半球的第一个主要步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征服者，从头便一手執劍一手執十字架而來。如果有金可拾，有地可奪，有人可奴役的話，那末，強有力的天主教会也决心在这勾当中分一杯羹，而結果証明那是分到了的。在英、荷、瑞典及其他國家後來尋求殖民地的努力当中，新教教会對於財富和权力也是一样貪婪的，但是他們却没有一处能具备天主教会那种力量、紀律、决断和巨大的成就。

不少西班牙和葡萄牙航海家緊緊跟着哥倫布而來。他們沿着美洲海岸在各方面探險。平宋、平奈達、苏利士、德·李昂和別的許多人，迅速繪製了整个加勒比海地區的地圖。其時，奧耶達、加布拉尔、韋斯普齐*、麥哲倫、顧尔瓦、塞巴斯蒂安·加波特，还有其他許多人，忙於探測南美洲东西兩岸。精力蓬勃的西班牙人，还沿着大西洋海岸一直向北推進，一五二五年時，他們已經到了那佛斯科的亞。因之，哥倫布一四九二年到美洲之後一个世代（三十年）裏面，西班牙人——加上若干葡萄牙人，已經探測了美洲的全部东海岸，南北都到过了，而且也探測了南美洲的西部海岸。其時，北美洲西海岸的探測还在繼續，到一五四四年時，加勃里洛和弗勒洛已航行北達極远的俄勒岡了。

* 美洲(亞美利加)这个字，就是根据亞美利戈·韋斯普齐(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命名的。他是意大利人，为西班牙航海。一五〇七年，一个德國教授馬丁·瓦爾西穆勒(Martin Waldseemüller)根据韋斯普齐一次非常可疑的航行印出一張新世界地圖來，名之为“亞美利加”。

英國和法國由於上述原因，參加發現和征服新世界的壯麗工作比較遲些。然而亨利第七於一四九七年曾委令約翰·加波特（即意大利籍幾奧瓦尼·加波托）在布里斯托商人支持之下，去探航北美海岸了。就是靠了加波特的航行，英國後來才要求北大西洋這些地區的主權，以及要求主宰北美大部分土地。法國也作了若干探航的活動。約翰·維藍佐是替法國服務的意大利籍海員，於一五二四年探測了中部大西洋海岸，而在一五三四年雅克·加蒂亞發現了聖羅稜士灣。據說加蒂亞已經發現那裏有兩條法國小船，在跟印第安人作生意了^①。但直等到約莫一個世紀以後，英國和法國才貫徹他們的早期發現，致力於把這些不大有希望的北部地區變為殖民地。英國人亨利·哈德遜後來沿着北大西洋海岸做了若干卓絕的工作，他發現了一條河（一六〇七年）和一個海灣（一六一一年），後來都冠以他的名字*。俄羅斯人以丹麥籍的白令為首，於一七二五年由於他們發現了阿拉斯加和分隔亞洲與美洲的那個狹窄的海峽，而完成了最初的美洲海岸總圖的繪製。

內陸探險

在偉大的新世界的內陸探險的問題上，也和發現新世界和沿海航行一樣，西班牙人是卓絕的帶頭者。他們都是不知疲乏、不知恐懼的。尤其在哥倫布之後最初的幾十年間，大家都被一種尋金狂熱所驅使。這種貪心鞭策着和驅使着他們參加四面八方的最果敢和最奇異的遠征與冒險行動。經過不很長的一段時間，西班牙人就幾乎深入到美洲龐大荒原的全部角落，北方遠達美國今日領

* 即哈德遜河和哈德遜灣。——譯者

土的南半部。作为內陸的旅行家和探險家來說，他們也远超过葡萄牙人、英國人、法國人、荷蘭人和其他國人。

在所有內陸探險当中最卓絕的是一五一八至一五二一年柯尔蒂斯的探險，其結果征服了墨西哥；一五三一至一五三三年的比薩罗探險，其結果征服了秘魯。這兩次輝煌的勝利，給貪婪的征服者們帶來了廣大的獵物，於是乎大大刺激起尋金熱來——而尋金熱本來已經燃燒着西班牙人的貪慾。關於人所不知的內地的印第安諸邦的各种各样神話似的故事——这些邦國被人認為在財富上远超过墨西哥与秘魯——都產生出來了。墨西哥北面是傳說中的“北方神秘之地”，包括了什麼“青春泉”，“芝谷拉”，“巨人王”，“阿巴拉祥”，“西波拉七城”，“基維拉”，“亞馬孫人之島”等等，这許多地方全都被認為是富產黃金的；而在南美大陸則有所謂“南方神秘之地”，或什麼“黃金國”，“麥塔”，“瑪諾亞”，“銅冕王”，“白玉”，“奧瑪瓜”，“肉桂之國”，“亞馬孫人之國”，等等^⑦。为了追尋这些誘人的虛無縹緲的幻境，西班牙人進行了許多次果敢的探險，这些探險都是異常艰难困苦的。

德·李昂由西印度羣島出發（这个地方那時已被西班牙人完全控制了），於一五一三年航行至佛罗里達，去尋找長生不老的“青春泉”。一五二八年瓦伽也離開古巴的哈瓦那，在佛罗里達、路易西安那和得克薩斯之間漫遊了六年之久，最後到達墨西哥城为止。在其他往北去的探險当中，德·索托也於一五三九年由哈瓦那起行，廣泛地旅行过現今佛罗里達、亞拉巴馬、密西西比、佐治亞、阿肯色、田納西和路易西安那諸州的地區。但是在这許多早期到達今日美國南部的西班牙探險隊中，最著名的就是柯羅納多的一隊——然而在他之前已有黑人愛斯脫本了。一五四〇年冒險家柯

羅納多，為了找尋傳說中的“西波拉七城”，離開墨西哥，在今加利福尼亞、亞利桑那、新墨西哥、得克薩斯、俄克拉何馬和堪薩斯諸州的地區長途跋涉了兩年。他是到達大峽谷的头一个白人。西班牙人這一切探險工作，都是在半个世紀多一點的時間內完成，那是在英國躊躇不決地於一六〇六年在詹姆士頓以及後來在大西洋沿岸開始建立零星的殖民地之前。

在南美洲，西班牙人的內陸探險工作甚至比在北美洲還來得壯觀。一五三六年在沙達深入哥倫比亞，另有別的西班牙人則進入委內瑞拉的叢林深處。一五三九至一五四一年，奧勒拉那離開厄瓜多爾的基多，沿河直航至亞馬孫河河口，然後又沿着海岸直入委內瑞拉，旅程至少有五千英里，大部分穿過一個完全人跡罕到的莽林荒原。二十年後，亞基勒由秘魯的利馬出發，也跨過安德斯山脈、亞馬孫河，在一次慘殺的戰鬥中殺了他的同伴，然後沿着人跡罕到的奧林諾柯河直下河口，這一次冒險的旅程，其長度至少比得上奧勒拉那的一次。一五四二年，羅哈斯也在陸地上旅行三千英里，從利馬直到布宜諾斯艾里斯，他所走過的這一條路，後來成為一條著名的商路。其時，還有許多別的遠征隊出發，去找尋南美洲大陸的一切地方，從秘魯深入南部智利，又由布宜諾斯艾里斯地區直入巴西、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巴拉圭和玻利維亞的遼遠內地。大部分遠征隊都是僅僅由一小撮兵士加上不可缺的一撮僧侶組成的，總共最多不過幾百人左右。在他們這種不倦的找尋黃金、光榮和宗教皈依者中，他們遭遇到使人難以想像的困難和危險。

再沒有一個征服殖民地和找尋殖民地的國家，有如西班牙人在深入美洲荒原那樣活躍和進取的了。不錯，葡萄牙人為了追尋黃金與奴隸很早就深入巴西內地，使這個殖民地的邊境擴展到教

皇亞歷山大第六原來規定劃給葡萄牙領土的界限以外。法國的耶穌會教徒和旅行家們，例如拉沙爾、約里愛、德·加隆、馬基特、尼古萊等人，在這之後很久，即十七世紀時，也表現了早期西班牙人那種無所畏懼的探險精神，航行過大湖區，尋出一條直下密西西比河河口的道路，經常穿過抱着敵視態度的印第安人部落，把一路上所經之處都劃入法國領土。早期的英屬殖民地的獵人和獸皮獵者，也曾遠入荒原，但是由於他們很早就由那刺激了西班牙人進行幾乎不可相信的旅行的黃金動人的誘惑中醒悟過來，他們卻從沒有組織過那樣廣大的探險遠征隊。在西班牙區以北橫跨大陸的第一次有紀錄的旅行，當推一七九三年蘇格蘭人亞歷山大·麥根西那一次，他由聖羅稜士河橫過大陸到達今英屬哥倫比亞，遇到由阿拉斯加沿着海岸而下的俄羅斯獸皮獵者^③。

富饒而美麗的新世界

哥倫布和在他以後的人們所發現、所探測而且使它進入文明世界的一片地區，真是一個偉大而富饒的世界。北美洲和南美洲，從北冰洋到南冰洋共長一萬多英里，面積各為八百萬和六百八十方英里，總共加起來，約合歐、非兩洲面積的總和。在這上面有無數的資源和足夠的條件，可以讓人們發展一種善良而繁榮的生活，儘管這些資源在這半球裏也分布得並不平衡。就我們今天所知，新世界實際上所擁有的財富，即連那抱着“黃金國”、“西波拉七城”及其他黃金的海市蜃樓等這些幻想的西班牙征服者所做的最狂妄的夢，也全然相形見绌。

西半球的許多特質裏面，可以誇耀的是各地氣候差別極大，從北部加拿大寒暑之差由零下八十度至零上一百度，到南美洲的廣

大熱帶地區，气温永远在八十多度，冬天或夏天也难得上下兩三度。兩半球气候的差別，也由北部智利的阿塔卡瑪沙漠的每年雨量只有兩英寸（据說是地球上最乾燥的地方），一直到亞馬孫河流域的雨量每年高達二百英寸（这是世界上最潮濕的地方之一）。在冷熱、乾濕这些極端之間，則有廣大的温帶。

新世界拥有無可匹敌的粮食產地——富饒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農耕地，中部和西部加拿大無涯的麥田，巴西、中美洲、西印度羣島等地茂盛的熱帶作物种植場，委內瑞拉的廣闊無边、面積達十萬方英里放牧的大草原，玻利維亞、厄瓜多尔和秘魯的廣大高山高原地區，还有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和南部巴西無边际的穀物及畜牧草原，而这片地區約合五个紐約州大小。美洲土生的農業和林業作物，也給人類自古以來的獲得物中，增加許多無價的新產品，其中比較重要的有玉米、馬鈴薯、橡膠、甘藷、花生、龍舌蘭、番茄、番瓜、南瓜、參茨*、豆類、香草、各种硬殼果、各种瓜、可可、奎寧、吐根、加拉、沙示、草蓆、楓糖、菠蘿、曼諾克（也是一种參茨）、鱈梨、朝鮮薊等等。哥倫布还在西印度羣島發現土生的棉花，尽管棉花在歐洲早已为人人所知了。兩半球除了無可計算的粮食富源外，半球兩边的兩大洋，都有許多可吃的魚類，在这当中有紐芬蘭海岸的世界著名的漁場，北太平洋沿岸的鮭魚的大量供应，再加上墨西哥海岸和南美海岸的用之不竭的魚產。

美洲也有着（或者不如說“有过”）巨大的森林，这是人類的根本必需品。哥倫布來到兩半球的時候，大家都說這裏的森林無疑比之世界其餘各地森林要多些。加拿大和美國西北部曾經有过無

* 南美草原所產的一種植物，它的根莖可製成澱粉。——譯者

可比擬的森林地區，東部加拿大和美國也有過密林地區，而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許多地方，至今還有許多優良的、大部分是硬木的森林。巴西的森林雖然經過簡直是犯罪的浪費，可是它今天至少還擁有十億英畝的豐富林地，這個數目約合美國森林的兩倍，只略遜於蘇聯的森林。根據粗略的估計，拉丁美洲目前約佔有全世界產林面積的百分之三十^⑨。

西半球也擁有大量的重要金屬和礦產，而且差不多應有盡有。據說全世界鐵礦藏量百分之六十是在美洲，單單巴西據估計就有一百二十億噸至一百五十億噸的埋藏量，約合已知高級鐵礦埋藏量的百分之二十三^⑩。古巴的未經開發的鐵礦也是十分豐富的，最近委內瑞拉也發現了廣大的鐵礦，據說礦質很高，藏量也比明尼蘇達的著名的米沙巴山脈還要多。美國的鐵礦蘊藏也是很大的，雖然它是在迅速減少中。巨大的安德斯山脈和洛磯山脈，由西半球的一端伸展到另一端，全脈都藏有各種各色的非鐵金屬礦藏，可是到目前為止這些礦產還極少開發；銅礦在智利、秘魯、墨西哥和美國都很豐富；玻利維亞有不少錫礦，許多國家也有大量的金銀礦，智利有大量的硝石。巴西、墨西哥、加拿大、玻利維亞還有其他諸國，都可以說是各種金屬和礦產的大倉庫。鉛、錳、鐵礬土、鋁、鈮、鈾、鈷和瀝青以及金剛石、翡翠，和別的寶石，在巴西和隨便什麼地方到處都是。原子動力所必需的重要礦產鈾，在加拿大、墨西哥和南美洲也不缺少^⑪。

西半球的動力資源也是很大的，雖然在這兩個大陸的二十多個國家裏面，動力資源的分布也是很不平衡的。一般地說，拉丁美洲已知的煤礦埋藏量並不多。然而，單是美國一國的煤藏，據估計以目前消費量計可供消費四千年之久^⑫。巴西也有很大的低等煤

礦埋藏量，哥倫比亞也有煤。石油在西半球各地都有大量的儲藏——在美國佔世界已知藏量百分之三十六，在委內瑞拉石油也很豐富；此外在墨西哥、智利、巴西、加拿大等地還有相當的藏量。可能的水力發電資源也是很大的，因為有好幾百條洶湧和未經開發的河流，尤其是在南美洲的。北美洲電力的許多偉大資源之一，就是尼亞加拉瀑布，但是位於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交界處的伊瓜蘇瀑布，比這更大而且更壯觀。在同一地區更大的是拉瓜伊拉瀑布——這是全世界最大的瀑布，水量為尼亞加拉瀑布的兩倍。

三個美洲都擁有非常優良的河流網，極可利用作動力資源和運輸通路。偉大的密西西比河在美國，被稱為“河流之父”，長二、五五〇英里，其中兩千英里可以通航，流域面積達一、二五七、〇〇〇方英里，在新世界裏面只略遜於南美洲的亞馬孫河——亞馬孫河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系，被稱為“河流之海”，長三、五五〇英里，其中二千五百英里可以通航，流域面積達二、七〇〇、〇〇〇方英里。里約熱內盧灣、紐約灣、舊金山灣、拉巴拉他河、聖羅稜士河、折撒比克灣和普蓋特海峽，這些不過是許多流切西半球各海岸去的優良港口和水道中之幾個而已。

歐洲各種征服力量，一手執劍一手執十字架，由哥倫布到來的時候開始，即貪婪地向這樣的一個充滿形形色色寶貴資源的、丰饒的新世界進攻。其後四百六十年的美洲歷史，就成為一部掠奪並浪費西半球自然富源的漫長而可怖的歷史，就成為一部奴役並剝削半球上各族人民來養肥寄生地主與資本家這一小撮統治階級的歷史。而美洲的歷史，也是一部勞動羣眾不斷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以反對這種殘暴的剝削，爭取人類自由的歷史。但是在處理這一部正在展開的壯烈的社會戲劇，連同它的一連串複雜的戰爭、革

命和其他羣眾鬥爭之前，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偉大的發現者哥倫布到達西半球時，住在那裏的人民究竟是怎麼樣的吧。

- ① 喀尔蒂斯·威尔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發展”，紐約一九四一年版，第六三頁。
- ② 同上書，第七三頁。
- ③ 喀尔蒂斯·威尔格斯和罗尔·德加合著：“拉丁美洲史綱”，紐約一九三九年版，第二五頁。
- ④ 亨利·康馬格編：“美洲歷史文件”，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四頁。
- ⑤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洲文明的兴起”，紐約一九四二年版，第一卷，第一二頁。
- ⑥ 參見麥瑞尔·德尼遜著：“我們的自治領鄰國加拿大”，紐約一九四四年版。
- ⑦ 喀尔蒂斯·威尔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發展”，第九六頁及一〇四頁。
- ⑧ 德·格·克雷頓著：“北方的自治領”，波士頓一九四四年版，第一八四頁。
- ⑨ 參見“美洲間季刊”，一九四一年四月号，第七七頁。
- ⑩ 參見“一九三八年南美洲手冊”，倫敦一九三八年版，第二一八頁。
- ⑪ 布萊凱脫著：“恐懼、戰爭及炸彈”，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一〇九——一三頁。
- ⑫ 卡尔洛斯·達維拉著：“我們美洲人”，芝加哥一九四九年版，第二四一頁。

第二章

美洲的印第安人

關於印第安人原先從什麼地方來到西半球，這是爭論頗多的問題。哥倫布到達這裏的時候，他們已經在整個美洲——由阿拉斯加到合恩角——生活了。某些權威認為，他們經過從前曾經存在於歐美間或非美間的陸地橋梁——即詩歌與寓言裏所講起的“消失了的阿特蘭蒂斯”而來到西半球的；另外一些專家又堅持說，印第安人是由南太平洋的島嶼或非洲渡洋而來；還有一些學者却主張這是美洲土生的人種。最後一種說法是不合實際的假定。因為前人類的“原人”的遺骸，在西半球從來沒有發現，不像在歐、亞、非三洲。現有佔優勢的證據似乎證明印第安人的主流是由亞洲跨渡白令海峽來到西半球的，儘管有一些也許從太平洋渡海而來。大部分的意見認為，印第安人是在末次冰川時期，約二萬五千年前，沿着阿拉斯加的道路，陸續地來到西半球的。據估計那時的海面比現在低二百二十五英尺，他們該可以由西伯利亞跨過堅實的陸地到達阿拉斯加。據設想，這些新來者在以後的幾個世紀中，就從阿拉斯加向西半球四面八方作扇形分佈開來的^①。

美洲的印第安人在哥倫布到達時究竟有多少人口，這也是一件爭論不休的事情，各方面的估計由一千四百萬至四千萬^②。美國和加拿大地區，據設想那時約有一百萬印第安人^③；而在西印度羣島至少也有一百萬；在今天的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和智

利的領土上，約為這個數目的兩倍至三倍。可是極大多數的印第安人却生活在墨西哥、危地馬拉和中美洲其他各國，在南美的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和玻利維亞。偉大的印第安政權，由於農業的高度發展，就是存在於這些基本上是山國的地區的。單單墨西哥一處，據說就有過九百萬人口的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部落的數目，在十五世紀末，在哥倫布時期，是多到數不清的，現今也還很多。各種不同的語言和方言，據計算足足有一千七百種之多*。田寧鮑姆說，甚至目前，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也有三十三種主要的語言，這三十三種語言相互間很少關聯，正如芬蘭語、中國話和希伯來文之間的很少關聯一樣。由北至南，在整個西半球上，各部落的主要家族，從前是而現在依然是極北的愛斯基摩人和阿留申人；加拿大和美國的阿塔巴斯干人，阿爾貢根人，易洛魁人，西奧人，梭雄人，穆斯戈基人和蒲埃布洛人；墨西哥的阿茲蒂克人，托爾蒂克人，查波蒂克人；下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瑪雅人；加勒比海區域的加勒比人；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和周圍各地的智布查人；安德斯高原（包括秘魯、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的印卡人——包括基楚亞人及埃瑪拉人；亞馬孫尼亞的阿拉瓦克人；亞馬孫河口周圍廣大地區的土皮人；巴拉圭、阿根廷和下巴西的瓜拉尼人和智利的阿拉烏加尼亞人。這許多印第安人集團在哥倫布時代的人數有多少，統計數字極少存在。這些部落的膚色是由差不多全黑的到黃的，以至於淡黃的。

印第安人的經濟也和他們的語言和膚色一樣的各不相同。由游牧民族（例如火地島人）到密西西比河谷的西奧野牛獵者，從北

* 有許多印第安人的語言，文法非常複雜，詞彙約達二萬個。詞彙之多是很可觀的，因為一個普通說英語的人很少能掌握一萬以上的單字。

大西洋海岸地區的半農業部落，到墨西哥、中美洲和秘魯的高度發展的鄉村印第安人。據美國人種學者摩爾根的科学分類（他是在一八七七年寫的）^④，在社會發展的階梯上，印第安人的社會由高級野蠻時期（哥倫比亞河流域、哈德遜灣地區、巴西內陸的印第安人等）上升，到低級半開化時期（米蘇里以東的全部印第安人——易洛魁人、阿爾貢根人等——都是處在這種發展水平的），到中級半開化時期（如墨西哥和秘魯的阿茲蒂克人和印卡人這些顯著的社會的情況）。

整個西半球印第安人的許多社會，儘管它們的實際組織有許多不同的樣子，但是全都有一個總的模型，部落公社制的模型。這種基本的社會制度，其基礎就在於：土地在部落基礎上公共領有、公共控制和公共使用，不論這個部落是靠打獵，還是靠打魚、牧畜、耕種或靠這種種職業的混合來維持生活。然而，印第安人公社裏面雖然一般流行了土地的公共控制，但這並沒有防止相鄰而領土又往往易於彼此侵佔的部落之間發生戰爭。他們為獵場、為水道、為河谷、為湖泊的所在地、為燧石產地、為鹽、為灌溉用水和為其他爭端打起仗來。

然而有好些例子，尤其在阿茲蒂克人（印卡人也有少數）的場合，歐洲人來到後，就形成了擺脫這種原始制度的趨勢，由是土地的私有制就隨同與之俱來的初步階級劃分以及對勞動者的剝削，都廣泛地發生了。

整個美洲所盛行的部落公社制的基本特徵，就是社會組織採取氏族形式；這就是說，社會結構（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聯盟）的各個上升階段，都不是以財產或領土問題為其基礎，而是以家族關係的已很確定的原則為其基礎的。在這一方面，正如摩爾根所指

出而由恩格斯所支持的^⑤、後來又由乔治·湯姆生及其他科学家所支持的一樣，西半球的印第安人，其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基本道路，恰如世界各地原始民族所走过的道路一樣。湯姆生提到誹謗摩尔根的人時說：“他們多少年來努力要駁倒摩尔根，而結果却只有互相駁倒。與此同時，摩尔根的著作由恩格斯加以擴充，被苏联的民族学者和考古学者沿着一条廣闊的路線向前發展了。”^⑥

部落公社制是很民主的，只有阿茲蒂克人和印卡人的情形有些例外。不僅部落的經濟是为大家的利益而運轉的，就是各級酋長（由最低至最高）都是由選舉產生的。整個社會組織滲透着一種深邃的人類團結感。關於印第安人所特有的這種民主，摩尔根說道：“一个易洛魁氏族的所有成員，在個人來說都是自由的，而且他們都必須互相保護彼此的自由；他們所享受的特權和個人權利也都是一樣的，酋長和軍事首領都沒有什麼高人一等；他們是被血緣聯結在一起的兄弟。自由、平等、博愛，雖然從來沒有規定出來，但這却是各氏族的主要原則。這些事實是很重要的，因為氏族是一種社會組織與政府體制的單位，印第安人社會就是在这个基礎上組成的。由這些單位所組成的組織，必然帶有這些單位的性質，因為分子與結合物是有着同類性質的。這就可以說明：獨立與個人尊嚴的感覺，是印第安人所普遍具備的一種特性。”^⑦這些話一般地可以適用於整個西半球的各部落，除了上面所說的例外。

被征服前的印第安婦女，在她們所生活的原始社會裏面也有着很光榮的地位，比之她們在今日的美洲所處的地位，是好得多的。她們是家中的主婦，也是所有與家庭有關係的產業——包括早期的農業——的主婦；在部落選舉中她們有充分的權利參加，而且在若干階段，部落的世系僅能通過她們來加以追溯。恩格斯寫道：

“有一种意見，似乎認為女性在社会發展初期曾是男性的奴婢，这种意見，乃是我們从十八世紀啓蒙時代所繼承下來的最荒謬的觀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及处在野蛮低級階段、中級階段乃至部分地也处在高級階段的一切部落中間，女性不僅享有自由，而且居於大受尊敬的位置。”^⑧摩爾根說：“在歐洲人發現美洲的時代，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一般的組織在於氏族而以女系相繼承。有些部落，例如在達科他人中間，則氏族已經沒落了；在別的一些部落，例如奧傑布華、奧馬哈和瑪雅中間，繼承則已由女系变为男系了。”^⑨威斯勒寫到印第安婦女的作用時說：“我們認為印第安婦女對於使印第安人生活丰富起來的作用，不下於男人。婦女曾經是強健的勞動者，優秀的機械匠，良好的手藝人，也是很好的藝術家，簡直是建築師、農人、旅行家、漁夫、獸皮獵者、醫生、傳教士，兼而有之，如果需要的話，還可以成为領袖。”^⑩巴克曼說到殖民時代加拿大的情況時說道：“在這當中，大陸上最野蛮的人〔易洛魁人〕，其婦女所具有的政力量，恐怕是任何文明國家婦女所不能比的。”^⑪阿茲蒂克人婦女的地位，比之西班牙婦女高得多，無論比起从前或是現在的西班牙，都是如此。在印第安人部落裏面，多夫多妻制是很盛行的，儘管有許多部落也確定地实行一夫一妻制或正在開始实行一夫一妻制。

在美洲若干印第安人部落裏面，存在有相當的食人的習俗。雷丁說食人習俗很普遍，他引用了南美印第安人的許多例子^⑫。然而，这种食人習俗大部分都是屬於戰爭性質或者宗教儀式性質的，例如墨西哥的阿茲蒂克人。據說“Cannibal——食人者”一詞是把西印度地區加勒比印第安人的名字誤讀而來的。印第安人的敵人往往竭力誇大在他們中間存在着的食人習俗。

和無情的征服者所硬加於他們的誹謗相反，印第安人由於原始的民主社會制度的自然結果，充滿了高度的榮譽觀念，同時相互之間及跟外界來人之間公平相處。在印第安人被技術上遠遠超過他們而且自認為比他們更文明的資本主義國家征服之後所陷入的可怖的貧困、對老人的不照顧、對兒童的剝削以及普遍悲慘，以前是一項也不存在的。

克羅在他的著作“拉丁美洲的史詩”中談到秘魯時寫道：“一般印第安人的生活，毫無疑問是處在很原始的階段。然而凡能工作的，都去工作；病人都得到照顧，犯罪也很少，老弱者都不愁生計；大家通力合作來謀總的福利，而不是為利潤而競爭，這就是印卡人經濟的主要動機。”關於阿根廷，他寫道：“西班牙人來的時候，這些土人都住在一種隱蔽的清潔的村落裏，四周圍着仙人掌的牆壁和精耕細作的田地。他們的衣裳是毛質的，上面有許多美麗的圖案和金屬的飾片，並且在右腕懸吊着一把短刀。他們的屋子很大，大得可容‘十人騎在馬上’……印第安人……是一些‘優秀的農民，很勤勞，氣質沉着穩重’。”^⑬

韋里爾寫道：“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確實是原始印第安血統的人做小偷。我在印第安人的鄉村裏住了好多天、好幾個禮拜、好幾個月，屋子的門都是打開的，而我的一切物品和販賣的貨物，都是貴重而又為印第安人所切望的東西，全都不加保護地陳列在外面，然而我從沒有一件東西被偷去。”^⑭

阿茲蒂克人

美洲印第安人中發展得最高度的是阿茲蒂克人和印卡人。阿茲蒂克人是一種有鬥爭性的、好戰的民族，佔有墨西哥的中部和北

部。他們的早期歷史還沒有十分確定；但顯然他們是在十二世紀或十三世紀時從北方來的，他們征服了托爾蒂克和降服了許多附近的部落。在美洲被征服時期，阿茲蒂克人的數目沒有確實的統計，但是他們的社會該擁有幾百萬人口。他們的主要中心是登諾支鐵特蘭，即今墨西哥城所在之處。據說這個城曾有过六萬戶人家^④，如果每戶以五人至十人計算，則居民總數約達三十萬至六十萬。因此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倫敦在十五世紀末時約只有二十萬居民。

據摩爾根的意見，阿茲蒂克人是處在野蠻時代的中級階段的，他們的土地基本上是公有的。各個氏族由部落的最高會議分給土地，而氏族又把土地分給家族進行個別的耕種。酋長和僧侶的土地，大部分則是集體耕種的。西班牙人到來的時候，這種基本的土地公有制度正在破壞中。酋長和僧侶階級的人們，生活得很奢侈（野蠻時代的奢侈），已經或多或少奪得了更多的土地加以長期的控制，他們擁有這些土地當做自己的產業。但是對於這種土地公有制的侵犯，曾有过很強烈的氏族反抗傾向。勞動者們儘管對土地理應有很大的權力，但他們是被束縛於土地之上的。此外也還有許多無地的勞動者，他們被僱用去耕種統治階級所私有的或半私有的土地。也有不少“奴隸”——戰俘、罪犯以及“自願”賣身為奴的人們。那時常常有市集，手工業勞動者和農業勞動者就在那裏交換商品。那時已經有以可可、錫和金沙為本位的初步貨幣制度。

正如亞洲早期文明是在大米的基礎上建立，歐洲是在小麥的基礎上建立，美洲土著的制度則以玉米為基礎。阿茲蒂克人的經濟，恰如印卡人的經濟，是生根在玉米或稱印第安玉米的種植上的。據雷丁說，美洲印第安人的社會，“哪兒停止玉米的種植，哪兒文明

也就衰敗了。”^{①⑥} 恩格斯把玉米称为最精美的穀類。摩尔根說：“玉米〔可能是源出玻利維亞〕經墨西哥、中美洲和秘魯的印第安人加以改進和發展，它的高度生產率，使一个比較稠密的人口的增長成為可能，並因之而使一些複雜的社會發展成為可能了。玉米，由於它可以在山地生長——山地利於直接種植——由於它在未熟和已熟時都有用途，更由於它的豐富的產量和營養的特質，在幫助人類進步上，是比其他一切穀類合併在一起還要豐富得多的天賦。這一點足以拿來說明美洲土人所曾達成的卓絕的進步。……”^{①⑦}

美洲的印第安人通常都是熟練的農業家，但是他們沒有犁，因此他們的農業只是一種鋤農業。正如約翰·柯里爾所謂：印第安人把二十多種生在美洲的野生植物培養成為主要的作物，而白人在美洲四百六十年間連一種也沒培養出來。今天美國的農業財富約有百分之五十以上來自玉米、花生、馬鈴薯、烟草……等的種植，這些作物原先都是由印第安人培養起來的。阿茲蒂克人的科學曾把一千二百種植物加以分類，也分出許多種屬的蛇、蟲和礦物。阿茲蒂克人還有一種象形文字，但不幸的是，在征服時期，他們的幾千種書都被無知的天主教僧侶焚燒了，這些人把它們當作魔鬼的作品。阿茲蒂克人所僅有的重要家畜就是狗和若干家禽。

阿茲蒂克人及其祖先都是偉大的建築家，他們的許多堡壘、水道、廟宇和別的建築物，凡看見的人無不驚奇。他們的金字塔無論在體積和面積上都超過埃及的金字塔。阿爾班峯地區的廢墟，伸延約十五方英里。阿茲蒂克人又是金、銀、錫、木及種種寶石的優秀工匠。他們的陶器和紡織也非常之好。一五二〇年，有一個德國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杜勒評論阿茲蒂克的“皇帝”蒙蒂祖瑪送給西班牙王的美麗禮物時，說道：“我一生從未看見過有如這些物品

这样合我心思的东西。因为我在这当中看到了珍异的藝術品，我驚奇遼远地方的那些人的聰明才智。”^④

阿茲蒂克人在科學上也有許多進步，特別是在天文學，因為天文學與他們農業上的需要有密切的關聯。他們的曆法，以三百六十五日為一年，閏年多一日，比之當時在歐洲流行的那種曆法更準確，簡直像我們今天的曆法那麼可靠。阿茲蒂克人也有著一種非常實際的計數體系，是以二十這個數目為基礎的。儘管他們缺少鐵，而且不知道怎樣去使用鐵，可是他們卻能夠用錫和銅的合金再加上一種砂來製造工具，拿來切削最堅實的金屬和石頭。然而，阿茲蒂克人和印卡人一樣，不知道輪軸的原理，他們的建築物裏也沒有真正的拱。

就宗教而論，阿茲蒂克人都是崇拜太陽和月亮的，此外還信仰許多次要的神。他們已經達到具有靈魂永生和一種統治一切的最高無上的主宰的觀念。他們信仰天堂、地獄和煉獄，他們還實行洗禮、懺悔、贖罪以及其他跟天主教相似的宗教儀式。他們有僧侶和尼姑，他們也用十字架作為宗教的象徵。他們的主神是蒂奧特勒，他們的戰神是胡伊茲洛波支特利。另外一個重要的神就是魁乍爾柯亞特爾，“會飛的蛇神”，“是一個有鬚子的白色神，他曾教阿茲蒂克人進行農事、冶金、統治以及計算時間”，而且據說他曾作出最重要的預言——白人征服者是從東方來的。大規模以人為犧牲，是阿茲蒂克宗教的顯著特徵。他們的“皇帝”是被當做神祇的。

從歷史上說，阿茲蒂克人是一個比較上年輕的民族，他們在這地區主宰了不過四百年左右，西班牙人就來了。但是在他們以前的歷史中却有整整一系列高度文化的印第安人社會，尤其是托爾蒂克和瑪雅的社会。瑪雅人的主要地區是在猶加坦*、危地馬拉和

中美洲其他各地，他們的偉大成就是很卓絕的。他們的社會據推測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就已經存在，一直到公元後一千年左右。到了後期，由於某種還未弄清楚的原因，也許是因為瘟疫，也許是由於土地貧瘠了，也許是因為外來的攻擊，他們的社會退化並瓦解了。繼之而起的先是托爾蒂克人，後來是阿茲蒂克人。中美洲有許多壯麗的廢墟，就是自瑪雅人開端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大分別別的高度發展的部落，無疑地是從瑪雅人那裏學了許多文化的。

關於這一偉大的民族，克羅說道：“瑪雅人發展了一切美洲文化中最優秀的一種。他們長於繪畫、木刻、雕塑、優美勻稱的建築，也長於寫象形文字。他們也是了不起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他們的曆法是當時世界上最準確的一種。”^①雷丁說：“古代瑪雅人所擁有的天文學知識，簡直是難於相信的。”^②他們使用“○”作數學計算，比舊世界任何民族要早上八百年。蔡斯說：“當美洲〔在瑪雅人時代〕已到如日中天的時候，歐洲還擲躑在黑暗時期的最黑暗階段中。”^③瑪雅人曾被稱為“新世界的希臘人”。

印 卡 人

印卡人——“太陽的兒女們”——在西班牙征服時期，統治的面積由哥倫比亞到智利中部，南北長達三千英里，東西由太平洋沿岸深入亞馬孫叢林。由於印卡人在戰爭中的成功，有時被稱為“新世界的羅馬人”，印卡人有一支強大的、組織優良的二十萬人的大軍，當西班牙人到來的時候，他們正在藉征服其他的部落來迅速伸張其統治的過程中。他們的人口據估計已達一千万人。印卡人的

* 在墨西哥東北部。——譯者

首都是在秘魯的古斯各，他們的“帝國”的中心是在安德斯山諸國的高原上，高度達一萬至一萬五千英尺。和阿茲蒂克人一樣，印卡人是一個年輕的民族，只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約五百年才建立起來的。普里斯柯特在他的“秘魯征服史”裏說，儘管印卡人和阿茲蒂克人相距僅二千英里，但是他們對於彼此的存在一無所知，可是這種說法很不可信。在秘魯和墨西哥之間即在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地區，有一種高度發展的智布查印第安人，這就是那兩股主要的印第安民族可能已有接觸的明証。

印卡人的土地制度——公有制，基本上是和阿茲蒂克人的土地制度一樣的，但有若干重要的差別。土地分成三個部分：一份給太陽，一份給印卡，即統治首領，還有一份給人民。這三份土地都是集體耕作的。先耕太陽的土地（僧侶的），然後耕病人、老人、寡婦的土地，然後一般人民的土地，最後耕印卡的土地。土地私有制在秘魯並沒有發展得像墨西哥似的。印卡人沒有馬、沒有牛、沒有羊、也沒有豬。但他們把農業發展到很高的程度，簡直不在那時歐洲之下。他們會使用肥田料，而他們的巨大的灌溉系統和山邊的梯田，都可列入人類所曾成就的最偉大的建築工程。玉米是稠密的印卡人口的基本食糧，但是源出秘魯的馬鈴薯，在糧食供應方面也是很主要的一項。

勞動者是束縛於土地之上的，每個人一生下來就給分好一份終生耕作的土地。人民分成許多個小集團，每個集團內有十個、五十個、乃至一百個和一千個家族。每集團有一個團長，負責團員的活動和福利。統治階級生活得很奢侈。然而這裏卻沒有奴隸，不像在墨西哥。大眾的生活水準很低，但國內卻沒有真正的窮困。普里斯柯特寫道：“勞動階級的安全，似乎在政府的法規裏已加以注意；

这些法規規定得如此週密，以致連最消耗体力和最損害健康的勞動（如探礦）也很少对勞動者的健康有害；这个情形和在西班牙統治下的情况，恰成明顯的对照。”^②

約翰·柯里尔關於印卡的富源曾这样寫道：“人口比之今天在同一地區使用其土地及水源的也許还要稠密些，但沒有一个人愁匱乏。可是今天却有幾百万人在長期的匱乏中。當時土壤和水源是一个世代比一个世代更見加多，而不是減少。今天，正如从歐洲人征服此地以後就一直是这样，安德斯地區就和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地區似的，向毀滅这些資源的道路上邁進了。”^③

印卡人在科学上——特別是在天文学上，比不上阿茲蒂克人。他們在文字的發展上也沒有那样進步。在文字上，他們最大的成就即所謂結繩記事，用繩索、結和各种顏色來進行計算和紀錄各种複雜的事件。他們还有一种公用語，叫做基楚亞，这种語言是所屬各部落在他們本部落語言以外都懂得的語言。印卡人还能利用烽火信号，在四小時內傳達到二千英里远。

秘魯人是金屬（特別是金、銀、銅）的优秀的藝術工匠。他們也不知道有所謂鉄。据說（但这常常有所爭論）他們懂得怎样煉銅（似乎是用一种錫合金），把銅煉得其硬如鋼，这是歐洲的金屬工人從來沒有学会的秘密。克羅說：“秘魯的土人‘發現了並且利用了紡織上差不多一切已知的技術’，他們还把這門藝術發展到‘人類歷史的全部过程中所未曾有過’的高度。”^④ 他們也把陶器、木刻和繪画，發展到非常高的階段。他們的外科学也有了可驚的成就。韋里尔說：“印卡的外科医生是最熟練的，他們有外科学和解剖学知識，也有牙科知識，大大超过於當時歐洲的外科知識。”^⑤ 他們甚至進行过開腦的手術，他們可能还利用过某种方式的麻醉。印卡人

也是偉大的石工建築家和建築工人。他們有許多建築物至今仍舊是世界奇觀。古斯各的偉大的太陽廟是新世界裏最優秀的建築，在裝潢上能與舊世界最優秀的建築物媲美。印卡人雖沒有鋼鐵工具、炸藥、車輛或拖曳的牲畜之便，但是他們却仍能從岩石切下大片的石塊，有的石塊竟重達二百噸。這些石塊又給運過十五至四十英里高低不平的山地，而又恰到好處地砌入他們的建築物，接縫處“連一片刀片也插不進去”。

但是也許印卡人最偉大的建設成就却是他們那些優美的道路。這些公路比之歐洲的公路好得多，可以媲美古羅馬最著名的道路。有兩條大路縱貫全國，長達一千五百至二千英里；其中一條沿海而行，另一條則穿過高低不平的安德斯山脈。在山地建築這一條路，是極困難的，正如普里斯柯特所說，“可以嚇倒現代最勇敢的工程師。”據洪波特說，“印卡人的道路是歷來人類所造成的最有用和最艱巨的工作。”^②印卡人的軍隊和信差就是在這些優美的道路上馳行的。

印卡人是太陽崇拜者。他們承認一個至高無上的主宰，他們稱之為維拉柯查而加以崇拜。此外也有許多次要的神。印卡人即使有時用人做犧牲，也是罕見的，不像阿茲蒂克宗教那樣，用人做犧牲變成一種顯著的特徵。至於印卡王本人呢，據普里斯柯特說：“他不單單是神的代表，也不像教皇那樣是神的攝政，而本身就是神。”^③他本人就是太陽神。恰如阿茲蒂克人似的，印卡人有許多宗教習慣跟天主教很相像。“小孩受洗禮，是由僧侶將聖水洒在他們的頭上。懺悔罪過則經常是在街宇裏舉行的。在走近神道時，做出一種姿態，和天主教的劃十字跪拜的習俗相似……聖餐禮拜則吃些經僧侶祝福過的小餅，其形如小偶像。”^④西班牙僧侶們認

为，这种与天主教酷似的情形，指明一个事实，即天主教僧侶一定在更早的時期就已經到过美洲了。

和阿茲蒂克人一样，印卡人是承繼了他們之前的一些高度發展的社會的。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所謂前印卡人。前印卡人的真正歷史，虽在很远的古代已經喪失了，但远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木乃伊的被發現，証明此地居民在北歐諸民族仍处在非常不發展狀態的時期，已有了一种頗为進步的文化。在这些前印卡人中，有些甚至比征服時期的印卡人更其偉大的建築師，後者往往利用他們祖先遺留給他們的巨大建築物。

阿茲蒂克和印卡的社会組織

關於阿茲蒂克人和印卡人的一般社会組織的性質，有过很多的紛爭和混亂。征服他們的西班牙人，看到这些民族的複雜的社會，却又不了解他們，於是立刻把他們自己的封建制度的一切特質加在他們头上，例如帝國、國家、皇帝、國王、貴族、農奴等等——而後來的歷史家也学着他們錯誤的榜樣。只有摩尔根反对这样的錯誤的觀念，指出这些印第安人政权，是以家族關係的氏族制为基础的，还不具备國家的性質，因为國家的建立是必須考慮到財產和領土的。

摩尔根說：“西班牙的作家們，大胆地給阿茲蒂克人設想了一种絕對專制政体，具有高度的封建特性，而且居然把它寫入歷史。……印第安人的酋長被西班牙作家描寫成領主，而且被寫成对土地和人民都有統轄權，其实他們從來就沒有这种權力的。……当美洲被發現的時候，美洲並沒有一个政治社會，也沒有一个公民，更沒有任何的文化。介於最高的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和一般所了解的

‘文明’的開始這兩個時期之間，還有整整一個種族社會時期。”^②克羅支持摩爾根這一般的看法，他認為西班牙人“把世界上原始人文化中最大和最優秀的社會整體錯誤地看成了他們肆意幻想中的君王、宮廷與帝國。當使用像這樣的術語的時候，讀者心裏應該牢記着印卡人〔和阿茲蒂克人〕是印第安人，他們的等級和國家體制的觀點完全不與歐洲人相同，而是由一種部落的和民間文化產生出來的。……其實，印卡社會的基礎是稱為‘愛魯’的公社或氏族”^③。

研究印第安人生活的有名學者雷丁說，儘管阿茲蒂克“王”在軍事上有相當的權力，“但王在民政方面所具有的權力，以及對他的阿茲蒂克同胞生命方面所具有的權力，卻是比較小的。”雷丁說到印卡政權時，更進一步說道：“儘管這個政府在形式上是純粹的專制政體，但是似乎並無理由可以相信，印卡具有我們所熟知的歐亞兩洲專制君主那樣一意孤行的權力。”^④威爾柯克斯關於阿茲蒂克“皇帝”這樣寫道：“他是由部落議事會和氏族軍事首領以及首要的僧侶選出的，而且可以由他們罷免的。”^⑤

阿茲蒂克和印卡的一般社會組織是部落的聯盟，由代表這些部落的議事會來統治的。在阿茲蒂克聯盟中，據摩爾根所說，包括三個大部落，即阿茲蒂克人，蒂茲庫干人和特拉加班人，而印卡聯盟則主要以基楚亞人和埃瑪拉人這兩個部落為基礎的，但印卡人的趨勢則往往把征服了的部落也在嚴格限制的基礎上帶進部落聯盟裏。摩爾根指出，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當中也有許多像這樣子的部落聯盟，包括克里克人（六個部落），渥太華人（三個部落），達科他人（七個部落），莫基人（七個部落）等等。然而其中最著名的是易洛魁五個（最後是六個）部落的聯盟。據推測，這個部落聯盟是由傳說中的英雄希亞瓦沙所創立的。摩爾根曾對這些著名的印

第安人作过深刻的研究，他相信易洛魁部落联盟甚至比阿兹蒂克人的部落联盟組織得更其坚固。

印卡人和阿兹蒂克人，在他們的“帝國”裏面，都臣服着許多部落。对这些臣服的部落是用种种方式加以剝削的——例如，要他們供应作犧牲用的人，供应奴隸和兵士，進貢貴重的金屬和珍宝。一般認為当西班牙人來到的時候，這兩個“帝國”已經过了最繁盛時期了。

在秘魯和墨西哥，那些印第安人政权从本質上看文化發展的水準是相同的，虽則它們的經濟仍然基本上是部落公社制，但土地私有制和國家的組織已開始發展。克罗說：“在前印卡時期，这些爱魯(氏族)控制了每一种的公共行为，佔有了所有的土地，並且供应了公社或部落政府。这些爱魯是由氏族或大小不一的公社組成的，由他們的長老議事会民主地管理。土地所有权是公有的；勞動也是公社性的……印卡‘帝國’的初期情况，就是如此。隨着時日的过去，中央权力增加了，土地所有制就变成在理論上付託給印卡王，但是，在实际上，爱魯却是（在許多地區至今仍是）这个組織的骨幹。”^② 像墨西哥的蒙蒂祖瑪和秘魯的阿塔華尔巴这样的有权力者，虽然仍舊是由一小撮有力的酋長选举出來，却已經獲得了一身兼“教会”与“政府”首領的大权，而他們的職位却顯然变成一个家族或一个氏族所世襲的了。

秘魯与墨西哥在被征服時期，由於土地公有制的逐漸崩潰，由於氏族的慢慢瓦解，由於权力逐漸集中到若干家族或氏族手中，更由於勞動人民大众的日益被奴役，便逐漸產生出國家、統治階級和生產階級來了。恩格斯曾非常詳細地指出了：早期希臘人和羅馬人，當他們从氏族社会組織形式走出來的時候，也發生过同样型態

的發展^①。西班牙人來到美洲的時候，印卡人和阿茲蒂克人顯然是也有些像古希臘和羅馬那樣的在發展社會的過程中，國家權力以及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一小羣統治階級手裏，而廣大的人民羣眾却是奴隸*。

阿茲蒂克和印卡政權——這是在發展中的美洲印第安人文明的兩個基本中心，它的影响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去。据雷丁所說，阿茲蒂克文化的因素，遠達北方的俄勒岡的摩多克印第安人，東方的大西洋海岸地區的阿爾貢根部落和易洛魁部落；而秘魯的高度發展的印卡政權，其影响就遠遠超出它实际的邊境，它沿着太平洋岸經智利，跨過安德斯山脈，到達今日的巴拉圭和阿根廷，而且深入巴西的大叢林裏。

- ① 麥克遜克爾著：“他們第一批人來到此地”，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五頁。
- ② 李浦斯瓦爾滋著：“印第安美洲主義”，智利聖地亞哥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五八頁。
- ③ 約翰·柯里爾（美國前印第安事務局局長）著：“美洲印第安人”，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一〇一頁。
- ④ 路易斯·摩爾根著：“古代社會”，芝加哥一九〇七年版。
- ⑤ 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 ⑥ 湯姆生著：“古代希臘社會研究”，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八六頁。
- ⑦ 路易斯·摩爾根著：“古代社會”，第八五及八六頁。
- ⑧ 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四六——四七頁。
- ⑨ 路易斯·摩爾根著：“古代社會”，第八六頁。
- ⑩ 克拉科·威斯勒著：“美國印第安人”，紐約一九四〇年版，第二四八頁。
- ⑪ 巴克曼著：“加拿大的舊政權”，波士頓一九二七年版，第三〇頁。
- ⑫ 保羅·雷丁著：“南美洲的印第安人”，紐約一九四二年版。
- ⑬ 約翰·克羅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紐約一九四三年版，第五五頁。

- 在希臘的“黃金時代”，約在公元前六百年，雅典每一個自由的成年男人，有十八個奴隸，柯林斯、愛琴那以及其他希臘城市，自由人與奴隸之比和雅典城的數目差不多。

- ⑭ 韋里爾著：“美洲印第安人”，紐約一九四三年版，第五五頁。
- ⑮ 見孟祿著：“拉丁美洲各共和國”，紐約一九四二年版。
- ⑯ 保羅·雷丁著：“美洲印第安人的故事”，紐約一九二七年版，第四九頁。
- ⑰ 摩爾根著：“古代社會”，第二六頁。
- ⑱ 見克里曼著：“美洲中世紀藝術”，紐約一九四三年版，第一卷，第三頁上的引文。
- ⑲ 克羅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六〇頁。
- ⑳ 保羅·雷丁著：“美洲印第安人的故事”，第七二頁。
- ㉑ 蔡斯著：“墨西哥：南北美洲的一個研究”，紐約一九三八年版，第二七頁。
- ㉒ 普里斯柯特著：“秘魯征服史”，紐約一八四七年版，第一卷，第五六——五七頁。
- ㉓ 柯里爾著：“美洲印第安人”，第四一頁。
- ㉔ 克羅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二八頁。
- ㉕ 韋里爾著：“美洲印第安人”，第四三頁。
- ㉖ 洪波特著：“考迪葉的觀點”，第二九四頁。
- ㉗ 普里斯柯特著：“秘魯征服史”，第一六六頁。
- ㉘ 艾姆布里著：“美洲的印第安人”，波士頓一九三九年版，第五九頁。
- ㉙ 摩爾根著：“古代社會”，第二一九頁、二〇八頁及六五頁。
- ㉚ 克羅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二三頁及二六頁。
- ㉛ 雷丁著：“美洲印第安人的故事”，第九九頁及一二七頁。
- ㉜ 見威爾柯克斯在“美洲百科全書”第二卷，第六九一頁的專文，紐約一九四七年版。
- ㉝ 克羅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二六——二七頁。
- ㉞ 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一五二頁。

第三章

西半球的征服

歐洲人移居到美洲，舊世界文化介紹到美洲，使那時在美洲盛行的原始社會向前跨了一大步。但是這一歷史的進展之所以能夠完成，是通過了一連串的流血、暴虐和痛苦的，這些物事往往隨着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各國的建立而來。幾個強國的征服者，把他們比較高級的社會制度推行到西半球來，當然並不是由於任何社會進步的意圖所鼓舞，只不過是決心為自己，為他們的階級，掠奪他們所能夠掠奪的東西。這一種獸性的貪慾，就是所有封建、資本主義殖民國家統治階級的推動力量。西班牙王費迪南在一五〇九年的“聖諭”中，對所有殖民國家的全部征服宣佈了殘暴無情的路線，那時他警告印第安人說，如果他們不歸順的話，“我們便……向你們開戰，用我們所能用的一切方式方法，將使你們歸順並服從教會及王公們的羈絆；我們將攫住你們，攫住你們的妻子，攫住你們的兒女，並將使他們成為奴隸！”^①

有許多作家竭力要掩飾暴力、流血、奴役、剝削、貧困和因為美洲被征服而引起的一般悲慘局面，他們硬說，這不過是人性所產生出來的東西，因而從歷史上說是不可以避免的。因此他們故作欺人之談，說人民大眾在這整個長時期裏面的苦惱、恐怖和痛苦是不能避免的。但這未免太輕描淡寫地替掠奪性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辯護了。除了這一般的情況外，西半球歷史上突出的偉大教訓

還在於資本主義從事開發原始國家的極端野蠻手段。而這一課是確實無比的，這不單指過去幾個世紀剝削者在美洲所進行的罪惡活動，而且指二十世紀他們在此地——在拉丁美洲、在亞洲、在非洲所犯的罪惡。和這對比起來，社會主義進行落後地區的發展，其水準是比資本主義要高得多。蘇聯許多从前被壓迫和未發展的民族得到了長足的進展，這一點就具體地說明了問題。他們当中有好些民族，在俄國革命爆發時，也如美洲印第安人有些部族一樣的原始。由於資本主義在蘇聯被摧毀了，工人階級取得了政權，這些曾經是落後的民族，於是乎就穩步而和平地發展，他們的文化程度、工業化、民主和普遍康樂日益增長。今天，儘管社會主義實行了不過若干年，這些民族已經站在社會進步的前線，而且比起經過四百六十多年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而仍然可悲地處在原始狀態的美洲各民族，更不知進步了多少。

為着貪婪的歐洲統治階級及其在美洲的階級支派的利益，對新世界及其人民的征服、掠奪和剝削，早在一四九二年哥倫布踏上新大陸時便已立刻開始。歐洲人對付印第安人的攻勢是迅速、殘忍而且阻遏不住的。僅僅五十年間，西班牙和葡萄牙便把一大片土地征服，把它置於他們的控制下，這片大地是由合恩角一直伸展到今日美國、加拿大邊界，還包括沿海的許多島嶼。在北美洲的北部荒原，征服主要是由英國人和法國人倡導的，比南部進行得稍為遲一些。然而，整整經過了四百年，印第安人最後一次重要的武裝抵抗才被擊破，西半球的領土才完全被征服。

美洲的征服，使印第安人社會及其文化遭到漠不關心的摧毀，同時也使幾百萬人民遭到任意的屠殺。單就其野蠻成性蔑視人命及破壞歷史寶物和有價值的設備來說，美洲的征服在近代歷史上

簡直是無可比擬的。這一次流血，是伴隨着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誕生和確立而來的空前流血中最厲害的一次。

起先，毫不猜疑的印第安人，用非常友好的態度，來歡迎渡海而來的陌生白人，往往奉他們為神，韋里爾講到過這種典型的態度：“哥倫布踏上巴哈馬時，和平的土人用禮物、慰懃及款待來歡迎這些西班牙人，把他們當作神或超人。”^②無論在什麼地方的頭一次接觸，白人都受到同樣的接待。哥倫布本人在一四九三年寫的一封信裏，也這樣地描寫印第安人的接待：“你問他們要東西，只要他們有，就從不會拒絕；不僅如此，他們還自動邀請任何人來分享，表現出他們的確是真心愛你的。”^③

然而善意的印第安人很快就不再受騙了，他們不久就知道，他們必須抵抗這些殘暴貪婪的侵略者，要不然他們便只有滅亡。他們開始進行英勇的鬥爭，儘管多次遭受到悲慘的失敗，但是一直到現代還繼續不已。參加過艱苦的印第安人戰爭的人們現在還有好多活着。有些部落，比方南部智利的不屈的阿拉烏加尼亞人*和英勇的雅基士人以及墨西哥其他許多民族，從來就不曾被武力真正征服過。“比薩羅征服了印卡帝國，但是他也好，他以後幾百年的後繼者也好，都不曾征服印卡人。”^④這話也是說得不錯的。據西蒙士說，印第安人“是世界所曾有過的最能幹的未開化的戰士”^⑤。一直到一八八〇年，西奧人、阿巴齊人和其他部落才最後放棄他們在美國的武裝抵抗。在巴西的亞馬孫河流域叢林內地深处有許多

* 拉丁美洲最偉大的詩篇之一“阿拉烏加那”，就是有關這些英勇的印第安人作戰的作品。據說阿拉烏加尼亞人於一五三三年處決彼得羅·德·華爾第維亞時，曾把溶金倒進他的咽喉裏——以此來象徵西班牙人是非常貪婪這種財富的。

部落，直到今天還保持着他們的部落獨立性與機構，儘管歐洲人作過無數的嘗試想使他們屈服。而我們下面幾章將要談到的是，整個西半球的印第安人甚至現在還繼續用種種不同的方式和種種不同的口號來繼續進行他們爭取自由的鬥爭。

儘管印第安人有這樣堅忍的勇氣，但仍有許多理由使他們抵抗不住從歐洲來的侵略者。這是因為歐洲人的社會發展較高的緣故。最重要的是，在印第安人部落之間有許多不和，甚至有戰爭，因此歐洲人利用了“分而治之”的原則，就可以很容易挑撥一個部落來反對另一個部落，而結果就不利於所有的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當中也有些甘心做傀儡的，尤其是墨西哥和秘魯的印第安人，他們的統治階級中有些力謀與征服者妥協，從而犧牲他們自己的人民^⑥，或者苟安地給他們做傀儡統治者，或者為政治的原因把女兒嫁給征服者等等*。西班牙人會廣泛利用當地的酋長做他們的農田監督人，而有好些監督人對付自己的同胞印第安人簡直是異常殘暴的。狄菲說：“印第安人貴族，只要他繼續順從西班牙上司，他就在法律上得到特別的承認，而且保存了他的特權。”^⑦

印第安人比起這些滾滾而來的侵入的殖民者和兵士，在武器、紀律和物質資源上，也是陋劣得多的。各種疾病對於印第安人的衰落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根據赫爾德力卡、卡脫和其他人士的意見，印第安人本來都是異常健康的民族；但是白人給他們帶來了許多疾病，這些疾病引起了真正可怕的後果。最壞的病症有黃熱病、黑死病、霍亂、天花、麻疹、斑疹傷寒、百日咳、白喉、肺炎、昂可切羅

* 有名的秘魯歷史家韋伽，就是這樣的婚姻的產兒。拉巴拉他河區一五三七年的總督伊拉利一次娶過七個印第安酋長的女兒，他的每個兵士也各得三個女人。

斯病，也許還有結核病、瘧疾和梅毒，這些病症在白人到達以前，美洲是很少有的，甚至完全沒有^⑧。酒精在印第安人裏面也引起了毀滅性的後果。

在印第安人中間，損害他們對征服者的抵抗力的一種特殊的渙散士氣的力量，就是教會的影響，特別是天主教會。教會在征服中所起的作用，用現代術語來說，即是在思想上軟化印第安人，而教會真的做到了這一點。教會具有特殊的狡猾，它宣傳印第安人及其壓迫者之間有一種精神聯繫，因而毀滅了印第安人的戰鬥精神。與此同時，教會的各種宗派，都庇護着那種對人民的最惡劣的剝削和壓迫。它給現代最可怖的劫掠和殺害的犯罪以一種精神上的藉口。有句老話說得好，所有侵入的各國的征服者，靠着基督福音的偽善的假裝，“先自己跪下來，然後撲向土人”。

西印度羣島的征服

最初真正被西班牙人征服的美洲領土，就是構成西印度羣島的許多島嶼——古巴、波多黎各、聖多明各、牙買加和別的許多島嶼。這些富饒的島嶼從頭就被當做非常巨大的捕獲物。終於，如愛立克·威廉士所說：“頂小的一個英屬的產糖的小島，比整整十三個大陸殖民地還要珍貴。法屬瓜德魯普……曾被當作比加拿大還要寶貴，而荷蘭人也很愉快地（？）出讓今紐約州的地方來換取一小塊圭亞那領地。”^⑨多少年間聖多明各被當作全世界最有價值的殖民地。

大部分西印度羣島原來都很稠密地住了很多印第安人，主要是加勒比人和阿拉瓦克人。這些都是耐勞、尚武的民族。在哥倫布到達以後的若干年間，西班牙人不斷地奴役這些印第安人，並且用

最殘暴的方法來剝削他們。這種壓迫，加上像野火般在土著民族當中展開的新病症，對於印第安人有着致命的後果。凡是沒有病死，沒有做苦工累死的人，都在抵抗奴役中被殺死了。

因此之故，在幾年間，整個西印度羣島地區，印第安人的人口顯著減少了，這情況一直繼續到現在。大批的西印度羣島的土人互相殺死，或者自殺而死，以便靠這種絕望的方法來逃避西班牙人的壓迫，此外還有一些人則逃到他們有機會可以轉上大陸去的地區。古巴起初據說曾有三十萬印第安人，聖多明各據說有二十五萬，波多黎各六萬，這些人口差不多完全被消滅了。另外一些西印度羣島中的島嶼，居民大部分都遭遇到同樣的命運。西印度羣島至少約有一百萬印第安人在這樣的大破壞中被毀滅了。關於這種可怖的西印度悲劇，韋里爾說：“在十二年間〔一四九二年起〕……巴哈馬羣島一個活的印第安人也不留了；聖多明各發現後的二十年間，每一個印第安人都被奴役、被放逐、或者被殺害了。凡是西班牙人所到之處，情況莫不如此。在他們看起來，一個印第安人只不過等於一頭野獸。”^⑩

這些用來對付西印度羣島的印第安人的獸行，引起了著名的西班牙籍天主教教士拉斯·加沙斯為他們大聲疾呼。在他對印第安人所受到的殘忍待遇的許多悲慘描寫中，拉斯·加沙斯說：“有人確切地告訴我說，有一條從西班牙奧拉（即今聖多明各）開往盧加伊士羣島的船，航行不帶羅盤儀，而以看海上浮沉的屍體來定方向。”^⑪在今天，替西班牙反動文化辯護的人們，包括達維拉在內，竭力要使人不信拉斯·加沙斯和他的所謂“罪惡傳說”，說他對征服者給予不適當的誹謗，而且很不公平地給他們加上不好的名聲^⑫。儘管這個有名的教士有時的統計並不頂準確，但是是一個不可

駭倒的事實支持了他，即：西印度羣島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統治的最初幾年間，完全被歼滅了。

墨西哥的征服

西班牙人對大陸實行的第一次決定性的攻勢，結果就是一五一八至一五二一年墨西哥的征服。西班牙貴族柯爾蒂斯——他曾經是聖多明各和古巴的一個種植場主，領導着這一次掠奪的遠征。柯爾蒂斯受古巴總督維拉斯克茲的委派，去找尋並征服大陸上巨大的印第安人帝國，那時關於這些帝國已有許多動人的故事傳到尋金熱的西班牙人耳朵裏了。一五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柯爾蒂斯航行到大陸去，這是最驚人的探險之一。他的全部力量集合起來，約有五百零八個兵士，一百零九個水手，二百個古巴的印第安人，還有幾個黑人奴隸，他的裝備包括一些馬匹、十門大砲、五門小砲和十三枝短槍——任務如此重大，這樣的力量顯然是很小的。柯爾蒂斯的遠征隊目的是在尋找黃金和榮譽，却一如往常似的，穿上了宗教的外衣，說它主要是在拯救信仰邪教的印第安人的靈魂。十字架和劍一同向無情的征服前進。

柯爾蒂斯沿着墨西哥海岸逡巡了一陣，一五一九年四月，終於在目前的委拉克路斯登陸。他把船燒掉了，以便使那些可能變得氣候的人不可能回到古巴去。柯爾蒂斯於是大胆地進向登諾支鉄特蘭（即墨西哥城），其時他對於這個地方已經接到確實而且非常樂觀的情報了。他一向前推進，就已得到最後勝利的關鍵，因為其時托托納克人（當地的或多或少公開反叛那時統治的阿茲蒂克人的許多部落中的一個），加入他的隊伍來打阿茲蒂克人了。再往前走，另外一個很大的部落，特拉斯加蘭人經過若干抵抗後，也參加

柯尔蒂斯的隊伍來打可憎的阿茲蒂克人。由是使他獲得了印第安人的有力的支持，組成了估計約有十五万得力的战士。印第安人部落不能團結一致反对侵略者，这是造成柯尔蒂斯驚人成就的基本原因之一。有些酋長呼籲不計較先前一切的怨隙，与阿茲蒂克人團結一致，但是他們的劝告却沒有人肯听。据蔡斯說，柯尔蒂斯的印第安人盟軍，事实上远远超过了阿茲蒂克人的數量^⑬。

阿茲蒂克人的“皇帝”蒙蒂祖瑪听見西班牙人到來非常震動。他是極迷信的，据說他听了魁乍尔柯亞特尔神的一种古老的預言，便弄得目瞪口呆，原來这个預言說大約在这个時日白人会从东方渡海而來，征服墨西哥。無論如何，他在最初的決定性的日子裏，不肯用大軍來实际阻止柯尔蒂斯。劳遜說：“很可能，蒙蒂祖瑪和他的顧問們關心神話的程度还比不上關心救自己的命。”^⑭蒙蒂祖瑪的動搖是存亡攸關的，他一忽兒向柯尔蒂斯表示友好，並且把許多金製藝術品送給他做礼物，这些礼物大大地刺激了西班牙人的貪慾与征服（墨西哥）的決心；一忽兒他又警告柯尔蒂斯不許到墨西哥城來，可是他只派出很不充足的兵力去阻遏他。但柯尔蒂斯却具有西班牙征服者所特有的鹵莽大胆，毅然向前推進。他很容易擊潰蒙蒂祖瑪派去阻擊他的部隊，因为印第安人發覺不可能抵抗西班牙人的鋼甲、槍、砲、馬和軍紀。柯尔蒂斯在一五一九年十一月到達墨西哥城，意志薄弱的蒙蒂祖瑪在這裏歡迎他，而且对他的軍隊供給营房及款待。

柯尔蒂斯被數万敌人战士所包圍，他感到处境很不安全，因此他决意用孤注一擲的計謀找出一条打開包圍的路。原來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羣島已經知道了，如果他們把印第安人的首領捉住的話，結果会使他們作战部隊的士气沮喪。因此柯尔蒂斯就決定要把酋

長抓起來；而当蒙蒂祖瑪（有一回）很天真地身边沒有帶强有力的衛隊去見他時，便被他逮住了。这一着對於阿茲蒂克人發生了極大的破坏作用。柯尔蒂斯這時握在手裏的不僅是他們的最高軍事領袖，而且是他們的宗教上的神聖領袖。阿茲蒂克人中間混亂了好一個時期；但是人民不久就嫌惡蒙蒂祖瑪老是要對柯尔蒂斯妥協，而且老是準備把墨西哥出讓給西班牙，所以人民就廢了他，另外选了考特莫克來代替。

阿茲蒂克人与西班牙人發生最後一次的公開衝突，是由於柯尔蒂斯的左右手阿尔瓦拉多野蛮地（而又是典型地）破坏了阿茲蒂克人的宗教所引起的，他在一次宗教節日裏冷血無情地殺死了幾百个沒有武裝的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宣稱阿茲蒂克人的偶像崇拜、特別是以人作犧牲引起了他們的憎惡，但是西班牙人却以天主教會的名義，毫不躊躇地屠殺無數的印第安人。他們看來，這中間並沒有任何矛盾。阿茲蒂克人用全面武裝進攻來反抗西班牙人，回答阿尔瓦拉多對他們和對他們的宗教的野蛮攻擊。而当蒙蒂祖瑪受柯尔蒂斯之命，同時也符合他的總的投降路線，在一個陽台向人民演說，卑鄙地要求他們停止戰鬥的時候，他們用石頭扔上去，把他砸死。經過一場殘酷的血戰，西班牙人終於被逐出墨西哥城，損失軍力約達一半以上。

儘管有這一次大敗，但是柯尔蒂斯並不害怕，他又收拾殘兵沿着海岸再作一次新攻勢。在這第二次攻勢中，他的主要行動之一就是在委拉克路斯利用被毀的船隻殘骸，造出十三條船來，然後把這一隊船隻運過陸地，把它們放在墨西哥城外的蒂茲庫科湖裏，向城內攻擊。此時柯尔蒂斯的印第安人盟軍在數量上已大為增多，柯尔蒂斯也已建立了約有一千人的、拥有大砲十二門和八十六匹

馬的騎兵隊的西班牙軍了。據著名的征服者中的老歷史家貝納爾·狄亞士所說，向墨西哥城的進軍，可以說是打了一系列大仗，其間反抗柯爾蒂斯的印第安人大軍遭受到的損失達數萬人，而西班牙人却是牢不可破的，他們的傷亡微不足道^⑮。

更多的印第安部落起來反抗阿茲蒂克統治，並與柯爾蒂斯聯合一致，這對於阿茲蒂克人是一個致命傷。正如普里斯柯特於一八四三年所寫：“這個印第安人帝國在某一種意義上說是由印第安人征服的……阿茲蒂克帝國是在歐洲的智慧和科學的指導下、在它自己的子民手中顛覆的。如果它能夠團結，它也許可以打擊侵略者。”^⑯

佔領了周圍的城鎮後，柯爾蒂斯於一五二一年五月包圍墨西哥城。包圍一直繼續到八月。關於這次包圍，威爾格斯曾說：“城陷之前，許多印第安人已經死於飢餓了，西班牙人緩緩地向城中心推進，把孱弱的居民成千成千地屠殺，並捉住阿茲蒂克人的皇帝。最後，這個城變成一個廢墟和一個可怕的屠場。”^⑰ 後來柯爾蒂斯以“叛國罪”把考特莫克“皇帝”絞死。

基督教文明這時在墨西哥建立起來了。阿茲蒂克人的組織基本上被摧毀，永遠不能恢復了。然而印第安人卻不肯輕易罷手。老狄亞士這樣地描寫西班牙征服後起初幾年顯著的情況道：“在整個新西班牙（即墨西哥），勒索貢物成為起義的信號，凡是勒索貢物的人全都被殺了，正像落在土人手中的所有西班牙人一樣。在內地，抵抗更是普遍，我們必需帶着一團兵，由這個城鎮到那個城鎮去鎮壓。”^⑱ 正如我們在上面說過的，有許多墨西哥部落進行抵抗超過四百年。

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的大勝利，傳遍歐洲，同時也使他們在大陸

上立定脚跟。他們从墨西哥人民身上榨取來的丰富的財宝，也刺激起他們找尋新的征服的慾望。在其後的若干年間，西班牙征服者找尋黄金，便由墨西哥城作扇形展開，向北一直到今日美國南部地區，声称要合併这些領土，向南經過中美洲到達巴拿馬，把他們所到之处全都合併，所有居民都加以奴役，使他們受洗禮。西班牙政府和教会這時正很順利地征服着大部分的西半球。

秘魯的征服

達成統治西半球的另一大步，就是西班牙人於一五三一年至一五三三年的征服秘魯，这僅僅在征服墨西哥之後十年。这一次非常的远征的組織者和領袖是法蘭西斯科·比薩罗，他原先是一个不識字的牧豬人。比薩罗最親密的友伴，有他的四个異母兄弟，加上阿尔瑪格罗。在征服墨西哥和征服秘魯之間，就殘暴的方法和宗教狂熱來說，是有其根本的相似之处的。

比薩罗經過兩次早期的探險航海之後，在一五三二年十一月帶着一小隊不顧一切的探險家(總數不超過二百人)在秘魯的坦貝茲登陸，這時秘魯的情況正有利於他这大胆冒險事業的成功。原來秘魯國內正在發生內戰，兩兄弟華斯加和阿塔華爾巴在爭奪印卡“王位”。經過尖銳的鬥爭後，篡夺者阿塔華爾巴成为勝利者，把他的兄弟關到牢裏去。这个情況嚴重地搖動了印卡人的政权，把它的大門洞開，讓比薩罗進攻。

阿塔華爾巴也像墨西哥的蒙蒂祖瑪一樣，其致命伤就是对付西班牙人躊躇不決。他也被一个古老的預言所迷惑，这个預言說，白人有一天会來征服秘魯。而他又誤以为在任何時期，只要他高興，他就可以解決比薩罗及其一小隊軍隊。因此他愚蠢地讓比薩

罗的軍隊悠然通过安德斯山脈，而其实他很容易在險峻的山隘裏把它擊潰。其後，他当然也沒有警惕到墨西哥的命运，鑄成大錯，竟不帶武裝，不加保護地去見比薩罗。比薩罗於是把他抓起來，正如柯尔蒂斯把墨西哥印第安人領袖蒙蒂祖瑪抓起來一樣。

普里斯柯特曾把逮捕阿塔華爾巴的一幕加以栩栩如生的描寫，这是全部美洲歷史上最野蛮和最血腥的罪行之一。事情發生於一五三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在秘魯的加哈瑪加。比薩罗跟阿塔華爾巴在繁文縟節的儀式下，第一次在廣場裏会面，阿塔華爾巴和千百人民完全不帶武裝來到了，但是比薩罗的軍隊却全副武裝，早把陷阱設好。屠殺的信号是由一个教士叫做瓦尔維德神父發出的。这个教士跑到阿塔華爾巴面前，遞給他一本聖經，要他放棄他的神，接受基督教义，並効忠於西班牙。阿塔華爾巴被这些提議激惱了，他憤憤地把聖經扔在地上，這時教士瓦尔維德就向比薩罗大嚷：“你不看見嗎，當我們浪費唇舌站在这裏跟这条自以为不可一世的狗講話時，廣場上不是拥滿了印第安人麼？立刻動手呀！我赦免你們的罪。”屠殺開始了。手無寸鐵的印第安人在比薩罗的攻擊之下，簡直是毫無办法，都被殺害了。比薩罗的秘書後來說殺死兩千人，但印卡歷史家鉄土庫西說被害者達一万人。西班牙人一个也沒有受伤。這場屠殺以阿塔華爾巴成为比薩罗的階下囚而結束了^①。

這一場突擊对印卡人民的士气起着一种紊亂作用。他們震驚得簡直麻木了。他們的軍隊潰散了，他們的領袖被捕了。遼远的部落本來早已很不滿意印卡人了，這時就不再効忠於这个政权。而華斯加派更活動想重獲政权，这是靠西班牙人支持的。而西班牙人已成为这个國家的实际主人了。

这些征服者们后来又干了一件滔天罪行。阿塔华尔巴为了取得自由，便同意他们的提议，即用金子填满他这一间牢房，二十二英尺长、十七英尺宽，高以他所能伸达的程度为限，以此来作释放他的赎金。他也同意用银子装满两间较小的房间。这赎金至少等于现在的二千万美元，数目之大是历史上所未见的。金银全都收齐了，但比萨罗无情地违反了他的诺言，拒绝释放这个印卡王。不久之后，跟这次背信弃义如出一辙的是，他抓住了一个毫无理由的藉口，把他判决了。阿塔华尔巴被判用火烧死。但是到最后一瞬间，就是这个教士，瓦尔维德神父，又给他一个机会，即：只要他改信基督，就可以绞刑代替烧死。这个绝望的印卡王，至死是不信基督的，终于接受了这可悲的交易。

那时西班牙已经可以控制一切了，他们即进而放纵地大掠全国。庙宇的黄金被抢走后，庙宇被破坏。印卡人珍贵的文件档案也被销毁了。普里斯柯特说：“比萨罗把这被征服的种族交付与他的残暴的士兵；神圣的寺院成为纵慾之场；城鄉都任人洗劫；可憐的土人被人分配着，像奴隶一样替他们的征服者在矿裏面工作；牲畜被驱散了，漫无限制地加以屠宰；穀倉被分掉了；为了更圓滿地利用土壤种植而製出的許多美麗設計，也任其敗坏；天堂变成了沙漠。”^②

曼柯也是華斯加的一个兄弟（華斯加那時已逝世），他是印卡“王位”的合法繼承人。他起先假裝和西班牙人一鼻孔出气，当个傀儡印卡王，但後來在一五三五年他逃了出去，喚起秘魯人民參加鬥爭。羣众响应他的号召，一五三六年二月，他以大軍圍困了古斯各。圍困經過了六個月，但是被困在重圍中的西班牙人竭力堅持下去，印第安人的大軍，由於不熟習這一類型的作戰，漸漸瓦解了。

最後，曼柯只得逃進山裏，在山間騷擾了侵略者好多年，終於被西班牙人殺害。

比薩罗那一羣貪婪的冒險家，為佔有秘魯的廣大財富，現在像餓狼似的彼此撲打而進行鬥爭了。比薩罗的下屬和他的往日的心腹朋友阿尔瑪格罗之間發生了內戰。在這野蛮的衝突過程中，阿尔瑪格罗和他的兒子在戰場上打敗了，就被野蛮地判處，分別於一五三七年和一五四二年行刑。柯尔蒂斯的另一個朋友——阿尔瓦拉多被毒死。比薩罗自己也被暗殺，他的四個兄弟或被囚禁，或被處死刑。西班牙的教會和殖民政府，歐洲文化與文明的旗手，就由這種陰謀、暗殺，和集體屠殺的沼澤中，跨過偉大的印卡人的社會的屍體，勝利地出現。

他們的勝利使西班牙人能夠控制厄瓜多尔、玻利維亞和秘魯（這是一個廣大的領土），此後，征服者便迅速向四面八方伸展出去。一五三五年阿尔瑪格罗（他們還沒有把他處死）深入智利，南達聖地牙哥，但由於阿拉烏加尼亞印第安人的猛烈抵抗，再也不能往南了。追蹤於他之後的，是在一五四〇年出發的華尔第維亞。一五三六至一五三八年貢沙洛·奎沙達為找尋神話中的黃金國，曾率領一個遠征隊，終於使西班牙人統治了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高度發展的智布查人。而在一五四〇至一五四二年，貢沙洛·比薩罗和奧勒拉那為了找尋另一個像秘魯似的大富源，曾毫無結果地在亞馬孫叢林裏尋來尋去。有趣的是，在這些年頭，即由一五一七年到一五三一年，日耳曼奧格斯堡的大銀行家富格家族和韋爾塞家族，從西班牙王^①那裏騙取了委內瑞拉一大片寶貴的領土，也騙去了拉巴拉他河以下的南美洲末端的全部土地，作為這些奢侈的君主們的抵償^②。但是日耳曼人面對着掠奪成性的西班牙征服者，不可

能長遠保持這大片領土，富格家族在歐洲有很豐富的資產，從來未曾想到發展他們在美洲的大片領土，而韋爾塞家族呢，在委內瑞拉對印第安人實行可怕的暴行之後，終於不得不把這片領土還給西班牙人。

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

拉巴拉他河，或稱銀河，或如英文所稱的巴拉特河，是巴拉那河和烏拉圭河的廣闊江口，一五一六年被蘇利士所發現，他後來被印第安人殺死。塞巴斯蒂安·加波特於一五二六年發現了這個地區，而孟多沙希望找到另一個墨西哥或秘魯，於一五三四年領導了一個大遠征隊，他們在一年後，試圖把布宜諾斯艾里斯建立起來。然而印第安人把這個城摧毀了，迫使西班牙人溯河而上，他們在河流上游發現了亞松森，即今日巴拉圭的首都。一直到一五八〇年，西班牙人才能夠鞏固地建立起布宜諾斯艾里斯。

在那包括大部分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和巴西南部的廣闊草原上，居住着無數游牧的印第安人部落，他們勇猛地抵抗着西班牙人的侵佔，但往往不成功。據克羅估計，這些印第安人數目約達八十萬。西班牙人對他們實行殘忍的戰爭，把不能奴役的人全都殺死。這種苦戰進行着，一直繼續到最近。一八五四年阿根廷政府曾不得不跟印第安人簽訂一個屈辱的和平條約，那時印第安人是由他們偉大的領袖加爾福庫拉領導的。遲至一八七一年，布宜諾斯艾里斯省還受印第安人攻擊^②。這些部落當中，最後一個是一八七九年被征服的^③。由於這些戰爭和屠殺的結果，阿根廷和烏拉圭的印第安人差不多完全被清除。巴拉圭的瓜拉尼人在十六世紀中葉差不多完全消滅了，因為他們下令絞死所有的兒童，以免他們長大

了淪為西班牙大授地*地主的奴隸⁽⁵⁾。然而有許多畢竟活下來了，今天在國內負起決定性的任務。

儘管拉巴拉他河地區目前是整個拉丁美洲最發展的部分，但是對於早期的征服者來說，是很失望的，因為這裏並沒有他們所那樣熱狂地去尋找的金銀。他們毫無結果地找尋會使他們全都變成富有的想像中的附近的“凱撒城”。這個國家也沒有如墨西哥或秘魯那樣丰饒和高度發展的印第安人社會。這些地區在非常的征服時期過去很久之後，才開始開發它們真正的財富——它們的巨大的農業資源。但是這一成長——如我們下面還要說到的——也只有有在長時期的流血、暴虐統治與野蠻榨取的代價之下才能够得到。

巴西的佔領

葡萄牙人征服巴西**很容易。他們要對付的印第安人數目較少，而且多半是分散的游牧民族。頂大的問題是後來由敵對的諸國（西班牙、英國、法國和荷蘭）發生的，這些國家都想搶去葡萄牙的這塊丰饒的獵物。但是他們都搶不到手。正相反，葡萄牙人儘管是歐洲強國裏面最小的一个，國內約只有一百五十萬人口（一五〇〇年時英國有四百萬，西班牙約一千万，法國有一千二百万），却能够伸展他們的巴西殖民地的边界，掠奪了面積至少有美國一半大小的另外一塊地區，打破了教皇在一四九四年給他們規定的西部边界。

巴西是一五〇〇年由加布拉爾發現的。加布拉爾沿着伽馬的航路，繞过好望角到印度去，據猜測是遇風迷失了航線，正在這時

* 即西班牙人在其殖民地美洲以印第安人為農奴耕種的授地。——譯者

** 巴西之所以得名，是由於此地發現一種叫做巴西木的染料木之故。

候，他看到了巴西的海岸。這就是葡萄牙要求佔領這個國家的根據。但因為葡萄牙人那時正在集中注意來掠奪印度及遠東方面的豐饒殖民地，他們起先對開發巴西很少注意。最後，終於在一五三九年，他們才派德·蘇沙帶四百名移民到巴西去。他們到達巴西後，發現了猶太人和一些逃避歐洲宗教裁判所的恐怖的人的一小塊居留地。

這就是巴西移民的真正開始。德·蘇沙在巴希亞和聖保羅兩處建立殖民地，並且得到成功，別的人們很快就援例而為。正如拉丁美洲其他殖民地一樣，巴西也有它的虛無縹緲的誘人的“亞馬孫之國”的傳說，而探險家們找尋了很久終無法發現。但是尋金熱很快就遭到失望了，不像在秘魯、墨西哥和哥倫比亞一樣，尋金熱在巴西並沒有起着決定性的作用。這兒也沒有過很大的印第安人的“帝國”。征服後很久很久，才在一六九八年和一七二七年分別發現大批的黃金和金剛石。從一開始，糖就成為這個殖民地生活的基礎，因此巴西開始建立它的大種植場制度，主要是由黑人奴隸勞動的。至於印第安人，除了逃進叢林內部的以外，全都被殘忍地加以奴役和殺害了。

美國和加拿大的征服

歐洲剝削者奪取西半球這場大戲中最後一幕，就是英、法兩國征服今日的美國和加拿大這片領土。這一過程開始於一六〇六年的詹姆士頓和一六〇八年的魁北克，這是一個漫長的过程，一直到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才完全完成的，到那時，英、法兩國才先後完成了這樣的任務，即把南至墨西哥北達阿拉斯加這一整片大地置於他們各別的控制下。

也正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南部一樣，英、法的征服者和殖民者持着這樣的一種理論，認為美洲的印第安人對他們自己所居住的土地是沒有佔有權的，可以隨意加以掠奪的。當然，這些北部的征服者偶而也通過了向印第安人“買”地的舉動，例如一六七〇年威廉·賓的“購買”賓夕法尼亞，或一六二六年彼得·米努伊以二十四美元價值的小玩意“購買”了曼哈頓島。關於後面這一宗交易，駱星說：“荷蘭人為這片估計約達四萬二千英畝的領土所付的代價，是不算過高的。”^② 侵略者們又與印第安人簽訂一些狡猾的條約，但這只不過作為執行他們的基本政策的託辭，即在他們視為適當的時機任意取得印第安人的土地而已。北美殖民地的許多教會，不論是聖羅稜士河沿岸的天主教會，加拿大北部的英國國教會，也不論是新英格蘭的偽善的清教徒，正如拉丁美洲的教會一樣，都為這種對印第安人的全面掠奪祝福。

由於早期的殖民經驗，証明了印第安人是不能在南部種植場上加以奴役的，也是不能在北部萌芽的工業上加以利用的，因此殖民政策——尤其在聖羅稜士河以南的殖民地——是把印第安人全部趕走。口號就是：“野蠻人應該趕走。”正如貝納迪特所說：“英國人〔和法國人〕要印第安人的領土，而且要領土上沒有印第安人。早期王家在新世界授地，一點也不提到那裏原先居住的土人；這些授地狀寫得似乎土地上是沒有人的。移殖者最大的願望就是儘快造成這種如意的狀況。”^③ 北美各殖民地對印第安人的攻擊，是特別殘暴和冷血的。一種鼓舞攻擊印第安人的極惡毒的口號，就是很久以後由西部邊境的“宣撫者”舍里丹將軍所呼出的：“除開死的印第安人以外，沒有好的印第安人。”^④ 直到一八九四年，麥根西還說，“只要很小的觸犯，一個西部美國人就會槍擊印第安人，像槍擊一

婁鹿似的。”^②

起先，沿大兩洋岸居住的少數印第安人，並沒有認識到由佐治亞伸展到聖羅稜士河的法蘭西和英國（以及荷蘭和瑞典）殖民地零零星星的一綫有着致他們死命的重要意義。最初，像西半球其他地方一樣，印第安人很友好地歡迎渡海而來的陌生白人。如果沒有麻沙梭亞和包哈坦給予的合作，麻薩諸塞和詹姆士頓殖民地該在初年就告毀滅了。只是在後來，無數欺騙、掠奪和壓迫加到他們頭上之後，印第安人才開始保衛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園。可是，恰如美洲到處的印第安人一樣，這些印第安人也分裂而為互相敵對的部落，不能夠進行共同的抵抗。當然，這許多原始的部落之間，是沒有民族感的痕跡的。因此之故，當英、法殖民地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日益增長和繁盛的時候，他們穩步地把退却中的印第安人驅逐開去。

恰如柯爾蒂斯和比薩羅早已做過的一樣，英國人和法國人也利用“分而治之”的政策來對付印第安人。他們挑撥一個部落反對另一個部落。其中最有決定意義的一個例子，就是阿爾貢根人和易洛魁人這個例子。這兩個是印第安人強有力的部落聯盟，互相之間打了很久的仗，這兩個部落統治了加拿大和美國東部與中部廣闊的地區。法國人一般地說是和阿爾貢根人的部落聯合的，而英國人却在他們反對法國人的無窮的貿易戰爭與軍事戰爭中，把易洛魁人拉到他們的一邊。其實這些白人“朋友”實際上並沒有把這些印第安人盟友放在眼裏，這一點可以由英法七年戰爭的結束看得出來。這場戰爭是在加拿大和美國激烈進行的，結果是法國把加拿大讓給了英國。可是到一七六三年在巴黎簽訂解決條約的時候，雙方的印第安人盟友都沒有代表出席，而他們的利益也都悍

然不加顧及。

包括目前美國和加拿大在內的那些印第安人土地的征服者們的心目中，並沒有黃金的誘惑，如同從西班牙和葡萄牙來的劫掠者那樣。^{*}如果我們可以把十七世紀的法國僧侶在中西部沿着密西西比河的探險除外的話，他們沒有仿效奧勒那拉、德·索托和柯羅納多等人的榜樣，深入內地去作大膽的冒險。他們的殖民地經濟從頭就是以農業為基礎的，他們緩緩地但是殘暴地向西擴展，把印第安人驅離他們的土地。印第安人曾進行了多次英勇的戰鬥來保衛他們的地位，但是因為他們自己之間是分裂的，尤其在早期，阿爾貢根人和易洛魁人對抗，因此他們的努力完全沒有用處。侵略的洪流在滔滔地捲來。

美國誕生之後，對印第安人的壓力增加了。他們甚至被人更加厚顏地掠奪了土地，有計劃地被驅逐到更西邊去。在其後的兩個世代中，印第安人的主要集團被驅逐越過密西西比河；接着又在平原上的幾次戰爭中被無情地擊敗了，到了一八九〇年，他們被圈在目前的所謂保留地中，或者不如說是擴大了的集中營。印第安人在日益加增的白種移民、定居者和兵士的洪流之前，逐漸後退，一邊也進行了許多尖銳的鬥爭，但是他們的抵抗已經是枉然的了。關於這整個美洲歷史上可恥的一面，我們下面還要談及。在加拿大，印第安人也同樣地被剝奪了土地，最後也被圈入保留地去，儘管加拿大的情況比不上在美國那樣殘暴。

征服的革命意義

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主要的意圖是要辯護西半球征服者的任務，關於征服本身對整個西半球數千百萬印第安人生活所起的

深远的經濟、政治和社会影响，注意得很少。这一類作家——尤其在美国——的傾向，就是僅僅認為原始的印第安人社会已經破滅了，而破滅就讓它破滅吧。但事情却远非这样簡單。实际上，征服的後果，對於印第安人來說是具有革命性的，因为它从根摧毀了他們的古老的部落公社制，確實把他們推上一个更高的、封建—資本主义制度。

当然，在西半球的印第安人中間並沒有發生过这样意义的革命，就是在他們中間，有过一个自發的革命階級的成長，这一階級以它的比較高級的生產为基础，進行推翻古老的原始制度，把整个印第安人的生活，提到一个更高的地位。像这样子的事情全然沒有發生过。恰恰相反，革命压力完全來自外間，是因为侵略者把封建—資本主义制度硬加在土著的制度上。結果呢，印第安人社会的正常進化的道路，被生硬地打断，而且有些被縮短了过程。因此之故，西半球的印第安人就可以不經歷照例有幾百年長的、通过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發展，如同全世界別的地方所已知道的一样。他們可以說是跳躍过这些階段，不論他們住在什麼地方，都將和各族人民共同通过資本主义到達社会主义。

馬克思在發表於一八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的一篇論文裏，曾提到过印度的原始經濟，由於英國人帶來了資本主义而引起的革命。說到鄉村工業的崩潰時，馬克思寫道：“英國的干涉既已使紡工位置在蘭開夏，使織工位置在孟加拉，或是使印度紡工和印度織工一併歸於消滅，就破坏了这些細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它消滅了这些公社的基础，結果就造成了亞洲極

* 十六世紀時聖羅梭上河沿河的早期探險家，也曾有一時期是被印第安人丰饒的沙根奈國²故事所欺騙。

大的並且老实說是亞洲所經歷过的唯一的社会革命。……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为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並且在採取的方式上是愚鈍的。”^⑩馬克思的這幾句話，應用於歐洲封建—資本主义之以革命的方式强加於美洲印第安人身上，也同样有效。

關於目前的印第安人狀況，在美國特別流行兩種一般的錯誤觀念。由於美國作家們注意到印第安人在美國的悲慘狀況，他們的第一種錯誤觀念是往往馬上得出結論說，由於征服及征服後幾個世紀長期苦難中所遭受的巨大損折的結果，印第安人在西半球一般來說是一個“正在消滅的种族”，即使不是一個已經“消滅了的种族”的話。不錯，印第安人是曾經經歷过數量的激減，尤其是在殖民時期。据有名的天主教僧侶拉斯·加沙斯估計，一五四一年單單在西班牙的殖民地，被歼滅的印第安人不下一千五百万。尽管这个數目字是有點过火的——因为當時的統計數字總是誇張的居多——，但也說出了一點真理，即幾百万印第安人是完全無辜地死亡的。再加上西印度羣島被殘殺的至少一百万印第安人，巴西和阿根廷被殺害的約兩百万。此外还得考慮在墨西哥、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中美洲的印第安人口稠密的國家所遭到的大殺戮。在美國和加拿大：由於屠殺的結果，也使印第安人从哥倫布時代的一百万人減少到今天的五十餘万。

然而吃得起苦的印第安人，肉体上在过去一百五十多年間經過了火的試煉活下來了，从殖民統治結束以來，他們的數目甚至大大增加了。一九四〇年在泛美聯盟主持下，在墨西哥巴茲庫亞羅举行的全印第安人會議，認為西半球印第安人的總數的官方數字為三千万。“但如果把所有具備一點點印第安人血統的人完全計

算在內的話，這個數目約在六千萬至八千萬之間。”^③ 這些數字，自然遠超過一四九二年西半球印第安人的數字，證明印第安人決不是一種“已經消滅了的種族”。而在目前時期，拉丁美洲的人口比之資本主義世界任何地區增加得更快，而在拉丁美洲的人口中，印第安人構成很重大的因素。

美國流行的第二種錯誤觀念，就是說整個西半球的印第安人都是孤立在一些保留地裏，如同在美國一樣，又以為他們還在繼續着他們古老的部落生活方式，一點也沒有或者很少有所謂現代化的生活。但這也是一種大錯。不錯，印第安人有着可驚的堅持性，總是依附着他們古老的語言、宗教、風習，甚至堅持他們大量零星的公有土地，墨西哥和別的以印第安人为主的國家，也還有大量印第安人，生活在最原始的方式裏。雖然如此，大部分印第安人是生存在資本主義環境中的，而且基本上被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法則所支配。

在印第安人密集生活的那些國家裏，印第安人中間慢慢地發展了階級分化，這種分化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性質的。他們已經產生了相當數量的礦業和農業無產階級；在西班牙屬的美洲大陸多數國家裏面，四百六十年來，作為奴隸、雇農和工資工人在礦場、種植場和畜牧場工作的，基本上是印第安人。如果我們又把大量的歐印混合種算入印第安人裏，那末，印第安人也同樣的發展了一大批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商人和手工業者。在很少的場合中，如像在美國的奧塞治印第安人中，甚至還有少數富有的、佔有土地的印第安人。

即使是最孤立的部落，不論是極北的愛斯基摩人，還是中美洲的危地馬拉山間印第安人，或是極南的火地島印第安人，也不得不

或多或少实行一种商品經濟，以便从資本主义商人手裏獲取他們所必須得到的日用必需品，例如油、布、槍、鋼鉄工具及其他物件。整个西半球的印第安人，都把他們的穀物、牲口、鮮果、陶器、毛毯之類拿到資本主义市場去賣。早在十七世紀中葉，沿着北大西洋海岸的印第安人部落，由於参加了廣泛的皮毛貿易，已經和商人資本家發生了商品交換關係。有許多印第安人的制度已被剷除了，但是沒有被剷除的許多制度，却在資本主义基礎上加以改变了。所有这些意味着：整个西半球的印第安人社会，尽管遭到很重大的損失和存在着部落的殘餘，却在本質上已由一种原始公社制变革到一个基本上資本主义的基礎了。

西半球的掠夺，特别是在早期殖民時代的掠夺，也对資產階級革命和一般歐洲資本主义的發展，給予了巨大的刺激力。到一八〇〇年時，拉丁美洲的礦場每年大量流往歐洲去的金銀值四千万美元，約为當時其餘世界的十倍。馬克思寫道：“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被剷滅，被奴隸化，被埋於礦坑，正在開始的东印度的征服与劫掠，非洲被轉化为商業性黑人獵夺場所，都表示了資本主义生產時代的曙光。这些牧歌式的过程，是原始蓄積的主要要素。”^② 据洪波特估計，西班牙殖民統治三个世紀中，从各殖民地吸收的金銀，不下六十億美元，运到歐洲各國去。这是歐洲資本蓄積的一个巨大因素，而这對於工場制度和產業革命的產生，是很必要的。除此之外，各國殖民地的發展，給初生的歐洲資本主义，打開了整整一系列的新市場。接着而來的美洲政治革命鬥爭，也給歐洲的新興的資本家階級反对封建—教会反動勢力的鬥爭很大的推動。这个新的半球，特别是美國，於是命定了扮演如此的一个决定性角色，來形成世界資本主义，因此它今天終於变成了世界資本主

义制度的中心和主要堡垒。

- ① 根据麥克勞德著：“美國的印第安人邊疆”，紐約一九二八年版，第七六頁上的引文。
- ② 韋里爾著：“美洲印第安人”，第五八頁。
- ③ 根据“汎美联盟公報”一九四八年十月号引文。
- ④ 班農及鄧恩合著：“拉丁美洲”，威斯康星一九四七年版，第六一五頁。
- ⑤ 西蒙士著：“美洲史上的社会力量”，紐約一九二七年版，第二七頁。
- ⑥ 貝德魯薩著：“階級鬥爭”，墨西哥城一九四一年版，第二〇頁。
- ⑦ 貝·伍·狄菲著（經傑·伍·狄菲的協助）：“拉丁美洲的文明”，賓夕法尼亞州哈里斯堡版，第三〇八頁。
- ⑧ 見“美洲土人”一九四六年四月号。
- ⑨ 艾利克·威廉士著：“加勒比海地區的黑人”，華盛頓一九四二年版，第一三頁。
- ⑩ 韋里爾著：“美洲印第安人”，第五九——六〇頁。
- ⑪ 見拉斯·加沙斯著：“西印度羣島毀滅簡史”，一五五二年版。
- ⑫ 見“南北美洲月刊”一九四九年八月号。
- ⑬ 蔡斯著：“墨西哥：南北美洲的一个研究”，第七六頁。
- ⑭ 勞遜著：“埋藏着的遺產”，紐約一九五〇年版，第一九三頁。
- ⑮ 見卡斯蒂羅著：“墨西哥征服信史”，紐約一九三七年版。
- ⑯ 普里斯柯特著：“墨西哥征服史”，費城一八九九年版，第五一〇頁。
- ⑰ 威尔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發展”，第九二頁。
- ⑱ 卡斯蒂羅著：“墨西哥征服信史”，第四〇一頁。
- ⑲ 根据普里斯柯特著：“秘魯征服史”，第一卷，第四〇七——四二二頁上的引文。
- ⑳ 同上書，第二卷，第一九七頁。
- ㉑ 見台特尔鮑姆著：“資本主义的黎明時期与美洲的征服”，智利一九四三年版。
- ㉒ 見克罗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一二八——一三六頁。
- ㉓ 舍尔賓寧著：“銀河共和國”，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一八〇頁。
- ㉔ 見辛末尔曼著：“阿根廷的土地政策”，一九四五年版。
- ㉕ 費夫著：“現代南美洲”，倫敦一九三一年版，第二五二頁。
- ㉖ 駱星著：“紐約州”，康涅狄格州哈福德一八八七年版，第二七頁。
- ㉗ 貝納迪特著：“种族、科学与政治”，紐約一九四〇年版，第一七二頁。
- ㉘ 比爾德夫妇合著：“美洲文明的兴起”，第二卷，第一三一頁上的引文。
- ㉙ 麥根西著：“美洲史”，倫敦一八九四年版，第四三六頁。
- ㉚ 馬克思著：“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苏联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三二七——三二八頁。

-
- ① 見“印第安土人公報”一九二四年六月號。
- ② 馬克思著：“資本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卷，第九四八——九四九頁。

第四章

政治与經濟的組織

在哥倫布完成了他的異常重要的發現的時候，十五世紀末葉的歐洲主要仍然是封建性質的，不過蓬勃而迅速地發展的商業資本主義已經誕生。這一資本主義前期的全盛時代，約自一五〇〇到一八〇〇年。所以歐洲的統治階級，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數世紀之久的殖民時期當中，他們即以當時盛行於歐洲之混合的封建—重商主義制度為他們在新世界取得的廣大領土的政策發展的基礎。商業資本家集中力量發展商業並為“本”國建立商船隊。他們設法發展“出超的貿易”和在他們本國積集最大可能數量的黃金。至於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則是較遲的事。

主要的殖民國家中，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瑞典與俄國（在阿拉斯加殖民），基本上都是封建國家。荷蘭則已沿着資本主義道路邁步前進。波爾頓說：“差不多每一殖民母國都在美洲復活某些封建主義的遺跡——西班牙實行大授地制，葡萄牙採用封地制*，荷蘭實行大地主制，英國實行有產者領地制，法國採用貴族領地制。”①

至於英國，資本家階級在一個發展的工業基礎上，已經開始佔取上風。這個事實在其美洲殖民地以後發展中具有極大的意義，並且深刻地影響其工業發展、移民方式及其政治組織。所有殖民

* 即葡萄牙在其殖民地巴西，成立行政機關，由這個機關的首長授地給貴族。

國家之殖民政策的一般共同目的，是為統治的封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利益攫取土地，剝削美洲的人民和資源。他們就以這種貪婪的和貪慾的精神在西半球各地進行建立其一切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制度。

專制的殖民政府

各國的殖民方法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不同點，即西班牙和葡萄牙採取了直接在王室和教會領導下的剝削新世界的方法，而北歐各強國——英國、法國、荷蘭、瑞典——則以合股公司的方式開拓它們的殖民地。在這許多合股公司中有倫敦公司、普里茅斯公司、荷屬東印度公司、英屬東印度公司、新法蘭西公司等等。這一情況表明了這些國家中商業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比西班牙和葡萄牙更高。北美的英屬和其他殖民地之成為直轄殖民地只是以後的事。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國王霸道地認定他們國家的巨大殖民地是他們自己私人的財產，可隨心所欲而加以處置；英國和法國國王的想法也沒有很大的不同。引用威爾格斯和德加的話來說：“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的國王都在他們各自的領土中佔有陸、水以及陸、水、空中的一切東西。他們自己想要的一切都可以佔有，他們不要的一切則可以放棄。”^② 因此他們建立起他們的殖民政府機構，以保持這些專制的所有權。

西班牙的殖民地是由國王任命的專制總督所統治的。在這個制度發展到最盛時期，共有四個總督：新西班牙總督，一五三五年設立，轄地包括墨西哥、中美和西印度羣島；秘魯總督，一五四四年設立，轄地包括秘魯和智利；新格拉那達總督，一七一八年設立，轄地包括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拉巴拉他總督，一七七六

年設立，轄地包括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維亞。還有半自治的都督府四個，轄治危地馬拉、委內瑞拉、古巴和智利。總督轄區起初分成十三个高等法院轄區，後來分成許多行政區。這些是司法的、諮議的和行政的機構，全部由上級任意任命。各總督雖被認為由西班牙國內的西印度院管轄，但是他們遠离本國數千里，因此他們就日漸成為專制魔王，多數都忽視西班牙管轄他們的殖民立法。王室為防止這些殖民地的敵手們發展的危機起見，通常以很短的任期，自三年到五年，限制總督，並在他們四週派遣許多間諜和暗探，報告他們的活動。總督的目的是在他們照例是短促的任期內盡量發財，他們通常都達到了目的。所以他們的統治充滿了一切可以想像到的貪婪和腐敗。

西班牙殖民地機構的所謂民主性組織，是殖民地市議會。不過這類團體的民主性可由這樣的事實來加以衡量：這些通常為大地主、教士等類的市議員，最初由總督委派，而當一個市議員辭職時，他有指定其繼任者的權利。市議員的席位也時常賣給出價最高的人。州官、市、郡書記、錄事、鑄幣局驗金人等一類官職以及龐大的殖民地官僚統治的其他職位也可以出賣，而西班牙王室則從這些來源中獲得大宗收入。自然，在管理這個西班牙的殖民地制度中，不論是地方範圍內或省範圍內，大多數的人民——印第安人、黑人和歐印混合種人都沒有絲毫的發言權。

葡屬的廣大巴西殖民地的政治組織也建立在大致與這相同的專制基礎上。最初在一五三四年，該地分成十三个都督府；而這個計劃失敗了，因此在一五四九年殖民地貴族地主的權力就被廢棄，而在一五七二——一五七七年，這廣大的殖民地就分成南巴西和北巴西。但是由於這一機構也不切實用，在一六四五年這個殖民

地就重新合併，成為侯國，統治了很短時期。最後，整個巴西是置於一個總督管轄之下，與西班牙的制度極為相似。巴西的不完整的市議會比西屬美洲殖民地的市議會更少民主性。葡萄牙的大貴族和巴西的大地主（在這些人中，王室佔有最大的土地所有權）控制着整個局勢，並嚴密地組織着，以增加他們的利益，而勞動大眾，主要是黑人奴隸，則被全部剝奪公民權利。

法國與荷蘭在他們北美的殖民地中，基本上也採取與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樣的封建政治組織的制度。由他們國王任意任命的加拿大和新尼德蘭的王家總督，像土皇帝一樣的實行專制統治。克雷頓說：“傳統上，法國總督是本區的大貴族之一……在柯爾勃和他的殖民地官員的心目中，所有這些新殖民者的命運是簡單的。他們的本份是去發展一個殖民地社會，使它發展得與農業的（封建的）法國社會極為相似。”^③ 殖民地貴族地主向其最高君主宣誓，表示忠誠和服從，並在需要時服兵役。

十七世紀中，紐約州殖民地尚未屬於英國時，荷蘭企圖在這個殖民地中建立起一個怎樣的封建制度，可以邁爾斯描寫哈德遜河的荷蘭大地主的主要形態來作例證，他說：“大地主生活於榮華與威勢的環境中。像許多小皇帝一樣，每一個地主有他顯著的旗幟和徽章；每個人在他的區域建築了堡壘，配以大砲，由傭兵防守。殖民者只是下賤的依賴者；他們是地主的直屬臣民，被迫對地主宣誓效忠與歸順。”^④

英國在現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大西洋沿岸的許多殖民地的基本政治政策，雖然由於其本國的資本主義有較大的發展而有一些不同，不過在大體上則與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與荷蘭在他們各自的殖民地中的政策是一致的。他們的目的都是盡量搶奪和剝削這些

殖民地。英國通过一个專制的“貿易和种植場局”來統治其殖民地。在整个殖民時期，从一六〇〇年到一七七六年，英國國王任意任命總督去統治殖民地，僅受到議會極少的限制。不过他們對於國內和殖民地中有力的新兴資產階級的要求，必須要比封建的西班牙、葡萄牙或法國國王予以更多的考慮。在殖民時期中，英國的資本主義有了不断的与迅速的發展，衝破該國的封建關係，產生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这在一六四二年到一六八八年的革命時期中更非常尖銳地表現出來。而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則依然堅固地停留在封建狀態中。殖民國家这种速度不同的發展率正是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規律正確的証据。

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省議會普遍地為大地主與商人所控制，若干大地主都作為代表他們所佔土地的世襲的立法者，不經過選舉而保持他們的席位。不过在英屬殖民地的城市和鄉鎮議會中，民主氣息則比省議會濃厚一些，雖然地方議會也有許多財產的資格，以限制投票權。这个萌芽的地方性的民主在新英格蘭特別表現出來，該地以小農場而非大規模的种植場作為農業的基礎。新英格蘭的市議會比殖民地其他任何地方的議會，特別是在殖民時期的初期，一方面更反映出當時正在英國發生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變遷，另一方面，則表現出新邊區的小農型的民主政治，這一類型的民主政治最後在美國和加拿大爭取自由的鬥爭中演着具有決定性的角色。

殖民地的土地攫奪

無法餓足的貪婪和專制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指導原則，所有殖民強國的統治階級都依據這種精神，在悠長的征服過程中，

立刻在他們之間進行土地的瓜分，並隨之把當地人民也分了，通常是奴役他們。從西半球的這一端到那一端，全部巨大的地產都拿出來分給已經非常富有的貴族和商人、軍事冒險家、教會的反動派和當時流行的腐化社會制度的一切各種各樣的食客。這樣就產生了大莊園制或大采邑制，這個制度到現在還帶給許多美洲國家不幸和災難。在土地分配中最後考慮到的，自然是普通人民、需要土地最迫切的人民。這個總政策背後的主要政治觀念，是把新世界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置於一小撮大地主的手中，以保障新世界的反動統治。

西班牙國王把從印第安人處竊取來的土地濫予分配，從而在每次交易中詐取大量錢財，並為他們自己保留巨大的土地。他們對於豐富的金銀礦特別緊緊地抓住，最初保有出產品的百分之五十，後來減為百分之十作為他們自己應得的部分。柯爾蒂斯得到的授地，計二十二個城鎮，二萬五千方英里土地和十一萬五千印第安人作為奴隸。比薩羅得到一塊同樣大的土地和十萬印第安人，還加上一個貢基斯太侯爵的稱號。在這些搶掠和破壞者中的其他征服者首領也都賞予稱號和五千到一萬方英里的土地以及進行工作所必需的奴隸。一幅一五三四年南美洲的地圖表明西班牙在該洲的廣大土地分成五大授地^⑤。(一)新安達盧西亞，沒有受領人；(二)包括南美土地四分之一的新卡斯提拉，贈給比薩羅；(三)新托利多，分給阿爾瑪格羅；(四)拉巴拉他河，屬於孟多沙；(五)包括阿根廷和智利下部的土地，劃給日耳曼銀錢業的富格家族。

西屬殖民地就以這樣武斷的方式被瓜分，而建立起一個富有的地主集團。西印度、墨西哥、秘魯與其他廣大的地區都以這種方式加以分割了。廣闊的拉巴拉他河區域——阿根廷、烏拉圭、巴拉

圭和下巴西——於一五八〇年分給六十四個大地主。智利也以同樣的方式被瓜分了，至少那一部分能從頑強作戰的阿拉烏加尼亞印第安人奪來的地區是如此的。西屬殖民地中的許多巨大采邑，從沒有經過正確的測量，廣大得沒有一個人正確地知道邊界在何處起迄，甚至它們的主人也不知道，這一情形就在貧得無錢的地主間造成無數次武裝爭奪邊界的糾紛。在殖民時期的土地搶奪中，天主教會最後也得到最大部分，關於這點，我們以後將再論述。在擄奪墨西哥和秘魯的印第安人的土地時，西班牙人以他們僅僅是繼續並發展阿茲蒂克人和印卡人的舊土地制度作為藉口。許多近代的作家，尤其是狄菲，繼續傳播這個可恥的杜撰。在很多的情況中，征服者常以與印第安人“公主”結婚的方法來作他們擄取土地合法性的掩護^⑥。

葡萄牙的大殖民地巴西是同樣地被瓜分而建立起一個富有的專制地主的階級。這些地主像富豪一樣的生活着，他們的種植場就是家庭、堡壘、教堂、學校、醫院和藏嬌的金屋。如我們所已知道的，一五三四年巴西分成十個都督府。這些巨大的采邑分配給某些個別的貴族，所謂殖民地貴族地主，每一采邑沿大西洋海岸的南北距離約為二百英里，並深入到葡西二國殖民地不清楚的分界線的內地。當一五四九年為了成立一個更普遍的組織而削減這些采邑的政治權利時，殖民地貴族地主就設法保留對他們土地所有權的控制。後來在十八世紀的中葉，這些巨大的授地被分成更有工作效率的但仍然很大的種植場，對於原來的殖民地貴族地主則予以土地和免稅的補償。有一個地主所佔的土地比整個葡萄牙還要大。^{*}在亞馬孫區域，另一家的地產同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總面積一樣大^⑦。當時巴西盛行的大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可以十八世

紀末葉的事實為例，在重要的南里約格蘭得省中，有五百三十九個大地主，每個大地主所佔有的土地從一萬八千到九萬英畝之多。

法國在其加拿大（那時叫做新法蘭西）沿聖羅稜士河的殖民地地上，也同樣慷慨地把印第安人的土地奪來送給法國貴族。在一六二三年與一七六三年（這一年七年戰爭結束，法國失去加拿大）期間，有三百七十五個殖民地貴族地主共領到八百萬英畝土地，其中天主教會得到二百萬英畝^②。這個分配使魁北克省的封建地主平均每人獲得一塊約一萬六千英畝的土地。在分配其他民族的土地中，法國政府並不亞於別國，曾將皮貨貿易的永久獨佔權和整個新法蘭西（一點也不少！）的領主所有權授予一百個有錢股東所有的新法蘭西公司^③。

荷蘭人在其沿哈德遜河的殖民地中，基本上也採取同一的政策，建立一個大地主階級以為殖民地社會的反動基地。他們建立一連串的大封建采邑，大部面對哈德遜河，而伸入極遠的內地，土地所有主就像小君主一樣的生活在那裏，並以鐵掌統治着。享有采邑最大的地主范·倫塞拉爾，是荷蘭阿姆斯特丹的黃金、金剛鑽和珠寶商人，他在哈德遜河西岸有一宗田產，長二十四英里，闊四十八英里，約共七十萬英畝之大。倫塞拉爾甚至從來沒有見到過他的大如王國的土地，因為他不願麻煩自己駕臨野蠻的美洲。這個荷蘭采邑主後來用“若干數量的粗厚絨布、斧、刀和貝殼珠”^④從印第安人那裏“購買”了他的土地。這樣的“購買”是土地剝掠者緩和印第安人的反抗的一種得意策略。

英國人在其北美的殖民地中，對於被征服的土地也並不比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國人與荷蘭人為仁慈。他們也採行一般的政策，把巨大的土地贈與富有的個人和公司，建立起一個強而有力的

大地主統治階級。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六二九年查理第一把馬里蘭和第拉瓦的大部土地贈給巴尔的摩勳爵，根据特許狀，他“可宣布战争，締結和約，委任包括法官在內的一切官吏，用戒嚴法統治，赦免罪犯和封贈爵位”。在一六八一年，查理第二把現在的賓夕法尼亞的四万方英里的土地贈給威廉·賓，作为王室償付欠威廉·賓的父親的債款；於是这伪善的威廉·賓就收集像念珠、線、花边等一類裝飾玩物的普通物品而向印第安人進行“購買”土地。其他的巨大授地是卡罗來納，由查理第二分贈給八个寵臣。这个巨大的授地包括美國的整个南半部，从大西洋伸展到太平洋^①。亞倫上校也提出要求說，新罕布什尔州全部已贈送給他，而費迪南陀·乔治爵士則对緬因州全部提出同样的要求。斯撲茲伍德總督自立契約把弗吉尼亞州的最佳土地六万英畝讓渡給他自己^②。在一六七〇年，一羣倫敦商人和貴族資本家，以亨利·哈德遜的發現为根据，組成哈德遜灣公司（現仍存在），取得了構成今天加拿大的廣大領土的整个北部与西部的实际封建权。这个大公司有权發行通貨、徵收租稅、絞死人民、發動战争——它可自由地行使这一切权力。

与他們所建立的巨大封建采邑同時，各个殖民國家不但把重要的殖民政权置於地主的手中，而且一般地还給他們以限嗣繼承和長子繼承的封建大权，保持他們的土地不被分割。由於这些中世紀的規定，一个采邑不能因为租稅或欠債而被夺取或出賣，而当原來地主死亡時，田產完全由長子繼承，因此土地就可保證完整而不分散。这些盛行於各國殖民地中的封建法律一直实行到美洲各國的政治独立時期，甚至还要久些。在美國的殖民時期中以及到一七七六年革命時，若干美洲殖民地都实行這類限嗣繼承和長子繼承的法律。紐約、罗得島、弗吉尼亞、馬里蘭、北卡罗來納与南卡

羅來納以及佐治亞州則都採行過各種不同形式的此類法律⁽¹³⁾。

兩半球全境的殖民地的大土地所有制有數種的經濟形式。第一是西班牙的大授地制，這大體上是自封建的西班牙抄襲而來，在哥倫布時期即已在殖民地中建立起來。這個形式一般應用於整個西班牙的殖民世界，而在巴西境內則在某種程度上也採用此一方式。在這個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中，所有主在實際上並不佔有土地或勞動者，至少在此制度的早期是如此情形。他被給予終身或在他履行授地條件的期間內利用或管理土地之權。他還被“介紹”來一批批的工人和印第安人，而對於這些人的福利要負責任，這些人一部分時間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工作，一部分時間在大授地地主的土地上工作，以繳納某種照例的貢稅。大授地地主對於他們的奴隸和雇農有實際上生殺予奪之權。這一切都與“公共工程”中強迫勞動的分配制吻合起來。大授地制於一七二〇年被西班牙正式廢除。^{*}

第二是傳教會的大土地佔有制。這是西班牙大授地制應用到宗教方面的一種形式，主要是在西屬巴拉圭、墨西哥、加利福尼亞殖民地以及葡屬巴西殖民地中普遍實行。一個特殊的宗教派別——耶穌會、方濟各會或其他教會——就可佔有土地，而印第安人則在主要的采邑上操作，據說是為了基督教的光榮和一切參加教會生活之人的幸福。實際上印第安人是受着他們的宗教主人的苛酷剝削的。

第三，繼西班牙大授地制而起的一般制度是大地產式的大土

* 大授地制(Encomienda)與分配制(Repartimiento)二字原來互相通用，不過後來前一名詞表示長期授地給印第安人的意思，而後一名詞則表示短期動員印第安人從事特殊工作之意。

地所有制，这种制度在各殖民地中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在这种制度中，所有主实际上佔有土地，而少地或沒有好地的勞動者則为大地主工作，表面上是自由勞動者，但实际上由於經濟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压迫，無異是農奴和雇農。英國殖民地中的許多土地佔有制也与这个一般的方式近似。

第四是幾乎純粹封建式的土地佔有制，盛行於哈德遜河畔的荷屬殖民地和聖羅稜士河畔的法屬殖民地中。例如在法屬殖民地中，農民从貴族地主租得土地，这些地主是从王室那裏取得采邑的。農民須为貴族地主在其土地上从事各种形式的劳役，包括中古時期最惡名昭彰的徭役或强迫勞動。荷蘭人在他們的大采邑中也有一种相似的農奴制度。

第五是种植場的奴隸制度經濟，在这个制度中，种植場主完全佔有土地和土地上的工人。巴西的大种植場就是完全在这一主奴的基礎上組成的，在殖民地的巴西，西班牙式的大授地制和大地產制从來沒有廣泛地擴張開去。这一形式的土地所有制也在西印度和中美各國中普遍实行。直到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內战以前，美國南部的大种植場也是屬於这个類型的。

西半球全境的所有殖民地在某种程度上供給了小土地佔有制發展的条件。不过一般說來，这样的土地所有制並不为本國政府所鼓勵，因为大地主絕不希望一羣自由的小農势力發展起來，威脅到他們鞏固的地位。因此除了在英屬殖民地外，小農並不佔有重要的地位。由於各种情况的綜合——蓬勃的工業發展、土地的不適种植場之用，社会中流行着强大的民主精神——在弗吉尼亞以北的英屬殖民地中，大土地所有制並不發達。相反的，大土地所有制漸漸消失而繼之以小農經濟的廣泛發展。这一事实具有極重

大的意义，我們以後当会知道。它給予十三个美洲殖民地及以後的美國工業和民主的發展一个很大的推動力。

殖民地的農業和工業

从墨西哥一直向南的拉丁美洲各國的殖民時期，於一四九二年哥倫布到達時候開始，直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为止，为期共約三百二十五年之久。美國的殖民時期，長僅及其一半；实际上即从一六〇七到一七七六年。加拿大之为英屬殖民地直到一八六七年。

在殖民主义的數世紀中，若干“母”國（“後母”的称号当更合適）把他們的美洲殖民地和居住美洲的人民当作無限度剝削的对象。它們就在这个意义上來处理初步發展的農業和工業。他們認為殖民地的任务不是生產自己人民所需要的东西，而是生產殖民國家中統治階級經濟上所需要的东西，或者生產其野心勃勃的商業資本家能在迅速擴大的世界市場中很快賣出去的东西。

在整个殖民時期中，所有的殖民地是以農業为主的，虽然在若干地方，特別是在西屬美洲中，殖民主义剝削者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金銀礦的開採上。所以威尔格斯說：“在一八〇〇年，新西班牙（墨西哥）農產品一項的價值估計为三千万美元，或比礦產收入多三分之一。”^④在其他殖民地中，包括大部的西屬殖民地在内，農業出產要比墨西哥大得多。許多环繞着開礦或羊毛和皮革生產而建立的西班牙大授地制是推行一种以穀類、馬鈴薯和其他土產为主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的。但是熱帶和亞熱帶中的農業，主要是为了生產能在世界市場上自由出賣的作物。这就產生了單一產品制，这种制度對於拉丁美洲的生活和繁榮，現在仍为一个嚴重的障礙。

在比較南方的殖民地中，對於大多數的剝削者，糖是最富庶的

收穫物。克羅說過：“在古時，糖幾乎和與它等重的黃金同樣價值，歐洲的國王時常交換匣裝的糖食，這些是被認為最高貴的禮物。”^⑧哥倫布的一艘船上從西班牙帶到甘蔗後，立刻在西印度廣泛地種植起來。從馬台羅來的猶太難民於一五四八年把甘蔗輸入巴西^⑨，立刻成為該國一切種植物之王。在該國的殖民時期中，葡萄牙和巴西的富翁從糖產所得的利潤要比從他們一切金礦和金剛鑽礦所得的大十倍。在今天的美國，在路易西安那州中，直至一七九四年方始種植甘蔗，這離西班牙開始在其殖民地中種植甘蔗已約三百年之久了。

在殖民的初期，煙草是美國弗吉尼亞以南的一帶殖民地中之“王”。這也是一種發財的種植物，無數的黑奴都為了種植煙草而工作至死。煙草為美洲的一種土產植物，由波卡洪太斯的丈夫約翰·羅爾夫於一六一二年首次在弗吉尼亞種植。煙草的世界市場發展得很快，在一七七〇年，美國每年就有一萬萬磅的煙草輸出。在初期，甚至在詹姆士頓的街道和廣場上也種植煙草。

棉花也是熱帶和亞熱帶所有殖民地中的另一重要的種植物。但是把棉子和纖維分開所需的勞動很大（一個工人清理一磅生棉須一整天時間），因此在一七九三年美國人艾里·惠特尼發明節省勞力的軋棉機以前，棉花市場和棉花栽培始終有限度。這個機械再加上英國紡織機、動力織機和其他棉花紡織機器的發明，就大大增加了棉花的需要。單在美國，每年棉花的生產就突增到數百萬包。這樣，作物之王的棉花在美國就取作物之王的煙草的地位而代之，大規模的棉花栽植就迅速地擴展到新世界的許多國家中去。

咖啡也種植於美洲熱帶的許多殖民地中，這是十八世紀時從葡萄牙移植過來的。主要由於廉價的奴隸生產，咖啡就大大風行

於全世界，因此它的市場也大形擴大。在殖民時期以及現在，巴西都是咖啡的主要產地，好久以來，它就至少供給全世界消費量的三分之二。

米、藍靛、茶、朱古力、柑橘、羊毛、皮革等等，是美洲殖民世界的大授地、大種植場、大地產和種植場所出產的另外幾種重要物產，這些東西的生產犧牲了無數印第安人和黑種工人的生命，而是為着一小撮大地主和資本家的私人利潤。在北大西洋沿岸的法屬和英屬殖民地中，皮貨貿易也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因素，這是把數百萬金錢送到從事這個殘忍職業的歐洲殖民商人和冒險家的口袋中去的方法。直到十九世紀上半期，美洲皮貨公司仍為美國最大的商業公司。漁業，特別是在紐芬蘭沿岸，也是加拿大和美國的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活動。

為暴富的引誘所迷惑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集中他們的注意力於開礦工業的發展，特別是在早年時期，集中於金、銀、金剛鑽、綠寶石及其他貴重金屬與礦石的開採。發現巴西的巨大礦產富源較遲的葡萄牙人，甚至贈送貴族官爵給那些發現有利可圖的礦產的人。我們已經指出過，西班牙在三百二十五年的殖民時期中，曾從他們富庶的金銀礦中取得價值六十億美元的金銀。不過拉丁美洲的工業礦產如鐵、錳、錫、銅、鎳、鋅與硝酸鹽的開採和發展，則完全有待於現代工業的誕生。甚至富庶的秘魯沿海羣島上可作肥料用之鳥糞的開採，一直到一八四〇年才開始以有系統的（但極浪費的）規模開採，雖然印卡人在數百年前早已知道鳥糞的肥料價值並且以能夠保證維持長期供給的謹慎方法開採它。

主要的殖民國家（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英國）對於阻碍新世界工業的發展方面都是非常注意的。他們都不想在殖民地中建立

一个强大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擾亂滋事的同盟者——手工業者和工人。總之，他們不願意他們的國內工業受到殖民地工業即使極其微弱的競爭。他們要为其本身的利益利用殖民地來剝奪和剝削印第安人和黑人。統治所有各國的殖民地的法律中都有这样的規定，即把每一競爭性的殖民地工業剷除於萌芽之際。例如在南美洲的兩岸，西班牙嚴厲執行這一政策，甚至禁止在他們的區域中種植橄欖樹和葡萄，藉以保護西班牙國內這些植物的栽培。對於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的殖民者來說，他們的反工業措施已證明完全成功，殖民地在基本上仍然一直是農業性的，大地主保有着完全的控制權。這類的反工業化傾向就是後來帝國主義大國絞殺世界廣大區域如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之含有競爭性的工業而保護其本國資本家利益之政策的根源。

不過在英屬殖民地中，這一政策的結果則大不相同。英國是工業上最前進的國家，但英國的反動統治者也是極力要窒息他們海外屬地的一切獨立工業。他們還設法阻止發展一種銀行制度和一種健全的殖民地通貨。他們以猜忌的眼光注視新英格蘭初興的工業，因為這些工業是直接同英國工業競爭的。因而，英國就在一七三二年頒布一個法令，禁止美洲殖民地製造帽子，一七五〇年議會中的另一個命令禁止建立各種鐵工廠。類似的法律很多，這裏僅舉其二。不過這類絞殺殖民地工業的努力大部分毫無效果。在所有的美洲殖民地中，特別是在新英格蘭，工業不管遭受到怎樣的絞殺壓迫，仍然繼續快步發展——造船業、海軍軍需品、木材、紡織、鐵、鞋子、玻璃與其他工業都是如此。熟練的工匠和擁有若干資本的人們從英國移入，推動了殖民地的工業化。資本家階級、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迅速地發展起來，他們日益團結起來，反對美洲

和英國的封建地主。

美洲殖民地的許多年輕工業是有效率的和進步的。寇克蘭說：“這些工場工業，在技術的發展上，在美洲進入了比英國更進一步的階段。殖民地設立鋸木工廠比其母國為早，工廠的設備一直是比較優良的。經美洲發明而改良的麵粉工廠使歐洲的參觀者感到驚奇和畏懼。林恩熔鐵爐的性能不是歐洲熔鐵爐所能及。”英國的殖民地移民已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造船者。“美洲建造的船隻不僅先取得其自己區域內的市場而且侵入世界的市場，這是毫不足異的。十八世紀的上半期是殖民地造船業的黃金時代。在西印度、葡萄牙和西班牙出賣的新英格蘭的船隻，每噸的價值是非常低廉的。而英國是最大的購買者。”^①在這個殖民地的情勢中，再由於新英格蘭工業的迅速發展以及英國的工業制度之不知不覺地刺激的因素，就已看到美國巨大工業發展的開始。這是具有最主要的革命意義的。

對殖民地商業的限制

所有的殖民國家，依據它們獨佔殖民地土地、使殖民地農業配合世界市場需要、壓抑殖民地工業、政治上以高壓手段統治殖民地以及其他殘酷地剝削殖民地的政策，也企圖獨佔和限制殖民地的商業，不論是在各殖民地之間的或殖民地與世界其餘部分之間的商業。他們這一目的的計謀不僅極有害於殖民地的成長與繁榮，而且是令人難以置信地笨拙、無能和反動。所有的“母”國在這方面都犯了罪，不過西班牙是最大的罪犯。

西班牙完全專制地控制着（或企圖控制）它的巨大殖民體系的貿易。各殖民地間不准互相貿易，除非遠涉重洋，經過西班牙港口

往返轉運。殖民地也不准与西班牙以外的國家貿易。一切送到殖民地去的貨物都須由西班牙人所有的並为西班牙人所駕駛的船隻運輸。起初是塞維尔，以後为加的斯，独佔着殖民地的貿易。在一五六一年到一七八四年間，大約每隔十八个月，數約百餘艘的大商船隊由軍艦護送着从西班牙開往殖民地。这样的大商船隊經常先開到聖多明各，然後分为二隊，一隊往巴拿馬的波托貝羅，一隊往墨西哥的委拉克路斯。到菲律賓的貨运也是在巴拿馬轉運的。这个護航制度是一种保護的措施，以防止加勒比海或称“西班牙海”上成羣的英、法与荷蘭海盜的打劫。

西班牙商人(如果幸运地)到達他們的目的地後，就在各城市举行大市集，出售他們的貨物而購入殖民地的土產。買主和賣客都从很远各处來参加这些市集。除了某些有特殊使命的小船外，船隻不准从西班牙直接開往阿根廷的拉巴拉他河。因此运往这一區域的貨物須从巴拿馬轉運到利馬，然後再以驢子或駱駝越过安德斯山脈，經三千英里的陸路运到布宜諾斯艾里斯。这个無法相信的笨拙方法使貨物运到阿根廷時，成本增加八倍，从西班牙到布宜諾斯艾里斯的这样旅行，來回需時二年之久。

西班牙人为了進行殖民地的貿易，曾成立若干貿易壟斷公司，因經營無方和貪污腐化，大部分多歸失敗。有些西班牙商人在一次單程的航程中常獲得百分之三百的高利潤。永远缺錢的王室對於这个運轉不靈的貿易制度保持着一般的監督，並且还給它加上各种想像得到的苛捐雜稅的重負。在西班牙殖民地中共有四十种不同的捐稅。

葡萄牙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也有一种大体類似的独佔巴西殖民地貿易的制度，不过沒有像西班牙的制度那麼荒誕。最初，商人

駕駛他們自己的船隻到巴西去，到了十六世紀末葉，就成立一個由軍艦護送的商船隊制度。這一制度一直維持到一七六五年恢復個別航行之時為止。不過所有殖民地的貿易都須經過里斯本。葡萄牙在十八世紀中企圖通過二個大公司來獨佔它的殖民地貿易，但為時並不很久。葡萄牙的殖民地貿易中也充滿着各種各樣的捐稅、詐取和巨額的利潤。

法國人之管理加拿大的殖民地，也與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樣的為狹隘的、重商主義的觀念所驅使。在十七世紀初期，他們委託好幾個公司來控制皮貨貿易的獨佔。不過這些都失敗了，皮貨貿易落入私人企業家的手裏。但是法國國王仍設法保持這賺錢的貿易，由王室的親信控制着，在一七六一年，即法國喪失加拿大的前二年，這項貿易的總數共達十三萬五千鎊之多。

英國對於其與北美殖民地及北美殖民地之間的貿易管制，也採用重商主義的獨佔原則。英國在其实际控制殖民地的一百七十年時期中，以一整套的措施，大大地限制殖民地之間相互貿易的權利，以及殖民地與英國以外國家間貿易的權利。在若干情形中，例如在一六六九年，禁止羊毛、棉紗和毛織品從一個殖民地輸出到另一個殖民地。根據一六六三年的法令，美洲殖民地居民在歐洲所購得的貨物須先運至英國，在那裏轉運後，再運回殖民地。根據一六五〇年的法令，所有從殖民地運到歐洲的貨物也必須經過同樣迂迴曲折的道路，僅方向相反而已。一六五〇年，沒有許可証的外國船不得和英國在美洲的任何殖民地貿易。一六五一年的航海令規定所有從殖民地運到英國或到殖民地沿岸的貨物，必需用英國船運載。英國商人、船主和政客用這種獨佔方法，由殖民地往來的貿易中撈了一大筆。

寇克蘭說：“在英帝國的計劃之下，希望殖民地的貿易經營大部分掌握在英國商人的手裏，而殖民地的商人階級不能分享利潤和起而競爭。”¹⁹ 但最後證明這些希望僅是幻想。美洲殖民地、特別是北部殖民地的迅速成長的資本主義，並不是這種方法所能阻止的。美洲殖民地居民利用了走私和其他手段，在他們之間和跟別的國家建立了廣泛的商業關係。他們也建立了一個重要的商船隊，一七七五年的時候，在服役中的美洲船隻有二千艘，水手達三萬三千人。在十八世紀上半葉英國企圖摧毀這年輕的工商業，頒佈了一些法律，像一七三三年的糖漿法，一七六五年的印花稅法，一七六七年的唐森德進口稅法，和一七七三年的茶葉法，以及隨着而來的其他一系列的相似法令，這些都是最後促成一七七六年美國革命的決定因素。

- ① 波爾頓著：“大美洲的史詩”，載一九三三年四月號“美洲歷史評論”，第四五二頁。
- ② 威爾格斯和德加合著：“拉丁美洲史綱”，第六七頁。
- ③ 克雷頓著：“北方的自治領”，波士頓一九四四年版，第五七及六〇頁。
- ④ 邁爾斯著：“美洲大富豪史”，芝加哥一九〇七年版，第一卷，第二二頁。
- ⑤ 威爾格斯著：“地圖上的拉丁美洲”，紐約一九四三年版，第七四頁。
- ⑥ 見狄菲著：“拉丁美洲文明”。
- ⑦ 見那希著：“巴西的征服”，紐約一九二六年版。
- ⑧ 賴爾遜著：“法蘭西族加拿大”，紐約一九四三年版，第一一一頁。
- ⑨ 克雷頓著：“北方的自治領”，第三六頁。
- ⑩ 邁爾斯著：“美洲大富豪史”，第一卷，第一九頁。
- ⑪ 史威茲著：“殖民地”，紐約一九一三年版，第八二頁。
- ⑫ 摩里遜及亨利·康馬格合著：“美利堅共和國的成長”，紐約一九三七年版，第一卷，第一六七頁。
- ⑬ 寇克蘭著：“美洲經濟生活史”，紐約一九三二年版，第一三八頁。
- ⑭ 威爾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發掘”，第一九二頁。
- ⑮ 克羅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二三四頁。

-
- ⑯ 威尔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發展”，第一七八頁。
- ⑰ 萊克蘭著：“美洲經濟生活史”，第九〇、一一八及一一九頁。
- ⑱ 同上書，第一二二頁。

第五章

奴隸勞動

面臨歐洲的勝利的西半球征服者的最大問題，一個與他們糾纏數世紀之久的大問題，是尋找億萬必要的工人來經營他們所開闢的礦場、種植場和畜牧場等廣佈的網。由於這個問題的迫切以及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之貪婪和自私的特性，這些剝削者就粗暴地採取了幾乎每一種所能想像得到的奴隸形式。不論是紅種人、黑種人和白種人，他們都使之為奴，年齡和性別是沒有分別的。凡是為維持生計而須工作的人都被投入了各式各樣的奴隸制度中，被迫為西半球的新主人創造利潤。

美洲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一八八一年馬克思在致左爾格的信中說，美國資本主義的成長，是在“比其他國家更無恥的情況下完成的”^①。這個同一的叱責，可適用於整個西半球的資本主義。在哥倫布到達後的四個半世紀中，確實有幾千萬工人被無情地摧毀於資本家貪婪的祭壇上。阿茲蒂克人的人身獻祭與美洲資本主義的流血犧牲比較起來，實極微小。在剝削階級看起來，被剝削者的生命和自由是毫無意義的。剝削者在數世紀中所學得的一切方法——有計劃的造成文盲、麻醉性的宗教、政治的欺騙、無情的暴力——都在全部殖民地中有系統地用來奴役和剝削人民。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的殖民者都是同樣罪惡繁榮的。結果，在數世紀中就有無法計算的勞動人

民成了強迫勞動、政治奴役、悲慘生活和夭折的犧牲者。

奴役印第安人

在征服的最初時期即已開始驅使印第安人做奴隸。在十六世紀初，西班牙只有一千萬居民，葡萄牙只有一百五十萬人口，很明顯地剝削者不能從其本國內獲得足夠的工人來開發新世界，因此他們立刻看中了印第安土人，強迫他們像奴隸一樣的工作。至於印第安人的權利，那自然是毫不重要的問題。加爾達姆說：“西班牙人的一般信念是：印第安人並不屬於人類，他們並不比一匹馬或一條狗更有價值。”^②

在哥倫布登陸後不久，西班牙人就開始企圖在西印度羣島把印第安人當作奴隸。不過這一切都成了可怕的失敗。印第安人不願意在種植場上工作。許多人因為不慣於在灼熱的太陽下做苦工而死亡*，有些人在監督者的皮鞭的鞭撻下死亡，另外有些人起來反抗而逃亡。如所週知，總的結果是三十年間西印度羣島的印第安人幾乎完全絕跡。

拉斯·加沙斯的巨著“西印度羣島毀滅簡史”，暴露了西班牙人對印第安人的野蠻剝削和集體屠殺，是西半球最有價值而為大家廣泛閱讀的作品之一。拉斯·加沙斯向西班牙宮廷提出他的有力論據，並不是沒有任何結果的。西班牙宮廷怕採取毀滅政策的殖民者將要摧毀殖民地的最大財富——印第安人的勞動力。因此在一五四二年就及時地頒布了所謂“新法律”，這是今天為西班牙殖民主義辯護的人所大肆宣傳的。這些法律規定印第安人本身不

* 有些權威者相信，印第安人對於熱帶區域的氣候是從來沒有完全適應的。

能当作奴隸驅使，要給他們某些權利。不过这些法律准許大授地地主或大地主有权要他們像雇農一样的工作，这就使繼續剝削和奴役印第安人的大門仍然敞開着。大部印第安人奴隸制也一直繼續着。

印第安人虽然因“新法律”而处於奴隸以上的一級，可是他們不久却在全部西屬美洲陷入極深的雇農的奴役，就是这样温和的“新法律”也为大授地地主所坚决反对，不久即成为具文了。在墨西哥，当一五四四年孟多沙總督公布“新法律”而胆怯地建議施行時，他就遭遇到地主極強烈的反对，以致他不得不迅速放棄其企圖。同一年在秘魯，当努尼茲·維拉總督表示他决心实行“新法律”時，他就遭遇到武裝的反抗，最後竟喪了命。所以查理第五就於一五四五年廢除“新法律”中的許多重要条款，而印第安人被当作雇農一样的奴役就比以前更迅速地推進。

大授地制（依此制度，土地佔有主通过一种租賃方式佔有土地，並分配給若干數目的印第安人在其土地上工作）是一五〇三年在聖多明各首先实行的，其他西屬殖民地，如墨西哥、秘魯、阿根廷等殖民地一成立時，也就很快的普遍实行这个制度。依照这个制度，准許印第安人佔有一小塊的不良土地，交換条件是他們須在土地佔有主土地上做一定數量的工作。印第安人在自己土地上工作的時間後來愈來愈短。在智利，印第安人每年須為他們的主人白做一百六十天的工^③。在智利北面的安德斯山的各國，当十八世紀的头十年間，大授地中的印第安人每年須為其主人做工三百天，而留給自己的則僅六十五天^④。

这个在經濟上業已陈腐了的大授地制在一七二〇年就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是大地產制，在差不多全部西屬殖民地中它成为

大農場經濟的主要形式。大授地佔有主現在已取得土地的所有權。因此他已成為一個大地主，而失去其大部土地的印第安人則成了他的雇農。地主憑藉着使印第安人永遠還不清其對大地產中的公司百貨商店所欠的債以及其他各種壓迫的方法，把印第安人貶降到一個雇農的地位，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地區，至今仍維持着這樣的地位。

與大授地制相類似的是秘魯和玻利維亞開礦工作中的強迫勞動制。這個制度也應用於農業、織布業和其他工作中。強迫勞動制於一五七二年創始，歷時二百年之久。強迫勞動制最惡劣的一面，就是把印卡人以前所採用的這種組織礦場勞動力的並給工人以必要保護的制度加以歪曲的一種形式。例如殖民時期中在這個罪惡的制度下，全部印第安男人中有七分之一每年被分派到波托西銀礦中，在極可怕的工作條件下做三個月工作，僅有極少的報酬或毫無報酬。但有很多人在那裏繼續工作着。這是剝削安德斯山區中印第安人之最毒辣的方法。羅托夫斯基說，當印第安人被徵入強迫勞動制時，他們就賣去他們的全部財產，而他們的朋友就替他們舉行了一個真正的葬禮。克羅說：“在五個印第安人中就有四個在僱傭的第一年中死亡。”^⑤ 摩托里那神父說，圍繞墨西哥礦場四週的道路和岩穴中堆滿着因飢餓和疲勞而死亡的印第安人的屍體和骨骸，只有踏在死人的骨骸上才能走得過去^⑥。同時，礦場主人則耽溺於窮奢極慾的生活中，波托西和其他礦業中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繁華城市。

在巴西，為印第安人而設的大授地制正式開始於一六一一年。不過從十六世紀三十年代該殖民地建立以後，種植場主就把印第安人貶降到實際奴隸的地位，也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因此在一七

二〇年，甚至專制的葡萄牙政府也只得宣布不准把印第安人當作可買賣的奴隸看待，除非他們是“食人生番”，或者是在反對政府的武裝起義行動中的被捕者。但是種植場主大多蔑視這個限制奴隸制活動範圍的法律。結果就有很多的印第安人逃亡到內地的叢林中去。於是奴隸獵取隊，主要是在聖保羅城外活動的，就向全國遠近近的地方搜捕印第安人來供奴役。在這些遠征隊中，有些包括數千人之多，帶着教士、婦女、軍旗及其他一切，出征三年到五年之久。在整個二百年中，“聖保羅居民”的奴隸獵取者就維持着這樣的規模。據說在一次向巴拉圭的進攻中，曾獵取到一五、〇〇〇印第安人奴隸。在一六一四到一六三九年間，聖保羅居民驅使三十萬印第安人做奴隸^①。據說這些深入遼遠叢林區域的掃蕩使得巴西的邊界比先前條約所劃定的擴展數百英里之遠。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統治的三世紀期間，由於印第安人與西班牙人通婚，一羣為數很大的歐印混血種人繁殖起來了，西班牙語叫做墨斯提左人(Mestizos)，葡萄牙語叫做瑪墨路科人(Mamelucos)。這些混血種人最後在大部美洲殖民地中都超過了印第安的人數，而佔着決定性的地位。在殖民時期中，他們大體上也照例遭遇大采邑中印第安人的奴隸或雇農的一般命運。不過在城市中，他們很多人最後形成了小商人和自由職業者的集團。

在法國、荷蘭和英國的北美殖民地中，也曾企圖使印第安人變成為可以買賣的奴隸，但是沒有任何實質上的成功。被捕的印第安人很容易越過邊境，逃往他們十分習慣的荒野。遊牧或半遊牧部落，如北大西洋沿岸（還有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地）的那些部落，甚至連驅使他們做雇農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像墨西哥和秘魯境內人口較為稠密的印第安人集團才成為歐洲剝削者的犧牲品。

斐力浦·方納說：“在(北)美洲，印第安人可被捕獲而当作奴隸出賣。對於剝削者不幸的是印第安人要逃到他們同族那裏去，然後帶着更多的人數回來，以剝取他們舊日主人的頭皮來表示對他們的敬意。”^⑥ 强悍而高傲的印第安部落，如在整個殖民時期中統治着北美邊境的易洛魁人和阿爾貢根人，絕不容忍對他們部落中人的奴役。法國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在這些區域中對於印第安人之唯一有系統的經濟剝削而獲得成功的，是通過皮貨的貿易。在獵取毛皮工作中，印第安人雖然視作自由的經紀人，實際上則為白種商人効勞。範圍極廣的皮貨貿易在英、法所屬北美殖民地的開發中演着一個空前重要的角色。

印第安人的反抗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用極端恐怖主義的政策來統治他們的雇農和奴隸。凡是細微的反抗表示，他們就加以無情的鎮壓。然而許多殖民國家的歷史却充滿着印第安人流血起義的悲慘記載。特別是在西岸墨西哥以南印第安人最多的西班牙屬地中，時常發生這類的反抗。有些誹謗印第安人的作家企圖誣蔑印第安人毫無抵抗地接受他們悲慘的命運。但這是與事實完全不符的。印第安人不但從頭就英勇地以他們所能利用的有限武器反抗征服，而且他們以後也作過好多次的絕望努力來打破侵入者所緊緊地加於他們身上的一切束縛。

在無可計數的印第安人的反抗中，這裏只能略述其一二。一五七一年在秘魯，一個印卡印第安人阿瑪魯，領導一次重要的起義，企圖恢復舊日的印卡政權。西班牙當局騙取這個勇敢的領袖來參加會議，而加以逮捕，後來就在庫斯科中央廣場把他殺頭。二百年

以後，即一七八〇年，在同一地區，一個自稱為阿瑪魯第二的印第安人，和他同名的印卡“皇帝”的直接後代，領導着另一次的反抗。參加的印第安人有六萬人之多，不過西班牙人狡猾地假裝赦免他及他的跟從者的罪行而設法把他逮捕，然後拔出他的舌頭，以馬分屍，也在二百多年前他的祖先阿瑪魯第一被害的庫斯科公眾廣場上，把他的屍體在他的家屬和羣眾的眼前焚毀。這個野蠻的行動在印第安人中間激起了一次範圍廣大的起義。他們圍困拉巴斯一百零九天之久，但最後仍被擊敗了。這次內戰歷時二年，死亡八萬人。

墨西哥也像其他西屬殖民地一樣，曾爆發過許多次印第安人和歐印混合種人的反抗。一六二四——一六九二年間許多的“大暴動”，雖然含有宗教的性質，但大部分是經濟的和政治的反抗。卡魯塞曾列舉出墨西哥的多次反抗，如一五二四年、一五四一年、一五四六年、一五九五年、一六一六年、一六六〇年、一六八〇年、一六九六年、一七〇一年與一七六一年的反抗。納·韋爾及斯·韋爾曾這樣描述墨西哥印第安人無數次反抗中最突出的一次說：“早在一七六七年，一個自稱特拉斯加人統治者直屬後裔的印第安人索里亞·維拉羅爾，宣佈他自己為米却阿肯省的總督，在瓦拉陀立德建立他的首都。有一百多個村莊都脫離了西班牙的統治而對他進貢。不過索里亞目光比較短淺，他不向京城進攻，結果却被王室軍隊所擊敗殲滅。他和他的首長們都被西班牙人逮捕，絞死，他們的頭置於要道的關卡上，作為對民眾的懲戒。”^①在智利，一六〇〇年有阿拉烏加尼亞印第安人的一次大暴動。這些不屈不撓的鬥士推翻了想作他們主人的人，把他們驅逐出去，統治着智利中部和南部二百多年之久。在巴西，一五七二年也發生過一次印第安人的大

反抗，即众所週知的“七年战争”，在这次战争期间，印第安人摧毁了三百个村莊，僅在數千人战死之後方被擊敗。在拉巴拉他總督區中，有一六二〇年以後的柯尔察金人的十年战争，一七五〇年的瓜拉尼人战争等等。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中，委內瑞拉与其他地方也發生过許多次印第安人和歐印混合种人的反抗。

这許多次的印第安人的反抗，特别是十八世紀中印第安人的反抗，是把殖民地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决定性的革命鬥爭的先驅，这在十九世紀的头十年間形成了確切的形态。这些革命前夜之殖民地反抗的一个特點，是土生白人、黑白混合种人、歐印混合种人、黑人和印第安人間日益發展的团結。在委內瑞拉，歐印混合种人和黑白混合种人於一七一一年宣布一个黑白混合种人为國王。而在玻利維亞，數百个歐印混合种人的反抗，为土生白人取得了担任政府官職的权利，这些官職以前是为西班牙人所獨霸的，妇女們不顧西班牙傳統對於她們政治活動的嚴厲禁止，都積極参加了这些生死攸關的反抗。在哥倫比亞，貝尔脫蘭是一个以勇毅的領袖聞名的妇女。

黑奴制度

各國殖民地的所有主由於不能够找到足够的印第安人和白种工人在他們的种植場或礦場中从事强迫勞動，就貪得無饜地把非洲的黑人作为奴隸。在整个殖民時期中(有些地方時間还要更久些)，黑奴制度事实上普遍盛行於西半球各地。所有的殖民國家——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都参加了这齷齪的買賣，黑奴制度受到天主教和新教教會的讚美，並为許許多自由主义者的領袖所寬容而且实行。對於黑色人种的殘暴奴役实为美洲全部

歷史中最可恥的一頁。

馬克思說，現代的資本主義從十六世紀開始，而奴隸制度對於資本主義的成長有相當大的關係。資本主義是在奴隸買賣和奴隸制度本身上肥壯起來的。這在英格蘭的工業中是非常真實的，而在新英格蘭也是真實的。新英格蘭的航運業和紡織工廠就直接奠基於南方的奴隸制度。對於這種情形，馬克思說過：“直接的奴隸制度是像機器、信用等等一樣是資產階級的工業底樞紐。沒有奴隸制度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就沒有近代的工業。只有奴隸制度才使諸殖民地得到它們底價值；諸殖民地創造了世界貿易，而世界貿易是大工業底條件。這樣，奴隸制度是一個具有最大重要性的經濟範疇。”^⑩

奴隸制度在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具有如何巨大的經濟因素，沒有普遍地為人所体会到。田寧鮑姆這樣指出，“幾百條船，數千個海員，幾百個乃至幾千個人、商號及公司都在整個殖民時期中從事運送為數比歐洲人更多的非洲人到美國南部的新世界中去。”^⑪

所有的殖民地中都有奴隸。他們在奴隸買賣中被稱為“黑色象牙”。黑奴是同柯爾蒂斯和比薩羅的征服隊伍一道進入墨西哥和秘魯的，據說有三十個黑人是與巴爾波在一起的。特別是在任何區域需要人做苦工時，黑奴就被迫着去做。一六〇〇年在秘魯的利馬居民中有三分之一是黑人，在那時的布宜諾斯艾里斯居民中，有四分之一是奴隸。在殖民地的美國北部和加拿大的若干地方，同樣也有黑奴。不過黑奴的主要部分是在中美的熱帶和半熱帶地區、西印度羣島和其他加勒比海國家、巴西以及美國的南部，這些能種植甘蔗、烟草、棉花和其他種植場穀物的地方。

對於奴隸主來說，黑奴具有超越印第安人奴隸的各種優點。在人口密集的非洲，他們的人數比較多；他們比熱帶的印第安人更為堅實和強壯；他們能更受得住種植場區域中的高熱度，據說他們對於新的熱帶病和歐洲病有更大的抵抗力。此外，黑人的文化比遊牧部落的印第安人為高，因此更適宜於從事一種集約的農業。又由於黑人是被奴役於國外的，他們爭取自由的鬥爭就要比印第安人受到更多的阻礙，因為印第安人是當地的土著，而在他們的背後還有強大的自由部落。普遍的結果是：在殖民地的美洲各處，黑奴更比印第安人奴隸受到重視。例如在早期的巴西，一個成年的黑奴價值七十五美元，而一個印第安人奴隸僅需五美元即可買到。

從非洲把這樣多的黑人作為奴隸及運出去之所以可能，其基本的解釋是在黑人的故國存在着部落的不團結和他們互相殘殺的戰爭。黑人奴隸販子和白人奴隸販子善於利用這些糾紛，而帶給了所有的黑種人民以悲慘的結果。柯爾蒂斯、比薩羅和其他美洲征服者在鎮壓印第安人民中所採取而造成如此致命效果的，基本上也就是這同一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擄掠奴隸者很早就學得了利用非洲部落分裂的這個把戲。這樣在一五六七年，一個英國早期的海軍將領兼海盜、商人兼奴隸販子霍金斯爵士在搜索奴隸的時候，對西非的塞拉勒窩內的一個黑人村莊實行公開的進攻。但是他的一番心血除了遭受毒箭和慘敗外，沒有得到絲毫東西。霍金斯從這次殘酷的經驗中獲取教訓，在他以後一次擄掠奴隸的掠奪中就與一個部落聯合，向另一個部落作戰，結果獲得很好的成功。他已學得了使部落戰爭的俘虜成為奴隸的厲害手段，這種辦法最後普遍流行^①。

極大部分的奴隸來自赤道非洲的西海岸，這是為美洲奴隸大

市場最近的海岸^⑬。貪得無厭地互相爭奪奴隸的各殖民國家沿着這一廣闊的海岸散佈他們的堡壘和工場。他們在這些建築物中維持着獵取奴隸的武裝隊伍。有許多船也利用船員直接進行奴隸的掠奪，這叫做“用船搬運”。奴隸販子又同當地的黑人酋長“保持友好的關係”，以便以槍砲、火藥、甜酒、布、念珠、鍋子、刀等等為交換而獲得奴隸。這些傀儡的酋長與白人合作，掃蕩全境各地，捕捉和綁架相鄰部落的人民。人民起而反抗，結果就發生許多地方性的戰爭。杜波依斯說，歐美強國所組織的這一奴隸買賣的一般後果是：“全部區域居民滅絕，整個部落都不見了。這是古代史或近代史中很少前例的一個大陸的掠奪。”^⑭富蘭克林說：“毫無疑問的，土人對於他們的被捕、出賣和運往不可知的新世界去，是實行頑強抵抗的。”^⑮

奴隸買賣

奴隸擄掠者用鏈條把奴隸綁在一起，要他們走數百英里路，像畜生一樣的加烙印於他們身上，把他們裝在可怕的奴隸船中運過重洋，當作動物一樣的出賣給殖民地的主人。在船上，奴隸們擁擠一團，沒有東西吃，並多被當作禽獸看待。他們很多人死亡了。很多次劇烈的反抗發生在這些地獄一樣的船中。在利慾薰心下人性的墮落從沒有像在這個罪大惡極的奴隸買賣中下降到那樣深的。

在一八二一年被人參觀過的一艘停泊於美洲口岸的法國海盜販奴船中，“〔為奴隸而設的〕兩層甲板間的距离是非常低下的，他們只能坐着，他們擠得這樣緊，兩腿都交叉在一起，日夜都無法睡下或換一換位置”。但據作者說，這還是販奴船中“最好”的一艘。最壞的販奴船，甲板之間的距离只有十八英寸^⑯。由於它們可怕的

不合衛生的條件，奴隸船的臭氣非常大，順風時常可在數英里之外嗅到。

麥克馬斯脫描繪奴隸船的可怕情景如下：“當太陽下去時，這一羣人就下艙去。劃給每個人躺下的地位是六英尺長，十六英寸寬。光無一物的船板就是他們的臥鋪。為了使他們擠着睡，就用皮鞭抽打。一個人要想從右邊到左邊翻一翻身是不可能的，除非一長串擠得直殭殭的受苦者一起翻身。但是夜間的慘狀比之暴風雨之日簡直就不算一回事了。那時艙口蓋緊閉起來，防水油布在鐵格子上張開來，空氣流通停止了。空氣混濁而窒息；地板因發汗而變潮濕。被幽閉着的黑人的呻吟和喘氣，在甲板上可以聽見。……經常有多至五個的屍首運上來，拋擲到船外去。在一艘從非洲橫渡大西洋而到西印度羣島的販奴船上，百分之三十的死亡率是平常的。”⁽⁷⁾由於缺乏糧食或飲水，或者遇上有被擄的危險時，奴隸販子常把他們的人貨投餵鯊魚。雖然遭遇這些損失，一次航行的奴隸買賣所獲利潤仍可高達十倍。

勃萊克在他的“奴隸制度史”（一八五七年）一書的第一三四頁上說：“講到奴隸在航行途中的死亡率，法爾康白里奇說他在三次航行中購得奴隸一千一百人，死亡一百九十一人；脫羅脫爾在一次航行中購得奴隸六百人，損失七十人；米拉爾在一次販運中買到奴隸四百九十人，死亡一百八十人；愛里生在二次販運中購得八百九十五人，損失三百六十五人。莫萊說他在四次販運中約共購得一千三百二十五人，損失三百十三人；克萊克斯東在二次販運中購得二百五十人，損失一百三十二人。”這些都是英國的奴隸販子。

荷蘭人是這個集體殘害和屠殺的專家，他們的工作主要是通過一六二一年創立的荷屬西印度公司，這是一個土地攫取者、海盜

和奴隸販子的聯合組織。但是作為一個殺人的奴役他人的人來說，法國人和葡萄牙人並不落於荷蘭人之後。至於英國人，他們曾為自己樹立起一個反對奴隸買賣的歷史聲名，但在實際上，他們在奴隸商業中並不亞於他人。在一七七四年從利物浦開出的三百艘船都是從事奴隸買賣的。與英國人相比，其他國家的奴隸商人簡直只好算是小巫了。“非洲奴隸之由不列顛船隻運輸的，差不多要比由其他各國全部商船所運輸的多四倍。”^⑧當英國人在烏特勒支成功地取得了向西班牙全部殖民地的販入奴隸的合同時，他們認為這是一個極大的勝利。西班牙人是一六〇〇年獲得這個獨佔權的，荷蘭人於一六四〇年得此獨佔權，法國人於一七〇一年得此獨佔權，到了一七一三年，這個獨佔權讓與了英國南海公司。根據這個奴隸買賣的合同，英國人就成為全世界公認的主要的奴隸販賣商。威爾格斯說：“這個最後的合同規定於〔一七一三年的〕烏特勒支條約中。依此規定，英國人有权在三十年中運入西屬美洲十四萬四千個黑人，每年約為四千八百人。為了這個權利，該公司付給西班牙國王二十萬美元。”^⑨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這個來往不斷的賺錢的奴隸買賣給了英國資本主義的成長以巨大的刺激。英國紳士的巨大財產是建築於黑奴的血與骨上面的。

新英格蘭的偽善的清教徒也毫不遲疑地參與了這惡名昭彰的奴隸販運。事實上，他們把這個當作一種正常的事業。麥克馬斯脫說：“從牙買加運來的糖漿製成甜酒；運到非洲的甜酒換回黑人；運到牙買加或南方口岸的黑人交換糖漿，這種糖漿又運回新英格蘭，迅速地製成甜酒。”^⑩一七七〇年僅在羅得島一地就有一百五十艘從事奴隸買賣的船隻。利潤是難以置信的：巴爾的摩的“愛神”號，建造費為三萬美元，在它第一次的販奴航運中就賺得利潤二十萬

美元^①。航行最快的新英格蘭奴隸販運船是十九世紀初期有名的飛箭快船的前身。北方的紡織廠主和銀行家也像船主一樣的，數十年來從南方的奴隸制度中獲得巨額的利潤。福爾克納和凱浦納曾這樣說明奴隸主為奴隸制度和人類中最不名譽的奴隸販賣作無恥的和偽善的辯護道：“奴隸制度是同文化本身一樣的悠久。關於奴隸制度的道德性，聖經認可奴隸制度，這還不夠嗎？憲法不是認奴隸制度為合法的嗎？非洲人的低劣，很自然的要使他們成為比較高等民族的一個奴屬。這些是歷史的教訓。”^②

第一批運到西半球的奴隸是一五〇二年在聖多明各上陸的，這離哥倫布第一次航行僅僅十年。他們為種植場主所搶分了，這些種植場主為了貪圖迅速的巨額利潤，早已使當地的印第安人人口大為減少。這是美洲黑奴制度的開端，而在以後的五十年間，有無數萬的奴隸運到各島（古巴、波多黎各、聖多明各、牙買加等地）和廣闊的加勒比海區域的中美各國（危地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等國）中去。黑人的人數立刻在這些國家中超過白人。當時為法屬殖民地之海地（聖多明各）於一七九〇年發生革命的前夜，在五十三萬六千總人口中，黑奴有四十八萬人之多。白人只有三萬五千人^③。而這可能還是把奴隸的總人數低估了的，因為種植場主須為奴隸繳付人頭稅，常常少報他們的人數。

巴西是西半球的第二個大奴隸區域，奴隸是一五三二年從一艘荷蘭船運入巴西的。以後葡萄牙主人需要大量黑奴在他們的甘蔗和其他種植場中工作。不論兇狠的聖保羅葡印混合種人如何廣泛地進行奴隸掠奪，捕捉印第安人，但是更多的種植場對工人的需要，只有從非洲、主要是從非洲大陸的葡屬殖民地中運入大量的奴隸才能獲得解決。在十八世紀末，特別是在甘蔗的新種植法介紹

進去以後，據說巴西的奴隸人數要比自由的白人多百分之五十。在該國的某些地方，尤其在巴希亞，奴隸的人數要比白人超過二十倍。在十九世紀初，已有五百萬奴隸運入巴西²⁴。關於這一問題的統計是不可靠的，不過據估計，在一八五〇年停止奴隸買賣之前運入巴西的黑奴約有一千二百萬人之多²⁵。庫仁斯基認為運入三個美洲的黑奴總數約為一千五百萬²⁶。杜波依斯斷定每一個奴隸運到西半球，就約有五個奴隸在非洲被殺或在大海上死亡，這樣就使非洲人的死亡總數約在六千萬人以上²⁷。這些可怕的人力損失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混亂是阻礙非洲人民發展的巨大因素。

黑人奴隸之運入美洲的第三個大奴隸區域美國，開始於一六一九年，荷弗吉尼亞的詹姆士頓之建為殖民地僅十二年。像在巴西的情形一樣，這是由一艘荷蘭船開始這個不名譽的奴隸買賣的。當種植場主發現黑人（他們最初是“訂立契約的”）在生產煙草、米穀、藍靛等熱帶種植物中特別有價值時，就搶奪這新的勞動力的供應。這個殖民地中的某些人士都認為一個接受洗禮的黑人應該成為自由人。但是這種行為並不適合貪婪的種植場主，所以在一六六三年和一六六七年，馬里蘭和弗吉尼亞就以立法手續停止這種辦法。自此以後，在整個奴隸區域，黑人就不論是否基督教徒，都一輩子做着奴隸。剝削者從來不願意讓小小的宗教問題阻止他們取得廉價的勞動力。不過他們仍保持騙人的說法，黑人之被奴役，是為了要教育他們並對他們灌輸基督教義。

在早期的弗吉尼亞殖民地，有許多大到五萬英畝以上的種植場都需要大量的工人。這是一個賺錢的奴隸市場。不過奴隸的總數增加得相當緩慢。在一七一〇年，奴隸人數為五萬人，到了一七七〇年，在美國全部十三個殖民地中，共有奴隸四十六萬二千人。

直至一八〇〇年後，由於棉花和甘蔗種植的迅速發展，奴隸人數才突然大增，所以到一八六〇年，奴隸人數就增加到約四百万人^②。

加拿大沒有很大數目的奴隸，因為它的水土不適用於種植場的耕種。加拿大的大多數奴隸是家庭奴僕。但由下述一七六七年八月二十日“魁北克新聞”的廣告表明，這個“特殊的制度”在加拿大是完全合法的：“九月一日李奇本公司將出售若干男女黑人、鏈條、馬鞍、耕馬以及公牛、牡牛、羊等等。”

奴隸制度的殘酷性

這是我們時代的政治腐敗的一個標誌，有若干作家包括自稱為自由主義者在內，企圖掩飾奴隸制度的悲慘狀態，正如他們掩飾殘暴地攫取這個半球的征服者所犯的其他暴行一樣。在美國，我們已有像比爾德夫婦^③和慕德爾^④這樣維護奴隸制度的人，他們發揮荒謬到這樣程度的理論，說奴隸所有者因有巨額的金錢投資於奴隸身上，因此對他們就照顧得很好。弗萊爾也在巴西發表同樣的理論。這些人還堅認黑人毫無抵抗地甘受奴役。而事實卻與這些荒謬的結論相反。從事件的本質來說，維持一個奴隸制度，就必須使奴隸極端愚昧無知並對他們實施殘酷的專制。同樣的，奴隸制度也必然造成被奴役的人類起來反抗的結果，美洲的情形就一直如此。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奴隸制度是野蠻的，也是不經濟的。在那些生產輸出品和種植場和地區中，奴隸制度是特別的殘暴。

威爾格斯和德加把這情形說得非常正確，他們說在拉丁美洲，“黑奴一般被看成畜生並當作畜生對待。”^⑤恩格斯認為一個熱帶國家的奴隸的工作時期為六年。田寧鮑姆證明這個說法的正確，

他說：“西印度的種植場中黑人工人的壽命據說平均只有七年。”^②史斐爾斯說：“西印度的種植場主認為使壯年的奴隸工作至死，比維持衰老的奴隸更為有利。”^③阿賽維陀論及巴西殖民地中的奴隸制度時說：“七年殘酷的工作後，就比一條老牛還更不如，一具畜生似的屍體就被丟在奴隸區的廢物堆中。”^④賴丁說：“一個年老的奴隸是稀見之物。”他又說在密西西比，奴隸每天二十四小時中須工作十八小時，在佐治亞和亞拉巴馬須工作十九小時，沒有一種法律規定不能讓他們工作至死。

在美國也盛行着同樣的普遍情況，只不過在這個國家中黑奴制度是比西半球其他任何地區中實行得更殘酷而已。巴西和其他大奴隸區域中的特別法典或法律也像在美國一樣，是根據奴隸僅為財物而非人類的基礎草擬成的。不過在西班牙和巴西的殖民地中，奴隸有比在英屬殖民地中較多的法律權利，並且有獲得自由的較好機會。麥克馬斯脫扼要地說明美國種植場的奴隸法典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嚴苛的情形如下：“每一個黑奴，如果他有一條狗、有一枝槍、有一艘獨木船、租一匹馬，尋歡作樂和參加葬禮，在公路上騎馬、未得其主人同意而從事買賣或貿易，都要遭受鞭打。黑奴被禁止學習讀寫和作反對白人的見証，不許七個以上的黑人結隊旅行，除非有一個白人伴同他們，沒有得到允許，不准擅離種植場。如果他們胆敢這樣做，那末他們所遇到的第一個自由人就可在他們的赤裸的背上痛打二十鞭。如果他回鑿一下，那末殺死他是合法的。對於夜間漫遊或未得允許而騎馬的人的懲罰，是鞭打、剃光頭或在面頰上打烙印。……一個奴隸所犯的重罪，次於謀殺的，就是逃亡。因此法律認他為非法之徒，任何碰到他的自由白人，一見之下就可把他殺死。偷竊一個黑人構成重罪，因懲罰黑人而致之於死的則

非重罪。”^⑤

偉大的黑人領袖道格拉斯，他本人就是一個逃亡的奴隸，他給奴隸制度這樣生動的描繪道：“請看這個為美國的政治和美國的宗教所認可的國內奴隸販賣、美國奴隸販賣的實際活動吧。你可看到男人和婦女們像豬羶一樣的被飼養着準備到市場去出賣。你知道一個豬販子是怎樣的？我要給你們看一個人販子。他們住在我們南方的各州中。他們足跡遍全國，帶着一羣畜生一樣的人們，擠滿在公路上。你可看到一個這些人肉的搨客，帶着手槍、皮鞭和長彎刀，趕着一羣上百的男女和小孩，從波托馬克河到新奧爾良的奴隸市場去。這些可憐的人們被單獨的或成羣的出賣給買主。他們是棉花種植場和致命的製糖廠的飼料。”^⑥

黑人婦女特別遭受奴隸制度的痛苦。除了遭受兩性相同的生活和工作的艱苦外，她們還遭受其主人或代理人的各種侮辱。威廉士說，在西屬殖民地中，“奴隸是沒有法律權利的；大多數的男性奴隸被剝奪了結婚的特權，而婦女則無權拒絕其主人或監督人同她發生性的關係。拒絕同白種的監督人發生性關係就等於叛變。這並不是少見的事：一個種植場主把他的奴隸姑娘在他所邀請的客人面前排起隊來，听候他客人選擇一個來伴宿。”^⑦ 在許多奴隸區域中，大部由於黑人婦女所採取的態度，生殖率是非常低，以致要保持奴隸數量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斷地從非洲去輸入新的奴隸。普蘭說，婦女如果拒絕生養小孩，來反抗奴隸制度（這些事是很普遍的），她們的主人就常把鐵項圈套在她們身上，直至她們放棄這種辦法^⑧。在美國的奴隸種植場中，黑人婦女也受白種主人同樣的野蠻虐待。

從這樣一個荒謬的人類剝削制度上吸取養料的統治階級，自

然是过着一种全無意义的生活。奴隸制度到处發生着一种墮落的影响。任何地方,只要奴隸制度存在時,奴隸主即使对任何勉强可称为“工作”的有用的事情,也認為違反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榮譽而不願做。奥尼尔所描述的弗吉尼亞殖民地中的奴隸主情形,可以用來描述所有國家中的奴隸主:弗吉尼亞已成为“一个階級的貴族政治,由一个懶惰的、獵狐鬥鷄、嗜賭酗酒的統治階級組成,由黑人和白人奴隸服侍,他們控制着教會和政府,建立海關,製造輿論,統治他們底下的所有階級;这是一个絲毫不值得我們稱羨更不会引起歷史家讚美的社会”^④。

奴隸的強烈反抗

虽然黑人在盛行的嚴厲的法紀和恐怖下只可能使用極有限的方法,但他們仍舊堅決反抗奴隸制度。他們在工作時“緩緩進行”,他們逃跑,焚燬種植場,殺死監督人和種植場主,他們拒絕生養小孩,組織武裝的反抗。和力圖把黑人描寫成為懦弱的、柔順的和對奴隸制度不反抗的比尔德夫妇、慕德尔之流以及其他無數的“白人至上論者”的誹謗相反,黑人在其爭取自由的英勇鬥爭中,創造了值得他們十分驕傲的紀錄。霍斯柯維次是極力正確地紀述黑人歷史的近代作家之一,在他的“往古黑人的神話”一書中,引述了各殖民地中無數次的奴隸反抗。他說:“當代的紀述充滿着暴動和其他形式的反抗的故事以及許多自願絕食和更直接的自殺方式的事件,而非洲黑人是柔順的這一觀念竟會流行,這是很可驚異的。”^⑤

在加勒比海諸國中,全部殖民時期,曾發生過無數次的奴隸反抗,第一次反抗,是開始於十六世紀初期新大陸發現者的兄弟提埃哥·哥倫布的種植場中。在古巴,在一五三三、一五三七和一五四

八年都有奴隸的暴動。在墨西哥，黑人的反抗發生於一五三〇年。在巴巴突島和牙買加（英屬），在一六五五、一六六四、一六九二、一七〇二、一八一六和一八三一年都發生過黑人的重大反抗。在早期的法屬殖民地海地、馬丁尼克和瓜德魯普，也發生過許多次這樣的鬥爭。而在美洲大陸上——在危地馬拉、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也發生過無數次的奴隸反抗。這些奴隸反抗中有些獲得局部的勝利，但是大多數的反抗都被嚴酷地鎮壓下去，他們的領袖被絞死，槍殺或焚斃。在古巴的許多次黑奴反抗中，最重要的一次是一八一二年由一個獲得自由的黑人阿風德所領導的。加勒比海諸國的黑奴反抗在一七九一年海地的巨大奴隸革命中達到了頂點，這次革命給予全世界的黑奴制度以致命的打擊，震撼了整個的美洲殖民制度。

許多黑人還從種植場中逃跑出來而在森林和沼澤中建立起營地。在所有的大奴隸區域中都有這樣的逃跑了的奴隸的居留地。這些逃跑了的奴隸稱為“逃奴”。他們滿布於古巴及其他的西印度羣島、巴西、中美和其他任何地方。阿普蒂克說在美國“已發現在各地和各時期（從一六七二到一八六四年）存在着很多這類社會的証據”^①。在荷屬圭亞那，即在今天，叢林中還有至少一萬七千黑人的居留地，這些黑人是早期殖民時代逃亡奴隸的後裔^②。這些人是眾所熟知的宙卡人。霍斯柯維次在“往古黑人的神話”中說，在一八二五年，荷蘭政府因不能征服起義的奴隸，就只好在一個正式條約中給他們以正式的承認^③。

在巴西，也發生過無數次黑人对奴隸制度的反抗。歷年來有數萬的黑人逃到叢林中去，在那裏受到印第安人的歡迎，分到土地並受到友善的款待。巴西奴隸最重要的幾次反抗發生於一七五六、

一八一三和一八三九年。从一八〇七到一八三五年巴希亞黑人回教徒的有名的宗教戰爭是直接同奴隸制度有關的。但是在巴西歷次的黑奴反抗中，範圍最為廣泛並最著名的一次則為巴尔梅爾斯的反抗。這個逃亡奴隸的營地於一六三〇年建立，一直存在到一六九七年為止。一個正規化的社會，巴尔梅爾斯共和國，按非洲的方式組織起來。它的領袖盛巴是一個勇毅的和富有才幹的領導者。在這個非凡的社會中，過去當過黑奴的人數，最高時達二萬人左右。他們建立政府，選出一個領導者，並與鄰邦進行貿易。葡萄牙人曾多次派遣軍事遠征隊去進攻這個黑人共和國，但都沒有結果。最後在一六九七年，他們的警衛終被葡軍所衝破。數千被擊敗的黑人寧願自殺而不願投降。這個偉大的事件是巴西殖民歷史中的一個里程碑⁽⁴⁾。

在英屬大西洋海岸的殖民地中，從最早時期一直到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內戰中獲得解放為止，黑奴也曾進行過多次爭取自由的鬥爭。運用西半球其他地方的奴隸所共同採取的方法，有數千奴隸經由有名的“地下鐵道”*逃到加拿大，同時還另有數千人逃入佛羅里達和其他南方各州的沼澤地帶。一八一七和一八三五年美國政府在对西米諾爾印第安人的艱苦作戰中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想強迫他們交出那許多逃到他們區域中的黑奴。聯邦政府也會用軍隊去鎮壓弗吉尼亞（一八〇〇年）、路易西安那（一八一一年）、南卡羅來納（一八二二年）、弗吉尼亞（一八三一年）、路易西安那（一八三七年）等州黑奴的起義⁽⁵⁾。

* “地下鐵道”最著名的指揮人之一是塔布曼。她曾多次進入南方奴隸區領導三百個奴隸走向自由。在內戰的前夕，種植場主人曾懸賞四萬美元逮捕她。（見瓦爾特著“塔布曼——黑人戰士和廢奴主義者”，紐約一九四二年版。）

在美洲殖民時期中，範圍廣泛的奴隸反抗揭露出來的有很多次^{④⑥}，更不要說無法計算的小規模的反抗。阿普蒂克說：“美國奴隸史中有紀載的黑人密謀和反抗，至少有二百五十次。这个事实確實地表明有組織的爭取自由的努力既不是‘不常有的’，又不是‘稀有的’，而在舊時南方生活中是一種正常的和隨時發生的現象。”^{④⑦}在美國，第一次載諸史籍的奴隸反抗在一五二六年發生於南卡羅來納比提河的西班牙殖民地中。在一六六三年，弗吉尼亞訂有契約的白人奴僕和黑奴之一次有計劃的反抗，被一個家奴所出賣，殖民者為了這個出賣就利用一天禱告會來表示謝意。這是英屬殖民地中黑奴參加在內的第一次的大反抗，其後在整個十八世紀中就緊接着在奴隸區域中發生許多次的反抗。甚至在紐約城也發生過形勢嚴重的奴隸反抗；一次發生於一七一二年，有二十一個奴隸被野蠻地殺害；在一七四一年又發生一次反抗，有三十一個黑人和白人被焚斃和絞死。美國的革命戰爭和海地的偉大奴隸革命，激發了西半球所有殖民地中的黑人，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中發動許多次地方性的暴動來解放他們自己。

由於新的棉花和甘蔗種植的結果，奴隸人口在一八〇〇年以後即行迅速增加，因此奴隸的反抗也變得範圍更大、更經常發生，並且對其主人有更大的危險性。他們使種植場主階級永遠處於驚恐狀態中。殖民者採取了嚴酷的半軍事措施來遏止和鎮壓這些暴動。有組織的騎兵隊巡邏南方的主要公路，每個種植場的大廈事實上成了一個兵工廠，多年以來，幾乎都是戒嚴的情勢。奴隸不服從的每一形跡都以無情的恐怖加以打擊。在這樣極端的困難下組織反抗行動是一種卓絕的成就，在奴隸方面是需要有極大的勇敢和機智的。

不顧一切恐怖，奴隸們仍計劃許多次的反抗並使之實現。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一八〇〇年弗吉尼亞境內迦勃里尔的反抗；這是至少有一千個奴隸參加的一次反抗，但被殘暴地鎮壓下去，有三十五個黑人領袖被處死，反抗是流產了。一八一六年在佛羅里達的“黑人砲台”，千餘個逃亡的奴隸抵抗美國軍隊數星期之久，直至最後被消滅。在內戰以前數十年間所發生的多次反抗中，有一次極重要的反抗是一八二二年南卡羅來納境內丹麥·維賽的反抗。這次反抗像其他許多次反抗一樣，被一個黑人家奴所出賣，結果有三十五個黑人領袖被絞死。一八三一年在弗吉尼亞發生另一次嚴重的反抗，由著名的端納所領導。這次反抗也被擊敗，有十六個黑人被絞死。在大規模的內戰快發生時有過許多次同樣的反抗。各國黑奴起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在各種場合下得到許多白人的合作。這種合作在美國之最顯著的標徵是約翰·布朗的英勇行為，他在一八五九年十月在弗吉尼亞的哈柏斯渡口帶領十二個白人和五個黑人的小隊伍發動一次廣泛的奴隸反抗，這是一個英勇的行為，他和其他六個戰鬥中留剩下來戰士都為此舉殉難。印第安人也時常贊助黑奴的鬥爭。這種合作精神的表現可在一六二二年詹姆士頓的“屠殺”中看出來，在這次“屠殺”中，雖然那個殖民地中住有一些黑人，但是沒有一個被殺害^④。

這一切當然都不是一個溫順地屈服於奴隸制度的人民的紀錄，如黑種民族的敵人所誣指他們的那樣。這樣的誹謗是那些受到統治階級的指揮以反對另一階級或民族的人們所慣用，其目的在污蔑他們，以便更易於剝削他們。歷史上黑種民族已在他們多次的部落戰爭中、在他們反對白人侵入非洲的誓死鬥爭中、在他們以劣勢反對美洲奴隸制度之無數次的反抗中、在我們目前時代他

們偉大的政治戰鬥中，都表現出一種高度的勇敢、戰鬥性和對自由的熱愛。

白人的工資奴隸制

西半球的勞工剝削者在殖民時期中發展了三種一般性的勞役型式：對印第安人採用雇農制；對黑人則採取奴隸制；對白人則採取工資奴隸制。自然，工資奴隸制並不僅限用於白人，許多印第安人和黑人也成為工資勞動者。勞工剝削者由於長期急需工人，也毫不遲疑地把白種工人當成奴隸來奴役。他們並不受種族關係的感情考慮所阻礙。這三種基本的勞役形式間的分界線實在是模糊不清的，它們是重疊而混合的。歐洲來的白種犯人被當作奴隸而傾銷於所有的殖民地中。在當時盛行於英國的野蠻法律下，那些犯細小盜竊罪的人可處以絞刑，長期徒刑或作為奴隸運到殖民地中去。但是盛行於北美英屬殖民地中，不是罪犯的白種人的奴隸制是最醜惡的例子。這些白種奴隸是所謂“訂有契約的奴僕”。

這是英屬殖民地中普遍實行的慣例：從詹姆士頓殖民地的最早時期直至一七七六年革命（有些地方直到革命以後五十年），白種移民必須做七年或七年以上的奴隸，以付清他們橫渡大洋的船費。這些訂有契約的奴僕在民法和刑法中，所受的待遇是和黑人或印第安人奴隸不相上下的。他們在拍賣場中任人買賣，他們隨其主人高興而遭受鞭打或分配工作；他們如未得主人允許就不准結婚，他們之中如有人逃跑，就是一件極嚴重的犯罪，可處以更長的服勞役時期的懲罰。

外來的移民工人是在僅比奴隸船中稍佳的情況下運到殖民地去。亞當斯描述十八世紀販運移民的情形說：“在一隻移民船中，

四百个旅客中有三百五十个死亡，而这些数字在其他许多事件中几乎相同。”^④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盛行着对移民的野蛮待遇。僱主的代理人利用奇妙的广告从欧洲各地吸引移民，然後集合一起，在牲口都难於适应的条件下运到美洲。

派林頓對於殖民時期的白奴販運舉出下述典型例子：“一七二九年二月十八日‘美國每週使者’載稱：新近从倫敦運到一批極好的英國奴僕，男女均有，其中若干男人為手藝人；現廉價出售，付款時間甚長。接洽處費城安沙尼·米爾金遜碼頭查理·李德的船上。……有時利潤是意想不到的大，如某一喬治·馬丁的事件所表明的，馬丁與一船主訂約，把他自己、他的妻子和五個小孩運到美洲，旅費五十四鎊。他付了現款十六鎊，但他在旅途中死了。船到口岸後，船主即取消契約，把寡婦賣了二十二鎊，三個大兒子每人賣三十鎊，二個五歲以下的小孩賣得十鎊，他獲得一百二十二鎊來抵償不到五十一鎊的債款。”^⑤

在早期的殖民地美國中，契約奴隸制是很普遍的。寇克蘭估計一七〇〇年以前到弗吉尼亞的十萬人中，有一半以上是訂有契約的奴僕。“近至一六七〇年，弗吉尼亞訂有契約的白奴人數三倍於黑奴人數。”^⑥更北的賓家族的大地產主要是由契約奴僕種植的。在初期的殖民時期中，這些白奴大多數是由愛爾蘭和蘇格蘭來的，有一部分是由德意志來的，他們都被迷人的廣告所誘引而到美洲。契約奴隸制也推行到加拿大。例如一七六四年七月二十六日“魁北克新聞”懸四十先令的賞格，緝捕一個逃亡的女孩，並且警告任何把她藏匿起來的人將受嚴厲的法律制裁。

多數訂有契約的移民是工匠，原始的勞工階級——僱傭的工匠和各種勞工——大部是從他們的行列中發展起來的。但在西半

球的殖民地中，一般說來，這些並非現代獨立工人階級的開端。這是因為直到十八世紀最後二十五年的革命時期開始時，工業還不曾脫離農業而發展起來。工廠制度還在孕育中。殖民時期的大土地所有制——大地產、種植場和種植園大部分是自足的經濟單位。它們有自己的鐵匠、車匠、織工、鞋匠、麵包師等等；它們利用雇農和奴隸，製造當地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在十八世紀的反抗運動的領袖中，有許多黑人的機械匠，其中有些是以前的奴隸。地主所購買的少數製造品通常是自國外輸入的，而非來自當地的工業，殖民強國是打擊當地工業的。殖民時期將終結時在英屬北大西洋殖民地中，小工業已經存在，一個真正的勞工階級則正在發展中。但是即在這個地方，製造品的市場還是狹小的，因為佔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很少在公開市場上購買東西。他們所購買的是鐵器、鹽、槍砲、彈藥、玻璃和少數其他物品。但是不管他們買得怎樣少，這已足夠使他們成為貪婪商人和放債者的奴隸。殖民國家“母國”政府的限制政策是阻礙殖民地工業和工人階級發展的另一個強有力的因素。

隨着工業的發展，工資制度已確定地建立起來。這個給工人以一種自由外貌的方法，是遠比奴隸和雇農制度更適宜於工業的生產。在整個殖民時期中，在政府機關、商業企業、航運業、簡陋的內陸運輸業中，以及偶然在礦場和農場中，已經有為數不少的工資勞動者；但是真正的工業和大羣的工資勞動者，如我們所了解的，則並不存在。因此工人就不能擔任一個獨立的政治角色。他們爭取改善待遇的鬥爭同人民的一般鬥爭結合在一起。在英國和其他殖民地中有很多這類的鬥爭，大部分是農民的鬥爭。這些農民滿身債務，他們無論在買進或賣出時都受商人的掠奪。其中最重要

的鬥爭是：一六七六年弗吉尼亞的培根叛變，一六八九——一六九一年紐約的萊斯勒叛變，一六八九年新英格蘭起義，一七六五——一七六六年韋斯脫乞斯脫“平均派”事件和普蘭德爾格斯脫叛變，一七七一年“治安委員會”的抗爭等等^②，這一切鬥爭都在野蠻的屠殺中被壓制下去。殖民時代中偉大的獨立鬥爭主要是由黑奴和印第安人雇農，而非工資勞動者所指揮。只有在英屬北大西洋殖民地中，勞工階級於一七七六年革命開始時期採取了各種的形式發揮出重要的政治作用。

殖民地中工資勞動者的處境是極其悲慘的。在經濟上，他們與雇農和奴隸的分別是極其微小的。僱主隨自己高興規定工資和工作時間。他們的假定是：男女工人和童工每天應該工作到不能支持的程度，所付的工資僅僅足以維持他們的一線生命即已足夠。派克斯談到墨西哥的勞工情況時說：“在十八世紀中，工人是變相的雇農，可隨僱主所欲而加以鞭打，他們自晨至暮，與民政當局所僱傭的罪犯一同被關鎖在工廠中。”^③只有城市中極少數的熟練工匠，情境略較好些。

在其他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殖民地中也存在着類似的情況。克羅曾這樣描述一個早期的秘魯殖民工場：“工場也僱用一部分工人，從事強迫勞動，由可憐的印第安人捫負其任務，他們被緊縛在車床旁邊，而他們的體格則因在所擔任的無窮盡的工作消耗中漸漸喪失其活力。他們每天少得可憐的工資大部分拿來支付衣食之需，其餘的仍留在主人手中，以償付個人的貢稅、積累的債務等等。”^④

英屬殖民地的萌芽的工業中工資勞動者的情況並不比拉丁美洲的那些勞動者的情況為佳。方納說：“在一六三〇年，麻薩諸塞

木匠每天的工資約為二角三分，同時供給膳宿，如不供給膳宿，則為三角三分，而供給膳宿的勞動者的每日工資有時低至一角一分，而在一六七二年供給膳宿的泥水匠的每日工資則為二角二分。在一七七〇年，一個木匠每天可得五角；一個屠宰夫可得三角；一個鞋匠可得七角；一個勞動者則僅得二角一分。一般的工資每星期約為兩元。”^⑤ 殖民地的工人在政治上多無公民權，也不准組織工會。他們在僱主的強迫紀律下、在有礙衛生和危險的條件下工作着，完全沒有防止失業、疾病、意外事件和年老的保護。工作時間冬夏季各不相同，平均每天約為十二小時。那些未能付清債務的工人則被關進可怕的欠債人的監獄中。這是當時僱主盡量剝削工人的一个理想局勢。

在有些歐洲國家的殖民地中，黑人和黑白混合種人的奴隸在人類剝削的範圍內佔着最低的一級，但是印第安人和歐印混合種人的雇農奴隸在經濟上並不稍好一些。而白種工資奴隸差不多是在同樣低的經濟水平上。的確有許多擁護奴隸制的人，他們大胆地說白種工資奴隸的處境比黑種奴隸更壞。這一類的論爭在美國內戰爆發前十年關於奴隸制度的大辯論中發展到頂點。

在這個時期內，擁護奴隸制度的如格萊遜^⑥ 等人在回答斯托維夫人和其他人士對奴隸制度的責難中，把黑奴生活描寫得非常美好，他們說，奴隸們保證有工作、充足的食物，醫藥治療，年老時並有一個家，這與新英格蘭工業中的工資奴隸的悲慘情況完全不同，他們窮苦，工作到半死，遭受可怖的失業，年老時還受貧民院的威脅。一個熱心的奴隸制擁護者費茲休宣布說：“奴隸制度是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關於資本主義是不生產的而全賴剝削勞工為生的理論，就是對奴隸制度的一種基本辯護，因為這證明從自由

勞工掠奪來的利潤使自由勞工變成奴隸，而享受不到家奴的任何利益，而且這還使資本家成為他們的主人，而不負奴隸主的任何責任。奴隸制度是理想的共產主義，因為每個人所得的，不是按照他們的勞動，而是按照他們的需要。”^⑥

南北兩方勞工剝削者間的這場露骨的辯論是美國歷史上一次最顯著的揭發。不僅南方奴隸制度的恐怖情況被無情地揭露出來，而且北部工資奴隸的恐怖情況也被無情地揭露出來。派林頓說：“為了擁護種植場制度，他們就攻擊工廠制度；為了維護黑奴制度，他們就攻擊工資奴隸制；而在這一互相醜詆中，二種制度的剝削根源都被赤裸裸地揭露出來了。”^⑦ 這對於北方的工業家是非常窘的，他們正藉人道的立場偽善地反對奴隸制度，實際上他們之所以反對奴隸制度是因為奴隸制度阻止工業化的發展。奴隸制度是種植場主在政府中處於控制地位的基礎，它妨礙對工人作更有效的剝削，並阻止全國市場的成長。

在所有的殖民地中，三種基本勞動人民——奴隸、雇農和工資勞動者——在政治上幾乎是沒有公民權的。他們沒有選舉權，對他們如何被統治也沒有發言權。在社會的底層是最受侮辱和剝削的黑人。在殖民世界中，階級劃分和種族歧視的階梯大致如下：在頂上是各種寄生集團——地主貴族及其主要的軍事方面的和宗教方面的幫兇；其次是商人和其他中產階級人士；再次是小農、工匠和白人工資勞動者；以下是歐印混合種人、黑白混合種人和印黑混合種人；最後，最低級是印第安人和黑人，而黑人則為最低等的社會等級。這是西半球殖民社會中的一般社會層級。而在英屬北美洲殖民地中，印第安人和黑人受歧視的程度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深。

- ①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紐約一九四二年版，第三九六頁。
- ② 加尔達姆著：“智利史”，北卡罗來納州小教堂山一九四一年版，第五八頁。
- ③ 見麥克布萊德著：“智利：國家与社会”，紐約一九三六年版。
- ④ 貝尔特未出版的原稿。
- ⑤ 克罗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二六九頁。
- ⑥ 見伏非著：“拉丁美洲的文明”，第二〇二頁上的引文。
- ⑦ 見孟祿著：“拉丁美洲各共和國”。
- ⑧ 方納著：“美國工人運動史”，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一三頁。
- ⑨ 納·韋尔及斯·韋尔合著：“墨西哥的再行征服”，倫敦一九三九年版，第一卷，第一八頁。
- ⑩ 馬克思著：“哲學底貧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五六頁。
- ⑪ 田寧鮑姆著：“奴隸与公民”，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三四頁。
- ⑫ 華林著：“德文的老水手”，倫敦一八九七年版，第一〇六頁。
- ⑬ 霍斯柯維次著：“往古黑人的神話”，紐約一九四一年版，第三三一—三五三頁。
- ⑭ 杜波依斯著：“黑人的过去与現在”，紐約一九三九年版，第一四二頁。
- ⑮ 傑·赫·富蘭克林著：“从奴隸到自由”，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三一頁。
- ⑯ 康馬格及尼文斯合著：“美洲的遺產”，版七頓一九三九年版，第三六九頁。
- ⑰ 麥克馬斯脫著：“美國人民史”，紐約一八八五年版，第二卷，第一六頁。
- ⑱ 賴丁著：“他們帶上鎖鏈到來”，紐約一九五〇年版，第一七頁。
- ⑲ 威尔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發展”，第一九五頁。
- ⑳ 麥克馬斯脫著：“美國人民史”，第一五頁。
- ㉑ 史裴尔斯著：“美國奴隸貿易”，紐約一九〇七年版，第三九頁。
- ㉒ 福尔克納及凱浦納合著：“美洲的歷史及人民”，紐約一九四二年版，第二二三頁。
- ㉓ 台維斯著：“黑人的民主政治”，紐約一九二八年版，第六〇頁。
- ㉔ 克罗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二三三頁。
- ㉕ 見皇家國際問題学会編：“南美洲的共和國”，倫敦一九三七年版。
- ㉖ 席林斯基的引文，載一九四九年四月号“黑人史雜誌”。
- ㉗ 杜波依斯著：“黑人”，紐約一九一五年版，第一五四頁。
- ㉘ 寇克蘭著：“美洲經濟生活史”，第一八五頁。
- ㉙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洲文明的兴起”，第二卷，第一一六頁。
- ㉚ 燕德爾著：“美國的難題”，紐約一九四四年版，第二二二頁。
- ㉛ 威尔格斯及德加合著：“拉丁美洲史綱”，第七三頁。
- ㉜ 田寧鮑姆著：“奴隸与公民”，第三六頁。
- ㉝ 史裴尔斯著：“美國奴隸貿易”，第五一頁。
- ㉞ 阿賽維陀著：“巴西文化”，紐約一九五〇年版，第四六頁。

- ③⑤ 麥克馬斯脫著：“美國人民史”，第一八頁。
- ③⑥ 方納著：“道格拉斯文選”，紐約一九四五年版，第四六頁。
- ③⑦ 威爾士著：“加勒比海地區的黑人”，第五七頁。
- ③⑧ 普蘭著：“南部美洲”，紐約一九四八年版，第五頁。
- ③⑨ 奧尼爾著：“美國史中的工人”，德勒、加貝德一九一〇年版，第二一頁。
- ④⑩ 雅斯柯維次著：“往古黑人的神話”，第八七頁。
- ④⑪ 阿普蒂克著：“爭取自由”，紐約一九四八年版，第一一頁。
- ④⑫ “南美手冊”，第三五八頁。
- ④⑬ 雅斯柯維次著：“往古黑人的神話”，第九一頁。
- ④⑭ 拉莫斯著：“巴西的黑人”，華盛頓一九三九年版，第四〇頁。
- ④⑮ 阿普蒂克著：“美洲黑人史論文集”，紐約一九四五年版，第六一——六二頁。
- ④⑯ 方納著：“美國工人運動史”，第二一頁。
- ④⑰ 阿普蒂克著：“美洲黑人史論文集”，第一一頁。
- ④⑱ 見伍德遜著：“我們歷史中的黑人”，華盛頓一九四七年版。
- ④⑲ 亞當斯著：“美洲的史詩”，波士頓一九三一年版，第六七頁。
- ⑤⑩ 派林頓著：“美國思想的主流”，紐約一九二七年版，第一卷，第一三四——一三五頁。
- ⑤⑪ 寇克蘭著：“美洲經濟生活史”，第二三及七三頁。
- ⑤⑫ 羅乞斯特著：“一六〇七——一八〇〇年的美國資本主義”，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四〇——五五頁。
- ⑤⑬ 派克斯著：“墨西哥史”，波士頓一九三八年版，第一〇二頁。
- ⑤⑭ 克羅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四〇五頁。
- ⑤⑮ 方納著：“美國工人運動史”，第二五頁。
- ⑤⑯ 見格萊遜著：“僱工與奴隸”，南卡羅來納州查里斯頓一八五六年版。
- ⑤⑰ 見道夫曼著：“美洲文明中的經濟思想家”，紐約一九四六年版，第二卷，第九三〇頁上的引文。
- ⑤⑱ 派林頓著：“美國思想的主流”，第二卷，第一〇〇頁。

第六章

殖民地的教会

教会，無論是新教或天主教方面，都是征服、統治和剝削兩半球人民的歐洲統治階級的重要部分。大約在哥倫布的時代，在宗教改革尚未十分進展的時候，天主教会至少拥有歐洲全部財富的三分之一。產生了國家元首、封建大莊園主和軍隊將領的歐洲各國的統治階級，也主要地產生了教会中的王公。新教出現之後，情形也是一样，虽然程度上或有不同。但是，教会和統治階級在共同对付怀着不滿情緒的人民大眾時所保持本質上的統一，'阻止不了爭奪美洲富庶殖民地战利品的教会中各級僧侶之間的嚴重爭吵，教会和政府領袖之間的矛盾，教会領袖和世俗地主之間的卑鄙的紛爭，以及各基督教國家为佔有新大陸而發生的战争。

然而，天主教和新教教会是有分別的。新教是新兴的資產階級在反对歐洲封建制度的革命鬥爭中实行宗教改革時所創造出來的，而天主教則是封建制度的基本部分。新教是年輕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武器。可是，到資產階級獲得統治權之後，却毫不遲疑地使用新教做为剝削勞動人民的工具，就像封建地主利用天主教一樣。

在征服与掠奪美洲殖民地的時候，各种教派的教会具有兩重特殊任务：第一，它提供了一張精神上的和宗教上的布幕，用以掩盖全部殖民生活过程中的野蛮行为；第二，它用統治階級所提倡的麻痹人的宗教來征服人民的心，軟化他們的抵抗。宗教与西班牙

征服者的暴行關係之深，可以从凡拉洛波斯的話証明出來，他在一六〇六年說：“我們要注意，我們殺人和伤人，是为着要衛護对我主耶穌基督的信仰，这样，在蒙他的恩寵及为他服务中，我們就可以用槍和刀贏得天堂。”^①

教会基於自己的剝削職務，基於自己所屬的階級，又基於自己的巨大財富，在殖民地，特別是天主教國家所控制的殖民地，就能够要求和取得优越而有权力的地位。在所有的殖民地之中，教会都能够取得“國教”的地位。不僅在西班牙屬的墨西哥、葡萄牙屬的巴西和法屬的魁北克如此，就是在新教的麻薩諸塞亦莫不如此。在殖民時期，差不多在所有的地方，教会都獲得巨大的勢力。

在征服殖民地的初期，西班牙的國王對於教会掌握着很多的國家管制權，这些权力就叫做“推荐权”。在这些权力之中有什一稅徵收權，任命教会高級教士權，劃定教區疆界權，在何時何地建築教堂的決定權，宗教會議和大会召開的控制權，任命宗教裁判所審判官之權，限制教会財產的权力等^②。

可是，天主教的理論是：教皇不僅是世界的精神統治者，而且是世俗統治者。根据这个理論，天主教运用其組織的力量及其控制个人的力量，就能够避開國家政府的控制而在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國殖民地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当然，天主教会权力的基礎，是殖民地和“母”國封建主义的存在。天主教教士甚至在犯法的時候，無論是民事法或刑事法，都不由國家的法院審判而由特別的教会法庭審判。在英國殖民地，新教教会的教士們也有相似的支配國家的傾向，例如清教的新英格蘭的頑強的神权統治便是。新教各派之間很多分歧，因此不能像統一的天主教在拉丁美洲拥有那样大的权力。殖民地的新教分裂为若干紛爭的派別，資本主

又發展中的階級矛盾又助長着這種分裂，這種分裂使教會不能把英屬各殖民地緊握在手，這就是英屬各殖民地能夠迅速走向工業化，走向民主，而最後走向革命的基本原因之一。同樣原因，作為最大的地主的天主教會扼制着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美洲殖民地的咽喉，這種扼制很早就變成了最大的桎梏之一，妨礙着那些殖民地的文化、自由和工業化的發展。

教會的財富

天主教會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國殖民地，特別是在西屬殖民地，要求並分得了大部分土地，作為它剝掠殖民地分贓所得的一份。後來天主教會變成了天主教會勢力下的美洲的最大的地主。最初，西班牙和葡萄牙信仰天主教的國王想到了教會獨佔歐洲土地的高妙手段，便制定條例，限制教會在殖民地擁有土地的權力。但是，在教士階層的巨大力量之前，這些條例迅速地崩潰了，而教會便重又得到它在歐洲那樣擁有土地的成功。到一八一〇年拉丁美洲革命時期開始的時候，教會擁有了全部土地三分之一以上。派克斯引阿拉曼的話說：“在十九世紀初，估計墨西哥已使用的土地有一半以上是僧侶的財產。……在殖民時期終了時，教會和富有的僧侶在墨西哥、秘魯、哥倫比亞、厄瓜多爾擁有各該國的全部財富約達一半，並在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擁有幾乎同樣大量的財富。其餘的財富有相當大的部分是以抵押方式被教會控制的。”^③ 另一位學者說：“菲力浦第三（西班牙國王）於一六二〇年對秘魯總督訴苦說，……寺院比利馬所有其餘的人佔的地還要多，……很少人不付房租或地租給教會的。”^④ 一六四四年，墨西哥城的西班牙殖民地市議會向菲力浦第四上書說，如果不採取行動來限制它，教會不久

便會佔有一切財產。佩克說，在法屬加拿大，天主教會也是最大的地主，比別的地主大得多^⑤。

在天主教區域的殖民地，教會（即主教們）又取得用各種方法向人民抽稅的權利。由於有什一稅制，教會就可以就一切牛、羊、水菓、穀物和其他農產品徵收捐稅十分之一。教皇亞歷山大第六在十五世紀末曾授權西班牙教會通過西班牙國王的命令而徵收什一稅。巴西的葡萄牙統治者也為教會徵收什一稅。根據一七七四年的魁北克法案，英國也讓予加拿大的法國天主教會以對一切產品徵收什一稅的權利。佩克指出，英國的教會也獲得了公地的七分之一，作為教會的財產。在大西洋沿岸某些英國殖民地，也有教會徵收什一稅的制度，但是重要性比不上天主教的殖民地。

除開由徵收什一稅和廣大土地生產而來的鉅大收入之外，教會還有很多種收入的來源。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天主教會是最大的典押店主和放債人，它還擁有很多礦場、製革廠、造船廠、製鞋廠、陶瓷廠、麵包廠等等。教會極力壟斷一切經濟生活，因而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直接障礙。教會又徵收婚喪大事和洗禮等事的捐稅，這種捐稅差不多是強制徵收的。韋塞談殖民地秘魯的情形說：“僧侶們用千百種方法勒索印第安人所剩下來的一點點東西，主要的方法是為聖徒募捐，為死者做彌撒，在指定的日子要印第安人為僧侶們做家裏的和教區的工作，強迫送禮等等。”^⑥

教會有一個龐大的、無遠不及的組織，包含着數以萬計的牧師、僧侶和尼姑。很大數量的教堂、寺院和其他建築物是用印第安人的勞動力建築起來給這麼大批的人住的。在一八一〇年拉丁美洲革命的時代，墨西哥有一萬所宗教建築物。在整個西班牙廣大的殖民地上，許多教會建築物是建築得非常精美的，而且差不多完全

是强迫印第安人以無償勞動建造的。大主教蒙都福於一五五〇年曾批評這件事說：“一个修道士建造價值一万或一万二千杜卡(等於五万至六万美元)的新房屋，……从四尋、六尋或十二尋(即十至三十英里)以外之地，把五六百到一千名成羣的印第安人調來做工，不給他們任何工資，或者甚至一塊麪包皮也不給他們，……这是不算什麼一回事的。”^⑦

在这种情况之下，許多上層僧侶变得富有而且腐敗了。在十八世紀末，墨西哥大主教單从自己財產得到的經常收入每年就達十三万美元；柏布拉主教的收入是十一万美元；瓦拉陀立德主教的收入是十万美元；瓜達拉哈拉主教的收入達九万美元。这种情况，再加上他們的放恣淫乱，便遭受較有良心的教会人員的反对。甚至今天的天主教領袖們都常常承認殖民地時代的上層教士的腐敗。李安神父說：“教会的鉅大財富和財富之輕易獲得，必然造成某种程度的懶惰、放恣与道德敗坏。”^⑧上層僧侶过着驕奢淫逸的生活，下層僧侶却是貧窮的。他們的貧窮与他們生活的普遍悲慘，是他們在革命時期对革命那样積極的主要原因。

天主教会中有幾种教派，在殖民地中都特別活躍——耶穌会、方济各会、多米尼加会、卡美尔派、奥古斯丁派、加普香派及其他。这些教派中，最有势力、最富於進攻精神而又組織得最好的就是耶穌会。这派教会在歐洲和在美洲从事各种活動之後，变得那样富有和强大，以至於不僅威脅到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三國的國王，而且威脅到梵蒂岡本身。它們在西半球殖民地拥有一大串的傳教会、大地產和其他企業。結果，耶穌会於一七五九年被逐出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又於一七六七年被逐出西班牙及其殖民地。一七六四年，英國人又沒收了加拿大的法國耶穌会的產業。教皇也下令解

散耶穌會，但後來它又恢復。

改宗、教育、宗教裁判

在整个殖民時期，幾乎整个西半球，新教和天主教兩方面都强大到足以为本教會的利益而公開实行控制人們的宗教信仰。不服从教會的教条和慣例的勇敢的人們是很多的，但這些人都受到可怕的迫害。差不多在所有的地方，教會都得到政府的認可和津貼。在整个美洲殖民世界，都是沒有信教自由的，惟有在一些相当小而孤立的地區如羅得島和賓夕法尼亞，還有某種程度的信教自由。这种宗教的獨佔一直持續到革命時期（英國殖民地於一七七六年開始，拉丁美洲於一八一〇年開始），那時覺悟了的人民就給予整个反動制度一个致命的打擊。

天主教會在它統治着人們心靈的廣大地區強迫施行宗教獨佔，照例是比分裂的新教派更為成功。在征服殖民地初期，天主教會的最大成功是使用狡猾的宣傳和經濟、政治壓力，把千百萬的印第安人驅來信教，克服他們的一切抵抗。被打敗了的印第安人隱忍地承認征服者的上帝比較他們被擊敗了的諸神更有法力，他們如不是在事實上承認，也在口頭上承認了這一點。教會後來又吸收了千百萬黑奴來信教。但是，这种吸收信徒的工作，在印第安人和黑人及其與白人混合的歐印混合種及黑白混合種子孫之中進行得並不很徹底，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梅特羅說：“任何在秘魯和玻利維亞旅行的人都知道，印卡人的舊有宗教仍在基督教裝飾之下存在着……過去的神不但在安德斯山中偏僻鄉村供奉着，而且在大城市中也仍然被人公開供奉。”^⑩巴西和加勒比海各國的黑人雖然自稱信仰天主教，却繼續把他們非洲的舊宗教保留下來。

这种情况，即天主教与印第安人及黑人舊宗教混合起來的情况，在各种程度上普及於拉丁美洲各地。巴西作家達根哈称这种混合的宗教为“宗教混血兒”。布蘭夏德論这种事說：“自从天主教的战士們用天主教君主的名义佔領这个地區(拉丁美洲)以來的四百餘年期間，羅馬教會未能取得人民大众的信仰，这地區大部分仍然是傳教區。”^⑩耶穌會的作家边生和鄧恩也承認：“冷淡态度是普遍的現象……一般說來，只有極少數的居民参加教會的聖禮生活或者履行最低限度的义务。”不过，名义上，就是在今天，西半球的黑人和印第安人大多數都是天主教徒。

新教各教会在英屬殖民地虽然把大批黑奴变成了基督教徒，却没有能够使多少印第安人皈依，直到今天，印第安人还多是信奉他們原始的宗教。在北美足以与拉丁美洲初期印第安人大批大批改宗的事相比的，是十七、十八世紀法國耶穌会在大湖區及密西西比河一帶对印第安人所做的廣泛的工作。

天主教和新教教會掌握人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教会在整个殖民時期在整个西半球控制着教育。克雷頓叙述在一七六三年正当英國夺取以前新法蘭西(加拿大)殖民地的初級教育的情形道：“在加拿大，教會嚴格地監督着教育人員、教育方法和科目。它对世俗的教員不抱好感，小学教師大部分是教會裏的牧師或教友。宗教的課程被認為是一切教育的根本。”^⑪

全部美洲殖民地的初級和高級教育，不論天主教与新教，在漫長的殖民時期裏的一般情形就是这样。兩種教會地區主要的差異是：在天主教殖民區，學校裏的課程比較在英國新教殖民地更加是屬於宗教性質的，而教會的控制也更嚴緊。不过，在每一个地方，直到革命時期为止，教會都是緊緊地扼制着教育和思想自由的，只

是嚴厲的程度有一些差別而已。

在殖民時期，各地差不多只有統治階級才有權利進小學、中學和大學受教育。黑人、印第安人、黑白混合種人、歐印混合種人、白種工人和小農，學校是不收的。對這些被賤視的人民，只要在教堂集會裏把一些宗教教條灌進他們的頭腦就夠了。因此在各殖民地文盲的比例高到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五。在殖民地的美洲，婦女在教育方面也是到處受歧視的，大多數的高等學校都不讓她們進去。就是富人，如果要他們的女兒受到教育，都不得不聘請家庭教師來教她們。不過，雖然有這些嚴重妨礙，有些婦女也受到了教育。事實上，在全部殖民時期，美洲天主教地區最光輝的文學家之一便是一個女人，墨西哥城的璜娜·伊尼·德·拉·克魯茲（一六五一——一六九五年）。她是學者，敏感的詩人，優秀的作家；她的文學美譽今天仍然是崇高的，托列斯—里奧西柯甚至稱她為“第十位文藝女神”^②。

教會還不滿足於政府讓給它的宗教獨佔權，不滿足於教育控制權和維持其許多機構的經費，還要在各種環境中盡其所能用強力推行宗教教義。持異端的或不信仰的，往往受到摧殘蹂躪。新英格蘭的清教徒是這個時代對異端不寬容的精神的典型，它迫害不奉國教各派的會眾派教徒、教友派教徒、猶太人和天主教徒，還把像羅吉爾·威廉斯和安娜·赫欽生這樣的自由主義人物驅逐出境。科頓·馬塞等人的加爾文派的冷酷森嚴的教義，終於產生了一六九二年麻薩諸塞州薩倫姆的捉巫事件，那一年，在四個月之中，把十三個女子和六個男人以“巫術惑眾”的罪名絞死。

然而，教會用最厲害的恐怖手段來强行管制人民思想的，还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作為人類最惡毒的制度之一的宗教裁

判，是在一五六九年从西班牙傳到殖民地。在巴西也差不多在同一个時候有了这种制度。班農和其他天主教作家現在力圖歪曲事实，把宗教裁判所說成是政府而不是教会的制度。西班牙式的宗教裁判制比葡萄牙式的还要惡毒。这个酷刑制度一直沿用了二百五十年。在这个期間，宗教裁判所陸續把百餘男人和妇女綁在柱子上燒死（这些人是猶太人、回教徒、新教徒、天主教異端、“妖巫”等等），把數千人投入獄中。在宗教裁判者看來，最大的罪狀就是異端邪說：就是敢於獨立地思想。要是誰不相信天主教的“奇跡”而敢於說出來，就会被活活地燒死。由教会中的权貴組成的宗教裁判所，控制和檢查一切印刷品和藝術作品，焚燒“邪”書，沒收財產，偵察每一個人。它的惡毒的勢力到处都感受得到。这是最早的思想管制制度。宗教裁判制度在拉丁美洲革命的火燄中消滅了，这是人民最高兴的事。可是它的精神仍然存在於天主教会反動教階体制之中。在加拿大魁北克，宗教裁判所並沒有宣佈廢除，仍然合法存在。

教会維護人对人的剝削

各宗派的教会根据“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的信條，擁護和支持一切人奴役人的制度，这些制度在差不多兩千年的基督教会歷史中一个接一个地出現。聖奧古斯丁在他的“天國”一書中論奴隸制度說：“奴隸制是上帝所需要的，要取消这种制度就是反叛上帝。”昂格尔斯論農奴制度說：“上帝的意旨是：有些人要做主人，有些人要做農奴，做主人的要愛戴上帝，農奴要愛戴和尊敬主人。”而關於資本主义，教皇列奧第十三又宣示說：“工人應該毫無怨尤地接受上帝分配給他的地位。”^⑬

因此，作为統治階級剝削工具的主要部分的教会，在拉丁美洲支持和应用了殖民地時期加於勞動者的經濟政治奴役的一切基本形式，那就是：用印第安人做雇農，用黑人做奴隸，用白种工人做工資奴隸。在任何一个殖民地或任何一个殖民地時期，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說教会是要廢除人類奴役与剝削制度的一种力量。在拉丁美洲，建立在地主的地產上的地方教堂，就像地主自己的大厦或奴隸住的陋屋一样是他的全套剝削机器的一个部分。

至於教会對奴役印第安人一事的态度是这样的：在整个美洲，殖民時期開始不久，剝削者就看到了印第安人不能变做奴隸，理由上面已經說过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國王以及殖民地最大的劳工剝削者天主教教会很快就了解（即使很多愚昧地主还不了解）：雇農制是可以强制对印第安人施行的最深入的奴役制，特別是在人口稠密的地區。韋尔寫道：“教会成为〔墨西哥〕殖民地最大的地主之後，它在强迫印第安人勞動的制度中，獲得一种既得的利益。”^④ 教会不对印第安人实行奴隸制而实行雇農制，必須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才可以了解，就是，教会也像國王一样，不願毀滅它的所有財富的泉源——印第安人的勞動。只有在巴西，地主們竭力强迫印第安人做奴隸。特別是在这个殖民地，教会力圖以雇農制的形式独佔印第安人的勞動为自己的事業服役，並且支持私人种植場的黑奴制。

天主教教会既然这样支持殘酷的印第安人雇農制，就不可能做到它所宣揚的一句話，說天主教教会在殖民地時期是印第安人的朋友。事实是，它很少把印第安人当做人類來看待。直到一五三七年，約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後四十五年，教皇保羅第二才發出勅書，宣佈印第安人也是人，可以接受聖禮，这样來解决美洲的教会

人士对这个問題的紛爭。柯亨寫道：“秘魯的印第安人沒有被他們的統治者当做人類來看待。羅馬的樞机主教因實際上辯論了半个世紀，辯論不是人類的印第安人究竟可不可以接受聖祀。”^⑮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教会在实行宗教裁判制的二百五十年間沒有对印第安人施行这种制度，而只对白种人施行，主要就是因为教会把印第安人看做下等動物，对自己的道德行为是不負有实际責任的。

在英屬北美殖民地，剝削者經過一些努力而無效之後，也不繼續設法把印第安人变成奴隸了。他們甚至放棄把印第安人变作雇農或加以剝削的任何企圖，只是把他們当作獵取皮毛的人。沿着北大西洋海岸各殖民地採行的政策是把印第安人通通驅逐出境或消滅掉。殖民地的新教会和天主教教会都支持这个野蛮的政策。

在全部美洲殖民地，教会對於黑奴制的态度比對於印第安人还要坏。不可否認的事实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天主教教会不僅公然支持奴隸制，而且它們本身就拥有大批的黑奴在它們的大种植場裏做工。加尔德隆引述拉丁美洲一位天主教的主教查理瓦神父的話說：“說得恰当些，我們可以說，黑人……只是为着做奴隸而生的。”^⑯甚至激烈反对用印第安人做奴隸的拉斯·加沙斯，最初也公開提倡用黑人做奴隸，說每个白种移民都應該分得十二个黑奴。这位偉大的教士後來放棄了这个主張，並且为这个主張而懺悔，他变成激烈反对对印第安人与黑人实行奴隸制的人。加尔達姆所述智利的情形，是拉丁美洲一般情形最典型的例子。他說：当耶穌会教士於一七六七年被逐出智利的時候，他們拥有五十个大地產，大批的印第安農奴和三百个黑奴^⑰。狄菲說耶穌会拥有智利五分之一的黑奴，說“教会宥恕（而且实行）奴隸制度和奴隸買賣，理由是：奴役一个人的身体而拯救他的灵魂，要比讓他自由而

做一个異教徒來得好”¹⁸。

在北美英屬殖民地，新教教會裏呼籲黑人自由的声音像拉丁美洲天主教會裏的这种呼声一样少。我們已看到，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商人自由地進行奴隸買賣並且致富。英屬殖民地的教會領袖一般地都支持奴隸制，特別是在南部，其支持的積極性不下於大地主。比尔德夫妇說：“清教徒和〔查理第一時代〕保王党都不反对人奴役人的制度，不反对把他們的同胞、与他們同膚色或不同膚色的人当作奴隸。”¹⁹ 甚至像威廉·賓和罗吉尔·威廉斯这样自由主义的教會人士也像別的教會領袖一样拥有奴隸。清教徒有名的傳教士約翰·伊里奧特也不怎样反对奴隸制度。而当美國独立之後並進行着巨大的廢除奴隸制度運動的時候，南部各州的教會用聖經的經文和神聖的先例做理由根据，幾乎一致用基督教的名义來擁護黑奴制。

阿普蒂克举出对奴隸說教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十八和十九世紀的弗吉尼亞州与馬里蘭州新教聖公會的教士中，这种事是很普遍的。他說：“奴隸們听到：上帝的意旨是要他們安於他們卑下的地位。他們听到：要是不做好他們份內的工作，他們就要在地獄中永远受苦难。他們又特別受到警告：當他們吵鬧、無禮貌、頑強或發脾氣的時候，上帝就大为不高兴。如果奴隸主發脾氣、兇惡或者态度粗野的時候，奴隸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為；对付奴隸主是上帝的事，不是奴隸的事，奴隸應該讓上帝來處罰主人。”²⁰ 馬克思說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就是指這一點。

勒·貝·華盛頓列举了奴隸主用來为奴隸制辯護的一大串的聖經上的引語²¹。但是黑人在他們的心灵上和在不同的地方，表示出另一种基督教的观念。阿普蒂克說：“然而，很多黑奴創制了另一

種宗教。他們的上帝詛咒劫掠人的人，把奴隸領出了奴役，說大地將成為貧苦人民的家產，並預言第一等人要成為末一等人，而末一等人要成為第一等人。他們的上帝創造的一切人是同一種血統的，並沒有表示偏愛哪一種人。”²²

南部的大奴隸主多屬聖公會。一八五四年間，路易西安那這個教會的主教頗爾克擁有四百個黑奴²³。北部的這個教會對於奴隸制的態度也不見得比南部好些。不錯，在內戰之前，很多主張廢除奴隸制的白人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但是他們並沒有得到他們的有組織的教會的支持，教會一般對南部奴隸制都是採取着大商人和銀行家的同一妥協態度的。雖然新英格蘭大部分地區於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廢除奴隸制，但派林頓還可以這樣論述這個宗教地區：“一八三〇年間，全美國主張廢除黑奴制的社團在一百個以上，新英格蘭却一個也沒有；而蓋里遜在‘解放雜誌’第一期上所寫的大概並不誇張……，他覺得新英格蘭的人對於黑奴解放的事‘比奴隸主本身抱着更厲害的鄙視，從事更積極的反對、更無情的誹謗，更頑固的偏見、更冷酷的無情’。老式的清教徒的良心也許是慈愛的，但是他們很堅決地拒絕過問比過安息日和維護教條更大的事。”²⁴

至於殖民地剝削階級強制施行的第三種人奴役人的制度——工資奴隸制——，不管是對印第安人、黑人或白人施行，全美洲各派教會都是全力擁護和支持的。天主教和新教的頭目們不僅支持資本主義的這種特殊的奴隸制度，而且從來沒有設法要減輕對殖民地工人的可怕的摧殘。在殖民地時代（在我們今天這時代也是一樣），教會對於工資奴隸制的事也像對雇農制和奴隸制一樣，從來沒有主張過要給予工人較公平和較人道的待遇。相反的，教會

頭目們作為統治階級的確切不移的一部分，是加深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的有力的因素。

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傳教會

教會，不論在它的天主教還是新教的各種派別方面，在與其世俗的征服者與剝削者密切合作的時候，對於它竭力要在新大陸殖民地建立的政府上，有極濃厚的神權政治的傾向。在這方面，教會的計劃因國家與教派不同而有差異，但大體上說來，教會是要在封建—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建立一種教會所控制的宗教政權。教會要同時做國家的主人和做各國經濟的主人。這是天主教和清教徒神權政治觀的中心思想。

在北、中、南美洲殖民地，這種神權政治傾向是非常明顯的。例如在麻薩諸塞，一直到一七〇〇年為止，教徒的身分就是選舉投票的資格。但是這種宗教官僚制的最明白而最早表現，就是拉丁美洲有名的天主教傳教會組織。要說明殖民生活，不管說得如何簡短，都非談到值得注意的傳教會制度不可。這是根據中世紀的天主教宗教統治制度把新大陸組織起來的大規模嘗試。

傳教會運動早在十六世紀初（一五二〇年）就開始，一直持續到拉丁美洲革命時期。後來傳教會擴張到整個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特別是在荒野邊僻的地區，在那裏，傳教會的建立者可以工作活動，受到殖民地其他機構最小的控制。在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中也有法國的天主教傳教會，但是它的重要性比不上西班牙、葡萄牙控制地區的傳教會。天主教有好幾個教派積極參加傳教會的建立，但是，耶穌會往往是最積極而且最成功的。這個教派於一七六七年被逐出這些殖民地之後，傳教會的領導權就落於方濟各派的

手中。

天主教的文獻中曾為天主教的印第安傳教會大吹大擂，譽為一種社會理想的實現。很多人說這是把湯馬斯·摩爾在一五一六年出版的“烏托邦”的理論付諸實行的嘗試。天主教傳教會又被人形容為共產主義的實施。可是，實際上天主教傳教會並不是這些。這只是西班牙封建大授地的教會版而已，在宗教宣傳和教堂禮儀掩蓋之下，有這種制度的一切基本的剝削形態。牧師們採取了印第安人原始的公社制以作己用。傳教會的土地由教會所擁有或控制，由印第安人耕種，這些印第安人各擁有小塊土地，種植瓜果蔬菜供自己食用。他們是雇農，像其他大授地的印第安人一樣。有些印第安人被傳授各種技藝，他們建築了數以千計的教堂，都沒有得到報酬。從加利福尼亞到智利，這種教堂到處都有。

貝爾特說：“這些傳教會既不是‘共產主義的’，也不是‘社會主義的’。傳教會中的生產關係是封建的，是主人和奴隸的關係。”^{②⑥}傳教會中的政治關係是專制的。教士們主管一切，印第安人被當做永不會長大的未成年的人來看待。文盲幾乎是普遍的。克羅說：“只有被指定將來做公務員、教會職員或醫藥工作者的小孩子才有讀書寫字的權利。”^{②⑦}在有些傳教會轄區裏，印第安人可以選舉自己的地方行政官吏，但是教區長有否決權。事實上是兩名教士充任的官吏監督着傳教會轄區裏的一切政事。傳教會有自己的警察和武裝軍隊。印第安人犯規，就要受教士審判，常常受到嚴酷的刑罰。威爾格斯說：“土人的家庭生活、衣著、禮貌和道德，都受傳教士的約束。”休息娛樂也是受着管制的。“土人不得和外間的白種人直接接觸。”^{②⑧}

關於傳教會的一般機構，很多作家曾嚴厲地批評過。狄非說：

“耶穌會僧侶把土人当做奴隸，掠取他們勞動的果实。……他們組織的技巧幾乎到处都是一樣，因為它的計劃是由一個中央當局制定的。有些傳教士常常是在軍隊的衛護下進入從未有基督教傳播的地區。他們住定下來，引誘印第安人建立起傳教會。引誘印第安人時，如屬可能，是用和平的方法，如屬必要，就使用強力……可是，洪波特並沒有看到傳教會對印第安人發生很大的教化作用。……傳教士又使印第安人孤立起來，把他們生產的東西作為宗教貢獻品拿去售賣，却只給印第安人一點點東西，作為他們失去自由的代價。……奴隸是耶穌會僧侶們最寶貴的財產之一。如果列出一個精密的財產清冊，就可以看到他們擁有數以千計的奴隸。他們對待奴隸的方法是和當時的慣例相一致的，當耶穌會教士被驅逐出境的時候，在他們的種植場裏發現足枷、鎖鏈及其他刑具。”^②在一七六七年耶穌會教士被逐出西班牙殖民地的時候，他們二千二百六十人，控制着七十一萬七千名印第安人。除耶穌會外，還有很多種教會的傳教會。

傳教會生產很多種商品來出賣，這樣僧侶們就搜刮了大量的金錢。耶穌會被逐後，阿根廷著名的詩人兼歷史家盧恭斯這樣論述巴拉圭三十個傳教會的情形：“每年費用約一百萬元，每年利潤則為三百萬元。如此延續一百年以上，就是有三億元的驚人收入。”盧恭斯又說：“所有這些錢都進入了耶穌會的錢櫃中，因為這派教會完全壟斷着這一區的貿易。”^③在別的地區，傳教會也同樣富有。弗萊爾說：“對土著工人的剝削是有系統地進行着，傳教會的印第安人每日工資一百雷*，但領到的只有三十五雷的可憐數目，大部

* 葡萄牙幣名。——譯者

分都給〔巴西的〕白人和教會佔了去。”^①

拉斯·加沙斯於一五二〇年在委內瑞拉設立第一個傳教會，但是這傳教會失敗了。緊跟在柯爾蒂斯後面，因方濟各會於一五二四年來到墨西哥（耶穌會於一五七二年來到），不久傳教會便遍佈全國。從一五九三年以後的第二個世紀中，耶穌會在巴拉圭和阿根廷北部建立了廣大的傳教網，算是各教派中最成功的一派。一七五〇年左右，一連串的耶穌會傳教會沿着亞馬孫河兩岸一直延伸到秘魯。到了一七六九年，波多拉和謝拉在加利福尼亞的聖地亞哥和蒙特雷建立了傳教會。一七七六年，一個傳教會在現在的舊金山地方建立起來了，其他傳教會在加利福尼亞各地也建立了起來，共二十一個。在得克薩斯、亞利桑那、路易西安那和佛羅里達，也建立了很多傳教會。

十八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中，龐大的“傳教會帝國”開始衰弱了。這種社會力量和美洲資本主義的整個發展相衝突。而且，耶穌會之被逐也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使得傳教會衰落的其他因素是政府的敵視和私人地主的仇恨，政府把傳教會看做爭奪政治權力的敵對者，私人地主則與傳教會激烈地爭奪市場。此後印第安農奴的供應也降落了，這些農奴越來越強烈地反抗傳教會教士們的意旨，而歐印混合種人越來越多了，他們對於教會生活並沒有興趣。十九世紀初期的二十五年中，曾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生活中扮演著那樣重要角色的千百個傳教會，差不多完全絕跡了，只留下很多古老的教堂和寺院，作為一種失敗了的巨大社會努力、一種想在新大陸建立中世紀的神權政治的命運不佳的企圖的紀念碑。

① 見瓦爾卡燕載在一九四九年九月號“南北美洲月刊”雜誌上一文中的引文。

② 見麥肯姆著：“拉丁美洲的教會與國家”，北卡羅萊納州小教堂山一九三四

年版。

- ③ 派克斯著：“墨西哥史”，第一一一一頁。
- ④ 狄非著：“拉丁美洲的文明”，第五九〇頁。
- ⑤ 佩克著：“加拿大歷史大要”，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二〇〇頁。
- ⑥ 克罗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四〇五頁上的引文。
- ⑦ 辛浦生著：“好多个墨西哥”，紐約一九四一年版，第七四頁。
- ⑧ 艾德温·利安（神学博士）著：“南美各共和國的教会”，紐約一九三二年版，第七頁。
- ⑨ 梅特罗撰文，載一九四〇年四月号“美洲間季刊”。
- ⑩ 布蘭夏德著：“美洲人的自由与天主教会权力”，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七九頁。
- ⑪ 克雷頓著：“北方的自治領”，第一二七頁。
- ⑫ 托列斯—里奧西柯著：“拉丁美洲文學的史詩”，紐約一九四二年版，第三三頁。
- ⑬ 卡斯特蘭諾撰文中的引文，載哈瓦那出版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号“基礎”雜誌。
- ⑭ 韋尔著：“關於拉丁美洲文化”，紐約一九四一年版，第一四五頁。
- ⑮ 柯亨著：“南美洲的猶太人生活”，紐約一九四一年版，第一四五頁。
- ⑯ 加尔德隆著：“拉丁美洲：它的兴起与進步”，倫敦一九一三年版，第二二七頁。
- ⑰ 加尔達姆著：“智利史”，第八五頁。
- ⑱ 狄非著：“拉丁美洲的文明”，第五九五頁。
- ⑲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洲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一〇五頁。
- ⑳ 阿普蒂克著：“美國黑奴的秘史”，紐約一九四三年版，第五六頁。
- ㉑ 勒·貝·華盛頓著：“美洲奴隸制中利用宗教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未出版的原稿。
- ㉒ 阿普蒂克著：“美國黑奴的秘史”，第五八頁。
- ㉓ 伍德遜著：“黑人教会史”，華盛頓一九二一年版，第一四九頁。
- ㉔ 派林頓著：“美國思想的主流”，第二卷，第三四一頁。
- ㉕ 貝尔特未出版的原稿。
- ㉖ 克罗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一九九頁。
- ㉗ 威尔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發展”，第一七三頁。
- ㉘ 狄非著：“拉丁美洲的文明”，第五七八、五八二、五八四頁。
- ㉙ 克罗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二〇三頁上的引文。
- ㉚ 弗莱尔著：“主人与奴隸”，紐約一九四六年版，第一七四頁。

第七章

夺取殖民地的國際鬥爭

盛行於歐洲一千年以上的封建制度的一个基本特點，就是貴族之間不斷地貪婪地爭地和爭權。強權即公理，強者無情地吞食弱者。一个大土地強盜一覺得自己足夠強大，馬上就蹂躪和屠殺他的鄰人。在很多世紀中，这种野蛮的行徑都是歐洲公認的常規，而在这个無休止的爭奪中，沒有一座堡壘的門是不被打開的。

資本主義接收過來並且大大地加深了社會關係中封建領主狗咬狗的因素。它帶來了為着財富和權力的殘酷鬥爭。不僅是統治階級中的個別分子充滿着这种殘酷性，而且这个統治階級還極力把同样的寄生精神去污染工人。“人人為着自己，魔鬼抓走最落後的人”——這就是資本主義的中心口號。每個人都被刺激着要去盡力搶奪別人的東西，可以不擇手段，只要小心不要太觸犯基本的法規而落入法網，那些基本的法規是定下來約束掠奪同胞的殘酷鬥爭的。在社會的意義上不負責任的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個強盜的社會制度。它是個人主義的猖獗發展，成為社會不治之症。

資本主義在剝削階級中間引起的兇猛鬥爭，尤其是整個資本家階級掠奪勞動階級的鬥爭，特別表現為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基本敵對關係。資本主義建立起現代國家，這些國家充滿着極端的資本主義血腥的競爭的精神，不能自己地要互相爭奪土地及其他所有物。它們都互相當做敵國或潛在的敵國來看待。資本主義國

家和个别剝削者或一國內的資本家階級所不同之处，只是國家拥有一切軍事的和工業的力量作屠殺手段，因此爭奪行動的殘酷和兇暴远非个别剝削者可及。資本主义由於其固有的殘暴性質，是應該對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戰爭負責的。

在美洲漫長的殖民時期中，歐洲是各國不斷的戰爭的戰場。這些戰爭的基本原因是新興的資本主义和衰落的封建主义之間的矛盾，各國資產階級要犧牲別的民族而建立起強大的民族國家。這些複雜的戰爭，由於歐洲的掠奪成性的強國力圖奪取美洲殖民地為它們的戰利品，差不多都反映於美洲。

西半球的人民除開他們因美洲資本主义國家之間的爭奪而遭受的苦難不說外，曾因歐洲強國的掠奪特性而受了很多苦難。在整個殖民時期，各殖民國家不斷地進行着鬥爭，有時是隱蔽的，有時是公開進行的，其方式因時因地而異，都是為着爭奪資源豐富的西半球。參加這種血腥的鬥爭的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和荷蘭。

這些強國開始時是瘋狂地劫奪西半球印第安人的國土，其必然的結果，是接着以同樣無情的手段互相劫奪。因此殖民地的國界是根據力量的大小來劃定的，每一個“母”國都盡其所能把邊界擴張到最大限度，把對手國的邊界限制到最小限度。在歐洲國家的這種殖民地爭奪中，是沒有什麼禮讓、忠誠或公道的。忠於資本主义精神的各國政府毫不尊重別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

我們知道，西班牙和葡萄牙攫取殖民地比英國、法國、荷蘭要早得多。在十六世紀，它們已經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殖民強國了。在美洲，它們攫取了所有的“陽光照耀的國土”，肥沃適於種植的土地，和已發現有礦藏的地方。十六世紀末，別的強國開始積極殖民

的時候，剩下的地區只是北美洲比較寒冷的、難接近的、看來幾乎沒有什麼價值的北部地區。可是，到十六世紀末，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歐洲被英國和荷蘭歷次打得慘敗。荷蘭變成了一個首屈一指的世界強國，奪去了葡萄牙的遠東富饒的殖民地，十七世紀中葉，它握有全世界航海船隻四分之三。在十七世紀初，新興的英國把葡萄牙置於幾乎等於附庸的地位，在十七世紀結束之前，英國又無情地打倒了荷蘭的勢力而成為無敵的海上之王。在整個世紀中，英國又一次接一次地對法國進行戰爭，結果在十七世紀最後二十五年，把法國逐出了美洲殖民強國的地位。

殖民時期結束時，這幾個歐洲強國瓜分西半球的殘酷鬥爭並沒有結束。相反地，它們的爭奪一直繼續到殖民地時期和更後的時期。因此，在我們這時代，特別是由於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這種鬥爭比過去更加兇惡和危險了。但是，在這兒我們的敘述只能限於殖民地時期發生的爭奪西半球控制權的比較重要的一般過程，直到美洲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各次戰爭的時期為止。

走私業

歐洲殖民強國長期間在美洲競爭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互相破壞各強國竭力要在其本殖民地鞏固起來的貿易壟斷權，以掠取對方的貿易。我們知道，殖民國家對殖民地實行限制的政策，以摧殘殖民地工業的幼芽而壟斷殖民地的貿易，以為“母”國牟利。各競爭着的國家極力要打破對方的這些狹隘的獨佔而征服對方的殖民地市場。在這個經濟的而且常常是軍事的鬥爭中，主要的武器之一便是大規模的走私，各強國毫不在乎地違犯別國的商業法。在

这个勾当之中，它們往往是和对手國的殖民地的商人合作，那些商人很願意逃过“母”國的嚴格的貿易限制，虽然这样做是犯有“与敌國貿易”的罪狀的。

在最早的時期，西班牙的殖民地是这种外國走私商的重要目标。这些外國商人的非法貿易是非常地成功，駐在巴拿馬的皇家視察員於一六二四年宣佈，在那一年內，只有價值一、四四六、三四六比索的貨物合法地通过当地的關卡，估計走私貨達七、五九七、五五九比索，沒有向政府繳納關稅或捐稅。同一个時候，另一个西班牙視察員又說，每一千噸貨物合法地入口，就有七千噸貨物非法地入口。走私是那樣廣泛，到十八世紀末，西班牙的壟斷權實際上已經粉碎，外國船隻開進西班牙殖民地港口的，竟達西班牙船隻的十倍之多。

巴西也很受走私商的重視，特別是法國、荷蘭和英國的走私商，他們甚至大胆地用武力在巴西沿岸建立基地和貿易站。按照葡萄牙的法規，葡萄牙船隻開進巴西可以不用納關稅，外國船隻合法入口則須納等於貨物價值十分之一的關稅。可是，大批的走私商迴避了这个苛重的關稅。特別成功的是英國人，他們拥有新兴的海上武力。最後，“美杜恩條約”於一七〇三年簽訂，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巴西事实上在經濟上依附於英國了。

在北美英屬和法屬殖民地，走私之風也很盛，理由相同。列奇說法國的艦隊和駐防軍，甚至在戰時，也經常獲得从英國殖民地走私來的貨物。英國殖民地海關为徵集稅收所費的開銷平均为所收集到的關稅的八倍^①。許多著名的殖民地商人肆無忌憚地从事走私。約翰·韓柯克和一七七六年美國革命時其他領袖也在这些人之列。举例說。有名的“波士頓茶党”中人*之所以有那样真实

的熱情，原因之一便是：當地商人已經私運進大量的茶葉，東印度公司却又從英國運來大批茶葉，有吞沒全部茶葉市場之勢。於是愛國主義便和商業利益攜手前進，而茶葉商人和波士頓其他憤怒的人民便把英國的茶葉投入海中。

海 盜

殖民強國在掠奪兩半球的土地、市場和財富的鬥爭中，不僅止從事於走私和貿易戰爭。他們還有一個得意的武器，那就是海盜的劫掠，一個國家的船隻會攔截別國的船隻，把船上的貴重貨物搶去，對船上的水手和搭客橫施暴行。或者，一個國家的海盜會襲擊對手國家的殖民地港口，燒殺劫掠，無所不為。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紀中，好幾十個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城市便是這樣被蹂躪，其中有波托柏羅、巴拿馬、哈瓦那、法爾巴萊索、喀大吉納、馬拉開波、波多加柏羅、巴希亞、伯南布哥**、委拉克路斯、喀拉歐等等。各“母”國那時可能在歐洲和平相處這事實並不影響我們今天的海盜們的祖師的海盜行徑。很多海盜是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並沒有得到他們本國政府的批准，但是誰幹得最成功，誰就在本國受到最大的尊敬，並且得到本國國王的同意和支持。那時候海盜和商人的差別是很少的，而到今天也還是一樣。馬克思這樣來形容這個時期的商人資本家：“商業資本，在優勢的統治地位中，到處都代表一種劫奪制度，而在舊時代的和新時代的商業民族內，商業資本的發展，也與強力的劫掠、海盜、奴隸劫盜、在殖民地的征服，直接地結

* 指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夜襲，波士頓有五十人，偽裝印第安人，把英國商船上的茶葉傾倒在水中的事件而言。——譯者

** 即巴西的勒西斐。——譯者

合在一起。”^②

西班牙也是这些掠夺的海盜、劫賊和水寇襲擊的重要目标，而这些紳士們对西班牙進行劫掠的地方主要就是加勒比海，或称为“西班牙海”。他們的眼前的目的是夺走西班牙从殖民地劫掠來而运往大西洋彼岸的大批黄金白銀；最後目的則是完全摧毀西班牙。主要的海盜襲擊行为開始於十六世紀下半期，一直忽張忽弛地持續了兩百年。西班牙於一五八八年出征英國，它的有名的“無敵艦隊”在爱尔兰海岸外損失於暴風雨中，这个災禍使西班牙的海上威力从此一蹶不振，把海上霸权轉讓給英國，从此海盜劫掠事件为害更大。

海盜也時或襲擊从巴西駛回國的葡萄牙船隻，但这些船並不是像西班牙滿載金銀的船那样的好贖物。这些海盜的活動效力是很高的。克羅說：“在查理第五時代，二千四百二十一艘船隻从西班牙開往美洲，只有一千七百四十八艘開回國。其餘六百七十三艘有些給海盜夺去了，有些被暴風雨毀滅了。後來，虽然建立了護航制度（一五六一年），从一六二三到一六三六年的十三年內，單是荷蘭的海盜就搶劫了五百五十艘西班牙船隻。”^③

英國的海盜是海盜中的佼佼者，就像英國人在早期的販賣黑奴一事上也較別人厲害一样。西班牙發現、蹂躪和征服西半球最廣大而最美好的土地，比英國走先了一步。英國呢，它一參加美洲的劫奪，就用新兴的資本主义野蛮兇惡的精神搶奪西班牙“勞動”的果实，而海盜行徑便是它的主要武器之一。

德雷克爵士是英國著名的海盜及黑奴販賣者之中的最顯赫的人物。他因为做海盜成功，就得到伊麗莎白女王的爵士封号。德雷克有一次襲擊巴拿馬，把运往西班牙的全年的黄金都搶了去，这是

歷史上收穫最丰富的一次海盜襲擊^④。德雷克在他的有名的環球海盜航行中，投資僅五千鎊，結算下來，收穫共達六十万鎊^⑤。

名聲僅次於德雷克的是霍金斯、勞里爵士、毛根爵士、奇德船長、卡文狄希等人。從一五六五年開始，這些海盜們便“燒西班牙王的鬚鬚”，那就是廣泛地蹂躪西班牙殖民地的城市和船隻，完全不管兩國之間是和平相處還是處於戰爭狀態。在伊麗莎白女王時代，據估計英國的海盜帶回的贓物竟達一千二百万鎊——這數目在那時候是非常大的^⑥。英國的加勒比海盜羣在他們的劫掠行動中，奠定了英國海軍的基礎。他們在行劫時，又佔奪了西印度羣島的很多島嶼——巴哈馬羣島、巴巴突島、牙買加及其他島嶼——作海盜活動的根據地，今天英國仍然佔有這些海島。這樣，就像英國的資本主義大部分發源於黑奴販賣一樣，英國所自誇的海軍和海上霸權是起源於加勒比海海盜的活動的。英國很多有名望的家族祖先都是以盜匪起家。

法國人和荷蘭人在海盜事業中和英國人強烈地競爭着。法國海盜奪去了西班牙屬聖多明各的西端，後來這部分變成了法國殖民地海地。法國得到馬丁尼克和瓜德魯普島做殖民地，也同樣是先由海盜在那兒登陸佔領。法國最兇惡的海盜之一是羅隆諾亞，加勒比的居民至今猶記得起他的恐怖的殘暴行為。荷蘭人做海盜也很起勁，他們特別襲擊葡萄牙的船隻。他們甚至還要把巴西攔奪去。劣跡最著的荷蘭海盜是海恩和曼斯維特。不過，法國和荷蘭並沒有從海盜那裏得到很大的榮耀，也沒有像英國那樣尊敬它們的海盜。英國把海盜縊死或者封他做爵士，要看他是否把他劫來的贓物和當朝貪得無厭的國王分享而定。

爭奪殖民地的戰爭

殖民強國激烈競爭時除從事走私和海盜劫掠之外，還從事大規模的戰爭，以奪取對方的富饒的殖民地。叢莽中的弱肉強食的法則就是他們在殖民地的關係，勝利是歸於強者。這幾個國家在歐洲也為着種種事故經常發生戰爭，這些殘殺戰爭傳到了殖民地來。英國在發現與征服西半球的事業上落後得很遠，同時感受資本主義發展的衝動很強，於是就用對別國殖民地的無情的襲擊來彌補它的遲來一步。在這些掠奪行動中，它是非常成功的。

英國的海盜從西班牙手中奪去西印度羣島之後，它在強佔別國的美洲殖民地方面的第二個成就，就是把荷蘭逐出新尼德蘭（即紐約）。這件事發生於十七世紀中葉，那時英國正在廣泛地破壞荷蘭的勢力。英國嫉忌荷蘭已經很久了，荷蘭人在哈德遜河和特拉華河流域有利地帶已經是根深蒂固。他們從一六二三年起就到了那兒，迅速地建立起強有力的封建制度。荷蘭殖民地把英國北美殖民地分隔為二，像楔子一樣插在大西洋海岸南部的一連串英屬殖民地與向北延展至紐芬蘭的英屬殖民地之間。因此，荷蘭人就必須滾開。

一六六四年，英國已經掌握了海上霸權，便動手打擊荷蘭人。英國艦隊不加警告就進攻新阿姆斯特丹，佔有了這城市。英國人於一六七三年喪失了這城市，最後又於一六七四年奪回。荷蘭人在北美洲的殖民地從此完結。英國國王查理第二把這片奪來的地區，從康涅狄克河到特拉華灣，封給他的兄弟約克公爵，從此就有了“紐約”（新約克郡）這名稱。比爾德夫婦這樣寫道：“在公爵的恩惠之下，英國追求財富的人現在得到了廣大的授地，其面積從五萬

英畝到一百万英畝，免役稅微不足道，這樣就在西印度公司所造成的荷蘭貴族之外，又加上英國的貴族，這些貴族一部分並不住在自己的土地上，而自由契業主受到了妨礙，這個殖民地的發展也延遲了。”^②

英國侵奪別國的美洲殖民地的另一個成功，也是最大的成功，就是一七六三年從法國人的手上奪取法屬新法蘭西（加拿大）。由於這個勝利，一塊比美國還要大的土地便落入英國手中。七年戰爭結束時，英國和法國簽訂了巴黎條約，英國便正式擁有法國這塊殖民地。

英國征服加拿大的手段是殘酷而卑劣的。法國人最先殖民於加拿大，於一六〇八年在魁北克設通商居留地，一六一〇年又在那佛斯科的亞（阿卡第亞，“福音”之地）設下通商居留地。但是英國人不成理由地藉口說加波特於一四九七年就在沿海航行過，加拿大應該是屬於英國的，要把法國人驅逐出去。一六二八年，英國人佔領了那佛斯科的亞的皇家港口，於一六七〇年在北方荒野的地方設立了哈德遜灣公司的通商居留地。在這個時期中，英法戰爭在歐洲不斷地發生，戰爭在新大陸殖民地也在進行着。這些戰爭有一六八八年威廉王之戰，一七〇二年安妮女王之戰，一七四四年喬治王之戰和一七五五年的七年戰爭。加拿大的命運就視這些戰爭而定。一七一三年簽訂烏特勒支條約，英國正式獲得那佛斯科的亞。後來發生七年戰爭，英國猛烈進攻加拿大的法國人，魁北克於一七五九年被伍爾夫將軍的軍隊攻佔。四年之後，法國不得不在巴黎承認把它的所有北美殖民地都讓給英國，只保留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一連串的居留地。加拿大這個龐大的戰利品現在已確定是屬於英國的了。格拉翰說，那時候在加拿大只有幾百個英國人；

法國人却有七万五千人^⑧。

英國攫得加拿大之後，又要夺取西班牙的有價值的拉巴拉他河流域殖民地（阿根廷、巴拉圭、烏拉圭）。它从開始就認為这个廣大地區有很重大的战略的和商業的意義。因此一八〇六年六月，波潘海軍上將率領一千二百人，佔領布宜諾斯艾里斯，西班牙当局及其陸軍逃走了。可是，兩個月後，当地人民起來反抗，把英國人逐出去。英國人仍然決心要佔有这个重要的地區，便於一八〇七年一月派兵一万二千人再回來，在烏拉圭登陸，佔領蒙得維的亞。英軍要再去攻取布宜諾斯艾里斯，可是又被擊敗了。这个敗仗使得英國人交出了蒙得維的亞。於是这次有重大意義的冒險以軍事失敗而告終。不过，英國在这次失敗中也保留了一些利益。它簽訂了一个條約，規定它有权在这个地區從事貿易。在以後的一百年中，英國十分善於利用这个有利的條約，使得它自己成为拉巴拉他河地區的貿易霸王。

我們已經看到，英國在海上稱霸，夺取別人的美洲土地方面已很成功。除開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西印度羣島一大批很重要的島嶼之外，英國又把荷蘭人逐出了北大西洋殖民地，从法國手中夺取加拿大。同時英國又試圖攫取巴西。英國海盜於一五九二年屢次襲擊巴西海岸，焚燬和搶劫奧林達和勒西斐之後，英國人又於一六三〇年開始在亞馬孫河河口地區殖民。这是夺取全部領土的有利战略地點。但是葡萄牙人畢竟把英國的这个据點消滅掉了，於是英國夺取巴西的試圖也以失敗告終。

攫取殖民地的並不單是英國。法國和荷蘭也堅決地要夺取巴西。法國人開始得很早。一五五五年，他們在今天的里約熱內盧所在的地點登陸，住定下來，要夺取全國。但是葡萄牙人經過十年斷

斷續的鬥爭之後，終於在一五六五年把法國人驅逐出去。這樣法國人便丟掉了富饒的巴西這個贓物。

荷蘭人在巴西的冒險開始於一六二三年，那時荷蘭還是一個強國。那一年一大隊的荷蘭遠征軍佔領了巴希亞。站穩之後，經過了很多艱苦，荷蘭人又於一六二九年佔領了伯南布哥。後來荷蘭人又繼續擴展，幾乎得到了巴西東北部全部。最後，葡萄牙人經過十四年的苦鬥之後，終於在一六五四年把荷蘭人逐出巴西。很多黑奴參加保衛巴西而抵抗法國人和荷蘭人的戰爭，他們在戰爭中表現得那樣好，以致被允許獲得了自由。光輝的黑人軍事領袖亨利·第亞斯打敗了拿騷的莫札士親王而徹底擊潰荷軍。

法國、英國和荷蘭進攻巴西所得的只是一小塊叢林地帶（當然是英國獲得最大一塊），那就是圭亞那。圭亞那原先給英、法、荷的海盜們佔領，這些海盜經常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業和沿海岸進行劫掠。圭亞那各區合起來為紐約州的三倍大。這地區在南美洲東北海岸，是地理上和殖民史上的一件珍品。這三個歐洲強國經過不斷的爭吵和控制權的轉移之後，直到今天還保有這些殖民地，除開在中美的比威爾斯郡稍為大一點的極小的英屬洪都拉斯外，這是它們在美洲大陸上僅存的殖民地。

至於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關係（教皇曾於一四九四年把整個美洲“贈送”給這兩國），這兩國既然大家都吞併了廣大的殖民地，似乎應該能夠和平相處了。但是不然。它們要是不極力互相爭奪和破壞，那就不成其為封建—資本主義國家了。葡萄牙從一開始就不重視兩國在南美洲殖民地的分界線。它利用劫奪印第安人為奴隸的聖保羅匪幫，把邊界一步步向內地推進。最後，葡萄牙自稱領有安德斯山以東幾乎全部的大陸地區。這樣宣佈之後，它便

把沒有經過條約使它合法佔有的約一百五十萬方英里的領土併入巴西(直到今天仍為巴西所有)。

西班牙對於攫取領土也不肯後人。它實行着一個野心更大的戰爭和征服的計劃。它一下子不僅把葡萄牙的殖民地全部奪去，而且把葡萄牙本國也奪去。這個巧妙的軍事手段是西班牙王菲力浦第二於一五八〇年幹的，他自稱從繼承而得到葡萄牙的王位。控制了葡萄牙“母”國，自然附帶地有着一般控制它的殖民地的權力，這樣西班牙就成為拉丁美洲全部廣大地區的主人了。這使西班牙成為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之一。西班牙保有巴西這塊大贖物達六十年之久，直到一六四〇年，葡萄牙人突然發動宮庭叛變，把西班牙人逐出里斯本。這件事引起了二十七年的戰爭，結果是西班牙於一六六八年承認被葡萄牙及其盟國打敗。巴西也由此而歸還原來的葡萄牙統治者。

殖民地時期結束時的土地分割

歐洲敵對的殖民強國重分美洲殖民地的戰爭延續了二百五十年。一七七六年，在美洲殖民世界的第一支反抗的旗幟舉起的時候，各殖民強國互相鬥爭的結果大概是這樣的：發現新大陸的西班牙獲得了富饒的美洲領土的最大部分。在它的帝國之中有除開巴西和圭亞那之外的全部南美洲領土。它的廣大地區分為南部三個總督轄區，即秘魯、新格拉那達、拉巴拉他。它又擁有全部中美洲和墨西哥，合組為新西班牙總督轄區。西班牙當時所統轄的而今天已歸美國的地區有佛羅里達、阿拉巴馬下半部地區、密西西比、路易西安那，和密西西比河以西直達太平洋海岸的地區，延展到今天加拿大的邊界。除此之外，西班牙又握有西印度羣島的重要島嶼

如古巴和波多黎各和聖多明各大部分土地。遠在太平洋上，西班牙又握有菲律賓羣島。西班牙殖民地最廣大的時候達一千零五十四萬七千方英里，兩倍於羅馬帝國鼎盛時的領土。只有後來的大英帝國的領土比它大，達一千三百三十五萬五千方英里^①。

英國參加美洲殖民地的征服雖然比西班牙和葡萄牙為遲，但在殖民時期結束時，在領土的廣袤上列為殖民地強國的第二位。它當時仍然握有極重要的大西洋沿岸十三個殖民地（這塊領土後來變成美國），向西伸延直到密西西比河。除此之外，它還擁有包括加拿大廣大荒野的殖民地和領土，它在對法國的七年戰爭之後鞏固了這些領土的所有權。此外還有圭亞那和小小的洪都拉斯，又還有西印度羣島中的重要島嶼如牙買加、巴哈馬羣島、巴巴多島以及較小的島羣。

葡萄牙是第三個殖民美洲的強國。它的屬地是巴西。但這是一塊大領土，位置優越，而發展的可能性極大。葡萄牙的大巴西殖民地實際上佔南美洲全部領土七分之二，而葡萄牙甚至對南美洲還要求更多的土地。

當殖民時期將告終之時，法國在美洲大陸上已經是一個失敗的殖民強國。早在麻薩諸塞的康科特之戰之前十二年，它已經喪失了沿聖羅稜士（新法蘭西）和密西西比河東岸的廣大而有價值的殖民地。隨着失敗而來的，是控制加拿大廣大領土的希望的消逝。法國對密西西比河對岸的路易西安那的浮泛的要求，和西班牙的要求正好衝突。除開一度是法國北美大殖民領土的這些遺跡之外，法國此時只擁有圭亞那一小塊和西印度羣島的馬丁尼克、瓜德魯普和聖多明各的約一半——海地。

荷蘭同法國一樣，在殖民時期告終時也是新大陸的一個失敗

了的殖民強國。它被英國奪去了有價值的哈德遜河和特拉華河流域的領土，而它剩下的殖民地只是西印度羣島的一些小島嶼和南美圭亞那叢林地帶的一部分。瑞典也放棄了征服美洲的任何希望；因為它的特拉華河流域的殖民地早已被荷蘭吞去，後來又被英國取去。丹麥有一個重要的殖民地格林蘭，但是，它除開在西印度羣島握有一些小島之外，在西半球大陸上從未演出什麼角色。至於俄國，它在一七四一年發現阿拉斯加之後，就一直沿着當時很少人知道的太平洋岸南下，直達舊金山，宣稱它所到達的地方都是它的領土。

後來全美洲發生了民族解放革命大浪潮，完全摧毀了歐洲強國的整個殖民地體系。

革命前夜

當殖民時期接近結束，而美洲各殖民地人民，以英國殖民地一七七六年的革命為開端，日漸從事脫離剝削的“母”國而獨立的鬥爭的時候，各殖民地的經濟發展的情況是有很大差異的。就經濟發展的實際規模來說，拉丁美洲（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是遠超過北大西洋海濱的英國殖民地的。拉丁美洲過去實際上是西半球的領袖。看到殖民地時期以後拉丁美洲與說英語的美洲各國經濟發展的範圍和速度起了大變化，拉丁美洲有些作家以懷古的幽情回憶着殖民地時代。他們以他們祖先的成就為榮，而不了解何以從那時代以後拉丁美洲的經濟進展遠落於美國和加拿大之後。

在美國革命發生的時候，拉丁美洲殖民地由於較英國殖民地老一百餘年，便得到很多便宜。這些殖民地已經建立了許多繁榮

的中心地區，但那塊將要成為美國的殖民地却還是幾乎未動過的荒野。烏列納舉出十多個早期建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城市，這些城市散佈在廣大的地區上，其中聖胡安（波多黎各）於一五〇八年建立，聖地牙哥（古巴）於一五一四年建立，哈瓦那於一五一五年建立，委拉克路斯於一五一九年建立，危地馬拉於一五二四年建立，格拉那達（尼加拉瓜）於一五二四年建立，基多於一五三四年建立，利馬於一五三五年建立，波哥大於一五三八年建立，布宜諾斯艾里斯於一五三六年建立，拉巴斯於一五四九年建立，聖奧古斯丁（佛羅里達）於一五六五年建立，聖保羅於一五五四年建立，巴希亞於一五四九年建立，里約熱內盧於一五六七年建立，還有其他很多城市^⑥。另一方面，美國的第一个城市，如弗吉尼亞的詹姆士頓，到一六〇六年才勉強地建立。英國的殖民地是那樣落後，在一七七六年的時候，紐約城人口才有一萬二千，哈瓦那卻有了七萬六千人口，墨西哥城有了九萬。在美國革命的時候，十個殖民地人口約三百五十萬，但拉丁美洲卻有了約二千萬人口。直到一八七〇年，美國的人口數目才趕上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各國在革命時期開始時，在生產和貿易上，以及在城市建立上，都超過英國殖民地。達維拉對於拉丁美洲殖民地在這方面的成就表示很高興，他寫道：“英國十個殖民地於一七八三年獨立時的全部輸出不超過五百萬美元；單是巴西的出口數量就三倍或四倍於它，若以整個拉丁美洲來說，那就超過它二十七倍。在這個新成立的盎格羅—撒克遜共和國以南和以西的領土上，可以看見成熟的經濟的一切徵候：繁榮的工業和農業生產，富饒的城市，發達的藝術和科學，富麗堂皇的公共和私人建築物，這時代的一切奢侈的東西都有。……十八世紀中葉，在費城只有八十四輛遊

覽車，但是利馬却有約五千輛，墨西哥城还要多些。盎格罗—撒克遜美洲的城市直到十九世紀還沒有鋪砌石磚的街道和人行道，拉丁美洲在那時以前二百年，已經有了。”^①

虽然有教会的种种压制，拉丁美洲在文化方面也是新大陸的先驅者。昆達尼拉寫道：“美洲第一架印刷机是大約在一五三九年在墨西哥裝設起來的，比英國殖民地開始印刷早一百年。……当英國的殖民地開办第一所大学的時候（哈佛大学，一六三六年開办），拉丁美洲已經有六所大学。”^② 墨西哥大学於一五五一年設立。拉丁美洲出版第一本書較英國殖民地要早一百零二年，而利馬出版報紙比波士頓早一百五十年。

達維拉說拉丁美洲後來經濟進步較美國遲慢，是因为西班牙殖民地分裂为很多独立的小國，成为工業發展的不可克服的障礙。不錯，分裂为这样多的國家，大大地阻礙着拉丁美洲經濟的發展，而煤的缺乏也有同样作用，這一點也說過了。但是还有一些更深入和更重要的因素，阻礙着經濟發展，這一點在殖民時期將告結束時已非常顯著。像荷蘭和日本这样的國家，地方虽然小，天然富源虽然貧乏，却也能够工業化。实际上，是北美英國殖民地所沒有的三个否定的因素扼制着拉丁美洲的工業發展。

第一个因素是：除“母”國的反動压迫之外，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所有土地幾乎都給大莊園主攫去了，他們有力地反对一切工業化的傾向。第二，由於這一點，雇農制和奴隸制就在这些殖民地上实行起來，这种制度是和工業化是完全不相容的。第三，天主教教会在全部拉丁美洲对經濟、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發生一种窒息性的影响。尽管有这些基本的障礙，拉丁美洲殖民地仍能够相当地發展它們的農業比重很大的殖民地經濟，特别是就瘋

狂地強迫開採金、銀礦及生產容易致富的農作物如甘蔗等方面來說；但是這些殖民地變為真正工業化的進步就必然要慢得像蝸牛爬一樣了。

連尼這樣明白地描述阿根廷於革命戰爭後二十年工業仍不發展的情形（這種情形是拉丁美洲的一般特徵）道：“在一百萬方英里的地區內沒有一條公路，沒有一條鐵路。這個國家有可以航行的河流；這裏沒有一道……橋樑。”⁽¹³⁾ 這種情形是西班牙、葡萄牙封建政策的結果，它又成為拉丁美洲在西半球經濟發展競賽中落後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英屬北美殖民地，特別是新英格蘭和中大西洋沿岸，那妨礙着拉丁美洲工業發展的三種基本障礙卻不存在。第一，這地區不適於大種植場的存在，小農耕作盛行於中大西洋沿岸和新英格蘭殖民地，而大地主不能扼制經濟和政府；第二，盛行的不是雇農制或奴隸制而是工資勞動制，這種制度最適於資本主義工業化；第三，由於宗教有很多互相競爭的派別，沒有一種派別能夠控制和麻醉社會的思想。因為這些緣故，大西洋沿岸北部殖民地就是仍然在英國嚴格控制的時候，已能夠迅速地工業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南部的英國殖民地存在着奴隸制，經濟和拉丁美洲相似，在殖民地時期和在以後很長時期內，工業化很少進展。

因此，在殖民地時期的末年，拉丁美洲和北美殖民地所走的不同路途已經很明顯了，這些不同的路途產生了這兩個大地區後來在經濟和政治發展上的強烈對照。殖民地時期結束的時候，被大莊園制度、雇農—奴隸制度和天主教弄得殘破不堪的拉丁美洲，雖然殖民地統治階級生活很奢侈，却基本地停滯在封建的農業經濟階段。另一方面，新英格蘭和接壤的英國殖民地相對地沒有這

三种致命的障碍，此时已迅速地建立起茁壮有生气的资本主义了。

在整个殖民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封建的国家，这事实不可磨灭地给它们的殖民地经济盖上烙印。另一方面，英国却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国家。这个巨大的事实也对共美洲殖民地的发展发生强有力的作用。不管英国如何竭力制止殖民地工业的发展，殖民地工业却发展了，那是由于英国资本主义之存在的刺激，由于熟练的机械师与可能成为商人和制造家的移入，以及由于英国在发展中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

两半球全部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即最先是拉丁美洲的迅速发展，后来是美国和加拿大在工业上超过拉丁美洲，表现了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各国并不是用齐一的步伐发展的，它们由于地方的和国际的条件不同，因而发展的速度也不同。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之一，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规律之一。这一点产生了资本主义各国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而成为战争的重要根源，因为这些强国需要时常重新调整它们的权力关系。

- ① 列奇著：“美国革命”，纽约一八九八年版，第五二页。
- ② 马克思著：“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卷，第四〇九—一四一〇页。
- ③ 克罗著：“拉丁美洲的史诗”，第一九一页。
- ④ 旁遜著：“埋藏着的遺產”，第二三四—二四〇页。
- ⑤ 摩拉伊斯著：“美国争取解放的斗争”，纽约一九四四年版，第一—九页。
- ⑥ 哈克尔著：“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纽约一九四〇年版，第六五页。
- ⑦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洲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七六—七七页。
- ⑧ 见格拉翰著：“英国及加拿大”，英国知识丛书小册子，伦敦一九四三年版。
- ⑨ 達維拉著：“我們美洲人”，第二〇九页。
- ⑩ 烏列納著：“西班牙美洲文化史”，墨西哥一九四七年版，第三二—三三页。

-
- ① 達維拉著：“我們美洲人”，第二一五及二一一頁。
 - ② 昆達尼拉著：“一個拉丁美洲人的意見”，紐約一九四三年版，第三五頁。
 - ③ 連尼著：“阿根廷共和國”，紐約一九四五年版，第二頁。

第八章 西半球的革命

从十八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開始，繼續經過了六十年左右，一連串的政治革命席捲着北、中、南美洲。這些殖民地解放的革命在好幾個階段上發生，遍及於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所有主要的大陸殖民地（圭亞那和疆界不明確的路易西安那除外）。第一次大革命是英國十三个殖民地於一七七六——一七八三年的革命。第二次是法國殖民地海地於一七九〇——一八〇三年的奴隸革命。接着就是一八〇九——一八二五年遍及墨西哥到阿根廷的西班牙屬大陸上所有殖民地的革命。同時，革命運動也發生於葡萄牙屬的巴西，結果是巴西於一八二二年獨立。最後是加拿大殖民地的不滿情緒爆發，於一八三七年發生叛變。

這些國家的政治革命構成了西半球的普遍革命運動，綜合起來說，比过去世界歷史上任何革命運動都要廣泛得多。以時間來說，這些革命延續半个世紀以上；以地區來說，蔓延到整个新大陸。這些革命運動是在很不相同的口號下和在差異很大的經濟和政治条件下組織起來的；而各次運動領導者的階級構成和羣眾的戰鬥力量也到处各不相同。這就是說：這些革命各有其民族的特徵，因各國特殊环境与民族之不同而不同。例如，英國十三个殖民地反抗工業英國的鬥爭和海地反抗封建法國的鬥爭是不相同的。但是，所有這些革命的基礎和主要的政治目的是相似的。它們也互

相呼應，互相合作。革命中的海地人援助了委內瑞拉的玻利瓦爾，當時他正處在最困難的境地，當時西班牙殖民地革命成功的希望最為黯淡；西班牙分散的各殖民地在長期艱苦的革命鬥爭中也互相幫助；革命已經成功的美國人民也給予鬥爭中的拉丁美洲人民以友誼的同情和支援。簡而言之，美洲幾次革命運動只是一次大革命運動的許多部分而已。這次大革命運動的中心是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這是廣闊的全美洲資產階級的即資本主義的革命。

西半球的革命是當時發展中的世界資產階級大革命的一面。在這時期內，資本主義的力量要從中世紀的經濟和政治束縛中解脫出來，對腐朽中的封建主義進行鬥爭。英國的革命早在一六四二——一六八八年已發生，於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發生的法國大革命與美洲廣泛的革命同時展開着。歐洲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也正在進行。在舊大陸和新大陸發生着的這些基本上相同的資產階級革命，互相有力地響應着，互相增強力量。它們交換革命理論和綱領，而在有限的規模上，革命信徒互相參加彼此的革命隊伍作戰。因此西半球的一七七六——一八三七年間的一連串革命，是和資產階級到處為打破封建主義而使自己成為世界主人的廣大鬥爭正相符合的。

美洲殖民地的革命在和“母”國發生幾次破裂時，並不是晴天霹靂一般地爆發的。相反地，這些革命早已在醞釀中。在這些革命發生之前，有無數次的黑奴起義事件、印第安雇農起義事件和各國人民的一般政治鬥爭；而孕育這些革命的，是人民大眾所遭受的不可忍受的殖民地壓迫和資本主義制度要求誕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自從征服殖民地以來，英國、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的殖民地統治者就一直使用暴力鎮壓殖民地人民爭取自由與可以活下去

的經濟條件的鬥爭，不管這些鬥爭所用的是怎樣的和平手段。這樣，殖民地人民除用武力推翻兇惡反動的統治者之外，別無他途可循。這種情形，又顯著地說明了馬克思的革命理論：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統治階級不用盡他們一切力量來作暴力抵抗而就乖乖地把特權交出來給崛起的革命階級的。而斯大林也說過：“革命，即一種社會制度之被另一種社會制度所代替，總是鬥爭，是艱苦殘酷的鬥爭，是生死的鬥爭。”^①

美洲一連串的革命並不單純是人民反對不可忍受的經濟、政治環境的起義事件，雖然這是這個偉大鬥爭的一個基本部分。這些革命是一個進攻的運動，是一個新興階級要求支配權、建立自己所掌握的世界新秩序的巨大的努力。這個新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雖然是殘暴的、從事戰爭和野蠻地剝削勞動階級的，但比起封建主義來，却是前進了一大步。它成為人類從蒙昧時代進到社會主義時代的艱苦鬥爭過程中的次一個上昇的階段。

但是，遍及美洲的革命並不是“純粹”的資產階級革命。它保留了新興資本主義制度所由而產生的封建制度的許多明顯的殘跡。西半球各地作為革命發展的基礎的經濟、政治發展情況都大不相同。這一點影響了那些國家革命的特徵。在十個英屬殖民地，因為有工業發展的英國作歷史背景，革命就帶有明顯的資產階級的特質；在拉丁美洲各國，因為被封建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統治，革命就帶有封建主義的特徵。例如，在巴西和秘魯，革命不過達到民族的獨立而已，根深蒂固的封建地主仍握有完全的控制權。就因為這種各不相同的條件，各殖民地的革命就不僅革命綱領不相同，就是革命結果也大不相同。

各地革命的中心要求是民族獨立。所有的殖民地都呼着這個

口号，而这口号又是其他一切要求的關鍵。当巴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亞立法機關疾呼“不自由，勿寧死！”的時候，他不僅是为英屬十三个殖民地人民說的，而且是为西半球所有的人民說的。在这些人民、特別是在新兴資產階級面前的最重大的任务，就是驅除外國的压迫者，驅除吸吮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血液的寄生的歐洲國家的政府和統治階級。環繞着这个民族独立的要求，一切殖民地的解放和自由的力量都尽量動員了。

在要求民族独立的總的框架裏，西半球的革命又面对着許多有關的基本的和迫切的任务。其中有在新大陸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有肅清对工商業的中世紀限制的要求，有廢除奴隸制、雇農制的要求，有比較平均地分配土地的要求，有將教会和政府分開的要求。反抗中的各殖民地对这些基本的資產階級必需条件与綱領的着重點各有不同，其实现程度也各有差異。

各社会階級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因殖民地而有所不同。在北美的英屬殖民地，商人、种植場主、農民和初生的工人階級演着決定性的角色，这是和各殖民地工業較發展的情况相適應着的；另一方面在拉丁美洲殖民地，大地主是充任支配的領導階級的力量；而在海地，則是奴隸羣众自己領導革命達到成功。当然，到处都是勞動階級为革命貢獻戰鬥部隊和人力的。

美洲革命整个說來的共同特點是由外來的移民及其後裔領導革命。在这方面說來，全美洲殖民地的革命和目前亞洲的革命不同，亞洲的革命是由当地居民發動的。歐洲列强劫掠远东人口稠密的國家時，不能移民到那裏；它們只是設置了較少的剝削者在那裏从事劫掠当地人民大众的勾当，而現在正在被推翻的就是这批外國剝削者。但是在美洲，情形却不同。因为在很多地方土人人口

很稀疏，征服者不得不把大量的移民包括黑奴帶到美洲殖民地來作為工人。歐洲統治者感覺到了由此而產生的殖民地新民族的革命危險，就極力歧視他們，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力。可是，這種大量殖民的政策終於對“母”國沒有什麼用處；因為在全部西半球領導革命的就是這些移民及其後裔。因此，一七七六——一八三七年的全美洲革命，和遠東的革命比較起來是自有其特點的。甚至在美洲土著的印第安人佔人口很大部分的國度，印第安人也不能領導這個基本上是屬於資本主義範疇的革命，因為他們剛脫離原始的部落公社制不久。不過，在那些國家，當代表他們的利益的要求提出的時候，他們就成為革命鬥爭的重要的參加者。

英國殖民地的革命

經過很多次初步的鬥爭之後，產生美國的革命——西半球反封建鬥爭的第一次——於一七七五年爆發為武裝衝突，一直持續到一七八三年在巴黎簽訂勝利的和約。這次革命是十三個殖民地新生的資本主義力量長期奮鬥的結果，這種力量在廣大的勞動羣眾支持之下，要打破英國資本主義的扼制而發展自己。殖民地所遭受的苦難，有些我們已經談過。從一六〇六年建立第一個殖民居留地詹姆士頓的時候起，英國的資本家和地主們就專橫地認定美洲殖民地及其人民實際上是為着英國統治階級的特殊利益而產生的，便不遺餘力地窒息這些殖民地獨立的經濟和政治的成長。

從殖民的初年起，英國統治者就製定了整套的航海法，使英國的船老闆壟斷殖民地的商業；製定了整套的貿易法，使英國商人得以壟斷的價格取得殖民地貿易的精華；製定了整套的工業法，保護英國製造商的利益而損害殖民地製造商的利益；製定了整套的財

政法，剝奪殖民地發行紙幣的權利，並使殖民地債務人受英國債權人奴役；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在那時候，殖民地有一句很典型的怨言說：“殖民地的人不能製造鈕扣、馬蹄鐵或大頭釘，但是英國的滿身煤烟的鐵商和衣冠楚楚的鈕扣商却要叫着鬧着說他們這些大人閣下受到下流的北美共和派最厲害的苛待、損害和剝奪。”^②

南方的種植場主也有很多怨言。他們對英國負着無法償清的重債，菸草以及他們所賣出或不得不買進的其他商品的價錢都是由倫敦的資本家和政治家獨斷決定的。殖民地的人，特別是地產投機商，也被一七六三年的不列顛條約激怒起來，那條約規定沿阿巴拉契安山脊劃一條線，不准殖民者越過。這條線並不是要來保護印第安人，使其能安居在自己土地上，只是用來限制殖民地的擴張而已。此外，當殖民地人民向國王請願或集會採取政治行動，要求改變當時顯明的經濟和政治壓迫的時候，他們的要求和決議都被國王、貿易局、總督、法官專橫地置若罔聞。這一切都加深了年輕的殖民地資產階級和一般人民心頭的憤怒。

在革命的領導階級資本家看來，革命的經濟中心目標是取得國內市場的控制權。斯大林說：“對於年輕資產階級，基本問題就是市場問題。它的目的是要銷售自己的商品，並打破別族資產階級方面的競爭。因此它力求保證自己有其‘自家的’、‘本族的’市場。市場是資產階級學習民族主義的第一個學校。”^③一七七六年的美國資產階級革命就表明了這個原則。

儘管有英國所加的一切限制，資本主義仍然繼續在大西洋沿岸的各殖民地發展着。在殖民地時期的後期，工業生長了，商業擴展了，工人數目增加了，人民越來越取得政治的主動性。殖民地初期小農、工人和黑奴的許多次武裝反抗和羣眾日益增長的不滿情

緒和反英情緒，是最後爆發的大革命風暴的重要的前驅。

在革命前幾乎一個世紀內，英國和法國進行着艱苦的戰爭，這些戰爭都把殖民地捲了進去。在這些戰爭之中有一六八九——一六九七年的奧格斯堡同盟之戰（威廉王之戰）；有一七〇二——一七一三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之戰（安尼女王之戰）；有一七四〇——一七四八年的奧地利王位繼承之戰；有一七五六——一七六三年的七年戰爭（法國和印第安人戰爭）。殖民地的人利用英國困於戰爭的情勢，大胆地破壞英國專制的貿易法律和積極擴張自己的工業、商業和政治自由；正在從事戰爭的英國沒有多大辦法來制止他們。

然而，殖民地的這種冒犯行為不是英國的統治階級所能忍受的，這統治階級主要是由大約一萬個大地主和大工業家所構成的。於是英王喬治第三在七年戰爭中獲得在美洲的對法最後勝利之後，就和他的先後兩個首相唐森德及諾斯着手鎮壓反抗的殖民地。他們製定了一整套的壓制性的法律，要用來摧殘殖民地的生長中的工業和貿易。這些法律中最苛刻的就是一七六四年的食糖法和一七六五年的印花稅法。更壞的是，英國統治者於一七六五年通過了“叛亂法”，還派了大批軍隊到美洲殖民地去鎮壓殖民地開展着的政治鬥爭。

這些挑釁性的和壓迫性的法律深深地激起了殖民地的人民並增強了他們的抵抗。羣眾運動的中心是在波士頓，這運動是由堅決的薩繭爾·亞當士領導的；但伊薩克·薛爾士、約翰·蘭姆、巴特里克·亨利這些人物領導的中部和南部殖民地，也深深地不滿英國政府。“自由之子”社於一七六五年組成，組織迅速地擴大，進行了廣泛的、戰鬥性的反抗英國壓迫的騷亂。“‘自由之子’社這個團

体的机构因殖民地而异，而且並不是都有一个形式上的組織，構成分子主要是工匠、机械師、散工，这些人多是由有鬥爭性的商人和律師領導。这些羣众一部分是工人階級的開端，一部分是小資產階級。”④

增長着的殖民地反抗最初是反对可恨的印花稅法，这法律影响到每一階層的人。这次反抗的結果是一七六五年十月在紐約举行了反印花稅法大会，發動了抵制英國貨的運動。此外又向英王請願修改这法律，但是沒有效果。死硬的英國貴族，像其他感覺到自己統治地位受到威脅的統治階級一样，決意用暴力鎮压反抗的殖民地。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說明在革命鬥爭中，暴力如何最初由反動派開始使用。但是，殖民地强大的羣众抵抗運動終於迫使英國政府於一七六六年取消印花稅法和其他苛刻的法律。英國議會採取了報復的手段，通过了臭名昭彰的駐軍法，駐紮大批軍隊在殖民地，勒令殖民地供应給养。唐森德又实行一套新的嚴厲的經濟法律，这一切更進一步激怒了殖民地人民。

一七七〇年三月五日英軍在波士頓殘酷地向人羣開槍的屠殺事件，更加强了殖民地的反抗情緒。在这次事件中，六个北美人被打死，五个人受伤，其中之一是黑人阿塔克士。“自由之子”社發展得很快，变得更强大了，到处都增加了活動。由於亞当士的提議，一个“通信委員會”於一七七二年在波士頓成立。這類委員會迅速地擴展到其他殖民地，最後成为組織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工具。

不了解殖民地日益增長的革命情勢的重大意义的英國議會，於一七七三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茶葉法。这件事把全部殖民地都刺激得怒不可遏。“無代議制就不納稅”的呼声傳遍了境內各地。在那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有名的“茶党”事件中，波士頓憤怒的市

民裝扮成印第安人，把東印度公司三艘船隻價值一萬七千英鎊的茶葉投入海港中，以示抗議。英國政府用通過五項新的鎮壓法令來答覆美洲人民的這次勇敢的行为，其中有封閉波士頓港、禁止舉行市鎮大會、駐紮大量軍隊在麻薩諸塞等法令。

革命的過程

這些新的暴虐行為引起了憤激的殖民地人民的強烈反抗。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第一屆北美大陸會議在費列德費亞召開，全部殖民地都派有代表參加，只有佐治亞的代表被省總督阻止，不克前往出席。大陸會議雖然並沒有達到直接為國家獨立而鬥爭的程度，却支持麻薩諸塞的英勇立場，組織了抵制英國貨的運動，並在各殖民地成立“公安委員會”，以執行大陸會議的決定。農民、工匠和工人開始把自己武裝起來。英國很快就採取行動來對付這些活動。在波士頓的蓋奇將軍聽到說美洲人在麻薩諸塞的康科特有秘密軍火庫，便派軍隊去把它沒收。但是銀匠李維爾在他那次有名的奔馳中（和一個沒有他那樣出名的工人威爾·戴維斯一道），鼓動起農民來反抗。這些農民在萊克星屯和手持武器的“紅衣軍”相遇，而“全世界都聽見”的槍聲便響起來了。那是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的事。意義重大的美國革命戰爭便從此開始了。

革命的殖民地人民於一七七五年五月在費列德費亞召開第二屆大陸會議。這次會議面對着一個最基本的決策。那時還很少人談論國家獨立的問題，只有“自由之子”社的會員中和較急進分子中有人談論。領導革命的商人和種植場主總以為和英國妥協是可能的。可是現在那基本的問題必須直截了當地解決。潘恩的名著“常識”於一七七六年一月出版的時候，國家獨立的要求已成為不

可抗拒的了，在幾個月之中，殖民地差不多所有的成年人都讀過或聽別人念過這本書。大會於是決定：委任華盛頓（據說他是殖民地最富有的種植場主）為殖民地軍的統領，傑斐遜（也是一個種植場主）則起草獨立宣言，這宣言於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通過並向北美人民及全世界宣佈。起義的殖民地是新罕布什爾、麻薩諸塞、羅得島、康涅狄克、紐約、新澤西、賓夕法尼亞、特拉華、馬里蘭、弗吉尼亞、北卡羅來納、南卡羅來納、佐治亞。

這個宣言是從很久以前的英國革命的領袖所創立的原則和法國百科全書派的著作中汲取精神的，它大膽地陳述了人民固有的革命的權利：“我們認為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一切人生而平等；上帝賦予他們某些不可割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與幸福的追求。為了要保障這些權利，人們就成立了政府，政府的合理的權力是被治理的人民所授予的。任何政府一旦損害到這些權利，人民就有權利變更它或廢棄它而成立新的政府，把新政府設在最能保障人民的安全與幸福的原則之上，並用符合於這種原則的形式組織它的權力。”在我們這時代，早就將本階級的革命進行成功並掌握了統治權的資本家，正在長期地把共產黨人投入獄中，以剝奪人民這種固有的革命的權利。這是徒勞無功的措施，因為當人民大眾通過現政府來解除痛苦的一切手段被剝奪掉而決定採用革命的手段的時候，他們就要行使他們這個固有的權利，不管衰朽的統治階級用什麼樣的理論與威脅來對付他們。這是一七七六年革命所教導的偉大真理之一。

為着要对英國鬥爭，殖民地人民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有了雛型的政府機器。他們在過去十年鬥爭中建立了這個機構，却並不充分認識它的真正性質和对革命的重要性。他們在英國政權

機關之外組織起來的通信委員會、公安委員會、省議會、大陸會議等，是一七七六年後正式建立的革命政府的核心。事實上，在革命的武裝衝突階段之前的這種雙重政府機器，和不同政治環境與不同階級關係下的現代蘇聯蘇維埃情形很相像，在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之間，蘇維埃和官方的政府互相爭奪政權，最後是蘇維埃勝利了。

美洲殖民地人民和英國進行戰爭的時候，他們的新生的政府逐漸形成了，而舊的英國的政府機器便在革命打擊之下土崩瓦解了。美國一七七六年的資產階級革命者在他們的特殊環境中學到了基本的革命課程，馬克思曾把這革命課程指示給一八七〇年要建立社會主義政制的巴黎公社社員；那就是，革命者不能把現存的國家機器接受過來加以使用，必須把它毀壞而另創立一個新的、適應革命目的的國家機器——雖然在美國來說，這個新的國家機器仍然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機器。

英國的統治階級蔑視美洲殖民地人民用武力爭取獨立的努力。因為英國當時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而且正在蒸蒸日上。英國在一世紀前已經經過了資產階級革命，在那次革命中，商人資本家和地主及農民結成聯盟，有足夠力量約束君主的專制權力而決定地增加議會的權力；於一六四九年將查理第一斬首，於一六八八年最後將斯圖亞特王室逐出王位，實現了他們的革命要求。從此以後，英國由於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的有力推動，並從資本主義獲得新生的力量，在戰爭中擊敗了它所有的主要的敵人——西班牙、法國、荷蘭——並且把葡萄牙置於衛星國的地位。英國已成為海上之王，並且進入它的鼎盛時期，稱霸世界達一百餘年。因此，在那些擁護昏君喬治第三的頑固地主與資本家看來，要壓平美洲殖民

地一小撮野蠻的叛徒，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是現實使這些權貴們的幻覺破滅了。美洲的革命者並不是那樣容易擊敗的，雖然他們的軍隊在數量上遠不及英國軍隊。他們所進行的是新型的戰爭，英勇的人民的戰爭。地形對於他們是有利的，而他們軍隊所使用的戰術大部分是從印第安人那裏學來的，非常適合於野戰。美洲的革命事業又從資產階級革命人物——拉法葉特、蒲拉斯基、柯修斯古、斯條本、卡爾伯及其他——那裏獲得了力量，這些人從歐洲各地集合到美洲革命的旗幟之下來。法國為一七六三年被英國奪去加拿大的事正在傷心，此時便利用這次殖民地革命的機會，派軍隊和軍艦去對它的傳統的敵人英國作戰。西班牙、荷蘭和俄國也給予財政和外交上的幫助。列寧在論及美洲殖民地領袖熟練的革命外交時這樣說：“美國人民利用了法國人、西班牙人和英國人之間的糾紛，有時甚至和法國人及西班牙人這些壓迫者的軍隊並肩作戰去反對英國壓迫者。”^⑤

當時英國的工業資產階級與大地主貴族之間仍在進行的尖銳鬥爭，也有利於北美殖民地，英國許多自由主義者公開同情北美殖民地的革命。如駐殖民地英軍司令何威助爵，他本身就是一個輝格黨人，他極端顯著遲緩地調度他的軍隊，特別是在革命戰爭的重要關頭。後來，只是憑他的強有力的政治關係才使他不因在美洲的行徑而受到英國的刑事控告。

這些敵方的力量聯合起來，英國的統治階級就對抗不住了。因此，看到沒有勝利之望，諾斯勳爵就於一七七八年對北美殖民地作了很多讓步，只是不肯讓它獨立。但這時讓步已經太遲了；事情已到非徹底解決不可的地步。經過六年多的猛烈戰爭（這個戰爭的經過在這裏已無庸重述了），英軍遭受了很多次恥辱的和重大的

失敗，康華理士勳爵最後於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九日在約克城投降了。一七八三年九月三日，英國在巴黎悻悻地簽了和約，承認北美合眾國的獨立。這是殖民地人民的勝利。被認為不可能的事竟發生了；“新大陸的衣衫襤褸的人們”竟打敗了英國的軍隊，使世界上最強的政府屈服了。一個新的國家誕生了。但是這個年輕的共和國後來還要和英國進行第二次戰爭（一八一二年的戰爭）而取得勝利，才使得英國最後承認它的舊日的十三个殖民地的真正獨立。

革命中的階級力量

讓我引用摩里遜和康馬格的一段話：“殖民地上層階級包含着商人、地主縉紳、國定教會教士、律師、官吏……他們控制着各殖民地的議會，在某些殖民地擁有大部分土地，高據着郡法庭，以個人貸款的方式掌握着信用貸款業（因為那時還沒有銀行），還樹立社會的和文化的標準。”^①

革命的領袖們主要是從這些剝削階級中來的。革命是由北方的商人与工業家和南方的種植場主所聯合領導的，而以前一種人的領導力最強。獨立宣言簽字者的成分說明了這個聯盟。在這五十六個簽字的人中，二十八個是律師，十三个是商人，八個是種植場主，七個是其他各種職業的人。可以說，很多律師同時是商人或種植場主，或者是他們的直接代表者。在這些簽名的人物中，沒有小農、工人、婦女、黑人或印第安人，而這些人是構成殖民地人口大部分的。

但是，商人資本家階級和種植場主階級並不是團結一致來支持革命的。當革命性的決裂到來的時候，很多大商人、地主、高級牧師、官吏等人物對革命採取確定的反對立場，他們從開始就抵抗

革命的進展。他們自称为“勤王派”；人民称他們做“賣國賊”。在战争整个時期中，他們妨害革命，而在革命結束的時候，他們約有十万人逃往加拿大、巴哈馬羣島和英國。在战争期間，愛國分子嚴厲地对付这些賣國賊，把那些倔強頑固的用鞭鞭打、用煤脂塗滿全身、黏上羽毛，以示侮辱。战争結束後，人民又沒收了很多這類人的財產。哈代說，这样的措施“對於打破土地的壟斷和英國政策所扶植的地主貴族政治，大有成效”^⑦。这些反動集团在紐約、新澤西和佐治亞最强大，而在弗吉尼亞、麻薩諸塞和馬里蘭最微弱。据估計，勤王派約獲得殖民地居民三分之一人口的擁護。

參加革命到底的商人資本家和种植場主一般說來是構成了革命的右翼。他們是典型的資產階級自私自利者。他們有很多人無恥地从事軍隊供給品的投机買賣，把劣等的軍需品賣給軍隊。他們是那些在內战中把古老槍枝賣給政府、在美西（西班牙）战争中將腐臭的牛肉供給士兵、並在兩次世界大战中接受大批軍火訂單而發了數十億美元之財的資本家的老祖宗，他們是同一种類的人。“到处的革命擁護者都是分为保守派和急進派的，前一派由商人和有資產的人構成，後一派由工匠和農民構成。”^⑧ 保守的商人和种植場主在政治上由華盛頓、漢密爾頓、倫道夫、狄金生、魯特列治、哲伊、蓋婁威这些人領導，而为民主革命在大陸會議中做主要代言人的种植場主和商人的自由主義者的代表則有傑斐遜、亞當士、富蘭克林、潘恩、薛尔斯、亨利·蓋茲登、蘭姆等人。普通一般的羣眾領袖們因为缺少一定的階級組織和綱領，不能進入大陸會議，而他們也不能成为全國聞名者。但是，他們的影響却是很大的。

小農对革命發生了根本的影響。他們構成了人口的大部分。甚至在种植場主佔優勢的州如弗吉尼亞，小農也还佔偏僻鄉間人

口的三分之二。小農又是革命戰鬥部隊的主要構成分子。他們是革命的力量，不僅為着脫離英國、完全獨立而鬥爭，並且為反對殖民地的土地壟斷而鬥爭。

工人在革命中也擔任重要的任務。雖然當時還沒有確定地形成工人階級，也沒有明確的工人的綱領和組織，但是，那時已經有值得注意的工資勞動者的團體——海員、碼頭工人、麵包工人、釀酒工人、鐵匠、製帽匠、成衣匠、苦力等工人的團體——他們是爭取國家完全獨立的革命的推動力。他們和農民密切地合作。商人和工匠的有力的武器是“自由之子”社，這個組織推動猶豫不決的資產階級去採取較急進的行動。派林頓說：“有階級自覺的商人這樣發動起來的抵抗運動最後脫離了他們的控制而落入‘自由之子’社的手中，這個組織前進得既快且遠，不是保守的生意人所願意追隨的了。”^⑩

在三百五十萬的殖民地總人口中，黑人約佔五十萬。他們十分之九是奴隸。他們了解政治的機會已經到來，便尖銳地提出解放的問題。大部分都是工人的黑人自由人積極地支持這次革命。從南方逃出的黑奴阿塔克士在波士頓的屠殺中被殺死。很多黑人在崩克山作戰，在華盛頓指揮下渡過特拉華河的軍隊之中有黑人士兵，而黑人又在海軍和很多陸軍部隊中服役。在革命軍隊中唯一當兵打仗的婦女是一個黑人，名德波拉·甘涅特。比爾德夫婦這樣寫：“在一七七八年，據官方估計，在華盛頓的部隊中，平均每營有五十四個黑人。”^⑪南方的黑人也沸騰了起來，他們組織了好幾個反奴隸制的秘密團體。

英國人宣稱，黑人若逃入英軍戰線內的都可以得到自由；這樣更加強了黑人日益增長的反抗。黑人逃往英方的數以萬計，大批

黑人在路上勞苦致死。黑人的大騷亂使南方的奴隸主害怕了。阿普蒂克寫道：“傑斐遜曾宣稱，在一七七八年一年內，單是在弗吉尼亞就有三萬黑奴逃脫奴隸枷鎖。”別的州也同樣喪失了黑奴。阿普蒂克繼續寫道：“看來這還是保守的估計：從一七七五年到一七八三年，約十萬黑奴（即五個黑奴中便有一個）能夠逃脫奴隸羈絆，雖然他們得到的常常是死亡的命運或農奴的命運而不是自由。”^①馬迪遜曾建議徵調黑奴去當兵而給他們自由^②，但是擁有奴隸的種植場主太過於貪婪和害怕，不肯採取這個大膽的步驟。

在革命的時候，印第安人約七十萬人。但是他們分散在大陸上，在這次鬥爭中作用很小。在邊境的主要種族是易洛魁人或“六民族”，他們很少有理由支持或信任任何一方。英國人在結束七年戰爭的一七六三年條約裏無恥地出賣了他們的印第安盟友，而美洲殖民者無情地把印第安人逐出他們的土地。“六民族”於一七七五年宣佈中立，但大多數和英國人聯盟——摩和克人、塞奈卡人、揆尤加人、溫嫩多加人和很多塔斯卡羅拉人。奧奈達人則站在殖民者一邊^③。印第安人在革命戰爭中的大戰，英國軍隊和勤王派也參加的，就是一七七八年七月三日在賓夕法尼亞的威爾克斯巴爾附近的四十砲台的“懷俄明大屠殺”^{*}，當時四百名居民中約有三分之二遭到了殺害。為着報復這件事，北美大陸上的軍隊在蘇立文將軍指揮之下毀滅了塞奈卡人的四十四個村莊。印第安人所參加的另一個戰役是紐約櫻桃谷的“大屠殺”，在這次戰役中有十五個士兵和三十二個老百姓被殺死。參加這些戰役的印第安人據說都是摩和克人。

* 美國資產階級的歷史書中常常把印第安人在戰爭中的勝利稱為“大屠殺”。

英屬殖民地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有很強烈的民主的內容。列寧說這個革命是“一次偉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戰爭……這種戰爭……是很稀少的……”⁽¹⁾。雅羅斯拉夫斯基指出，“要判斷革命的性質，就要看這個革命的動力是什麼。我們把那個在革命運動中擔任積極的任務而領導這個運動的階級稱為革命的動力。”⁽²⁾在這個標準上說，一七七六年的革命有着很多的民主成分，因為工人和農民在這次革命中擔任着重大的任務。這次革命在民主方面最大的弱點是它沒有能廢除奴隸制。

英屬殖民地一七七六年發生革命比西半球任何其他殖民地都早，這主要是因為這些英屬殖民地在美洲殖民地中經濟是發展得最高的。它們的迅速成長的資本主義再不能束縛在英國所加給它的桎梏之中，因此它把這桎梏爆裂得粉碎了。這次革命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大里程碑。它奠定了新生的北美合眾國資本主義制度迅速成長的基礎。很有象徵意味的是，美國的第一任大總統華盛頓是在華爾街的聯邦大廳舉行就職典禮的。這次革命動搖了全歐洲的封建主義；它使很多國家的長成中的資本主義革命獲得了力量，它又加強了西半球其他國家趨於成熟的革命力量。

海地的革命

西半球革命的第二個大階段是一七九〇——一八〇三年的海地革命。這個特殊的鬥爭，由奴隸來進行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美洲歷次革命中戰鬥得最艱苦而又影響最深的一次。雖然它所牽涉到的人數不多，但它對世界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熱帶的聖多明各島在古巴的東南，是西印度羣島中的第二大島，和北卡羅來納州差不多大。佔這個島三分之二的東部是現在

的多米尼加共和國，其餘便是海地。這個島很多山。它是哥倫布於一四九二年發現的，他給它命名為西班諾拉，即我們所知道的西班尼奧拉。全島原是西班牙殖民地，是新大陸所有西屬殖民地的“母親”。大授地制在這裏第一次傳進了美洲，而美洲的種植場也是在這裏第一次使用黑奴做工。十七世紀中葉，法國的海盜在這個島上建立了一個根據地；他們逐漸把這個根據地擴大，一六九七年訂立的立茲維克條約使法國獲得了這個島的西部——海地。

由於歐洲對糖的需求很大，海地迅速地變成財源豐盛的殖民地，被認為世界上最有意義的地方。全部的種植場制度都由奴隸勞動來維持。單是一七八八年一年內，就從非洲購進了二萬九千五百名黑奴。兩年後發生革命的時候，黑奴的數目已遠超過白人，至少是十五對一，而總人口是五十三萬六千人左右。

海地是法國掠奪者的天堂。杜波依斯說，“數以千計的黑奴在墾植地邊沿做工和睡覺。許多奴隸主過着幾乎是野蠻的奢侈生活，擁有宮殿、鍍金的大馬車、數十匹馬、訓練良好的僕役和無邊的權力。在十八世紀，大概美洲沒有一個地方的白人比聖多明各的白人生活得更舒適了。一萬平方英里的地方，生產着比西印度羣島全部其餘地方生產得還要多的糖、咖啡、巧克力、藍靛、染料木和香料。”^⑩

攪擾着種植場主的樂園的是黑奴的危險的騷動。這個島的歷史充滿着黑奴起義的事件，而在革命前最著名的起義事件發生於一六七一年、一六九一年和一七一八年。山上也有大量的逃亡黑奴；這些人在海地、古巴和其他島嶼被稱做“逃奴”。他們是他們舊日主人無窮的煩惱。種植場主也像其他奴隸制經濟中的奴隸主一樣，經常在奴隸反抗的恐懼中過日子。

海地的革命是在英屬十三个殖民地革命的影响下發展的(那次革命在人們的心中記憶猶新),但是它受到最有決定性的影响的是剛剛開始的法國革命。走向革命的第一个重要步驟是一七八九年提出的一个要求,即根据巴黎的革命的國民議會所宣佈的一般原則,为着數約二万八千的黑白混合种人和自由黑人要求完全的公民权。为着这个目的,一七九〇年發生了第一次的自由黑人的武裝反抗,但它被殘酷地压平了。經過很多次的欺騙以後,当局最後才在一七九一年五月十五日把公民权讓給黑白混合种人和自由黑人。但是,直到這時候,黑奴廣大羣众的悲慘境遇还没有改善,这些黑奴羣众对法國大革命的解放的影响也發生强有力的反应。杜波依斯这样寫:

“〔一七九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海地五十万黑奴的代表突然在半夜發难起事,这次流血的事变震動了現代世界。〔照梯亥尔說〕,‘頃刻之間,一千二百个咖啡場和二百个蔗糖場都給燃燒起來了;建築物 and 農舍化为灰燼了;不幸的場主給憤怒的黑人追捕、殺死或者投入火中燒死。奴隸战争的恐怖到处都發生着’。”^①这次事变大約是山中的逃亡奴隸所發動的,領導人是赫赫有名的黑人杜桑·盧維杜尔,他的声名迅速地傳遍全世界。

海地的羣众在这次一七九一年的起义發生之後,接着就經歷着十二年複雜而艰苦的战争。最初黑奴們要求每週在自己的園地上做工三天,而以另三天替主人做工;但是後來不久他們便改为要求十足的自由。法國种植場主試圖用血來淹沒黑奴的反抗,对反抗分子進行軍事征討。一七九三年,与英國一起对法國作战的西班牙便以允許黑奴解放來籠絡海地黑奴,企圖由此而恢復在聖多明各的控制权。於是杜桑在西班牙軍隊中担任將軍,对法國人作战。

但是到了一七九四年年初，控制在中產階級左派領袖手中的法國國民議會宣佈聖多明各和其他法屬島嶼的奴隸一律自由解放。杜桑獲悉西班牙人的真正計劃在於征服黑人，便脫離他們而重新效忠法國，率領他的革命軍隊，把西班牙人幾乎全部逐出聖多明各島。

這時候，英國人認為這是攫取聖多明各富饒殖民地的好機會，便接受處於困境中的海地種植場主的邀請，也參與這件事，派一支遠征軍在這個島上登陸。但是他們的命運並不比西班牙人和法國人好些。疾病和英勇的黑人反抗者把他們的軍隊擊敗了。在司令官梅特蘭於一七九八年十月一日向革命軍投降之時，英國所派去執行接收這個島嶼的一萬五千軍隊，只剩下一千人還活着。這個昔日的軍事暴君，此時馴服地和杜桑簽訂條約，承認了海地獨立。杜桑的軍隊此時實際上控制了整個島嶼。

這時候反動勢力在法國再度得勢。聲勢煊赫不可一世的拿破崙決心制服杜桑而把這個島再度置於法國種植場主穩固的控制之下。他又需要海地作為發展他所想的把路易西安那擴張為美洲法蘭西大帝國的遠大計劃的重要基地。拿破崙為着種植場主的利益，下令在附近的法屬島嶼馬丁尼克和瓜德魯普恢復奴隸制度。這件事使戰鬥中的海地黑人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黎克勒將軍奉拿破崙之命去征服海地，他在一八〇一年率領五十四艘戰艦和二萬九千精兵抵達這個島嶼，執行這個任務。為着達到他的目的而進行了一次徒勞無功的軍事行動之後，他幹了一件美洲全部歷史上最不法不義的事。他假裝要和平，邀請杜桑去出席會議，便把杜桑抓起來加上鎖銬，用船運往法國。偉大的愛國志士和戰士杜桑就在一八〇三年死在法國獄中。海地人民光輝的領袖，全美洲革命運動中所產生的最傑出的人物，就是這樣故去了。

杜桑之被拘留對於海地革命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但是不屈不撓的海地人民繼續英勇地戰鬥着，由兩位能幹的將軍克里斯多佛和德薩林納領導。拿破崙增兵到這個島來，但是沒有用。黎克勒屢戰屢敗，在海地軍隊及其“盟軍”黃熱病襲擊之下，法國損失慘重。這個法國將領對拿破崙訴苦說：“讓你對我軍的損失得到一個概念，你知道第七部隊初到這裏的時候是一千三百九十五個強健的人；現在只有八十六個半病的人尚在軍中，一百零七人在醫院裏，其餘的都死去了。第十一輕裝步兵隊在這裏登陸時是一千九百個強健的人；現在只有一百六十三人還能服役，有二百人在醫院裏。第七十一部隊原有一千個強健的人，現在只有十七個人在軍中，有一百零七人在醫院裏。……這樣，請你想像一下我在這個國度裏的處境吧，在這個國度裏，內戰進行已達十年，而那些叛軍又認定我們是要把他們置於奴隸的地位。”^⑩黎克勒後來也死於黃熱病。一八〇三年十月，法軍投降。拿破崙派去重新征服這個島嶼的四萬三千人的軍隊，死亡了三萬五千人。法國艦隊載着八千老弱殘兵離開這個島之後，途中全部被英國海軍俘去，法軍於是全軍覆沒。

擁有軍隊從未超過二萬人的海地人民，就這樣挫敗了西班牙、英國和法國要奴役他們的最大努力。甚至在軍事榮譽達最高峯時的拿破崙，也不能夠征服他們。海地革命是拉丁美洲的第一次革命；又是第一次廢除奴隸制度的革命；這是唯一完全成功的奴隸反抗；這又是美洲一個海島人民憑自己的努力贏得自由的唯一的例子，而殖民地島嶼通常都遭受到暴露於殖民強國海軍攻擊之下的困難，並且殖民強國又能夠充分動員。全世界奴隸主聽到可愛的海地所發生的事便戰慄起來，是不足為奇的。

一八〇三年最後擊敗法軍之後，海地人民再度宣佈國家獨立。

这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宣佈独立的國家。一八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簽署的獨立宣言驕傲地說：“聖多明各宣佈獨立了。我們恢復了我們原有的尊嚴，維護了我們的權利；我們宣誓，永遠不把我們的權利委棄給任何強國。偏見的醜惡的面紗給撕成碎片了。讓它永遠是這樣吧！誰要是敢於把它的血腥的碎片拼湊起來，誰就要遭受禍害。”

- ① 斯大林著：“與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五頁。
- ② 見“波士頓報”，一七六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 ③ 斯大林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三頁。
- ④ 麥吉爾著：“爭奪美洲之戰”，紐約一九四三年版，第六頁。
- ⑤ 列寧著：“給美國工人的信”，蘇聯外國文書總出版局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一頁。
- ⑥ 摩里遜及康馬格合著：“美利堅共和國的成長”，第一卷，第一六三頁。
- ⑦ 哈代著：“美國第一次革命”，紐約一九三七年版，第一二三頁。
- ⑧ 比爾德夫婦合著：“美洲文明的興起”，第一卷，第一九二頁。
- ⑨ 派林頓著：“美國思想的主流”，第一卷，第一八三頁。
- ⑩ 比爾德夫婦合著：“美洲文明的興起”，第一卷，第二七四頁。
- ⑪ 阿普蒂克著：“美洲黑人史論文集”，第八八頁。
- ⑫ 見道夫曼著：“美洲文明中的經濟思想家”，第一卷，第二一〇頁上的引文。
- ⑬ 紐約歷史學會編：“紐約州史”，紐約一九三三年版，第四卷，第三五四頁。
- ⑭ 列寧著：“給美國工人的信”，第三頁。
- ⑮ 雅羅斯拉夫斯基撰文，載一九四〇年一月號“共產黨人”雜誌，紐約出版。
- ⑯ 杜波伊斯著：“黑人的過去與現在”，第一五六頁。
- ⑰ 同上書，第一六二頁。
- ⑱ 見合維斯著：“黑人的民主政治”，第七八頁上的引文。

第九章

西半球的革命(續)

美洲民族解放大革命的第三个偉大階段，就是西班牙殖民地的革命。这次革命經過了一八一〇——一八二五年这个時期的軍事鬥爭的歷程。它包括了所有四个西班牙的總督管轄區——新西班牙、新格拉那達、秘魯和拉巴拉他。用現代拉丁美洲諸國的名称來說，这个殖民地區域包含着墨西哥(加上得克薩斯、亞利桑那、新墨西哥、猶他、內華達和加利福尼亞)、危地馬拉、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多米尼加、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尔、秘魯、玻利維亞、巴拉圭、烏拉圭、智利和阿根廷。它構成了伸延南北約七千英里的一系列的國家。虽然當時的統計不足憑信，这些西班牙的大陸殖民地估計当拥有一千五百万左右的人口。西班牙美洲的革命所解放的人口，約为英國在一七八三年和約中讓渡給美國的人口四倍，領土面積約为其七倍。

西班牙殖民地的革命

內部不滿是这次廣泛革命的根源。西班牙殖民政权的階級跋扈和腐敗，是难以叫人相信的。土地为一小撮的少數地主所壟斷，包括教會僧侶集團，他們狠毒地剝削着廣大的印第安人和歐印混合種人，而在中美洲和各島上，則剝削着黑人和黑白混合種人。對外貿易操縱在西班牙壟斷商人的手裏。國內的貿易和工業被反動

的西班牙法律窒息着。整个殖民地政府机构被不可勝計的捐稅和大規模的貪污侵蝕着。沒有絲毫的公民自由。廣大的民众完全被剝奪了政治上的權利，在最悲慘的貧窮、壓迫和無知中生活着、工作着，而一小撮剝削者却沉溺於無度的奢靡和荒淫。很多地主怨恨國王及其西班牙出生的同盟者和代理人——“暴虐的主人”的驕橫和勒索，要把他們去掉。

作为最大的地主和其他大地主剝削人民的密切合作者的天主教会，吞嚥了將近一半的土地。它还擅自在國家之內建立國家，擅自宣佈了許多的政治特權。教会控制着人民的思想，並且通过宗教裁判的办法，把敢於不顧或懷疑它的教义的人毫不躊躇地以火刑燒死。教会宣稱有权加以“教育”的人民大众，幾乎完全是文盲。

西班牙的國王愚蠢地採取了一種政策，想把殖民地的經濟和政治的決定大權掌握在道地的西班牙人，即所謂“半島人”的手裏，無異給這種潛在的革命形勢火上加油。他們設法把殖民地土生的白人保持在二等公民的地位。很少的土生白人能够担任重要的政治、軍事或教会的職務。举例來說，“在一八一三年以前的一百七十个總督中，只有四个是在美洲出生的。”^①而六百零二个都督中，只有十四個出生於殖民地。在早期，這種反動政策是部分成功的，但幾千年之後，那土生白人由於遺產繼承的過程，開始擁有大部分的田產，不久就大大超過了半島人的數目。當一八一〇年革命的時候，據估計在所有的西班牙殖民地中，約有三十萬半島人，^②和三百萬土生白人。其餘的人民——廣大的民众——為印第安人、歐印混合種人，在中美和加勒比海區，則為黑人和黑白混合種人。土生白人（有許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仇恨半島人最深，就是在他們之中，產生了整個西班牙殖民地世界的革命的主要領袖。但也有

許多歐印混合種人的領袖，包括貝立茲、卡斯提拉、聖他·克魯茲和其他的人。

除了爆炸性的內部條件之外，外面的影響在促成西班牙殖民地革命上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法國革命對於促成這個革命是發生了巨大影響的。孟德斯鳩、福爾泰和盧梭的著作，在殖民地有組織的文化界中普遍傳誦，每一個識字的成年人都熟悉法國革命的經過。米蘭大和其他幾個著名的拉丁美洲解放運動的領袖，曾和法國的革命軍並肩打過仗，他們中間很多的人都曾在法國受教育。玻利瓦爾他自己就是盧梭學說的忠實信徒。還有美國革命成功的榜樣，這是有感染性的。土生白人深深地熟悉這次革命的歷史，他們受着傑斐遜和潘恩的革命主張的吸引和鼓舞。西班牙為着要打敗它的古老敵人英國而給予美國革命一些幫助的事實，也深深影響了它自己的殖民地。黑奴在海地反對他們法國主人的最近的、高度戲劇性的和勝利的反抗，對於其餘的整個拉丁美洲也不是沒有廣泛的反響。猶如在英國的殖民地，共濟會*的會所成了整個拉丁美洲傳播反教會和反君主情緒的中心。西班牙殖民地的全部知識界，充滿着當時以莫之能禦的盛勢席捲世界的資本主義大革命的气氛。

秘魯作家加爾特隆曾總結西班牙殖民地革命的原因說：“從一八〇八年到一八二五年，所有的事情都湊在一起有助於美洲自由的進程，即歐洲的革命、英國的官員、美國的獨立、西班牙過度的專制、加的斯的立憲主義、解放運動者充滿浪漫主義情緒的信仰、寡頭政治的政治野心、盧梭和百科全書派的理想、西班牙的衰落以

* 創於中古的一種秘密團體，散佈於世界各地。——譯者

及美洲所有階級和種姓對宗教裁判者和總督的仇恨等。”^②

在一八一〇年西班牙殖民地革命實際爆發之前，殖民地中苦難的人民，因連每一種立法救濟手段都遭剝奪，於是掀起了多次拚死的暴動。在第五章中，我們已經看到印第安雇農和黑奴許多次這樣的反抗。土生白人也曾進行着各種劇烈的鬥爭，漸漸地跟印第安人和黑人的鬥爭合流了。在這些反抗之中，比較重要而應該提一下的，有一七二一——一七三五年巴拉圭的爭取獨立者的起義，有一七四九年和一七九七年在加拉卡斯的反抗，有一七六五年土生白人在基多的起義，有一七八一年新格拉那達爭取獨立者的起義，以及一七七六年和一七八一年智利的圖謀起事事件。這些和類似的起義都被西班牙的武裝部隊極端殘酷地鎮壓了下去。但在所有這些革命前的鬥爭中，範圍最廣泛而目標最清楚的，要算是一八〇六年在委內瑞拉由土生白人米蘭大所領導的一次。米蘭大是一個富商的兒子，華盛頓手下的老兵，又是法國革命的積極參加者。他組織了十艘小船的遠征隊，去解放他的家鄉委內瑞拉。但由於時機沒有成熟，這次運動是失敗了。一八〇八年在蒙得維的亞成立了議會，反對總督，這是革命風暴醞釀的表現。

在西班牙殖民地革命爆發以前的二十年中，米蘭大歷訪美國、英國和歐洲各國，尋求着起義的支持。英國採取了玩弄的態度，從來不想用全力來支持他的計劃。它要給它古老的敵人西班牙以打擊，它也要美洲的廣大殖民地。但由於害怕革命的後果，由於突然與西班牙締結反對拿破崙的聯盟，英國於是確定地拒絕了米蘭大的建議。不僅如此，以下我們就要看到，英國還干涉了智利、秘魯、巴西以及任何地方的革命。

革命的開始

革命因西班牙戲劇性的事態發展而最後觸發。當時拿破崙正處於所向無敵的征服局勢中，歐洲許多地方的腐敗的國王們都被他一擊而失去了王座，一八〇八年五月，他迫使脆弱的查理第四及其同樣無力的兒子費迪南第七退讓西班牙的王位。一八〇八年七月，征服者拿破崙使他的兄弟約瑟夫加冕為西班牙的國王。約瑟夫最早的舉動之一，就是派遣大批傀儡官員到美洲，代表法國利益接管龐大的西班牙殖民地體系的統治。可是這批代理人在殖民地中，受到敵視的接待，這種態度，早已由西班牙國內事件深深地激起，最後，這批代理人都遭到驅逐或拘禁。議會或委員會在整個殖民地中紛紛產生，統治着革命的局勢。

這是革命的積極的第一步。這時候，殖民地的情緒主要是反法而親西班牙的，都贊成西班牙的查理第四復辟。但各地迅速覺醒中的殖民地的土生白人領袖們很快就認識到，他們現在不但必須擺脫新的法國篡奪者，而且也必須擺脫長時期的西班牙壓迫者的枷鎖。在這一革命趨勢中，他們又受到了西班牙本身新的革命鬥爭爆發的鼓勵，在西班牙，反對法國侵入者而同時也反對西班牙反動派的尖銳鬥爭正在發展着。在一八一〇年，大陸上的西班牙殖民地除了秘魯以外，都已普遍地揭竿而起。革命的狂熱像野火似的蔓延着。

西班牙在內外交錯的困難中，衰弱到已經毫無能力來應付當時擺在面前的開展的殖民地反抗了。這種情形，不但是一八一〇年當西班牙被拿破崙軍隊佔領的時候是如此，就是在一八一四年以後當法國人最後被逐出境和費迪南第七復位的時候，也是如此。

西班牙这个國家，並沒有从它殖民地統治的剝削中变得强大起來。在十六世紀，由於征服殖民地的巨大刺激，西班牙確曾表現了許多活力，也顯示了力量，但这只是表面的。西班牙政权从一开始就腐敗透頂。世俗的和教会的大地主的联合統治，把國家死扼在他們的掌握之中，阻止了它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發展。西班牙从殖民地榨取來的巨大財富，都被他們虛擲於放蕩的生活和罪惡的戰爭中。哈克尔指出，在三个世紀之中，西班牙曾从它的美洲殖民地榨取了二百五十万公斤的黄金和一万万公斤的白銀^③。但在整个三百年殖民的時期中，西班牙都是一个經濟脆弱、普遍迷信、政治上根深蒂固的反動、少數人拥有龐大財富，而人民大众却極端貧困的國家。

西班牙尽管从殖民地的礦藏榨取了千千万万的金銀，它却毫無办法使自己工業化。封建地主的統治階級阻止着这种革命的發展。結果西班牙不能生產足够的工業品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和殖民地有限的市場。工業的英國从这一形势中沾到了大部分的利益，特别是从十七世紀以後，西班牙变成了一种双管的漏斗，它一面把殖民地的財富輸送到英國，一面又把英國的商品輸回到殖民地。像西班牙这样一个封建的國家，面对着日益成長的資本主义的西歐，它是抵抗不住的，它也確乎沒有抵抗。早在一五八八年，英國擊潰了無敵艦隊後，就从此摧毀了西班牙的海上威权。而且，在以後兩世紀中，英國通过走私者、海盜和不断的战争，仍能繼續進一步地削弱着腐敗的西班牙。而当英國不再侵襲这个昏睡的西班牙殖民巨魔的時候，荷蘭和法國插上了手。因此，在內部腐蝕和外來不断進攻的削弱下，这君主的封建的西班牙，已無力撲滅它美洲廣大殖民地中自一八一〇年就已展開的革命起义。

土生白人到处是革命的領袖。他們之中有許多是知識分子；他們擁有着巨大的土地；他們在教會、軍隊和政府機構中佔據着許多次要的位置；他們主要都是當時的商人和專家；他們大部分又是殖民地市議會中支配的勢力。西班牙反動派儘管採取了一切限制的政策，却無法阻止土生白人發展為龐大而雄偉的力量。革命的領導人物都具有着一種典型：如以革命的前驅者出名的米蘭大，出生於一個很富有的委內瑞拉的家庭；另一個委內瑞拉人，北方的解放者玻利瓦爾，也生於富有的家庭，並且還承繼了一千個農奴^①；南方的解放者聖瑪丁是船主的兒子，而智利的建國者窩希琴斯也是富有的。其他傑出的革命領袖大抵都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

在革命的時候，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在數量上很微弱，大部分是商人。西班牙殖民地中實際上也沒有真正的工人階級，手工業和一般勞動是由在人口中佔極大部分的印第安人、黑人和歐印混合種人的雇農和奴隸擔任的。有些歷史學家硬說這些勞動羣眾不關心革命，尤其在革命的初期；這是對於人民的基本民主力量一種典型的誹謗。實際上，土生白人領袖們大部分是地主，害怕激發羣眾的革命熱情，總是竭力來抑止這種革命的行動。他們小心翼翼地不提出土地問題，其實這對於人民大眾是切身重要的。因此，有許多農民和奴隸都感覺到，革命僅不過是換了主人，換了土生白人來代替西班牙人。

事實上，從墨西哥到阿根廷，戰鬥軍隊的基本隊伍，到處都是由印第安農民、黑奴、歐印混合種人的手工業者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組成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戰士有幾萬人以空前的熱情響應，特別是在那些個別情況下，即在沒收地產和廢除奴隸制度的問題被提出來的地方，如像革命先驅者希達爾哥和摩里羅在墨西哥所

進行的。被剝削階級在這個時期中的革命感情是顯著的，土生白人的革命領袖們儘管有計劃地壓低他們的怨恨，但在一八一四年的秘魯，當土生白人還不能開始發動實際的反抗之前，庫斯科的印第安人却已在普馬卡瓜的領導下掀起了有力的起義。這個運動不久在戰場上就有了四萬人左右非正規的作戰武力，迅速地散佈到玻利維亞。但最後起義軍為西班牙軍隊所擊潰，領袖也被絞殺。人們常肯定地認為，那越過安德斯山進入智利的聖瑪丁軍隊中有三分之二是黑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奴隸。

天主教會的高級教士，主要都出生於西班牙，個人是富有的，也是舊政權的核心，他們惟恐喪失自己廣大的地產，所以反對革命。許多地方教士，大部分是本地出生，並受着貧窮的折磨，他們把自己的命運寄託於起義的人民。革命對於教會本身也產生了一些波動。天主教的著作家不得不承認教會的反革命作用的事實，但他們總想加以粉飾。利安神父說：“一般說來，除了雙方個別的例外不計，主教們是反對獨立運動的，而下級教士卻熱烈地支持它們。”^⑤雖然教會忠於它歷來所奉行的以夷制夷的政策，並不反對在革命勢力陣營中擁有眾多的友人，然而所有的下級教士，決不是如利安神父所說，完全是支持革命的。教會對於革命的真正態度，表現於它把在墨西哥領導着革命的愛國教士希達爾哥和摩里羅逐出教會一事上。宗教裁判所宣判希達爾哥為“法國式的自由的主張者，自由教義倡導者，正式的異端派，猶太教徒，路德派教徒，卡爾文派教徒，叛徒，分裂派和嫌疑的無神論者”。好像是說，要不是如此，他就很好。在國際規模上，教皇頒佈了一道特別訓諭，指斥美國的獨立^⑥。

革命戰爭

三十五年以前，當十三个英國殖民地進行反英的革命鬥爭的時候，它們已經有了一個殖民地間的組織大陸會議，以及它的地方和省委員會的全部網狀組織。因此，一當革命戰爭爆發，儘管有困難，它們就能定出一個共同的政策，和統一它們的軍事力量。但在西班牙殖民地革命中，却沒有這種統一的全面戰略和組織。除了比較局部的情勢外，各國大抵是各自為政地作戰的。直到十五年戰爭的最後時期，才發展了一種兩個方面的總的戰略，那時候，玻利瓦爾在南美洲北部領導着部隊，而聖瑪丁則在南部領導着部隊。這兩方面的部隊在戰爭結束時會合起來，直搗西班牙在美洲權力的最後堡壘秘魯。

在一八一〇年，所有大陸殖民地上的革命，都多少是自發地爆發的，當時，除了秘魯外，各地都成立議會領導着革命。在這一年中，成立這種議會的有加拉卡斯(委內瑞拉)，四月十九日；布宜諾斯艾里斯(阿根廷)，五月二十五日；波哥大(哥倫比亞)，七月二十日；基多(厄瓜多爾)，八月二日；墨西哥城，九月十六日；聖地牙哥(智利)，九月十八日。革命勢力的突然進攻，使西班牙的反動派意外地吃驚；但戰爭不久就到处轉入了長期和殊死的搏鬥。

首先讓我們考察一下最北區域的鬥爭。在墨西哥，或新西班牙，革命於一八一〇年九月由一個五十多歲的天主教牧師，希達爾哥領導發動。革命的綱領要求把土地歸還印第安人，解放奴隸和廢除納貢。希達爾哥的武力迅速增加到八萬人，席捲了全國很多的地方。但一八一一年一月，他們被決定地打敗了。希達爾哥被俘並被處死，他的頭顱陳列在墨西哥城的廣場上示眾^①。

在他的領導者希達爾哥於一八一一年死了之後，摩里羅領導着墨西哥人民的鬥爭。摩里羅曾佔領了墨西哥中央各省的重要地帶，但他最後還是打敗了。一八一五年他被處死。他的綱領是要求墨西哥的獨立，連同許多重大的改革，例如沒收土地、廢除奴隸制度、種姓區別、司法上的酷刑和零售捐等等。摩里羅之後，米那領兵出戰，但他也於一八一七年被俘處死。

在以後的兩三年中，墨西哥的鬥爭幾乎完全以游擊戰為基礎。到了一八二〇年，當時西班牙的力量非常之脆弱，西班牙軍隊中一個前任軍官伊脫比特篡奪了鬥爭的領導權。伊脫比特無疑是國內反動派的代理人，他深信民族獨立的不可避免，決定攫取運動的控制權。伊脫比特的軍事行動是成功的，他於一八二一年進入墨西哥城，自行加冕稱皇帝奧古斯坦第一。他的統治一直維持到一八二三年，就在這一年，他被推翻並逐出了國境。一八二四年他回國時，被捕槍斃。這時候，墨西哥已不再在西班牙的統治下而是獨立的國家了。

中美洲區域——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達黎加、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自從一八一一年在台爾加多和阿尔斯領導下的流產的起義後，就自稱為中美聯合省，並於一八二一年宣佈脫離西班牙而獨立。他們“不發一彈”就贏得了勝利，原來這個從前殖民時期的都督府的腐朽的西班牙機構，已經沒有能力採取有效的武力的抵抗。

同時，南部方面，在南美洲大陸上，在革命鬥爭的第二個大區域中戰爭廣泛地蔓延着。在委內瑞拉，米蘭大早於一八一〇年重行展開了他的戰鬥。但他失敗了，而在一八一二年拉丁美洲歷史上一次最駭人聽聞的事件中，他被一羣人當為內奸送交給西班牙

人，據說這羣人中也包括解放者玻利瓦尔本人在內的。米蘭大於一八一六年死於西班牙的獄中。

一八一二年，玻利瓦尔成了委內瑞拉的革命領袖。他於一八一四年建立了第二個委內瑞拉共和國，但不久又被迫逃亡。在海地，玻利瓦尔從勝利的黑人革命者那裏得到了七條船和二百五十個人的接濟。經過兩度嘗試之後，他最後又在委內瑞拉登陸，而於一八一八年再度宣佈了這個國家的獨立。在得到從歐洲所招募的幾千英國人、愛爾蘭人和蘇格蘭人的增援之後，玻利瓦尔完成了橫越安德斯山遠征的壯舉，在一八一九年八月波耶加一役中，他會同桑坦德將軍打敗了西班牙人。哥倫比亞共和國於八月十日宣佈成立。這是把委內瑞拉包括在內的，玻利瓦尔當選為總統。一八二一年六月，玻利瓦尔有加拉波波之戰，解放了委內瑞拉。第二步就是解放厄瓜多爾，通過一八二二年的匹欽查之戰而告成功，指揮這一次戰役的是玻利瓦尔部下的一个將領蘇克烈將軍。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與哥倫比亞統一成為大科倫比亞共和國，而以征服者玻利瓦尔為它的首領。

革命鬥爭的第三個主要中心是在極南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里斯。米蘭大的合作者庇那曾長期在布宜諾斯艾里斯從事革命的鼓動。公開的爆發是一八一〇年五月二十二日，當時，人民的要求逼着召集殖民地市議會公開會議來討論來自西班牙的嚴重消息。這次會議要求總督辭職。殖民地市議會是由六十個陸海軍代表、二十五個傳教者和修道士、二十六個自由職業者（大部分是律師）、三十九個高級公務員和九十四個商人、地主以及其他的人等組成的^②。革命鬥爭是在摩倫諾和貝爾格蘭諾的領導之下，他們的軍隊於五月二十五日推翻了西班牙在拉巴拉他的總督，而建立了控制全國

的革命議會。他們也派遣武裝的遠征軍進入烏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維亞，企圖推翻西班牙的政權，但沒有成功；這些地方的人民對於阿根廷的運動是抱着十分懷疑的態度的，因此不能聯合起來。這些國家走着自己解放的路，它們要到幾年以後才完成。

不久就以南方的偉大解放者出名的聖瑪丁，於一八一二年從西班牙回到他的祖國阿根廷。他立刻加入了獨立運動。由於他是西班牙軍隊中的舊軍官，有軍事上的素養，聖瑪丁於一八一四年被舉為阿根廷愛國軍的領袖。他開始重建陸軍，擬定了大膽的計劃，要去摧毀那遠在三千英里外的西班牙殖民權力堡壘的秘魯。

在這準備時期中，阿根廷於一八一六年七月九日宣佈獨立，這鼓舞了拉丁美洲各處的革命者，當時他們在一般革命戰爭中都是意氣低沉的。一八一七年一月，聖瑪丁開始了他著名的遠征——以秘魯為目的地。他帶領了五千左右的人，越過安德斯山到智利，跨經拔海一萬三千英尺的烏斯巴拉他山道和洛斯巴托斯山道，可說是軍事史上最驚險和光輝的長征之一。於是聖瑪丁的部隊直趨智利的猝不及防的西班牙人，並在查卡布科決定性的戰役中打敗了他們。智利革命者在土生白人窩希琴斯的領導之下，曾在過去幾年屢次企圖推翻西班牙人在智利的統治，但都遭失敗。聖瑪丁的部隊迅速地完全地完成了這個工作。下一個艱巨任務就是組織海上遠征隊去進攻秘魯本身，在智利愛國者和武裝民船船長英國人柯克蘭勳爵所領導的海軍的協力援助下，聖瑪丁終於一八二〇年九月在秘魯登陸。同年*七月，他佔領了首都利馬。在一八二〇年，西班牙全部殖民地的革命獲得了巨大的進展，因為西班牙本部革

* 原文為同年，查其他資料，乃一八二一年。——譯者

命爆發，挫殺了反動國王費迪南第七的威勢。聖瑪丁不愧為勇敢的將軍，在一八二二年，他甚至还打算派遣海上远征隊去進攻西班牙^①。

兩個勝利的解放者的會合，乃是西班牙殖民地全部的革命戰略的頂點。玻利瓦尔从北方來，聖瑪丁从南方來，形成了針對着西班牙的秘魯堡壘的決定性的鉗形運動。一八二二年七月，這兩個領袖第一次會晤於厄瓜多爾的瓜亞基爾。他們會談了兩次，在會談中，他們對於許多重大的問題意見不一致；這包括了應該在秘魯建立的政府的形式，秘魯与北方之間的疆界，以及他們之間的軍事指揮的關係。這多半是兩個領袖之間的權力問題。然而他們並不曾公開爭吵；但在第二天，聖瑪丁悄然引退，回到了利馬。兩個月之後，他又放棄了秘魯政府首腦的職務，退休到法爾巴來索，聲稱他已完成了作為軍事戰鬥者的任務。一回到智利和阿根廷，聖瑪丁当即發現自己曾經一度很高的威望已經化為烏有，因此到了一八二三年年底，他離開布宜諾斯艾里斯到歐洲去，從此就沒有回來。對於聖瑪丁与玻利瓦尔會晤後的難解的行動方向其真正原因何在，是有着許多猜測的。

玻利瓦尔与聖瑪丁分別之後，就準備完成秘魯的征服，當時革命軍所控制的還只不過是這個國家的沿海地區。他增強着他的軍隊，又作了一次橫越安德斯山的壯舉，而於一八二四年八月六日進攻西班牙軍，在胡寧一戰中打了勝仗。接着到了十二月八日在阿雅庫却決戰中，玻利瓦尔的軍隊又得了勝利。一八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上秘魯宣佈獨立，為了紀念解放者，改名玻利維亞。一八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西班牙最後的殘軍在秘魯的喀拉歐港的堡壘中向玻利瓦尔投降。

革命戰爭經過了三個時期：（一）自一八一〇年開始，除了秘魯之外，幾乎到處是初期起義的成功；（二）到了一八一五年，西班牙軍隊在大部地區又重新穩固下來；（三）在一八一六——一八一七年，新的革命攻勢開始，使戰爭勝利地席捲了西班牙屬所有整個美洲大陸^②，於一八二六年在秘魯完成了任務。

在一八二三年革命曾碰到一個很危險的關頭，當時，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的神聖同盟，建議派遣遠征軍去替西班牙奪回它已經喪失殆盡的美洲殖民地。這一整個發展，確是構成了不可輕視的危險，因為殖民地的愛國軍力，已經在長期戰爭中大大地耗竭。但這個威脅終於避免了。英國，這個支配海上的強國，已經插足於丰饒的西班牙美洲的市場，決不願再喪失這些市場給西班牙。因此它對神聖同盟的計劃表示反對。同樣，那尚屬年輕而脆弱的美國，也挺身出來，採取了保衛新成立的美洲各共和國的立場，表現於它著名的門羅宣言的，就是這個立場。

美國政府在西班牙殖民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官方態度，是一種中立的態度。但許多政治領袖和人民大眾，都是同情革命者的。因此，有很多美國公民參加了墨西哥、智利、秘魯和阿根廷的戰爭。在一八一二年英美戰爭之後，許多空閑下來的美國武裝民船，也都從事勇敢的活動，捕捉和破壞着西班牙的船隻。美國政府在羣眾的壓力之下，於一八二二年三月八日通過一條法律，承認了以前的西班牙殖民地的獨立。

艱苦的殖民地戰爭過去了。西班牙喪失了它的巨大而富饒的美洲殖民地。經過十五年英勇的鬥爭，各民族終於解放了自己。西班牙美洲的戰爭，時間要比美國革命戰爭長兩倍，也比美國革命戰爭更其殘酷。在一八二五年以後，西班牙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

所併吞的廣大的領土，留下來的，只有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賓等島嶼了。西班牙之所以還能抵住反抗的人民而控制這些島嶼，那只是因為它還有殘存的海軍力量，以及因此有集中大軍鎮壓他們的能力。古巴人民特別進行着英勇的拚命的努力，來摧毀他們殖民地的鎖鏈。黑人奴隸經過了他們自己多次的反抗，在所有這些普遍解放鬥爭中，佔了決定性的地位。在一八二三年和一八二六年，民眾起義發生，但兩次都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一八二七年，出現了一個強有力的革命的黨^①。一八四四年，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奴隸反抗，但結果也沒有成功。一八四九年，在羅貝茲領導下，另一次反抗發生；這次反抗又遭鎮壓，領袖被處死。接着就是艱苦作戰的十年戰爭，從一八六八年延續到一八七八年。在這個鬥爭時期中，一八六九年，一個古巴共和國成立了，以賽斯庇第斯為總統，但到了一八七三年，革命又為西班牙人所撲滅。然而西班牙政府終於被迫作了某些讓步，最顯著的是一八八六年廢止奴隸制。但馬西奧和別的愛國領袖，拒絕接受和約，繼續從事戰爭。一八九五年，革命重新爆發，它的兩個傑出的領袖就是詩人何塞·馬蒂和哥美茨將軍。儘管面對着西班牙將軍“屠夫”威勒的野蛮鎮壓，戰爭却成功地進行着。由於經濟的枯竭和幾萬士兵的覆沒，西班牙已接近於失敗的邊緣。就在這時候，美西戰爭於一八九八年宣戰，美國帝國主義的軍隊侵入古巴。在以後的鬥爭中，西班牙喪失了所有轄屬的島嶼——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賓，而終於被完全逐出了西半球。

在西班牙美洲範圍廣泛的革命中，兩個最傑出的人物就是玻利瓦尔和聖瑪丁；連同海地的杜桑·盧維杜爾，他們可以放在世界最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領袖之列。他們兩人都了解從西班牙統

治下解放殖民地的極端必要，他們經過多年最艱難的鬥爭，堅決地追求着這個目的。他們兩人也表現了動員他們人民的武裝戰鬥力量的軍事才能，並且在嚴重的作戰條件下，終於摧毀了西班牙在新世界的軍事力量——一個空前的歷史成就。西班牙美洲的每一個國家，都有它自己民族革命的英雄，但玻利瓦尔和聖瑪丁却是總的民族解放鬥爭特出的象徵，在整個拉丁美洲，他們的名字享有巨大的威信。

西班牙無可奈何地和它的殖民地分了手。一八二九年，它派遣一支數千人的軍隊去重行征服墨西哥，但這支軍隊打敗了。在一八六四——一八六六年，它抓住一個藉口，又侵入秘魯，企圖重行奴役這個國家。在接着而來的戰爭中，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和智利，跟秘魯共同聯合起來反抗西班牙。西班牙人打敗了，放棄了恢復他們舊日帝國的最後企圖。西班牙終於先後承認它的殖民地為獨立國，承認的順序是這樣的：墨西哥，一八三六年；厄瓜多爾，一八四〇年；智利，一八四四年；委內瑞拉，一八四五年；玻利維亞，一八四七年；尼加拉瓜，一八五一年；阿根廷，一八五八年；哥斯達黎加，一八五九年；危地馬拉，一八六三年；秘魯，一八六五年；薩爾瓦多，一八六五年；巴拉圭，一八八〇年；哥倫比亞，一八八一年；烏拉圭，一八八二年；洪都拉斯，一八九四年。

巴西革命

西半球殖民地革命的第四個主要方面，就是一八一〇——一八二二年期間巴西的脫離葡萄牙。在這次革命以前，是一長列典型的殖民地罪惡的歷史。寄生的葡萄牙統治階級，經過三百年的殖民地統治，吸乾了殖民地的生產，他們是絕少顧到巴西或葡萄牙

的人民大众的死活的。

天主教会在巴西扮演着它在西班牙殖民地同样的角色——封建反動派的骨幹。廣大的人民羣众，主要为黑人，都是奴隸，生活在極端的貧困和文盲状态中。民主是沒有的；法律是从葡萄牙交到巴西的，而天主教会則通过其宗教裁判所威懾着人們的心灵。工業和貿易被通常重重束縛的限制所窒息，为的是保護“母”國商人的利益。

在巴西，从最早的殖民地時期起，糖是創造財富的主要生產。甘蔗的种植在殖民地中造成了一种蓄有奴隸的种植場主的富有階級，而在葡萄牙造成了無數的寄生者。咖啡是一七二七年移植的，但这要到一世紀以後才成为重要的農作物^②。弗萊尔为巴西的奴隸制作掩飾，拿他的國內家長式的奴隸主的放蕩生活与美國南部的奴隸主相比較。“这些人差不多是相同的鄉村紳士——多少有些豪俠的派头，他們以拥有奴隸和土地而自豪，他們周圍有着越來越多的子孫和黑人，他們以寵愛黑白混合种人取樂；或以玩牌和鬥雞自遣；跟十六歲的姑娘結婚；为着土地問題反目爭吵；为了爭奪女人，在決鬥中致死，以及在家庭的盛宴中酩酊大醉。”^③

从製糖工業累積起來的財富，因一六九三年的發現黃金，和一七二九年的發現金剛鑽而增加着。这些富藏的發現，在巴西造成了如此高漲的投机和剝削的熱潮，以致國家的全部經濟分崩离析。在他們主人不顧一切的尋求眼前財富的鞭策下，黑人奴隸在礦井中像蒼蠅似地死去。到一八二二年革命時为止，至少有價值六億美元的黃金和三億美元的金剛鑽，在當時是神話般的數目，运到葡萄牙去，以供那裏高貴的有閒者和寄生者的任意揮霍。

在巴西，压迫、剝削和大众貧困的殘酷条件，產生了不可避免

的革命反响。我們在第五章中已經提到許多黑人奴隸在殖民地時期巴西所進行的幾次重要的反抗。有的反抗也是由土生白人領導的。土生白人在許多方面遭受歧視待遇，很像他們在西班牙殖民地所遭受到的，雖然也許沒有達到那樣尖銳的程度。他們都是巴西革命幕後的實際領袖，猶如西班牙殖民地革命中土生白人一樣。

早在一七八九年，米納斯哲賴斯省發生了一次革命運動。它的領袖叫做哈維厄，即大家所知道的“拔牙者”，因為在他做過的好多職業中，有一種是牙醫生。密謀者想採用美國憲法來作為他們的政府的範本，並主張使巴西成為一個獨立、民主的共和國。可是這次運動在早期階段就被出賣，結果“拔牙者”受了長期而動人的審訊後，於一七九二年在里約熱內盧被絞死。“拔牙者”成了一個民眾熟悉的巴西革命英雄。

一八一七年，隨着獨立運動力量的增強，伯南布哥發生了一次起義，那是由土生白人領導的。其傑出的人物名叫何塞·瑪丁。起義軍佔領了伯南布哥及其周圍許多的土地。派去鎮壓的巴西軍隊拒絕向起義軍開火，反而加入了他們的隊伍。可是，全國並沒有起來舉行起義，因此，沒有幾個月，這次運動就被政府強力地壓了下去，它的領袖都被處死或監禁。

當巴西和葡萄牙的真正分離最後在一八二二年實現的時候，事實上沒有流過血。這主要因為小小的葡萄牙已經統治不了巨大的巴西，從而不能進行實際的戰鬥。後者已經發展着一種強烈的民族情緒，並且顯示着很大的進取性。巴西人自己在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長期而劇烈的鬥爭中，曾經擊退了法國、荷蘭和英國的侵入者，當時這些強國會企圖攫取巴西。因此，在法國和美國革命原則的影響之下，特別是在比鄰的西班牙殖民地革命的影響之下，

当巴西人最後決定由自己建立一个独立政府的時機業已來到的時候，葡萄牙除了从最惡劣形勢中作最好的打算外，是很少办法的。這一點，葡萄牙的統治者也做得很高明。英國在巴西革命中也插了一手，它的有力影响，主要放在使它的傀儡布拉根柴家族維持巴西的王位，而它做到了這點。当巴西贏得独立的時候，它拥有着三百五十万左右的人口，其中百分之六十为黑人，百分之十四为印第安人，百分之十四为歐印混合种人和黑白混合种人，而百分之十二左右为白人。

巴西革命，跟西班牙殖民地的革命一样，也从“母”國的局勢發展獲得了直接的推動。一八〇八年，代其母親瘋后瑪麗亞第一執政的葡萄牙攝政王約翰第六靠了英國海軍的帮助，逃往巴西，以避免陷於侵入的拿破崙的掌握。由於國王的來臨，巴西一時成了葡萄牙帝國的實際中心，这样一直繼續到拿破崙被打敗並被逐出葡萄牙之後。一八一五年，巴西被提昇到王國的地位，成为“葡萄牙、巴西和亞尔加尔威王國”的一部分。瑪麗亞第一死後，約翰第六於一八一六年做了國王。

同時，要求独立的激昂情緒在巴西全國蔓延着，尤其環繞着何塞·波聶法邱这个人的周圍，他是著名的科学家。隨着一八二〇年葡萄牙政府的推翻以及奧坡托和里斯本的革命議会的建立，这种激昂情緒更形高漲。这些事情也加强了巴西反動派中間的分立主义的傾向，因为大地主們是不願受葡萄牙的自由派統治的^①。葡萄牙的新議會惟恐小葡萄牙開始变成大巴西的配角，便要求國王約翰回國，他終於一八二一年回了國，留下他的兒子庇德羅在巴西負責。臨別的時候，據說約翰曾告訴他二十四歲的兒子說，“万一形勢惡化，巴西要求独立的話，你就親自宣佈独立，把王冠戴在

你自己的头上”——这聪明的忠告，那狡黠的庇德罗不久即把它付之实现了。

葡萄牙的議會後來要求庇德罗回來，以進一步減低巴西在帝國中的相對重要性，但由於波聶法邱的忠告，庇德罗公開地拒絕回到葡萄牙，這是在一八二二年一月九日——這一個日子，就是現在巴西歷史上出名的“我留”日。革命的狂熱迅速地沸騰着。同年五月，庇德罗僭稱了“巴西的永久守衛者和保護者”的头銜。一八二二年九月七日，經葡萄牙議會再度要求交出權力無效後，庇德罗發表了他有名的革命宣言稱：“不獨立，無寧死！我宣佈我們現在跟葡萄牙分離了！”這就是巴西的獨立宣言。

巴西的獨立革命，雖然受到許多流行整個美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口號的影響，却始終緊緊地掌握在大種植場主的手裏。商人和初形成的資產階級的其他分子，都比在西班牙殖民地中的來得弱，而他們所起的決定作用也就較小。革命沒有替廣大的奴隸和雇農羣眾提出重要的要求，這些人在整個運動中還是佔不重要的地位的。因此，巴西革命比起西班牙殖民地的革命，甚至更少土地革命的性質。

巴西這個廣大的國家，現已為它自己所有，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小小的葡萄牙沒有辦法阻止它的分離。一年之內，最後一批的葡萄牙軍隊也離去了這個國家。然而，葡萄牙的布拉根柴家族却和巴西的保守勢力締結同盟，並得到英國的幫助，把他們自己的家屬庇德罗保持在巴西的王位，終於替自己從舊日殖民政權的摧毀中拯救了許多的利益。巴西蓄奴的種植場主操縱着全部統治權。這就是為什麼葡萄牙不進行武裝鬥爭的另一原因。反動派的利益既受到保護，老百姓的福利當然就什麼也不會有了。巴西變成了

一个君主國。美國於一八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承認了新政府。葡萄牙王室設法保持着王位，直到一八八九年十一月王國最後被推翻而為共和國所代替。

加拿大的叛變

全美洲資產階級革命的第五个方面，是加拿大的獨立運動，最初發端於一八三七年的叛變。这个鬥爭經過了幾十年的醞釀，特別是在美國革命以後。發展中的革命醞釀，是殖民地特有的苦難所引起的。以“皇家官員同盟”聞名的英國小黨，壟斷了殖民地所有的官職，当地的製造業被窒息致死，殖民地的人民被迫從英國購買貨物，外國船隻不准駛入加拿大的港口，司法被英國反動派濫用着，大量的土地壟斷在哈德遜灣公司、天主教會、英國國教會等等的手裏^⑮。“加拿大的鬥爭，一世紀中，有七十五年 是集中環繞着這些問題：那就是殖民地的自治；廢止封建土地制和土地的壟斷；政教分離；保衛法蘭西族加拿大人的權利。這樣，一直到提出責任政府的要求遭到殖民部的頑強拒絕之後，而衝突變為內戰的時候，比較激劇和明確的‘獨立’口號，才由麥根西、巴品諾和納爾遜等提了出來。”^⑯ 這次反叛最後被摧毀了，但鬥爭繼續着，一直繼續到加拿大的人民終於贏得了在不列顛聯邦範圍以內的實際的獨立。

當一七七六年美國革命在地平線上湧現的時候，加拿大的不滿已經普遍蔓延着。但英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立即採取步驟，把加拿大脫出革命的風暴。他們特別要利用加拿大作為控制所有大西洋沿岸殖民地的工具。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採行了一七七四年的“魁北克法令”，主要就是要防備那人數超過在加拿大各省定居的英國人許多倍的不滿的法蘭西族加拿大人与南部揭竿而起

的美國殖民地人民攜手合作——它的目的正就是这个。在它主要的条文中，魁北克法令“確定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特別說明‘加拿大法律’乃是处理民事訴訟的根据，並給予教会徵收什一稅的決定權威。”^⑱这种讓步，自能籠絡有勢力的法國天主教会跟英國合作。至於屬加拿大殖民地本部的商人，他們大部分以倫敦為靠山，根本缺乏新英格蘭商人的革命精神。然而，人民大眾中間却存在着与十三个反抗的殖民地攜手，共同奮鬥的普遍情緒。因此，在那佛斯科的亞，“当省議會通过效忠大不列顛的呈文的時候，不合法的市民大会却給新英格蘭以秘密的支持。”^⑲

美國革命者曾邀請加拿大各殖民地派代表去參加費列德費亞的大陸會議，但他們並未這麼做。当一七七五年美國革命爆發的時候，美國的武力在許多加拿大人的帮助下，曾立即企圖夺取加拿大。他們虽獲得初步的成就，但在最後終於失敗了。加拿大人民大眾不曾起來响应。顯然地，他們不願遭南方侵入者“接管”，这教訓，美國的人們在一八一二年英美戰爭中曾再度領教过。克雷頓也不得不这样說：“美國从英國贏得了獨立，但魁北克和那佛斯科的亞對美國保持着獨立。”^⑳ 在美國革命時期的複雜局勢中，有这种反常現象：一方面，法國政府跟美國愛國部隊站在一邊作戰希望由此奪回它失去的加拿大諸省，另一方面，魁北克的法國天主教会却聯合英國反對美國人，因而也就是反對着法國。統治的法蘭西族加拿大教士和地主們畏懼美國革命分子遠過於畏懼英國人，因此他們對於防止加拿大加入革命負着大部分的責任。

在以後幾十年中，加拿大人對英國統治的不滿加速成長着。膨脹着的加拿大資本主義對英國的殖民地枷鎖越來越感到憎厭。人民大眾也深深地不滿。在下加拿大，早在一七九一年就存在着

一个主張加拿大解放的立憲俱樂部，可是——一直遲到一八三七年，這些不滿才爆發為公開的火燄。延遲的原因是由於大部分資產階級的不革命的情緒，由於工人階級的羸弱，由於根深蒂固的法國天主教會反動的勢力，還有，那從一七七六年勝利的美國革命中逃往加拿大的四萬個極端反動的托利黨的“勤王派”，也起了不小的作用——這許多因素，不但阻止了加拿大的獨立運動，同時也有助於挫敗那終於到來的起義。

賴爾遜關於這一點這樣寫道：“〔一八三七年失敗〕的原因，當然在於這樣幾方面，如美國反革命在加拿大土地上的力量，法蘭西族加拿大的天主教教權使民眾受不到法國啓蒙運動的教訓，以及一八三七年起義黨的脆弱，還不能組織一個如傑斐遜的共和黨那樣有效的政黨。”^{②①} 麥根西說：“天主教教士是袒護政府的，因此竭力設法使情緒激昂的人民安分守己，揚言恫嚇和平的擾亂者將受教會法律最嚴厲的處罰。”^{②②}

一八三七年的起義，是發生在深刻經濟危機中的一場鬥爭，這次起義的傑出領袖是：在上加拿大(安大略)，威廉·麥根西*，一位編輯；在下加拿大(魁北克)，巴品諾，貴族地主。在上加拿大的革命分子被稱為改革者，而在下加拿大的，則被稱為愛國者。武裝鬥爭是組織得很不完備的，未成熟的工人階級和中下階級的羣眾也都是毫無準備的，因而不能予以有決定性的支持。起義突然地、事實上是出乎意外地在十一月六日那天開始於下加拿大的蒙特利爾，迅速地蔓延到多倫多和上加拿大的其他城市。英國當局終於馬上把它鎮壓了下去。只有一個月，武裝起義就過去了。很多起義

* 他是已故加拿大總理麥根西·金的外祖父。

分子遭到逮捕，十二个法蘭西族加拿大的領袖在蒙特利尔的公共廣場上被絞死。巴品諾逃到美國。馬休斯和隆脫，這上加拿大起義的兩個領導的靈魂，被勝利的反動派絞死在多倫多。

在美國民主勢力中間，對於戰鬥的加拿大愛國者是有着不少同情和支持的。在布法羅、鄂斯威哥、特洛亞、底特律、洛克波特、奧格頓斯堡、巴塔維亞等城市中，舉行着許多大規模的集會，到處歌唱着馬賽進行曲。從加拿大逃出的威廉·麥根西不論走到什麼地方，都被當作偉大的英雄歡迎着。在美國，成百的志願兵士投効着，並且還組織了兩次戰役，用湖艇侵入加拿大。最後，美國政府下令部隊停止這種運動，這經過了很大的困難總算做到。麥克馬斯脫說：“這些命令真是不能再遲了，因為全部邊境都已武裝起來了。”^②

加拿大的起義，很多是摹倣美國一七七六年的獨立宣言中的革命權利的觀點的。戰鬥開始以前幾個月，在魁北克的聖奧爾斯的大規模集會中，法蘭西族加拿大的叛變者曾宣佈了一個典型的決議，“我們否認英國議會有不經我們許可、不經我們參加來為這個殖民地的內部事務立法的權利。”^③ 他們的目標是一個獨立的法蘭西族的加拿大。一八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通過採行，並經威廉·麥根西和巴品諾簽署的“改革者宣言”宣佈道：“在日益加深和擴大的錯誤統治下，經過了將近半世紀的忍耐之後，時候終於來到了，現在，我們對於國家和子孫的責任，需要我們確定我們的權利，和糾正我們的錯誤。政府是建立在人民的權威之上的，它的建立是為了人民的福利的；因此當任何政府長期地和連續地不能符合它根本的偉大目標的時候，人民就有上帝所賦予他們的天然的权利來謀求和建立能夠為最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的一種制度……。”^④

加拿大的人民並未在一八三七年贏得民族的獨立，但他們英勇鬥爭的力量却沒有喪失。最初來的反動的浪潮，表現於一八四〇年的“聯合法案”，它武斷地把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聯結在一起，这样就首先羈束着揭竿而起的法蘭西族加拿大人。但是發展中的加拿大民族是不能被剝奪獨立的。英國統治階級迫於不可避免的形勢，最後終於不得不作了重大的讓步。在一八六七年，大不列顛惟恐加拿大在美國內戰的餘波中也許會併入美國，於是就用“不列顛北美法案”聯合加拿大、那佛斯科的亞和新不倫瑞克，結成為加拿大自治領。這個新的國家只有有限度的自治。很多民眾反對這一聯邦的法令。總結它的缺點是在於沒有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沒有在操法語和操英語的加拿大人的權利基礎上完成民主的團結，沒有肅清法蘭西加拿大的半封建制度，也沒有打破哈德遜灣公司對兩部土地的控制。不過至少，它確是打開了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一八七一年，最後一批英國軍隊撤離加拿大，但在厄斯基瑪爾特和哈利法克斯還剩留着少數的殘餘。在一九二六年帝國會議中，加拿大被承認有與聯合王國“平等的地位”。一九二七年，加拿大在華盛頓設置了第一次駐外的外交使節；在一九三一年，威斯敏斯脫法令取消了對於加拿大主權的最後主要的法律限制。那操縱金融資本及其加拿大的政治代言人政策的獨佔資本家（這也包括了若干很有名的美國資本家），繼續利用着殖民地關係的幾種方式，作為阻擋民主勢力前進的防柵。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保持英國王室在加拿大的地位，並仍由它委派加拿大的總督。另一例子就是保持殖民地的關係，這表現於大企業公司可以不顧加拿大法庭對民事案件的判決而仍能向英國樞密院上訴的事實。然而，

必須強調指出，儘管這些和其他同樣的殘缺不全的殖民關係的剩餘仍由獨佔資本主義保持着，但加拿大在今天基本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以自由制定它自己的憲法和法律，可以按照自己願望自由宣戰或媾和，也可以自由抉擇屬於或不屬於不列顛聯邦，以及加入聯合國與否。

- ① 狄非著：“拉丁美洲的文明”，第四八八頁。
- ② 加德隆著：“拉丁美洲：它的興起和進步”，第八四——八五頁。
- ③ 哈克尔著：“美國資本主義的勝利”，第五八頁。
- ④ 見台維斯著：“拉丁美洲民主政治的創造者”，紐約一九四五年版。
- ⑤ 艾德溫·利安(神學博士)著：“南美各共和國的教會”，第四三頁。
- ⑥ 克羅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五〇六頁。
- ⑦ 見派克斯著：“墨西哥史”。
- ⑧ 列文著：“阿根廷史”，北卡羅萊納州小教堂山一九三七年版，第二二二頁。
- ⑨ “聖瑪丁致窩希金斯函”，載一九五〇年九月號“南北美洲月刊”。
- ⑩ 羅托夫斯基等著：“殖民地與附屬國史”，智利聖地牙哥一九四一年版，第六四及以下諸頁。
- ⑪ 里貝著：“美英在拉丁美洲的爭鋒(一八〇八——一八三〇年)”，巴爾的摩一九二九年版，第八九頁。
- ⑫ 阿賽維陀著：“巴西文化”，第五四頁。
- ⑬ 弗萊爾著：“主人与奴隸”，第四〇一頁。
- ⑭ 羅托夫斯基等著：“殖民地與附屬國史”，第九七頁。
- ⑮ 麥根西著：“美洲史”，第三八五頁。
- ⑯ 賴爾遜著：“法蘭西族加拿大”，紐約一九四三年版，第三六頁。
- ⑰ 克雷頓著：“北方的自治領”，第一五七頁。
- ⑱ 同上書，第一六一頁。
- ⑲ 同上書，第一六五頁。
- ⑳ 賴爾遜撰文，載一九四九年七月號“全國事務”，加拿大多倫多版。
- ㉑ 麥根西著：“美洲史”，第三八三頁。
- ㉒ 麥克馬斯脫著：“美國人民史”，第六卷，第四三七頁。
- ㉓ 見賴爾遜著：“法蘭西族加拿大”，第三八頁上的引文。
- ㉔ 見一九四九年七月號“全國事務”，加拿大多倫多版。

第十章

革命的成就

偉大的美洲革命——在美國、海地、西班牙殖民地、巴西和加拿大——基本上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即資本主義的革命。不管它所有反動的缺點，它却構成了西半球以革命的方式建立資本主義的一大步。但是我們已經指出過，這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革命。許多封建殘餘仍附着於它的上面以阻止它在各國達到充分的資本主義的表現。拉丁美洲國家中的情形尤其如此，在那裏封建分子勢力很強，而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却相對地很弱。這個事實，曾使許多作家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以為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鬥爭根本不是革命，而只是殖民地對他們“母”國效忠的一種機械的破裂。

一般地說，作為一種世界制度的資本主義，為了讓自己誕生、成長和發展，用革命的方法來打擊封建制度，必須摧毀這個制度的脊骨。列寧說，“資產階級革命只有一個任務要完成：那就是掃除、拋棄和摧毀以前社會所有的枷鎖。”但這個中心任務也包含着許多次要的任務。從封建束縛中解放資本主義的革命任務，是一種多方面的任務，如果新的社會秩序要得到堅固的立足點，要得到發展，那末，至少就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完成從屬的任務。在整個美洲的總的革命中，由於各殖民地的經濟和政治條件的廣泛不同，資本家階級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這總的革命任務中的特殊的方面。在

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中，地主的龐大勢力，嚴重地阻擋着資產階級的前進。因之，自一七七六——一八三七年的廣大半球的革命戰爭以來，有許多經濟和政治的鬥爭以實現資產階級的基本任務為它們的目標，但經過這次廣大的革命仍未完成。然而在我們的時代，只有工人階級在其自己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的歷程中，才能促使這些資產階級的改革趨於完成。在這一章中，我們將考察一下資本主義在本半球的幾種特殊任務是什麼，以及資產階級革命為了完成這些目的究竟達到了怎樣的進展。

民族獨立

為了便利資本主義在美洲的成長，各國完成民族獨立乃是絕對“應該”的。我們已經看到，如果殖民地始終附着於“母”國，要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中蓬勃成長是不可能的。“母”國的固定政策，是名副其實地吮吸殖民地的生命之血，把他們的土地、工業、貿易和工人，只當作是一種無情榨取的對象，以替歐洲、美洲的一小撮寄生的業主和統治者的惟一利益服務。因此，如果資本主義要在美洲奠定基礎，它就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來粉碎殖民地的枷鎖。這就是為什麼在所有的殖民地中，在半球革命的每一區域中，民族獨立問題達到了這樣無上重要的原因。在革命時期中，爭取民族獨立的共同要求，在工業家和大地主之間發展成為這種聯合行動的基礎。馬里亞台基寫道：“〔拉丁〕美洲的革命不但沒有引起貴族地主和商業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在許多情況下還產生了他們的合作。”①

美洲幾個殖民地取得民族獨立的基本任務，大體上已由革命完成了。但必須指出，由於殖民地的不同情況，許多國家成就的程

度也是不同的。跟“母”國正式的政治联系幾乎是到处割断了。在革命以前，西半球全部是殖民地，革命以後，差不多完全独立了。例外的是：（一）加拿大通过对英國王室的効忠，仍和“母”國維持着一种稀薄的有机的联系；（二）南美的三个圭亞那，仍是英國、法國与荷蘭的殖民地；（三）西印度羣島，除了大家知道的海地之外，都仍是西班牙、英國、法國与荷蘭控制下的殖民地。

下面是各國完成民族独立的年份：美國，一七七六年；海地，一八〇四年；巴拉圭和委內瑞拉，一八一一年；阿根廷，一八一六年；智利，一八一八年；哥倫比亞，一八一九年；墨西哥、中美洲（哥斯達黎加、薩尔瓦多、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秘魯，一八二一年；巴西和厄瓜多尔，一八二二年；玻利維亞和烏拉圭，一八二五年；多米尼加共和國，一八四四年；加拿大，一八六七年；古巴，一八九八年；巴拿馬，一九〇三年。

在拉丁美洲革命这个時期中，英國插足於爭取民族独立的廣大運動，企圖接管从前拉丁美洲全部殖民体系。一八二五年，坎寧首相寫信給格蘭維爾說，“事業已經完成，釘子已經釘下，西班牙美洲解放了；倘如我們处理我們的事情不糟糕，它（指西班牙美洲）是屬於英國的。”英國人心中抱定这样的計劃，赶忙去攫夺舊日西班牙的礦藏和投資的控制。里貝說：“在英國財政的全部歷史上，从未發生这样熱狂的情緒。”^②英國在各处努力想去操縱各國年輕政府的政策。

英國人很快在拉丁美洲到处取得了經濟和政治的統治地位。他們在阿根廷、烏拉圭和智利特別有勢力。在巴西也是这样，那統治的“布拉根柴家族曾在英國控制下達一世紀以上”。在南美洲的北部，支持玻利瓦尔的英國勢力也幾乎同样的强大。在墨西哥，从

獨立戰爭到對美戰爭，英國實際上控制着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在一八二六年巴拿馬泛美會議中，英國被特別邀請的使節道金斯，實際上在幕後操縱，弄得美國大為狼狽，它的遲遲被邀請的代表終於不能到會。英國稱這次會議是巨大勝利。

然而英國自己接管葡萄牙—西班牙殖民體系的宏大計謀，最後終於失敗了——從前的殖民地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對它說來是太迫切有力了。它無法把任何國家變成英國的殖民地，而它要把那些國家變為在它控制之下的君主制的謀劃，最後也終於破了產。然而，英國力圖鞏固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方的勢力，作為一個外國來說，它實際上成了無敵的霸主約七十五年之久，這樣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的前夕，一直維持到好戰的美國帝國主義崛起的時候。

君主制的取消

君主制，特別是在西半球大革命時候一般流行於歐洲的專制形式，跟有成效的資本主義發展是不相容的，從而不能不被消滅。因此，美洲革命運動一般是民主主義的性質，但亦並非絕對如此。例如加拿大，並不曾把廢除英國君主列為基本的問題。對於巴西人來說，葡萄牙布拉根柴王室曾以兩個皇帝的方式，強迫君臨在他們的頭上，這兩個皇帝在巴西完成民族獨立以後，還統治全國達六十餘年。墨西哥，從一八六四到一八六七年，也被法國的傀儡——皇帝馬克西米連第一統治着。他是在墨西哥天主教會的默許下，由法國強迫放在墨西哥人民頭上的，因為天主教操縱着墨西哥的“貴冑會議”，而由會議授馬克西米連以皇位。但馬克西米連不久就被推翻和處死。

在殖民地統治階級本身中間，也有着顯著的君主政制傾向。在美國，托利派勢力見到英國的事業失敗並投向革命以後，就以在年輕的美國建立君主制度作為他們綱領中的要點之一。一切民主的表現，在他們看來都是可咒詛的，他們斷然咒詛人民大眾乃是完全不配管理自己的“烏合之眾”。漢密爾頓就是這批保守分子最露骨的代表。他主張選出的參議院議員應該是終身職。派林頓曾說：“他是一個直率的君主制派，他用霍布士的邏輯來宣傳君主制的原則。‘主要想要建立的原則就是這點——必須有一種永久的意志。’就是說，在政府中，應該有一種能夠抵抗民眾潮流的原則。……君主制的原則〔在立憲會議中〕既沒有被接受，他就以造成對民主權力的一切可能牽制為其職志。”^③立憲會議中有三分之一代表贊成君主制的原則。這些反動分子把王冠送給了喬治·華盛頓，他是全國最富的人出名的。可是華盛頓很有政治眼光，拒絕了。從農民、工人、小商人和自由職業者的革命精神看來，這樣的保王派的機謀是沒有成功可能的。

在拉丁美洲諸國，革命分子中間有着更顯著的君主制傾向。英國到處積極地支持着這種君主制傾向，而強大的美國勢力却支持着民主形式的政府。在海地，成功的革命在一八〇四年結束以後，德薩林納就“當選”為終身的總督，後來又加冕稱皇帝傑克第一。一八〇六年傑克被刺以後，克里斯多佛將軍自立為國王亨利第一。畢興將軍出而向克里斯多佛爭奪，又自稱國王。皇帝浮斯坦第一是海地的另一個君主，他在位的時期為一八四九——一八五八年，正當全國最後採行民主政府形式之前。一八二二年，在墨西哥，那個利用革命而攫得權力的反動分子伊脫比特，經議會“推選”為墨西哥的皇帝。他自稱奧古斯坦第一。他在位一年，就被推翻而且

槍決了。

在西班牙美洲諸國中，聖瑪丁和玻利瓦尔也都明白表現了獨裁的傾向，這反映着他們特權階級的背景。聖瑪丁認為只有君主政府的形式，才能為南美洲各民族謀利益。貝爾格蘭諾、阿爾維、里瓦達維亞、伊脫比特以及其他許多革命領袖都抱着同樣的見解。威爾格斯在評論一八二一年阿根廷革命領袖和西班牙當局的某次談判時，曾說道，“愛國的領袖們都主張，只要西班牙願意承認它以前殖民地的獨立，所有南美洲可以組成一個君主立憲國，而以一個波旁王子為國王。”^④談判失敗了，阿根廷成了共和國。在這個時期以前，一八一一年，阿根廷的土生白人領袖們曾要把王位給予西班牙費南多第七的姊妹卡羅泰。

玻利瓦尔，北部革命的偉大領袖，他本人便是一個君主制派，他相信高度中央集權制的政府。他多次表示對於人民的自治能力缺乏信心。一八一六年，玻利瓦尔曾說，“一個大君主國將很難以鞏固，一個大共和國則不可能鞏固。”^⑤玻利瓦尔後來在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秘魯所建立的政府都是獨裁的。他所起草的第一次玻利維亞憲法，規定了終身職的總統和由革命領袖組成的世襲的參議院。英國想使玻利瓦尔做大哥倫比亞的國王，但他跟華盛頓一樣有政治上的聰明，拒絕了所有的這種建議。他也拒絕了秘魯的終身總統。馬克思很透闢地批評過玻利瓦尔。例如，講到一八二六年的巴拿馬泛美會議時，馬克思說，“他〔玻利瓦尔〕真正的目的，就是把整個南美洲建立單一的聯邦共和國，而以他自己為其獨裁者。”^⑥

不但拉丁美洲，而且是整個西半球的革命領袖，其本身主要都是以大地主、商人和新興的工業家為基礎。政治上，他們害怕並且

瞧不起黑人、印第安人以及白人小農民和工匠。這不但像玻利瓦尔和聖瑪丁這類人如此，就像華盛頓和漢密爾頓也是一樣。玻利瓦尔說非洲人和印第安人都是“愚昧、下賤和放蕩”，全然不配享有自由與自治，他所抱的這種見解只不過是許多這些領袖中間一種共同的見解罷了。這樣不民主的概念，自然會在這些領袖中間產生許多君主制和獨裁制的傾向。顯著的例外是海地的杜桑·盧維杜爾，他是以黑奴為基礎的；墨西哥的希達爾哥，他是印第安人和歐印混合種人雇農的代言人，以及比較不及他們的，如美國的傑斐遜，自己雖是種植場主，但他實在的力量却在白人小農民中間。就民主而言，杜桑·盧維杜爾、希達爾哥和傑斐遜（其他人除外），比起玻利瓦尔、聖瑪丁和華盛頓來，都要遠高一層。

政治的民主

在資本主義早期的競爭階段，資本主義的基本需要是某種最低程度的政治的民主，不管其形式為君主立憲或是共和國。（到後來，當資本主義變成壟斷性質而進入總危機階段的時候，它的傾向就在於完全取消民主，建立專制的法西斯主義。）競爭的資本主義這種早期的民主的要求是由於必須為競爭的資本家、中等階層及地主階級提供一種政治表現而產生的。但這種民主早就打算好不讓它超出這些範疇之外——開放給農民和工人。在資本家和地主所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中，開放給工人和小農的民主程度，總要靠這些階級的力量和革命行動而定。在民族解放鬥爭的範圍之內進行着階級的鬥爭，勞苦大眾同時也為着從統治階級那裏贏得可能的民主讓步而奮鬥。這方面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美國憲法中“權利法案”的贏得。

在一七七六——一八三七年殖民地半球的革命中，三个美洲到处表現着顯著的民主傾向。馬里亞台基說：“法國革命和北美憲法的理想，在南美遭遇到一種有利於它的傳佈的氣候，因為在南美存在着資產階級，儘管還幼稚，却由於它的需要和經濟利益，可以而且確曾吸收了歐洲資產階級的革命情緒。”^⑦

頑抗的地主並不能完全鎮壓民主。在所有國家中（除了加拿大和早期的巴西、墨西哥和海地），新的革命政府立即採取了共和國的形式，它們幾乎全都密切地以西半球先進共和國的基本文件——美國憲法所規定的一般組織原則為模型。每一個國家或者是在開始就有，或者是最後發展出來，總是具備着下列顯著的特點：一個成文的憲法；一個包括兩院的議會，選出來的參眾兩院的議員都有一定的任期；沒有總理，却定期選舉總統並授以廣泛的權力；採行美國式的而不是歐洲式的議會政府的方法。完全例外的是加拿大，它仿照英國來制定它的民主政治制度，眾議院經選舉產生，而參議院是終身任職的。

包括美國在內的西半球全部的資產階級憲法的制訂者的目的，就是要使廣大的勞苦大眾沒有選舉權，而把它限於擁有財產的階級，他們顯明的利益是在於剝削工人。制憲者既非工人，因此它所制定的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主，而非人民民主，結果，革命時期中所採行的憲法，不論是地方或全國形式的，都用各種方式限制着選舉權。當美國憲法採行的時候，“在三百萬人口中，只有不到十二萬人可以投票。”^⑧“甚至傑斐遜，這個理論上的平等的熱烈主張者，最初也從他自己推論的吃力的論斷中退縮了；直到獨立宣言發表很久之後，他才擁護成年男性選舉權的危險主張。”^⑨大地主始終是民主的死敵。

除了海地以外，印第安人和黑人到处幾乎完全被剝奪了選舉權。婦女也被剝奪了投票權。要選舉和參政，常須具有雄厚財產的資格。往往还有人頭稅，從而排斥着大量的工人。對於選舉權許多廣泛的憲法限制中，還有識字的測驗。在拉丁美洲各國，勞苦大眾中的文盲高達百分之五十到九十，公民必須能讀能寫才有投票資格的規定，實際上是排斥大量勞動者。如果說在革命以後接連幾十年中，這種選舉權的限制大部分已被打破，那末，這個事實乃是由於工人和其他勞動者日益增加的數目和力量，而不是由於統治階級中間什麼民主的精神。

教會與政府的分離

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標誌着政府權力的增強，教會統治人民的經濟和政治生活的資格被取消了。這也多少不免促成了教會和政府職能的分離，促成了教會的解体。政府權力的增強以及它從教會統治下的解放，常常引起政教領袖之間的尖銳衝突，但如果資本主義要生長，這却有必要。因為在教會及其封建束縛的妨礙之下，資本主義是不能自由擴展的。這在天主教會特別來得確實，因為作為大地主，它基本上總是中世紀的和封建的。凡是天主教勢力深厚的國家，從來沒有能夠完成充分的工業化。因此，為了資本主義最大限度的發展，削減天主教的權力，到處成了主要的事情。這種傾向是資產階級革命重要的一面，當西半球革命的時候，在不同的國家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現。革命中特別突出的因素乃是北美的十個英國殖民地。許多革命領袖都是確定地反宗教的，甚至是“不可知論者”。潘恩是這種趨向最明白的代言人。他說，“我不相信猶太教、天主教、希臘正教、回教以及新教所公開宣揚的教條，

也不相信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的所公開宣揚的教條。我自己的心靈就是我自己的教會。”他斥責“政教混雜不分”^⑩。

年輕的美利堅共和國的憲法，完成了教會和國家的正式分離，“權利法案”第一條規定“國會不得制訂建立國教或因之而禁止自由信教的法律”。革命領袖要做到這點，並不太困難，因為在美國，資產階級是強大的，而教會却是相對地脆弱和不團結，分裂成為許多紛爭的天主教和新教宗派——這對於年輕的美國民族的前途，確是一樁很幸運的事。

然而，在拉丁美洲各殖民地中，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在那裏，教會是統一的，它擁有着土地的巨大財富，一般是大地主很有力的同盟者和工具；而商業資產階級比起大地主的利益是很脆弱的。結果，拉丁美洲的革命雖然掀起了反宗教的潮流，在以後幾年中大大地削弱了天主教在許多國家中作為國教的地位，却不能促成有效的政教分離。

許多拉丁美洲的革命領袖，像美國的那些領袖一樣，都是共濟會會員和不受宗教拘束的自由思想者。這包括了像玻利瓦尔、聖瑪丁、米蘭大、窩希琴斯和許多別的這類的人。甚至虔誠的天主教徒希達爾哥，墨西哥先進的愛國領袖，對教會也大有批評。他批評反對革命的教士說：“睜開你們的眼睛，美洲人。別讓敵人欺騙你們。他們僅僅為了政治的目的才是天主教徒。他們的上帝就是金錢。他們的恫嚇的惟一目的在於壓迫。難道我們相信，誰不甘心臣服於西班牙暴君，誰就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天主教徒嗎？”希達爾哥被逐出了教會，以至最後被處死。

在革命的拉丁美洲，教會和政府的第一個最大爭執，就是我們上面講到過的“推薦權”問題。教皇認為，隨着殖民制度的崩潰，現

行的一切國家對教會的管理權應歸還梵蒂岡。在另一方面，新興的各共和國則說，他們繼承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國王以前在美洲所行使的對教會的管制權。教會的否定立場使它成了革命政府的叛徒，因為所有的革命政府都依據“推薦權”屬於國家的理論。

然而，儘管存在着這種尖銳而嚴重的爭執，新興的拉丁美洲各共和國，包括巴西和海地在內，在革命以後卻仍正式奉天主教為國教。殷曼說，“當它們最初開始獨立的時候，所有各國都把天主教定為國教。宗教裁判在以後幾年中雖被廢止，但它的精神卻仍在各共和國中存在着。”他隨後又說，“胡阿雷斯〔墨西哥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總統〕在拉丁美洲的統治者中，第一個指出了在存在一個擁有着大部分不動產、操縱着大部分銀行以及控制大多數居民思想的國教下，要實行民主是不可能的。”^⑩ 殷曼所指出的這點並非絕對正確；因為在胡阿雷斯以前二十年，墨西哥的法里亞斯總統已曾草擬了一個反宗教的綱領。可是，要到革命以後很久，各國政府才開始通過法律，剷除教會的權力和地位。玻利維亞是實際上使教會與政府分離的第一個拉丁美洲國家，那是在一八五三年。從這裏可以明白看出，天主教的上層領袖儘管強烈地反對革命，但天主教卻還是經過革命而原封不動地存在着，而且還繼續着它地主思想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意識統治的過程。在以後所有年代中，這是对整個拉丁美洲發展中的資本主義發生嚴重損害的一個事實。就是在今天，教會的優越地位仍是阻礙拉丁美洲社會進步的一個潛在因素，雖然大部分的共和國至少在形式上已認為必須使教會與政府分離，並規定了某種程度的宗教自由。

土地的分割

發展美洲資本主義的另一個不可少的必要條件，就是打破那窒息經濟和政治的、包括教會在內的持有封建思想的地主控制社會的權力。這些分子，總是反對國家工業化所必需的一切措施。凡是在土地掌握在大量小農手裏的情況下，年輕的資本主義總是成長得很好，而在土地操在大莊園主手裏的情況下就不好。真正可以摧毀地主勢力的唯一可靠的途徑，就是通過這種或那種方式來分割他們的大地產。土地革命，乃是成功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拉丁美洲，正如在兩半球各處的殖民地一樣，革命者都面臨着這一土地問題——而且是表現於極端的形式，因為土地掠奪者在革命時期以前，已在舊日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的殖民地中攫取了最好的土地。但資產階級顯得太弱，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因此，只有在很少事例中，革命分子是確切地抓緊了土地問題的。他們拒絕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主要因為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本身就是地主。在墨西哥，革命教士希達爾哥是勇敢地處理這個問題的少數人物之一，他對於印第安人和歐印混合種人的信徒們宣佈說：“我的孩子們，這個日子像一個新的天命一樣降臨於我們。你們可曾準備接受它？……你們是否要努力從可恨的西班牙人手中恢復三百年前竊自你們祖先的土地？”^②但墨西哥的土生白人革命分子，像其他殖民地中的革命分子一樣，卻還遠離希達爾哥站在一旁，惟恐觸及這個具有重要關鍵性的土地問題，這樣，希達爾哥的羣眾運動遂告失敗了。在海地，革命的奴隸摧毀了大地主，分割了他們的田地，甚至比同一時期革命法國的農民所做的還更徹底。

在土地問題以及許多其他問題上，海地黑人奴隸革命的英勇成就是無比的。直到一世紀以後，在一九一〇年的墨西哥革命中，其他各拉丁美洲國家才對土地問題取得了革命的解決。

一般說來，拉丁美洲的大地主，特別是天主教會，擁有着比任何人都多的土地，仍在革命中完好地存在着。他們保留着大土地所有權和保持着限嗣繼承和長子繼承的封建法律，因為這是保持大地產不分散的法律手段。從西班牙和葡萄牙嚴峻的控制解放出來以後，他們甚至擴充着他們的大地產、大種植園和種植場。杜根說，在拉丁美洲，“十九世紀時期有同樣多的土地合併成為大地產，正如以前三個世紀一樣”^⑬。拉丁美洲革命不能解決土地問題的失敗，乃是它最根本的弱點。結果，大莊園制仍像一個重負似的套在拉丁美洲各民族的脖子上，而構成了他們國家的經濟和政治進步最基本的障礙之一。“我們在美國所見到的各種各樣生產的小農莊，在整個拉丁美洲實際上是不存在的。”^⑭

然而在美國（加拿大發展大致相同），革命在基本的土地問題上固然達到了較好的成功，但仍有很嚴重的限制。這部分的成功，可以拿這樣的事實來說明：原來比起拉丁美洲，美國資本家、小農、自由職業者和工人的革命勢力比較的強，而地主，尤其是天主教會，却比較的弱。美國的革命加強了有關土地問題的資本家和小農的兩種矛盾的趨勢，兩者都跟國家疆界的擴張相聯系。

首先，隨着邊境迅速的向西擴展，奴隸主就用各種詐取土地的方法，隨意侵佔廣大的公地。邁爾斯曾引証了這種盜取公地的許多例子^⑮。一萬英畝到五萬英畝或更多的大地產，任意被轉移到奴隸主的手中。一七九五年，佐治亞的土地被詐取的總計達三千五百万英畝；一八五八年，在得克薩斯，有六千八百万英畝的土地從

政府手中被偷盜了去，大部分都是離地奴隸主幹的。同樣的事情也在其他南方各州進行着。除了盜取土地外，奴隸主同時擴展着他們的政治勢力，這樣一直到整個南方的十一州，包括遠抵得克薩斯西境的所有領土在內，都被囊括在這種大種植場的奴隸制度中。奴隸主的目標也在攫取整個的西部，甚至夢想而且策劃着把他們的保有权擴展到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

同時，資本家的礦業公司、木材公司和土地的投機者也同樣忙於在北方攫取土地。幾千萬英畝的土地都被併入大地產而到達他們的手中。革命以後，摩利斯主持下的一個公司，控制着六百萬英畝的土地。這種公地的掠奪在內戰後達到了頂點，當時有一億六千萬英畝的有價值的農田、牧場、森林和礦山被送給了鐵路公司，作為建築他們鐵路線的補助，這塊地方之大，相等於緬因、新罕布什爾、維爾蒙、馬薩諸塞、羅得島、康涅狄克、紐約、新澤西、特拉華、馬里蘭、賓夕法尼亞、俄亥俄和印第安納合起來的總面積^⑩。

跟所有這種掠奪土地相反的趨勢，是人民摧毀大地產和建立小農場的要求。這是貧苦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的運動，他們竭力從廣大的公地替自己取得農場。很多的情形下，貧苦的農民和勞動者沒有取得地權就乾脆移入了並佔有了土地。他們就是在美國土地史上起着巨大作用的所謂“佔地者”。這種摧毀大地產的趨勢，因革命所奠定的民主潮流而大大地增強。這成了美國最具決定性的區域中土地問題的强大力量。這也是革命時期促成沒收托利派廣大土地的一個主要因素；它避免了奴隸種植場制度在西部廣大地區的傳佈；它阻止了資本家的公司從公地盜取更廣大的土地；它最後促成了一八六二年的“宅地法”的通過，使小農有獲得一塊一百六十英畝農田的機會（雖然不是最好的土地）；它促成聯合北方

的工業家，在內戰中打敗了南方的大莊園主。勞苦大眾這一爭取土地的鬥爭，因基本的事實而得到便利，原來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土地和氣候的性質，使農業並不適合於拉丁美洲那種面積龐大的地產。受到革命的巨大推進的小規模耕種的運動，乃是工業在美國沒有受到大地主摧毀性限制的妨礙，而能够在以後幾十年中獲得巨大進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工業的解放

西半球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把被歐洲“母”國加於工業和商業上的枷鎖解除掉。我們前面已經看到，獨佔殖民地的商業和阻止殖民地工業的成長，一切為了西歐各國商業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乃是所有殖民強國的政策的一個特殊之點。革命在很大程度上粉碎了這些外來的對殖民地的經濟控制。從此以後，新興的獨立國家，只要它們認為適當和能夠，在發展它們的工業和商業上都比較的自由。資本家們，主要是商人，大部分征服了他們國內的市場。在北美的前英國殖民地，情形特別是如此，在那裏，自民族解放以後，資產階級比較強大，一般都能夠迅速地把工業建設起來。這全部的發展，也促成了現代工人階級成長的可能。

然而，民族獨立並不會自動地在工業和商業方面給資產階級以完全的行動自由。在新國家中，仍存在着頑強的地主的阻礙勢力，要加以打擊。這些地主勢力，天生害怕強大的資產階級和激烈的無產階級的崛起，一般地說，除了美國北部以外的所有殖民地中，他們一開始就有足夠的力量來摧毀工業。他們延續的反革命勢力，在拉丁美洲各國中仍是頑強的。美洲各共和國歷史的許多部分，都涉及工業家和地主的鬥爭，不但如此，除了普遍的國內大

土地所有制對工業和商業發生癱瘓作用以外，那被逐出的歐洲強國，通過經濟競爭和其他的壓力，也仍能壓迫所有年輕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各國的一般經濟的發展。而在十九世紀的末期，當較強的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的時候，這些資本主義強國所加於拉丁美洲較弱各國的經濟擴張的阻滯影響，發生了更大的損害作用。

奴隸制和雇農制

工資制度是最適合於資本主義的勞動剝削形式。因此，在所有資本主義世界中，它幾乎普遍地被應用於工業。開始於早期農業經濟的、奴隸制和雇農制儘管在殖民制度中服務於資產階級的利益，但從歷史的意義看，在凡是存在着這種制度的特殊國家或區域中，它總是到處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阻礙。因此，如果要達到資本主義最大的結果，整個兩半球資產階級革命所面對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摧毀殖民地中幾乎到處盛行的奴隸制和雇農制，並確立對勞動者所做工作付給工資的資本主義特有的方法。

然而，除了很小的程度外，這個任務並沒有完成。雖然革命削弱了這些制度，但奴隸制和雇農制卻仍在許多國家中頑強地存在到革命之後。它們繼續長期地在西半球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上起着箝制的作用，而成為許多長期浴血的政治鬥爭的原因。為什麼革命並未解決奴隸制和雇農制的問題，主要原因是在於它不會解決摧毀大地產的基本問題，而這大地產是奴隸制和雇農制兩種古老的奴役和剝削方式的自然根源。大地主仍能保持着它們自己的勞動剝削的特殊類型。

在拉丁美洲，除了少數的例外，革命領袖們都不會勇敢地對奴

隸制和雇農制的問題進攻。這是因為他們自己就和地主有廣泛的經濟和政治的聯繫。其中例外的是一七八九年舉行反抗被鎮壓下去的先進的巴西革命領袖“拔牙者”。他要求取消國內的奴隸制，巴西的全部經濟那時都是以黑人的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在墨西哥，眼光遠大的希達爾哥和摩里羅也於一八一〇年宣佈了全國奴隸的解放；他們也取消了納貢（雇農制的一種基礎）、對印第安人的鞭打，以及一切形式的種族歧視⁽⁷⁾。但這個運動被西班牙人鎮壓了下去。當一八二六年廣大的拉丁美洲革命戰爭結束時，在巴拿馬的泛美各國會議中，曾通過取消奴隸買賣的決議，但後來批准這個決議的只有哥倫比亞一國。在大革命中認真處理奴隸制問題的唯一國家是海地。奴隸們自己在一七九三年的革命鬥爭中，立即廢止了奴役，而隨着奴隸制的廢止，大地產也自然而然地一同崩潰了。海地是西半球第一個廢止奴隸制度的國家，在那裏，奴隸制度是根深蒂固的（在加拿大和新英格蘭，奴隸制度也差不多同時廢止的，不過在這些區域中，奴隸制度不成為重大的經濟因素）。海地黑奴在這方面的巨大成就，結果增強了海地革命一般的巨大重要性。

在美國，一如在海地除外的全部拉丁美洲，革命同樣地以及為了同樣普遍的原因，不能結束奴隸制；那原因就是，種植場主的經濟和政治的力量，以及許多革命領袖和革命力量跟種植場主的奴隸經濟的聯繫。但在一七七六年革命中，廢止奴隸制終於成了略具重要性的問題。富蘭克林久已是主張廢止奴隸制者，潘恩主張廢止這種可惡的制度，亞當士和其他新英格蘭的領袖也鼓吹反對，華盛頓和傑斐遜，兩個南部的種植場主，都把他們的奴隸解放了。但一當事情到了最後決定的關頭，在制定憲法的時候，南部的種植場主卻又自作主張了。真的，傑斐遜提議憲法中應有一條譴責奴

隸買賣的修正条文，但結果遭到拒絕，反而給加上了一條袒護奴隸制的條款^⑧。這個條款——第四條，第二節，第三段——是這樣的：“凡在一州受該州法律約束為人服役或勞動者逃入他州時，不得因所逃至之州的法律或條規而即行解除此類服役或勞動，而須將之交與有權要求此項應得服役或勞動的一方。”就是因為這個條款，使好多主張廢除奴隸制者成為憲法的激烈的敵人，也就是拿這個條款，譚內法官後來在內戰的前夕的斯各特案中，作為他的臭名遠揚的袒護奴隸制定案的依據，反對國會有權禁止奴隸制在任何地方的擴張。

因此，美國的根本法，為了對奴隸主讓步，在其最後形式中包含着這種本質上的矛盾：一方面，獨立宣言宣佈“一切人生而平等，上帝賦予他們某些不可割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與幸福的追求”，但憲法卻允許很大部分的人應該被奴役，應該像牛馬般的听任主人的虐待。這樣，在一七七六年的革命中，奴隸制的重大問題被含糊了過去，造成了奴隸主的利益，造成了奴隸們的悲苦和受難，造成了全國經歷三個世代之久的混亂，以至最後全國沉浸於血泊中。恩格斯論述這次革命廢止奴隸制的失敗說：“對於這種人权的特殊資產階級性質來說，下列情形是頗為意味深長的，即最先承認人权的美國憲法，同時確認了存在於美國的黑人奴隸制，階級的特權被指斥了，而人種的特權，則被神聖化。”（“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〇八——一〇九頁。按原書並未註明引文出自何書。——譯註）

跟奴隸制及其經濟基礎的問題結合在一起的，大莊園的土地所有制也是基本的民族問題，那就是，征服的歐洲人與黑人及印第安民族之間社會關係的基本問題。西半球殖民地的革命家，特別在

美國，對待這個問題的方法是不顧一切地壓制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民主願望，剝奪他們的投票權，和建立歧視制度。自然，這根本不是解決的辦法；但是這甚至在今天還是資本主義所堅持不放手的辦法。在國內和國際問題方面，各民族之間平等關係的建立，乃是歷史上留待共產黨和現代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民主力量來完成的任務。

妇女的地位

在幾世紀長久的殖民地時期中，婦女到處是被壓迫者中的被壓迫者。她們不但受着和所有其他勞動者相同的剝削，而且還受着基於性別的特殊的壓迫。跟黑人、印第安人、歐印混合種人和黑白混合種人一樣，她們全力分擔着奴隸制、雇農制和工資制下的慘重的工作。她們不但在田地中，在許多情形下還在礦坑中，替剝削者生產財富。她們的待遇甚至比男工還不如，她們更徹底地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並被法律視為無足輕重。她們在經濟方面的地位總是比男子為低。除此之外，作為女子，她們在智力和體力方面總被認為不及男子，因而遭到蔑視。她們甚至連應該受一些教育的機會都被剝奪。在拉丁美洲殖民地中，婦女的地位由於以摩爾人*的影響為背景，以及從來就不是女性之友的天主教勢力積極支配之下，特別來得悲慘。

如果有人讀了幾卷拉丁美洲史，他可以發現，那裏面一點也不提起殖民地勞動婦女特殊地位的。這些書的作家，對於婦女的地位，包括上層階級的婦女在內，講得很少，可是這却至少提供了殖

* 非洲北部信奉回教的一個民族，從十三世紀到十五世紀，曾在西班牙建立格拉那達王國，對於西班牙文化有相當的影響。——譯者

民地時期一般婦女低微地位的暗示。例如在巴西，奴隸主的婦女實際上處在一個類乎回教的政權的統治下面的。隔離是這樣的嚴格，以致“近至一七五七年，在里約熱內盧總督為招待法國海軍軍官而舉行的舞會中，沒有一個婦女在場……跟這些軍官跳舞”^①。克羅說：巴西的奴隸主“相信自己應有一切自由，而家庭中的女人，則不應有任何自由。……他的摩爾人的背景，使他認為教會所譴責的多妻制，乃是男性存在的自然狀態。這也就使他強迫他的婦女們完全隔離，近乎幽禁”^②。

專制的統治者對於西班牙殖民地中的黑人和印第安婦女是隨心所欲的。“亞松森（巴拉圭首都）的生活可以比之回教徒的樂園，因為每一個西班牙人，總是隨便擁有五個十個到一百個的女人。”^③ 他們使婦女一無所知，正如古老的回教俗語所說：“去教育一個女人，好像將一把刀放在猴子的手中。”^④ 在美國的南部，婦女奴隸也都是主子個人的財產，不但要聽命工作，而且還得滿足他們的性慾。在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的所有殖民地中，婦女，尤其是印第安和黑人的婦女，是處在社會的最底層。

一七七六——一八三七年的西半球大革命，很少改善婦女的地位。這是它另一個重大的未完成的民主任務。然而婦女在整個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比爾德夫婦講到美國革命時說：“幾乎每一個革命的男子領袖，總有一個妻子、姊妹或女兒，積極參加第二防線的工作。”^⑤ 拉丁美洲革命也可說是同樣的情形。還得再提一提的是婦女們到處在革命戰爭的第一線戰鬥着。但革命並不會解決或甚至重視她們特殊的痛苦。所有這一切還得等待許多年，事實上是幾世紀，直到婦女們自己在發展中的工人運動的幫助下，能夠開始為她們自己的權利和為女性的最後解放而戰鬥。

羣眾教育的問題

为了替資本主义制度有效地服务，工人必須至少具有某种程度的初等教育。奴隸和雇農即便完全是文盲，他們依然可以从事於殖民地時代的原始農業和開礦的經濟；但当資本主义制度開始一發展，它的經濟过程比較複雜了，於是，为了增進效率，開始給工人受一些教育便成为迫切需要了。

然而，整个美洲殖民世界的資產階級大革命的領袖們，却很少注意或不注意这种教育的需要，这种需要，一般地利於人民，特殊地利於萌芽中的資本主义。因为領袖們本身大部分出身於舊的統治階級，深恐工人一受教育就將增加他們的認識和力量。同样的原則使得奴隸主們用尽一切方法保持着奴隸的無知。正如爭取妇女权利的運動一样，爭取勞動人民大眾的教育，也得等待他們自己的民主組織和鬥爭的成熟。

因为革命並不曾使政府和教会分离，拉丁美洲殖民地中的教育，实际仍为教会所壟斷。这等於宣判廣大的人民大眾永远是文盲，这种情况，在不断的宗教的“教育”之下，或多或少地仍在所有拉丁美洲國家中存在着。这种羣眾教育方面的弱點，不但構成了有關人民智力發展的巨大損害，而且對於拉丁美洲工業化和資本主义的成長也是嚴重的阻碍。另一方面，在美國（多少也在加拿大），由於政府和教会的分离，从而解脫了教会教育致命的掌握，在革命中奠定了最後消滅文盲和展開民眾教育的基石。但这种可能，直到許多年以後才告實現，那時候，在強有力而年輕的工人運動中，工人們有了足够的力量，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堅持教育的权利了。就宗教控制上來說，拉丁美洲和美國的教育制度的基本

不同，成为後者為什麼在經濟發展方面这样廣泛地超过前者的最基本的原因之一。

資本家階級的增強

西半球的革命，是受着工業家和地主聯合的領導，並得到了革命的城市和鄉村的小資產階級和工人的支持與推進。這兩個主要集團之間的力量對比，常因總革命中民族發展階段而不同，在有的情形下工業家是主導的力量，在另一種情形下則是地主。無論如何，革命的後果總是大大增強了工業家的控制和發展，對抗着地主和所有其他社會的階級。

革命常增強了各國經濟的資本主義的成分，也有助於農業本身的資本主義傾向的加深和擴大。特別在拉丁美洲，大地主開始為了輸出而擴展和增加出產，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的地產變得更像資本主義的大農場而不大像典型的封建大莊園了。這是從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最重要的資本主義的發展。

在拉丁美洲，在那領導民族解放革命的統治階級的聯合中，商人和其他資本主義分子都已有足夠力量使整個運動印上資產階級革命的標記。但他們却還不能充分有力地來摧毀封建地主的控制。特別是他們還不能也不敢來分配大地產。革命以後，地主仍保持着他們決定性的地位。“地主、教士和軍官的聯盟”構成了地主的力量，不但在革命中原封未動而且繼續一直統治着拉丁美洲。在這兩半球的大部分地方，資產階級始終未能取得決定性的政權。正如馬里亞台基論及資產階級民主形式在拉丁美洲的成長說：“貴族政治的地主，如果說已經不能維持他們的原則，但在事實上仍保持着他們的地位。”

不过,在美國(有許多方面,加拿大也是如此),資產階級自始就是革命階級聯合中主導的力量。他們有充分的力量打開資本主義發展的大門,這是革命勢力在拉丁美洲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但美國工業家可不是完全順利的。地主們,實質上即南方的蓄奴派,仍能對革命發生有力的阻礙的影響(例如,阻止奴隸制的廢除),而在以後幾十年中,他們還大胆地向工業家挑戰,以爭奪全國的控制權。直到在另一次革命中,在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的內戰中推翻了這些大莊園主之後,美國的資產階級才完全成了統治階級,才能在全國積極地進行工業制度的建立。除了海地於一七九〇——一八〇三年完成之外,除了墨西哥於一九一〇年開始部分完成之外,拉丁美洲始終未能完成這第二階段的資產階級革命——土地革命——推翻大地主。這就是整個拉丁美洲的經濟和政治落後性的關鍵所在。

- ① 馬里亞台基著：“關於秘魯現狀解釋的七篇論文”，秘魯利馬版，第四一頁。
- ② 恩貝著：“美英在拉丁美洲的爭鋒（一八〇八——一八三〇年）”，第一一五頁。
- ③ 派林頓著：“美國思想的主流”，第一卷，第三〇一頁。
- ④ 威爾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發展”，第二七八頁。
- ⑤ 見克羅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四四五頁上的引文。
- ⑥ 馬克思著：“西班牙的革命”，紐約一九三九年版，第一八五頁。
- ⑦ 馬里亞台基著：“關於秘魯現狀解釋的七篇論文”，第一〇頁。
- ⑧ 西蒙斯著：“美洲史上的社會力量”，第九七頁。
- ⑨ 比爾德夫婦合著：“美洲文明的興起”，第一卷，第五四二頁。
- ⑩ 艾倫編：“潘恩選集”，紐約一九三七年版，九五及九六頁。
- ⑪ 殷曼著：“拉丁美洲——它在世界生活中的地位”，紐約一九三七年版，第一一三——一四八頁。
- ⑫ 見格倫寧著：“墨西哥及其遺產”，紐約一九二八年版，第三〇頁上的引文。
- ⑬ 杜根著：“南北美洲”，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一三頁。
- ⑭ 卡爾遜著：“拉丁美洲的地理”，紐約一九四三年版，第六九頁。

-
- ⑮ 邁爾斯著：“最高法院史”，芝加哥一九一二年版，第七三——一三四頁。
 - ⑯ 見羅塞爾著：“大鐵路的故事”，芝加哥一九一四年版。
 - ⑰ 韋爾著：“關於拉丁美洲文化”，第一三五頁。
 - ⑱ 威爾斯著：“世界史綱”，紐約一九三一年版，第一卷，第二九三頁。
 - ⑲ 克羅斯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三八八頁。
 - ⑳ 同上書，第三八六頁。
 - ㉑ 同上書，第三五一頁。
 - ㉒ 見密勒著：“在南方十字架下的婦女”一書中的引文，波士頓一九三五年版。
 - ㉓ 比爾德夫婦合著：“美洲文明的興起”，第一卷，第二六四頁。

第二部
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
世界大战

第十一章

二十二个國家的誕生

西半球革命時期(一七七六——一八三七年)開始的時候，美洲被歐洲的殖民國家瓜分了，其大概情形如下：西班牙控制的地區最廣，包括除巴西与圭亞那以外的南美洲全部，西印度羣島中的古巴与波多黎各，中美洲全部和北美洲的一部，即現時美國南部各州。葡萄牙控制着面積廣大的巴西。英國掌握着北大西洋沿岸的殖民地，其領土伸張到密西西比河。此外英國还掌握着現時加拿大所在的廣大地區。俄國佔有阿拉斯加。法國与西班牙交替地控制着路易西安那廣大區域。荷蘭过去在爭奪殖民地的競爭中失敗了，只好和英、法兩國一起分別佔有圭亞那和安的列斯羣島中的一些小島。

殖民地時期結束時，西半球的人口總數略計为二千五百万人，分佈情形如下：舊西班牙殖民地的人口为一千六百八十一万(其中有三百二十七万六千白种人，五百三十二万八千歐印混血种人，七百五十三万印第安人，七十七万六千黑种人)；巴西人口为三百六十一万七千四百人(其中有八十四万三千白种人，一百八十八万七千黑种人，六十二万八千混血种人，二十五万九千四百“開化的”印第安人)；美國与加拿大的人口約計四百二十五万人(其中有五十万黑种人，七十五万印第安人，三百万白种人)。拉丁美洲的人口在一八六〇年增加到二千五百万，一九一〇年繼續增加到八千

万^①。

这时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美洲诞生了。这种制度迫切需把落后的殖民地变成具有统一政府的国家。这种巨大的过程继续不断直到今天。革命的结果,出现了争取民族发展的运动,这种运动很快就剧烈地改变了殖民地的领土划分,从这些旧殖民地中生长了二十二个国家,每个国家具有或多或少的政治特点和民族独立,这其中当然不包括美国的黑种人、加拿大的法国人和加勒比海诸岛上的民族。

让我们简单研究一下这些国家形成后在领土方面所引起的問題。美洲各国和殖民地的人口总数为三亿二千一百万*,自殖民地时期结束以来,增加了百分之一千二百。现将各国人口(一九五〇年的估计数字)和土地面积(“世界一覽”一九四九年的数字)列表于后:

西半球的國家

國 名	人 口	面 積 (平方英里)
阿 根 廷	17 000 000	1 078 769
玻 利 維 亞	4 250 000	416 040
巴 西	48 500 000	3 286 170
加 拿 大	13 000 000	3 690 410
智 利	5 750 000	286 396
哥 倫 比 亞	10 500 000	439 830
哥 斯 達 黎 加	800 000	23 000
古 巴	5 500 000	44 128

* 据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一日“紐約時報”估計:一九五〇年人口調查後,这个數字將增加到三億二千五百万。

多米尼加	2 400 000	19 129
厄瓜多尔	3 600 000	175 830
薩尔瓦多	2 150 000	13 176
危地馬拉	4 000 000	45 452
海地	3 800 000	10 714
洪都拉斯	1 260 000	59 161
墨西哥	24 000 000	763 944
尼加拉瓜	1 150 000	57 145
巴拿馬	675 000	28 575
巴拉圭	1 500 000	150 515
秘魯	8 000 000	428 258
美國 (包括阿拉斯加)	150 000 000	3 563 528
烏拉圭	2 500 000	72 172
委內瑞拉	4 600 000	352 150
共計:	314 935 000	14 904 502

西半球的殖民地

國名	人口	面積 (平方英里)
英國的殖民地		
圭亞那		
牙買加		
巴哈馬羣島		
特立尼達		
百慕大羣島		
洪都拉斯	2 442 008	102 538

法國的殖民地		
圭亞那		
馬丁尼克島		
瓜德魯普島		
聖丕尔島	619 500	66 097
荷蘭的殖民地		
圭亞那		
庫拉薩俄	300 000	55 525
美國的殖民地		
波多黎各	2 300 000	3 435
維尔京羣島	30 000	132
共 計:	5 691 508	227 727

以上西半球各國与殖民地約共有人口 320 626 508 人，面積 15 242 933 平方英里。

西班牙殖民体系的崩潰

西班牙的殖民地在它們實現民族獨立時是一塊地跨兩洲，南北相距約七千英里的大陸，面積共計五、二一〇、〇〇〇平方英里，約等於今天美國面積一倍半。廣闊的海洋、沙漠、叢林和崎嶇的山脈把這些殖民地分隔開。這些殖民地互相間的交通非常困難。旅行大多走水路，因為走旱路坐騾車日子太久，而且通常要經過叢山峻嶺和難於通過的叢林。四個大的總督轄區在經濟方面並沒有形成真正的整體，每個總督轄區直屬於西班牙，或多或少地自成一個整體。西班牙深怕它的殖民地團結一致，因此它有意識地取締或限制殖民地互相間的貿易。

這一大羣西班牙殖民地既然自己內部沒有團結力，因此只有

外來的軍事壓力才能使它們維繫在一起。西班牙之所以能統治遙遠的美洲殖民地三百年之久，主要是因為西班牙把強有力的集中統治強加在它們身上。西班牙一方面有效地防止了四個總督轄區的聯合，另一方面又防止個別總督轄區四分五裂。各種分裂總督轄區或主張由西班牙給予總督轄區自治權的傾向都遭到嚴厲的取締。但一旦革命展開後，從國外來的統一壓力削弱了，終於崩潰。這個龐大的殖民體系隨之而土崩瓦解，最後發展成為一些民族國家。

在二十世紀初期分離的傾向已經完成的時候，這四個西班牙總督轄區分裂成為十九個不同的國家。最老的、位於北端的新西班牙總督轄區產生的國家最多，其中包括今天的墨西哥、危地馬拉、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海地、多米尼加和古巴。新格拉那達總督轄區最後分成今天的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和巴拿馬。秘魯總督轄區分裂成為今天的秘魯和智利。拉巴拉他總督轄區最後分成今天的阿根廷、玻利維亞、巴拉圭和烏拉圭。

把所有這些殖民地放在一個統一的政府管轄之下，這是符合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利益的。許多革命領袖根據這種階級需要，企圖這樣做。但是分裂的傾向太強大，龐大的西班牙殖民體系終於告崩潰。

各種強大的力量造成這個殖民體系的分裂。這種壓力之所以有效，是因為沒有迫切強大的經濟理由足以把這些殖民地聯繫在一起成為一個整體或者維持像過去的四個西班牙總督轄區那樣，新的區域互相間很少貿易關係，它們的原始的經濟缺少互相依賴關係，互相間的交通幾乎完全沒有。這種情形反映這些殖民地封

建性的實質。除了經濟上沒有造成大規模統一的迫切理由外，这些殖民地政治上也沒有團結在一起的迫切要求。殖民地人民的大敌——西班牙——已經被打垮了，除此而外，沒有其他外國敌人的嚴重威脅。充滿封建思想的大地主一般支持強大的地方分權傾向。人民大眾在西班牙專制統治下有了長期的痛苦經驗，對於任何建立高度統一的政府的企圖，都存有戒心。这种強大的分離傾向使西班牙的殖民地在長期革命戰爭中不能在政治與軍事方面採取一個迫切需要的共同策略。

在这种情形下，野心勃勃的地方勢力、當權的地主、教會和軍隊領袖打破舊的殖民制度，並根據舊西班牙總督轄區劃分的領土界綫，建立自己的政府，是一件比較簡便的事。為了這個問題，幾乎每一個拉丁美洲的國家都發生過內戰。所有新誕生的國家都表現了这种分離傾向，不僅在西班牙所統治的美洲地方是如此，整個西半球也是如此。美國、巴西和加拿大也發生過同樣的傾向。大的西班牙美洲國家，如阿根廷、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哥倫比亞等，在革命時期中始終保持團結，但在其後的若干年內主張聯邦政府的人和主張中央集權政府的人之間會發生尖銳的並且常常是流血的鬥爭。

但是也有反對流行的地方分權傾向的潮流。这种潮流的來源基本上——但不是唯一地——是因為萌芽的資本主義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試舉幾個失敗了的中央集權傾向的例子。伊脫比特當了墨西哥奧古斯坦一世皇帝後，要求按照舊日西班牙所屬的新西班牙總督轄區的地理界綫統治中美洲全部。由於他的堅持，中美洲於一八二二年宣告併入墨西哥。但是这次合併歷時不久。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表示反對，並於一八二三年召集會議，

宣佈建立“中美聯邦”，參加這個聯邦的有五個國家，其憲法仿效美國憲法。這個中美洲組織直至一八三八年因內鬨而解体，參加的國家各自獨立，建立了自己的政府。

在大地主西門·玻利瓦爾的直接領導下，曾經企圖建立一個包括南美洲北部大部分的大國，其疆界大致和以前的新格拉那達總督轄區相同。西門·玻利瓦爾後來成為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這個新國家名為大哥伦比亚，於一八一九年在昂哥斯都拉會議上宣佈成立。玻利瓦爾當選為總統，桑坦德將軍當選為副總統。但是這個新國家不久就因為應否成為一個聯邦國家或單一國家的問題而發生爭吵。主張分裂的力量——主要是封建勢力——佔優勢，經過一個時期的內戰後，大哥伦比亚國於一八三二年分裂成今天的哥伦比亚、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三個獨立國家。這個地區內最新的國家巴拿馬於一九〇三年由美國強制從哥伦比亚分離出來。舊的秘魯總督轄區分裂成今天的秘魯和智利。要智利附屬於遙遠的秘魯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革命人士亦沒有這樣做。秘魯和它的鄰國玻利維亞於一八三七年建立聯邦，但歷時僅一年。

在拉巴拉他河區，摩倫諾、貝爾格蘭諾、阿的加斯、聖瑪丁等革命領袖也計劃維持舊西班牙的拉巴拉他總督轄區為一個單一的國家。他們於一八一六年建立南美聯邦的動機也在這裏。但是他們侵入巴拉圭、玻利維亞和烏拉圭三國的軍事行動遭受挫折，這使他們認識這三個國家的人民不願受阿根廷的控制。因為阿根廷在殖民地時期曾是各種壓迫的象徵。因此巴拉圭、玻利維亞和烏拉圭各行其是，爭得了獨立，結果成為單獨的國家。阿根廷本身有很長一個時期分裂成兩部分。直到今天，阿根廷的法西斯獨裁者庇隆仍然計劃在他的領導下恢復舊時西班牙的拉巴拉他總督轄區的領

土。

在中美洲，舊西班牙殖民地政治組織的分裂太過火了。這個地區內的小國家本身很脆弱，因為他們太小，沒有全面發展的可能性。在這個地區內，分裂成新國家的運動太過分了，像聖多明各那樣一個小島，也在一八四四年分裂成海地和多米尼加兩個獨立國家。在南美洲，儘管有這些分裂傾向，大部分的廣大的地區都團結在一個政府之下。例如秘魯在面積方面等於加利福尼亞、華盛頓、俄勒岡、內華達、愛達和、猶他和亞利桑那諸州面積的總和。委內瑞拉等於得克薩斯州的兩倍半。哥倫比亞等於德國、法國、荷蘭與比利時四國面積的總和。玻利維亞有紐約州的九倍大。阿根廷是世界上第七大國，它的面積等於美國密西西比河以東各州加上得克薩斯州面積的總和。

德·托克維爾在一八〇五年所寫的“美國民主”一書中（第七六頁）討論英國殖民地的革命時這樣寫道：“在前世紀末期同時擺脫英國統治的十個殖民地信奉同樣的宗教，使用同樣的語言，具有同樣的風俗習慣，和幾乎相同的法律。他們反對共同的敵人，這些理由就足以把他們團結在一起，成為一個國家。”說西班牙語的殖民地雖然也具備這些共同的條件，但並沒有團結成一個國家。這些殖民地散佈太廣，資產階級的力量脆弱，大地主中間有濃厚的分離傾向，缺少良好的陸上交通，這些情況嚴重地阻礙了這些殖民地的全面團結。

玻利瓦尔和革命運動中其他具有遠見的資產階級政治領袖對於把舊西班牙殖民地分裂成許多獨立的、互相爭吵的國家的分離傾向，表示惋惜。他們或多或少明確地認識資本主義需要在廣大的地域內實現地理上的統一和建立中央集權的政府。他們甚至夢

想建立一個包括整個拉丁美洲，或者整個西半球的共和國。由於玻利瓦爾的發起，美洲各國於一八二六年六月在巴拿馬開會，在這次會議上，部分表現了上述的思想。但是當時實現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國舊屬殖民地親密聯合的條件並不存在，因此玻利瓦爾的意圖落了空。殖民地領土繼續分裂，新國家的疆界大致根據舊西班牙帝國所屬的總督轄區、都督府和行政省的劃分。

巴西的發展

巴西合眾國面積三百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七十平方英里，幾乎佔了南美洲的一半。巴西等於拉丁美洲第二大國阿根廷的四倍。沿大西洋的海岸綫長達四千八百八十九英里。巴西這個國家南北長二千六百七十六英里，東西廣二千六百九十四英里。巴西位於南美洲的中心，與南美洲每一國家（除智利和厄瓜多爾兩國外）接壤。巴西人口約計五千萬，約等於其他三個說西班牙語的美洲大國——墨西哥、阿根廷和哥倫比亞——人口的總和。巴西地廣人多，擁有豐富的資源，不像拉丁美洲各小國那樣因國土狹小而使工業發展受到阻礙。

葡萄牙人，和以後巴西人在廣闊的南美洲荒野裏建立自己的國家的事業中表現了極大的積極性和膽量。當西班牙籍教皇亞歷山大第六於一四九四年將當時人們正在探險中的新世界分給西班牙和葡萄牙時，葡萄牙所分得的只是巴西的一小部分。但葡萄牙人立刻提出嚴重的抗議，結果使不甘心的西班牙籍教皇不得不修改他的決定，把分界綫向西移動，這次修改辦法給了葡萄牙人一塊等於今天巴西面積五分之三的土地。

葡萄牙人和土著巴西人雖然信奉天主教，但他們違反了西班

牙籍教皇關於南美洲所作的劃分，甚至違反了他們已經表示接受了教皇的第二次的決定。他們不顧一切，自行其是，驅逐和奴役印第安居民，擅自奪取亞馬孫河盆地的廣大地區。正如威爾格斯所說：

“在葡萄牙向外擴張的過程中，很少注意到分界綫或托德兩拉斯條約的規定。西班牙人在南征北討的熱情過去之後，向外擴張的速度趕不上葡萄牙人。因此到了一六七九年時，葡萄牙人自稱他們的領土西抵安德斯山，南達拉巴拉他河。”^②

巴西聖保羅地區獵取奴隸的葡印混合種人在確定南美腹地的劃分上是一種強大的力量，他們多次的遠征探察了廣大的地區，並宣佈對於這些地區的主權。因此當巴西在一八八二年與葡萄牙斷絕關係時，它的領土幾乎等於西（班牙）巴（西）條約所分給它的領土的三倍。巴西掠奪亞馬孫河流域荒野的行為是西半球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強奪土地的行動之一。

廣大的西班牙殖民地與“母”國斷絕關係後，分裂成十九個國家。但巴西並未發生這種現象。巴西經過了革命，領土除了微小的變動外，幾乎原封未動。基本的原因是一小羣種植場主建立了鞏固的專制統治。除此之外，巴西之所以沒有像西班牙殖民地那樣在革命中分裂成許多國家，還有其他的特殊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巴西這個國家是一大塊連接的土地，並不像西班牙殖民地那樣分散遍於半個世界，因此比較容易保持一個整體。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巴西宣佈獨立時，葡萄牙太弱，不能用軍事力量反對巴西的獨立，因此巴西沒有像西班牙殖民地那樣，進行了十五年革命的緊張內戰。反動的巴西地主階級比西班牙殖民地的地主更為根深蒂固，能夠堅強地控制政府和保全領土，消滅各種分離運動。

但是也像西班牙殖民地那樣，強大的分離傾向在巴西雖然沒有獲得成功，但並不是完全沒有出現過。一八二四年在巴西北部各省，特別是在伯南布哥地方，在安得拉達弟兄的領導下，形成了一個分離運動。他們二人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叫作“赤道聯邦”。庇德羅費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在英國海軍上將柯克蘭所統率的艦隊幫助之下，才把這次分離運動鎮壓下去。接着在一八二五年，西斯巴拉丁省（更通行的名稱是“東岸”）在拉佛來哈的領導下實行叛亂。在阿根廷的幫助下，經過三年的鬥爭後，這個叛亂地區在一八二八年脫離巴西，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烏拉圭。一八三五年，在西爾伐的領導下，在極南方的南里約格蘭得地方又發生了一次重大的分離運動。叛民建立了政府，他們自己稱之為比拉蒂寧共和國。巴西政府費了十年的時間才撲滅了這次叛亂。在以後數十年中間，曾經繼續發生多次叛亂運動，這些叛亂的目的都想從巴西廣大的領土中分離出來成為新的國家，不過這些叛亂都失敗了。但直到今天，各地方對於里約熱內盧的疑心和憎恨並未消失。

加拿大的統一

加拿大面積三百六十九萬零四百一十平方英里，是西半球最大的國家，是世界上第三大國，僅次於中國（面積四百三十一萬四千零九十七平方英里）和蘇聯（面積八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四十四平方英里）。加拿大擁有豐富的糧食、木材、礦產和其他重要資源，可以供給數倍於它目前的人口（目前的人口是一千三百万）。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和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散佈在從大西洋到太平洋、位於距長達四千英里的美加邊境二百英里以內的地帶上。

加拿大經過三個半世紀才逐漸實現領土和政權的統一。加拿

大資產階級的發展刺激了这种總的趨勢。在英屬加拿大方面，加拿大發展為國家的第一階段是一六二八年在那佛斯科的亞建立了一個殖民地。在以後的一個半世紀中，接着在紐芬蘭、新不倫瑞克、愛德華太子島和哈得遜灣區建立了殖民地。像聖羅稜士灣和大湖區以南大西洋沿岸的十三个英國殖民地一樣，這些殖民地在行政上幾乎彼此各自單獨成為一個單位。英國政府的貿易局，像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荷蘭管理殖民地的類似機關一樣，非常疑懼英國殖民地互相間的真正合作或利害一致。

加拿大總的發展的第二階段，是法國對於聖羅稜士河一帶的殖民地的控制的崩潰。法國在魁北克的殖民地開始於一六〇八年。經過長期尖銳鬥爭後，法國勢力垮台了。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期內，英、法兩國在歐洲所進行的幾次戰爭也反映於加拿大境內猛烈的殖民戰爭。最後英國在七年戰爭中在新世界徹底打敗了法國，於一七五九年九月奪取了法國的主要據點魁北克，並在一年後佔領蒙特利爾。根據一七六三年簽訂的巴黎條約，勝利的英國人奪取了法國在加拿大的殖民地和密西西比河以東的路易西安那全部地方。這樣就完成了加拿大發展成為國家的另外一個步驟。

由於聖羅稜士河以南十三个英國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日益發展，這十三个殖民地不久就聯合成為美國，這種情勢迫使英國不得不設法防止它在加拿大的殖民地參加這種發展中的革命運動。在一七七六年革命的前夕，英國在一七七四年公佈了“魁北克法案”。英國利用這個法案挽救它在加拿大的殖民地。“魁北克法案使這個新勝利的英國殖民地第一次有它自己的憲法。魁北克法案一方面承認聖羅稜士一帶法蘭西族加拿大人的民族性，藉此爭取了這些人的……効忠。另一方面，魁北克法案又以條件限制了這種民族

的生存，这种条件就是否認民主，維持新法蘭西所特有的封建專制。”^③魁北克法案對於防止加拿大參加不久就在加拿大以南的十三个殖民地爆發的革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从此以後加拿大採取了獨立的方針，順着它自己的道路走向進步和民主。未來的加拿大和未來的美國之間的這種區別是西半球歷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

繼上述的一八三七年加拿大叛變之後，接着採取一個促進加拿大領土與政權鞏固的重要步驟。一七九一年的憲法法案把加拿大劃分為上加拿大與下加拿大兩部分，其分界綫大致和今天的安大略和魁北克相同，但是這種劃分只是一種不能令人滿意的暫時協議。因此當起義運動在軍事方面失敗後，英國議會乘勝利的餘威，在一八四〇年通過聯合法案，把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合併一起，這對於法蘭西族加拿大人是不利的。

在這以後的二十年中間，加拿大各省的人口增加得很快，人口迅速增加有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人們逐漸向廣大的西部大草原和太平洋沿岸移殖。在東部挖了運河，工業發展很快，鐵道開始擴張，全國經濟的統一在迅速形成中。“一八六〇年濱海各省有兩三百英里長的鐵道，加拿大省則有兩千多英里的鐵道。”^④這些資本主義的工業因素迫切地要求加拿大各殖民地互相建立更密切的關係。除此而外，南方的美國的勢力蒸蒸日上，加拿大在政治上必須團結一致，否則就會被吞併。英國害怕這些殖民地團結一致後，加拿大會脫離英國的控制；但英國更害怕美國把這些殖民地從英國手中整個奪去，正如英國自己一百年前把這些殖民地從法國手中奪過來一樣。

由於這些考慮，英國終於在一八六七年通過“不列顛北美法

案”，建立加拿大自治領。这个法案就是加拿大的成文憲法。它把加拿大殖民地團結成一个联邦。原有的四省即魁北克、安大略、那佛斯科的亞和新不倫瑞克立刻参加自治領，以後接着加入的有馬尼多巴（一八七〇年）、英屬哥倫比亞（一八七一年）、愛德華太子島（一八七三年）、亞尔柏达（一九〇五年）、薩斯喀徹温（一九〇五年）和紐芬蘭（一九四八年）。目前加拿大自治領包括十个省，两个地區——育空地區和西北地區。新的加拿大國家的領土，就是这样从英國自十六世紀來就声称归它所有的廣大殖民地荒野中形成出來。

美國的統一

資本主义制度要求由一个統一的政府統治最廣大地區，美國高度地實現了这种要求。美國面積（包括阿拉斯加在內）三百五十六万三千五百二十八平方英里，幾乎佔了北美洲的一半。全世界上沒有一个資本主义國家拥有像美國这样富饒的基地。这种資本主义領土擴張，表現於殘暴地掠奪其他有野心的國家和土著印第安人的土地，關於这种情形，我們在下一章還要詳細講。

一七七六年革命以後，虽然以積極擴張美國領土和完成政治統一的傾向佔优势，但也像西半球其他部分一样，美國也有强大的主張分裂的势力在活動，企圖在美國所佔有的土地上建立幾個獨立國家。我們在這裏所要講的就是这种分裂傾向以及在發展中的資本主义怎样戰勝了这种分裂傾向。

我們已經知道英國的殖民政策是使殖民地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互相分离，結果使这十三个殖民地趨向於發展成为雛形的小國。以後由於革命的巨大压力才克服了这种地方主义的發展，經過了很

大的困难，在革命戰爭生死存亡的壓力下才終於完成了統一。

各殖民地雖然承認應當有一個全國政府和管理軍事的總司令，但是各殖民地不願意把必要的權力賦予這個政府或總司令。雖然華盛頓迫切地要求，但大陸會議仍然不願意給他一支堅固的聯邦軍隊，結果只“勸告”各州各自設法完成自己的定額。比爾德說，假使有一支實力強大的統一的軍隊，則六個月就可以取得戰爭的勝利，而不需要六年^⑤。在籌措軍費時也同樣在地方上遇到困難。

大陸會議在一七七七年通過了“聯邦條款”，革命戰爭就是根據這些條款而進行的。這些條款完全不能夠滿足在發展中的資本主義制度的需要。各州互相爭權奪利，每一州實際上都保留行政上的獨立，全國政府幾乎不發生作用。事情搞得非常糟糕，不得不建立一個更集中的新政府。經過長時間的激烈爭論後，在一七八九年通過了憲法。資本主義勢力以漢密爾頓為最明確的發言人，他們切實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全國政府。同時他們主張使這個政府成為一個專制的反動政府，完全由他們的階級加以控制。這就是他們在製訂美國憲法時所抱的目標。

反對漢密爾頓所主張的那種政府的人主要代表農業。封建的地主大多表示反對，因為他們害怕新興的資產階級。廣大的小農和城市中的技工與勞動者也表示反對，因為在殖民地時代，他們吃了反動政府、特別是國王喬治第三的苦頭。他們要求建立民主政府。最後所通過的憲法，附了十條一般稱為“權利法案”的補充條款。這是代表工業的勢力和主要代表農業的勢力妥協的結果。立憲會議所建立的政府並不是漢密爾頓之流所要求的那樣權力極大的全國政府，而是一個參加各州仍然保留高度自治的聯邦政府。即使這樣，憲法的批准也曾經遭到廣大民主勢力的反抗。

我們知道西班牙殖民地革命的結果，使这个殖民体系分裂成为十多个独立國家。但美國的情形適得其反，革命的結果把十三个分离的殖民地团結成为一个强大的國家。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資本主义在美國的势力更为强大，美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

憲法虽然通过了，但並沒有根本鞏固这个年輕國家的統一，仍然幾次發生过分裂國家的企圖。第一次是在傑斐遜第一任總統期內，由於一八〇三年購買路易西安那，在麻薩諸塞州曾發生嚴重的分离運動。新英格蘭地區的工商業家，虽然坚决相信应当有一个强有力的全國政府，却領導着这次分离運動。革命以來，南方拥有奴隸的地主在國會中的势力使这些工商業家大为驚惶。当傑斐遜總統向法國購買路易西安那時，他們的憤怒与驚惶全部爆發了。他們認為，地主們顯然会在这塊从墨西哥灣伸張到大湖區的廣大新地區中發展出一大批奴隸制的州來。他們認為地主会从这些新州裏选出贊成奴隸制度的議員去控制國會。“弗吉尼亞的势力，弗吉尼亞的政治，弗吉尼亞人到处当权得勢。新英格蘭在全國事务中的影响似乎一去不復返了。”

麻薩諸塞州分离運動的領袖畢克灵、格里斯華尔德、特拉西等人和他們所代表的資本家势力看到这种可怕的远景，决定要新英格蘭退出联邦。他們計劃建立一个北方联邦，包括新英格蘭的五個州，再加上紐約、新澤西以及加拿大的那佛斯科的亞和新不倫瑞克，而以特拉華河为這兩個國家的分界綫。他們預定的行動中包括在南方的奴隸中組織暴動，並劝說英國夺取路易西安那。

亞倫·柏耳虽然不是这次陰謀的主要指使人，但也牽涉在內。麻薩諸塞州的分离運動者把一切希望寄託在柏耳能在一八〇四年当选紐約州長。柏耳一旦当选後，分离運動陰謀者計劃拥他当新

的北方聯邦的總統，這樣分離運動很快就可以成事實。但柏耳競選失敗了，因此整個陰謀落了空。柏耳競選失敗後，悲憤萬分，與漢密爾頓決鬥，結果打死了漢密爾頓。

在第二次分裂陰謀中，柏耳也是積極的參加者。這次他是中心人物，是主要陰謀者。在以麻薩諸塞州為根據地建立北方聯邦的陰謀失敗後，柏耳計劃發動一個更大的分離運動，其目的是先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建立一個聯邦，然後建立一個包括西部、並希望包括墨西哥在內的西方帝國。到這個時期為止，柏耳已經作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他曾經參加過革命戰爭。在一八〇〇年的總統選舉中，他所得的票數與傑斐遜所得的票數相同，結果國會選舉了傑斐遜。他在決鬥中打死了漢密爾頓。到了這個時候，為了滿足他的貪得無厭的爭權慾望，他不惜作出任何政治冒險行動。

他在一八〇四年年底開始實行他的西部分離計劃。他悍然不顧一切到俄亥俄、田納西、路易西安那及其他西部各地，準備和組織叛亂的力量。英國隨時隨地都想打擊新建立的美國，因此給柏耳以鼓勵和援助。但是英國當時在歐洲和拿破崙進行猛烈的鬥爭，因而不能供給柏耳所需要和要求的經費與軍火。南方和西南各地許多親英的地主也支持柏耳。但是柏耳沒有能在廣大羣眾中產生必要的影響，結果他的分離陰謀失敗，他於一八〇七年被捕，被控以叛國罪和其他罪行。主持審判柏耳案件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馬歇爾是傑斐遜的死敵，他用了種種方法使柏耳免於懲罰。馬歇爾實際上訓令陪審官宣告柏耳無罪，陪審官也就這樣做了。但是柏耳又以另一罪名被控，他本來也許可以在馬歇爾的幫助下，設法避免這次控訴，但不久他逃到英國去，在那兒住了許多年。第二次分裂美國的大陰謀就這樣失敗了⑥。

除此而外，还有其他一些未成熟的分离威胁，例如一八一四年的哈特福特会议，包括麻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克等州在内。但是第三次严重威胁这个年轻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统一的却是南部各州奴隶主所进行的分离运动，这次运动引起了南北战争（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这回的情形与柏耳的分离阴谋时期的情形相反。这次要破坏国家统一的不是北方的工业家，而是南方的地主。南方的地主认为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发端咄咄逼人，地主们毫无希望地丧失了他们的控制权，他们企图把美国分裂成两部分，藉此避免上述的厄运。今天北方的工业家和南方的地主都假心假意地表示他们的爱国热情，争先恐后地攻击主张社会主义的共产党，然而只有社会主义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并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美国不致遭受灾难。这两个阶级——工业家和地主——当他们认为他们的统治遇到威胁时，就不惜把他们的爱国热情放在一边，使全国遭受内战的痛苦，并企图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

南方的分离运动是统治阶级反对派企图破坏美国领土完整所进行的大阴谋的最后一次。关于这次运动，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讲。反叛的奴隶主被势力日强的工业家打败以后，应当有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政府的原则大大地鞏固了。实际上，各州失去了脱离合众国的权利，而自从革命建立美国以来各州就坚决地自称它们是享有这种权利的。各州还得把它们以前所享有的许多地方特权放棄，交给中央政府。胜利的资产阶级从此以后就容易在一个政府下保持广大的领土，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有效活动是必要的。

美洲各民族的發展

一個民族的發展除了應有確定的領土疆界外，還包括其他一些問題。斯大林對於民族所下的定義是：“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經濟生活以及有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狀態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①美洲的二十二個年輕民族在不同的程度上具備有構成民族的這些要素。這些民族要素得到了發展，正如德國、意大利、法國等歐洲國家在過去兩百年的資本主義擴張中曾經歷了它們的民族發展一樣。西半球各國人民複雜的民族生活發展了自己的特點並具有豐富的內容。

美洲二十二個民族是由居住在西半球的三種人混合構成，即美洲的印第安人、非洲的黑種人和歐洲的白種人。各國的人種混合情形不同，墨西哥和秘魯以印第安人佔多數，海地主要是黑種人，加拿大和烏拉圭幾乎完全是白種人，巴西和美國的種族很複雜。美洲民族的複雜是世界各地所少有的。關於這種情形所產生的影響，我們將在第三十四章內加以討論。

美洲民族的發展確實影響了征服者所帶來的幾個國家的語言。例如巴西人所使用的葡萄牙語，其中夾雜了大量的非洲人用的詞彙，與葡萄牙本國人的語言大不相同。阿根廷和墨西哥所用的西班牙語，並不一致，與西班牙本國所用的語言亦不相同。加拿大人所用的法語有它自己的特點，與法國本國所用的法語亦不同。美國和加拿大兩國所說的英語，受了各該國新的人民和環境的影響，與英國本國所用的英語相差很大。

經濟生活的特殊形式是民族特點之一。在許多美洲國家裏，經濟生活的特殊形式發展得很畸形、片面，完全不能適應各國人民

的需要。例如中美洲的几个国家小得很难维持，在经济上很脆弱。美洲各国的经济制度相差甚大，从巴拉圭的不十分发达的半封建经济一直到美国的庞大的垄断经济。在拉丁美洲，政治划分与个别民族性的发展太过，以致严重地损害了各国人民的经济利益。许多比较小的国家的工业遭到极大的困难，不能全面地、大规模地发展成为现代工业。

美洲各国人民在他们过去四百六十年（起初是在殖民统治下，以后在政治上实现了独立）间所建立起来的民族文化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巴西、阿根廷、加勒比海诸岛和美国的民间音乐，发展成为具有显著特点并且十分优美的音乐。墨西哥的绘画，智利、古巴、秘鲁、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的文学各有它们自己的民族特点与表现法。就是宗教也逃不出民族的影响，例如美国的天主教，至少在形式方面，与加拿大或秘鲁的天主教有很大的不同。墨西哥的宗教仪式甚至和古巴的也不同。

腐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反动的资产阶级统治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压得美洲各国人民喘不过气来。目前美洲这些国家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每个国家各行其是，利用别国的困难和弱点以谋一己之利——这种作法对于现代世界来说是完全不适宜的。这种制度产生经济困难、大批人的贫困化、愚蠢的民族沙文主义、国际战争、法西斯主义以及政治独立丧失于残暴的帝国主义国家之手。但是帝国主义控制的团体如“美洲国家组织”（泛美联盟）更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获得最后胜利后，发展新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美洲各国人民才能实现自由、繁荣和真正的民族独立。

- ① 这些數字根据“世界史百科全書”第二八、五〇一、五〇七頁，及美國政府商業部所發行的“美國歷史統計”，第二五頁。
- ② 威尔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發展”，第二一六頁。
- ③ 賴尔遜著：“法蘭西族加拿大”，第二九頁。
- ④ 克雷頓著：“北方的自治領”，第二七八頁。
- ⑤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洲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二五二頁。
- ⑥ 麥克馬斯脫著：“美國人民史”，第三卷，第四二——八八頁。
- ⑦ 斯大林著：“馬克思主义与民族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〇頁。

第十二章 美洲各國間的戰爭

在西半球各國發展的歷史上，戰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新世界各國曾經多次發生武裝衝突而流了很多血。很少有人認識到戰爭在美洲爆發的次數之多。那種以為美洲國家、特別是美國過去的歷史是和平的想法，只不過是一種幻想。無論是原來的殖民國家，或者是後來獨立了的美洲國家，當它們的切身重大利益受到威脅時，它們不惜訴諸武力。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是新的國家或舊的國家，都是由殘暴的地主與資本家剝削階級控制着，地主和資本家只要認為可以增加他們自私自利的利潤和權力，是不惜要老百姓流血的。因此新世界的歷史上充滿了戰爭，包括國內戰爭和國際戰爭。在這些戰爭中，有些是正義的戰爭，因為被進攻的階級和人民有正當的理由抵抗這種進攻。但是戰爭的存在本身就表示現在封建和資本主義制度是建立在暴力上的。

新世界各國雖然自誇它們的基督教道德，但這絲毫也不能制止它們的好戰成性。恰恰相反，除了回教以外，基督教是一切宗教中最好戰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雖然高唱“和平者乃真福”，掌握教會實權的上層領袖却總是幫助掠奪的統治階級。統治階級採取戰爭方針時，教會總是替統治階級搖旗吶喊，鼓勵統治階級的好戰性，並且為他們的戰爭祝福。這就是西半球教會的歷史，也就是世界上其他各地教會的歷史。

使美洲遭受破壞的多次戰爭，在性質上並非完全相同。這些戰爭可以分為幾種類型，每類有它自己的特定目標。在西半球動亂歷史上所發生的戰爭可分為：（一）對印第安人的戰爭，這是征服印第安人的戰爭，奪取印第安人土地的戰爭；（二）殖民戰爭，這是殖民國家為爭奪殖民地而進行的戰爭；（三）奴隸戰爭，這是鎮壓黑人奴隸和印第安奴隸起義的戰爭；（四）解放戰爭，這是殖民地人民為打破歐洲國家的統治而進行的戰爭；（五）民族戰爭，新興國家為確定本國疆界而進行的戰爭；（六）內戰，這是一個國家內部各階級或階級內部各階層為爭奪政治上的控制權而進行的武裝鬥爭；（七）帝國主義戰爭，這是近代工業國家為重新分割世界和征服其他國家人民的戰爭。

自哥倫布發現美洲以來，美洲人民所進行或參加的許多戰爭，使西半球各國人民遭受嚴重的破壞。關於在戰爭中死傷人數和被破壞的財產的正確統計數字，現在還沒有作出，但總數顯然是很大的。西半球的主要戰爭製造者美國從一七七五年以來就進行了一百一十四次戰爭（兩次世界大戰沒有計算在內），打了八千九百次戰役和其他戰鬥。在主要戰爭中，光是軍隊就有八十一萬七千五百六十六人死亡，一百一十七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人受傷。財產的損失則難以估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費用，據估計為一千八百七十億美元，這個數字現在仍然在增加，因為還有許多領撫恤金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費用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費用更大。光是美國的費用據估計為一萬三千億美元。這當然不是一個和平國家的歷史。

其他美洲國家在戰爭中的傷亡統計數字，不像美國那樣編製得完整。這些國家的死亡總數無疑是要大大超過美國的數字的。

在西半球对印第安人所进行的征服战争中杀人如麻，有时整个地方的人口被消灭了。拉丁美洲为反对西班牙所进行的独立战争也是拚个你死我活的战争，西班牙人毫不留情，而玻利瓦尔的口号则是“战斗至死”。拉丁美洲国家相互间的战争也是刀不留情。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巴拉圭。这个国家在一八六四至一八七〇年的残酷战争中损失了约一百万人。在海地的革命战争中（一七九一——一八〇三年），双方打得很猛烈，结果损失了五万海地黑人，五万土生白人和六万法国人^①。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损失了五万多人，而这些屠杀牺牲发生在一个开始时仅有五十多万人口的小岛上。算一笔总帐，美洲战争死亡人数必然是几百万。

前面，在叙述西半球的历史时，我们讲到了与美洲发展历史密切相联的各种类型的战争。我们已经简单地叙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征服印第安人的战争，各大国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残暴地镇压奴隶起义的战争，摆脱外国统治以解放殖民地的战争。现在我们讲另外一种类型的战争，就是许多新建立的美洲国家的人民为了确定领土疆界与国家主权而进行的民族战争。这种战争是民族独立在美洲开始以来最有代表性的战争。英国和美国常常在幕后利用这种战争，争夺贸易、领土与政治的控制权。

拉丁美洲各国认识了美洲内部因领土纠纷而进行战争的危险，在一八二六年巴拿马会议上决定承认旧殖民地的总督辖区及其所辖的行政划分的疆界作为这些新成立的国家的边界。一八四八年几个美洲国家在秘鲁首都利马开会，正式宣布：“美洲各共和国由于来源、语言、宗教和风俗的联系，由于它们所保卫的共同事业，由于制度的类似，尤其是由于共同需要和互惠利益而团结在一起，因而不能不把自己看作是同一个国家的构成部分。”从此以

後，在其他許多次泛美會議上都曾通過類似的國際團結與和平的表示。在它們宣佈獨立時，西班牙各殖民地的邊界，以及這些殖民地與巴西的邊界是很不明確的。巴拿馬會議的一般化的精神不能夠阻止資本主義的掠奪精神在新成立的美洲國家間引起許多領土糾紛，其中有幾次發展成為大規模的戰爭。

一八二五——一八二八年的 巴西—阿根廷—烏拉圭戰爭

烏拉圭是南美洲最小的國家，面積僅七萬二千一百七十二平方英里，與美國華盛頓州的大小差不多，目前人口約計二百五十萬人。這個國家是一個肥沃的農業地區和畜牧區，是拉巴拉他河流域大草原的重要地區，這個大草原全部面積有紐約州的十二倍大。烏拉圭位於拉巴拉他河北岸，在戰略上的地位很重要。這條大河口，一般人稱為拉巴拉他河，是由烏拉圭河和巴拉那河匯合而成，這兩條河流經大部分南美洲。因此烏拉圭在政治上和商業上一向都很重要。一些有名的探險家如梭里斯（一五〇九年）、麥哲倫（一五一九——一五二一年）、加波特（一五二七年）、孟多沙（一五三四年）等在航行時都曾進入拉巴拉他河。許多深入南美洲內地的探險隊亦以這個地區為出發點，例如一五一六年的茄西亞探險隊，一五四二年的羅哈斯探險隊，一五七六年的茄萊探險隊，去尋找神話中的黃金國。烏拉圭的恰魯亞印第安人曾經長期進行殊死鬥爭，反抗侵略者。

西班牙和葡萄牙很早就爭奪拉巴拉他河區、特別是烏拉圭的控制權，以後英國也參加這種爭奪。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東岸”（烏拉圭在當時的名稱）曾在西班牙與葡萄牙兩國間易手數次。

当民族独立鬥爭於一八一〇年在阿根廷發展成革命時，烏拉圭是西班牙拉巴拉他總督轄區的一部分。葡萄牙声称南至拉巴拉他河、西至安達斯山的南美洲全部都是它的領土。葡萄牙於一八〇〇年十分勉强地簽訂条約，將烏拉圭讓給西班牙。以後英國在一八〇六——一八〇七年間曾企圖夺取阿根廷和整个拉巴拉他河區（參看第八章），但結果失败了，这就鞏固了西班牙的控制权。

但是革命很快就粉碎了西班牙對於烏拉圭的統治。一八一〇年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里斯城爆發第一次起义運動，一年以後，一个名叫何塞·格尔瓦修·阿的加斯的烏拉圭籍牧牛人揭竿而起，發動全國人民，把蒙得維的亞城包圍起來。阿的加斯現在被譽為烏拉圭的開國元勳，但他起初的計劃顯然是想使烏拉圭合併於阿根廷。但是後來他和他的部下自称他們受了布宜諾斯艾里斯議会的侮辱，他們的代表沒有得到席位，因此他們決定單獨幹。这种決定引起了烏拉圭和阿根廷兩國革命者的公開戰鬥，同時也引起了对西班牙的战争。當時的情形非常混乱，在同一天內在布宜諾斯艾里斯城有三个政府^②。

西班牙人終於在一八一四年被驅逐出蒙得維的亞城。一八一五年底阿的加斯的部隊实际上控制了烏拉圭。但葡萄牙看到拉巴拉他河各省的混乱情勢，認為出面用武力確定葡萄牙很早就要求的对具有战略意义的烏拉圭的統治权的行動時機已經成熟。因此葡萄牙軍隊於一八一六年从巴西侵入烏拉圭。阿的加斯在战敗後，逃亡出國。一八一七年葡萄牙軍佔領蒙得維的亞城。为了鞏固他們的勝利，葡萄牙於一八二一年命令它的御用烏拉圭國會宣佈烏拉圭又重新併入巴西，名為西斯巴拉丁省。

葡萄牙的勝利歷時不久。一八二五年四月少數烏拉圭愛國志

士在璜·安東尼奧·拉佛來哈的領導下起義，趕走了巴西軍隊，宣佈烏拉圭為阿根廷的一省。這是巴西所不能容忍的，巴西剛在一八二二年脫離葡萄牙宣佈獨立。於是巴西於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向阿根廷宣戰，這次戰爭歷時三年之久。巴西的陸軍打敗了，巴西的海軍在一八二七年二月被消滅。最後在一八二八年由於英國的干涉而建立了和平。英國和這一次戰爭大有關係，並且在那裏玩弄陰謀企圖自己奪取烏拉圭。巴西與阿根廷根據議和條約同意承認烏拉圭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六日第一屆總統何塞·佛魯克杜索·李維拉正式就職。烏拉圭共和國就是這樣在戰爭和革命中誕生了。

一八三九——一八五一年第二次烏拉圭戰爭

一八二五——一八二八年的巴西、阿根廷和烏拉圭三國間戰爭的結果，承認了烏拉圭的獨立。這次戰爭的解決是英國方面出的主意。英國在幾年前企圖用武力奪取整個拉巴拉他河區，在解決這次戰爭時英國的希望是：假使不能把烏拉圭這個小國變成自己的殖民地，至少要把它變成一個傀儡國。因為烏拉圭位於巴西和阿根廷兩大國之間，而這兩個國家又是在互爭雄長^③。巴西和阿根廷都十分不高興一八二八年的和平解決辦法。巴西因為被擠出有戰略意義的拉巴拉他河區，沒有插足的地方，而感到不平。阿根廷也不滿意，因為阿根廷殘暴的地主階級很久就想奪取整個富饒的烏拉圭地區。阿根廷的“輿論”對於一八二八年的和平條約深表反對，里瓦達維亞總統公開否認這個條約。

在這種情勢下，烏拉圭的兩個虎視眈眈的鄰國必然會再一次企圖吞併烏拉圭，這種企圖發動於一八三九年。阿根廷的獨裁者

罗萨斯，在乌拉圭前总统奥里布的帮助下，派遣军队到乌拉圭去，企图推翻李维拉总统，兼并乌拉圭。战争打了三年，时断时续，没有结果。阿根廷军队于一八四三年开始围攻蒙得维的亚城，围城九年，乌拉圭的处境岌岌可危。一八四五年英、法两国混水摸鱼，出面干涉这次战争，封锁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里斯城，强迫阿根廷开放乌拉圭河与巴拉那河，恢复这两条河的航运。但是战争继续在打，直到六年以后，蒙得维的亚城仍未解围，巴西于一八五一年出面干涉，派遣军队侵入乌拉圭，于同年下半年在卡塞洛斯山大会战中打败了罗萨斯统率的阿根廷军队，结果推翻了阿根廷的独裁者罗萨斯，使蒙得维的亚城解围，阿根廷至少暂时不得不放弃吞并乌拉圭的企图。但是直到今天，无论是巴西或阿根廷对于乌拉圭这个国家的存在都不满意。两个国家的反动派都很想消灭独立的乌拉圭民族。

一八四六——一八四八年

墨西哥与美国的战争

所有美洲各国间的战争都起源于边界纠纷。有关各国根据它们的资本主义性质，在互相夺取领土时，大打出手。这种抢掠行为中最无耻和残暴的要算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四八年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英国自己对墨西哥抱有野心，因此反对美国这种无耻的侵略。这次战争由当时在南方奴隶主控制下的美国政府残暴地进行。关于这次战争，我们在下一章还要更详细地叙述。正如麦根西在解释美国政策时所说，“对墨西哥的战争是一件渴望着的事，因为美国可以打败墨西哥，夺取墨西哥的土地给奴隶主们来占有。”^④这次战争的结果，美国夺取了墨西哥一半以上的领土，这是这类战

爭的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土地搶奪行為。泰洛將軍向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攻擊前進時，他所走的路是三百年前柯爾蒂斯所走的路，他所表現的掠奪精神也和三百年前柯爾蒂斯所表現的精神相同。

這次戰爭留下了幾個主要的破壞影響，這些影響在一世紀以後仍然使人深刻地感覺到。第一，墨西哥一直到現在仍然感受這次掠奪戰爭在經濟上的破壞影響，美國從墨西哥奪去了最肥沃的農田、牧場和水果種植地區。墨西哥還喪失了廣大的油田、銅礦和其他數量難以估計的天然資源，這些損失結果不僅破壞了墨西哥過去一百年間的經濟發展，而且也打擊了今天墨西哥的經濟發展。例如目前墨西哥最嚴重的困難是缺少農田和牧場，現在總計只有二億英畝，但是美國從墨西哥搶奪來的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和亞利桑那等州，就有二億六千五百萬英畝農田和牧場，而且一般土質較佳^⑤。

第二，這次戰爭在美國西南部，留下為數很多的被壓迫的墨西哥少數民族。根據各種估計，這個少數民族現時共計約三百萬人。美國和墨西哥於一八四八年戰爭結束時簽訂瓜德羅普·希達爾哥條約。這個條約規定住在美國所兼併各地的墨西哥人享有其他美國人所享有的憲法權利。但是美國公然破壞了這個條約，在經濟上歧視墨西哥人，像歧視南方及其他各地的黑人一樣。此外，墨西哥人還被剝奪了許多公權。“百分之九十的墨西哥人所住的房屋不夠標準，他們的嬰兒死亡率比其他的人高三分之一，他們患肺結核的人數超過其他各種人中肺結核病人的總數。祖籍墨西哥的美國人，平均工資每小時不到四角。‘不招待墨西哥人’的牌子在西南各城市中到處都可以看見。……警察的暴行發展到衝鋒隊那樣殘暴，警察可以任意殺人。”^⑥

第三,一八四六——一八四八年战争後,美國對於墨西哥的掠夺,對於美國境內墨西哥人的可恥虐待行为,使美國人在聯合國和在拉丁美洲各國的民主声望遭受了沉重的打擊。因为对墨西哥人的这种大規模搶夺土地和民族压迫的行为,不能不在墨西哥本國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留下深刻的伤痕,而这些國家还有許多其他理由害怕和憎惡美國这个“北方的巨人”。

一八六四——一八七〇年的巴拉圭战争

这次巴拉圭战争是美洲内部战争中最猛烈、最残酷的战争。巴拉圭的軍隊与敌軍的比例是一比十,但巴拉圭对巴西、阿根廷和烏拉圭的战争,進行了五年之久。結果巴拉圭四分五裂。“这次战争結束後,巴拉圭这个國家完全垮了,土地荒蕪,男人絕跡,城市变成了廢墟,整个國家無論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都慘遭破坏。……在战争開始時,全國人口共計一百三十三万七千人,在战争結束和平實現時,全國只有二十二万人,其中男人为數不过二万八千七百四十六人。巴拉圭經過这次空前浩劫後,始終沒有恢復,直到今天,巴拉圭的人口比一八六四年战争爆發時的人口还是少些。”^⑦

巴拉圭是一个內陸國家,面積十五万平方英里,大約等於紐約州的三倍。巴拉圭的北部与巴西和玻利維亞接壤,东部与巴西和阿根廷为鄰,南部与阿根廷交界,西部与阿根廷和玻利維亞毗鄰。巴拉圭是一个富饒的國家,拥有茂密的森林和牧場。它是西半球水利最好的國家,人口中極大多數是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巴拉圭原为西班牙所屬的拉巴拉他總督轄區的一部,於一八一一年脫离西班牙的統治,宣告独立,當時並未進行什麼戰鬥。

当巴西於一八六四年侵入烏拉圭時,巴拉圭捲入了战争,这次

戰爭極為猛烈，開始於一八六四年，直至一八七〇年始告結束。巴西進攻烏拉圭的藉口是保護烏拉圭國內的巴西僑民，不使他們遭受迫害。但是實際上巴西是在執行企圖吞併烏拉圭的舊政策。在另一方面，巴拉圭的專制獨裁者羅貝茲聲稱巴西的戰爭行動威脅了巴拉圭的根本生存，因此他向巴西宣戰。以後不久阿根廷參加戰爭，參戰的理由據說是因為巴拉圭的軍隊沒有取得阿根廷的同意，擅自通過阿根廷的領土。這次戰爭非常殘酷。“雙方都不肯示弱，也不留情。”在巴拉圭方面，因敵人的力量雄厚，沒有取得勝利的希望，但是巴拉圭剛復自用的獨裁者不顧軍事的實際情形和人民的死活，繼續打下去。美國出面調停，但是和巴拉圭交戰的同盟國家，在英國的支持下，拒絕了美國的調停。當巴拉圭的獨裁者羅貝茲最後陣亡時，他的敗軍大部分是七十歲以上的老头兒和八九歲的小孩子。巴拉圭這個國家完全毀了。

巴拉圭弄得走頭無路，巴西想馬上兼併巴拉圭，使巴拉圭喪失獨立國的地位。但是阿根廷和烏拉圭不同意這樣做，結果雙方讓步妥協，巴西與阿根廷從巴拉圭取得了大塊土地，約等於巴拉圭領土的一半。巴西軍隊於一八七四年自巴拉圭撤退，讓殘存的巴拉圭自謀生路。從此以後，巴拉圭深感經濟落後、羣眾窮困和殘暴的政治獨裁的痛苦。

一八七九——一八八三年的太平洋戰爭

牽涉在這次重要戰爭內的有智利、秘魯和玻利維亞。這三個安德斯山地區的國家都濱太平洋。在那個時候，玻利維亞有一窄條領土濱太平洋岸，夾在北面的秘魯和南面的智利之間。智利是一個狹長國家，長二千六百英里，平均寬度是四十五英里至二百五

十英里，位於安德斯山的西面，臨太平洋，有很丰富的銅礦和其他礦產。智利境內多山，全國有二百个高度超过美國境內最高山的山峯。秘魯位於智利的北方，也是一个山國，等於紐約州的十倍大。秘魯虽然主要是農業國，出產大量的糖、棉花和各种熱帶農作物，但國內銅礦和其他礦產的貯藏量也很丰富。玻利維亞比智利和秘魯更深入內地，比秘魯小十分之一，是一个多山的國家，礦藏甚富。玻利維亞拥有全世界錫礦的四分之一，金、銅和其他金屬的產量也很丰富。玻利維亞全國的人口有四分之三住在安德斯山的亞尔蒂卜南諾高原上，这个高原的高度从一万英尺到一万五千英尺。玻利維亞和秘魯主要是印第安人的國家，智利也有濃厚的印第安人的血統。

一八七九——一八八三年的太平洋战争是智利、秘魯和玻利維亞这三个國家間的第二次战争。这三个國家間的第一次战争發生在一八三六——一八三八年間，當時智利反对秘魯和玻利維亞联合建立一个联邦，出來破坏这个联邦，結果獲得了成功。一八七九——一八三八年第二次規模更大的战争，起因於爭奪太平洋沿岸沙漠地帶蘊藏丰富的硝石。在幕後指揮这次战争而且基本上要負这次战争責任的是在智利的英國資本家，他們想開採这些硝田。这些举世無双的硝田原來大部分歸玻利維亞所有。秘魯也佔有一部分。智利虽然实际上沒有佔有產硝的地區，但它採取侵略行動，侵入这个地區，为自己的利益開採硝礦，这是資本主义活動的特點。玻利維亞想对智利的硝礦生產抽稅，但智利反对。智利拥有强大的陸軍，於一八七九年二月出動佔領重要的硝礦中心安多法哥斯大。玻利維亞於是向智利宣战。秘魯与玻利維亞訂有秘密条約，一面下令軍隊動員，一面出面“調停”智利与玻利維亞間的战

爭。但是智利對於秘魯的調停表示反對，並於同年四月也向秘魯宣戰。

秘魯和玻利維亞在軍事上都軟弱無力，結果很快就被智利打敗了。在塔拉巴卡一役中，智利擊潰了玻利維亞軍隊，把它逐回玻利維亞本部境內，不能再繼續進行戰爭。智利軍於一八八一年一月佔領秘魯首都利馬城，因而使秘魯退出戰爭，於一八八三年十月簽訂和約。智利打了勝仗，在英國的支持下專斷地訂立了和平條約，把整個產硝區據為自己（和英國資本家）所有。玻利維亞喪失了在太平洋岸上的安多法哥斯大省，秘魯喪失了塔拉巴卡、亞里加、塔克那等產硝區。智利本來沒有主要的產硝區，在这次戰爭結束後，名義上佔有一切主要的產硝區。

但是秘魯和玻利維亞在喪失有價值的領土後，繼續表示嚴重抗議。直至一九二九年，這三個國家間又締結了新的條約，美國和國際聯盟也出面參加。結果秘魯收回了塔克那省。玻利維亞喪失了寶貴的硝田後，只能滿足於從玻利維亞的首都拉巴斯城修築一條鐵路經過安德斯山到亞里加港，這條路是智利同意修築的。因此玻利維亞仍然是一個內陸國，在經濟上受了很大的限制。在拉丁美洲，只有玻利維亞和巴拉圭這兩個國家沒有廣大的面洋區。戰勝國智利佔據了硝田，實際上獨佔了全世界的硝產。在三十年間，經營硝業的英國資本家和智利資本家發了驚人的大財。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發現了從空氣中提取氮的方法，這種獨佔消失了，智利的搖錢樹——硝業——也就每況愈下了。

一九二八——一九三八年的格蘭查科戰爭

玻利維亞和巴拉圭為爭奪格蘭查科在一九二八——一九三八

年間所進行的戰爭，是美洲國家間所進行的最嚴重的戰爭之一。這次領土糾紛自一百年前的獨立戰爭時就開始醞釀，終於形成這兩個國家間的武裝衝突。這兩個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適宜於作戰。在一八七九——一八八三年的太平洋戰爭中，玻利維亞遭受了嚴重的破壞，喪失了通太平洋的出口。巴拉圭在一八六四——一八七〇年的戰爭中遭到慘敗，元氣仍未恢復。

格蘭查科這個地方面積約計十五萬平方英里，與蒙大拿州大小差不多，北面與玻利維亞接壤，南面與巴拉圭為鄰。氣候屬於亞熱帶，土壤肥沃，農業和畜牧業有很大發展的前途，所產木材特別有名。“格蘭查科的森林是南美洲天然奇境之一。”^⑧這個地區擁有大量的富源，其中石油的蘊藏量尤為重要。這一帶地區就是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有名的耶穌會“傳教會帝國”的主要中心。

玻利維亞和巴拉圭不能夠和平地瓜分格蘭查科這塊地方。巴西和阿根廷在一八六四——一八七〇年的戰爭中打敗巴拉圭後，各自格蘭查科地區分割了一大塊土地。玻利維亞和巴拉圭曾先後在一七八九年、一八八七年和一八九四年起草以瓜分格蘭查科為目的的條約，但是這些條約都流產了。領土糾紛仍然未獲解決，兩個國家都各自聲稱整個地區是屬於它的。自從插入石油問題後，這種糾紛更趨激烈。英、美兩國也參加在內。實際上，這次戰爭是英國皇家荷蘭殼牌油公司和美國美孚油公司間的戰爭。台爾·伐約說道：

“美孚油公司於一九二六年在格蘭查科地區取得了廣泛的開採權（二千三百萬英畝），從事擴充採油和煉油工作。但是生產油後，除了經過巴拉圭運至巴西口岸外，沒有辦法把油運出玻利維亞境外。在阿根廷（和英國）的壓力下，巴拉圭提出了一些過境的條

件，不接受這些條件就不准過境，但是這些條件是玻利維亞不能或不願接受的。美孚油公司因而陷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它不能把它的油用油管經過安德斯山運出去。”^⑧ 因而有計劃地發動格蘭查科戰爭。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玻利維亞和巴拉圭兩國軍隊發生衝突。在以後的三年中間，戰爭時斷時續，中間夾以和平談判。在當時，國際聯盟、美國、英國和有些南美洲國家都出面調處，以求解決這次糾紛。在一九三二年中玻利維亞和巴拉圭公開進行戰爭，戰鬥非常激烈，具有蠻荒戰爭的殘暴特點。雙方傷亡慘重，巴拉圭損失五萬人，玻利維亞損失七萬人。玻利維亞軍隊的處境特別不利，因為玻利維亞軍隊的兵士大部分來自二、三英里高的山地高原，不能適應格蘭查科叢林地區的生活。這兩個國家的農民和兵士都相當廣泛地反對這次戰爭^⑨。

經過無數次的談判和休戰，玻利維亞和巴拉圭終於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簽訂和平條約。根據戰利品應歸戰勝國所有的政策，巴拉圭的人口雖然比玻利維亞的人口少，在這次戰爭中卻佔了上風。在英國的幫助下，巴拉圭取得了格蘭查科地區四分之三的土地，但是巴拉圭和玻利維亞都不滿意這種劃分，美國也不滿意。正像拉丁美洲其他的邊界糾紛的“解決”一樣，格蘭查科糾紛的解決也是一種靠不住的安排，將來可能因為最有關係國家內發生新的事變而使這種安排遭受破壞。事實上，美國政府現正努力強迫智利讓給玻利維亞一條寬十公里的走廊，使玻利維亞有一個通海的出口，這樣美國在玻利維亞境內所有的輸出品就可通行無阻，直達海口。

其他美洲領土糾紛

除了上述的主要战争外，美洲各國曾因互相爭奪領土而發生一些較小的衝突，不过这些衝突沒有引起战争，每一个拉丁美洲國家、美國和加拿大都曾一次或數次捲入这种边界糾紛。巴西一貫採取侵略性的擴張政策，自从独立战争以來，曾經为了爭奪領土与它的幾個鄰國發生爭執。正如葡萄牙人不理睬教皇亞力山大第六於十五世紀末期为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新世界的殖民地所劃的分界綫，巴西（特別是在十九世紀头二十五年的革命後）對於一七七七年西葡條約所規定的边界綫也置之不理。在以後的八十年中間，巴西从它的鄰邦如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厄瓜多尔、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委內瑞拉等國取得了大塊土地。这些土地差不多都是通过顯示武力、施用压力簽訂條約的方式取得的。

秘魯、厄瓜多尔和哥倫比亞三國所处的这个地區，曾經數次發生激烈的領土爭執，有幾次引起了小規模的武裝衝突，例如一九三二年秘魯与哥倫比亞因爭奪萊蒂西亞區而發生武裝衝突，當時頗有引起正式战争的危險，幸而在一九三五年終於成立了仲裁協定。經過長期交涉和爭論，劃定了現時三國間不穩定的边界綫。一九四二年，厄瓜多尔与秘魯間的尖銳的边界糾紛獲得解決。秘魯曾在一八五九年对厄瓜多尔進行战争，取得勝利。委內瑞拉与英屬圭亞那的边界糾紛久未解決。一八九六年仲裁結果，英國所獲得的土地比它十年前所要求的約多三分之一。拉丁美洲國家間的这些糾紛，反映出英、美帝國主義衝突的尖銳化。

中美洲也曾多次發生領土糾紛，美國代理人通常都插進一手。在这些領土糾紛中，最重要的是洪都拉斯与尼加拉瓜的糾紛，薩尔

瓦多与危地馬拉的糾紛，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与巴拿馬的糾紛，墨西哥与危地馬拉的糾紛。有些糾紛經過仲裁後業已解決，有些糾紛至今仍未獲解決。

自一七七六年革命後，美國与加拿大間比較重大的边界糾紛，除了後面將要論述的俄勒岡地區外，還有美國緬因州与加拿大的魁北克和新不倫瑞克兩省的分界綫問題。这次糾紛使英、美兩國的關係大为緊張。一八四二年美國將一大塊土地讓予英國後，这次糾紛終於宣告解決，“這塊土地根据獨立戰爭結束時所簽訂的條約（一七八三年）似乎是屬於美國的。”^①

- ① 杜瑪与彼得遜合著：“戰爭中的人命損失”，倫敦一九三三年版，第三頁。
- ② 威尔格斯与德加合著：“拉丁美洲史綱”，第二六二頁。
- ③ 里貝著：“美英在拉丁美洲的爭鋒（一八〇八——一八三〇年）”，第一四五頁。
- ④ 麥根西著：“美洲史”，第一七三頁。
- ⑤ 根据一九四五年美國的農業調查數字。
- ⑥ “關於美國籍墨西哥人狀況的決議”，載“政治月刊”，紐約一九四九年五月號，第七二——七三頁。
- ⑦ 克羅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六〇三、六〇五頁。
- ⑧ 同上書，第三四五頁。
- ⑨ 台尔·伐約著：“最後的樂觀者”，紐約一九五〇年版，第二五三頁。
- ⑩ “國際新聞通訊”，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
- ⑪ 比爾德夫妇合著：“美洲文明的興起”，第一卷，第五七九頁。

第十三章

美國的領土擴張運動

十三个英國殖民地經過一七七六——一七八三年的战争，實現了獨立並建立新的美國政府後，它們便以更大的努力向西發展，这种向西擴張行動是白种人於一六〇七年在弗吉尼亞首次建立居留地時就開始的。这种向西移民變成一种真正的羣众性的運動。在这運動中，南方的奴隸主是最活躍的分子，他們決心不顧一切，將奴隸種植場制度推廣深入廣大的西部。其次是北方的土地投机商人，他們想夺取大塊新的農田，大發其財。再其次是一般比較貧苦的老百姓，他們缺少土地，想在西部廣大的荒野開墾出農田。因为这些要求，就產生了一种銳不可當的向西擴張的運動，其殘暴的精神与柯尔蒂斯及比薩罗的精神相同，無情地排除着敌对的資本主义國家和土著居民。

立憲會議把美國定名为“美利堅合众國”，这个包括一切的名字表明向外擴張的思想在當時的美國統治階級中就很流行。西半球从來沒有其他國家胆敢独占美利堅(亞美利加)这个名称。

在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的南北战争以前，这种猛烈的向外擴張運動就早已大力展開。在战前，統治階級的擴張主义者就提出了“天定命运”的口号。据他們說，美國人的命运中註定要控制整个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一大部分。“假如整个計劃能够實現的話，克萊所說的‘新的合众國’將要包括北美洲整个大陸在內。”①

資產階級的擴張主義者輕視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權利，瞧不起競爭的國家。這些耀武揚威提倡“天定命運”的人們就是今天美帝國主義者的直接祖先，今天的美帝國主義者滿懷着盎格羅薩克遜人的優越感，認為歷史不僅要求美國控制西半球，並且要求美國統治全世界。

在白種人大力湧向西部的運動中，首先被衝破的障礙是一七六三年巴黎條約所規定的分界綫。這條分界綫沿着阿巴拉契安山脈的山頂，並且規定禁止白種人越過這條界綫去移民。英國規定了這種限制，希望藉此可以制止過分精力充沛和富有反抗精神的英國殖民地向外擴張。但是革命完全粉碎了這條分界綫。這條分界綫是很脆弱的，因為移民經常偷越過這條界綫，強佔印第安人的土地。早在一七七五年，但尼爾·蓬就越高山進入肯塔基地區，在那兒建立了殖民地。在革命時期中，喬治·羅吉爾斯·克拉克的部隊正式佔領俄亥俄河以北、西至密西西比河的整個地方。革命戰爭結束後所議定的和平解決方案（一七八三年），完全廢除了阿巴拉契安山分界綫。這個條約完全不問印第安人的同意，就把阿利根尼山脈以西直至密西西比河這一大片印第安人所有的土地（除佛羅里達外）給予解放了的殖民地，這就使原來的十三州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土地，這次開始後，很快就接着發生幾次大規模的劫奪土地的行動。

購買路易西安那

路易西安那這塊重要地方歸外國所佔有，是美國向西發展的第二個大障礙。這個廣大地區南北長一千多英里，是大量向西移民的直接阻力。“三十年來，歐洲人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權益威脅

着美國的獨立和發展。”^② 必須盡一切可能排除这个障碍。路易西安那地區落到胆大妄为而又詭計多端的拿破崙手裏，對於年輕的美國的生存，就会構成一个嚴重的威脅。

到这个時候为止，路易西安那曾屢經滄桑。瓦伽曾於一五二八年探測过路易西安那地方，並宣佈其屬於西班牙。以後西班牙探險家德·索托又於一五三九——一五四二年探測这个地方。但至十七世紀後期法國探險家拉沙尔等从加拿大來到密西西比河，宣佈整个路易西安那（包括北起大湖區南至墨西哥灣的整个中西部）屬於法國。西班牙於一七三二年將路易西安那割讓給法國，而於一七六二年收回，但拿破崙又於一八〇〇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路易西安那的控制权。

拿破崙拟訂了建立新殖民地的龐大計劃。他企圖利用海地作为一个生產粮食的基地和海軍根据地，來把路易西安那变成一个大美洲帝國。但是在一七九一——一八〇三年革命中，法國失去了海地，此外，法國一天比一天更深捲入歐洲的战争，結果拿破崙的龐大計劃落了空。因此，当美國代表在一八〇三年向拿破崙交涉路易西安那問題時，他很快就同意以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代價出售路易西安那这个地區，这使美國代表大为驚異。拿破崙很聰明地認識到他在歐洲要管的事情太多，沒有力量阻止美國殖民者進入路易西安那。事实上，大批美國殖民者已經毫不客气地越过路易西安那边界，在肥沃的黑土上安下了家。这个问题顯然只有兩個解决办法，要末就是把路易西安那賣掉，要末就是讓人家用征服的方法搶奪去。在不利的情况下，拿破崙認為第一个办法是上策，因而他就把路易西安那賣掉了。

美國於一八〇三年取得了土地肥沃的路易西安那，完全不顧

印第安人原有的權利。路易西安那面積約一百万平方英里，大約等於今天美國全國總面積(阿拉斯加除外)的三分之一。路易西安那全部位於密西西比河以西，從墨西哥灣到加拿大，西面至洛磯山，這個地區有些土地是最肥沃的，並出產各種原料，美國所付的買價每英畝約合四分美金。這宗交易與其說是購買，不如說是趁火打劫，這一點，狡猾的拿破崙當然是知道的。

在美國的憲法中沒有以購買方式取得新領土的規定，傑斐遜總統牽強附會地解釋憲法以適應這種情勢。購買路易西安那這件事，在美國引起了極大的政治問題。奴隸主們稱讚這件事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從此奴隸制度可以推行遍於整個新世界。另一方面新英格蘭的工商業家，以正相反的理由，痛斥購買路易西安那這件事，並陰謀脫離聯邦。年輕力壯的資本主義美國吞併了這樣大一塊土地後，因消化不良而發生一些痛苦，但一旦恢復後，又準備吞食另外一塊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佛羅里達半島。西班牙探險家德·李昂於一五一三年發現這個半島，因此這個半島歸西班牙所有。但西班牙帝國因被各殖民地的革命弄得焦頭爛額，迫不得已於一八一九年將這個面積五萬八千六百六十六平方英里的重要殖民地讓給來勢洶洶的美國殖民者。這些美國殖民者顯然決心取得佛羅里達半島，不管西班牙是否同意，他們曾經兩次發動假革命^③，並於一八一一年在軍事上佔領這個地方，繼續佔領至今。美國付了五百万美元清償西班牙大地主的個別賠償要求後，西班牙不甘心地退出了佛羅里達。這是“強行購買”的又一典型例子。年輕的、侵略性的美國，在工商業家和地主的統治下，採用這種“強行購買”的方法對付和他們競爭的擁有土地的國家，對付印第安人。英國猛烈反對美

國搶奪佛罗里達的整個行動。

原來的俄勒岡土地廣闊，面積約計二十八萬六千五百四十一平方英里，北起北緯四十二度，西自洛磯山脈至太平洋岸，包括今天的俄勒岡、華盛頓、愛達荷三州，及蒙大拿與懷俄明兩州的一部分。西班牙、俄國、英國、美國均曾先後聲明這塊地方是它們的。英國特別要求佔有這塊地方，因為英國海盜德雷克在十六世紀發現俄勒岡，以後英國人又曾幾次到這個地方探險。但美國人劉易士與克拉克於一八〇六年穿經陸地到俄勒岡，從那時起，一些經營皮毛業的商人就在俄勒岡成家立業了，美國根據這種理由，要求佔有整個俄勒岡地區。美國人提出“五十四度四十分，否則就打仗”的口號以支持這種要求。結果美國人沒有取得五十四度四十分，也沒有打仗，但是他們勝利了，他們終於把英國人擠出去了，劃定了今天美國和加拿大的西部邊界，從太平洋起至大湖區。美國這個年輕而又野心勃勃的資本主義國家就這樣又取得了一塊領土，其面積等於美國原來十三州總面積的六分之五。

瓜分墨西哥

同時在西南部，另一次搶奪土地的暴行正在醞釀中，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可恥的事件之一，也是後來引起一八四六年墨西哥戰爭的一連串事件之一，美國奪取了墨西哥整個領土的一半。在這種劫奪行動中（包括一八五三年蓋茲登購地事件*），美國新添了將近九十四萬四千八百二十五平方英里的土地，包括今天的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亞、亞利桑那、內華達、猶他、新墨西哥、科羅拉多各州及

* 一八五三年美國軍人兼外交家詹姆斯·蓋茲登向墨西哥“購買”四萬五千五百三十五平方英里的土地。——譯者

怀俄明州的一部分。

这次搶奪土地从得克薩斯地區開始。在墨西哥人的邀請下，美國人在以前的二十年間可以在墨西哥所規定的一定限制內在得克薩斯地區定居。一開始，這些新來的美國殖民者就顯然決心把整個地區據為己有。墨西哥人邀請美國人去得克薩斯時曾規定凡是去的人应当是天主教徒，並且入墨西哥籍。但是條例是有伸縮性的，美國的移民成千成萬地蜂擁而來。一八三五年墨西哥總統聖達亞那派軍隊去向反抗的得克薩斯移民收稅，不可避免的衝突於是爆發，武裝抵抗隨之而起。一八三六年二月，在數量上佔極大優勢的墨西哥軍全歼據守聖安多尼城亞拉摩傳道會的得克薩斯守軍一百八十八人，戰爭从此認真地打了起來。得克薩斯居民團結在山姆·浩斯頓的領導下，提出“為亞拉摩的死難者報仇”的口號，很快就打敗聖達亞那總統，並且把他活捉。得克薩斯建立了自己的獨立政府。

美國政府經常和得克薩斯的叛亂運動保持接觸，在整个事變中起了決定作用。它計劃在適當的時候直截了當地兼併得克薩斯。到了一八四四年四月，美國政府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泰勒總統接受得克薩斯為美國的一州。這種行動使墨西哥人忍無可忍，揚言要進行戰爭，而戰爭就正是美國所希望的。為了抓住時機，泰勒將軍指揮下的美國軍隊於一八四六年三月侵入墨西哥境，進行挑釁。這就引起美國所希望的墨西哥方面的武裝報復行動，戰爭從此開始。就在這些日子裏，戰爭製造者也知道把發動戰爭的責任，加在被攻擊的國家的身上。根據這種精神，頗爾克總統宣佈“墨西哥已經越過美國的邊境，侵入我國，在美國的土地上，屠殺美國人”，因此他在一八四六年五月要求對墨西哥作戰^①。國會立刻

答应，战争於是开始。

同时，美国也积极阴谋从墨西哥手中夺取加利福尼亚，正如它取得得克萨斯一样。从一八四〇年起，声势汹汹的美国殖民者大批到加利福尼亚去，接着他们就造起反来，而於一八四六年六月建立一个独立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国。这种行动在墨西哥战争的消息传到加利福尼亚以前就发生了。早在一年以前，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就曾经对这些将要造反的人说，假使加利福尼亚建立了独立政府，“我们将尽量予以照顾。”^⑤到了摊牌时，美国的“照顾”原来就是派遣军队，由佛莱蒙上校统率，帮助新成立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国对墨西哥作战。美国采取这些无理行动的口实是：假使美国不从墨西哥手中把加利福尼亚拿过来，英国或法国就会把加利福尼亚夺过去。

墨西哥战争从一八四六年五月十三日宣战开始，至一八四七年九月十三日美国军队占领墨西哥城而告结束。墨西哥方面虽然拚死抵抗，但是美军力量强大，每战皆胜。墨西哥迫不得已於一八四八年五月三十日签订和平条约，把本国的大块土地让给美国。许多美国种植场主要求把整个墨西哥接手过来。

英国为了维持它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反对美国在墨西哥所采取的每一个重要步骤，但是英国的这种反对并没有发生效力。英国反对美国殖民者到得克萨斯去，企图用武力镇压得克萨斯的叛乱，以后又努力想阻止得克萨斯加入美国。在墨西哥战争中，英国威胁着说要和墨西哥采取同一立场^⑥。

这次掠夺性的墨西哥战争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广泛激烈的反对。许多工会组织公开抗议兼并得克萨斯，反对对墨西哥进行战争^⑦。工业家的反对尤为猛烈。工业家的政党辉格党（是联邦主义

者在政治上的後裔，是今天共和党的前身）積極反對戰爭，毫不顧忌地進行批評。他們反對墨西哥戰爭的理由，正與他們的祖先聯邦主義者四十多年前反對購買路易西安那時所提出的理由相同，這個理由就是這種行動會擴大奴隸制度的範圍。

麥克馬斯脫引用當時輝格黨報紙反對戰爭的言論說：“全世界都知道，受欺凌的是墨西哥，我們美國是強盜。墨西哥是美洲的波蘭。自動去參加軍隊或投票通過軍費都是出賣……人類權利的行為。假如在美國還有一顆無愧於美國自由的心的話，就應該與墨西哥人攜手合作，打倒這些下賤的、卑劣的、……貪婪的侵略者。”^② 林肯當時是一個輝格黨人，在國會中發言反對戰爭，抨擊頗爾克總統的政策，他說：“這次戰爭中所流的血，是要控訴頗爾克的，正如亞伯的血要控訴該隱一樣。”*^③ 若干年後，格蘭脫總統說，墨西哥戰爭是“強國對於弱國所進行的最違反正義的戰爭之一”^④。

擴張的浪潮

美國向外擴張的次一個重要步驟是在一八六七年從俄國取得阿拉斯加。俄國人在一七四一年發現阿拉斯加，並從那時起佔據這塊地方。那時沙皇已完全破產，野心勃勃的美國國務卿西華德以七百二十萬美元的代價，向俄國購買了阿拉斯加，其面積等於美國原來的十三州的兩倍。美國取得了阿拉斯加以後，在這個地方開採了價值四億美元的黃金，與幾乎同樣價值的銅和銀，阿拉斯加豐富的礦產與其他富源到今天還沒有開發。這筆買賣真是一本萬利。

* 這是聖經上的故事，亞當的長子該隱殺了自己的弟弟亞伯，耶和華斥責該隱，說亞伯的血在控訴他，於是降罰于該隱。——譯者註

在“天定命运”思想越来越高涨的时期，特别是在南北战争爆发前二十年，华盛顿有人公开主张执行劳民伤财的征服计划，这种主张主要是当时当权的南方奴隶主们提出的，因为他们不断地追求更多的领土以扩大他们的奴隶制度，同时他们决心利用这些领土作为武器，在政治上去反对那些威胁他们的北方资本家。他们企图兼并优加坦半岛，夺取巴拿马，合并圣多明各，购买古巴。此外还有一些“接管”巴西的狂妄计划。

最聒人听闻的抢夺土地的阴谋要算美国海盗威廉·华克尔的冒险行动。华克尔原来是田纳西州的奴隶主。他在一八五五年五月带了一小队人马离开旧金山，侵入尼加拉瓜，在六月间自任尼加拉瓜总统。但不久他就被哥斯达黎加以及其他中美洲国家的军队赶跑了。几年后，华克尔又企图征服尼加拉瓜，但是失败了。以后他又企图夺取洪都拉斯，结果又告失败，而于一八六〇年被俘携后枪斃^①。美国大资本家范德比尔特与摩根为了争取控制将来经过尼加拉瓜的运河路线，利用华克尔作工具^②。但是这次冒险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在中美洲建立一个美国的奴隶帝国，以便将来更进一步侵入巴西。

在这整个时期内北方的工业家不仅威胁说要脱离联邦政府，以反对南方种植场主兼并奴隶土地的政策；他们不仅努力奋斗，使新取得的领土变为自由的土地，他们并且自己也向北方展开一种强大的兼并领土运动。在种植场主们打了败仗后，北方的工业家于一八六七年取得了阿拉斯加。自从美国建国以来，北方的工业家就没有一天不垂涎加拿大。在这以前美国所进行的三次大战（一七七六年、一八一二年和一八六一年）中，新英格兰的工业家都很肯定地把控制加拿大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

讀過了第九章後，我們知道在一七七六年革命中，當時美國的革命者曾邀請加拿大人派代表出席大陸會議，但加拿大人沒有答應。以後戰爭爆發了，革命軍隊首先所採取的行動之一就是企圖奪取加拿大。他們佔領蒙特利爾並包圍魁北克。但是由於軍事上的錯誤，特別是由於加拿大人不願意加入當時正在形成中的美國，這次行動終於失敗了。

在一八一二年的戰爭中，也曾經發生過類似的併吞土地的企圖。就美國人而言，這次戰爭是一個正義的戰爭，英國人失去了寶貴的十個殖民地後，心有不甘，發動了這次戰爭，美國人迫不得已起而應戰。戰爭發動後，美國又企圖征服加拿大，結果使加拿大成為主要戰場之一。但為了同樣的原因，美國軍隊未能取得勝利。加拿大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

一八六一年的南北戰爭又尖銳地提出加拿大的地位問題。在這次戰爭開始以前，北方人和南方人都一致相信把加拿大併入美國只是短時期內的事情。工業家主張併吞加拿大，種植場主則表示反對。工業家和地主在以前都曾擁護一八五四年的美加互惠條約，工業家希望這個條約能夠促成早日併吞加拿大，地主則認為這個條約可以拖延併吞加拿大一事的發生。在美國南北戰爭時期中，英、美兩國間的關係因英國郵船“特倫脫”號事件而趨緊張時，美國的領袖們早已準備侵入加拿大，並企圖加以佔領。但是這次危機終於過去了，沒有發生公開的敵對行動^⑭。

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方面主張併吞加拿大的運動比以前更加激烈，南方的地主被打敗後，不能夠再抵制這種運動。這個時候，美國正在建築兩條橫貫美洲的鐵路幹綫，一條是聯合太平洋鐵路，另外一條是北太平洋鐵路。成千成萬的殖民者像潮水般地流

向西方，其中有許多人越过边境，進入加拿大西部的草原地帶。常德勒、苏姆納、巴特勒、西華德、格蘭脫、約翰遜，以及其他許多著名的美國政客公開主張併吞加拿大。这种主張併吞加拿大的運動虽然很廣泛，並且充滿自信，但沒有產生結果。英國採取一些重要的步驟打破了美國的併吞計劃，例如一八六七年英國通过了“不列顛北美法案”，承認加拿大的自治領地位。这种精明的行動，再加上加拿大人迅速發展的民族精神，使美國人併吞加拿大的計劃又一次落了空。但是控制加拿大是美國統治階級多年以來根深蒂固的打算，他們從來沒有放棄这种打算。在我們这个時代，美國的統治階級正在比以前更積極地、更順利地在實現着他們很早以來就抱有的併吞加拿大的夢想。

在這幾十年中，反对美國向外擴張最有力的是英國。英國認識到美國是一個危險的競爭者，因此反对美國為鞏固國家和向外擴張所採取的每一個步驟。英國用一切方法防止十三个殖民地發展成為一個國家。英國於一七六三年建立阿巴拉契安分界綫“遏制”這些殖民地。在一七七六年和一八一二年，英國向它舊日的殖民地進行戰爭。它阻止加拿大參加殖民地的起義。它經常指使印第安人向這些殖民地進行戰爭。它用軍火接濟柏耳分裂美國的陰謀。它激烈反对美國取得佛罗里達和路易西安那兩州，這些問題都是後來造成一八一二年戰爭的因素。英國阻止美國在一八二二年奪取古巴。它反对建立得克薩斯共和國，反对美國併吞得克薩斯。英國支持墨西哥對美國作戰，並且準備參加戰爭。為了俄勒岡問題，英國幾乎跟美國打起來。在美國南北戰爭中，英國積極地援助南方，由於英國工人階級在馬克思的號召下起來反对，這才阻止了英國在軍事上援助南方。英美兩國間這種長期繼續的衝突終

於發展成爭奪拉丁美洲和最後爭奪資本主義世界霸權的全面鬥爭，而英國在這種激烈的競爭中，在歷史上處於失敗的地位。

擊破印第安人的抵抗

年輕的、精力充沛的美國向西、向南、向北三方猛烈推進時，不僅排擠了阻止它前進的競爭國家，並且殘暴地粉碎了這些土地原來的主人——印第安人——的反抗。這種殘酷地驅逐印第安人的行動是美國歷史上最可恥的污點之一，而當時美國許多傑出的民主領袖也曾積極參加這種行動。

甚至還在革命以前，許多居住在大西洋沿岸的印第安人部落就已經被消滅了。印第安人的失敗是經過多次戰爭的，其中比較重要的戰爭是一六三〇年麻薩諸塞的斐圭特人的戰爭，一六二二年進攻弗吉尼亞沃貝坎肯諾軍的戰爭，一六四一——一六四五年阿爾貢根人反對荷蘭人的戰爭*，一六七五——一六七七年攻打那拉干塞人以及他們的同盟者的戰爭（新英格蘭菲力浦王之戰）。一六七五——一六七七年的戰爭是特別激烈的戰爭。菲力浦王是麻沙梭亞的兒子，麻沙梭亞曾使一六二〇年第一批赴美新教徒免於餓死。但是殖民者對於麻沙梭亞的這種合作，却報以無恥地欺凌印第安人以及搶奪他們的土地。“在許多時候，殖民者確曾‘購買’了土地，但印第安人並沒有認識到他們簽訂契約是把自己賴以生存的獵場讓給了白種人。”^① 在這次戰爭中印第安人消滅了內地大多數殖民村，包括第爾費爾德、諾斯費爾德、斯浦林費爾德等地。但是印第安人的力量與敵人的力量是一與四之比，因而最後打敗，

* 在這次戰爭中，荷蘭人直抵曼哈坦島的尖端，並在其北方設立了一道木柵防禦綫，即今日的華爾街。

实际上全部被消滅掉。菲力浦王被殺，敌人把他的头砍下来掛在一根柱子上。名牧師科頓·馬塞拿菲力浦王的顎骨一部分作紀念品。

英法兩國間的兩次战争(一六八八——一六九七年威廉國王之战与一七〇二——一七一三年安妮女王之战)使印第安人遭受特別嚴重的破坏。一六四三年新英格蘭联合殖民地宣告成立，包括普里茅斯、麻薩諸塞、紐海文、康涅狄克等地方，主要是为了对付印第安人。它進行侵略性的鬥爭，進攻那拉干塞人和新英格蘭其他部落的殘餘，終於把他們消滅了。

这些对付印第安人的殖民战争，都是非常殘酷的。白种殖民者的殘暴超过印第安人，他們整批地屠殺不参加戰鬥的平民、妇孺，用酷刑拷打俘虜，用火燒死俘虜，剝战争受难者的头皮，毫不知恥地破坏条約等^⑤。麻薩諸塞在一七二三年付出了一百鎊作为取得印第安人头皮的獎金，正如付獎金給打死了狼的人一样^⑥。賓夕法尼亞对十二歲以上男性印第安人的头皮付一百三十西班牙銀元，对印第安女人的头皮付五十西班牙銀元^⑦。在这些鬥爭中，印第安人嚴重的缺點是他們缺乏团结，白种殖民者很不費力就可以使互相敌視的部落自相殘殺起來。在早期的各次殖民战争中，交战双方都有印第安人参加，但结果是印第安人自己被消滅掉。

南方一七一一年的杜斯卡洛拉战争和一七五九年的邱洛基战争給予这些强大的部落最嚴重的創伤。法國与印第安人的战争(这是英法兩國在一七五六——一七六三年所進行的七年战争在殖民地方面的表現)使阿尔貢根人遭受浩劫。阿尔貢根人是东部和中西部最强大的、人數众多的印第安人的一族，他們散佈的地區从拉布刺多到洛磯山，从哈得遜灣到皮姆利科峽^⑧。这个在战争中是

法國人的同盟者的印第安族包括一百個部落，使用的語言基本相同，但有四十種土話。這些部落有米克瑪克斯人、渥太華人、特拉華人、基卡浦人、波塔瓦托米人、恰因人、克利人、黑足人、亞拉帕和人、奧傑布華人。阿爾貢根族遭遇到兩重災難。他們在戰爭中打了敗仗，在一七六三年巴黎和會上又被他們的盟友——戰敗的法國人——出賣了。因此這個重要的部落就變得七零八落了。為了設法保全一點力量，曾經把許多部落（渥太華、米克瑪克斯、齊貝瓦、維安多特）團結成同盟的阿爾貢根族首領彭蒂亞克進行了英勇的但是沒有結果的後衛戰爭，達數年之久。彭蒂亞克佔領了中西部所有的要塞（皮特要塞和底特律除外），並在一七六九年包圍底特律幾個月，但未攻下。

一七七六年的革命戰爭中，印第安人也牽涉在內，這次戰爭對於另一個強大的東方印第安力量——易洛魁同盟——產生了特別嚴重的破壞影響。這個有名的同盟成立於一五七〇年，原由奧奈達、摩和克、溫嫩多加、塞奈卡、揆尤加五個部落所組成，以後另一個部落塔斯卡羅拉參加這個同盟。大多數易洛魁人在他們的偉大領袖沙延達奈吉亞（約塞夫·布蘭特）的領導下，幫助英國反對殖民地的人民，因此在戰爭中，他們的土地被勝利的殖民地人民蹂躪，他們的同盟崩潰了，他們的部落慘遭屠殺，幸保殘生的人被驅散到西方和北方。當然，英國人在一七八三年簽訂和約時又不理睬印第安人了。這些在過去曾經是勢力強大令人害怕的印第安人，現在只有少數殘留在他們的故鄉紐約州，被圈在小小的保留地內^①。

阿爾貢根人和易洛魁人被徹底打敗後，殖民者就可以大批向西方移動。印第安人的地位被削弱後，美國政府趁火打劫，於一七八四年在斯坦維克斯要塞強迫印第安人簽訂條約，把包括今天的

俄亥俄、印第安納、伊利諾斯等州在內的土地割讓給美國。但是印第安人在他們的著名首領居特耳的領導下反对这个無理的条約，並繼續抵抗人數日增的移民。他們於一七九〇——一七九一年在辛辛那提城附近大敗哈麥爾將軍與聖克萊將軍。這兩個將軍帶兵去討伐印第安人，但印第安人出其不意加以奇襲，把他們打得大敗。關於殲滅聖克萊將軍的苦戰情況，麥克馬斯脫這樣寫道：“在參加這次戰役的一千四百名士兵和八十六名軍官中，只有五百一十名士兵和七十名軍官保全了性命。印第安人為數不過一千，但是他們以絕望的勇敢來進行戰鬥。”^② 威因將軍終於消滅了居特耳的軍隊。

在這件事發生以後印第安人為反对步步進逼的白種人所採取的嚴重行動，要算阿爾貢根族首領特庫姆塞所進行的“陰謀”。也如過去的非利浦王、彭蒂亞克、布蘭特等人所做的一樣，這個英明領袖於一八〇五年努力把印第安各部落團結成一個聯合戰綫，对付共同的敵人，藉此克服印第安人內部不團結的現象，這種不團結的現象是極端有害的。特庫姆塞的兄弟，被人稱為“預言者”，是許多印第安“救世主”中之一，這些“救世主”挺身出來領導印第安人爭取自由。麥克馬斯脫說印第安人的偉大首領特庫姆塞“勇敢、有魄力、精力充沛、善於作戰、足智多謀，還是一個出色的演說家”。特庫姆塞“主張建立一個印第安共和國，把北起加拿大、南至佛羅里達的印第安部落在民主的基礎上團結起來”^③。特庫姆塞同他的兄弟“預言者”多年來廣泛地在邊境上的印第安人中進行鼓動工作，主張建立總的防禦同盟，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一八一一年美國軍隊在威廉·亨利·哈利遜將軍統率下，無端地突然襲擊印第安納州提伯卡努地方的印第安部隊，並把他們打敗了。由於這次殘暴

屠殺印第安人有功，以“老提伯卡努”著名的哈利遜將軍於一八四〇年當選美國總統。特庫姆塞後來在一八一二年的戰爭中陣亡，他的屍體被分割，他的皮膚被人拿去製成作紀念用的磨刀皮²³。

印第安各部落四分五裂，造成了他們的致命傷。他們不僅沒有建立一個共同戰綫對付侵略者，而且在大敵當前的時候，自己內部還在進行激烈的戰爭，在印第安人從白種人獲得槍砲後，這種戰爭的破壞性特別嚴重。印第安人也吃了自己內部的賣國賊的虧，這些叛徒們犧牲了自己被殘酷壓迫的同胞的利益，認賊作父，幫助侵略者。這些賣國賊中包括殖民地時代和新英格蘭戰爭中的恩卡斯以及著名的易洛魁部落的兩個首領，名叫“種穀者”與“紅衫”。這兩個人不肯同特庫姆塞合作，反而去幫助印第安人的主要敵人——殖民者。關於他們兩個人，威斯勒這樣寫道：“毫無疑義，種穀者與紅衫二人在革命後堅決和美國站在一起，反對各種勢力，不管是印第安人或白種人。”²⁴

在這以後，一八一二年的戰爭是印第安人所進行的另一次大鬥爭，特庫姆塞在這次鬥爭中也是最出色的領袖。邊境上的印第安人一般都站在英國人方面，他們的部落，阿爾貢根與易洛魁的殘餘和克里克及西米諾爾族，北起加拿大，南至佐治亞，參加戰鬥。結果同英國人一起吃了敗仗，而在議和時他們的利益又像以前一樣被英國人出賣了。戰爭在邊境上，特別是在南方拖延下去，安德魯·傑克遜就是在這些殘酷的印第安戰爭中成的名。

把印第安人驅逐過密西西比河

特庫姆塞在一八一二年的戰爭中被打敗和打死後，美國政府的政策在於把這些犧牲慘重和節節後退的印第安人從他們在東部

所保留的土地上驅逐出去，越过密西西比河，到荒野的平原地，这就造成多次惨案与对印第安人的屠戮，因为印第安人死守着他们东部的山地、森林和沿河流域的老家，不肯轻易离去。

散佈在佐治亞地區的強大的邱洛基和克里克兩個部落特別感到白种人貪得無厭地夺取土地的压力。这两个部落在一七〇〇年代和白种人打仗，死伤惨重，人口銳減，以後又在革命战争和一一八一二年战争中帮助英國人打仗。这两个部落共有土地二千六百万英畝。据佐治亞当局說，美國政府曾經在一八〇二年發誓要夺尽印第安人的寶貴土地。“联邦政府遵守自己的諾言，立即開始交涉‘購買’印第安人的產权，在二十年之內簽訂了七个条約，从克里克人手中取得了一千四百万英畝土地，从邱洛基人手中取得了一百万英畝土地。”一八二二年佐治亞当局更進一步要印第安人讓出他們所有的土地，搬到西部去。對於这个要求，邱洛基人勇敢地回答：“我們絕不再割讓尺寸土地，这是我們已經確定而不容变更的决定。”^①克里克族人採取類似的立場，並發誓要殺掉任何簽字出讓土地的首領。

但是美國政府用威脅利誘的办法；使一些印第安部落的首領簽訂“条約”，以少數金錢，購買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因为發生了这种出賣的行为，怒不可遏的印第安人把三个有罪的首領处死。傑克遜總統是印第安人的死敌，他决心強迫邱洛基人和克里克人放棄他們的土地，並且把他們大部分赶过密西西比河。他的目的終於達到了，他假意答应这些部落說，他們搬到新的地方去後，新土地“將保證像天長地久一样永歸他們所有。”^②温斐尔·斯各特將軍在一八三八年五月指揮七千人的軍隊，將這兩個部落的大部分人包圍起來，押解到西部去，这次印第安人的長征是美國歷史上最悽

慘的悲劇之一。在被押解出境的一萬四千人中，有四千人死在路上²⁶。印第安人把這條路叫作“眼淚之路”。伊利諾斯和威斯康星兩州在一八三二年所發生的黑鷹戰爭，是走頭無路的印第安人另一次的拚命後衛戰。一八三〇年五月印第安人遷移法案（這是傑克遜的成績）通過後，一個部落接着一個部落向西移動——喬克托族、塞奈卡族、蕭尼族、維安多特族、渥太華族、克里克族、文尼巴哥族、波塔瓦托米族、薩克族、弗克族、基卡浦族、特拉華族、齊貝瓦族以及許多其他部落，都被迫離別他們世世代代的家鄉，越過密西西比河到了人地生疏的地區。

但是白種移民還不滿意這種撤退工作，認為進行得太慢。被阻在伊利諾斯州洛克河薩克族殘留區邊境上的白種殖民者，乘着本地印第安人出外進行每年照例的狩獵的時候，突然侵入這個地區，並加以佔領。黑鷹（人名）於是領導他的部落對白種人進行英勇的鬥爭，把殖民者趕出從芝加哥到加倫那一帶的伊利諾斯。但是這次戰爭是沒有希望的戰爭，不久黑鷹和他的部落被迫走上向西移動的悲慘道路²⁷。從革命戰爭起至南北戰爭為止的這個時期內，美國從印第安人手中奪取了阿巴拉契安山脈與密西西比河之間的大塊土地，並把這塊土地劃分成十二個州。

佛羅里達州西米諾爾族人的戰爭也是印第安人所進行的英勇鬥爭。這些戰爭也是傑克遜所造成的。一八一二——一八一四年傑克遜打垮了佐治亞—阿拉巴馬區的克里克人，這次戰爭非常殘酷，在一次戰役中，九百個參加戰鬥的“紅棒”戰士死了五百六十七人。這次戰爭粉碎了克里克人的力量，使他們不得不把幾百萬英畝最好的土地讓給美國政府。傑克遜的第二個目標是消滅西米諾爾人。一八一七——一八一八年傑克遜出兵討伐佛羅里達的西

米諾尔人，許多逃亡的黑人奴隸是西米諾尔人的同盟者。但是傑克遜沒有能够粉碎西米諾尔人的力量。因此十年後傑克遜当选總統時，他又繼續这件未完成的工作。他在一八三二年向西米諾尔人挑起战争，但是这次战争的激烈情形，出乎傑克遜意料之外。在阿西拉的英明領導和逃亡的黑人奴隸的帮助下，印第安人進行勝利的抵抗達七年之久。

这次战争是印第安人所進行的战争中最艰苦的一次。美國軍隊的人數比西米諾尔印第安人多三倍，但西米諾尔印第安人使美國軍隊無法進展。“在七年中，美國軍隊陷入沼澤地，結果總是吃敗仗，有時被消滅掉。七个將軍都打了敗仗，其中有幾個是正規軍中最好的將軍……美國終於認輸……在保證安全的条件下，慫恿西米諾尔人偉大領袖阿西拉出席和平會議。但是阿西拉來了後，立即被人猛擊头部，綁了起來，關在地牢裏（不到一年他就死在牢中）。不要忘記这一切都是美國軍隊奉美國總統的命令幹的。”^②西米諾尔人設法保持了他們在佛罗里達州的土地，直到今天，西米諾尔人的殘餘仍然住在那兒。另一个未來的總統泰洛將軍在这次可恥的战争中成了名。

在西部對於印第安人的掠奪

到了一八四〇年东部印第安人大部分已經被驅逐过了密西西比河，只有很小一部分过去强大的部落如易洛魁、阿尔貢根、邱洛基、克里克、西米諾尔等留了下來。在西部，正如印第安人很清楚地預見到的那樣，搶奪他們的土地的老把戲很快又繼續上演了。建築鐵道和向西部移民割裂了印第安人的土地。佔地者和開礦者們在这个地區橫行霸道。殖民者一天比一天激烈地要求土地，特

別是在南北戰爭後，政府繼續執行驅逐印第安人的傳統政策。“因而發動了進攻印第安人的軍事行動，這種行動經過了二十多年，結果根本解決了存在已久的問題。這種軍事行動包括一千多次武裝衝突，其中有些次是非常激烈的，美國政府的軍隊在某些戰爭中吃了大虧，但是這些武裝衝突都一致針對着要把印第安人從農人、尋礦者和鐵道建築者所垂涎的土地上赶走^②。當時的口號是：“野蠻人必須滾蛋！”“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

鬥爭是尖銳的。在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七年間，僅是對西奧族、恰因族、那伐約族的戰爭就使美國政府花費了一億美元^③，其中有一部分錢是用於消滅野牛羣，這種行動主要是對付印第安人的一種戰爭措施^④。為了破壞平原上印第安人所需要的主要食物的來源，美國政府允許獵人整批地打死野牛，無論是為了牛皮或只是為了行獵取樂。結果不可避免的事發生了。儘管經過了許多次激烈的鬥爭，其中包括西奧族人於一八七六年在小大角地方殲滅柯斯脫將軍的軍隊的一次戰鬥在內，印第安人終於被打敗，被強迫集中在特定的區域內。沿太平洋岸的部落遭遇了同樣的命運。通常的情況是：除了戰爭破壞外，美國又用“條約”、“購買”等通行已久的方法搶奪印第安人的土地。關於對待印第安人的政策，曾經在一七六三年由英王明令公佈，美國建國後不久，政府於一七八七年^⑤又重新聲明：“對印第安人要嚴守信義，沒有取得他們的同意絕不取走他們的土地與財產。”^⑥但到了一八八〇年時，大部分的

- 這種關於對待印第安人友善態度的謊言，從一開始就是土地掠奪者的一個主要手法。典型的例子是，在一五九四年，當西班牙人已經把整個新世界從印第安人手中奪過來了以後，菲力浦第二竟有險皮說：“我命令：授與西班牙人的田地，不得有損於印第安人的利益，凡有損於印第安人的利益而授與西班牙人的土地，必須歸還原主。”（一九四九年四月蒙得維的亞國際勞工組織會議報告，第二部分）

印第安人被夺去了土地，被迫居住在特别指定的保留区内。

同时在加拿大境内的印第安人的土地也被人抢夺了去，虽然后来加拿大历史家假惺惺地否认这件事。加拿大境内所发生的印第安战争比美国所发生的印第安战争少些。这主要是因为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人口稀少，抵抗力比较薄弱。一八七一年加拿大人与一千印第安人在下加莱区发生争执，夺取了印第安人的广大平原地区。关于这件事的经过情形，佩克举了一个例子。他这样写道：“……明确告诉印第安部落的首领们，数以千百计的新殖民者就要来到，假使这些首领们现在不接受保留地和年金，他们将来就会丧失一切。这些首领很识相，表示屈服。”^④

里埃尔的叛乱是加拿大西部印第安人的最后反抗行动。这次叛乱由路易·里埃尔（赖尔逊称他做“马尼多巴的创始者”）领导，发生在加拿大西北部红河地区。那里的印第安人与欧印混合种人于一八八五年暴动，反对得寸进尺的白种人侵占他们的土地。这次暴动失败了，里埃尔在利吉那城被绞死，殖民者的洪流席卷了加拿大境内印第安人地区。

当美国的印第安人被迫迁移到特别指定的保留区时，他们仍然保有很广大的土地。但是不久这些土地也没有了。过去用“条约”来夺取印第安人土地的方法是陈腐了，因此美国政府于一八七一年废弃了这种方法。从那时起，美国政府不承认印第安部落是单独订立条约的国家。以后不久，美国政府就在印第安人中实行所谓个人土地所有分配制，这种制度实行后，贪婪的白种人更进一步大量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以俄克拉何马州为例，分配制度实行后，五个文明的印第安部落（邱洛基、乔克托、西米诺尔、克里克、齐卡索等五族）原有土地一千六百万英亩，在二十年中间丧失了一

千四百五十万英畝。从一八八七年到一九三三年，全國印第安人的土地被搶去了九千万英畝。一八八九年，在俄克拉何馬轟動一時的搶奪土地運動中，美國政府下令把傑克遜答應永遠歸印第安人所有的土地開放，任人居住耕種。

除美國和加拿大外，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也頒佈法令，廢除印第安人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建立個人土地所有制。早在一八三八年玻利瓦爾就在秘魯這樣做了，胡阿雷斯也於一八五七年在墨西哥採取同樣的行動，以後其他國家也起而效尤，而這一般對印第安人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各地的印第安人頑強地反抗這種所謂改革。因此，在秘魯、玻利維亞、墨西哥、厄瓜多爾、哥倫比亞、智利等國家內，印第安人設法保全了一部分他們傳統的公社土地。

印第安人的反抗鬥爭進行了約三百年。敵人的力量比他們雄厚得多，他們最後的一次武裝反抗是西南部阿巴齊人於八十年代中期在吉羅尼摩領導下所進行的戰鬥。吉羅尼摩於一八八六年失敗後投降，美國軍隊逮捕了阿巴齊人居住區的全部男人和三百二十九個婦孺，並把這些人押解到佛羅里達州的軍事監獄。以後又把他們全部送到俄克拉何馬州的西爾監獄，一直由陸軍拘押到一九一四年。整個部落，包括當時出生的小孩在內，被扣押作俘虜達二十八年之久。

這次對阿巴齊人的暴行是幾百年來壓迫和搶劫印第安人的最高峰。紅種人過去曾稱雄一時，是美國所在地區的主人，經過長久而殊死的鬥爭後，在軍事上完全被打垮了，所有的土地幾乎全部被人搶去。各部落間的不團結與白種人所帶來的疾病對於紅種人是致命傷。因此到我們這個時代，紅種人被迫住在美國式的集中營裏，飽嘗窮困、壓迫和不識字的痛苦，他們是資本主義卑鄙下流精

神的悲惨象徵。

一七七六年以後的一百年中間，由於積極向外擴張、排擠競爭的國家和搶奪印第安人土地的結果，美國的領土增加到建國時土地面積的十倍。南北戰爭後，除了對加拿大繼續施行壓力和掠奪印第安人的土地外，擴張運動暫時緩和下去。這是因為：第一，奴隸主在南北戰爭中失敗了，不再要求取得新的奴隸制土地；第二，資本家控制了美國以後，把他們的主要注意力轉到在他們統治下的廣大地區實行工業化的工作上；第三，西部有廣大的土地供殖民者在此後的三十年中發展，西方的邊界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後半期即告確定。但到十九世紀末葉，美國又開始向外擴張，但是這次是帝國主義運動，其基礎與以前的發展不同。

- ① 比爾德夫婦合著：“美洲文明的興起”，第一卷，第四一三頁。
- ② 波爾頓著：“美洲史”，紐約一九三五年版，第一九一頁。
- ③ 里貝著：“世界政治中的拉丁美洲”，紐約一九二八年版，第二〇頁。
- ④ 一八四六年五月十一日總統致國會咨文。
- ⑤ 麥克馬斯脫著：“美國人民史”，第二卷，第四六五頁。
- ⑥ 里貝著：“英美在拉丁美洲的爭鋒（一八〇八——一八三〇年）”。
- ⑦ 方納著：“美國工人運動史”，第二七七——二七八頁。
- ⑧ 麥克馬斯脫著：“美國人民史”，第二卷，第四九八頁。
- ⑨ 林肯：“一八四八年一月十二日在國會中的演說”。
- ⑩ “格蘭脫回憶錄”，紐約一八九二年版，第一卷，第五三頁。
- ⑪ 威爾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發展”，第五四九——五五〇頁。
- ⑫ 司圖亞特著：“拉丁美洲與美國”，紐約一九四三年版。
- ⑬ 克雷頓著：“北方的自治領”，第二八七頁。
- ⑭ 薩爾著：“美國文明的基礎”，紐約一九四二年版，第二二六頁。
- ⑮ 佛羅斯脫著：“美國對印第安人的戰爭”，一八五二年版。
- ⑯ 慕爾著：“美國對印第安人的戰爭”，費列德費亞一八四二年版，第一八一頁。
- ⑰ 麥克勞德著：“美國的印第安人邊疆”，第四〇一頁。
- ⑱ “美國家庭百科全書”，第一卷，第五七頁。

- ⑱ 艾姆布里著：“美洲的印第安人”，第一八五頁；“哥倫比亞百科全書”，紐約一九三五年版，第八九七頁。
- ⑲ 麥克馬斯脫著：“美國人民史”，第二卷，第四六頁。
- ⑳ 同上書，第三卷，第五二九、五三〇頁。
- ㉑ 麥克勞德著：“美國的印第安人邊疆”，第四三四頁。
- ㉒ 威斯勒著：“美國印第安人”，第一二三頁。
- ㉓ 見麥克馬斯脫著：“美國人民史”，第五卷，第一七五——一七七頁上的引文。
- ㉔ 康馬格編：“美國歷史文獻”，第二六一頁。
- ㉕ 柯里爾著：“美洲印第安人”，第一二四頁。
- ㉖ 麥克馬斯脫著：“美國人民史”，第六卷，第三二七頁；第七卷，第二〇二頁。
- ㉗ 威斯勒著：“美國印第安人”，第一五二頁。
- ㉘ 比爾德夫婦合著：“美洲文明的興起”，第二卷，第一三一頁。
- ㉙ 柯里爾編：“美洲印第安人”，第一二八頁。
- ㉚ “最後的邊疆”，紐約一九四一年版，第九六頁。
- ㉛ 康馬格編：“美國歷史文獻”，第四七頁。
- ㉜ 美國印第安事務局代理局長威廉·辛末爾曼於一八四九年二月向美國參議院一個委員會的發言中的引用語。
- ㉝ 佩克著：“加拿大歷史大觀”，第二三一頁。

第十四章

美國与加拿大工業的發展和 帝國主义的成長

革命战争结束后，美国资本主义有很大发展的希望。美国资本主义从印第安人及其他的人的手中夺取了一个未开发的大洲，工业所需的各种基本资源几乎应有尽有，而且数量很多，这一切都等待着开发。英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控制足以妨害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这种控制被打破了。同时教会分裂成许多互相争吵的教派，因此不能像天主教在拉丁美洲那样严重地破坏工业。在美国也没有像在欧洲和拉丁美洲那样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残余，唯一的例外是美国仍然有奴隶种植场制，但是这种制度终于注定是要死亡的。

在本章所叙述的时期——从一七八三年革命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开始，美国的工业、财政、运输和农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不平衡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遭受周期性危机的破坏，这是由于资本主义有一个基本的倾向——生产过剩，超过了萎缩的市场的消费量。在这个时期内，最严重的危机，或者称为“困难的日子”，发生在一八一九年、一八三七年、一八五四年、一八五七年、一八六〇年、一八七三年、一八八五年、一八九四年和一九〇七年。这是一个猛烈的阶级斗争的时期，资产阶级继续不断的發展并巩固它的地位，终于成为世界

历史上最有钱、最有势、最残酷的统治阶级。

南北战争以前的工业发展

在革命战争结束的时候，大部分可用的资本都投在航业、内地商业、土地与奴隶买卖中。当时的工业主要以手工业为基础，规模很小，也很脆弱。在美国建国的初期，许多领袖人物，包括杰斐逊在内，公开反对美国变成一个像英国那样的工业国家。他们说，让工业以及由工业引起的阶级斗争与穷困留在欧洲，美洲应该从事农业。但是这些空想并不能阻止资本家的活动。早在一七九一年时，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著名的“关于制造品问题的报告”中就规定了工业和财政发展的前途，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这个报告到今天仍然是一部圣经。“汉密尔顿的报告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蓝图。”①

生产工业制造品的工厂制度虽然在殖民地时代的末期已经有了一些根基，但在一八〇〇年时才在美国很快地发展。以后几十年中，工厂制度很快就从纺织工业发展到其他各种工业，遍及新英格兰及东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以前的几十年中，工业的投资，所生产的商品价值，工厂和大作坊中所雇用的工人数目都显示了迅速的增加。工业中的这种发展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显著。一八五〇年工业产品的价值第一次超过农产品。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形成了并且也跟着工业的发展而壮大起来。

革命战争后，美国工业中首先有重大发展的是纺织业。英国为了维持它对于纺织业的垄断，曾经先后在一七六五年和一七七四年颁布法令，禁止受过训练的工人移民到美国去，禁止图样和纺织机出口到美国去。但是美国资本家很快就克服了这些困难，从

英國誘引去一些技工並偷運了一些機器與圖樣到美國，抄襲英國的機器和圖樣，並加以改良。一七八八年康涅狄克州哈特福特城開辦了第一家毛織工廠。一七九一年在羅得島州坡塔克特城史萊脫紗廠開工。到了一八一五年時利用水力的初期紡織工業共有十三萬紗錠。到南北戰爭爆發時，美國全國共有一千七百家利用蒸汽為動力的紗廠，共有六十四萬紗錠，工人六萬人^②。

早在一六四八年，新英格蘭就已經有了小型的鐵工業，但美國現代的鐵工業最初是由一八一六年在匹茲堡附近建立的鍊鐵廠和展鐵廠奠基的。由這個小小的開端，鐵工業像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範圍擴大了，生產過程更複雜了。到了一八五〇年，鐵的年產量達到六十萬噸，一八六〇年更提高到九十八萬八千噸。

煤業的發展是和鐵工業的發展密切相聯系的。早在一七五〇年時賓夕法尼亞地方就已經有人採煤，把煤用作燃料。但大量地採煤則是鐵工業開始發達以後的事情。後來用蒸汽作動力，更進一步促進煤業的發展。一八二〇年煤的產量是五萬噸，一八六〇年達到一千四百三十四萬四千六百噸，其中三分之二是無煙煤。

石油很早就有。勞埃德談起一八五三年麻薩諸塞州有一個名叫喬蘇·梅里爾的人煉製石油^③。但是劃時代的工業石油發現是南北戰爭前夕的事。一八五九年，賓夕法尼亞州蒂杜維爾城一個以前在鐵路上當乘務員的名叫愛德溫·德雷克的人打一口井，發現了油，這就是後來很快成為龐大的石油業的開始，這種石油業的歷史是充滿着資本家的剝削和陰謀的無恥勾當的。

美國早期的工業，有很長的一個時期依賴水力。就在一七六九年瓦特發明蒸汽機以後的幾十年中間，新英格蘭的工業仍然繼

續用水力。“一八四〇年罗威尔地方水力每馬力十二元，蒸汽每馬力九十元，但是蒸汽机仍然打入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工業城市，在这些地方水力不够用，而燃料却很便宜。”^④ 据寇克兰說，一直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水力和蒸汽力到底哪一个好的問題，仍然是一个激烈爭論的問題。但是到南北战争爆發的时候，在迅速發展的美国工業中，蒸汽已經占着唯我独尊的地位。

銀行業也紧随着工業和农業的迅速發展而發展起来。为了防止殖民地工業的發展，英国采取的政策中有一部分是防止殖民地發展健全的通貨与銀行制度。英国的資本家把这些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建立資本主义所需要的金融制度的基础这种工作，对于年輕的美国在长时期內是一个困难的問題。当汉密尔顿于一七九一年發起开办第一个美国銀行时，全国只有三家地方銀行。到了一八六〇年就有一千六百零一家銀行；而这只是后来龐大的金融机构的开头。不久每一个城市都有了銀行。美国的第一个証券交易所于一七九一年在費列德費亞成立。工業公司的成立也大概在这个时期內^⑤。

美国工業早期的發展發生在工業革命的高潮时期內，主要是由于發現蒸汽机和工厂制度發展的結果。美国对于工業發明与發現的迅速發展尽了最大的努力。有些最重要的發現和發明，通常認為全部或一部是美国在工業發展开始一百年內所完成，例如汽船（一七八七年）、軋花机（一七九三年）、造紙机（一八〇九年）、刈禾机（一八三一年）、电报（一八三二年）、收割机（一八三六年）、磷火柴（一八三六年）、橡皮硬化法（一八四四年）、轉塔車床（一八四五年）、空（車胎（一八四五年）、制鞋机（一八四六年）、卷筒印刷机（一八四六年）、轉爐炼鋼法（一八四七年）、透平机（一八四九年）、

电动机車（一八五一年）、冷藏車（一八六八年）、电话（一八七六年）、留声机（一八七七年）、电灯（一八七八年）、鑄字机（一八八〇年）、照相用的膠捲（一八八一年）、交流电（一八九二年）、电影（一八九三年）、环帶牽引車（一九〇〇年），對於这些發明，工人們起了主要的作用，但这些發明後來大部分被資本家偷去並加以利用。一个顯著的例子就是艾利·輝特尼的偉大發明軋花机，他的發明权被人搶夺去了^⑥。

在南北战争以前的一个時期，美國人口的增加也像工業的發展一样驚人。美國的人口在一七九〇年为三百九十二万九千三百一十四人，到一八六〇年就飛躍到三千一百四十四万三千三百二十一^⑦，幾乎增加到八倍。在这个時候，大規模的移民運動業已展開，这次移民運動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越海移民運動。在南北战争爆發前，產業工人的數目激增至一百三十一万一千二百四十六人，其中百分之二十五是女工。

一八六〇年時，美國的工業佔世界第四位。恩格斯在評論美國工業的迅速發展時指出：“美國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資源，拥有廣大的煤田和鉄礦，拥有無比丰富的水力發电力，特别是拥有精力充沛的、積極的人民……美國工業的發展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就和英國在粗棉織品方面發生競爭。”^⑧ 馬克思在一八五八年談到美國時也用同样的語調指出：“將來不可避免地过渡到工廠制度的時候，美國集中的过程比歐洲、甚至比英國都快得多。”到了南北战争的時候，美國很快地走向全世界工業的領導地位。

運輸業的發展

一七七六年革命後不久，改善內地運輸成了一個緊急的問題，

当时的“道路”并不比印第安人的羊肠小道好些。“在一八一二年战争时期，一车货物可以从陆路由缅因州奥古斯大城运到佐治亚州的萨凡那城，但需时一百一十五天，运费每车一千元。”^⑩为了克服这种落后的情形，就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的筑路运动。首先建筑的重要道路是从费列德费亚通到宾夕法尼亚州兰加斯脱城的大道，这是一条用石块建筑的路，于一七九二年开始。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间，全国掀起了筑路的热潮，在所建筑的最有名的大路中有一条是昆布兰大道，这条路越过阿巴拉契安山脉，打开西部的大门。在这些新筑的道路上，驛車和大車川流不息地載运着移民和貨物，奔向西方的乐园。

运输事业中另外一个巨大的改进是发展运河系统。新的河道大大地减低了货物的运费。伊利运河是首先建筑的大运河，这条运河完成后紐約市变成了一个港口。这条运河从布法罗到亚尔巴尼，长三百六十三英里，于一八一七年批准建筑，于一八二五年完成。这条重要运河完工后，接着又建筑了其他的运河，把河流与湖泊联系起来，在俄亥俄河以北，西至伊利諾斯州建立了整个内河航道网。货物的运费大大地降低了，大量的货运因之开始。寇克兰认为建筑伊利运河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纯是人为的影响之一”^⑪。

同时河流运输也发展得很快。经过多次的试验，富尔敦的“克勒蒙特”号船于一八〇七年在哈得逊河上举行下水典礼，不久以后各地的河上就出现了大批汽船。“一八一一年第一艘汽船在俄亥俄河下水。到了一八五一年，内地各河道上大约共有六百艘汽船在航行。”^⑫内河汽船在运输上是很大一个进步，开始了美国历史最引人注目的一面。马克·吐温在他的“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一书中描画出早期汽船航行的情形。

在海洋运输方面，美國並沒有特出的貢獻。就發展海船而言，美國远落在英國之後。虽然有人說第一次用蒸汽作動力（也用帆輔助）橫渡大西洋的是美國船“薩凡那”号，但是美國在這件事後沒有繼續發展。在建造木船方面，美國有許多獨特的便利，所以仍然堅持建造快船和捕鯨船，虽然這些船早已變為陳舊了。在另一方面，英國本國缺少木材，但擁有高度發展的鋼鐵業，很快利用鐵船。另外還有一個更基本的原因，這就是，美國的資本家主要注意國內的發展，在南北戰爭前的數十年中，不大感到與外國通商的需要。另一方面，英國資本家則是依靠對外貿易而生存的，它緊緊地抓着最近代的海上運輸工具——用鋼鐵製造的汽船。但是美國也大量利用鋼鐵造的汽船在內河航行，因為美國著名的帆船顯然不適於內河航行。

在南北戰爭前幾十年中間，蒸汽火車頭的使用，是發展客運與貨運中最重要的事件。英國人斯蒂芬孫是這個偉大發明的創始者，他製造了“火箭号”。美國第一次使用的蒸汽火車機車是英國製造的“斯托布里治之獅”号。巴爾的摩—俄亥俄鐵路建築於一八二八年，是美國第一條鐵路，火車駛行於巴爾的摩與華盛頓之間。以後很快又接着建築了其他的鐵路。到了一八五〇年全國共有鐵路九千零二十一英里。到南北戰爭開始時，鐵路總增加到三萬英里。美國已經是世界上主要的鐵路國家。電報的發展也和鐵路的發展相配合。

鐵路很快就打倒大車路、運河、內河汽船而成為客運與貨運的主要工具。鐵路改善了各地的交通運輸，使當時大批向西部去的工人、農民和商人能進入廣大的地區，把一個未開發的洲改變成一個大工業區。本國和外國資本大量地流入給與活力的鐵路中。

南北战争后的经济发展

革命战争推翻了英国的统治，给美国整个经济制度（工业、农业、金融）一个很大的推动力量。拿破仑战争、一八〇八年的禁运法以及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也大大地推动美国的工业向前发展。棉织厂、毛织厂、面粉厂、铁厂、鞋厂、地毯和麻布袋制造、陶器、土器、玻璃和其他小型工业发展得很快。从简单的手工工场制中发展了工厂制度。整个经济制度不断地遭受定期危机的破坏。但每次恢复后，生气勃勃的年轻的资本主义又获得了新的发展。但是从一八三七年深刻的危机开始，经常性的失业在美国是一个显著的因素。

一八四九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对于国家的通货产生了稳定的作用，把在发展中的美国经济更向前推进一步。在南北战争前，大部分肥沃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已经有人居住，这也大大地推动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与对外贸易增加后，各种工业产品的需要也就猛烈的增加。工业投资的总额一八二〇年仅五千万美元，一八五〇年增加到五亿美元，一八六〇年更激增至十亿美元。

南北战争爆发后，对于各种产品——包括资本家卖给军队的、并对成千上万士兵造成致命后果的坏来复枪、旧毛毡和劣质食物在内——都有新的需要。制造品的总值一八六〇年为十八亿八千五百八十六万二千美元，到了一八七〇年就增加为三十三亿八千五百八十六万二千美元，在同一时期内，产业工人从一百三十一万一千人增加到二百七十三万三千人。

在南北战争中北方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于美国经济的发展，特别在美国的北部和西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量。资本主义最后摆脱了奴隶制度的束缚和种植场制度的控制以后，大大地

加强了它的擴張力量。从此以後，資本家把政府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可以为所欲为，依照自己的利益，任意規定稅率，可以用土地津貼鐵路事業，無論在買貨或賣貨的交易中都要榨取農民的血汗，殘酷地剝削工人，資本家明目張胆地做這些事，毫無顧忌。

鐵路的積極發展是以後四十年中經濟發展的中心。在南北戰爭期內，第一條橫貫美洲的鐵路——聯合太平洋鐵路——於一八六二年批准建築，到一八六九年就完工了。這條鐵路的完成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很重要的意義。不久又繼續修建了其他鐵路：一八八一年的亞奇松—托皮卡—聖大非鐵路，一八八二年的北太平洋鐵路，一八九三年的大北方鐵路，一九一〇年的芝加哥—密爾窩基—聖保羅鐵路。南北戰爭後，在美國全國很快建立了一個廣泛的鐵道網。為了在經濟上支援這些鐵道，政府大量地用金錢或土地津貼這些鐵道。實際上政府建築了這些鐵路然後把它移交給私人公司。總的計算一下，政府把一億六千萬英畝貴重的農田、牧場、森林及礦地贈送給鐵路大王們。光是北太平洋鐵道就獲得了四千七百萬英畝地，等於現代法國面積的一半。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盜竊土地行為。在實際修築鐵路與出售股票時，鐵路大王們又偷盜了若干億美元，這些卑鄙行為在當時有名的信用流通貪污案中至少揭發了一部分^②。美國人民已經付了鐵路幾倍的錢，但是這些鐵路仍然歸資本家所有。一九一〇年時，美國鐵道共有二十五萬四千〇三十七英里路軌（超過全世界鐵道路軌的一半），鐵路工人二百万人。在一九四四年，鐵路的投資總計二百六十五億美元。

在南北戰爭與西（班牙）美（國）戰爭時期內，其他的工業也發展得很快。鋼鐵業帶頭，從一八七四年的十九萬一千九百三十

三吨增加到一八九五——一九〇〇年期内的平均年产量九百四十五万二千七百三十一吨。一八七〇年时美国鋼的产量赶不上英、法两国，但二十年后，美国就超过了英、法两国。这种發展主要是由于開發了明尼苏达州麦沙巴山脉丰富的鉄矿，这个地方的鉄矿是在一八四四年發現的。机器制造业和采煤業随着鋼的增加而發展，一九〇〇年，煤的总产量是二亿二千七百一十二万三千吨。南北战争后，石油工業也表现了惊人的發展。爱达·塔培尔在她所作的“美孚油公司历史”一書写出伴随着石油工業發展的暗杀与搶劫的陰暗故事，她叙述资本家集团怎样拚命竞争以求控制这个工業。但是石油業开始它現在的巨大的發展則是在一九〇〇年以后，汽車業的發展促进了石油業的發展。

南北战争后，紡織業、鞋業、服装業、木材業、面粉業、罐頭業、烟業以及其他各种工業也跟着很快地發展。肉类包装業利用冷藏法，特别是利用冷藏車，發展得很快。另外一个重大發展是鉄以外的金屬的开采，主要是在洛磯山脉各州。銅、金、銀、鉛、鋅等矿的開發在以后数十年的工人斗争中，在全国的政治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一八九〇年起，化学工業，特别是肥料的制造，發展很快。橡胶業也在开始發展。

电气工業的誕生是这个时期內最重要的工業發展的一种。电报是在一八三二年發明的，随着鉄路的發展而發展。电话是在一八七六年發明的，很快就成为每个办公室不可缺少的設備。白热电灯在一八七八年第一次制造成功，很快就被工厂、办公室及私人家庭采用。电車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滿城开始駛行，很快就在各地出現。許多大城市建筑了大發电厂供給电灯、电信事業和电車所需要的电力。工業也开始用电。一八九三

年康涅狄克州的一个纺织厂首先装置电力设备。电机和电气用具的製造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通用电气公司於一八九二年合併了几个重要的公司而告成立。

在十九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电影与汽车是两件划时代的发明，对于后人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些新发明的东西开始进入商业性的生产，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新东西可能发生的革命影响。许多地方都放演电影，但是那时还不过是未来的巨大电影工业的童年时代。一九〇〇年时全美国只有八千辆汽车，这就是现在在全国各地行驶的四千五百多万辆汽车的先驱。

南北战争后，开发西部的运动进行得很快，这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是这整个时期内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根据一八六二年通过的宅地法，到一九〇〇年时，分配给殖民者的土地共计二亿英亩，那个时候好的土地几乎分光了，边疆时代已经完结。至少这样多的人民所有的土地暂时保全了，没有落在土地掠夺者的手里，但是后来土地掠夺者用没收贫苦农民抵押品的方式取得了不少土地。农民大批流入西部，大大地刺激了工业和铁路，并增加了对新式农业机器的需要，其中主要的发明在南北战争前就已经完成了。因此农业机器制造业在中西部，特别在芝加哥发展得非常迅速。

在这些年代裏，大批移民继续流入美国，因为美国迫切地需要大量的工人。从一八六〇年到一九〇〇年，前来美国找寻乐土的移民人数在一千四百一十一万二千人以上，其中大部分来自中欧和西欧。美国的人口激增，从一八六〇年时的三千一百万人增加到一九〇〇年的七千六百万人，其中有产业工人四百七十一万二千七百六十三人，产业工人的数目，从南北战争以来几乎增了两倍^①。

到一八九四年时，美国就远远超过英国及其他国家，成为世界上首要的工业国家。一八九四年美国的生产总值共计九十四亿九千八百万美元，英国为四十二亿六千三百万美元，德国为三十三亿五千七百万美元，法国为二十九亿美元^⑭。这个时候美国的制造品总值比一八六〇年时约多七倍。比尔德夫妇在总结这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时指出：“一八六〇年时，美国工业的投资仅十多亿美元，全国产业工人仅一百五十万人。不到五十年，工业的投资激增至一百二十亿美元，靠工资为生的人数增加到五百五十万人。在同时期内，工业制造品的总值激增至每年一百五十亿美元，等于这个时期开始时的十五倍。”^⑮

美国帝国主义的诞生

美国的工业制度不仅发展很快，并且也就开始成为帝国主义。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表现出五个主要的特征：（一）控制全国生活的大工业垄断组织与金融垄断组织的发展；（二）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溶合为一；（三）资本的输出；（四）有计划地分割世界市场；（五）资本主义列强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⑯。美国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开始显著地表现出帝国主义的这些特点。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早期，工业中垄断化的过程就已经发展得很快，铁路的开始巩固还要早些。劳埃德在一八九四年谈到垄断倾向时宣称：“辛迪加规模之大超出一般人认识之外。国会和许多州都曾经通过了禁止组织辛迪加的法律。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也曾经根据这些法律取缔辛迪加。但是这些法律和法院诉讼都没有结果。”^⑰在这十年中间工业和金融业一日千里地发展。根据

慕第的統計，一九〇一年時全國共有四百四十家大的工業托拉斯、公共事業托拉斯和運輸托拉斯，共有資本二百零三億七千九百一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一美元¹⁸。這個時候比較重要的工業托拉斯是美國鋼鐵公司、美孚油公司、聯營銅業公司、美國鎔鍊公司、美國煉糖公司、統一烟業公司與國際航運公司。第一個擁有十億美元資本的托拉斯——鋼鐵托拉斯——已經出現了。在鐵路中和公用事業——如電力、電話、電報等——中也紛紛進行合併工作，形成壟斷資本的發展，為帝國主義打下了基礎。

慕第的統計表上沒有把大的金融聯合計算在托拉斯內。但是金融聯合也像工業公司一樣猛烈地向壟斷方向發展。摩根康采恩成立於一八五三年，到一九〇〇年時很快就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銀行組織。在一九〇二——一九一三年間，摩根康采恩出售了價值二十億美元的證券，其中還不包括市政公債及不從事州際貿易的公司證券¹⁹。洛克菲勒、庫恩—洛伯、梅隆及其他大銀行、大保險公司已經發展成為大的金融聯合。一九〇三年時摩根集團與洛克菲勒集團控制了一百二十家銀行、鐵路、保險公司及其他公司，這一百二十家公司的資本總額超過二百二十億美元。這些新的大公司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它們是大工業和大金融業合作的機構，正如列寧所指出，這就構成了帝國主義的基礎。

在這個時期內，美國大的金融資本家變成了帝國主義者，也開始注意國外的投資。他們在國內殘酷地剝削人民，取得了大量的資本，開始想要分享從榨取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而得來的超額利潤。一九〇〇年美國金融資本家的海外投資總計五億美元，其中十分之九是在加拿大和拉丁美洲²⁰。一九一二年時，海外投資增加到二十億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增加到二十五億美

元。但是那时美国仍然是一个债务国，因为美国的海外投资虽然有二十五亿美元，但外国资本家在美国内的投资却有五十亿美元，远远超过了美国的海外投资。

随着金融势力的发展，美国的生产也增加得非常快。一九一四年美国生产总值是二百八十亿美元，投资额从一九〇〇年的九十亿美元增加到一九一五年的二百三十亿美元，出口总值达二十五亿美元，进口总值为二十亿美元，就业人数二千九百五十万人，其中约有百分之五十五是工资劳动者。开凿巴拿马运河更大大地推动了这种发展。巴拿马运河在一九一四年完工。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四年，移民运动发展到最高潮，有一千四百万人从海外各国流入美国找出路。一九一四年时，各重要工业中外国生长的工人所占的比例如下：钢铁业中占百分之五十八，烟煤业中占百分之六十二，肉类包装业中占百分之六十一，纺织业中占百分之六十二，服装业中占百分之六十九，炼油业中占百分之六十七。

西班牙—古巴—美国间的战争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替的时候，美国资本家变成了少壮的帝国主义者，他们想在美国以外找寻可以征服的新地方，建立他们自己的殖民制度。他们的口号是：“美元到哪里，美国国旗就跟着到哪里。”一八八九年美国侵占了萨摩亚，美国资本家第一次尝到了在海外掠夺领土的滋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们夺取了夏威夷群岛。百多年来美国捕鲸船和开往中国的商船都把檀香山作为寄航港，在新的帝国主义要求的推动下，美国决定夺取这些在军事上很重要的夏威夷群岛。由于经济侵略的结果，到了一八九〇年时，夏威夷群岛的大部分已归美国人所有。根据很久以前夺取佛

罗里達、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亞的办法，在檀香山的美國人發動一次“革命”，推翻軟弱的女王，在一八九四年正式接管夏威夷羣島。美國从此開闢了自己橫渡太平洋的道路。

以後接着就是在一八九八年的戰爭中大規模地搶奪西班牙的殖民地，在墮落的貴族統治下的西班牙，那時已經腐敗無能，喪失了以前在美洲的廣大殖民帝國，僅僅保留了古巴和波多黎各，這兩個國家的民族革命者始終未能推翻西班牙的統治，使自己的國家獲得自由。此外，西班牙在远东仍然緊緊抓着拥有丰富資源的菲律賓羣島。侵略性的美帝國主義在掠奪戰爭中，開始奪取西班牙在海外僅存的殖民地。事實上，远在戰爭開始以前，美國的政治領袖們就已經公開計劃佔有這些寶貴的島嶼。西班牙實際上在墨金萊總統向國會提出要求宣戰的咨文以前，就已經答應了美國的全部正式要求。

美國軍艦“緬因”號於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五日在哈瓦那港被擊沉（什麼人擊沉的現在還弄不清楚），這件事給了帝國主義者很久以來就想找的一個口實，來向西班牙進行戰爭，四月二十五日正式宣戰。年輕力壯的美國打倒衰老的西班牙是不費力的事。西班牙打了幾個大敗仗後，宣佈投降，於一八九八年十二月簽訂和約，放棄古巴，並且把波多黎各、關島和菲律賓羣島以二千萬美元的代價割讓給美國。同時老奸巨猾的資本家把腐臭的牛肉和其他壞的物品賣給美國軍隊而大發橫財。

當西班牙—古巴—美國間的戰爭開始的時候，在古巴和菲律賓境內正在進行艱苦的人民革命，並且大有取得最後勝利的希望。一八九八年波多黎各已經從西班牙爭取到了自治地位。西班牙很顯然不能夠把古巴的革命鎮壓下去。墨金萊總統向在鬥爭中的古

巴人和波多黎各人提出庄严的保证，说美国不要他们的土地，战争胜利后美国就立刻承认古巴与波多黎各的独立。但是他后来毫不要脸地破坏了这个诺言。据比尔德夫妇说，墨金莱总统有一天晚上几小时没有睡，他祷告请求上天指示他怎样处理已经征服的岛屿。他沉思后决定“我们只好把这些岛屿全部拿过来，没有其他的办法”^②。接着他就安心地睡着了。波多黎各、关岛与菲律宾群岛从此变成美国的殖民地，而古巴则在普拉特修正法的控制下，根据这个法案美国享有监督和干涉古巴的权利。这些岛上的人民对于自由的希望落了空，都激烈地起来反对。菲律宾人在爱米里奥·亚昆纳尔多的领导下，进行了两年的武装斗争，反对美国，企图摆脱新的束缚，但是他们失败了。

这种帝国主义侵略在美国的民主群众中引起了广泛的惊惶和反对。一九〇〇年布利安竞选总统时的中心口号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大文豪马克·吐温尖锐地表达了群众的愤怒，他说美国国旗上的“白条应当涂成黑色，旗上的星应当改为骷髅头和交叉骨”^③。一八九九年十月在芝加哥地方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大会，有三十州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到了这个时候，美国已经成了一个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它发展的方向是拉丁美洲和远东，这个方向已经确定了。美国的大资本家很清楚地认识他们在这些帝国主义行动中作的是些什么事，关于这点，参议员亨利·卡波·洛奇在一九〇一年一月七日所发表的声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说：“我们在经济上处于一个强大的地位，我们还要继续前进，使我们的地位更强大。你们也许可能妨碍它，阻挠它，但是你们不能够制止经济力量的活动，你们不能制止美国向前发展……美国人民及构成一切事物的基础的经济力量

把我們推向掌握世界經濟霸权的地位。”^②

弱肉强食的經濟

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百四十年，在美國形成了資本主义進行空前的掠夺、搶劫、剝削的時期。資本家像餓狼一样把大部分土地和寶貴的資源搶劫去据为己有。“擺設一場野外大宴会，据说每个人都被邀参加。但实际上当然不是如此。那些留在農場上、工廠裏、办公室裏工作的無名小卒並沒有被請去参加。美國人中有很多人沒有参加。但是所有重要的人物，如大銀行家和工業家，都收到了請帖。地方有限不能招待所有的人，而这些重要人物据说可以代表一切。这是一场很豪華的宴会。”^③

資本家認為，國家的各种資源是為他們而有的。他們夺取森林、煤田、礦產、优良的農田和牧場，在發展中的工業、銀行和運輸事業，到各地搜尋、霸佔任何有待特殊價值的東西，据为己有。这是“自由經營企業”的大好机会，充分表现弱肉强食的精神。資本家像餓虎一样互相爭奪美國的工業、資源和人民。他們互相竊盜鐵路，他們雇用武裝暴徒互相破坏油工廠，他們大量發行買空賣空的股票，他們任意收買或出賣議員。

大資本家把工人和農民羣众看作天賜的奴隸，供他們尽量地榨取。他們的剝削方法与舊日种植場主所採用的奴隸制方法不同之处在于他們所用的方法更有效。資本家一方面很勉强地給勞動者一點點政治自由，另一方面却加緊對於勞動者進行剝削。在这些年代裏，因为礦山、工廠和鐵路沒有安全設備，數以百万計的工人喪失了生命，更有無數的工人因操勞過度而早死，这些都是資本家应当負責的。資本家在各方面剝削農民。資本家把勞動者和天

然资源一样看待，认为都是他们的私人财产，可以由他们任意使用、剥削、浪费。

在这个时期内出现了资本家集团，如洛克菲勒、摩根、卡内基、阿斯脱、古尔德、哈里曼、希耳、塞吉、格林、费斯克、范德比尔特、韩天敦、克罗克斯、亚姆、库克、克拉克、艾尔金等，这些集团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臭名远扬的骗子、守财奴、土地投机者、发明的偷窃者和政治行贿者的集团。他们的贪财欲没有止境。他们的丑行在亨利·乔治、亨利·鲁易、爱达·塔培尔、厄普顿·辛克莱、查理斯·爱德华·罗素、林肯·斯蒂芬司、雷·斯坦那德·贝克和其他当时揭露黑暗的作家所写的书中得到充分的暴露。

一方面，几千万人过的是贫乏与穷困的生活，另一方面，资本家老板过的是穷奢极欲的生活，拥有上亿的金钱，而且还在追求着更多的钱。他们的贪财欲和他们的愚昧相等，他们的文化等于零。他们没有爱国意识或民族责任感。他们的口号是：“能赚钱的都是好买卖”，“不管公众的死活”。他们过着豪华的生活，住在毫无风格的宫殿里，崇拜堕落的欧洲贵族，置身于他们所谓的“上流社会”中，并为狗和猴子举行宴会。这是马克·吐温所描写的“镀金时代”。这些贪财如命的、残暴的资本家是四百年前来到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的肖子贤孙，是今天统治美国的资本家寡头政治的老祖宗，这个资本家寡头政治更有钱、更残暴，现在企图控制全世界。

在十九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大资本家是美国的实际主人。美国主要的财富是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一八六一年时美国只有三个百万富翁，三十六年以后，至少有三千八百个百万富翁。假使我们承认经济学家查理斯·斯巴尔的说法，在十九世纪结束时，占美国人口十分之一的人拥有全国十分之九的财富。”^⑧ 资本家为了保

護和增加他們巨大的財富，完全控制了國家的政權，並利用這個政權作他們的工具。全國各地的教會得了大筆津貼，替資本主義歌功頌德。報紙（很少例外）變成了資本家的宣傳機關。中小學和大學宣傳騙人的政治與經濟思想，替資本主義辯護，科學、藝術和文化替資本家的利潤服務，許多（假使不是大多數的話）有名的勞工領袖變成了“資本家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長官”。少數剝削者的利益壓倒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幸福，這些剝削者只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殘暴的資本主義勝利了，但它仍然不滿足，還在垂涎着世界上其餘的地方。

不過資本家並不是沒有遇到反抗。工人階級在成長中，不管困難有多大，不管工人領袖怎樣出賣工人階級，不管資本家和政府怎樣殘酷地壓迫，工人階級開始組織自己的力量。特別是南北戰爭後，工人羣眾開始反抗資本主義，這種反抗將來只能有一個結局，就是消滅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

加拿大的工業化

加拿大是西半球最大的國家，擁有為發展全面的、工業化的國家所必需的豐富的主要的天然資源。加拿大有廣大肥沃的農田、密茂的森林、廣大漁場和豐富的礦產——鎳、銀、鉛、鋅、金、銅、石棉、煤以及最近發現的石油、鐵和鈾。此外，加拿大還有許多可供水力發電的資源。

除了這些天然富源外，加拿大也像美國一樣有某些對工業化有利的歷史政治條件。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中的土地所有制會嚴重地妨害了拉丁美洲的工業化，但在加拿大這種制度的力量並不大。沿聖羅稜士河上法國人居住的區域是一個例外，在這個區域

里很早就建立了大庄园制，结果工业的发展落后了。加拿大的平民反对这种罪恶的制度，他们有优良的民主精神和力量，坚决主张把西部的广大草原分给小农，这种办法和美国的宅地制度差不多。因此，他们在一八六九年强迫哈得逊湾公司放弃它在广大鲁浦特区的根据地²⁹。

也像美国一样，加拿大还另外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教会内部有天主教和新教的互相敌视，不能团结一致，因此除了在法国人居住的魁北克外，不能够发生压制进步的影响，如像在拉丁美洲那样。除了魁北克外，加拿大大部分没有各种封建残余，而在拉丁美洲这种封建残余对工业的发展是一种很大的危害。此外加拿大是一个土地广大的国家，因此很容易发展广大的国内市场，这是建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缺少的条件。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因素使加拿大能够达到今天这样高度的工业化。在这些因素中，我们可以提出几个来谈。加拿大的重要城市接近美国的大工业中心，这种情况大大地促进了这些城市的工业的发展。其次，为了争夺加拿大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控制权，英、美两国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种情况使英、美两国对加拿大的工业化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假使没有这种竞争，单独一个殖民主义的国家不一定非让步不可。最后，也像美国一样，加拿大在过去几十年中不仅没有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其工业反而因为战时对粮食与工业制造品的需要大大地发展而欣欣向荣。

工业的发展

加拿大就是这样建立了庞大的工业。今天加拿大工业产品的总值超过了它传统的农业、矿业、林业和渔业产品加在一起的总

值。加拿大積極開始工業化的時期至少比美國晚五十年。这主要是因为法國和英國为了爭奪加拿大進行了長期的战争，以及这种鬥爭所引起的英屬加拿大与法屬加拿大間的互相敌視。一直到一八六七年通过“不列顛北美法案”，把幾個沒有联系的殖民地統一起來置於一个政府控制下，並把加拿大改成一个統一的自治領後，工業化才真正開始。从此以後，進步是很快的。

關於八十年前加拿大的情况，蒂姆·布克是这样描寫的：“在一八六七年成立联邦時，英屬北美洲由一些小的、不發達的區域所組成，它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互相分离的，交通和运输很不方便，彼此很少貿易關係。在三百五十万總人口中，大約有一百五十万人散佈在安大略。魁北克的人口不到一百二十五万。其餘七十五万人大部分佈在濱海三省。”²⁷ 加拿大在政治上完成統一後，受了美國南北战争後工業化的影响，它的工業發展得很快。

加拿大在一八七〇年只有四万一千二百五十九个工業單位，到了一八九〇年就增加到七万五千九百六十四個工業單位。同一時期內，工業投資額从七千八百万美元增加到三億五千三百万美元，工人數目从十八万七千九百四十二人增加到三十六万九千五百九十五人，產品淨值从九千六百万美元增加到二億一千九百万美元。“从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一三年这段時期內，加拿大的經濟大規模地、迅速地向前發展。殖民者拥入西部。大草原上三个省的小麥年產量从二千万蒲式耳增加到二億零九百万蒲式耳。鐵道修建工作重新以更大的規模進行起來，並且發現和開發了新的資源。新的城市一个接着一个出現，國家的整个經濟達到了高度的發展。大量的投資使这个時期的經濟能够很快地發展。在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三年这段時期內，鐵道、运河、港口的投資總計十四億元。”²⁸

一九〇一年的生产品净值为二亿一千五百万美元，到了一九一一年就增加到五亿六千五百万美元^⑳。加拿大的人口总数一九〇一年时为五百三十七万一千三百一十五人，到一九一一年时就增加到七百二十万零六千六百四十三人。铁道的发展尤为重要，一九〇一年时全国共有铁道一万八千一百四十英里，到一九一四年就增加到三万零七百九十五英里，因此根据铁道和人口的比例，加拿大所有的铁道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重要的加拿大太平洋铁道在一八八〇——一八八五年修通到太平洋岸。也像美国一样，加拿大的铁道主要由政府出资修建，然后交由私人公司经营。为了建筑铁道，政府给这些公司五亿九千八百万美元资金，三千二百万英亩土地。在这个时期内，从一九〇〇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原钢铁的产量几乎增加到一八九〇年的五倍，精炼钢铁和钢铁制造品的产量增加三倍，造桥和建筑用钢增加四倍，火车车辆增加五倍，电力增加六倍多”^㉑。采矿业和纸浆工业也发展得很快。在这些年代里经常发现新的矿源。移民拥入加拿大，一八九六年的移民数目为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五人，一九〇六年就增加到二十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三人。

英国和美国都企图控制加拿大这个年轻而发展的国家。塔夫脱总统在一九一一年起草互惠条约时曾经发表声明说：“我们购买加拿大产品的数量会使加拿大变成美国的附属品，把它们重要的生意转移到芝加哥和纽约。”^㉒这个声明说明美国资本家是怎样狂妄。义愤填胸的加拿大人拒绝了美国提出的这个条约，并推翻了起草这个条约的加拿大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总计七亿元，只及英国在加拿大投资的三分之一，但是这个比例不久就反过来了。美国控制加拿大的努力势必日益加强。

蒂姆·布克在總結加拿大的工業發展時說道：“加拿大的經濟原來是各區孤立、自給自足的經濟，工業的規模很小，建立在天然保護的基礎上，並受地方需要的限制。但在幾十年中就發展成為一個由強大的壟斷金融資本家控制的統一的國民經濟。”^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加拿大已經確實變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

- ① 罗乞斯特著：“一六〇七——一八〇〇年的美國資本主義”，第九七頁。
- ② 波尔著：“美國工業史”，康涅狄克州諾威治一八七九年版，第一九四頁。
- ③ 劳埃德著：“不利國民的財富”，紐約一九〇二年版，第三九頁。
- ④ 寇克蘭著：“美洲經濟生活史”，第三一八頁。
- ⑤ 罗乞斯特著：“一六〇七——一八〇〇年的美國資本主義”，第一〇一頁。
- ⑥ 波加特著：“美國經濟史”，第一一六頁。
- ⑦ 美國人口調查報告。
- ⑧ 恩格斯著：“一八四四年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倫敦一九三六年版，第二九五頁。
- ⑨ 寇克蘭著：“美洲經濟生活史”，第二六一頁。
- ⑩ 同上書，第二八六頁。
- ⑪ 同上書，第二六八頁。
- ⑫ 罗塞尔著：“大鐵路的故事”，芝加哥一九一四年版；邁爾斯著：“美洲大富豪史”。
- ⑬ “勞動統計手冊”，美國勞工部一九三六年版。
- ⑭ 方納著：“美國工人運動史”，第五八頁。
- ⑮ 比爾德夫婦合著：“美洲文明的興起”，第二卷，第一七六頁。
- ⑯ 見列寧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七頁。
- ⑰ 劳埃德著：“不利國民的財富”，第五頁。
- ⑱ 慕第著：“托拉斯的真相”，紐約一九〇四年版，第四七七頁。
- ⑲ 罗乞斯特著：“美國的統治者”，紐約一九三六年版，第三四頁。
- ⑳ 寇克蘭著：“美洲經濟生活史”，第六九〇頁。
- ㉑ 比爾德夫婦合著：“美洲文明的興起”，第二卷，第三七六頁。
- ㉒ 見勞遜著：“埋藏着的遺產”一書中的引文。
- ㉓ 見列昂捷夫著：“美國的擴張”一書中的引文，澳大利亞版。
- ㉔ 派林頓著：“美國思想的主流”，第三卷，第二三頁。
- ㉕ 比爾德夫婦合著：“美洲文明的興起”，第二卷，第三八三——三八四頁。

-
- ⑳ 佩克著：“加拿大历史大观”，第三二八頁。
 - ㉑ 蒂姆·布克著：“共产党人对加拿大的看法”，多倫多一九四八年版，第三七、三八頁。
 - ㉒ 同上書，第四〇——四一頁。
 - ㉓ 克雷頓著：“北方的自治領”，第三九四頁。
 - ㉔ 蒂姆·布克著：“共产党人对加拿大的看法”，第四二頁。
 - ㉕ 寇克兰著：“美洲經濟生活史”，第八九一頁。
 - ㉖ 蒂姆·布克著：“共产党人对加拿大的看法”，第三八頁。

第十五章

發展遲滯的拉丁美洲經濟

當一七七六年西半球第一次發生民族解放戰爭的時候，拉丁美洲擁有比美國更多的財富、人口和更發展的生產。但是以後，拉丁美洲在經濟發展的競賽中落後了。今天拉丁美洲的農業和工業比美國的農業和工業是顯著地脆弱和不健全。經過一百五十年的獨立，美國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家，但是拉丁美洲各國仍然主要是農業國。“一九三九年墨西哥的勞動人民中，從事農業者共四百万人，而從事工業和礦業的則只有四十一萬人。在巴西，一千三百万勞動者中約有九百万人（百分之六十九）從事農業。在秘魯，從事農業的人數佔勞動者人數百分之七十五，在加勒比海地區及中美洲各小國，則高達百分之九十。”^① 阿根廷是一個例外，城市人口佔百分之五十七，農村人口佔百分之四十三。就整個拉丁美洲而言，從事農業的人平均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七十，而在美國，農民只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十。

我們只要舉出幾個數字就可以生動地說明，和擁有人口數量大致相等的美國的情形比較，這種經濟落後的情況對於拉丁美洲的一億五千万人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美國的生產和勞務總值為二千六百四十億美元^②，約等於拉丁美洲各國生產總值的總和（估計為二百億美元）的十三倍。一九五一年美國的預算為六百億美元，比拉丁美洲各國預算總和（估計為二十

億美元)約大三十倍。除此而外,美國的公路的全長等於拉丁美洲各國公路全長的六倍,而且質量也比較好。鐵路全長等於拉丁美洲各國鐵路全長的四倍,電話架數是二十倍,電話綫全長是五倍,無綫電架數是九倍,汽車是三十倍^③。在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美國工業中每個工人每年平均生產價值為六千三百四十美元,拉丁美洲每個工人每年平均生產價值僅一千三百八十美元。美國農業生產,按照每個農民的平均年產量計算,也比拉丁美洲大若干倍。由於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遲緩,再加以殘酷的剝削,拉丁美洲的勞動人民過的是貧病交加和飽受壓迫的日子,造成世界上的一場悲劇,關於這點,在後面的一章中還要更詳細地講到。

這整個情況是說明列寧關於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規律的又一個例証。在西半球,資本主義制度在各國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不正常的,有時是這個國家,有時是那個國家,由於特殊條件的關係,走在最前面。在這方面,美國遠遠地超過了那些以前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國家。

拉丁美洲工業的情況

有些人提出了許多理由解釋拉丁美洲經濟比較落後的現象,常常被人提到的一個理由是:拉丁美洲缺少必需的原料。但是這種說法不能自圓其說。拉丁美洲發現了的煤很少,這是事實。據韋斯說,拉丁美洲所有的煤只佔全世界已經發現的煤藏量百分之一。但是假使拉丁美洲缺少煤的話,拉丁美洲却有豐富的水力發電的潛力,韋斯說,拉丁美洲在這方面是很豐富的^④。拉丁美洲還有重要的油田,拉丁美洲各國的石油和其他許多礦產也還沒有很好地勘測。除此而外,拉丁美洲有豐富的鐵、銅、錫、錳、鐵礬土、木材和

其他天然資源。穩固地發展重工業所需要的原料拉丁美洲都有^⑤。有些國家的天然富源不及拉丁美洲各國，但是完成了工業化。就工業化所需的富源而言，不論英國或日本（更不必說意大利、法國及其他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比不上巴西。

有些人經常說拉丁美洲熱帶的土壤遭受大雨的冲刷，許多耕地由於各种原因不能够丰收，因而拉丁美洲無法有健全的農業制度，这些人低估了拉丁美洲農業發展的可能性。在談到玻利維亞高原（高達兩英里半）种植農作物的可能性時，卡尔遜指出：“这个高原地势很高，多數地方缺少水，不能很好地發展農業。但是就是在这个高原上，印卡文化在的的喀喀湖區曾有过高度的發展。”^⑥印卡人在若干方面比今天南美洲山地國家的資本主義強得多。拉丁美洲各國倘能採用適當的方法，也可以大大地提高自己的農業生產。

另外一个常常被用來解釋拉丁美洲經濟落後的理由是：有些國家根据民族劃分成为單獨的國家，但是这些國家太小，在工業方面無法發展。自然，这样劃分成許多小國家（巴尔幹化地分崩为彼此敌視的小國）對於工業化是一种嚴重的困难，但是这个理由不能解釋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秘魯等國家工業落後的現象，因为这些國家都是大國，其中巴西比美國（不包括阿拉斯加在內）还大。另外还有一些理由，例如說：大部分拉丁美洲是熱帶气候，妨害了工業化；拉丁美洲各國的地形主要是多山、高原、濕熱的草原、不毛的沙漠，因而妨害工業的發展；安德斯山脈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礙，妨礙了交通；拉丁美洲各國的人民懶惰成性，在体格上不適於建立現代的工業，等等；所有这些說法都經不起慎重的考察。

在上面所提出的因素中，有些固然足以妨害工業化，但對於在拉丁美洲建立現代工業和農業並不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障礙。把拉

了美洲經濟的停滯狀況和美國經濟發展相對照起來看，造成這種停滯狀況最基本的原因，如第七章所述，是因為整個廣大地區，除少數地方外，土地集中，形成大地產制度。從歷史上來看，這種土地制度是封建制度的殘餘，限制和妨害了拉丁美洲各種進步的經濟和政治傾向。大地產制度在拉丁美洲歷史上嚴重地摧殘了工業和農業。除此而外，近年來，各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根據自己的意願和利益，違反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利益地限制和破壞拉丁美洲的經濟，這使得在大地產制度摧殘下的拉丁美洲經濟更形衰落。

大私有地產的危害性

早在殖民地時代，大地產制度就已經表明它妨害了工業的發展和農業現代化。在那個時候，西班牙政府、葡萄牙政府和本身是大地主的天主教會都支持大地產制度。反動的地主一開始就意識到民族資產階級和富於鬥爭性的工人階級的成長對於他們來說將意味着災難，因此他們用各種方法阻礙建立現代工農業，來防止這種重大危險的發生。

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拉丁美洲大部分大地主（比美國的地主多些）平安無事地經過了一八一〇——一八二六年的革命，並且控制了新政府，他們的大地產原封未動。事實上這次革命不僅沒有打破這些大地產，反而使這些地產更為擴大。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世界市場對於拉丁美洲產品的需要增加了，這種情形也使地產更為擴大。除了在海地和墨西哥外，各國的“革命”也沒有削弱地主的勢力。在獨立戰爭以來的一百二十多年中，大地產制度獲得了發展和鞏固。阿根廷的獨裁者特別慷慨地把印第安人的田地授給大地主。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中，他們把一億五千萬英畝土

地分給这些土地独佔者。連尼說：在这方面，“共和國比罗薩斯更慷慨。”^⑦杜根說：在整个拉丁美洲，“在十九世紀一个世紀中併入大地產的土地，等於以前三世紀中併入大地產的土地。”^⑧因此，正如貝倫特所說：“拉丁美洲（除少數國家如哥斯達黎加、哥倫比亞的一部分和巴西的一部分外）沒有自耕農階級。那兒的土地是由人數極少的拥有土地的紳士階級所独佔。”^⑨

正如各國的剝削者一樣，拉丁美洲的地主總是設法隱瞞他們的財產。但是有些數字已經曉得了，這些數字說明了大地產制度的特點。除了墨西哥有了大規模的變化和巴西有了小規模的變化外，其他各國的情形，自从下述統計數字所代表的時期以來，沒有什麼變化。在智利，百分之一的農場佔有全國百分之五十二的土地，六百二十六家地主每戶平均拥有五万七千一百八十二英畝土地^⑩。就整個阿根廷而論，二千戶地主拥有全國五分之一的土地，而且是最好的土地。一九二七年時，阿根廷的大地主的平均土地佔有額，等於美國的九倍。有一戶地主在布宜諾斯艾里斯省拥有一百二十五万英畝土地，其他的地主所有的土地也幾乎一樣多。一九二四年時，火地島四家公司拥有土地六十六万英畝，此外还租了四十万英畝^⑪。墨西哥在革命以前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掌握在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一的人的手裏。在巴西，根据一九四〇年的人口調查，全國六万四千戶地主共佔有三億三千八百万英畝土地，平均每戶佔有土地五千二百八十英畝。“在巴西，有些地產和英國一樣大。”^⑫在巴西，兩千人所佔有的土地面積，比意大利、荷蘭、比利時、丹麥四國面積的總和还大。玻利維亞富饒的榮嘉斯流域掌握在五百一十六戶地主的手裏。在委內瑞拉，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屬於大地產，每戶地產的面積在四千英畝以上。巴拉圭有一

百七十六戶大地產，每戶的土地面積在十二萬五千英畝以上。小國如烏拉圭也有三千一百十八戶地產，每戶佔有的土地從二千五百英畝到一萬二千五百英畝不等⁽¹³⁾。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亦有類似的大地產，天主教會差不多在任何情況下都屬於最大的地主之列。

“大地產到處壟斷廉價的勞動，阻礙進步。關於大地產，在墨西哥叫做‘哈西恩達(hacienda)’，在智利叫做‘封多(fundo)’，在阿根廷叫做‘埃斯坦西亞(estancia)’，在委內瑞拉叫做‘哈多(hato)’，在巴西叫做‘法森達(fazenda)’；但是不管它叫什麼名稱，它所代表的是一種世代相傳的經濟生活，促進了貧富的兩極化……今天我們可以說，拉丁美洲人口中約有百分之十的人佔有全部的耕地，其餘的人則沒有土地。”⁽¹⁴⁾

除了大的私有地產外，大塊的好地掌握在受外國（特別是美國）控制的公司手中。例如福特公司在巴西，聯合果品公司在中美洲都控制着很大的土地。早在一九二八年時，據寇克蘭說，聯合果品公司“所控制的種植場，其面積比特拉華州還要大”⁽¹⁵⁾。這個公司目前在中美洲擁有四百萬英畝土地。格來斯公司在南美洲西海岸所佔的控制地位與聯合果品公司在中美洲的情形相同，格來斯公司在航運業、紡織業、糖業、咖啡種植場、連鎖商店、銀行、航空公司、礦業中的投資約計二億美元。美國的採礦業、鋼鐵業、採油業及其他公司也在墨西哥、智利、秘魯、玻利維亞及其他國家內佔有巨量的財產。據寇克蘭說，一九二八年時，美國在古巴擁有或租用了四千英里的私營鐵道，六百二十七萬四千英畝最好的土地⁽¹⁶⁾，美國製糖公司通過它的附屬機構，在古巴有三十萬英畝的好土地，控制着百分之六十二的糖業⁽¹⁷⁾。五十萬古巴農業工人沒有一點兒土地。美孚油公司和美國鋼鐵公司在委內瑞拉擁有巨大的財產。

在大地產制度下，拉丁美洲各國大多數的農村人口缺少土地。從事農業的人大部分沒有任何土地，或者僅有小塊土質很差的土地。小農地產僅佔整個拉丁美洲農業百分之十^⑮。大地主們小心翼翼地保護他們的地產，不讓政府徵收或分散他們的地產，而且設法防止土地在繼承過程中逐漸分散。為了保存他們對於土地的獨佔，大地主們用盡一切方法爭取保存限嗣繼承和長子繼承等封建法律。在這些法律廢除了的地方，大地主們採取組織地產公司的辦法，使某些家族所保有的大地產原封不動。大地主們只有在受到壓力和索得高價後才勉強把一些土地賣給小買主，在這方面他們的態度和以前美國南方的奴隸主的態度相同。

大地產制度除使大多數人窮困外，還產生了另外的一些經濟惡果。由於農業制度的混亂，只有很小一部分耕地有人耕種，大量肥沃的土地完全荒着。例如，“委內瑞拉有六千九百萬公頃*適於耕種的土地，但只有七十三萬公頃（百分之一強）有人耕種。”^⑯巴西全國的土地有二分之一適於耕種，但實際耕種的土地只有百分之一點六^⑰。

大地產制度造成了令人難於相信的原始耕種方法。杜根說：“一九二〇年時巴西有六個州，每州所有的犁不到一百部，平均每二百十四個農莊才有一部犁。”他並且指出“現在大地產制度仍然像十六世紀時那樣活躍”^⑱。地主們寧願在歐洲的賭場裏傾家蕩產，而不肯購買農業機器和現代設備。阿根廷牛羊飼養業大王們對於修築急需的鐵路一事實行怠工，反對建立肉類包裝工業，反對培養純種馬、短角牛、螺角羊以代替劣等牲畜，反對開墾極肥沃的

* 一公頃約等於二英畝半。

大草原來種穀物，這些技術上的改良幾乎可以使大地主們一夜間成爲巨富的⁽²⁾。這些情況說明爲什麼阿根廷這樣一個面積等於法國五倍大的富饒國家，它的人口還不及法國的一半。

當權地主們的這種落後情況大大地降低了拉丁美洲農業的生產潛力。各方面都感受到嚴重的影響。剝削勞動力的雇農制度是效能極爲低下的。各種浪費的耕種方法使土壤遭受嚴重的消耗。浸蝕作用未能加以防止，在拉丁美洲多數地方形成一個異常嚴重的問題。只種植一兩種外銷作物是實行大地產制度的必然結果，而這種種植方法使若干國家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破壞影響，使這些國家的人民蒙受許多其他的害處。

大地產制度除了破壞農業外，還阻礙和打擊了萌芽的工業。拉丁美洲的大地主和美國南部的奴隸主一樣害怕工業的發展，除了某些例外，他們在政治上設法阻止工業的發展。他們要求從國外輸入廉價的工業製造品，因此他們主張自由貿易，反對用關稅保護年輕的民族工業。他們盡量把各種稅的負擔轉嫁到工業家的身上，當然也不會忘記盡量加重工人和其他生產者的負擔。他們一般反對改善爲發展工業所必需的國內建設，例如公路、鐵路、運河等。大地主們有意識地反對貿易，反對工業，反對發展國內市場，這種情形可以用巴西大地主的口吻加以說明。巴西大地主常常誇耀着說：“我們家裏所需要買進來的只是鐵、鹽、火藥和鉛”，其他一切東西都是在地產內自己製造的。

大地產制度所產生的更危險的影響是擁有土地的人比擁有其他財產的人享有更高的聲望。關於這點，克羅斯說的阿根廷的情形，也適用於拉丁美洲其餘的國家。克羅斯說：“甚至在比較發展的阿根廷，土地是衡量一個人的家庭名望的標準。大部分的上流社

会人物瞧不起暴發的資本家和工業家。”^②这种貴族作風在拉丁美洲很流行,對於工業化是一个嚴重的障礙。

一八二六年民族解放战争結束以後的半世紀中,在每个拉丁美洲國家內,当权的大地主——除了間或出現了軟弱無能的自由主义政府外——有計劃地压制拉丁美洲的工業,而在同時期內,美國的工業,比較上不受大地主的干涉,突飛猛進地向前發展。一八七〇年左右,另外一种新的强大势力侵入拉丁美洲,更進一步摧殘拉丁美洲的整个經濟生活,阻碍了拉丁美洲的發展。这就是外國帝國主义者侵入拉丁美洲國家,这些帝國主义者因为他們日益增加的資本在本國內找不到有利的出路,急欲在國外找尋能够獲得超額利潤的投資市場。这种帝國主义發展加深了大地產制度本身的破坏影响,同时自己更產生妨害工業發展的許多影响。

帝國主义对拉丁美洲的經濟侵略

英國是第一个開始对拉丁美洲实行帝國主义經濟侵略的國家。英國从殖民地時期開始就从來沒有停止在拉丁美洲夺取一大塊土地的活動。虽然英國的殖民野心遭受了嚴重的挫折:在十七世紀英國被赶出了巴西,在十八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中,英國喪失了北美洲的殖民地,在十九世紀開始時英國夺取重要的拉巴拉他河流域的企圖失敗了,但是英國仍然坚持尽可能在美洲夺取土地。在十九世紀初葉,英國干涉智利、秘魯、阿根廷、烏拉圭、巴西等國的革命战争和革命運動,希望控制这些新誕生的國家的貿易,或者接收大部分舊日西班牙的殖民地,把它們变成英國的殖民地。在这些地區,英國在貿易方面獲得了重大成績,直到今天,英國仍然或多或少地保持着这种成績。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英國這種侵略發展到一個新的、最重要的帝國主義階段。英國一向在國際貿易中佔領導地位，這時開始發生輸出貿易減少的現象，並在一八七三年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加強他們的貿易地位，英國的資本家採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其中有一項係在殖民地國家及其他未開發的國家大量投資，藉此在這些國家內擴大英國貨物的市場。代表帝國主義時期特點的資本輸出開始激增。英國的海外投資在一八五〇年時為二億英鎊，一九一三年時就增加到四十億英鎊⁽²⁾。英國的投資者也相當注意拉丁美洲，他們到處無孔不入，尋找取得利潤的機會。英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在一八七八年時僅二百七十萬英鎊，一八九一年時就突增為一億六千七百萬英鎊，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再增至約十億英鎊。現在英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總額比這個數字稍微低些。

美國投資者侵入拉丁美洲比英國投資者晚些。這主要是因為美國有富饒的領土供工業發展，美國投資者沒有剩餘的資金供海外投資之用。但是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替之時，美國投資者也像以前英國投資者那樣，不得不整頓他們的對外貿易，並在其他國家內投資藉此增加他們的利潤。美國投資者也像英國投資者一樣，在殖民地追求超額利潤。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一九一三年時總計一億七千三百萬美元，二十五年後就增加到約五十億美元，其中包括各種各樣的投資⁽³⁾。華爾街的資本家特別注意拉丁美洲的礦業。里貝說，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末期，西班牙美洲大部分礦產歸美國資本家所有⁽⁴⁾。現在美國幾乎控制着拉丁美洲全部的鋁、鉛、錫、鎳和銅，控制着拉丁美洲百分之七十五的石油。

其他幾個資本主義國家如加拿大、德國、法國、意大利也走英國和美國的道路，開始對拉丁美洲大量投資。外國資本家在拉丁

美洲的投資一九三二年達到最高峰，總計一百零三億美元^⑳，其中英、美兩國共佔百分之九十二。一九三〇年後的經濟危機停止了、甚至於暫時扭轉了外國資本家在拉丁美洲的投資，但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這次戰爭的影響，外國資本家又恢復了對拉丁美洲的投資。裘德遜與蕭曼說：“世界上沒有其他大地區的商業和金融業像拉丁美洲那樣完全在外國人的控制之下。”^㉑

帝國主義投資的典型

在拉丁美洲的帝國主義投資者，不論是美國人、英國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或其他國家的人，一貫地採取他們在印度、中國、非洲、印度尼西亞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一貫採用並且起了很大的破壞作用的阻礙工業發展的殖民地經濟政策。（一）他們用各種方法完全控制被他們剝削的國家的主要天然富源；（二）他們力圖用他們的製造品獨佔這些國家的市場；（三）他們千方百計，不惜採用卑鄙的手段，阻礙被他們剝削的國家中那些能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工業競爭的基本工業的發展。總的方針是使拉丁美洲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變成帝國主義國家的附庸。

外國資本家就是用這些剝削殖民地的方法，在拉丁美洲投資。“外國資本在拉丁美洲的傳統任務，在於發展為世界市場生產原料的企業。”^㉒因此，外國資本在這些國家的投資主要地是在礦業方面——銅、錫、硝、錳、鉛、鋅、金、銀、鉬——供給帝國主義國家工業以必需的原料。石油也是一個主要的投資對象。其次就是農業，出產熱帶食品、藥材和木材——糖、咖啡、茶、可可、香蕉、奎寧、桃花心木、橡膠、麻、染料木等，這些東西基本上不會與工業國家的主要農產品競爭。第三個投資對象是各種公用事業——鐵路、航空

纜、輪船、電車、發電廠、煤氣、電話、電報等。此外就是政府的軍事貸款及其他與軍事有關的貸款。帝國主義投資者（不論政府或私人）企圖利用這種貸款奪取這些國家的天然資源，從這些國家人民身上榨取最大的利潤，在政治上控制這些國家，防止這些國家發展成熟的經濟以與帝國主義國家在局部範圍或全世界範圍內競爭。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宣稱，截至一九四〇年止，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總計四十億二千三百万美元，主要在下列各方面：政府貸款十億美元；礦業七億七千万美元；石油七億二千二百万美元；公用事業五億九千三百万美元；農業三億六千七百万美元；鐵路一億八千六百万美元；商業一億一千九百万美元；工業二億五千八百万美元^③。根據上面的統計，我們可以看出：雖然拉丁美洲急需各種工業，但是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工業投資只佔美國在拉丁美洲全部投資的十五分之一。英國、加拿大、德國、法國及其他國家在拉丁美洲的投資也表現了類似的反動情形。

但是，拉丁美洲有一種能和帝國主義國家競爭的工業，而帝國主義者投在其中的資本也比較雄厚。這就是紡織工業。事實上，紡織業是拉丁美洲首屈一指的工業，這看來好像是一個例外，實際上却不是這樣。根據全世界殖民地的經驗，帝國主義剝削者認識了殖民地國家人民窮困，購買力低，所以在有些國家，特別是在產棉花的國家，就地利用廉價的勞動力，生產廉價的紡織品，比將棉花運送到帝國主義國家製造為成品然後運回來更為有利可圖。窮困的人民買不起高價的舶來品。印度、中國及某些拉丁美洲國家的紡織業之所以能夠發展，其原因亦在這裏。拉丁美洲一般的紡織業還是落後的，一共只有四百四十萬紗錠，美國的人口與拉丁美洲的人口相同，但美國共有二千四百万紗錠。

拉丁美洲还有一种具有部分竞争性的工业主要是由外国资本——美国资本和英国资本——在经营。这就是阿根廷与乌拉圭的现代肉类包装业。由英国资本经营的“盎格罗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包装厂。从帝国主义的立场而言，在当地建立这种包装业的经济理由是因为牛羊猪等容易死亡，在出产地屠宰牛羊猪并经加工制造，比把活的牲口用轮船航行六千英里载运到欧洲去更为有利。因而英国资本与美国资本和阿根廷一起经营拉巴拉他河上的包装工业。当第一艘冷藏船——法国的冷藏船——在一八七七年从拉巴拉他河开往欧洲的时候，这就标志着拉丁美洲一个大工业发展的开始。

除了上述两种工业以外，外国帝国主义者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一般都反对工业化。在执行这种政策时，帝国主义者取得了大地主、天主教会以及许多民族资本家的合作。在许多国家内帝国主义者出资经营铁路，但是帝国主义者修筑铁路，并不是为了帮助发展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而只是为了把帝国主义控制下的矿产以及其他产品运到海岸。为了这种理由，外国人在这些国家内带头修筑铁路，开设电报和水上航线^①。外国剥削者不仅拒不投资于为发展拉丁美洲经济所必需而带有竞争性的基本工业——钢铁、动力、汽车、化学工业、电气、一般制造业等，他们并且运用他们各种政治和经济的力量，阻止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自己建立这些工业。外国剥削者的这些破坏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拉丁美洲的悲剧。例如阿根廷是拉丁美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拥有五百万马力的水力发电潜在力，但实际发展的电力只有三万五千马力。帝国主义者在地主和教会的帮助下，有计划地摧残拉丁美洲的工业，这就是造成拉丁美洲人民生活水平悲剧性地低下的决定因素。

帝國主義經濟政策的破壞性影響

外國資本家在拉丁美洲國家內投資，其結果在政治上使拉丁美洲國家變成主要投資國的半殖民地。一般說來，拉丁美洲各國的主權遭受了嚴重的侵犯。阿根廷是拉丁美洲經濟上最強大的國家，英國資本在阿根廷很久以來就是首屈一指的外國力量。阿根廷的獨裁者庇隆也不得不承認英國議會中一位議員所說的話：“阿根廷共和國是我們最好的殖民地。”^②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區一再建立傀儡政府，或推翻政府。古巴自脫離西班牙的統治實現獨立以來，歷屆政府很少實權，全國財富有百分之四十掌握在美國資本家的手中，古巴主要的產品——糖——的價格也由美國資本家決定。美國資本家和美國政府也對智利、巴西及其他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施用類似的壓力。

美國大資本家把各拉丁美洲國家的政府置於他們的控制或影響之下以後，就有計劃地運用他們的政治力量，實施他們的反動的經濟計劃。他們力求使這些國家接受可使美國免除一切負擔的國稅法律；他們破壞旨在對付美國大工業的猛烈競爭並保護脆弱的民族工業的稅率，他們要求有利於他們投資的條件；他們不僅逃避各國所規定的勞工待遇法，並且要求各國政府在工資很低的工人實行罷工時，槍殺工人。

在這種情況下，帝國主義者很久以來就從拉丁美洲各國榨取極大的利潤，因此更進一步削弱了這些國家內已經是很脆弱的經濟。英國的巴林銀行貸款三百萬比索給阿根廷，後來阿根廷付了二千三百萬比索才把這筆賬還清^③。目前的巴西主要是在帝國主義的影響下，“成為世界上利息和利潤最高的國家之一，等於多數

國家現行利息和利潤的三四倍”³⁰。達維拉說：“根據美洲研究社在一九四八年所發表的報告，美國在拉丁美洲的三十億美元的投資，現在每年生利四億美元。”³¹外國投資在拉丁美洲的利潤現在估計已達七億美元之多。據說在拉丁美洲的美國銅公司從每個工人所取得的利潤等於在美國國內所得利潤的三倍。在一九二九年一年中，聯合果品公司從中美洲榨取了一千七百八十萬美元的利潤。新澤西的美孚油公司在一九四八年時從委內瑞拉油廠每個工人身上每年榨取了一萬美元的利潤。據古巴工人領袖拉薩羅·培尼亞的研究，在一九一三——一九三九年期內，帝國主義者在拉丁美洲所取得的利潤共計六十四億零三百萬美元，但用於再投資的不過十八億九千八百萬美元³²。

帝國主義在拉丁美洲投資所產生的另外一種有害的結果是加深了單一產品制，只注意一兩種外銷物產的生產。“單一產品制是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制度，在那個時候，西班牙和葡萄牙強迫它們的殖民地集中力量生產它們所需要的礦產和原料，並購買從西班牙與葡萄牙輸入的全部貨物。一直到今天，有些拉丁美洲國家只輸出礦產，但大多數國家則依靠輸出農產品。試舉幾個比較突出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年，即一九三八年，咖啡佔薩爾瓦多輸出品百分之八十七，佔危地馬拉輸出品百分之六十一，佔哥倫比亞輸出品百分之五十四，佔海地輸出品百分之五十，佔巴西輸出品百分之四十五。糖佔古巴輸出品百分之七十，佔多米尼加共和國輸出品百分之六十。香蕉佔巴拿馬輸出品百分之七十四，佔洪都拉斯輸出品百分之五十九。有五個國家的輸出總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是靠一種產品，有六個國家的輸出總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是靠兩種產品，有五個國家的輸出總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是靠三種產

品。在拉丁美洲二十個國家中，每個國家的前三種主要輸出品都是糧食和原料。”⁸⁰在戰前，拉丁美洲的正常輸出品是：礦產佔百分之四十，食品佔百分之四十，纖維佔百分之十，雜項佔百分之十。最大的輸出品是石油。

單一產品制（不論在礦業中或農業中）最嚴重的影響之一是使實行這種制度的國家因世界市場上物價的波動而遭受影響。例如美國是古巴糖的主要市場，美國只要任意壓低糖的價格，減少糖的進口定額就足以摧毀古巴。在週期性的經濟危機中，實行單一產品制的國家所受的打擊特別厲害。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中，由於原料和農產品的價格暴跌，拉丁美洲國家特別感受到嚴重的打擊。正因為受到不可控制的世界物價變化的影響，所以拉丁美洲各國需要發展成熟的、多方面的經濟。單一產品制所產生的另外一種有害的影響是：由於過分重視輸出品，結果忽視了國內市場。美國的輸出品僅佔它的生產品的百分之十，而拉丁美洲有些國家的輸出品佔它們的生產品的百分之八十五。

帝國主義者在拉丁美洲的投資政策，除了奪取工業所需要的資本和強迫實行極有害的單一產品制外，還用其他方法故意摧殘工業，他們特別故意使基本工業停留在脆弱的狀態中。墨西哥、巴西、智利、秘魯最近雖然開辦了小型的煉鋼廠（主要是用美國資本建立的）⁸¹，但這些煉鋼廠每年鋼的總產量只有一百五十萬噸，而美國的產量則為一億噸。其他重工業——機器製造業、電氣、化學、汽車、電廠等的情形更壞。外國投資者甚至也不讓輕工業充分發展，來滿足人民最迫切的需要。因此，在經濟方面產生了一些不合

• 80 這些煉鋼廠中最重要的是巴西的弗爾塔·萊達廠和智利的華齊巴托廠，這兩個廠主要是用美國進出口銀行的資金建立起來的。

理的現象，例如把皮革从阿根廷运到英國去製成皮鞋，然後送回阿根廷；把墨西哥麻运到美國去，然後製成繩子送回墨西哥。“巴拿馬有廣大的森林和漁場，但還要輸入木材和罐頭魚。”^⑳

關於巴西的工業情形，斯涅日科說道：“为了追求廉價原料和勞動力，外國帝國主義者（英、法、德、比、荷、日）……阻碍巴西工業的發展。巴西在它的歷史上從來沒有能够根据本身的利益利用自己的天然富源。北美帝國主義在杜特拉与戈斯·蒙泰罗的帮助下把巴西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後，巴西更不可能这样做了。”^㉑ 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情形亦正相同，或者還要坏些。

大地產制度与帝國主義

美國拉丁美洲經濟問題專家乔治·韋斯說道：“主要拉丁美洲各國目前工業的狀況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的工業狀況有若干相同之处，不过規模小些。”^㉒ 但是这种說法是一个根本錯誤。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美國工業，由於民族資本迅速的積累，而且不受大地主和帝國主義投資者的嚴重干涉，所以能够自由迅速地發展。但是拉丁美洲的情形根本不同。大地主、反動的民族資本家和外國帝國主義者共同控制拉丁美洲各國，摧殘这些國家幼稚的工業，使这些國家的工業不能發展。它們強迫拉丁美洲停留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在這方面，美國帝國主義是罪大惡極的罪犯，美國帝國主義除了一般地摧殘拉丁美洲的工業外，为了保護它自己的掠奪利益，一再有計劃地進行猛烈的競爭，摧毀某些拉丁美洲工業。韋斯說：“美國政府對於拉丁美洲工業的發展曾給予道義的和經濟的援助，這件事是很有意義的。”^㉓ 對於这样一种說法，拉丁美洲人深表懷疑。

就現狀而論，拉丁美洲佔全世界面積百分之十四，擁有全世界人口百分之四，對於世界經濟作出了許多重要的貢獻。拉丁美洲主要物產在世界產量中所佔的比例如下：咖啡，百分之八十七；錫，百分之五十三；銀，百分之四十五；蔗糖，百分之四十一；鈾，百分之三十八；可可，百分之三十三；鉄礬土，百分之三十二；黃銅，百分之二十二；鉛，百分之二十一；錫，百分之十八；石油，百分之十六；肉類，百分之十六；羊毛，百分之十六^④。這是有利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各國煤的總產量僅及比利時的五分之一，至於重型機器、汽車等的出產量真是微不足道。我們可以从這些數字看出拉丁美洲的主要生產仍然限於原料和農業方面，而不是在工業製造品方面。

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拉丁美洲的工業獲得了小規模的發展。在這兩次大戰中，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互相殘殺，為拉丁美洲各種物品開闢了廣大的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這就使拉丁美洲各國人民有改善他們的經濟的可能，例如相當地發展輕工業，開辦小型重工業工廠，發展拉丁美洲各國間的貿易，改進農業，削弱一部分大地產用以建立小農場。巴西的工業生產在一九二〇年僅三十億克魯賽羅，一九四三年就增加到三百一十億克魯賽羅。在一九三〇——一九四六年期內，墨西哥的工業生產增加三倍以上。在一九三五——一九四三年期內，阿根廷的一般工業生產增加了一倍。在過去二十年中間，由於公路與鐵路不發達，拉丁美洲的航空事業有長足的發展。比爾斯說道：“按人口比例，目前南美洲的航空綫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區域都多。南美洲航空綫的長度大約等於美國航空綫的三倍。”^⑤在過去二三十年中間，拉丁美洲許多大城市發展得很快，這也是一個突出的現象。例如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諾斯艾

里斯現在約有人口三百万，罗薩利俄有人口二百万。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有人口一百七十五万，聖保羅(巴西)有人口二百万。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有人口一百万，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有人口二百万，古巴首都哈瓦那有人口七十五万。

这些統計數字看起來很動人，但是全國生產和國民收入的總和仍是比較小的。拉丁美洲各國的工業還沒有獲得独立的發展。讓我們引歐尔森与希克門的話：“拉丁美洲的製造業主要限於消費品，棉布、鞋及其他服飾、建築材料等。”^④ 拉丁美洲各國人民還沒有粉碎大地主、大民族資本家、反動教士和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共同壓迫，这些傢伙联合起來摧殘和阻碍拉丁美洲各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拉丁美洲各國還未能替自己工業的發展打下重工業的基礎。

如前所述，拉丁美洲工業方面最大的發展發生在兩次世界大戰期內。加拿大和美國的情形亦是如此。这就說明战争對於兩半球工業的發展起了極大的作用，同時也表明了資本主義的反動性質，現在資本主義必需用战争來養肥自己。但是这样用战争促進工業的發展，其基礎是完全不可靠的。

關於拉丁美洲工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發展情況，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總書記倫巴多·托列達諾說道：“拉丁美洲工業在战争期內所獲得的初步發展，現在又受到打擊而停頓了，因為美國的生產又轉而追求市場，企圖消滅一切競爭者。在这种情形下，我們認為应当惋惜的是：我們拉丁美洲國家在对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战争中作出了貢獻，現在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反而比战前更喪失了獨立。”^⑤

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是拉丁美洲的主要工業國家，但是他們的生產很低。拉丁美洲的工農業在過去二、三十年中間雖然

有了發展，拉丁美洲的人口總數幾乎與美國的人口相同，但是拉丁美洲的生產不及美國十分之一。拉丁美洲工農羣眾的生活非常悲慘，形成了一個世界規模的災難。倘要穩步發展拉丁美洲的經濟，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就必須推翻地主和資本家在國內的反動統治，摧毀他們和外國反動勢力在政治上的勾結，因為這些地主和資本家在經濟上完全控制了這些本來可以很富裕的國家。

- ① 杜根著：“南北美洲”，第二三頁。
- ②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五日美國商業部的報告。
- ③ 達維拉著：“我們美洲人”，第二一九—二二一頁。
- ④ 韋斯撰文，載“美洲季刊”一九四〇年四月號。
- ⑤ 歐爾森與希克門合著：“泛美經濟”，紐約一九四三年版，第一四九頁。
- ⑥ 卡爾遜著：“拉丁美洲的地理”，第二一九頁。
- ⑦ 連尼著：“阿根廷共和國”，第一四一頁。
- ⑧ 杜根著：“南北美洲”，第一三頁。
- ⑨ 貝倫特著：“人民的土地”，阿爾伯蓋克一九四三年版。
- ⑩ 赫林著：“陸鄰”，紐海文一九四一年版，第一七八頁。
- ⑪ 辛末爾曼著：“阿根廷的土地政策”。
- ⑫ 皇家國際問題學會編：“南美洲共和國”，牛津一九三七年版，第一九三頁。
- ⑬ 阿科爾曼與哈利斯合著：“家庭農場政策”，芝加哥一九四六年版，第二五五頁。
- ⑭ 克羅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七〇一頁。
- ⑮ 寇克蘭著：“美洲經濟生活史”，第六九六頁。
- ⑯ 同上書，第七〇一頁。
- ⑰ “新時代”雜誌，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
- ⑱ 培尼亞一九四九年六月在哈瓦那所作關於世界工聯經濟會議的報告。
- ⑲ 加米涅夫撰文，載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新時代”雜誌。
- ⑳ 歐爾森與希克門合著：“泛美經濟”，第一二九頁。
- ㉑ 杜根著：“南北美洲”，第一三〇—一三六頁。
- ㉒ 連尼著：“阿根廷共和國”，第一四五頁。
- ㉓ 克羅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七〇三頁。
- ㉔ 伊頓著：“政治經濟學”，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一三五、一四七頁。
- ㉕ 韋斯著：“拉丁美洲的工業”，紐約一九四五年版，第四二頁。
- ㉖ 里貝著：“拉丁美洲與工業時代”，紐約一九四四年版，第一九四頁。

- ⑳ 一九四四年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在哥伦比亚卡利大会上的报告。
- ㉑ 裘德遜与蕭曼合著：“門罗主义”，第二五一頁。
- ㉒ 歐尔森与希克門合著：“泛美經濟”，第九〇頁。
- ㉓ 一九四四年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在哥伦比亚卡利大会上的报告。
- ㉔ 見里貝著：“拉丁美洲与工業時代”。
- ㉕ 見維克托里奧·柯都維亞著：“阿根廷反对美帝國主义嗎？”，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九四九年版，第一八二頁。
- ㉖ 達尼著：“阿根廷共和國”，第三二頁。
- ㉗ 韋斯、威特和米特基夫合著：“發展中的巴西經濟”，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四六、二八七頁。
- ㉘ 達維拉著：“我們美洲人”，第七六頁。
- ㉙ 培尼亞一九四九年六月在哈瓦那所作關於世界工联經濟會議的报告。
- ㉚ 杜根著：“南北美洲”，第一三五頁。
- ㉛ 貝倫特著：“美洲內部的經濟關係”，紐約一九四八年版，第五頁。
- ㉜ 斯涅日科撰文，載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新時代”雜誌。
- ㉝ 韋斯著：“拉丁美洲的工業”，第一一頁。
- ㉞ 同上書，第三五二頁。
- ㉟ 一九四四年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在哥伦比亚卡利大会上的报告。
- ㊱ 比尔斯著：“未來的國家”，印第安那波里一九四八年版，第一八七頁。
- ㊲ 歐尔森与希克門合著：“泛美經濟”，第三八頁。
- ㊳ “拉丁美洲劳工联盟消息”，墨西哥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

第十六章

泛美主义

从历史上来讲，泛美主义包括两种互相敌对的因素：第一种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与南北美洲各国人民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努力，这个斗争得到了美国和加拿大民主力量的支持；第二种是美国掠夺性的资本家集团企图利用泛美主义作为称霸西半球的有力工具所作的努力（这是得到拉丁美洲反动派的帮助的）。不幸后者那种反动力量和它的泛美联盟却一直佔着优势。泛美主义到后来仅仅意味着美国在西半球的统治权这样一件东西而已。本章叙述泛美主义运动发展的过程，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为止。

凡是领导反对西班牙的革命的拉丁美洲人士，对于西半球合作运动都是热烈的赞助者。远在一七九七年，以“革命先驱”闻名的法蘭西斯科·米蘭大就制定了“大美洲联盟”这个包罗一切的计划。后来玻利瓦尔、聖瑪丁、窩希琴斯、阿尔維以及其他许多革命者都发表了類似的意見。昆達尼拉說：“泛美主义最初确实是拉丁美洲人的事情。像‘美洲代表大会’、‘民族代表大会’、‘总联邦’、‘总代表大会’、‘大联邦’、‘永久同盟与联邦’、‘美洲同盟’、‘世界最大国家’（指全美洲而言）、‘美洲公約’、‘誠意的联邦’、‘真正美洲联盟’、‘姊妹国家集团’以及玻利瓦尔的‘永久同盟、联盟与联邦’等名称在十九世紀初期拉丁美洲的政治詞彙裏是所在皆是的。”①

拉丁美洲的革命人士為了實現兩半球合作的希望進行的第一次重大努力是一八二六年著名的巴拿馬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是由玻利瓦爾的建議而召開的。大會宣佈的目標是要建立廣泛的團結以防禦西班牙和其他可能的侵略者的侵犯。拉丁美洲的國家都被邀請派遣代表到會。美國稍遲也接到了邀請。從六月二十二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大會舉行了十次會議。出席的有墨西哥、秘魯、哥倫比亞和中美洲（今天的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的代表；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缺席。美國雖派了代表，但沒趕上參加大會。亞當士總統希望大會宣佈教權和政權分立，並希望大會採取措施防止新世界廣泛的殖民地化^②。玻利瓦爾因為兩件事情對邀請美國表示猶豫：首先，他直覺地害怕美國的日益強大；其次，他說他不願意和英國為敵，因為英國為着自己打算曾經給了拉丁美洲的革命者一些幫助。英國派了一個非正式的代表到會，它認為大會的結果對它統治拉丁美洲的政策說來是一項決定性的勝利^③。

玻利瓦爾對巴拿馬代表大會怀着很大希望，甚至把它當做一種世界國家聯盟的開端。他說：“如果巴拿馬地峽對於我們也像科林斯地峽對於希臘人那樣，那不是再好沒有了嗎？希望我們有一天在那裏安排一次莊嚴的大會……和世界上其他三大洲的國家互相周旋，商討戰爭與和平的高度利益，那是多麼地幸運！”^④

巴拿馬大會通過了四項條約，其中主要一項是“永久同盟、聯盟與聯邦”。該約共有三十一條款，號召成立聯邦以保衛美洲所有國家的主權和獨立；建立六萬人的美洲軍；運用調停仲裁的原則解決國際爭端；修改美洲洲際公民權；以及完全廢除並根絕黑奴的買賣。但是就直接結果來講，大會大体上是沒有什麼成就的。聯邦

剛剛建立即告夭折，只有哥倫比亞一國批准了大會的進步的決定。由於墨西哥的動議，一八三一年再度召開拉丁美洲代表大會，但只有幾個國家的政府接受邀請，大會因而作罷。

顯然，革命的拉丁美洲這時還不能認識玻利瓦尔倡導兩半球團結一致的精密思想，到了下一世紀拉丁美洲國家在建立和維持安定的政權這方面就遭遇到很大的困難了。在一八四四、一八五六、一八六四和一八八〇這些年裏，拉丁美洲國家也曾在南美洲開過全體或部分的會議，但大多數是毫無結果，會後也沒有留下明確的綱領。最後就輪到美國來倡導一種泛美主義了。

門羅主義的宣佈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門羅總統宣佈他的著名的“主義”，警告歐洲各侵略國家不要再向南北美洲染指。這篇歷史性的宣言裏有突出的幾段說：“南北美洲已經得到了自由和獨立，從此再也不讓歐洲任何強國施行殖民地政策了。”“因此，鑒於美國和該列強間的真誠和睦的關係，我們不得不聲明如果列強有向西半球任何部分作擴展其體系的企圖，就是危害我們的和平與安全……凡是宣佈獨立而且維持獨立的政府，並經我們慎重考慮和根據正義的原則承認其獨立的政府，如歐洲任何強國對它們施行干涉以便進行壓迫或用其他方式控制其命運，則我們認為這種干涉無非是對美國的不友善的表示。”

門羅主義所表現的政策對美國說來並不完全是新穎的。一八〇八年傑斐遜總統已經聲明過：在“從西半球排斥一切歐洲的影響”這一點上，美國和西班牙美洲各國是休戚相關的。還在一七八六年，傑斐遜總統表示當時美國政治領袖們普遍存着擴張主義的

思想時就已經說過：“我們的聯邦必須看作一個巢窟，從這裏開始，我們向整個南北美洲移民。”他還提到美國要“一片一片地”吞併西班牙的殖民地^⑤。同時，富蘭克林號召過吞併“魁北克、聖約翰、那佛斯科的亞、百慕大、東西佛羅里達和巴哈馬羣島”，認為這對美國的安全是“絕對必要的”^⑥。遵循這種普遍的吞併主義的精神，國會就在一八一一年通過一項決議反對轉讓美洲任何土地給列強，並“在一八二〇年，美國國務卿亨利·克萊給他所謂美洲人類自由聯盟……制定一項計劃，該聯盟係概括‘自哈得遜灣至合恩角之間的一切國家’而成”^⑦。克萊肯定地預料美國將會統治整個西半球，他也曾公開地這樣講過。門羅主義就是這種傾向的當然的後果。

產生門羅宣言的當時局勢是複雜而且危險的。西班牙這個殖民強國將臨垂死時期，拉丁美洲各國幾乎完全獲得了解放。這一事實重新引起許多歐洲國家的垂涎，它們喜出望外，以為正好把這些新近得到解放但很軟弱的各個共和國一口吞吃下去，變為自己的殖民地。

其中以來自俄、普、奧三國的“神聖同盟”（見第九章）的危險特別大。這個反動的結合在拿破崙失敗後，一八一五年就已成立，到這時它正忙於在歐洲各地把拿破崙二十年大屠殺的後果所引起的革命運動加以撲滅。鑒於拉丁美洲獨立運動的成功，神聖同盟以“世界憲兵”的身分自居，立刻把消滅拉丁美洲的偉大革命並把各殖民地歸還衰敗沒落的西班牙——如果同盟各國不決定留給它們自己的話——引為自己的責任。為了執行它們這項計劃，三個同盟國的政府已經組織遠征軍派往美洲了。教皇利奧第十二表示支持這一切反動的勾當，頒佈諭告，號召所有西班牙舊日的殖民地擁護神聖同盟已經使之復辟的昏王費迪南第七。

作为海上無敌的霸王並在工業革命中領導着全世界的英國這時正在極盛時期。自从它的強大的世仇法國由於拿破崙的失敗陷入一蹶不振之後，英國的征服野心勃然增進。因此它認為神聖同盟的侵略行動對它在歐洲大陸和其他地方的權利是一種威脅。英國既然把拉丁美洲留作自己將來征服的地盤，所以它認為反對神聖同盟企圖重新奴役西班牙的殖民地的計劃是對自己有利的。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英國曾經幾次打算採取軍事行動以攫取南美的一些土地如巴西、拉巴拉他河地區等作為它的殖民地但沒有得手，並在革命戰爭結束時曾經計劃併吞整個拉丁美洲。因此，英國不願在美洲遭遇神聖同盟列強的危險競爭。實際的情形是：英國在爭取和南美多數國家進行貿易以及擴大它的政治影響方面正大有進展，它打算繼續並發展這種局勢。它是想把拉丁美洲據為己有的。

老奸巨猾的英國還害怕美國最後會把它的控制力擴張到整個拉丁美洲的舊日西、葡殖民地地上去。英、美的對立是尖銳的。這就是英國贊成門羅主義的另一個基本理由：它要美國也像神聖同盟一樣遵守不干涉拉丁美洲這一政策的約束。

至於這個幼弱的美國，它看到神聖同盟打算向美洲侵犯，當然大為驚駭，認為這是對自己的生存的嚴重威脅。它也看到了英國的策略對自己極為不利。在美國人民的民主隊伍中間也有要和南美的新共和國團結一致的情緒。國會中有些詭計多端的人早已在為美國策劃如何控制整個西半球了。其實好久以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就已經預見一種“偉大的美洲體系，高於一切歐洲的力量和影響的控制，並且能夠操縱新舊兩個世界的聯繫”^②。此後美國領袖們對於拉丁美洲的看法可以從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士在一

八二三年所說的話中看出。他大胆斷言古巴和波多黎各是北美大陸的“天然附屬品，而且……把古巴併入我們聯邦的版圖對於聯邦本身的延續和完整是有必要的”^⑩。這就是美國制定門羅主義背後的動力。

英國面臨着神聖同盟要向它所垂涎的拉丁美洲地盤進行咄咄逼人的侵犯，以及美國日甚一日的威脅，就在一八二三年八月通過首相坎寧和美國發表聯合宣言，抗議把舊日西班牙殖民地移交給歐洲任何別的強國。但是美國因為對英國的動機懷有種種猜疑，拒絕照辦。四個月後它就採取單獨行動，發表門羅的著名宣言。英國萬般無奈地接受了門羅主義，對梅特涅和神聖同盟中的夥伴來說，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而對年輕的美國則是一個勝利。這對拉丁美洲各國也是有利的，因為它們處在虎視眈眈的列強中間，門羅主義多少給它們一種保護。

“門羅主義在拉丁美洲是普遍受人歡迎的。阿根廷宣稱美國已成為西半球的保護人；哥倫比亞副總統桑坦德聲稱這個立場‘不愧為美洲自由的模範之邦的行為’。玻利瓦爾接到宣言消息的時候正在他的最後一場大戰，即胡寧戰役之前，他受到很深的印象。”^⑪但是門羅主義這個政策使美國乘機自封為南北美洲的保護者，它是事先沒和拉丁美洲國家協商就制定了的，這就成為了片面的行動，因而若干年來，給拉丁美洲帶來了很多災難。

門羅主義不能暢行無阻

毫無疑問，門羅主義在制定的過程中就已暗含着要在整個西半球建立美國的領導權的思想。此後幾十年中間，美國奴隸主們提議攫取整個墨西哥，“拿下”古巴，吞併聖多明各，佔領中美洲以

及淪巴西为殖民地等等的圖謀都明顯地証明这种思想在某些方面是很普遍的。可是美國这个年輕的資本主义國家在此後六十年中因为忙於發展和開拓本國的龐大資源，既沒有心思也沒有力量來大力實現如門罗主义所眩示的那樣統治西半球的打算。總之，美國還沒有準備給自己構築一條西半球戰鬥防線以抵禦歐洲殖民的力量。這說明為什麼當一八二五年門罗主义才宣佈不久，亞當士總統就作下面的聲明，他說：即將召開的全美共和國巴拿馬代表大會可能認為採取“每個國家在自己的地域內用自己的辦法來防止歐洲將來建立任何殖民地”這一政策是可取的辦法。

事實上，門罗發表宣言之後的幾十年，直到美國準備使出力量推行門罗主义之前，歐洲列強也很少進行那種美洲國家憑一己之力最後還不能擊退的大規模侵略。固然，在這些年裏，歐洲殖民地國家的主要力量是指向亞、非二洲，因為那裏比較容易下手行竊。但有好多次歐洲國家對美洲各新共和國生活的干涉，美國不是乾脆置之不理，就是淡然處之。

昆達尼拉引用了一個長表列舉歐洲列強這類干涉而美國未予以有效的還擊的事件。這些事件中有許多次是受害的拉丁美洲國家會向美國呼籲求援的。求援的國家是：“哥倫比亞，在一八二四年；委內瑞拉、秘魯和厄瓜多爾，在一八四六年；尼加拉瓜，在一八四八年；又尼加拉瓜，加上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在一八四九年；墨西哥，在一八六二年；委內瑞拉，在一八七六、一八八〇、一八八一、一八八四和一八八七年共五次；多米尼加共和國，在一九〇五年；阿根廷，在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①

對於一八三三年英人奪取福克蘭羣島，美國也未加以抗拒，它也沒有支持中美洲各國政府反對一八三五年英國把洪都拉斯淪為

殖民地。一八三七年英國艦隊封鎖喀大吉那，一八三八年法國封鎖委拉克路斯，都沒遭遇美國的抵抗。一八六一年西班牙攻佔多米尼加共和國，一八六四年砲轟法尔巴來索。歐洲國家对年輕的拉丁美洲各共和國所幹的這類劫掠勾当多得不可勝數。其中侵犯國家主权最嚴重的一次是一八六四年法國侵入墨西哥，推翻墨西哥政府，把法國傀儡奧國大公馬克西米連拥上了王座。但這時美國正在从事內战，不能切实地过問墨西哥的事情來反对法國。以上这些經過都証明美國沒有能力实行門罗主义，沒有能力按照門罗總統的大胆声明去保護各新共和國不受歐洲國家的攻擊。可是美國資本主义並沒有放棄它統治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的决心，这从一八六八年約翰遜總統的狂妄声明裏可以得到証实。他說：“全面的國家政策似乎應該承認尽快地取得大陸和島嶼上幾個鄰近國家並把它們併入我們的联邦。”^⑫

泛美联盟的組成

門罗主义公佈之後約六十年，英國在南美洲大部分地區掌握了一般經濟政治的領導权，美國則已在加勒比海佔着优势。英國人处处独攬这些國家的大量对外貿易，藉此在南美洲运用他們的强大政治影响。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後期，美國已經強盛，開始变为帝國主义，突然在整个拉丁美洲向英國的优势進行尖銳的挑战。从此美國不顧一切地爭取对西半球的控制，並且一直繼續到今天。當時美國的南進政策是双管政策——压制拉丁美洲各國的人民和驅逐英帝國主义。从這時起，整个这一大塊地區的歷史逐漸成为英美之間为了帝國主义統治而角逐的歷史，英國的力量日漸不济，德、法、意各帝國主义以及後來日本在這場貪得無厭的鬥

爭中則居於次要的地位。

英、美帝國主义的拉丁美洲爭霸战在經濟方面尖銳地開展起來了。在第十五章中我們看到英國這時在拉丁美洲國家的投資和貿易已經長趨直進。但美國不甘落後，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無論對拉丁美洲的投資或貿易控制它都趕過了英國，特別在具有高度戰略意义的加勒比海地區是這樣。

在政治方面這兩個對頭也是拚命地互相廝殺。美國對英國和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展開鬥爭的第一个沉重打擊是一八八九年泛美聯盟(最初叫美洲各國商務局)的組成。這件工作大部是出自前國務卿詹姆士·布萊因之手。布萊因是美國政府中出名的大企業代理人，他坦白承認他的意圖是為美國獲取拉丁美洲的大量貿易。一八八一年他打算組織美洲國家會議，但是美國帝國主义的推動力還未强大到足以大力推動這個計劃，故未能實現。可是最後大部分还是由於布萊因堅持不懈的推動，一八八九年召開了美洲十八國家會議，並成立了泛美聯盟，總部設在華盛頓。從此泛美主义變成了有組織的運動，主要是听从美國的 control，有二十個美洲國家參加定期的會議。

泛美聯盟的組成等於是美國在拉丁美洲給英國一下結結實實的打擊。這和一八二六年英國所緊緊控制的巴拿馬會議成了恰恰相反的局面。英國從一開始就看穿了泛美聯盟的真相，它是美帝國主义的一條膀臂。所以它利用它的勢力使加拿大沒有充當會員國。因此泛美聯盟會議至今還標誌着“加拿大”的席次，虛位以待。英國還慫恿在它統治下的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特別是阿根廷，去破壞泛美聯盟的許多次會議，並對會議的許多決議不予批准。英國這樣的抵抗加上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對這新的組織一般缺乏熱忱，

使得泛美联盟单就正式决议来说就大部分没能发生效力。達維拉說过：“一百二十二年当中我們举行了二百零八次泛美联盟的會議，簽訂了一百餘項条約。其中只有一項是有二十一个國家批准的。”^⑬

从一开始，美國倚仗自己經濟政治絕大的声势，幾乎一直完全控制着泛美联盟的會議。但是它直到最近幾年才能有效地利用泛美联盟作为实施帝國主义計劃的直接工具。布萊因最初就有鑒於此，那時他的周密的經濟計劃在第一次泛美联盟會議上遭到拒絕。這項計劃是为美國大企業的利益而安排的，打算通过關稅联盟、金融联盟和美洲洲际銀行从經濟上使西半球“打成一片”。但泛美联盟改組为美洲國家組織之後，仍繼續充当美國資本家掌中的重要武器。它給拉丁美洲各國的人民一种幻想，以为多少能实现像玻利瓦尔等人所夢想的那种泛美主义。它使得拉丁美洲各國不致整个陷入英國的控制之下。它並且替美國在拉丁美洲所施行的虛偽無恥的帝國主义政策充当有效的擴音器。

委內瑞拉和巴拿馬

当初門罗主义的宣佈表面上是对西半球一切年輕國家提供總的防禦，但因为門罗主义是美國片面的声明，所以美國对門罗主义的解釋一直是按照本國資本家的利益來决定的。一旦美國覺得它的力量足够去直接干涉拉丁美洲事務的時候，它就任意把它解釋为有兩重意义而加以援用：第一，列强不得对拉丁美洲实行政治或軍事侵犯；第二，美國应有完全自由按照自己的利益所决定的方式來干涉拉丁美洲事務到任何程度。甚至到了一九二八年哈瓦那會議上查理士·伊凡斯·休士还不遺餘力地攻擊拉丁美洲法学家會

議向該會推荐的提案，該提案說：“沒有一個國家有權干涉另一國家的內政。”這次攻擊犯了嚴重的策略錯誤。據杜根說，結果休士遭遇了“一次外交失敗，這次失敗是美國在重要國際會議上所遭遇的最慘的失敗中的一次”^①。

自從美國自覺帝國主義力量日漸壯大之後，它向拉丁美洲頭幾次所進行的較大的片面干涉之中，有一次是一八九五年起發生在委內瑞拉。這次原是英、德和委內瑞拉之間的爭執。美國冒然參加進來，否決了英、德兩國劫掠式的要求。國務卿奧爾奈宣稱：“今天美國實際上統治着這個大陸，凡是它所管轄的老百姓應把它的命令視如法紀。”^② 這句話大大驚駭了拉丁美洲人民，震動了歐洲的帝國主義者。這時的美帝國主義是粗暴而年輕，還不慣於玩弄外交辭令，而是大胆和坦白地說明它要處理西半球的目的和決心。從那時候起，直到委內瑞拉問題解決時為止，美國一直處在爭執的一方，事實上還是主要的一方。一九〇三年，德、意、英在爭執的過程中，封鎖委內瑞拉的各口岸，迫使該國償還債款。美國出面強硬干涉，堅持整個問題付諸仲裁。德國最初拒絕仲裁。老羅斯福總統限德國在四十八小時內表示同意，否則他就要派遣艦隊到委內瑞拉^③。在這一重大事件上美國鄭重昭告世界：它把拉丁美洲，尤其是重要的加勒比運河區域，當作自己的帝國主義特殊地盤了。

隨後是美國為着經營巴拿馬運河而幹出了臭名昭彰的干涉事件。通過巴拿馬地峽或尼加拉瓜挖掘一條運河，這是拉丁美洲人民久已想望的事。早在十七世紀法國探險家商伯倫遊巴拿馬時就提到需要開闢運河。玻利瓦爾在一八二六年的巴拿馬代表大會上也提到這條運河。後來法國試行開掘未成。可是等到運河快要真

正完成的時候，美國竟一手包辦，把英、法、德和拉丁美洲各國政府推開一邊。在一八五〇年，美國甚至還不能在加勒比海區域為所欲為的時候，就和英國締結了克萊敦—布尔瓦協定，約定雙方聯合管制未來的運河。但當美帝國主義一旦毛羽豐滿，它卻拒絕履行這項協定，並就此把它一筆勾銷。根據一九〇一年的海依—麗斯福特條約，美國得到了單獨建造和管制運河的权利。這是美國一件重大的帝國主義勝利，把英、法兩國趕出了巴拿馬的重要戰略地區。

至於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美國在巴拿馬事件上對待他們的橫暴比以往更甚。把持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者並不認為這是與拉丁美洲人民有重大關係的事情，它根本不把他們和泛美聯盟放在心上。充其量，巴拿馬運河是和英國單獨解決的問題，此外對尼加拉瓜或哥倫比亞只要訂一紙有名無實的協定就行了，因為那裏是運河開掘的地點。

經過了長期的考慮，最後決定以巴拿馬地峽為運河地點。當地主人哥倫比亞不滿意美國所提的條款，在一九〇三年予以拒絕。美帝國主義者恬不知恥，竟在巴拿馬製造“革命”，數月後革命爆發，巴拿馬脫離哥倫比亞。美國軍艦攔阻哥倫比亞軍隊去鎮壓暴動。“革命”之後三天，老羅斯福總統就承認了巴拿馬的新政府，在這之後十天，並在華盛頓接見巴拿馬公使。不久按照美國的擺佈，構成了運河的條約。條約各款對美國說來比前不久它向哥倫比亞提出的更為有利。美國得到了一條寬十英里的狹長地帶，而它原來要求的地帶只是六英里寬。

給美帝國主義安排這件傑作的老羅斯福總統，後來自己吹噓他的獨裁行動說道：“我拿到了運河地帶，那末由國會去辯論好了。辯論在進行時，運河工作也在進行。”^① 老羅斯福並向拉丁美洲人

民和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大胆宣佈美國對西半球領導權的要求。他說：“任何國家，只要它的人民安分守己，就能獲得我們的真誠友誼。如有一個國家在社會和政治方面都表現得有理有節，遵守秩序，盡其職責，它就不必害怕美國會對它進行干涉。至於長期為非作歹或懦弱無能以致造成文明社會裏的關係普遍渙散的結果，那麼無論它是發生在美洲或其他地方，最後必然需要某文明國家進行干涉。美國在西半球如遇公然為非作歹或懦弱無能的事情，為了恪守門羅主義，也不得不勉強施用國際的力量。”¹⁹

這位“巨棒”總統給門羅主義做了這樣片面的解釋，它使美國在西半球有權實行警察制度；而這時泛美聯盟正在進行工作，並且大家認為它對美洲事務是有最後發言權的。老羅斯福的侵略主義和狂妄的帝國主義使拉丁美洲各國人民感到很大的震驚。

好戰的美國帝國主義

一八九八年的西美戰爭連帶給美國送來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賓等豐肥的意外收穫，使得美國的壟斷資本家初次嘗到了帝國主義的滋味。從這次大獲全勝之後，他們對拉丁美洲特別加緊壓迫。他們明確規定了目標，要公然統治格蘭德河以南的一切國家。他們希望通過泛美聯盟來集體地控制拉丁美洲各國，但特別注意加勒比海區域的國家，因為後者是他們最接近和最特殊的地盤，所以他們對這區域的國家都分別採用了直接干涉的方法。

奪取巴拿馬以及隨之而來的管制運河區域的戰略要地是美帝國主義在這段時期中唯一的、大規模的突擊。許多別的國家也感受到了美帝國主義侵略進攻的壓力。墨西哥就是其中的一個。墨西哥在一八四六——一八四八年的戰爭中老早就對這位鄰邦“北

方的巨人”的劫掠性的侵略进攻引以为惧了。后来美国对墨西哥的多次干涉大部分是和一九一〇年开始的墨西哥革命有关的。威尔逊总统为了在防止英国的策略并保护美国在墨西哥的大量土地和其他财产——其中大部分是从墨西哥人民手裏硬偷来的——便假装参加革命的一边。他一时支持这个，一时又支持那个领袖、纲领或团体，以期打倒其他一切。他甚至向墨西哥不公开地作战，一九一四年命令美军占领委拉克路斯；一九一六年追逐微拉越过墨西哥的北部。这一切行动都是公然地侵犯了墨西哥的国家主权和利益。

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感受到美帝国主义的沉重压力。波多黎各被剥夺了一切自治权，完全淪为一个殖民地。由于臭名昭彰的普拉特修正案，古巴一直遭受着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干涉。美国在中美洲几个所谓“香蕉国家”裏也接二连三酝酿了“革命”，把它的傀儡安置在这些国家的政府裏面。比尔德夫妇把美帝国主义对加勒比海区域的干涉事件制成一张长表，其中有几件引证如后：

“一九〇三年由于老罗斯福总统用武力威嚇，德国被迫从委内瑞拉撤退。……一九〇五年，老罗斯福用行政首长的命令攫取圣多明各的海关。……一九〇六年他根据普拉特修正案干涉古巴。……一九〇七年根据美国参院批准的一项正式条约，美国对圣多明各的经济保护成为经常关系。次年……一艘美国军舰命令当地交战双方不许在布卢菲尔兹(尼加拉瓜)作战。

“……一九一一年，由于纽约银行家的建议，美国和洪都拉斯商订一项条约，以扩展它对该国的影响。……”同年又和尼加拉瓜缔结条约，“把关税交给总统委派的人经营。……一九一四年，最后通过和尼加拉瓜缔结的一项条约，尼加拉瓜割一条运河狭长地带

和海軍根據地給美國。……一九一五年，海軍陸戰隊把國旗帶進海地，殺了兩千餘當地人民，在那裏建立了美國的宗主權。……一九一六年，克那浦海軍上將為了‘維持國內安寧’，佔領聖多明各，並宣稱該‘共和國’服從美國的軍政府。一九一七年從丹麥購買維爾京羣島。一九二〇年使用美海軍幫助穩定危地馬拉的局勢。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和一九二四年向尼加拉瓜、巴拿馬和洪都拉斯進行了同樣的侵略。”^{①⑨}輝台克說：“有一時期北美的官員操縱二十個拉丁美洲國家中十一國的財政政策，而在六個國家中，這些銀行代理人都有美國軍隊在當地做他們的後盾。”^{②⑩}

斯沐特萊·巴特勒將軍這樣描寫了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拉丁美洲的任務：“一九一四年，我幫助整頓了墨西哥，特別是坦比哥，以利於美國石油業的開展。我幫助把海地和古巴變為宜於花旗銀行收稅的地方。……我在一九〇九——一九一二年幫助布朗兄弟國際銀行澄清了尼加拉瓜的局勢。我在一九一六年為美國的糖業使多米尼加共和國的局勢變為明朗。我在一九〇三年幫助把洪都拉斯變為對美國的果品公司有利。”^{②⑪}

在這整個時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大大加強了在拉丁美洲，特別在加勒比海區域的地位，以抵抗其他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如英、法、德等國。德國在第一次大戰前二十年之間大舉擴張，盛氣凌人。從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一三年這段時期中它在拉丁美洲增加投資幾達十億美元，貿易額從一億四千五百萬美元增至四億七千萬美元。但在第一次大戰期間，這些巨大的帝國主義利益全被一掃而光。在那些年中德國否認了門羅主義，並大胆地向前進中的美帝國主義挑戰。

拉丁美洲人民的抵抗

自然，美帝国主义违反拉丁美洲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独立的这种长期的而且日甚一日的侵犯，尤其是许多当地的地主、僧侣和资本家甘愿充当美国侵略者的工具，引起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激烈反感。这整个的发展促使南美人民认识到一个事实，即门罗主义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把戏而已。“‘最大的利益’，‘天定命运’，‘巨棒政策’，‘注视的等待’，‘金元外交’，‘家长主义’，‘保护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美帝国主义’——这些口号在拉丁美洲人民心目中和‘门罗主义’牢牢地连结在一起了。”^②

拉丁美洲人民对待美帝国主义的普遍态度表现在馮波那的“美洲偉大作家”一書中。威尔格斯从这書裏引了一段如下：“南美洲所以厭惡美國是因为它那騙人的选举，商業的欺詐，荒唐的罗斯福上校，毫無禮貌的外交，極端無知地寫作關於西班牙美洲的書籍的大学教授，‘緬因’号的沉沒，巴拿馬的分离，对洪都拉斯財政的夺取，对聖多明各關稅的篡夺，在尼加拉瓜引起的流血並对它的独立的摧毀，在墨西哥煽動的革命，向委拉克路斯的侵犯，对委內瑞拉無鑿的要求，对智利提出的阿尔索普要求，对厄瓜多尔的加拉巴哥羣島和秘魯的金查斯羣島的遮掩不住的陰謀，說阿根廷的統計不足置信的那种陈詞濫調，阻止巴西咖啡價格調節的企圖，对波多黎各的佔据，古巴憲法的普拉特修正案，电報和報紙成为污蔑每一个西班牙美洲國家的工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过去五十年間对待拉丁美洲的行为等等。”^③

在这些情况之下，拉丁美洲对美国的反抗迅速地增長起來。革命墨西哥的人民正準備要開战，威尔遜總統就認為从墨西哥的

委拉克路斯撤退軍隊是為上着。同時，泛美聯盟逐漸成為表現美國和拉丁美洲各國之間緊張局勢的場合，在拉丁美洲人民輿情不滿之下幾乎陷於垮台。第四次泛美會議和第五次泛美會議相隔十三年（從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三年），等到第五次會議開會的時候，它對任何重要事件都無能為力了。前面我們已經看到：由於拉丁美洲人民的強烈的仇恨，美國在一九二八年泛美聯盟會議上遭遇了很大的失敗。同時，關於政府對待拉丁美洲的態度，美國的進步的勞動界和政界人士的反對也在發展中。還有重要的是美帝國主義對加勒比海區域的壓迫，使得南方更遠的國家更加容易上英帝國主義詭計的圈套。英國很小心地煽起了與日俱增的反美仇恨，並從中得了便宜。這種因素，即拉丁美洲各國人民日漸增長的抵抗，美國國內羣眾中間擴展着的反帝情緒，以及英帝國主義的策略等等，對若干年後佛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所謂“睦鄰政策”的名稱下重新制定美帝國主義對待拉丁美洲的方針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 ① 昆達尼拉著：“一個拉丁美洲人的意見”，第九三、九四頁。
- ②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致國會書文。
- ③ 里貝著：“世界政治中的拉丁美洲”，第六六頁。
- ④ 依巴拉著：“美國在南進中”，紐約一九四〇年版，第一四三頁上的引文。
- ⑤ 一七八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演說。
- ⑥ 里貝著：“世界政治中的拉丁美洲”，第一四頁。
- ⑦ 威爾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發展”，第七四三頁上的引文。
- ⑧ 馬里昂著：“基地與帝國”，紐約一九四八年版，第四九頁。
- ⑨ 司圖亞特著：“拉丁美洲與美國”，第一六九——一七〇頁。
- ⑩ 克羅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五〇七頁。
- ⑪ 昆達尼拉著：“一個拉丁美洲人的意見”，第一一七頁。
- ⑫ 見司圖亞特著：“拉丁美洲與美國”，第六一頁上的引文。
- ⑬ 達維拉著：“我們美洲人”，第二〇頁。

- ⑭ 杜根著：“南北美洲”，第五二頁。
- ⑮ 見普利維特著：“美洲及其將來”，賽列德費亞一九四四年版，第四七頁上的引文。
- ⑯ 里貝著：“世界政治中的拉丁美洲”，第一九三頁。
- ⑰ 羅斯福一九一一年在加利福尼亞州貝克萊大學的演說。
- ⑱ “歷屆總統言論集”，第十六卷，第七〇五三頁。
- ⑲ 比爾·德夫婦合著：“美洲文明的興起”，第二卷，第五〇二——五〇四頁。
- ⑳ 輝台克著：“中南美洲”，紐約一九三九年版，第三頁。
- ㉑ 休伯曼著：“我們人民”，紐約一九三二年版，第二五二頁。
- ㉒ 杜根著：“南北美洲”，第一一一頁。
- ㉓ 威爾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發展”，第六九五頁。

第十七章

奴隸制度的廢除

在我們正要討論的這整個時期，即約略在革命戰爭結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的時期，美洲人民對現行的殘暴的人剝削人制度給予了一個最重要的打擊，這就是黑奴制度的廢除。這前進的一步在新世界的發展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的紀元。

在殖民地時期終結時，西半球由於對勞工無雙的要求，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奴隸買賣場。絕大多數的奴隸是黑人，但也有很多被奴役的印第安人，特別是在巴西。可是由於第五章中所述的理由，印第安人的奴役始終沒有能成為一種普遍的制度。因此西班牙殖民地在一五四二年，巴西在一七二〇年都正式禁止了印第安人奴役制。在美國，除了弗吉尼亞、北卡羅來納、羅得島和紐約各州以外，印第安人奴役未經法律明文規定就自行絕跡^①。美國也有白人契約奴，但在革命後幾十年間也逐漸絕跡了。

一七七六——一八三七年間的西半球大革命除在海地和西班牙美洲某些部分以外，沒有直接廢除黑奴制度。這種殘暴的剝削制度一般地持續下去，一直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期，形成強烈的政治高潮和普遍流血的原因。然而西半球的革命確實給予了奴隸制度一次沉重打擊，並推動了最後一舉而廢除這種反人類的可恥暴行的趨勢。

最後結束黑奴制度的主要因素有三。第一，奴隸勞動從經濟

上說已陈腐过時，不能成为資本主义下的一般勞動制度了。在一个迅速形成資本主义社会的世界裏，这种古老的生產制度是不能佔據永久地位的。馬克思指出了奴隸制度不合經濟的性質，並說明奴隸如何破坏工作。他說：“所以，在这种生產方式內，有这样一個經濟原則：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的，並且就因为太笨重所以不易损坏的工具。”^②* 罗托夫斯基說：“在歐洲只需五个人的工作在种植園裏就需要四、五十人。”亞当·斯密也認識到这件普遍存在的事实，他說：“自由人民所做的工作歸根到底要比奴隸所做的更廉價些。”^③ 富蘭克林也从經濟方面反对奴隸，指出奴隸勞動的缺乏效率，大量投資在奴隸身上所造成的負擔，以及奴隸制度在經濟上的其他缺陷^④。古德羅說：“用奴隸勞動力來耕地比用自由勞動要多付出五倍的資金。”^⑤ 搖動而且最後破坏奴隸制度的是这样一些物質理由而不是基督教的慈善精神。但这不等於說奴隸制度就会自行消滅。在某些地區和文化裏奴隸制度还是有利可圖的；它的扎根如此之深，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把它消滅。

導致奴隸制度的廢除的第二个主要理由是奴隸自身的叛变逐漸擴大。那种叛变远較今天一般人意識到的更为廣泛，更有影响。这不僅僅關係到奴隸叛变的次數日漸增加，而更为重要的是种植場主對他們時時刻刻地提心吊胆。其次是黑人在工作中的消極抵抗，这一事实大大地阻碍了生產並加深了奴隸制度的其他一切不合經濟的特點。

第三个理由是在一切蓄奴國家中奴隸制度遭到了日益擴大的反对。这种反对來自僱傭工人，他們害怕奴隸勞動的競爭；來自知

* 馬克思這句話提到奴隸工作的主要方面，即田間工作，这和一切种植場地區裏有技術的手工業者一般都是奴隸的事实並無矛盾之處。

識分子，他們感受了平等主義的思想；來自小農，他們反對大地主的侵佔；來自個別的宗教領袖，他們崇尚一視同仁的教義，這是多數教會所忽視的；來自資本家，他們正在反抗封建統治的制度。

當南北美洲的黑奴制度在這種種壓力之下只有趨於消滅的時候，起而代之的並不是“自由”的僱傭工人制度，而是雇農制的各種形式。這種情形，除了海地以外，遍及整個拉丁美洲和美國的蓄奴區域。雇農制不僅是釋放黑奴時採用的方式，而且老早在這以前釋放印第安奴隸時就已採用過。因此，從歷史方面來看，在美洲，雇農制是繼奴隸制而來的。在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隸被釋放的時候，大種植場並沒有解体；被釋放了奴隸照舊在原來的大莊園裏為原來的主人工作，不過現在是雇農而已。

舊日的法國、西班牙和英國 殖民地奴隸制度的廢除

在西半球第一個廢除奴隸制度的國家是海地，它是在一七九〇——一八〇三年那次轟轟烈烈的革命時期廢除的。幾佔海地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起義的黑人這次作得很徹底，一方面掙脫了身上的枷鎖，一方面自行分配了舊時主人的大量田產。因此到今天海地還是一個小農國家，在拉丁美洲幾乎是唯一的這樣一個國家。但是單單這件事實既不能保證海地的經濟繁榮，也不能保證它的政治自由。複雜的現代世界還需要別的一些條件，這點我們以後再談。海地的奴隸解放對於一切國家的奴隸制度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使全世界的奴隸主胆戰心驚，也給各地的奴隸以自由的新希望。在世界黑人的歷史上，海地革命突出為一項具有絕頂重要性的發展。

在一八一〇——一八二五年的革命中獲得了民族独立的舊日西班牙殖民地，那裏的黑人奴役是不很普遍的，大田莊大多數由印第安雇農耕種着。可是加勒比海沿岸的中美洲國家是部分地例外。据估計，一八二八年所有的西班牙殖民地總共只有七十萬黑奴。因此，这些殖民地的黑人奴隸制度由於革命的直接影响，在相当早的時期就已經廢除，而且还没有遭到大地主方面的很大的反抗，因为他們對於當時通行的而且扎根很穩的雇農制度是感到滿意的。这些國家的奴隸制度往往是逐漸廢掉的，例如，首先禁止輸入奴隸，然後宣佈一切奴隸的子女在若干時期後都得到解放，最後就完全禁止奴隸制度。有些情形是奴隸主獲得了賠償，但通常是沒有賠償的。

下面是西班牙美洲各國黑人奴隸制度的主要限制時期或最後廢除時期：智利，一八一一年；阿根廷，一八一三年；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一八二四年；玻利維亞，一八二五年；墨西哥，一八二八年；烏拉圭，一八四二年；巴拉圭，一八四四年；哥倫比亞，一八五一年；厄瓜多爾，一八五二年；秘魯，一八五六年；委內瑞拉，一八五八年。直到一八九八年為止還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它所蓄養的黑奴幾達全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一八八六年獲得解放。波多黎各在一八七三年廢除奴隸制度。

英國在奴隸制度方面的作用是特別醜惡的。自从掌握了奴隸販賣的世界霸權並在整個十七、十八兩世紀中發了大財之後，英國突然作出決定，說奴隸販賣已經過時（就是說無利可圖了），於是宣佈它為違法。威爾斯說：“在十八世紀中葉的整個時期，英國也像美國有一度反對黑奴制度的積極運動。据估計，一七七〇年英國有一萬五千奴隸，大多數是奴隸主从西印度羣島和弗吉尼亞運來

的。”奴隸問題在英國處理一個逃跑的美國奴隸的事件上發展到了頂點，法庭宣判這個奴隸為自由人，並說奴隸制度是與英國的生活和法律相抵觸的^⑥。英國的黑人這時事實上已經得到解放，不過到了一八〇七年才正式廢除奴隸制度。英國在一八三〇年宣佈世界奴隸販賣為非法，並在一八四五年根據亞伯丁法案指斥販賣奴隸為海盜行為，甚至追捕販奴船一直追到該船的領海裏去。居住印度的英國富豪也反對奴隸制度，那裏的奴隸制度已不存在了。雖然英國有這種反對奴隸制度的行動，它却竭盡全力去幫助美國南部的奴隸統治集團去獲取美國內戰的勝利。至於美洲各英國殖民地的奴隸制度的廢除，加拿大是在一七九三年，洪都拉斯在一八二八年，英屬西印度羣島在一八三八年，雖然奴隸販賣在後一地區一直繼續到一八六五年左右。一八三三年八月（見勃萊克著：“奴隸制度史”，第二四九頁）英國的全部殖民系統廢除奴隸制度，因而有七十七萬零二百八十名奴隸獲得解放。丹麥在一七九四年廢止奴隸販賣，法國和葡萄牙則在一八一五年，西班牙在一八一七年。荷蘭於一八六三年在荷屬圭亞那廢除奴隸制度。

美國內戰

美國從一七八三至一八六五年的政治史，基本上是沒落的蓄奴種植場主和上升的工業家之間的鬥爭不斷尖銳化的歷史。鬥爭的中心問題是廣大的西部土地的經濟和政治的統治，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權和整個國家的統治。南方的種植場主企圖攫取這些廣大土地，使之成為奴隸區域，而北方的工業家則爭取使之成為“自由”區域。奴隸主這樣追逐新的土地，其中一個因素是舊日種植地區的貧竭已日甚一日。這次有歷史意義的土地爭奪還參雜着其他許

多國內問題，因而更为剧烈，如關稅、稅收、輪船津貼、國內建設、土地法、銀行業与貨幣、奴隸法的实施以及其他种种事情——在这些方面这两个对敌的剝削集团的利益發生了激烈的衝突。虽然資本主义的某些工業是直接依賴奴隸制度而茁壯起來的，但資本主义只有通过廢除奴隸制度和打垮种植場主的政治势力才能達到最大限度的發展。这次長期的鬥爭最後採取了軍事性質，結果是革命性的顛覆了种植場主以及他們的“特殊的制度”。

从一七八三年革命战争結束時起到一八〇〇年左右，这次激烈鬥爭的最初一般局面是不利於种植場主及其奴隸制度的。虽然南方的种植場主有足够的力量使憲法裏非但没有加進一項反对奴隸制度的条款，而且还寫進一項縱容奴隸制度的条款，但当时美國的奴隸制度並不像後來那样得势。由於許多赤道國家日益增長的競爭，煙草在种植場主看來已經不再是發財的農作物；由於生產成本很高，棉花在南方的栽种也不够廣泛。其他兩種主要的种植場作物，如大米和藍靛都不足以維持大規模的奴隸經濟了。

虽然在这時期奴隸制度已經大为推廣，奴隸的數目也有增長，可是大家普遍認為奴隸制度單就經濟來說很快就会消滅。反对奴隸制度的運動，特别是反对奴隸販賣的運動是很廣泛的，南方也是如此。這時期，北方的州多數禁止了奴隸制度：維爾蒙在一七七九年；麻薩諸塞在一七八〇年；新罕布什尔在一七八三年；康涅狄克和羅得島在一七八四年；西北地域在一七八七年；紐約和新澤西在一七九四——一八〇四年^①。一八〇八年又通过一項联邦法律，禁止和非洲做奴隸交易，後來还指斥这种交易为海盜行为。一直是切实反映統治階級的利益的教会，多數也反对奴隸販賣。其中包括美以美会（一七八四年）、浸礼会（一七八九年）、長老会（一七九三

年)等教會的教徒。教友派的教徒也反對奴隸制度。一般說來,他們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得最好,但也還是等到內戰的前夜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才穩固地統一起來^⑨。早期的反對奴隸制度運動是直接受了一七七六年大革命的影響的。

但是一七九三年一位旅行南方的美國學校教師艾里·惠特尼所發明的軋棉機和一七九五年路易西安那州所採用的甘蔗種植,迅速地而且根本地改變了奴隸制度的整個局面。由於新的生產方式,這時種棉業就順利地適應了有利可圖的奴隸生產。因此奴隸的勞役制度飛躍猛進,它的巨大的擴展力量很快地就使奴隸制度成為惡性的全國政治問題了。

軋棉機是革命的,因為它大大節省了奴隸勞動。它也刺激了英、美兩國製棉機器的發展。從前一個奴隸幾乎要用一整天彈一磅原棉。這樣笨拙、浪費的工作方法造成了棉花生產的障礙,並顯然阻止了它的發展。軋棉機最初使一個奴隸平均每天約彈一百五十磅棉花,後來使用蒸氣推動以後,每天彈一千磅。這次改進的結果是電氣化。棉花生產很快地在南方普遍推廣起來。棉花稱雄一時。寇克蘭說:“在一七九二年,即發明軋棉機之前的一年,全國的棉產量大約是六千餘包(一包以五百磅計)。在一七九四年,即發明軋棉機之後的一年,棉花生產增加了一萬包。此後棉花增產很為迅速,到一八五九年產量升到四百三十萬零九千六百四十二包的戰前〔指內戰〕最高水平。”^⑩

奴隸的數目隨着棉花的生產普遍推廣而激增,隨着糖的生產而增加的數目則稍遜。一七七二年黑人奴隸為四十六萬二千人,從此迅速上升,一七九〇年為六十九萬七千六百二十四人,一八一〇年為一百一十九萬一千三百六十二人,一八四〇年為二百二十萬

零四千三百一十三人，一八六〇年为四百万左右。奴隸的價格也隨着擴展中的奴隸經濟而狂漲。種植場裏一个不熟練的黑人奴隸的價格在蕭条和繁榮的週期中升降不定，从一七九五年的四百美元左右增加到一八六〇年的二千美元左右。大奴隸主的利潤也跟着生產的發展和奴隸人數的增加亦步亦趨。寇克蘭估計，種植場主每年約需二十美元養一个奴隸，而从某些典型例子中看到，一个奴隸平均每年所產生的利潤幾乎達八十三美元^⑩。在非洲一个奴隸約值二十美元，在古巴的售價是三百美元。

奴隸經濟使種植場地區裏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形成了極不平等的現象。当地人口的大部分是黑人奴隸，他們好像牛馬一样只有最起碼、最粗劣的食物、衣服和住屋來維持生活。白人中間大部分是貧苦農民，他們的經濟生活水準比較奴隸也高不了什麼。高踞在社会上層的頂點的是一小撮大奴隸主，他們把全体人民的血吸乾了以自肥。寇克蘭描寫當時的情勢如下：“一八六〇年，十五个蓄奴州的白人人口是八百万，黑人人口約四百万。白人中間大概只有三十二万五千家蓄養奴隸。甚至在这个廣大的階級中也只有一小羣居於統治地位的富有的種植場主。在上述數字的十年之前据統計有三、四千家佔有最好的土地，他們得到早期每年（棉花）輸出的四分之三的利潤。換言之，有一千家每年共收入五千万美元，而其餘六十六万家則一共只拿到六千万美元。”^⑪

奴隸經濟的迅速發展結束了南方白人中間的反对奴隸制度運動，因此北方大部分地方也結束了这个運動。各教會忘記了它們在一八〇〇年左右一般採取的反对奴隸制度的立場，在那時贊成某种逐漸解放黑人的方式是很風行的。它們現在却掉轉頭來，有一些像在南方的教會，公然維護奴隸制度，其他像在北方的則閉口

不談。突出的是“美以美會起先攻擊奴隸制度，到一八三六年又反過來否認它有任何‘權利、意願或意圖去過問聯邦蓄奴各州中存在着關於主奴之間民事和政治的關係’。”^⑭“由於奴隸制度的爭執愈來愈激烈和殘酷，南方的浸禮會和美以美會的教徒採取了愈來愈堅決的贊同奴隸制度的立場。”^⑮ 独立的黑人教會在內戰前後的巨大發展，証實了有統治權的白人教會那種贊同奴隸制度和歧視黑人的態度。第一個黑人教會是一七九四年在費列德費亞成立的。許多投資於棉花貿易的北方銀行和航業團體都尾隨資本主義的廣泛的階級利益，也和一切解放黑人的言論作對。南方的棉作物大宗是由紐約的銀行家和經紀人經營的。大部分北方的報紙對於反奴隸制度運動也表示反對或冷淡。

獲得解放的奴隸的數目在一八六〇年相當於美國全部黑人的百分之十二，他們成為種植場主的經常的威脅。因此後者時常借助於本具好心的人們，企圖用種種殖民計策除掉這些獲得自由的人，即遣送他們到西印度羣島，到美國的遙遠的地方，或是回到非洲。早在一七一三年，教友派為遣送被解放的黑人回非洲發起了一次運動。由於美國殖民協會活動的結果，美國政府在西非買了四萬三千方英里的土地，建立了今天的利比里亞共和國。首都蒙羅維亞就是以門羅總統之名而命名的。道格拉斯、蓋里遜和其他頭腦清醒的廢奴運動者都激烈反對這項反動的“遣返”計謀，實際上很少美國黑人回到非洲去。

雖然黑人羣眾遭受着種種困苦，但已明確地把美國當做自己的故鄉了。這件事實後來由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馬科斯·加爾維運動再一次生動地証明了。加爾維是西印第安人出身的一位有力的領袖，在他的運動中他提出“回到非洲去”的口號。這次運動

是美國黑人表現民族情緒的最早和最有力的事例之一。这个口号却没有獲得黑人的响应，他們顯然是决心要留在美國了。

自从發明了軋棉机和新式棉布紡織机之後，南方的种植場主立即採取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以維護奴隸制度。他們的領土和政治野心变得毫無止境。他們不僅要西部的一部分，而是要整个西部來做奴隸地區。他們夢想而且計劃擴展他們的奴隸帝國到西印度羣島、墨西哥和南美洲去。有些人当真計劃用奴隸勞動來經營工業工廠。在这時期中，南方在这方面做了幾次試驗，虽然种植場主一般是反对这种傾向的。种植場主比以往更加下定决心要完全按照自己的狹窄的階級利益來掌理政权了。

南北战争前數十年中，奴隸种植場制度的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机大大推進了奴隸主在这一方面的政治活動。奴隸身價的迅速增漲是特別限制了他們的利潤的一个因素。他們急迫地需要而且要求重新開放奴隸買賣以便買到便宜的奴隸，要求降低關稅，縮減國家建設的費用，擺脫紐約銀行家的約束，控制公地，等等。

鬥爭尖銳化

在沒落的但是日漸擴展的奴隸制度和發展得愈來愈快的資本主義工業制度之間第一次重大的衝突，發生在一八〇三年的路易西安那購地事件上。种植場主們慶賀这次事件为偉大的勝利，並進一步企圖割据这一大片新的領土做为蓄奴州，这样他們就一方面得到了更廣闊的經濟基地，另一方面在華盛頓增加了政治力量。可是許多北方工業家对路易西安那購地如此驚駭，以至要退出联邦。經過長期和艰苦的鬥爭之後，这件事由於亨利·克雷的傑作即一八二〇年的密苏里妥协案，暫時得到調处。經過这次处理，大

部分路易西安那的購地被宣佈為“自由”區域。

但不久另一件衝突又在醞釀之中。這次衝突起因於得克薩斯州之加入聯邦和一八四六——一八四八年墨西哥戰爭中兼併其他廣大土地的事件。這次美國大事吞併的事件也被種植場主歡騰慶幸，他們設法攫取一大部分來實行奴隸制度。新英格蘭商人和製造業者再度發出抗議的呼聲，並又提出退出聯邦的威脅。由於加利福尼亞和廣大的俄勒岡地區同時劃為“自由”區域，部分地平息了他們的不滿。

南方的種植場主因為棉花生產的廣泛發展和蓄奴區域的擴大，感到有了新的實力，就更加向北方的工業家大舉進攻。種植場主所控制的民主黨在一八五二年的選舉中，以二百九十六選票中的二百五十四票選出了候選人富蘭克林·皮亞士，打敗了輝格黨的資本家候選人溫斐爾·斯各特將軍。一八五六年，民主黨再度席捲全國，選出了詹姆士·布卡南。他是革命以來十六屆總統中間代表南方利益的第十一屆總統。皮亞士和布卡南都是北方人，前者是新罕布什爾人，後者是賓夕法尼亞人，但兩人都聽命於南方的種植場主。同時他們也都有許多擁護奴隸制度的北方大金融家做他們的後台⁽¹⁾。

種植場主所以能夠獲得這些政治勝利，是因為他們既控制了民主黨，就不但對北方贊同奴隸制度的商業集團取得領導權，而且對北方和西部的小農和僱傭工人也取得了領導權。民主黨在勞動羣眾中間的威信是很高的。這個黨是傑斐遜和傑克遜的黨，長期代表着一般的農業利益以反抗上升的資產階級集團。多年來傑斐遜和傑克遜領導該黨反對漢密爾頓和韋布斯特等人的反動計劃而大獲全勝。因此他們的黨成為羣眾的黨。這時候，奴隸制度的問題

無論在整个國家或在民主党的政綱裏都沒有很清楚地成为一个政治問題。因此工農羣众繼續在次要的鬥爭的基礎上支持該党，这些鬥爭顯然是針對着掠夺成性的資本家的侵犯的。自从傑克遜在一八三七年總統任期屆滿之後，民主党变成了奴隸主的主要的党，可是北方的人民大众當時還沒認識到这件事實。

南方的种植場主自以为穩穩控制了大總統的職權、國會和最高法院，就繼选举大獲全勝之後向北方的資本家發動全面攻勢。這時是一八五〇年，是臭名昭彰的逃亡奴隸法被通过的時期。一八五四年，國會取消了一八二〇年的密苏里妥协案，並藉着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令重新提出關於密西西比河以西全部一向被認為是“自由”地區的奴隸制度的問題。一八五七年，國會又削減了工業家所珍視的關稅；兩年後，它又取消了資本家的主要法宝之一，大西洋上的船運津貼。一八五七年，最高法院由於惡名昭彰的德來得·斯各特決定，實質上等於宣佈了國會無權通过任何限制或禁止奴隸制度的法律。同時，奴隸主所控制的這個國會加強了逃亡奴隸諸法令，布卡南總統並否決了宅地法案。一八六〇年，參議院通过一項決議宣佈奴隸制度在一切國土上都屬合法。

南方种植場主集团這項損害全國其他階層人民利益的斷然宣言，激起了全國反对奴隸制度的力量，並且民主党隊伍內也產生了顯明的階級分化。北方和西部的小農和工人開始脫離這個組織。从此种下了構成民主党基礎的農業聯盟日後分离的因素。這一切都為一八六〇年林肯的当选總統打下了基礎。

直到這時，虽然种植場主猖狂地加強奴隸制度，但北方的資本家還沒認識到他們自己的真正利益是需要趕快奮發起來廢除奴隸制度。他們還害怕完全掃除了奴隸制度，對於工人和小農會產

生革命的後果，因而裹足不前。其中也有許多人通過銀行、航運等業在經濟上和奴隸制度發生了聯繫。因此工業家的政策是“控制”奴隸制度，限制它的擴充。這就是林肯的立場，也就是北方資本家的其他許多代言人的立場。直到後來一八五九年，愛默生雖然本身是反對奴隸制的，也說：我們這代的人是看不到奴隸制度的結束的⁽⁵⁾。

可是廢奴運動者如道格拉斯、菲利浦斯、布朗、斯托維、蓋里遜、輝蒂爾、勒夫喬埃，以及黑人解放運動中其他許多英勇戰士都認識到奴隸制度是必須消滅的。他們是資產階級的眼光最清楚的代言人。參加廢奴運動的黑人是運動的核心，是他們的遭受迫害最深的同種人的領袖。在這次有歷史意義的運動中，婦女們如哈利埃特·塔布曼、蘇珊·安東尼、伊麗莎白·斯坦頓等許多人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廢奴運動者是冒着生命危險來工作和宣傳鼓動的。工業家集團不理睬他們，最初連北方的農民、城市中產階級和工人等羣眾也不理睬他們。一八五二年的全國大選中，廢奴運動者的黨“自由土地黨”從三百万選票中只得到十五萬六千票。一八五四年二月，輝格黨和民主黨的脫黨分子在威斯康星州里本城共同組成了共和黨，並制定了“控制奴隸制度”的黨綱。一八五六年該黨候選人佛萊蒙將軍獲得一、三四一、二六四票，佔總票數三分之一。

種植場主的反叛

一八六〇年，共和黨推舉林肯為總統候選人。該年民主黨因奴隸制問題而分裂為三個派別，各自分別推舉道格拉斯、布萊金里奇和貝爾為總統候選人。垂死的輝格黨則無總統候選人。競選的主要爭論問題是：聯邦政府是否應該控制奴隸制度；假若應該，則

如何加以控制。各大政党及其总统候选人均未明确提出废除奴隶制的问题。然而选举的结果势必决定两个问题：（一）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的奴隶制的存废问题；（二）美国将由种植场主抑或由工业资本家统治的问题。对于这一点，至少南部诸州的种植场主是非常清楚的。经过激烈的竞选后，获得废奴运动者支持的林肯当选为总统，他所得的票数，超过得票次多的竞选者五十余万票。选举的总结果如下：林肯一百八十五万七千七百一十票，道格拉斯一百二十九万一千五百七十四票，布莱金里奇八十五万零八十二票；贝尔六十四万六千一百二十四票^①。

正如一切统治剥削阶级一样，当种植场主在选举中面对着不利于他们的重大的群众裁决时，他们就立即诉诸阴谋和暴力。他们不顾法律，不顾人民的意志，而坚欲保留他们的剥削制度。选举结果揭晓后十一天，南卡罗来纳州于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宣布退出联邦。接着，南部蓄奴各州相继脱离联邦。在几个月内，南部十一个州，即：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西安那、阿肯色、得克萨斯、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等州先后脱离了联邦。一八六一年二月四日，当时已退出联邦的六州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城举行会议，成立了同盟，并选举了种植场主杰斐生·戴维斯为总统。这次政变影响至大，它发生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四日林肯就总统职位以前，其时政府职权仍由南方种植场主的工具布坎南总统掌握。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叛乱者向南卡罗来纳州的查理斯顿港附近的塞姆特要塞进攻，至此战争遂告爆发。

正如马克思当时所指出的，种植场主的目的不仅是使他们所屬各州脱离联邦，自己另行组织政府，他们是在进行“一个征服战

爭，一個為了擴展與延續奴隸制度的征服戰爭”。他們希望在戰爭中獲勝，然後在奴隸制的基礎上重新組織美國的大部分地區。馬克思說：“所以，奴隸主們所稱的‘南部’，實包括聯邦迄今所擁有的領土的四分之三以上。”^{①⑦}然而，當邊陲諸州拒絕與脫離聯邦的南部諸州合作時，這個龐大的征服計劃終於失敗了。在邊陲諸州，奴隸制在經濟上並不起什麼作用。

在潛在力量方面，北部諸州佔有絕對優勢，以應付戰爭的考驗。與組成同盟的十個州對抗的是留在聯邦內的二十三個州。南部諸州的人口約計九百萬人，其中約有四百万是必須加以監視或戒備的黑奴。北部諸州則有二千二百万人口。北部的白種人遠比南部為多，數目約為四與一之比。在整個戰爭時期，參加聯邦軍的人數為二百八十九萬八千人，參加同盟軍的只有一百三十萬人。北部軍中有四萬兵士是加拿大公民。美國的鋼鐵、紡織和軍火工業幾乎全部在北部；全國的銀行資本的三分之二也在北部。此外，北部也幾乎完全獨佔有供給軍餉、支持戰爭所不可或缺的科學和熟練工人。“當林肯正式就職時，投入工業、鐵路、商業和城市地產的資本，要比從大西洋至太平洋沿岸所有農場和種植場的總值為多。這一事實決定了工業終將戰勝農業。”^{①⑧}在一八五九年，全國生產總值為二十八億一千八百万美元，而北部則佔百分之七十五；至於國家財富，北部約有一百一十億美元，南部約有五十億美元^{①⑨}。

詹姆士·艾倫說：“林肯所領導的聯盟中包括工業家、絕大部分自由農民、各種中產階級人士和黑人。這個聯盟在政治上體現為新生的共和黨；在內戰時期它得到有組織的工人的支持。”^{②⑩}林肯的戰爭聯盟擁有絕大部分的北部人民，雖則在整個戰爭時期仍有強大的少數“銅頭毒蛇”派存在。“銅頭毒蛇”派的基礎是相當大

的一部分擁護奴隸制的資本家，他們与南方的種植場主有經濟上的联系。在南部，贊成脫离联邦、積極要求保留蓄奴制的白种人，顯然不及全体白人的半數。種植場主如此缺乏廣大羣众的支持，以致在战争期間以及战後復興時期他們不得不採取孤注一擲的政策^①。

虽則在人力和物質資源方面，林肯佔有压倒的优势，然而在解放奴隸這一問題上，他却遲疑不決幾達十八个月之久。他認為關鍵問題是維持联邦的完整，而奴隸制問題只是次要的。在同盟軍侵略性的攻擊下，他基本上仍然採取守勢；後來他才決定解放黑奴，給南方同盟以重大的革命性的打擊。在急進派苏姆納、司蒂文斯、菲力浦斯和其他人士長期的压力下，林肯才採取此項革命步驟。这个打擊是取得勝利的關鍵。林肯本人是反对奴隸制的。在發表解放宣言以前，林肯曾經說過：“我天生是反对奴隸制的。如果蓄奴不是錯誤的，那末就沒有什麼是錯誤的了。我記不起曾經有過任何時候，我不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覺，可是我却从未認識到總統的職位授与我無限的权力，按照我的这种判断和情感，对奴隸制正式採取行動。”^②

林肯的猶豫态度，顯示資產階級的動搖不定。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報”和維也納“新聞報”上發表的文章，極其深刻地分析了整个革命的內战的局勢；對於林肯在政治上的畏首畏尾，不解放黑奴，使他們投入联邦軍隊，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馬克思在一八六一年說，这种躊躇不決“从战争開始以來就是侵襲着联邦政府的不可救藥的弱點，它驅使联邦政府採取不徹底的措施，迫使它假裝不知道战争的原則，而放过敌人的最易受攻擊之點、罪惡的根抵——奴隸制度本身。”^③

由於戰爭的需要和左派人士的壓力，林肯終於被迫宣佈解放黑奴。他在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頒佈了劃時代的“解放宣言”，規定於次年一月一日起正式生效。北部的人民普遍地舉行遊行示威，來歡迎此項決定。林肯的此項措施解放了四百万黑奴，對於傲慢的奴隸主所蒙受的三十億美元的損失則不加以補償。一八六五年一月，國會通過了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明確規定美國各州一律禁止奴隸制度。此項修正案後來亦經各州認可實行。

聯邦政府在政策上的根本轉變——由僅僅企圖維護聯邦的完整和限制奴隸制度於特別指定的區域內，轉變為完全廢止奴隸制——把戰爭置於新的基礎上，使它成為真正的革命鬥爭。雖然聯邦軍隊繼續遭受嚴重的挫折，然而從那時起，戰爭的最後結果已經可以肯定了。這裏無須再追述那歷時數載的血腥鬥爭，只消說：在南部同盟軍的首都里士蒙陷落後，南方軍總司令李將軍於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在阿波馬托克斯向格蘭脫將軍投降，戰爭至此乃告結束。五天後，林肯在華盛頓的福特戲院被種植場主所收買的伶人蒲士刺殺斃命。

內戰歷時四年之久，軍民死亡達百餘萬人，這是在新世界的土地上進行的最大一次戰爭。經過了這樣大的流血，用革命鬥爭的方式才使種植場主認識到，在美洲，不能再為了寄生的地主的利益而繼續買賣人類，任意剝削他們的勞動或屠殺他們。這次內戰固然加強了資產階級的經濟與政治地位，它同時也掃除了工人階級前進道路上的一個重大的歷史障礙——奴隸制度。這一事實已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所寫的有關美國內戰的文章中指出了。

內战中的黑人

黑人積極奋起迎接內战，尽管有許多謠言詆誹他們，說他們採取相反的态度。特别是林肯頒佈的解放宣言，使黑人变成了在南部同盟軍後方的一支强大的起义隊伍。在內战期間，五十万黑人从种植場中逃跑，嚴重地損害了生產。有些黑人則偵察同盟軍的行動，把情報供給北方軍。英勇的哈利埃特·塔布曼不但利用“地下鐵道”組織，護送黑人逃跑，使他們得到自由，她还領導武裝人員進攻同盟軍，並且替北方联邦軍搜集了重要的軍事情報。实际上，北方联邦軍的軍事情報機構幾乎完全依靠黑人。奴隸起义（和奴隸罢工）比以前更多了。逃跑了的奴隸結成騷擾隊伍，与联邦軍密切地合作着。肯塔基州的吉伯特牧師報道說：“这次战争充滿了黑人帮助我們的無數事蹟。黑人引路者帶領我們的部隊前進；他們關懷备至地照顧从敌方逃出的我們的兵士。黑人也替我們在海上俘擄敌人，黑人偵察員給我們送來宝贵的情報。自从战争開始時起，南方的黑人即一貫同情我們，總是欣喜若狂迎接我們部隊的來臨。”^④ 黑人的这些起义行動，迫使同盟軍当局从他們的本已不足的武裝部隊中抽調了至少十万人，以压制奴隸們。

一八六二年八月以後，当躊躇不决的林肯政府給予黑人参加联邦軍的机会之後，他們很快地就證明自己是第一流的兵士。一个來自非洲、有果敢的战士傳統的民族，他怎麼会不是第一流的兵士呢？魯伐斯·賽克斯頓將軍在一八六三年三月四日說：“在每一次行動中，黑人兵士都表現了高度的英雄气概。”^⑤ 北方軍決定召募黑人入伍，是战争的轉折點。在南方軍方面，迫使黑人加入同盟軍的任何企圖都遭到了可恥的失敗。“沒有一個黑人为同盟軍開過一

鎗”，這是一句極其中肯的話。在聯邦軍中，約有十八萬六千黑人兵士，其中約十三萬四千人係來自脫離聯邦的南部諸州。三萬七千左右黑人官兵在內戰中犧牲了，死亡率比白人兵士高百分之三十五²⁶。然而在待遇方面，北方軍當局竟卑鄙到每月只給黑人兵士十塊美元，而白種人則得到十三塊美元。在北方軍的海軍裏，也有很多黑人服役。

對黑人的一个最大誹謗，就是說他們獲得的自由是奉送給他們的，但是事實證明，他們曾經為着自己的自由進行過堅決的鬥爭。關於黑人在內戰以前及內戰期間為自由而從事的長期鬥爭，沒有一個人比阿普蒂克說得更正確更清楚了：“美國的黑人從未使全世界忘掉他們所受的壓迫和奴役生活。只要有可能，他們就不惜以金錢購買自己的自由；他們自殺，切掉自己的手指和手，拒絕工作，遭受拷打。他們逃到沼澤地區，集合起來，進行鬥爭；他們逃到自由的避難所，逃到侵略軍裏去，逃到印第安人、加拿大人、荷蘭人、法國人、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那裏；他們逃到北部諸州，挨戶乞錢，藉以購買父母和妻子兒女的自由。道格拉斯、司蒂爾、愛倫、郝爾、司蒂華德、藍恩、比布、諾斯拉浦、特魯斯、塔布曼、華爾克、加內特、雷蒙、潑維斯和其他成千的黑人，从一個城市轉到另一城市，向人民演講，說明黑人的痛苦，為黑人辯護，提出警告並進行鼓動工作。他們寫論文、書信和小冊子，敘述他們同胞的悲痛生活，呼籲實行改革或鼓動進行革命。他們一再獨自或與窮苦白人共同策劃對抗的行動和起義；犧牲了的烈士的屍體尚未冷卻，其他勇士們又奮不顧身地繼續進行着鬥爭——例如丹馬·魏西、奈特·特納以及成百的普通人民：許許多多卡托、蓋布里爾、賈克、亞瑟、湯姆、彼得、山姆、東尼、巴特里克、格林、柯普蘭等等。”²⁷

內战中的工人

在美國廢除奴隸制運動中，工人階級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然而在內战前的十年中，美國的工人尚未成熟，政治上的發展也很不夠，而且幾乎完全沒有組織起來，那時他們不懂得廢除奴隸制度的必要性。工人階級一般地都受了當時資產階級觀點的毒害，林肯也受到同樣思想的影响，那就是以為奴隸制應該而且能够被限制於特定區域內。方納說：“当初行動是很慢的，那是由於許多廢奴運動的領導者對工人階級的要求採取敵對態度，由於他們與民主黨的联系，由於害怕奴隸一旦獲得解放，會在勞動力方面引起更大的競爭。”^②然而，當南方真正實行叛變時，絕大多數工人都支持林肯，維護聯邦，而且他們很快地就起而支持解放黑奴的要求。

當時傑出的工會運動領袖希爾維斯曾在一八六〇年投票選舉道格拉斯為總統，但是當南北戰爭爆發後，他和其他工人領袖一起，領導着動員工人以支援戰爭的工作。當林肯號召人民加入志願部隊時，許多工廠和工會的工人全體起而響應，黑人工人尤其熱烈響應。“古耳德在一八六九年出版的‘關於美國士兵的軍事與種族統計的調查’一書說，在聯邦軍中，每一千個兵士中有四百二十一人……係屬於工人階級。從事農業的……有四百八十七人。”^③有錢人每人只要付出三百美元，即能免服兵役。北方城市中所發生的“徵兵騷亂”，基本上是由於反對這種不公平的荒謬規定，而不是反對戰爭本身。一八六三年七月十三日在紐約發生的大騷亂中，死傷了約一千人。“勞動騎士會”的領袖包德利在數年後下了正確的評語說：“誠然，社會上其他階層人士也投入了軍隊並對聯邦的事業有所貢獻，但是聯邦軍的絕大部分係由勞動人民組成的。”^④

對於工人在戰前以及在內戰中積極參加反對奴隸主的鬥爭，林肯曾數次加以贊揚。

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對於取得戰爭的勝利，也起了重大的作用。移居美國的革命工人的許多組織都集體投入了聯邦部隊。積極的共產黨員工人，如約瑟夫·魏德邁、奧古斯特·威里奇、羅伯特·羅薩、弗里茲·賈柯比等，都在聯邦軍中擔任重要職位。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領導下的英國革命工人，對於北方軍的勝利也作了重大的貢獻。由於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領導下的英國工人階級對美國內戰所持的立場，英國反動階級乃未能使英國參加南方同盟軍作戰，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感覺到，爭取黑人解放的鬥爭是和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有根本的不可分的關係。一八六一年馬克思說：“因此，當前南部與北部之間的鬥爭不是別的，而是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鬥爭，是奴隸制度與自由勞動制度之間的鬥爭。這個鬥爭之所以爆發，是因為這兩種制度不能再在北美大陸上和平共處。它只能以一個制度或另一制度的勝利而結束。”^①馬克思也說：“北美合眾國，在尚有奴隸制度染污共和國的一部時，任何獨立的工人運動，都是癱瘓無力的。勞動在黑皮膚上受着壓迫的地方，是不能在白皮膚上得到解放的。”^②

在一八六四年成立的以馬克思為首的國際工人協會，在整個歐洲展開了支援聯邦並擁護黑人解放的運動。當北方軍獲得最後勝利時，國際工人協會致函林肯表示祝賀；林肯也給了懇切的答覆。南北戰爭的結果是正如馬克思當初所預見的：戰爭的勝利結束和奴隸制度的廢除，大大地刺激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樣地它也激勵了工人組織起來。全國勞工聯合會於一八六六年八月成立；

工会組織迅速地在北部發展起來了。

獲得勝利的北部於是開始改造戰敗的南部，以適合它的意旨。在內戰後的許多年中，北部資本家一直實行着這種政策；他們堅強地控制着聯邦政府，通過了歧視南方的進出口稅則、稅率、鐵路立法和其他立法；對南方工業化的程度和性質，也加以限制；他們利用南方的政治代表作為他們的傀儡，並且協助在南方鞏固歧視黑人的黑人法規。

南方的工業大部分屬於北方華爾街的資本家。摩根集團掌握着田納西煤鐵公司、弗吉尼亞橋梁公司、共和國和南方公司、南方鐵路公司、環球水泥公司以及南方的其他許多大工廠和企業。洛克菲勒的一些石油公司擁有龐大的石油機構，該公司佔有一千七百萬英畝南方最好的油田。杜邦集團的人造絲、尼龍、塑膠和化學工業工廠遍佈南方諸州。木材業、紡織業、煙草、汽車、造紙、肥料、罐頭食品和其他工業的主要工廠，也都屬於北方的壟斷資本家^⑬。這些龐大企業控制着南方人民的生活，剝削着廣大人民，唯利是圖的北方資本家每年從南方榨取數十億美元的利潤。在這些壟斷資本家中，有許多是在內戰一結束後就在南方打下了最初的基礎。他們是黑人的主要剝削者和壓迫者。

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的革命

奴隸主統治的被推翻是一次革命，因為它根本上改變了全國的經濟，並且使政權從一個階級手中轉移到另一階級手中。它也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因為它粉碎了種植場主的統治，使工業資本主義取得了優勢。最後，它是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為它主要的目的是廢除奴隸制度；而且也因為黑人、小農民和工人階級是使

內戰終於獲得最後勝利的決定因素。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向美國工人階級談話時，指出了“美國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的內戰底極偉大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進步的和革命的意義”^④。

為了徹底實現這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可能促成的良好效果，正如艾倫說的，就必須進行若干基本的戰後工作：“問題很明顯地擺出來了：沒收所有地產，分給無土地的人民，剝奪大地主的政治權利，給予黑人選舉權，這是革命所提出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主要要求。假若不能實現這些最低限度的要求，則終將導致反動勢力的勝利。”^⑤

在戰後重建時期，黑人以他們可能使用的有限方法，發揮了極大的創造力，擔負起對他們是新鮮的公民任務。他們為了滿足刻不容緩的需要，就在許多地區佔有了土地；後來費了很大的力才把他們驅逐出來。他們也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大批黑人代表不久就參加了改組後的南方立法機關。許多黑人也被選為副州長和國會議員等等。在重建時期南方諸州的政府所通過的立法，在政治上是非常進步的。在戰後初期，急進共和黨在國會中佔有大多數席位，他們傾向於廣泛地授給黑人以公民權利；但是他們未能進而摧毀種植場，將土地分給黑人。當時有組織的工人運動領導者也未了解這一基本步驟的重要性。

勝利的北方資本家對於真正解放黑人，也有所恐懼。當他們在軍事上擊潰了南方的種植場主，夺取了聯邦政府，並且在經濟上束縛住南方以後，他們覺得主要目的已經達到了。至於黑人所提出的“四十英畝地和一隻驢子”以及取得完全的公民權利等合理的要求，他們則完全不表同情。北方資本家並不需要一些欣欣向榮的黑人農民和工人。他們不願意使受自己剝削的北方工人看見南

方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令人感奋的榜樣。他們很願意使已被削弱了力量的南方種植場主繼續保有他們的大地產。此外，只要廢除奴隸制度的目的已經達到，那末為了南方種植場主和北方工業資本家的共同利益，他們就要使黑人繼續處在遭受最大限度剝削的境地。

因此，北方工業資本家卑鄙地背叛了戰時的同盟者——黑人。司蒂文斯、道格拉斯、蘇姆納、菲利浦斯等急進共和黨分子主張沒收種植場主的財產，給予黑人土地、選舉權和公民權，使他們真正獲得自由。對於這些急進共和黨分子，北方工業資本家也加以排斥。在一八七七年，當資本家的傀儡約翰遜和格蘭脫二總統完成了“重建計劃”，北方工業資本家就設法使聯邦軍隊從南方撤退。一八七二年，他們也對南方同盟的領袖頒佈了大赦令，恢復他們的公民權。所有這些都是對南方種植場主的一種縱容態度。種植場主通過三K黨實行瘋狂野蠻的恐怖活動，再度建立了對黑人暴虐的統治。因此，解放不久的黑奴又被迫處於美國的独特形式的分成制雇傭制度下的苦境。從那時起，黑人在經濟上所遭受的剝削，在政治上的被剝奪一切權利，在社會上的被排斥和歧視以及他們所遭受的野蠻的迫害和虐殺，構成了文明世界的莫大恥辱。於一八六一年開始的革命乃告失敗，而反動勢力勝利了。

為了替這種對黑人的叛賣和反動行為作辯護，北部和南部資本主義的代言人曾不斷地恣意辱罵和歪曲“重建”時期所發生的事件和領導者，從而誹謗黑人立法委員的優良成就，誹謗他們制定的革命性計劃的正確性，以及司蒂文斯和其他急進共和黨分子所進行的英勇戰鬥。這是美國歷史上最惡劣的一次歪曲事實的宣傳運動。

巴西黑人的解放運動

巴西是西半球最後一個廢除奴隸制度的國家。一八八八年五月十三日巴西終於加入反對奴隸制度的國家陣營裏，宣佈解放黑奴。至此，著名的蒂拉登特斯於一七八九年在他的革命計劃中最初提出的解放黑人的要求，終於實現了。

在巴西的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奴隸制度是根深蒂固的。在將近四個世紀的長期間內，巴西的整個經濟制度是建立在奴隸制的基礎上。巨大的種植場及其所生產的輸往國外的熱帶農產品也有助於蓄奴制度的成長。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中，糖是主要的產品。在巨大的種植場裏，植棉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在十八世紀中葉由葡萄牙帶來的咖啡，幾乎在一百年後才開始廣泛地種植。其他熱帶產品，如米、參茨、藍錠等等，再加上畜牧業，構成了全部農業經濟。金礦和金剛石礦的開採雖然在十八世紀具有相當大的規模，但是從未具有像在西班牙的某些殖民地那樣決定性的重要地位。以上所說的生產活動，在巴西都是利用奴隸的勞動進行的。

在巴西，大地主牢固地掌握着政治權力。大地主生活（到現在還是如此）就像小君主一樣。在他的規模巨大的種植場裏，大地主“有他賴以生活的肉類、麵包、酒和穀類；有供給他衣着的羊毛和棉花；有給他燈光的花生油和臘。他有木材和瓦來建築房子，以遮避風雨；也有武器保護自己。他一無所缺。他可以向全世界挑戰。”對於他所有的大批奴隸，他可以為所欲為。政府和軍隊都是他的工具。而由他佔有和控制着的教堂，也為他那野蠻的剝削制度祝福。在巴西境內的強大英國勢力也是擁護奴隸制度的。

在這樣有利的條件下，奴隸制度延續了特別長的一個時期。種

植場主的勢力變得那麼強大，以致能夠使巴西脫離葡萄牙的統治；他們得到英國的幫助，於一八二二年在巴西建立了一個君主國家，而無須經過一次激烈革命，有如西班牙和其他國家的殖民地那樣，這些革命曾震撼了各殖民地的基礎。種植場主也成功地在一八八九年實行了一次不流血的改革，由舊式的君主國家轉變為新式的共和國，他們仍然對共和國政府保持着控制地位。由於沒有革命的鬥爭，致使巴西的奴隸制度和其他許多反動制度免於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然而，種植場主也未能拯救奴隸制度，使它在巴西永遠存在。奴隸制的經濟越來越不適合時代。它在巴西越來越成為眾矢之的。革命知識分子堅決反對奴隸制度；當時雖弱小然而日益成長着的商業資產階級也反對它。尤其是黑人本身，在各殖民地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時期開始以後，他們即積極從事於摧毀奴隸制度的工作，使之完全行不通。許多地區的奴隸起而反抗，他們逃離種植場；已經獲得自由的黑人則建立兄弟會，募集款項，使別的黑人得以購買自己的自由。解放了的黑人在巴西社會的各方面成為了領導人物。著名作家何塞·巴特羅西尼奧和其他黑人領袖進行了有力的反奴隸制的鼓動工作。黑人解放的情緒很快地在各方面增長着。有些種植場主認識到奴隸制度已經過時，必定會被消滅，於是他們就釋放了自己的奴隸。克羅說：“當軍隊和警察被派出去為奴隸主逮捕逃亡的奴隸時，這些奴隸主只給以半心半意的協助。”

最先在海地、接着在西班牙各殖民地實行的解放黑奴運動（這與十九世紀初葉西班牙各殖民地爭取民族獨立的革命有密切關係），大大地增強了解放巴西的黑奴的要求。因此，在一八二八年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禁止買賣黑奴，雖則直到一八五〇年此項措施

才正式生效。美國的內戰使成百萬的黑人獲得解放，從而又一次大大地推動了巴西的廢奴運動。

到一八七一年，要求解放黑人的聲勢已極其壯大，以致迫使當時執政的保守政府通過了里約布蘭加“胎兒自由”法令，規定自此項法令通過之日起，凡是黑奴母親所生的孩子一律獲得自由。那時奴隸制度正在迅速瓦解，巴西黑奴的數目已減至一百七十萬人，計三十年來約減少了幾乎一半。在羣眾的強大壓力下，一八八五年通過了另一項法令，解放了所有年滿六十歲的奴隸。這時巴西人民的力量正日益增長，他們終於在一八八九年推翻唐·彼得羅二世和君主政體制度。在一八八八年五月，當革命運動正在高漲的時候，解放黑人的法令終於宣佈了。當此項法令在國會中以絕大多數的票數獲得通過時，議員們都狂熱地表示歡迎。該年奴隸的總數已減至約七十萬人，即一八四〇年奴隸總數的五分之一。奴隸主未得到分文賠償；據他們自己估計，損失約達二億美元。奴隸制度受到極度的憎恨，有關黑奴的官方檔案全部當眾焚毀；這件事直到現在仍然使研究黑奴問題的學者感到遺憾。

正好像前西班牙所屬各殖民地以及美國的情況一樣，獲得解放的巴西黑人大多數又變為雇農了。然而不同的是，已經獲得人身自由的美國黑人，由於有歧視黑人的制度的存在，繼續在政治上和社會生活上備受屈辱；而獲得解放的巴西黑人却永遠不再遭受這種侮辱了。拉莫斯說：“奴隸獲得解放後，黑人即充分參加了巴西的社會和家庭生活。沒有一條法律禁止他們參加此種生活，或者禁止巴西公民進行合法的活動。”^⑤由於巴西黑人的得到解放，經過了四百餘年的壓迫和痛苦生活之後，南北美洲的黑人終於掙脫了奴隸制的鐵錐，因而消除了西半球人民走向幸福與進步的道

路上的一个重大障碍。

- ① 陶貝著：“殖民地时期的印第安人奴隸制度”。
- ② 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七八頁。
- ③ 亞當·斯密著：“國富”，第一卷，第三四頁。
- ④ 道夫曼著：“美洲文明中的經濟思想家”，第一卷，第一八二頁上的引文。
- ⑤ 西蒙斯著：“美洲史上的社会力量”，第二三二頁上的引文。
- ⑥ 威爾斯著：“世界史綱”，紐約一九三六年版，第二卷，第三〇六頁。
- ⑦ 見伍德遜著：“黑人教會史”，第二三——三九章。
- ⑧ 阿普蒂克撰文，載“黑人歷史雜誌”，一九四〇年七月號，第三三一頁。
- ⑨ 寇克蘭著：“美洲經濟生活史”，第一七六頁。
- ⑩ 同上書，第一八八頁。
- ⑪ 同上書，第一九一頁。
- ⑫ 伍德遜著：“我們歷史中的黑人”，華盛頓一九三一年版，第二二六頁。
- ⑬ 契德烏、奧斯蒙和尼克松合著：“美國：從殖民地到世界強國”，第三六七頁。
- ⑭ 見方納著：“商業與奴隸制度”，北卡羅來納州小教堂山一九四一年版。
- ⑮ 比爾德夫婦合著：“美洲文明的興起”，第一卷，第六五六頁。
- ⑯ 麥克馬斯特脫著：“美國人民史”，第三卷，第四七四頁。
- ⑰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論美國內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七二頁。
- ⑱ 比爾德夫婦合著：“美洲文明的興起”，第一卷，第六三五頁。
- ⑲ 波加特著：“美洲經濟史”，第四四三、四六九頁。
- ⑳ 艾倫著：“黑人的解放”，紐約一九二七年版，第七頁。
- ㉑ 畢爾著文，載一九三九年，二、三月號“共產黨人”雜誌。
- ㉒ 桑德堡著：“林肯：戰爭年代”，紐約一九三九年版，第二卷，第二〇頁。
- ㉓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論美國內戰”，第八〇頁。
- ㉔ 威爾斯著：“美國的黑人勞工”，紐約一九二六年版，第一〇九頁上的引文。
- ㉕ 阿普蒂克著：“美國黑人史論文集”，第一九七頁上的引文。
- ㉖ 阿普蒂克著：“爭取自由”，第七八頁。
- ㉗ 阿普蒂克著：“美國黑人史論文集”，第二〇三、二〇四頁。
- ㉘ 方納著：“美國工人運動史”，第二九六頁。
- ㉙ 同上書，第三〇七頁。
- ㉚ 包德利著：“三十年的生活與勞動”，俄亥俄州哥倫布城一八八九年版，第五八頁。
- ㉛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論美國內戰”，第七九頁。
- ㉜ 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八七頁。

-
- ⑳ 哈利·海伍德著：“黑人的解放”，世界知識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七二——二七四頁。
 - ㉑ 列寧著：“給美國工人的信”，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三頁。
 - ㉒ 艾倫著：“重建時期”，紐約一九三七年版，第三一頁。
 - ㉓ 拉莫斯著：“巴西的黑人”，第一六七頁。

第十八章

拉丁美洲的革命和独裁者

自从独立战争後在拉丁美洲各國歷史上所產生的“革命”和独裁政体，係由於这些國家在政治方面根本的動盪不寧。在國家工業化日益發展的情況下，大地主的統治向來是不穩的。然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也薄弱，因而缺乏政治力量和革命精神去推翻大地主的統治。結果就造成了動盪的局勢，不時爆發反抗和內戰，有時是由於地主發動反動的攻勢，而常常則是由於勞動羣眾的革命發動。

拉丁美洲的人民羣眾——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由於处在殘酷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並被剝奪了一切自由，長時期以來本質上就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人士也經常表現了革命的傾向。許多年以來，人民羣眾不斷地進行鬥爭，企圖推翻大地主的勢力，以實現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任務。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於一八一〇——一八二六年的獨立鬥爭時期，然而在該期間內並未完成。直到二十世紀初葉，这些運動主要是由小資產階級团体領導的，而担負着大部分戰鬥任務的則是農民。从二十世紀初起工人開始肩負起更多的領導任務。至於与地主和帝國主義者有密切联系並害怕無產階級的資本家，則越來越不成其为革命的力量了。

拉丁美洲的人民曾經一再对根深蒂固的地主剝削階級進行过革命鬥爭。由於人民被剝奪了表現思想的民主方式，因而即使是

有關次要問題的鬥爭，也往往發展為武裝鬥爭。此外，主要是由農民所組成的軍隊，也經常有一部分加入人民的革命。然而這些革命在為人民取得了部分利益、並且在若干地區削弱了土地壟斷制以後，大都沒有實現其主要的革命目的；革命的目的（有時是自覺的，有時是不自覺的）在於完全推翻大地主的統治。

這些武裝鬥爭終於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在工業發展薄弱的情況下，革命階級在政治上尚未成熟——缺少適當的組織、受過鍛煉的領導和明確的綱領。只有墨西哥的勞動人民在一九一〇年的革命鬥爭中獲得了成功，給了地主沉重的打擊。武裝革命的不時爆發，而又經常遭受失敗，為拉丁美洲所謂“考迪羅主義”^{*}得以發展的重要原因。“考迪羅主義”是一種反動獨裁者的統治制度，他們通過暴力而奪得政權，同時也是利用暴力來維持其統治，雖則有些“考迪羅”最初也是自由主義者。

在爭取民族獨立的戰爭結束後的一百二十五年中，拉丁美洲各國，尤其是先前西班牙各殖民地，經歷了許多“革命”和獨裁政權；巴西則發展了其特殊的獨裁方式。在西班牙語地區，確是發生過數百次武裝起義。所謂騎士或“考迪羅”就是在這些起義中出現的。他們往往是反動的，殘酷地統治了或長或短的一段時期。“這些國家出現了那麼多的獨裁者，以致它們的歷史大部分都是這些狂妄自大人物的傳記。”^① 這種“考迪羅主義”是拉丁美洲獨有的現象，而為其他各地所沒有的。

從以下的例子可以看出“考迪羅主義”的發展是多麼普遍和繼續不斷的。烏拉圭在獲得獨立後的頭七十五年中，即處在混亂和

* 考迪羅的西班牙文的原意是領袖。

“考迪罗主义”的騷擾状态中。玻利維亞在七十四年中共發生过六十次“革命”；委內瑞拉在七十年中有过五十次起义，巴拿馬在五十年中發生过五十四次起义；哥倫比亞在头七十年中爆發过二十七次內战；厄瓜多尔在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間更換过十三次政府，在这時期以前也換过許多次；巴拉圭自从成为一个独立國後發生过一百多次革命；中美各國也有过數十次革命和“考迪罗”；秘魯在它成为一个独立國後的头一百年中更換过五十多个總統^②；“墨西哥在十九世紀中的七十二个政府，只有十二个表面上还算是合法產生的。”^③

拉丁美洲的独裁者都是草拟憲法的能手，在民族独立战争結束後的動盪年代中，这些國家所頒佈的憲法之多，令人难以相信。以下只是幾個例子：委內瑞拉在一百年中重寫了十五次憲法；自从一八八九年，厄瓜多尔頒佈过新憲法十三次，玻利維亞十次，巴西四次。自从一八一〇年以來，拉丁美洲二十个國家至少頒佈过一百二十五次新憲法。對於这些國家的一般趨向，玻利瓦尔曾經这样說：“憲法形同廢紙，选举是格鬥，自由即無政府状态。”^④“無論何处的憲法都沒有这样精製——同時也沒有这样不被遵守。”^⑤

早期的独裁者

远在爭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時期，拉丁美洲各國走向“考迪罗”式独裁制的趨勢已經很明顯。在战争時期，“北方的解放者”、主張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傑出代表西門·玻利瓦尔做了大哥倫比亞(包括厄瓜多尔、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秘魯和玻利維亞的独裁者。另一位主張强有力的行政权力的人、“南方的解放者”約瑟·聖瑪丁也是秘魯的战時独裁者，他是在玻利瓦尔統治秘魯的

前一个时期执政的。

玻利瓦尔和聖瑪丁二人都不以为他們成为独裁者只是战争时期的一种紧急措施。相反地，二人均認為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後的混乱状态下，独裁制度应为拉丁美洲諸國唯一的政体。玻利瓦尔在一八一五年發表的著名的牙買加信札中說：“由羣众掌握政权的制度，不但对我們是無益的，而且会使我們滅亡。”^⑤ 他建議成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總統实际上即独裁者，由一批監察官監督着政府，选民數目則嚴格地限於被認為有資格投票的富裕集团。聖瑪丁是一位更加强調中央集权制度者。他是君主政体主义者，和其他領袖一样，他害怕羣众的革命精神。玻利瓦尔和聖瑪丁二人都表示对民主制度感到幻滅。聖瑪丁後來突然辭職，離開秘魯前往歐洲，在抑鬱中度其殘年；玻利瓦尔的威望消失得很快，他在四十七歲將死時說，他所做的工作無異於徒勞地“耕种海洋”。

拉丁美洲諸國的民族独立战争勝利地結束後，革命的領袖大部分都做了新政府的首長，大多數是以軍事独裁者的姿态出現的。战争結束後，前西班牙所屬美洲諸國的情况至为混乱。在西班牙的強力統治被推翻之後，龐大的殖民制度趨於四分五裂。在類似边陲未開發的情况下，交通運輸設施幾乎完全付之闕如，再加上連一點政府的影子也沒有，孤立主义和地方分权的趨向乃得以發展。因此，“考迪罗”和軍事冒險家彼此進行着殊死的鬥爭，以夺取政权。關於战後初期在阿根廷所進行的这种鬥爭的激烈性，克羅說：“每一地區都在一个‘考迪罗’統治之下，而每一个‘考迪罗’又都是至高無上的。地區与地區間的血腥战争成为了每日的生活規律。持帶着長矛、大刀和短刀的兇猛牧民，活像一羣猛虎，互相殘殺。被俘者則像野獸一样被割裂喉管。假若一个‘考迪罗’被俘，他的

头会被砍掉，置於長竿上放在最近的城內示众。”⑦

这种混乱状态，在革命的南美洲西班牙語地區幾乎到处都是，从而使解放战争中的將軍和其他領袖得以掌握政权，並以独裁者的姿态出現；有的施行了仁政，有的則施行了虐政。有時他們是經過选举而执政的，然而往往他們是通过叛乱而掌握了政权。他們一旦执政，即無視既有憲法（大部係抄襲美國的，有時也抄襲法國、希臘和羅馬的），或者修改既有憲法，以適合他們自己的需要。立法機關則常常被降为唯唯諾諾的機構。

以下數例足以表示这些軍事独裁者的一般模型。在墨西哥有伊脫比特將軍，如果不能說他是革命運動的实际領導者，至少他是墨西哥解放運動名义上的領袖。他在一八二二年宣佈自己为墨西哥皇帝。一八二四年他被处以死刑。數年以後，約在一八三四年，聖達亞那將軍繼之而起，他断断續續地掌握着墨西哥政权，直到一八五五年他被迫逃往國外時为止。在阿根廷，革命战争結束後，內部混乱鬥爭跟着爆發了。从这些混乱鬥爭中出現了胡安·麥紐埃·德·羅薩斯將軍，他是拉丁美洲最著名的独裁者之一。他做了一期總統後，又於一八三五年再度当选。他一直保持着政权，到一八五二年才被武力推翻。羅薩斯主要依靠佈滿全國的秘密警察來維持他的統治地位。據說他至少暗殺和判处了二万五千个反对他的人以死刑。毗連的烏拉圭在同一時間內也有独裁者，如阿的加斯和李維拉之流的战後軍事總統和領袖。智利也有數位革命軍事独裁者。智利的“國父”伯納道·窩希琴斯以“最高独裁者”的称号在战時統治着智利，直到一八二三年才被迫辭職。繼窩希琴斯之後的是一系列的智利独裁者，在这期間最著名的是第埃哥·波達里斯。他的掌政期間是从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七年，該年他被

軍事法庭判处死刑而被槍決。在巴拉圭，革命戰爭結束後出現了臭名昭彰、自称为“至高無上”的約瑟·加斯派·罗德里圭茲·佛蘭西亞。他一直抓住政权達二十六年之久——从一八一四至一八四〇年。佛蘭西亞是連續統治着巴拉圭六十年的三个著名獨裁者的第一个。在民族解放戰爭結束後的期間，在秘魯、玻利維亞、厄瓜多尔和委內瑞拉出現了一系列的軍事獨裁者，多半是革命軍隊的將軍。在这些南美洲北部國家的獨裁者中，較出名的有統治委內瑞拉三十年的倍茲將軍（他曾想拥戴玻利瓦尔做皇帝），玻利維亞的苏克烈將軍和散坦德將軍，危地馬拉的沙拉薩尔將軍，厄瓜多尔的佛罗勒斯將軍，和秘魯的聖他·克魯茲將軍。正如前面所說的，在西班牙和法國的屬地聖多明各（海地）島上，在一八〇四年以後的數十年中，革命的將軍如德薩林納、克里斯多佛、畢兴、鮑葉、苏魯克等等，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了皇帝、國王或獨裁者。

上面所列举的“考迪罗”，有些是自由主义者，或者在他們的政策上有些自由主义的表現。烏拉圭的阿的加斯和智利的窩希琴斯都是愛國主义者，他們的政府含有民主的成分。若干獨裁者曾对國內具有悠久歷史的軍人派系展開鬥爭；另外又有些獨裁者則与教會搏鬥，例如統治了巴拉圭達二十五年以上的佛蘭西亞。他曾經堅強地反抗梵蒂岡的勢力，因而遭受全世界教會人士的斥責。然而大多數“考迪罗”，不管当初他們如何得到人民羣眾的支持，他們一掌握政权都立即或者終於变为徹頭徹尾反動的。

第二批獨裁者

玻利瓦尔的部下控制着南美洲的生活幾乎達半个世紀之久^②。一八一〇至一八二六年的革命戰爭結束後，延續了多年的

軍事独裁也隨着終結了。然而独裁者所帶來的禍害——他們的政变和暴虐——並未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國家中消滅。在“革命”將軍独裁的時代結束以後，在許多國家中，如智利、阿根廷、烏拉圭、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等國的政府，在某些時期是按時选出的，並且按照各該國的憲法实行其職權。虽然如此，“考迪罗”从未退出过政治舞台。从十九世紀中葉至末葉的年代中，虽然“革命”將軍的独裁制度逐漸地退出政治舞台，新起的暴君却以暴力和不民主的方式繼續統治着，有些是美洲歷史上最暴虐的統治者。南美洲西班牙語國家都遭受这些“考迪罗”的蹂躪。这个時期共有數十个類似的跋扈的独裁者，以下僅举出幾個比較特出的。

在这數十年中，巴拉圭出了兩個劣績昭著的独裁者，即罗貝茲父子。他們父子兩人在佛蘭西亞之後，从一八四五至一八七〇年以鉄腕統治着巴拉圭。在一八六五至一八七〇年的恐怖戰爭中，小罗貝茲把國家引上了毀滅之途。在同一期間內，阿根廷也發生过許多內战和起义；若干独裁者和“强有力的總統”統治着阿根廷，其中有自一八五二至一八六一年执政的烏尔奎薩，和自一八六一至一八六八年执政的米特。从革命戰爭時起至十九世紀末年底止，烏拉圭經歷了一系列的“革命”和小独裁者統治的痛苦時期。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独裁者就是維南修·佛罗勒斯。除了当中曾經中斷过很短的幾段時期以外，佛罗勒斯曾在一八五三至一八六八年間統治着烏拉圭。一九〇三年以後，烏拉圭進入了一段比較安定的時期，並延續了一代之久。从革命戰爭時起至十九世紀末年底止，智利也產生了一些典型的独裁者，如五十年代的蒙特和八十年代的巴尔馬西達，在玻利維亞，独裁者中最臭名昭彰之一就是馬利阿諾·麥尔加勒約。在暴虐的程度上，他足以与罗薩斯和罗貝茲父

子並列。他通过叛乱而夺得政权，从一八六四至一八七一年罪惡地統治着玻利維亞，但終於遇刺而死。

在这个時期，南美洲北部也有許多独裁者和“革命”。在厄瓜多尔的許多暴君中，最出名的一个是加夏亞·摩倫諾。在他開始統治時，他是被选举为總統的；然而从一八六一年起幾乎繼續不断地延到一八七五年，他自己选举自己为總統。正如其他暴君一样，他極力維護教会。他以高压的統治方式維持其總統地位，直到他被暗殺時为止。在十九世紀末年以前，哥倫比亞也有許多独裁者，莫斯奎拉將軍是其中之一。他夺得政权後，从一八六一年起，一直統治到一八六七年。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也是反对教会的少數独裁者之一；他压制耶穌会教士的活動並封閉修道院。这个時期的秘魯，也是一系列的独裁者的歷史，其中最特出的一个是雷蒙·卡斯底洛。从一八四四至一八六〇年，他或者是總統，或者以非正式的領袖身份統治着秘魯。委內瑞拉也有它的独裁者，古茲曼·布蘭柯是其中之一。他从一八七三至一八八八年統治着委內瑞拉。繼他而起的是約阿奎恩·克勒斯伯。他統治了六年之久。之後是劣績昭著的西布里阿諾·加斯特罗，他前後統治了九年之久。

在同一期間內，中美洲的“革命”和独裁者也特別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薩尔瓦多、巴拿馬、危地馬拉和哥斯達黎加的歷史充滿了以暴力夺取政权的人物的紀錄。这些独裁者取得政权後，則竭尽其力以維持其地位，直到被暗殺或被另一次“革命”推翻時为止。其中的一个典型統治者即危地馬拉的極权統治者拉斐尔·加勒拉。他从一八三八至一八六五年統治着危地馬拉。他是一个極端反動者，取得政权後，他立即設法使自己被选举为終身統治者。奇怪的是他居然能得到善終。中美洲各國很不幸地都受着加勒拉

一類独裁者的統治。墨西哥也產生了許多独裁者，其中最出名的是波菲里奧·狄亞士。他是在一八七六年以武裝暴動奪得政权的。除了从一八八〇至一八八四年的短時期以外，狄亞士統治了墨西哥達三十四年之久，直到一九一一年為止。他比南美洲任何独裁者的統治年限都更長久。他是以叛亂而取得政权的，同時他也是因叛亂而被推翻的。以後講到墨西哥革命時，我們將再提到这个独裁者。

当代的独裁者

一九〇〇年以後南美洲的近代独裁者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使他們區別於早期的独裁者。这些近代独裁者中的大多數，包括巴西的在內，都具有下列特點：（一）他們都或多或少的是美國或英國帝國主義者的傀儡；（二）他們都具有絕對的法西斯傾向。在後面數章內將廣泛地論及这些方面，現在僅列举一些帝國主義和法西斯傾向囂張時代的典型独裁者，因而从拉丁美洲的“革命”和独裁者的普遍現象、以及从“考迪罗主義”的總的方面，得出一些結論。

拉丁美洲許多歷史學家，尤其是一九三五年以後的歷史學家辯論說，独裁者和以暴力奪取政权的時期，幾乎已在拉丁美洲絕跡，他們並說若干比較重要的國家終於安定下來、實行了立憲民主制。他們列举出拉丁美洲的“白種人”國家，如阿根廷、烏拉圭和智利以及比較“民主”的國家，如上述三國，再加上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和少數其他國家，認為这些國家不再受“考迪罗主義”的侵襲。然而很明顯，这样的估計是錯誤的。一般地說，拉丁美洲諸國，包括所謂“白種人”和“民主”的國家在內，仍然处在政變和独裁者的威脅之下，後來又有兇惡的帝國主義傀儡和法西斯分子的恐怖。

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區域近數十年來出了許多这种新的、由帝國主義唆使的“革命”和独裁者。巴拿馬在美國直接鼓動之下，於一九〇三年發生了一次“革命”，因而使美國的傀儡麥紐埃·阿馬道·格勒羅掌握了政權。在過去五十年中，巴拿馬幾乎發生過六十次類似的革命。英美帝國主義的另一傀儡独裁者是胡安·維生特·戈麥斯，他從一九〇八至一九三五年統治着委內瑞拉。戈麥斯慣於將他的政敵吊在肉鉤上。他從石油業勒索鉅款，致私人財產竟達三千萬美元之多。他是西半球最大的地主。在美帝國主義者輕視地稱為“香蕉共和國”的中美洲諸國，由美國贊助的傀儡独裁者一個接一個地霸佔着政治舞台。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五年期間，海地共有過七個總統，後來繼任的總統為數亦甚多。多米尼加共和國出了一个血腥的統治者特魯希約將軍，他因為受到美國的寵愛，從一九三〇年起直到本書作者現在執筆時仍然維持着其統治地位。古巴產生了馬查多將軍，這個所謂“自由主義者”是美帝國主義的一個工具，他是在一九二四年的“革命”後上台的。他常常把政敵投入哈瓦那海港，作為鯊魚的食物。一九三三年古巴發生武裝政變把他推翻。

在南美洲南部所謂不受“考迪羅主義”襲擾的國家中，最近也有許多兇惡的独裁者掌握了政權。被認為真正民主的國家阿根廷於一九三〇年產生了反動的独裁者約斯·烏希布羅。現在阿根廷則由所有独裁者中最恐怖的一個統治着。這位独裁者就是胡安·庇隆將軍。智利是另一個被認為未受“考迪羅主義”困擾的國家，現任總統蓋布里爾·龔柴里斯·魏地拉的政府，表現了極端独裁的、帝國主義傀儡的和法西斯的傾向。同樣地，在過去十五年中，巴西也產生了兩個傾向於法西斯主義的独裁者蓋都里奧·瓦加斯和恩

里哥·盖斯巴尔·杜特拉。

拉丁美洲諸國在一九四八年發生了許多次“革命”，並產生了与从前一样的独裁者，这些國家包括哥斯達黎加、秘魯、薩尔瓦多、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在过去十三个月中，巴拉圭發生过至少七次革命。筆者寫此章時，巴拿馬在一星期內更換了三个總統。拉丁美洲其他各國顯然也受着同样發展的威脅。

“考迪罗主义”的本質

自从独立战争時起，“考迪罗主义”即为拉丁美洲政治生活的一特點；要了解它的真正意义，則必須明瞭兩點重要事实。第一點是：独裁者以暴力夺取政权的所謂“革命”，实际上並不是真正的革命。因为革命並不僅僅是政府人員的更換，而是基本上改变生產方式和階級關係的变革。

按照此項定义，南北美洲曾經有过數次基本的社会变革。这就是白种人征服大陸後在原始的印第安人的經濟上起的革命的变化，即原始公社制的崩潰，而印第安各族人民被迫進入一个全然与过去不同的資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社会了。之後是从一七七六年至一八三七年期間發生的一系列民族解放鬥爭；整个西半球都捲入了革命浪潮，美洲的殖民地國家相繼掙脫了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英國及歐洲其他國家的統治。後來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爆發了美國內战，这是一次真正革命，它粉碎了种植場的經濟制度，並將政治权力由南部奴隸主手中移至北部工業資本家手中。最後是在一九一〇年開始的墨西哥革命，它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基本改变了該國。

但是拉丁美洲歷史上的成百次革命和政变，都不能算为革命，

因为它们並未促成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基本改变，即沒有消滅盛行着的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度。“革命”以後，大地主仍然存在，甚至靠这些“革命”而繁荣起來。由这个或那个“强有力者”發動的無數革命，大部分不过是“宮廷革命”，由軍官的敌对派系相互夺取國家机器；他們对當時統治着的地主則完全不是敌对的。有些“革命”則係各种地主相互爭端所引起的，例如一九三〇年巴西的“革命”，即咖啡園主和畜牧主之間的鬥爭。

然而很多拉丁美洲國家的革命（虽然不是大多數的革命），是起源於人民羣众的真正革命運動。可以称呼这些革命为“流產的革命”，它們是真正反对地主的統治，但是因为“考迪罗”或者所謂騎士的叛变而遭受了失敗。在西班牙拉丁美洲歷史上，無組織的工人、農民和中產階級——高举革命旗幟的羣众，曾經一再自發地起而革命，然而他們的革命運動都遭受机会主义的独裁者的阻撓，以致流產。这些作了諾言而未予兌現的独裁者，当初都是由羣众选举出來，作为他們自己建立的政府的領袖。这些革命運動虽然未能完全实现原來的目标，但是它們都帶來了許多具体的改革。一九三三年古巴的独裁者馬查多的被推翻是許多例子中之一。这次激烈的革命未能打垮古巴的地主和美帝國主义者的势力，但是却使每日工作八小時的制度得以实现，並使一九四〇年通过的憲法鞏固了一些具有進步性的立法，此外並廢除了給予美國以干涉古巴內政的合法权利的普拉特修正案。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一八四四至一八六〇年統治着秘魯的独裁者雷蒙·卡斯底洛。虽然後來他变为一位保守主义者，他却頒佈了解放黑奴的命令，並廢止了印第安人献納的封建式的貢稅，他所以这样做，是想給以拥護他上台的革命羣众某些滿足。

除了掌握了拉丁美洲的“革命”往往是(如果不能說大多數是)起源於羣众的真正革命這一點以外,假若要了解“考迪罗主义”这一現象,則必須掌握另一事实。那就是在拉丁美洲不断出現的独裁者,不僅僅是能够在緊急時期夺取政权的坚强的人或者所謂騎士,而他們还有着代表某一階級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他們。他們不过是当时掌握着政权的地主們藉以維護其統治的一种階級武器而已。他們是構成大地主的独裁制度的一部。

在劳动人民革命浪潮洶湧的情况下,大地主曾一再以自己所选择的独裁者來牽制这些對他們有極大危險的運動,不然他們就收買革命人民所培养的領袖。事实上,許多拉丁美洲的独裁者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台的。一些最殘暴的独裁者,包括臭名昭彰的罗薩斯(阿根廷)、狄亞士(墨西哥)和馬查多(古巴),都是以“自由主义者”或“急進分子”起家的;他們曾对人民作过多种多样的諾言,然而他們很少或完全沒有兌現。这些独裁者無時不在講“革命”,煽惑和欺騙人民的不僅僅是我們这个時代的法西斯式的統治者:如庇隆和瓦尔斯。自从一百年前罗薩斯和佛蘭西亞的時代起,拉丁美洲野心勃勃的独裁者已經善於以誇張的詞句作出許多關於改革和革命的漂亮諾言去欺騙人民。

在强大的人民羣众压力之下,独裁者有時也作过較小的改革,但是到後來,不論是自由主义者或者保守主义者,这些“考迪罗”幾乎毫無例外地变成了地主的恭順僕人和同謀者。關於此點,杜根說:“虽然有許多軍人‘考迪罗’是出身低微的,可是他們对地主並不是一种威脅。那些能够維持統治地位相当久的‘考迪罗’,無不搜括了大量財產而本身变为地主了。”^⑩因此,通过这种“考迪罗主义”的詭計,拉丁美洲人民的許多真正革命運動,都因為他們那些

追求一己利益的机会主义的領袖的叛賣，而遭受失敗和流產。真正的革命变为假的革命，結果是一切与革命前毫無區別。瑪里亞德义說：“在軍事‘考迪罗’時期，不是城市人民力量的加強，而是地主貴族的地位更加鞏固。”

正如前面所說的，在拉丁美洲產生“考迪罗主义”的基本原因，是由於拉丁美洲諸國工業上的落後，因而沒有由自己的政党所領導的強大的和組織嚴密的工人階級。至於拉丁美洲的情況，它客觀上是革命的，勞動人民也是革命的，但是革命的人民仍然缺乏適當的組織和綱領。然而，由於近年來共產党和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的發展，情勢也隨着迅速地轉變。

根据以上的事實，“考迪罗主义”的產生是由於拉丁美洲諸國根本沒有民主所致。人民羣眾對於民主制度的願望往往遭受暴力鎮壓的現象，在拉丁美洲是很尋常的。不論是在歐洲國家統治着拉丁美洲諸國的時候，抑或在這些國家獨立了以後，既沒有民主的真正傳統，也沒有民主的實踐。工會組織往往必需作殊死的鬥爭，以求生存；重要的罷工往往因為遭受統治者的無情槍殺而告失敗，有時則遭受暴力鎮壓而告流產。議會式的民主，如目前所能見到的，也都是欺騙人民的。統治者以財產的多寡或文化程度的高低規定了選民的資格，因而全部剝奪了人民羣眾政治上的權利；所謂國民大會不過是受地主控制的獨裁者的走狗們的集會而已。處在這種極端不利的情況下，工人和其他窮苦人民往往被迫得走頭無路，有時甚至為了微小的問題而不得不起來與專制政府作激烈的鬥爭。“考迪罗”就在這種時候出現，他們使人民的革命運動遭遇到毀滅。

“考迪罗主义”得以滋長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拉丁美洲的西

班牙語諸國，教會和軍隊具有龐大的勢力。教會本身就是一個大地主，而且它宣傳集權主義；它幾乎每次都是支持反動的“考迪羅”。軍隊也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和獨裁的組織，從它的隊伍中產生大多數的“考迪羅”。拉丁美洲歷史上的許多革命都是軍人領導的政變，跟着出現的獨裁者大多數是軍事將領。

拉丁美洲西班牙語諸國的歷史，也就是保守黨和自由黨互為執政政黨的歷史。它變為一種兩黨政權制，約與美國的情況相似。有些獨裁者往往自稱為“和解者”、“法律保護者”、“復興者”、“解放者”等等。雖然他們有時對革命的羣眾作些微小的讓步，然而像美國兩黨制的資本家情況一樣，地主的基本利益仍然得到保護，無論那一黨掌握政權都不致影響他們。墨西哥是唯一的特出例外，墨西哥的革命羣眾在一九一〇年發動的革命是一次真正的革命。

由於工人階級、中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薄弱，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特別顯得無效。著名的自由主義者約瑟·巴特萊·奧頓內茲是一個典型的例證。他在二十世紀的頭二十年裏任烏拉圭的總統，曾經施行了一些改革，鼓勵國家工業化，使國家與教會分離，並且作過許多進步的社會立法；然而正如阿里斯曼迪說的，他對於土地和帝國主義統治這兩個基本問題原封不動地未予以解決^⑩。阿根廷的里瓦達維亞、沙爾敏多和伊里戈燕，智利的巴爾馬西達和阿萊山德里以及整個拉丁美洲其他數十個著名的自由主義者，都是如此：他們絲毫沒有觸動“至聖之所”——大地主制度。只是在革命的墨西哥，因為羣眾的強大壓力，才稍為觸動了這種土地所有制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當秘魯的卡斯蒂羅廢除奴隸制度時，他對大地主佔有土地的制度則未予變更，結果使黑人和印第安人仍然遭受殘酷的剝削和政治壓迫。

“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這樣一種‘秩序’，既把這種壓迫法定和鞏固起來，同時又緩和階級衝突。”^①按照這個定義，由歷史上看來，不論是所謂“自由主義的”抑或反動的“考迪羅主義”，都不過是拉丁美洲諸國獨立以後大地主所採取的一種政制，通過國家機器以永久維持他們的階級統治。曾經傲步於拉丁美洲歷史舞台上的成百個煽惑群眾的“考迪羅”，實際上不過是以犧牲國內其他的人的利益為代價，大地主的壓迫勢力的維護者而已。

特別是在美洲西班牙語國家中，地主之所以要借助於以“革命”和獨裁者為其特點的“考迪羅主義”以維持其地位，原因是作為一個統治階級，他們未能建立穩固的社會統治制度，使他們能夠及時地撲滅一切革命行動。拉丁美洲諸國內由於微小的問題而起的羣眾鬥爭往往得以推翻執政的政府，其原因亦在此。在西半球其他各地，比如在統治階級控制比較堅強的美國和加拿大，羣眾鬥爭則往往未能獲得同樣的結果。

由於工業發展落後和農業尚停在小規模的基礎上，西班牙語諸國的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是比較薄弱的。這些階級雖然尚未能最後推翻大地主的統治，但是已經多次給它至大的威脅。截至目前為止，最後還是“考迪羅主義”佔得優勢，“革命”和獨裁者仍然絡繹不絕。然而這不過是歷史上的暫時現象而已。假若按照資產階級作家的說法，認為“考迪羅主義”之產生是由於熱帶氣候或者由於拉丁美洲人民的“暴烈脾氣”，那是極端愚蠢的。

巴西統治階級的控制方法

巴西的工人階級、農民和中產階級是傾向於革命的，這種傾向

的理由正如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國家的工人階級、農民和中產階級主要也是傾向於革命的一般理由一樣。在一定的程度上，許多資本家在一定限度內也是反對大地主階級的獨裁統治，並支持羣眾的某些革命要求的。其理由是：正如在前西班牙所屬各殖民地一樣，巴西的資產階級革命尚未完成擊破統治着國家的大封建地主勢力的主要任務。因此，即使是因為微小的問題，在巴西發生的嚴重的羣眾鬥爭，往往像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國家一樣，終於發展成為推翻政府的武裝鬥爭。

但是，像在拉丁美洲西班牙語國家盛行的那種“考迪羅主義”，在巴西歷史上並沒有起過重大的作用，主要的原因是巴西地主的統治比拉丁美洲其他各國地主的統治更為穩固。在巴西歷時已數百年的靠奴隸來維持的種植園制度，要比西班牙語大多數國家中的雇農制，更使地主的統治趨於鞏固。因此，當巴西於一八二二年脫離葡萄牙而獨立時，擁有奴隸和龐大種植場的大地主設法保留了君主政體，並使這種政體繼續維持了六十七年之久。在這種政體下，巴西的奴隸主仍然維持其固有的地位，他們像過去殖民地時代的三百年來一樣，施行着幾乎同樣的專制的社會控制方法。所有反對他們的企圖都遭受排斥或者鎮壓。因此，在拉丁美洲大部分西班牙語國家中當時蔓延着的“考迪羅主義”，以及隨着而產生的無數革命和軍事獨裁者，在巴西則為數極少。在巴西，地主保持着獨裁統治，而無須採用典型的“考迪羅主義”的統治方法。這也就是說，在巴西工業和革命工人階級都是很薄弱。

然而，當巴西的君主政體在一八八九年被推翻以後，接着的數年中出現了“考迪羅主義”。但是在共和國成立後，地主再度恢復他們的堅強統治。他們利用了所謂合法的“強有力的行政首領”的

統治方法。所有巴西的總統，無論是軍官或是平民出身，實際上都是維護大地主利益的立憲獨裁者。關於這種專制制度，孟徹斯特說：“那種寡頭政治中的少數統治者是由仍然以土地佔有為基礎的富裕的有文化的貴族所組成，但是也為新起的工業和商業巨擘開着大門。正是這種因素為民族獨立以後的巴西提供了國內社會和政治發展的穩定力量。巴西的獨裁領袖或者是由這個貴族階級中選出的，或者被這個貴族階級所選的。”^⑫

但是，向來很順利的巴西地主的獨裁制，在近數十年來却不斷地遭遇到困難。結果使“考迪羅主義”在巴西有了顯著的成長。這種新發展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工業的迅速發展，以及隨之而起的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擴展，因而就有了傾覆地主統治的趨勢。在巴西地主統治的早期，政治上是穩定的，後來却逐漸不穩，其原因除以上所說者外，尚有美帝國主義日甚一日的干涉，國內統治者法西斯傾向的增長，和資本主義的世界總危機全面性的破壞作用。在巴西產生的一般結果是，自從一九二〇年以來發生了許多兵營叛變和未獲成功的羣眾革命鬥爭。這些騷動和鬥爭，除了與拉丁美洲其他各地的“考迪羅主義”所採取的方式相似以外，還含有新的法西斯帝國主義因素。結果產生了瓦加斯和杜特拉之流的獨裁者。這兩個獨裁者以他們的“職工國家”機器，殘酷地鎮壓工人階級，在法西斯化的程度，是足以與拉丁美洲所產生過的任何獨裁者相比的。

美國的資產階級獨裁制

像美洲西班牙語國家所特有的“考迪羅主義”，在美國的歷史上幾乎沒有起過任何作用，因為在美國，工業已有極大的發展，而

且資產階級革命也比較獲得了更大的成就。美國工人不如拉丁美洲工人那樣具有革命性。對於美國工人階級說來，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已經不是他們的基本任務；而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遠景，亦尚無充分的認識。擺在他們面前的是許多重大的民主任務，如確立黑人的權利問題，與壟斷資本和法西斯主義鬥爭的問題，爭取和平問題等等。然而基本上他們的眼界尚未超出資本主義制度的範圍之外。自從美國成立之時起，統治階級已很強大，政治上也已經很成熟。他們無須利用拉丁美洲的“考迪羅”方式，來使反抗性（假若不能說是革命性）日益增長的工人服從他們的制度。美國的統治者甚至於能夠容忍一定限度的民主，而無須把羣眾要求改善待遇的行動看作為革命，需要採取類似拉丁美洲國家所採取的極端反革命的鎮壓措施。加拿大資產階級統治者的情況，大致上也是相似的。

在合眾國建立的初期，美國是由逐漸發展着的北方工業資本家和南方種植場主所構成鬆弛的聯盟統治着。雖然他們共同緊牢地統治着美國，但是他們的聯盟是極其不自然的，在敵對的種植場主和工業資本家之間，彼此經常爭奪控制權。這種繼續不斷的鬥爭數度幾乎發展為分裂聯邦的實際行動，在爭執中不滿的一方往往威脅退出聯盟。八十年來不斷的激烈鬥爭終於因一八一六至一八六五年內戰的爆發而到達了最高點，在戰爭中北方的工業資本家擊潰了南方的種植場主，而成為全國的絕對主宰。

強大和基礎穩固的資產階級，通過一種有限度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統治着美國。在這種階級民主制中，正如“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者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美國的資產階級從未感覺到（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感覺到），有必要立即勒死議會制民主、工會組織以及工人、貧苦農

民和城市資產階級所積極爭取的其他各種民主制度。他們所一貫採取的方法是削弱、限制和歪曲這些民主機構的政策，因而使它們不致對資產階級的統治有任何威脅。但是，罷工的工人在成千次的鬥爭中付出重大代價以後，深深地認識到，當美國的狂妄的資本家感覺到本身的基本利益受到嚴重威脅時，他們是不惜公開使用國家的武力來鎮壓工人階級的。在人剝削人的一切制度中，永遠潛伏着“考迪羅主義”。

除了沒有採取類似拉丁美洲的“考迪羅”制度以外，美國的資產階級發展了並且使用了無數方法，以維持他們本階級的獨裁統治。他們那種“抑制和均勢”的政治手段是阻撓和麻痹人民的民主意志的巧妙方法。資產階級實行兩黨制度，旨在阻止一個人民的政黨產生，並使工人和黑人在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立法機關中的代表人數降至幾乎等於零。美國的資產階級並通過他們的學校、教會、報刊、無線電廣播、電影和電視等等，組成了一個龐大的宣傳機構。資產階級的這些工具不斷地把資本主義的所謂優點，灌入人民的腦中。在這一類的資產階級的武器中，最兇惡的就是對工人運動高級領導者的思想和其他方面的控制。對“自由企業”不斷垂涎着的這些“資產階級的副官”經常利用他們的強大勢力保衛資產階級，使之不致遭受工人的嚴重攻擊。美國資產階級因為掌握着如此強大的控制权，所以迄今仍然不需要拉丁美洲的“考迪羅”。

這是美國過去的情況，現在的情勢則正在急劇變化中。資本主義正在全世界範圍內逐漸地陷入總危機中，它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日益趨於不穩定；而且在全世界各地建立社會主義，越來越成爲一個迫急的問題了，因此大資產階級現在一般地也越來越傾向

於採取高壓的控制方法。這種傾向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新的法西斯“考迪羅主義”(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等等)的興起，資產階級利用他們來鎮壓國內的日益傾向於革命的工人和勞苦大眾。在美國，資產階級正在利用許多迂迴的方法走向法西斯主義，其中之一即置政府的立法機關於不顧，而竭力加強行政權力的明顯傾向。在最近的許多例子當中最特出的一个，就是杜魯門總統在未得到國會的許可即猝然使美國參加重大的朝鮮戰爭。從這些趨勢中可以看出法西斯“考迪羅主義”傾向的雛形，而這種傾向已是許多資本主義國家所共有的一个特點。關於這一點，可以回憶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經濟危機時期，當美國的資產階級感到其統治地位受到重大威脅時，資產階級的代人大聲疾呼，要求廢止民主制度，並產生一个獨裁者去挽救其階級統治。這種走向法西斯主義的整個危險的發展，將在本書的後面加以討論。

- ① 里貝著：“南美洲的獨裁者”，華盛頓一九三七年版，第一六頁。
- ② 參見皇家國際問題學會：“南美洲共和國”，牛津大學一九三七年版；根室著：“拉丁美洲內幕”，紐約一九四〇年版；威爾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發展”。
- ③ 田寧鮑姆著：“為爭取和平和麵包而鬥爭的墨西哥”，紐約一九五〇年版，第五一頁。
- ④ 見荷爾姆斯著：“拉丁美洲：傳奇中的樂土”，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二三頁上之引語。
- ⑤ 漢佛萊斯著：“現代拉丁美洲”，倫敦一九四六年版，第七九頁。
- ⑥ 見“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一九五〇年三月號，第一〇八頁上之引語。
- ⑦ 克羅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五八三頁。
- ⑧ 同上書，第五〇九頁。
- ⑨ 杜根著：“南北美洲”，第二一頁。
- ⑩ 阿里斯曼迪著：“海耶·德·拉·陶瑞先生的馬克思哲學”，蒙得維的亞一九四五年版，第六六頁。
- ⑪ 列寧著：“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第一六頁。
- ⑫ 孟徹斯特著：“南美洲的獨裁者”，第四六七頁。

第十九章

墨西哥革命

独立战争後的这一世紀中，拉丁美洲被压迫劳动羣众对他們的压迫者進行了多次猛烈的進攻。这一風起雲湧的鬥爭的最高峯便是墨西哥革命——这个革命以後一直激勵着墨西哥被压迫被蹂躪的人民。这个革命是一个農民的、反帝國主义的革命，是对勾結在一起的大地主、反動資本家和外國帝國主义的一次最有成效的進攻。

墨西哥革命始於一九一〇年，而其先声則是一八五五至一八七二年的革新運動。革新運動的鬥爭很艰苦，它的領導者是墨西哥偉大民族主义者印第安人貝尼托·胡阿雷斯。格倫寧說他是“墨西哥各族人民中最先進的人物”^①。胡阿雷斯繼承了革命先烈希達尔哥和摩里罗的傳統，他在制定有名的一八五七年憲法和一八五九年的各項改革法方面起了領導的作用。这些文件規定了教会与國家分离、沒收与出售大地產、國家掌握教育、廢除教会和軍事的特別法庭、限制教会势力、民政登記而不必举行宗教儀式的婚姻、实行嬰兒出生登記制以及其他各种重要改革。胡阿雷斯於一八五八年任總統。他基本上代表中產階級。自从三百五十年前最後一个阿茲蒂克族“皇帝”考特莫克敗亡之後，他是身任墨西哥人民領袖的第一个印第安人。

十九世紀中葉革新運動時期，墨西哥的大部分土地为天主教

会所有，这一情况已经存在了許多年。法國人阿貝·特斯托利說，天主教教会的財源很廣“其每年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國家的收入”^②。教会率所有的反動势力反对胡阿雷斯，掀起了三年的“革新战争”，这是拉丁美洲歷史上最惨烈的內战之一。最後，自由主义势力擊敗了保守势力，胡阿雷斯於一八六〇年勝利回到墨西哥城。可是一个战争灾难刚刚过去，另一个战争灾难又來臨。虎視眈眈，待机在拉丁美洲撈一把的英國、法國和西班牙，这时便藉口要求賠償損失而佔領了墨西哥。法國軍隊於一八六二年開進墨西哥，廢除了胡阿雷斯政府，並於一八六四年应教会的特意請求，把法國傀儡馬克西米連大公扶上“王位”作墨西哥王。於是又發生了一个長期的殘酷的战争。但是百折不撓的胡阿雷斯終於勝利了，他於一八六七年光復墨西哥城，槍決了馬克西米連。

這裏有一件意味深長的事：对反動的教权主义及其同盟者進行猛烈進攻的，是信奉天主教的領袖們和普通的教民。倫巴多·托列達諾評論这件事時說：“独立革命是誰幹的呢？是墨西哥人幹的，是信奉天主教的墨西哥人幹的。使教会与國家分离是誰領導的呢？是誰保障了信仰自由呢？不是別人，正是制定一八五七年的憲法的那些人。胡阿雷斯是一个信徒，是一个天主教徒，而追隨他的人……也是天主教徒。”^③ 教会曾經声明說墨西哥人百分之九十九是天主教徒。

胡阿雷斯於一八七二年因心臟病而突然逝世。由於反動势力挑起了兩次劇烈的战争反对他的自由主义的政綱並使國家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因此，胡阿雷斯从未真正得到机会來实施他的政策。但是他給了大地主和他們的一切同盟者以迎头的痛擊，他已經完成了一件偉大的業績。他所進行的改革以及他的其他措施，

注定了要在兩代以後，在影响深远的墨西哥革命中開花結果。

狄亞士政权

波菲利奧·狄亞士在革新战争和反对法國侵略者的鬥爭時期是胡阿雷斯麾下一个印第安將領。他於一八七六年攫取了墨西哥的總統職位。从那時起他盤据着總統和國家統治者的地位直到一九一一年，只有一八八〇至一八八四年是由他所佈置的一个傀儡当總統的。沒有一个拉丁美洲的独裁者曾經統治过那样長的時間。当狄亞士剛剛上台的時候，他也和其他許多專制魔王一样作出自由主义的姿态，高唱着民主，並且甜言蜜語地答应把土地还给印第安人。但是後來連这些籠絡人心的謊言也逐漸沒有了，狄亞士很快露出了他的真正面目，顯示出他原來是企圖進一步奴役墨西哥、進一步使墨西哥殖民地化的國內和國外反動派的馴服走狗。他的長期統治確實是墨西哥人民的浩劫。

墨西哥的面積約等於美國四分之一。在一九一〇年，它的人口是一千五百万左右。其中八百多万是歐印混合种人；約六百万是印第安人；一百一十五万是白种人。印第安人有着五十一种不同的語言和方言，僅僅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就有二十九种語系。墨西哥較重要的种族有：阿茲蒂克、瑪雅、查波蒂克、特拉斯加蘭、雅基士、米克斯、惠佐尔和特拉斯加。在一九一〇年，約百分之七十七的人口从事農業，百分之七在礦山作工。墨西哥的土地只有百分之十可以耕种（而美國有百分之五十的土地可以耕种），其餘的都是荒山、沙漠和森林。

独裁者狄亞士把公地大開方便之門地交給大地主們。他把大塊土地以極小的代價，或完全不要代價，分送给積極擁護他的政权

的人。人民的土地被他送掉的達一億三千五百万英畝之多，這等於墨西哥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二十七。在這些土地上建立起來的大田莊有許多簡直是大得驚人。下加利福尼亞有四個人分得了三千万英畝土地；在東北部有一個人得到了一千二百万英畝土地，在北部的齊華花則有另一個人得到了一千七百万英畝土地。此外又有十七個人分到了九千六百万英畝土地，這等於共和國的面積的五分之一^④。到了一九一〇年，三千個家族幾乎佔有了墨西哥的一半。百分之一的農村住戶擁有了全國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全墨西哥總共只有八百三十四個大地主。

狄亞士在給教會以各種特權方面，也很慷慨，他把胡阿雷斯所制定的許多反天主教的改革都拋到垃圾坑裏。於是教會又收回了它在改革時期所失去的許多特殊地位。教會再度壟斷了教育，而且儘管憲法有明文規定，它實際上又成為墨西哥的國教。聖職人員和那些大地主以及軍閥一樣，儼然自成獨立王國，他們自己制定了許多法律。在教會的對教育的監護之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是文盲。

狄亞士對於外國帝國主義者也是雙手歡迎的，特別是歡迎那些志在掠奪和剝削墨西哥的美國帝國主義者。這一時期對於那些尋找廉價的原料和奴隸勞動的資本家投資者，確實是一個黃金時代。美國資本像潮水一樣湧來，華爾街的傳聲筒更大為狄亞士捧場，說他是當代最偉大的政治領袖之一。結果是：美國的投資迅速增長到一、〇五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墨西哥資本的總投資額則僅及它的四分之三，即七九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大部分的礦山、煉鐵廠、油田、鐵路以及其他與國計民生有關的資源和工業，都在美國和英國帝國主義者的手中。墨西哥工業利潤之高，在全

世界是數一數二的。

狄亞士一方面把墨西哥的財富慷慨地分發給地主、僧侶、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軍事走狗，另一方面對人民羣眾採取鐵腕政策。在一九一〇年，墨西哥農戶百分之九十五沒有土地，公地已所剩無幾。農業工人實際上是奴隸，他們每天的工資只有一角五分到二角。他們的祖先在一兩個世紀以前所賺的工資也是這麼多，不同的是生活費已經比以前上漲了百分之二百到百分之五百。產業工人每天勞動十二小時到十五小時，他們也同樣處於原始的貧困和被榨取的狀態中。

人民稍有反抗就受到殘酷的鎮壓。那時沒有工會，沒有合作社，沒有在野黨。狄亞士加上他的國家機關，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要是工人胆敢起來罷工，軍隊就大肆屠戮。一九〇六年卡納尼亞銅礦發生了罷工，結果二十個工人被殺死；一九〇七年里約布朗科紡織工人舉行了罷工，反對十三小時工作制，男女兒童二百人慘遭屠殺。懷有不同政見的人，或被暗殺，或被關入黑牢中受盡折磨而死。克羅寫道：“他（狄亞士）設有一個黑暗陰沉的大牢，裏面充滿了他的政敵和敢於一再批評他的政府的新聞記者。他們的腳老是泡在泥水之中；他們永遠看不到太陽。他們或者被折磨死了，或者變成神經病。反對狄亞士確實不是兒戲”^⑤。

這就是狄亞士統治下的墨西哥。它一方面是各色各樣的剝削者和社会寄生蟲的樂園；另一方面又是勞苦羣眾的地獄。墨西哥有丰富的寶藏，但是它是世界上最貧困最受壓迫的國家，它是一幅資本主義貪婪蹂躪的悲慘圖景。無怪乎革命的浪潮把這些可恥的制度一掃而光。

革命和反革命

狄亞士政权表面上很强固，但是由於人民中普遍孕育着革命的情緒，这个政权在革命的第一次衝擊之下便垮台了。數百万被压迫的農民是革命的潛在力量，產業工人也是如此。城市中產階級深怀不滿。民族資產階級也怨恨大地主的苛政。在軍隊中，由於徇私舞弊的腐敗制度風行，也引起許多不滿。甚至在大地主和教會的陣營裏，也存在有不滿狄亞士的腐敗制度的分子。因此只需一个沉重的打擊便足以摧毀这一座紙屋。

这一擊於一九一〇年到來了。一个有錢的地主弗蘭西斯哥·馬德羅在这一年宣佈他要和狄亞士競選總統。狄亞士對於馬德羅要作總統候選人一事，置之不理。这位八十五歲的独裁者，仍然把自己选举出來当總統。这是他第七次当總統。同年十月，馬德羅向狄亞士宣戰，他号召人民起來革命。他得到了足够的支持，並推翻了那老朽的搖搖欲墜的狄亞士政权。馬德羅和他的軍隊勝利地開進了墨西哥城。狄亞士於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匆匆辭職，逃到歐洲去並死於該地。这就是西半球歷史上声名最坏的独裁者的下場。

墨西哥革命的基本缺點是缺乏準備。革命爆發之前，全國处在高压的環境之下，革命運動沒有組織、沒有綱領、沒有領導。那時還沒有工会，還沒有工人的政党。曾有人这样說过：“當時墨西哥沒有列寧。”

一九一〇年以前的幾年中，有一些零散的游擊战争和羣众鼓動工作。这是一些無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团体進行的，其中有名的是馬貢兄弟。資產階級的國民自由党很弱，而且沒有明確

的政治路綫。共產黨晚十年以後才誕生。因此革命的任务是什麼，以及如何完成这些任务，在羣众的領袖們的頭腦中只有一个模糊的观念。

墨西哥革命是一个農民革命，它的主要鋒芒是針對着大地主所有制。但是自由主义者馬德羅總統對於土地改革这一基本問題，既不了解也不同情。他認為墨西哥所需要的，只是在社会生活中实行更多的民主。因此他關於土地这一關鍵問題，幾乎沒有任何作为。这样一來，他当政还不到兩年，羣众对他打败狄亞士所表現的高漲熱情很快就冷下來了。馬德羅还犯了另外一个根本的錯誤，这一錯誤对他本人來講，是一个致命的錯誤。他沒有肅清舊狄亞士政权的支持者，这些人都盤据在政府、軍隊、工業、教会和其他重要機關裏頭。相反地馬德羅口口声声高唱“民族和解”。

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一九一三年二月，馬德羅軍隊的參謀長維托利阿諾·衛塔將軍發動了叛亂。他原來是狄亞士的一个將領。他得到反動派的联合力量的支持——大地主、教会上層人物、帝國主义者以及狄亞士独裁政权垮台之後，在馬德羅的自由主义統治下重整旗鼓的一切力量。衛塔經過了流血的鬥爭之後，攻下了墨西哥城，並捕獲了馬德羅。接着，他一面假裝要保護馬德羅的安全把他送入獄中，一面偷偷地把这位前總統殺掉了。

在通常的情况下，按照过去拉丁美洲所發生过的幾十次“革命”的常例，在反革命的血腥勝利之後，墨西哥革命早該垮台了。但是这一次不同。隨着工業化的逐步發展，在墨西哥生長了一个年青的生气勃勃的工人階級、城市中的新的中產階級和人數不多的資本家階級。事态的發展証明，这些階級加上農民以及農業工人（大部分是印第安人和歐印混合种人），有足够的力量來堅持堅強

的革命鬥爭。因此，革命並沒有像以前許多次人民武裝鬥爭一樣，一下子“流產”。反動派衛塔夺取政权这件事，反而激起全國的革命鬥爭精神。这一次反動派的元首沒有能够完成他的階級任务。

一支人民的軍隊很快產生了。它的領袖在南方是艾米列諾·查巴塔，在北方是弗蘭西斯哥（“班佐”）·微拉、奧布勒剛、卡蘭薩等。接着發生了許多激烈的戰鬥。革命的軍隊自称为憲政主义者，他們在羣众的熱烈支持之下，經過激战之後打敗了衛塔。結果是：衛塔辭去了總統職，並於一九一四年七月逃亡國外。他總共執政約十七个月。繼之是卡蘭薩將軍任總統。卡蘭薩曾在革命中起過積極的作用，但他和馬德羅一樣是一個地主。他曾在狄亞士的傀儡國會內作了十四年的參議員，在這十四年當中他沒有任何自由主义的表現。

在反对衛塔反革命的戰爭中一個重大的演變，是工人第一次作為一個階級整個的、有組織地參加了這一鬥爭。這就是世界勞工社在一九一四年所組織的“紅色大隊”。世界勞工社是一個初具規模的全國性工人組織，它是在一九一三年馬德羅當總統時代組織起來的，後來被衛塔下令解散。“在有些地方，熱情是那樣高漲，以致必須說服工人只需要选拔一些人來參軍，而不必像他們所希望的那樣，把工廠關閉起來全體出動。”^①其後，組織世界勞工社的工团主义者甘心被卡蘭薩所利用來反对查巴塔和微拉，從而起了反動的作用。

革命綱領的制訂

革命已經四年了，然而革命的綱領仍然很模糊，特別是關於土地問題。但是在南方，查巴塔，一個不識字的歐印混合種佃農，正

在和他由印第安人和歐印混合種人組成的軍隊英勇地寫下綱領的這一部分。他的綱領，正如他的一九一一年阿雅拉計劃上所說的，非常簡單明瞭——拆散大地產，把土地分給農民。“土地和自由”是他的口號。當查巴塔和狄亞士、馬德羅、衛塔、卡蘭薩、奧布勒剛鬥爭的時候，他始終高舉着他的土地綱領。他振臂高呼：“南方的起義者們，寧可挺起腰幹而死，不可屈膝而生。”查巴塔是一個很有才能的將領，又是一個很得到羣眾擁護的領袖。在一九一三年他就已經控制了南方六個省，而以莫勒洛斯作為主要活動中心。他於一九一九年四月十日被敵人毒辣地刺殺了。田寧鮑姆描述查巴塔時寫道：“從他揭竿起義之日起，直到他被殺死之日止，他從未投降過，從未被征服過，從未停止過鬥爭。”^⑦查巴塔是革命的象徵——他象徵着戰鬥的不屈不撓的農民，在公開的敵人和詭計多端的偽裝革命的政客面前，矢志為得到土地而奮鬥到底，雖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查巴塔是革命培育出來的最偉大的領袖之一。

“班佐”·微拉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他在北方一帶，在齊華花和他的軍隊很出色地為土地而鬥爭。儘管他沒有像查巴塔那樣貫徹始終和眼光清楚，但是他是一個勇敢而有才幹的革命戰士。結果，他在一九二三年也同樣地遭到殘酷的殺害。微拉軍行所至，把大地產都沒收了，把土地分配給農民。是他沒收了北墨西哥特拉索斯家族一千七百萬英畝大地產。隨微拉四萬大軍採訪的新聞記者約翰·利德滿口讚譽這位將軍的政治堅定性和軍事才能。他說，從軍事上來說，微拉是“墨西哥千古未有的最偉大的領袖，他的作戰方法簡直神似拿破崙”^⑧。

正當查巴塔和微拉率領着他們的武裝的印第安族和歐印混合種農民，在戰場上實現革命的土地綱領的時候，工業中的工人們也

正在行動起來製訂他們的勞工綱領。除了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反動的衛塔当政的時期工人運動受到鎮壓之外，工會一直在發展着，並且發動了許多成功的罷工。工人階級已經開始邁步前進。

一九一七年召開了一次全國參政會，為墨西哥起草了一個憲法。當時正值革命的艱難時期，查巴塔正與卡蘭薩在南方作戰，卡蘭薩與微拉之間的殊死鬥爭，剛剛以微拉的失敗而結束。在全國參政會上，自由主義的牧場主奧布勒剛將軍的勢力，超過了比較保守的卡蘭薩總統的勢力。工人運動還比較薄弱，在這個極其重要的會上，才只有兩個工人運動的代表。會議最後產生了一個文件，這一文件是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寫成的，是當時最民主的憲法，遠遠超過當時的一切憲法。經過了七年的鬥爭，革命終於產生了一個具體的成文的綱領。

關於極關重要的土地問題，新憲法的著名的第二十七條上，除了其他的重要條文之外，有下列的規定：(1)國家是土地、河流、礦藏的根本所有者；(2)國家有權限制或沒收私有財產；(3)只有墨西哥人能領有土地、河流和礦山；(4)教會不得領有、經營或承典不動產；(5)股份公司不得領有土地；(6)農村公社得領有土地；(7)國家將收回狄亞士政權時期所讓與的公共土地與河流；(8)（最重要的一項）採取適當的方法拆散大地產，發展小塊土地所有制，建立新的農村人口的中心，並在總的方面鼓勵與保護農業^③。

關於工人問題，憲法上同樣著名的第一百二十三條的規定：(1)完全承認組織工會的權利；(2)確定八小時工作制，一週六日工作制以及夜工七小時工作制；(3)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以及加班付加倍的工資；(4)規定女工與童工的休息時間以及對他們的其他保護；(5)廢除代金券與磁方所開設的商店，以及廢除封建借貸關係；

(6) 以仲裁与协商方法处理劳资纠纷；(7) 资方必须给工人设置适宜的宿舍，为工人子女设置学校，并在他们的企业中装设安全设备以防事故及职业病。这些规定有许多也适用于农业工人^⑥。

至於一般政治改革方面，則一九一七年憲法大都是重申並發展了胡阿雷斯所起草的一八五七年憲法。其中規定了教會與國家分離；參政权（當時還沒有給婦女以選舉權）；組織政治團體與進行民主活動的權利；擴大教育制度和掃除文盲；組織合作社運動；增進人民的健康以及其他各種改革。

許多領袖們籠統地說這個憲法是一個社會主義綱領，但是實際上這個憲法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憲法。這個憲法雖然給農民和工人許多民主權利，並對資本家和地主加以各種限制，特別是對地主加上很多的限制，但是這個憲法並沒有企圖廢除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一九一七年以後革命的歷史（在這以前的歷史也是如此），主要是一部墨西哥人民羣眾為實現他們的一九一七年憲法的民主綱領而奮鬥的記錄。

為爭取綱領的實現而鬥爭

卡蘭薩總統無意實行一九一七年憲法上那些急進的規定。這些規定是工人和農民的壓力迫使他接受的。實際上他也沒有實行過這些規定。他設法修改和削弱第二十七條和第一百二十三條憲法，並破壞土地的分配。在他執政的整個五年當中，他只分配了五十萬英畝土地給農民。此外他还設法對付有組織的工人。他槍決了好幾個拒絕服從他的專斷命令的工會領袖。他從新恢復和實施一八六二年的對付罷工的法律，根據這個法律所有革命者都將被剝奪公民權。再則卡蘭薩在他的政府裏容納了許多公開的反動分

子，他是暗殺查巴塔的元兇。最後，他還想一手壟定在一九二一年的選舉中繼承他作總統的人。但是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一個牧場主出身的奧布勒剛將軍發動了叛變，羣眾都跟着他走。卡蘭薩很快就被打敗並被殺死。

在這一時期的艰苦的內戰中，最可憾的一件事是革命的工人和農民沒有站在一條戰綫上。兩個首要的農民領袖查巴塔和微拉的土地綱領中，都沒有“關於工人的政綱”。另一方面有組織的工人對於土地問題的態度也很曖昧。結果，在複雜劇烈的武裝鬥爭中，工人和農民這兩個天然的同盟者，常常完全沒有必要地敵對起來。貝德魯薩描述這個很令人痛惜的情況時寫道：“階級覺悟不夠又使得工人們拿起武器在戰場上和他們的被剝削的兄弟作戰。”^⑩在這個戰爭慘烈的歲月裏，查巴塔和微拉的部隊曾數度佔領了墨西哥城，但是微拉的軍隊在一九一五年基本上被消滅了。

奧布勒剛是一個左翼自由主義者。他組織了一個“非政黨”的內閣，執政四年之久。他改進了政府機構和改組了軍隊。在他的政權之下，工會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墨西哥區域工人聯合會的發展尤其顯著。這個全國性工會中心成立於一九一八年，到了一九二七年它的會員約有二百二十萬人。但是奧布勒剛也是一個對於分配土地給農民不很積極的行政首腦。在他的任期內，他只分配了約三百萬英畝土地給農民。因此，“革命之後十三年，不到百分之二的大地主擁有百分之五十八·二的土地。”^⑪

奧布勒剛的任期於一九二四年終了。在奧布勒剛的支持之下，潘魯塔哥·艾里阿斯·卡勒斯當選為總統。在卡勒斯當選之前不久，阿爾道夫·德·拉·衛塔曾對卡勒斯發動了一個暴動，結果是失敗了。卡勒斯原來是一個教師，他是一個左翼自由主義者。他組

織了一個“建設內閣”，執政四年。他分配了七百五十萬英畝土地給農民。他對有組織的工人也採取合作的态度。墨西哥區域工人聯合會領袖路易斯·慕隆斯成為他的內閣閣員之一。慕隆斯和美國的龔潑斯集團有關係，曾在墨西哥工人運動的確立方面起過重要作用。然而這個時期他已經發財，在政治上已經完全蛻化了，這對於墨西哥區域工人聯合會非常不利。在同一時期內墨西哥區域工人聯合會組織了工黨支持卡勒斯。卡勒斯於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鎮壓了天主教徒的武裝暴動。天主教教會一向公開反對一九一七年的憲法，並且威嚇農民說，凡是接受被沒收的土地的農民，都將被逐出教會。教會的領袖們公然鼓吹武裝暴動。卡勒斯用沒收教會的財產來回答他們。接着便發生了暴動，經過激戰之後，暴動被鎮壓下去了。

一九二八年卡勒斯任期終了後，奧布勒剛將軍又重新當選為總統。但是奧布勒剛上任不久，便被天主教的刺客里昂·托拉爾殺死。波特斯·基爾被指定為臨時總統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的選舉為止。在這一期間內，他鎮壓了天主教的另一次暴動。這一暴動歷時兩個月，其影響波及了六個省份。奧蒂斯·魯比奧，一個工程師，最後當選為總統。但他因病於一九三二年辭職，繼他之後當總統的是阿貝拉多·羅德利格斯將軍。

自革命開始以來的這些年代中，天主教教會就一直站在反動派方面。田寧鮑姆寫道：“墨西哥的天主教會和狄亞士政權站在一起，敵視馬德羅，對衛塔採取友好態度，接着就反對一九一七年的憲法。最後它公開地宣佈它不能遵從憲法上那些影響教會的生命的條文。”⁽¹³⁾

卡德納斯政权

拉薩罗·卡德納斯將軍是一个歐印混合种人，曾經当过印刷工人，於一九三四年七月当选为總統。他是幾次內战的老战士。他得到全國大多數人的支持，其中有：为數頗多的資本家，城市中產階級，特別是工人运动、農民組織和一般的左翼势力。反对他的是金衫党和各种法西斯組織、天主教教会、地主以及其他反動派。他有絕大多數人民作他的後盾。他的國家革命党於一九二九年在奎勒達罗成立，这个地方是六十年前馬克西米連“皇帝”被槍斃的所在。卡德納斯基本上代表中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

卡德納斯上台之际，正值全世界反对法西斯的鬥爭以及反对一般反動派的鬥爭迅速高漲的時候。他的政权和罗斯福在美國的新政恰在同一个時代。在墨西哥工人和農民的強大压力之下，卡德納斯实行了一个激進改革的綱領，即他的六年計劃。卡德納斯把这个計劃描寫为“趨向於社会主义的合作制度”。卡德納斯的一个主要成就，是他把土地分給印第安族和歐印混合种的農民。他是認真解决这一个極關重要的任务的第一个總統。在他当政的六年期間內，他分配了約四千五百万英畝土地，等於革命開始以來所有以前的總統分配的土地兩倍以上。卡德納斯还設立了國家農貸銀行來幫助農民。他鼓勵農民組織起來。沒有幾年的功夫全國農民联合会已經有三百萬會員，如果連家屬算在一起則總數達一千二百万人，等於墨西哥全体人口的大多數。

卡德納斯政府对有組織的工人作了許多讓步。這時墨西哥區域工人联合会，因慕隆斯的領導腐敗不堪，在工人羣众中已經失去了威信。联合会遂於一九三六年分裂，並誕生墨西哥劳工联合会。

这个新的工会組織是在一个优秀的年青左翼知識分子温森特·倫巴多·托列達諾的領導下成立的；在一九四〇年的時候，这个新工会組織宣佈它的會員已達一、四七一、〇〇〇人^⑩。墨西哥劳工联合会与卡德納斯密切合作，奉行着改革与鬥爭的積極綱領。在工人的压力之下，卡德納斯修訂了和加强了全國劳工法。当他的政府把鐵路和油井收歸國有時，他就把这些企業交給工人去管理。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毫不猶豫地派遣軍隊去鎮壓一九三六年勢將發生的鐵路罷工。

卡德納斯政府是革命以來最進步的政府，他大大促進了學校的建立和一般教育事業的發展。威尔格斯寫道：“墨西哥有學校約二萬二千所，學生約二百萬人，教師四萬五千人；而一九一〇年則只有學校六百所，學生七萬人。”^⑪卡德納斯還推動了合作社的發展。在他的政權之下，婦女第一次在墨西哥參加基層選舉的投票。一九三五年卡德納斯以前的朋友卡勒斯從國外回到墨西哥，陰謀策動一個反卡德納斯的運動。卡德納斯把卡勒斯和他在工會運動裏的走狗慕隆斯裝上飛機送到美國去。

卡德納斯政權實行了許多重要的措施，其中有：一九三七年把全國性鐵路網（主要屬於外國資本）收歸國有，一九三八年把屬於美國和英國資本家的油田收歸國有。這是極其生動的維護墨西哥的主權和墨西哥人民的權利的行動。二十年以前憲法上就已明文規定國家有權採取這一行動，但是沒有一個總統敢於把憲法上的這一條文見諸實行。這些被沒收的油田財產價值由一萬萬美金到五萬萬美金不等，它們的國外所有人在一九三五年分到的紅利是百分之十八，因此這些財產之被沒收對帝國主義者是一個很大的損失。直接促成收歸國有的原因，是美英的油田所有人以死硬的

态度拒絕石油工人的要求，他們絲毫不考慮工人們的要求已經得到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最高法院的批准。油田收歸國有之後引起了長期的尖銳的國際糾紛。這一糾紛在一九四一年得到了部分的調解，由墨西哥政府付給美國公司三五、五二五、〇〇〇美元並从中減去折扣額。

根据不久以前的憲法修正案，墨西哥總統的任期不得超過六年；因此儘管卡德納斯很得到人民的擁護，他不能繼續當下一屆的總統。他的繼任人是大地主阿維拉·卡馬佐將軍（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六年）和米圭爾·艾勒曼（作者寫本書時他仍在執政）。這兩個人掌政之後，把政府的政策大力向右推，取消了許多工人和農民在長期革命鬥爭中所爭得的勝利果實。他們削弱了公社土地所有制。艾勒曼現在又在為恢復帝國主義在墨西哥的舊式投資重開方便之門。

威爾格斯對於卡馬佐作了如下的估計：他“給教會恢復了許多它已失去了的勢力，改組了司法機構，並採取了其他的保守措施”^⑬。墨西哥共產黨總書記第奧尼斯·恩西那概括目前艾勒曼政府的特點說：“政府中佔優勢勢力的是銀行家、大商人和地主，他們投降帝國主義，力圖取消土地改革以及聯邦勞動法中的進步原則，同時他們和最壞的反動分子勾結在一起。”^⑭這些反動集團的代表艾勒曼總統，已經成為金元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和巴西的杜特拉以及智利的維德拉沒有多大差異。

美國對墨西哥的干涉

一九一〇年革命一開始，美國就對墨西哥採取了恫嚇和干涉的政策。在華盛頓掌握美國政府大權的帝國主義者們，把墨西哥

革命当作他們的私事，他們認為为了他們的利益着想，必須擊敗这个革命。在这方面，塔夫脫總統、威尔遜總統、哈定總統、柯立芝總統和胡佛總統的政策，实际上是相同的。至於罗斯福和杜魯門的政策，則將在另一章中加以討論。

狄亞士是最合乎金元帝國主義者理想的走狗。当墨西哥人民把他赶出去的時候，他們感受的打擊匪淺。因此，他們馬上佈置陰謀來对付他的稍帶自由主义色彩的繼任人馬德羅。馬德羅政府之於一九一三年二月倒台，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即便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國總統塔夫脫的大使亨利·威尔遜的公開反对，反对的方法包括用金錢、宣傳以至用武器。推翻馬德羅取而代之的是衛塔，他实际上是由美國大使館人員在他們的办公室裏“內定”的。在拉丁美洲各國扶植總統和罢黜總統，不过是美國外交家的一項例行公事罢了。

但是繼馬德羅之後任墨西哥新總統的衛塔，和美國的新總統威尔遜相处得不好。威尔遜公開表示他决計要除掉衛塔——原因是衛塔和英國石油界过从太密。威尔遜總統拒絕承認衛塔政府，他狂妄地宣称：“我要教訓拉丁美洲各共和國，讓他們学会选举好人。”威尔遜說：“如果环境的力量不足以使衛塔將軍辭職，那末美國就有責任採取比較不和平的手段來去掉他。”^① 威尔遜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專橫的态度行事的。当丹比哥發生了一件墨西哥人和幾個美國兵吵架的事件時，他就趁機侵入墨西哥，於一九一四年四月佔領了委拉克路斯。事件本身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外交問題，但却幾乎演成美國与墨西哥之間的戰爭。最後这一事件由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仲裁（这便是 A B C 联盟的開始）。衛塔於同年七月辭去了總統職。

威尔逊總統於一九一六年三月为追擊微拉而侵入北墨西哥的事件，也同样是一件橫暴的行为。微拉对一切美國干涉者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尽管微拉曾經襲入过美國新墨西哥州的哥倫布城；可是美國軍隊以前也曾數度越境侵入墨西哥領土。而且在美國的边境一帶，經常發生公然殺害墨西哥人的事件，这些事件从未加以制止或处理。因此，微拉事件最多也不过是应向卡蘭薩政府提出抗議而已。但是威尔逊既不喜欢微拉，也不喜欢卡蘭薩。他之所以不喜欢卡蘭薩，是因为他曾責令墨西哥採取若干政治步驟，作为美國承認墨西哥政府的交換条件，但卡蘭薩沒有服从他的命令。而威尔逊之反对微拉，首先是因为微拉拒絕在反对卡蘭薩的鬥爭中，充当美國的小卒。威尔逊当總統的那幾年（正是墨西哥革命最艰苦的時期），不断發生美國干涉墨西哥內政的事件。那時華盛頓人士公開談論着佔領下加利福尼亞甚至“接管”整个墨西哥的問題^⑩。

威尔逊以後的幾個總統，也不断地对墨西哥革命施以压力。例如，北美帝國主义者不喜欢墨西哥憲法上有關土地問題和勞動問題的第二十七条和第一百二十三条；他們就傲然要求按照他們的意思修改这些条文。多赫尼以及其他的石油大王曾公開宣佈他們不願意遵守憲法上的这些規定；他們也確實这样作了。哈定內閣的國務卿休斯在一九二一年也曾企圖强迫奧布勒剛總統服从華尔街的命令，作为美國承認墨西哥的代價。格倫寧寫道：“美國在墨西哥的石油公司，依仗着背後有美國政府作靠山，拒絕遵守墨西哥的法令，拒絕繳納稅款，当油田裏發生勞資糾紛的時候，美國竟然把軍艦開出來。一九二一年七月的‘民族雜誌’警告說：衝突殆難避免。”^⑪ 戰爭之所以沒有發生，是因为美國人民反对政府对墨

西哥的反動政策，而墨西哥也採取了堅定的態度。

共和黨總統哈定對墨西哥的蠻橫態度也不弱於民主黨總統威爾遜。最驕橫不過的是哈定的國務卿休斯，他要求奧布勒剛總統允許美國監督墨西哥的選舉，要求他把所有急進分子都驅逐出境，要求他不顧墨西哥法律的規定承認狄亞士讓給美國公司的各種權利有效，要求給墨西哥的美國人和美國企業以其他的各種特權和優惠條件。

這一時期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也忙於干預墨西哥的事務，他們的傳統政策就是支持美國帝國主義的路綫。他們的口號是“援助墨西哥人民”，但是其含義是指支持已經腐化了的慕隆斯和他周圍的那一幫工賊。美國勞工聯合會主席薩繆爾·龔潑斯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從墨西哥返國的途中逝世的。

年復一年，美國不斷地干涉墨西哥的革命鬥爭。羅斯福總統也不例外，為了阻撓卡德納斯的國有化計劃，他於一九三八年削減美國照例向墨西哥購買的白銀數量。這一着很厲害，幾乎使墨西哥陷入財政危機。“兩天以後，它（美國政府）要求對於沒收的財產，必須給美國石油公司以償付代價，但對於墨西哥政府沒收的權利不再否認。”^①

美國多年的壓力自然遲緩了墨西哥革命的進程。格倫寧在一九三三年寫道：“墨西哥之未敢普遍沒收大地產，無疑是因為害怕美國的干涉。”^②

總的來講，墨西哥曾經堅強地保衛它的國家主權。它經常受到北方強大帝國主義鄰國的威脅，然而它仍然勇敢地維護了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的權利。這大大增強了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对革命的評價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了，墨西哥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鋒芒是針對着封建主义和帝國主义，不是針對着整个資本主义制度。墨西哥共產党於一九四七年宣稱：“墨西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土地革命，反帝國主义革命。”^{②③} 这个革命並沒有解决墨西哥人民的根本問題。工人仍須为吃不飽飯的工資而流汗，農民依然貧困。大田莊已經正式宣佈为非法，然而土地的根本問題沒有解决。農民收回了五千七百万英畝土地，但这还不到狄亞士由他們手裏夺去的一億三千五百万英畝的一半。三分之一的土地仍然在大地主的手裏；而農民公社只佔有約一半的土地。約有一百多万貧窮的被剝削的農民沒有土地。在農村裏高利貸者仍然索取百分之二百到百分之四百的年息^{②④}。“工業不很發達，而且僅僅限於石油工業、礦業、食品工業和初步建立起來的紡織業。大部分的工業品都是从美國進口的，價錢很高。人民的生活很困苦。根据國民經濟部所發表的材料，全國半數人民吃不上麵包，穿不上鞋，睡在光光的地板上。”^{②⑤} 礦業的百分之八十和选礦業的百分之五十屬於美國資本。“蘊藏量丰富的鐵礦和煤礦的開採，有迅速的發展，然而全國所需要的鋼的幾乎一半必須進口。大機器和精密機器幾乎完全仰賴外國。”^{②⑥} 資本家的利潤達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土地改革則因大田莊的重新生長而被削弱了^{②⑦}。政權掌握在地主資本家聯盟的手裏，美帝國主义侵略的威脅像陰霾一樣籠罩着全國。

革命之後墨西哥人民的各種組織的情形並不太好。工会由於意見分歧而被削弱了。在一九四七年全國性工会共有五个（應該只有一个），現在共有九个；農民的組織已經被“粉碎”了^{②⑧}。在托

列達諾領導下成立起來的人民黨還沒有表現出它的力量。共產黨的組織還嫌太小。

從一開始，墨西哥革命最大的弱點，就是工人階級還沒起領導作用。一直到一九一七年，即革命之後七年，全國才只有三萬個工會會員^②。儘管在鬥爭中工人階級和農民是基本的戰鬥力量，然而基本的領導權始終是在自由主義的資本家—地主和中產階級分子的手裏。不屬於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延緩了革命在各個戰綫上的進程，使它不能完成它的有限的綱領，而且，更由於工人階級還沒有自己的強有力的政黨，使革命從它的潛在的反資本主義的趨勢轉移了方向。假如當時有了更強有力的共產黨，很有可能墨西哥人民已經在它的領導之下打垮了帝國主義和大地主所有制；也很有可能他們已經為最後穩步地走向社會主義前進奠定了基礎。

共產黨是在一九一九年成立的，它對於建立工會和農民組織，以及一般的給鬥爭以推動力方面，起了極重要的作用。一九二〇年工人總聯合會之創立，主要應歸功於墨西哥共產黨。現在該聯合會的會員已達三十五萬人。共產黨更組織了第一個在農業區裏有很大影響的全國性農民組織：“全國農民聯盟”。共產黨領導了一九二二年的幾十萬農民的全國性罷工。共產黨於一九二九年領導了統一工會聯合會的組成，該聯合會的會員有二十五萬人。一九二九年波特斯·基爾政府迫使共產黨轉入地下，為時達數年之久。一九三五年墨西哥勞工聯合會的成立，以及目前的墨西哥工農總聯盟的創立，共產黨也是一個主要推動力和重要的因素。然而，由於共產黨的誕生較遲（它是在革命約十年之後於一九一九年誕生的），因此它還未能培育起足夠的力量和威信來有力地領導整個革命運動。

二十餘年前共產國際指出了墨西哥革命的總方向和基本弱點說：“墨西哥革命是以革命的農民要求土地反對地主和教會的鬥爭開始的，同時它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反對美英帝國主義的羣眾鬥爭的性質，然後革命演變到組織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政府，這個政府力圖對大地主和北美帝國主義讓步以保持自己的政權。”^{②①}

如果有一個很強有力的共產黨，墨西哥革命的面貌將完全改觀。共產黨在革命形勢下應如何進行工作，蘇聯共產黨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處理土地問題的方法已經提供了很好的榜樣。土地問題使墨西哥革命停滯了二十五年而不得發展，而且從來沒有完全解決過，許多大田莊仍然逃避了沒收，農民依然沒有土地。反之，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在握取了政權之後，就馬上抓住土地問題的關鍵給以解決。“同夜（就是奪取政權後的第二天。——引者），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又通過了土地法令，上面規定‘立刻毫無報償地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按照這個法令，農民因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而一共領得了一億五千萬餘俄畝（約四萬萬多英畝。——引者）的新有土地，這些土地從前是握在地主、資產階級、皇室、寺觀和教堂手中的。”^{②②}墨西哥革命正是缺乏這樣一種明確的綱領和堅強的工人階級領導。具有歷史意義的墨西哥鬥爭給我們的最大的教訓之一，就是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共產黨，一個能夠使墨西哥人民在他們的偉大鬥爭中充分發揮他們的革命潛力的共產黨。

墨西哥革命有許多缺點，但是它的成就也很大。它雖然沒有徹底消滅萬惡的大土地所有制，但是它嚴重地削弱了這個制度。它對外國帝國主義在墨西哥擁有工業和控制墨西哥政治生活的權利，進行了嚴重的鬥爭。它削減了教會的經濟和政治特權。它為工人從資本家那裏贏得了許多經濟上的讓步，並在法律典籍上寫下

了内容充实的社会保险法。它大大促进了合作社运动和民众教育。在这一切成就当中,更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是墨西哥工会运动的诞生,以及革命使共产党获得了巨大的影响。革命同样也使得印第安族和欧印混合种农民第一次获得了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的经验。此外,革命在工农联盟问题上曾有过惨痛的失败,但是最后终于建成了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的联盟。这个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革命不仅使墨西哥的,而且使全拉丁美洲的印第安族和欧印混合种群众有了新的自信心、自尊心和民族觉悟。

墨西哥革命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是它很重视村公社,这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真正的纲领性的贡献。村公社和古时阿兹蒂克社会的原始公社很相近。根据这一制度,全村土地只是有条件地分配给各农户,而在通常的情形下,是由全村集体地耕种土地。这一作法当中就孕育着最后实行农业集体化的胚胎。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曾有各种改革家想把印第安人变成为土地私有者,但是印第安人顽强地保留着村公社,这说明了村公社的力量。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拉丁美洲这些“印第安人国度”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问题,村公社就提供了全部的答案,然而村公社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农业合作的形式,一切进步的土地纲领应该把它包括进去*。墨西哥村公社最大的困难是它从来没有得到过充分的资金、机器、肥料和技术教育。村公社不仅要抵挡勾结在一起的反动派的进攻,而且要反抗小资产阶级改革家们不断的袭击。正如辛浦生所说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改革家,不知重视村公社的本质,而

* 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几个“印第安人国度”(危地马拉、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国),都有着各种印第安人公社,这些公社和墨西哥公社相似,它们都是未被征服以前的印第安人政权的遗孀。

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权且可以利用的桥樑，通过它可以使某些（落後的）集团的人最後过渡到私有制”^①。今天的墨西哥政府为了反動的目的正在破坏着村公社，以便再一次从印第安人的手裏把土地夺过来。

革命的最宝贵的結果，是它使墨西哥人民得到了非常丰富的經驗，从而使西半球各國人民得到了非常丰富的經驗。革命顯示了工人和農民的巨大革命力量，它指出了土地革命的道路。用列寧關於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与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的關係所說的話來講，墨西哥革命是未來的更大的革命的預演。這最後必將到來的革命，將不会是由小資產階級的領袖們來領導；它將由工人階級和共產黨來領導，並且这个革命將不会半路停止在資本主义的叢莽中，而是將奠下堅定地向社会主义邁進的基礎。

- ① 恩納斯·格倫寧著：“墨西哥及其遺產”，第八三頁。
- ② 克羅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六六二頁上的引文。
- ③ 參見倫巴多·托列達諾著：“國家、教會、革命与宗教”，墨西哥城一九四三年西班牙文版。
- ④ 參見派克斯著：“墨西哥史”。
- ⑤ 克羅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六六八頁。
- ⑥ 克拉克著：“墨西哥有組織的勞工”，車波希爾一九三四年英文版，第三一頁。
- ⑦ 田寧鮑姆著：“革命爭取到的和平”，紐約一九三三年英文版，第一七八頁。
- ⑧ 約翰·利德著：“革命的墨西哥”，紐約一九一四年英文版，第一四〇頁。
- ⑨ 李浦生著：“村公社：墨西哥的出路”，車波希爾一九三七年英文版，第六六——七一頁。
- ⑩ 田寧鮑姆著：“革命爭取到的和平”，第二三六——二四二頁。
- ⑪ 貝德魯薩著：“階級鬥爭”，第六六頁。
- ⑫ 田寧鮑姆著：“為爭取和平与麵包而鬥爭的墨西哥”，第一四〇頁。
- ⑬ 同上書，第一三二頁。
- ⑭ 貝德魯薩著：“階級鬥爭”，第三八〇頁。
- ⑮ 威爾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發展”，第四二五頁。

- ⑯ 同上書，第一六三頁。
- ⑰ 第奧尼斯·恩西那著文，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墨西哥呼聲”。
- ⑱ 格倫寧著：“墨西哥及其遺產”，第五七八頁上的引語。
- ⑲ 貝德魯薩著：“階級鬥爭”，第八〇頁。
- ⑳ 格倫寧著：“墨西哥及其遺產”，第五九八頁。
- ㉑ 威爾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發展”，第四二〇頁。
- ㉒ 格倫寧著：“墨西哥及其遺產”，第一七二頁。
- ㉓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墨西哥城墨西哥共產黨會議的決議。
- ㉔ 一九四二年七月墨西哥拉丁美洲工人聯合會農業會議。
- ㉕ 剛查列夫著文，載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新時代”。
- ㉖ 古德曼著文，載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
- ㉗ 蘇爾曼·斯塔羅賓未發表的手稿。
- ㉘ 第奧尼斯·恩西那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墨西哥城墨西哥共產黨會議上的報告。
- ㉙ 田寧鮑姆著：“為爭取和平與麵包而鬥爭的墨西哥”，第一一四頁。
- ㉚ 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
- ㉛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中文版，第二五八——二五九頁。
- ㉜ 辛浦生著：“村公社：墨西哥的出路”，第七三頁。

第二十章

美國人民的鬥爭与工人階級的鬥爭

美國獨立戰爭(一七七六——一八三七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整個時期，是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各地迅速增長和擴張的時期。產業革命加速地發展，工業化迅速地擴展到西歐、中歐、美國和加拿大。資產階級到處鞏固了他們的政權。以法國和德國為中心的，但影響遍及整個歐洲和美洲的一八四八年資產階級革命，給封建殘餘以沉重的打擊。在此時期內，一方面發生了許多民族戰爭，另一方面資本家們組織了許多現代的國家——德國、意大利、奧地利等。非洲和亞洲迅速地走向殖民地化，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了世界，資本主義在全世界成為佔統治地位的制度。

但是隨着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偉大的民主和革命的力量也同樣發展起來，這力量被注定了最後要消滅資本主義並建立社會主義。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發表“共產黨宣言”；一八六四年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在倫敦的成立，社會民主黨以及其後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在資本主義各國的發展；一八八九年第二國際在巴黎的成立，工會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大大發展——這些都是國際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發展的幾個高峯。隨着工人隊伍的生長，鬥爭也日益開展起來，資本主義各國發生了成千次罷工和政治鬥爭。在這些日益擴展和深入的階級鬥爭中，意義最為重要的是

一八七一年的革命的巴黎公社和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它們都是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布尔什維克革命的前驅。

殖民地國家的羣眾也動盪起來了，這從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開始可以看得出來——這種民族解放運動已經成為現在世界形勢的一種決定性的政治力量。其中舉例大者有一八五七年的印度起義，一八五〇——一八六四年的中國太平天國革命，一九〇〇年的中國義和團起義，一九一〇年的墨西哥革命和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

和世界其他各地一樣，美國的殘暴的資產階級攫取全國統治權的過程，一直都受到其他階級不斷的堅強的抵抗。這一抵抗始於一七七六年革命之後，一直繼續發展下去，而且日益加強。這一抵抗首先是在國內情況的基礎上產生的，即人民為了反對剝削與壓迫而進行鬥爭，但是世界其他部分階級鬥爭對它的影響也很大。

大家都知道，一七七六年的革命是由工業家和種植場主聯合起來領導的，而鬥爭主要是由貧苦農民、工人和小手工業者來進行的。然而，革命戰爭於一七八三年結束之後，工業家們便馬上飛揚跋扈起來，他們把不久前還是他們的同盟者的種植場主和人民羣眾都撇在一邊，並把政府把持在他們自己手裏。這就引起了第一次極其重要的衝突。從那時起，階級鬥爭便綿延不斷地發生，鬥爭的一方面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所領導的工業家勢力，另一方面是湯姆士·傑斐遜所領導的農業勢力。在這日益尖銳的鬥爭中，貧苦的農民的反抗，發展成為武裝鬥爭的有一七八六年的謝斯起義，一七九四年的所謂威士忌酒起義，以及一七九九年的弗萊斯起義。這些起義標誌着不受自由資產階級和種植場主控制的人民鬥爭的開始。

这个战後第一个總鬥爭，到傑斐遜被選為總統時，便成熟起來了。引起鬥爭的根本問題是漢密爾頓背後的聯邦主義商人和工業家企圖進行反革命的勾當，他們不僅力圖把種植場主排擠出去，而且力圖奪去人民羣眾在革命中所爭得的民主權利。農業的勢力大部分是小農，他們得到年青的工人階級的支持，他們鬥爭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和擴大他們的權利。在傑斐遜的陣營中，也有一些自由主義的商人和工業家。種植場主則分成兩派：他們之中的許多大奴隸主是仇視一切民主並反對傑斐遜的；他們中的另外一部分則感覺到工業家是他們的基本敵人而支持傑斐遜。全體種植場主的共同目的，是保存和維護奴隸制度。

這一大鬥爭圍繞着許多問題進行。暗中主張帝制並反對共和國的漢密爾頓致力於建立一個反動的、高度集中的政府，而傑斐遜的共和民主黨則致力於建立一個地方分權的政府。漢密爾頓對於惡名昭彰的客籍法和鎮壓叛亂法（一七九八——一八〇〇年）的通過，應負主要的責任。根據這些法律，有十八名報紙主筆被關進監獄裏。傑斐遜致力於給憲法和權利法案以民主解釋的鬥爭。當鬥爭演變下去時，它就牽涉到新憲法的性質問題、制定公債和關稅等許多問題。傑斐遜於一八〇〇年被選為總統，這就使農業勢力贏得了對政府的控制權。他們連續不斷地保持住這個控制權直到一八二四年。到那時為止，奴隸制的問題雖然日益緊張，但還沒有變成決定一切的全國性問題。

工業家的勢力與基本上是農業勢力之間的繼續不斷的鬥爭，到了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在美國銀行的問題上，達到了第二個大危機。資本家們和他們在大種植場主裏面的許多同盟者，希望通過銀行從金融上緊緊地控制全國。安德魯·傑克遜勝利地領導了農

業勢力及其同盟者，向銀行進行了鬥爭；他經過劇烈的鬥爭之後，於一八二八年被選為總統。傑克遜特別得到小農和南部、西部以及北部的工人的強有力的支持。在他的陣營裏，還有許多商人和小工業家。此外，有不少奴隸主也支持傑克遜；然而大部分的種植場主是輝格黨人，他們擁護反動的約翰·昆西·亞當士當總統。比爾德說：“南方的最有錢的種植場主，不要傑克遜而寧肯要亞當士，雖然對於亞當士這位新英格蘭清教徒本人，他們並沒有多大好感。”^①傑克遜最後卒能把象徵着資本主義對人民的進攻的銀行打垮。

工業家勢力和農業勢力之間不斷發生着鬥爭。他們的第三次大衝突，是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的內戰。奴隸問題到一八五六年已變為有決定意義的全國性問題，從而引起了階級力量和政黨力量的新的分野。許久以來為許多大奴隸主和北方的工業家所支持的舊自由黨垮台了。在這以前，即在傑克遜於一八三六年卸任之後，奴隸主們把民主黨全部拿過去，把它變成為維護奴隸制的政黨。那時政府在他們手裏，他們就藉此大張旗鼓地發動了一個把奴隸制擴展到整個西部去的運動。這個猛烈的擁護奴隸制的運動使西方和北方的小農離開了他們，因為小農希望把奴隸制“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使他們能夠利用西部作為自由的宅地。於是農民就拋棄了他們已經擁護了兩代的民主黨，而與北方的工人和資本家一起，創立了共和黨。一八六〇年共和黨選舉林肯當總統。接着便發生了內戰，種植場主的權勢被打得一蹶不振了，於是工業家們便開始長驅直入地攫取全國統治權。

工業家勢力與農業勢力之間的鬥爭，於一八七〇——一九〇〇年發生了第四次大危機。這時工業家們的實力雄厚並且佔了上風。他們把農民當作刀俎上的魚肉。他們藉着掌握政府的方便，

以高關稅來保護他們的利潤，而讓農民在世界競爭中去掙扎。當時一個新的特點，是壟斷企業很早就生長起來了。托辣斯對農民定了很高的鐵路運費；它們把機器和其他物品賣給農民時，以重利盤剝農民；它們操縱市場，使得農民不得不以僅够成本或更低的價錢出售農產品；並使農民陷入抵押和租佃的泥淖中。貧困的陰霾籠罩着中西部盛產麥子和玉蜀黍的區域。這時的運動比傑克遜和傑斐遜所領導的農村運動更具有農民—工人運動的性質。有組織的工人在建立了工會之後，進步很快，他們也更深切地感到托辣斯的壓力，因此他們在運動中起了極大的作用。有不少受托辣斯壓迫的小商人也參加了運動。

一八七三年的經濟危機使工業陷入癱瘓狀態，使農產品價格急劇降低。這促使西部的農民組織農民協進會、農民聯盟等團體。一八七五年成立了農民的政黨綠背紙幣黨。該黨以爭取廉價幣值為其主要目的。一八七八年該黨曾得到一百万張選票^②。綠背紙幣黨解体後，平民黨於一八九二年成立；該黨標榜自由鑄造銀幣的綱領，和一般的反對壟斷的方針。西部和南部的農民，包括黑人佃農在內，積極擁護平民黨。在一八九二年的選舉中，平民黨以威佛將軍為總統候選人，得到了一、〇二七、五二九票，並在西部的若干州中競選得勝。

一八九三年開始了深刻的經濟危機。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之下，平民黨不顧它的大部分優秀領袖的勸告，於一八九六年和民主黨聯合提出威廉·哲寧斯·布利安作為總統候選人。布利安進行了有力的競選運動，但是在資本的聯合力量的猛烈打擊下，他慘敗了；他得到的票數少於民主黨和平民黨在一八九二年加起來所得到的總票數。這一運動的中心問題是要求自由鑄造銀幣和一般

地限制壟斷企業。其後，布利安又數度以民主黨候選人的資格出來競選，而平民黨則在聯合當中瓦解了，一八九六年選舉之後它已難於支持，到了一九〇〇年它也就銷聲匿跡了^③。這整整一代的鬥爭的結局，是反動派候選人威廉·墨金萊於一八九六年當選為總統。這標誌着壟斷資本的巨大勝利。

人民反對狂妄的企業家們的鬥爭日益增長着。這一鬥爭到了一九一二年又達到了新的高潮。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托辣斯有了很大的發展，而大資本家也加緊了對政府的控制。長期以來就與大資本家積極為敵的中西部的農民們沸騰起來了；許多小商人和城市自由職業者，在托辣斯的重壓之下，已經深深地在政治上動盪不安起來；黑人在虐待和壓迫的政權下呻吟；工人們在壟斷資本的殘酷剝削下，已經比以前任何時候更有戰鬥性，組織得更好，和更富於進取精神。這一形勢的一個很大的特點，是社會黨作為一個強有力的組織誕生了。它的領導人是尤金·德布斯。在這以前，由傑斐遜、傑克遜和布利安所領導的人民鬥爭，其目的只在於消除資本主義的一些最壞的弊病，然而現在，覺悟起來的工人階級已經開始反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存在。

西奧多·羅斯福這個共和黨的奸雄和反動分子，在一九一二年建立了他的進步黨（牡鹿黨）。他主要就是依靠這個辦法來分散和瓦解日益增長的人民運動。西奧多·羅斯福是壟斷資本的驍將，他的主要目的在於阻止社會黨和工會的發展，保存兩黨制以及設法替他所代表的那一部分大資本家掌握對共和黨的控制權。西奧多·羅斯福在一九一二年的選舉中，進行了籠絡民心的競選，提出了改良主義的主張，他得到了四、一二六、〇〇〇選票，但是他的進步黨不久之後也解体了。

美國革命之後的階級鬥爭的總結果，是資產階級的地位不斷地增強。傑斐遜和傑克遜領導下的農業勢力，有一個時期確曾壓抑過企業家們的掠奪行徑；然而，他們所作到的僅止於壓抑而已。種植場主在內戰中被打敗之後，資產階級向着完全攫取統治權大踏步前進。一八九〇年到一九〇〇年期間的平民運動的失敗，進一步加強了壟斷資本作為美國的統治勢力的地位。但是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我們將要看到，工人階級的潛伏着的革命力量，在這一長時期內，也有了具有決定意義的發展。

對人民領袖們的評價

傑斐遜和傑克遜是資本主義還是一個進步制度的時候的傑出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鬥士。在他們的擁護者當中，雖然也有許多種植場主，但是他們的主要力量來自小農、手工業者和工人。他們對反動的企業家、君主主義者和外國壓迫者進行了鬥爭，為建立一個主要以小農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度而奮鬥。傑斐遜特別害怕英國型的工業社會的出現，因為他看到在那樣的社會裏無產階級的數目很大，階級鬥爭日益尖銳。傑斐遜和傑克遜都是種植場主的自由主義代表，他們對黑人的權利是熟視無睹的，他們都沒有把黑人的被奴役問題當作一個大問題。此外，他們沒有真正保護印第安人使他們免受土地掠奪者的欺凌。這兩位民主主義領袖，都受到反動勢力的猛烈攻擊。傑斐遜不僅被斥為革命的法國的間諜，而且“天天受到各種污蔑，說他是無神論者、平均主義者、均田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奸雄——總而言之，給他戴上聯邦主義陣營所認為的一切罪惡的同義語”。傑克遜也同樣被人攻擊，說他是：“高利貸者、誘姦者、賭徒、鬥雞者、爭吵家、酒鬼

和殺人犯。”^④

林肯從歷史上講是資產階級的領袖，特別是在反對南部奴隸制種植場主的革命中，他是自由派企業家的代表。然而他本人基本上是一個均田主義者，一個邊境居民。他的基本力量也是小農。此外，林肯也依靠工人。他自己曾經作過僱工，他從來沒有忘記過這件事^⑤。他曾經說過：“勞工先於資本，勞工不依賴資本”，“資本不過是勞工創造的果實；設非先有勞工，資本是不可能存在的”，“勞工是資本的上司，勞工應受到更高的尊敬”^⑥。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林肯和他的先驅者傑斐遜和傑克遜一樣，是一個傑出的民主主義者。他寫了劃時代的解放宣言，使四百萬黑人得到了解放；他簽署了一八六二年的宅地法，使需要田地的小農和工人能夠得到西部的大片土地。林肯對於反對大資本家的貪婪剝削的工人運動，始終採取友好和協助的態度。但是，他也和傑斐遜與傑克遜一樣，對於印第安人的問題熟視無睹，他沒有把奴隸主的種植場分給黑人，因為他害怕這一革命措施對一般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影響。林肯和其他人民代言人一樣，成為最猛烈的攻擊的對象。資產階級是在林肯領導之下獲得壓倒勝利的，但是他們也紛紛攻擊林肯。今天的大資本家，一切民主的死敵，口是心非地提出這位偉大的人民領袖的名字，把他當作他們的階級鬥士，簡直是對歷史的一種嘲諷。

布利安是支持資本主義的。他基本上也是一個農業民主主義者。他雖然在他的急進的口號中，表示擁護農民和工人的民主，但是他主要是代表西部、中西部和南部比較富裕的農民。此外，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受洛磯山各州銀礦資本家的影響，甚至於被他們所左右。他對工人階級抱着猜疑和疏遠的態度。他對田納西州反進

化論的斯科普斯審判案採取了使他声名狼藉的立場。這說明了他並不開明。但是華爾街大資本家的代言人也痛罵布利安，說他是一個危險的革命分子。

德布斯和在他以前的布利安、林肯、傑克遜、傑斐遜等人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都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擁護者，而德布斯則代表工人階級，他從社會主義的立場來反對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秩序。他代表着這樣一個現實，即資本主義現在已經腐朽了，現在爭取民主的鬥爭必須以社會主義為內容。雖然德布斯在俄國革命以後沒有變為共產主義者，從而沒有按照他所應該走的道路向前進，但是他在一九一二年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中，代表了工人階級中最前進的一部分。

工人的早期鬥爭

美國革命之後，工人除了積極參加上述各種人民鬥爭之外，還進行了許多他們自己的獨立的階級活動，特別是在工業戰綫上。在我們所敘述的整個時期內，即從革命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時期內，充滿了無數工人階級反對貪婪惡毒的資本家的尖銳並意義重大的鬥爭。這裏所能談到的，顯然只能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些階級鬥爭的概要。

革命之後，僱主們設想他們可以像在殖民地時期一樣繼續殘酷地剝削工人，正如種植場主還如舊日一樣對待黑奴。僱主們的想法是：工人是沒有任何民主權利的，他們不過是另一種稍有不同的奴隸而已，他們應該為不足以果腹的工資從早到晚地工作。這種貪婪狂妄的行徑和資本主義的普遍“原則”如出一轍。但是工人的想法却是不同的。對於工人來講，革命不僅僅是脫離英國。首

先，革命意味着根本改變他們的經濟情況和政治權利。在殖民地時期，就已經發生過罷工，工人們已經組織了最早的工會；這種建立階級的組織和進行階級鬥爭的趨勢，在革命之後急劇地加強了。當工業的發展把獨立手工業者變成真正的工資勞動者之後，工人們也就開始組織工會和進行鬥爭了。

第一次真正的工會運動的高潮是在一八二五至一八三七年的時期。寇克蘭說：“一八三〇年到一八三七年，全國被箝制在歷史上少有的放肆的剝削與擴展之下。工人的組織像雨後春筍一樣紛紛成立。”^⑦印刷工人、建築工人、製鞋工人、紡織工人、麵包坊工人、服裝工人、海員工人、碼頭工人、馬車工人等的工會組織增加了幾倍。在一八三四年，紐約的機器工人有三分之二是工會會員。第一個中央總工會於一八三三年在紐約成立，接着許多城市成立了地方工會。那時出版了許多出色的工會報紙。“世界上第一個工會期刊是‘機器工人自由報’。該報於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三一年在費列德費亞出版，比英國的類似期刊早出兩年。”^⑧有五種行業建立了不完全的全國性工會。到了一八三四年，美國第一個全國性工會聯合會——全國職工聯合會——宣告成立。這個運動還有其政治的一翼；紐約、費列德費亞等地都成立了有力的工黨地方組織。這些政黨都是熱烈的傑斐遜派，特別是到了一八三二年，這些政黨支持傑克遜，而各個工會組織則在傑克遜擊敗資本主義反動派之後的民主空氣中進行活動^⑨。

年青的生氣勃勃的工人運動發動了許多有效的罷工，反對不足以果腹的工資和過長的工作時間。關於當時工人的工資問題，紐貝利波特一個紡織工人德尼斯·利爾的情況可以作為代表。利爾全家八口人，包括六個小孩子在內，都去作工。但是他們每週所

得的工資，不过十五美元一角六分。至於工作時間，則哈娜·波頓的情況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她五點鐘開始開動紡織機；七點半吃早飯，休息一小時；八點半繼續工作直到中午，吃中飯休息半小時，然後繼續工作直到晚上七點半。她每天總共工作十三小時。”工廠中有很多小孩子，他們和成年人一樣每天工作十一小時到十四小時。

工會提高了工人的工資，而且在許多地方替工人爭得了十小時工作制。此外，工會還為其他一系列迫切要求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例如要求在車間裏安裝一些初步的安全設備，要求對使用童工規定各種限制，要求取消因不能償債而關入牢獄的規定，要求成年人普遍有選舉權，要求公費教育制，要求自由取得土地等。當法庭作出了決定不許工人有組織和罷工的权利時，工會用戰鬥的行動來行使這些权利，從而確立了工人的這些权利。這樣工人已經開始強有力地表現他們的階級作用。到了一八三六年，工會會員的人數估計有三十萬人。但是一八三七年的大危機和恐慌，嚴重地摧折了這個蓬蓬勃勃的年青的工人運動。由於工業陷於癱瘓狀態，成万个工人失業，幾乎所有這些年青的工會以及它們的刊物都垮台了。如何在經濟危機時期保持住他們的工會，這些經驗尚待工人去學習。

全國性工會

內戰前的後期的特點，是工會運動逐步興起，中間因經濟恐慌的再發生而數度遭受挫折。隨着工業的迅速發展，鐵路的擴建和全國性市場的發展，工人們必不可免地要組織堅強的地方工會並建立工會中央機構和全國性工會。一八五〇年印刷工人建立了全

國性工會，接着石工於一八五三年，製帽工人於一八五四年，鑄鐵工人於一八五五年，機器工人和打鐵工人於一八五九年都建立了全國性工會。一八四九年加利福尼亞州發現金礦之後，貨幣貶值，生活費上漲，這也推動了工人進行要求提高工資的鬥爭。到了一八六〇年，有許多工業部門的工人贏得了十小時工作制。

一八五七年的大經濟危機，又使大部分工會垮台，但是到了內戰時期它們很快都恢復起來了，而且發展到新的高峯。工會的報刊也重新建立了穩固的根基。這時工會也已經開始為某些行業的工人爭得了八小時工作制，並普遍地進行要求八小時工作制的鼓動工作。“一八六五年十一月，有六十一個行業的工人組織起來了，工會的數目約有三百個。”^⑩那時共有三十二個全國性工會，會員約三十萬人。

上面講過，工會積極參加了內戰。然而，幾十年以來在許多工人的腦海中，縈繞着一種顧慮，他們忧心如果黑人被解放了，僱主們將利用他們的廉價勞動來壓低白種工人的工資。大部分廢奴運動者的領袖對工會採取了敵對的態度，這對於工人中這種根本上錯誤的思想的形成，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早期的共產黨人和社会黨人幫助工人們澄清了關於奴隸問題的看法，其中一個著名的人物便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戰友，一八五一年來到美國的共產黨人約瑟夫·魏德邁。在一八五六年，大部分工會支持共和黨的候選人，到了一八六〇年，絕大部分工會擁護林肯。“在反對繼續擴展奴隸制所形成的大聯盟中，工人是一個重要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來講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⑪

一八六四年工人再度企圖組織一個總的全國性的勞工聯合會。他們成立了產業工人大會，但是該會歸於失敗了。到了一八

六六年，工人們要求建立全國性組織的壓力非常高，各工會再度在巴爾的摩聚會，創立了全國勞工聯合會。有五十九個工會（會員六萬人）以及許多八小時工作制同盟，派代表參加當時的會議。全國勞工聯合會的主要領袖是鑄鐵工人威廉·希爾維斯。他是美國工人運動歷史上一個真正的傑出人物。

對全國勞工聯合會影響最大的是兩年前在馬克思領導下在倫敦成立的革命的國際工人協會。該協會在美國有許多支會。全國勞工聯合會在它的一八七〇年的大會上宣佈，聯合會“擁護國際工人協會的原則，並計劃在短期內加入該協會”^⑫。全國勞工聯合會派了代表到國際工人協會，但終未實際加入協會。馬克思曾經歡欣鼓舞地慶賀這個全國性工人組織的成立及其早期的活動。

全國勞工聯合會在提高工人的組織和思想方面獲得了許多成績。舉例來說，“它是世界上提出男女同工同酬並把婦女提到領導地位上的第一個組織之一。它是歡迎黑人代表的美國第一個全國性勞工聯合會……。它幫助建立了若干州的工黨和美國工人運動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工黨。”希爾維斯曾經說過一句話，這句話代表了它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聯合會的先進精神：“這些弊病的原因是工資制度……。我們必須建立一種把勞動的成果分配給生產它們的人們的制度。”^⑬希爾維斯於一八六九年突然逝世。

全國勞工聯合會於一八七二年夭折，原因是加入聯合會的各工會感到聯合會已不能有效地衛護工人的經濟利益，因此大部分工會在前一年就退出了聯合會。聯合會夭折的主要原因是聯合會的領袖們沉溺於當時綠背紙幣黨的廉價幣值運動，而忘記了聯合會的工人階級任務。問題不在於他們進行了太多的政治活動——反對工人階級進行政治活動的敵人到今天還激烈地堅持工人運動

不應參與政治的說法，而且把全國勞工聯合會當作工人運動參與政治的“可怕先例”——問題在於他們進行了錯誤的（小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遠在一八七〇年的時候，國際工人協會的美國書記佐爾格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就說了：“全國勞工聯合會開始時有着那樣光明的前途，但後來受了綠背紙幣主義的毒害，現在它在慢慢地然而確定地衰亡下去。”⁽¹⁾

勞動騎士會

內戰之後，大資產階級看到政權已經完全操在他們手中，經濟發展的前途似乎無限遠大，於是他們就對工人階級和工會運動逐漸採取殘暴的態度。他們的政策是用強暴手段反對工人改善或保衛他們的生活水平的任何企圖。工人以戰鬥性的鬥爭來回答他們。於是，在整整兩代的時期內，美國充滿了流血的決死的罷工鬥爭。在當時的其他工業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情形可以和美國相比。這些經濟鬥爭有時劇烈到幾乎像一個內戰。正在向前發展的資本家階級，被空前大的利潤和權威所陶醉，他們下定決心不讓工人來干預他們的豪飲。

內戰以後的大規模工人鬥爭之一，是一八七四至一八七五年賓夕法尼亞無煙煤礦工的“長期罷工”。罷工被擊敗了，工會也被國民軍和公司所僱用的槍手摧毀了。其後，有十名領袖被加上“摩萊梅吉爾社分子”^{*}的罪名判處了死刑，另外還有十七個人則被判處長期徒刑。其次是一八七七年的鐵路工人大罷工。這是美國歷史

*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煤礦資本家為了要摧毀礦工間的工人組織，硬說煤礦工人間有一個企圖採用暴力和恐怖手段，顛覆政府的組織叫作摩萊梅吉爾社，並且捏造勞動騎士會和它有聯繫，以此為藉口僱用偵探、動員警察、軍隊破壞罷工。——譯者

上第一次全國性罢工，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主要鐵路中心都發生了武裝衝突，至少有五十名工人和其他的人在這些衝突中犧牲了。再次是一八九二年荷姆斯第德鋼鐵工人的激烈罢工。这次罢工也是为了反对降低工資。僱主們把这次罢工变为一个小規模的內战，打死了十个人。一八八六年的全國性八小時工作制大罢工也以在暴行中結束为其特徵，六名工人領袖在芝加哥的海馬盖特被老闆所控制的州当局公開用私刑殺害了。一八九四年由德布斯領導的普尔門—美國鐵路工会大罢工也被联邦軍隊以及法庭禁令和逮捕領導者等手段殘暴地破坏了。一八九〇年到一九〇〇年期間，洛磯山各州的金屬礦工举行了多次罢工，他們的傑出的領袖是比尔·海涅德。这些罢工也变成了小規模的內战，犧牲的人達數十名。一九〇五年芝加哥的联畜駕駛工人举行了鬥爭很劇烈的罢工，死二十一人，伤四百人。一九一〇年以後的头幾年，礦工工会企圖組織西弗吉尼亞的礦工，他們遭到資方的劇烈反对，在嗣後所發生的激烈罢工中，被打死的人達數十名之多。接着金屬結構工人發動了猛烈鬥爭，由此發生了这一時期有名的麥克納馬拉炸彈案。一九一四年在科罗拉多州的魯德洛地方，十四名男人、妇女和小孩被洛克斐勒公司所僱用的槍手殺死。一九一九年的鋼鐵工人罢工中犧牲了二十三人，受伤數百人。在資本家不斷地向工人發動進攻的情況之下，流血的罢工不斷地發生，多達數十次，被殺害的工人達數百名，这一情況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三年罗斯福開始当總統的時候为止。

在長期恐怖統治的過程中，資本家創造了一系列反对工会的暴力措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他們的办法包括：建立猖狂暴虐的資方联合会，把工廠和車間建築成堡壘的形式並設有很大

的軍械庫，建立嚴密的工廠暗探網，把富於戰鬥性的工人列入黑名單中，開除加入工會的工人，僱用一批槍手和職業的罷工破壞者，建立公司的御用工會，敵對工會的開放制度，由法庭向罷工者下禁令，派軍隊對付罷工，專橫地侵犯工人的基本公民權，捏造罪名監禁或處決工人領袖等等。隨着壟斷企業的發展，這一系列對付工會的辦法更是變本加厲了。凡此種種，都發生在西歐的資本家們一般都承認工會並和工會打交道的時候。

勞動騎士會誕生於一八六九年。這時資本家們在內戰中獲得巨大勝利之後，已經長期地對工會發動強暴的進攻。老的全國勞工聯合會尚未退出舞台。這個新的全國性組織是費列德費亞服裝工人尤利亞·斯蒂芬斯想出來的。最初勞動騎士會只限於服裝工人，但以後就逐漸地擴大成為一般工人的組織，並以包容工人階級的絕大部分為其目的。起先，它未能順利地擴大成為全國性的組織，直到一八七八年成立的國際勞工聯合會夭折之後，它才順利地擴展起來。勞動騎士會是各種行業工會加上不同種類的工人聯合會的混合體。它的優點之一，是它允許黑人入會。勞動騎士會特別強調工人階級的獨立政治行動和廣泛的合作。

最初，勞動騎士會是一個秘密組織。會員入會時必須宣誓，而且必須舉行繁雜的儀式。該會的名稱直到成立後十二年即一八八一年，才公開宣佈。平時工人稱該會為“五星會”。這種秘密掩護主要是為了保護工人，使他們不致為反對工會的資本家所殘害。當時的年青的鐵路工人兄弟會和其他工人組織，也多少採取類似的秘密掩護的方針。

勞動騎士會常常表示該會不贊成罷工行動。但最初該會奉行的政策是富有戰鬥性的。特別是在它公開之後，它曾發動了許多

次常是勝利的罢工。包德利於一八八一年被选为该会会长。方納列举了下列的數字來說明勞動騎士会的發展：“一八七八年該会有九、二八七名會員；一八七九年有二〇、一五一名會員……一八八三年有五一、九一四名會員。它發展得最快的時候是一八八五至一八八六年，那時入会的在六十万人以上。”^⑩一八八六年發生了八小時工作制大罢工，包德利反对这次的罢工。从此以後，勞動騎士会的力量便急劇下降了。到了一八九〇年，它的會員只有十万人，对工人的總的領導权也由它的手中落到了新組織起來的美國劳工联合会身上。

起先，勞動騎士会的領袖們表现了当时的工人们所具有的特點，即戰鬥性和日益增長的革命精神。該会的創始人斯蒂芬斯坚决主張把整个工人階級都組織起來，包括非熟練工人、黑人、妇女和其他一切工人在內。斯蒂芬斯並不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認為勞動騎士会的基本目的是：“使財富的生產者从工資奴隸制的奴役和困苦中得到完全的解放。”該会後來的領袖包德利開始当領袖時，在言論上也是很急進的。他說：“把世界及凡是能生產的一切交給我們吧！”^⑪

但是包德利的急進主义是表面的。他对資本家的巨大攻势的基本回答，是要工人投降並接受富人桌上可能掉下來的一些麵包屑。包德利最後变为他那一時代的突出的劳工反動分子。他甚至背叛了一八八六年八小時工作制的大罢工。其实这个罢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勞動騎士会以前所採取的戰鬥性政策的影响促成的。此外，当巴森斯、斯派斯、菲謝以及芝加哥的其他工人領袖，因海馬盖特的炸彈案將要被槍決的時候，包德利冷酷地拒絕出面干預这件事。包德利的叛賣行为对勞動騎士会的危害特別大，因为

該會既然企圖成爲一個廣泛的階級組織，它就必須有富於戰鬥性的政策。包德利的投降是勞動騎士會衰敗的基本原因，同時這也是對於階級合作政策、勞資利益協調政策的危險性的一個警告，這些政策已經給美國的工人運動帶來了莫大的損失。

美國勞工聯合會

美國勞工聯合會於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在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城誕生。當時到會的代表共一〇七人，代表五十萬以上的工人。派代表出席會議的主要是熟練工人的組織，其中有四十六個勞動騎士會的地方聯合會。當時這一新組織取名爲“美國與加拿大有組織的行業與勞工工會聯合會”，這一名稱一直繼續到一八八六年，隨後才改爲美國勞工聯合會。聯合會創建時期的一个著名人物是薩繆爾·龔潑斯，他是生在倫敦的一个雪茄烟工人。

美國勞工聯合會成立後的頭五年，沒有什麼進展可言。於是聯合會的領導方面，在無可奈何及羣衆的強大壓力下，把勞動騎士會長期以來廣泛進行的關於八小時工作制的鼓動作爲自己的資本，於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發動了一個要求八小時工作制的總罷工。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罷工，國際勞動節便是由這個罷工產生的。罷工得到了勝利，參加罷工的工人至少有三十五萬人，他們中的大部分，特別是建築業工人，贏得了他們的要求。罷工使美國勞工聯合會得到了對全國工人運動的領導權。勞動騎士會則因爲該會的領導人包德利公開破壞這一次的罷工而威信掃地了⁽¹⁷⁾。

最初，美國勞工聯合會和這一時期其他的工會一樣，是富於戰鬥性的，甚至於是同情社會主義的。但是不久以後，聯合會的領導人龔潑斯，像勞動騎士會的包德利和機車司機工會的阿瑟一樣，對

於資本家的大規模的猛烈進攻，決定採取階級合作的政策，換句話說，就是工人階級屈從的政策。他們拋棄了早期工会的戰鬥路綫，滿足於向老闆們搖尾乞憐，討取些許殘羹。这个政策是把工人階級完全出賣給敵人，出賣給資本家的政策。从那時起以迄今日，龔潑斯的機構及其今天的餘孽仍繼續靠出賣工人階級为生。

美國勞工联合会誕生於大壟斷企業和帝國主義時代的前夕。作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它最初起了積極的進步的作用，但是在龔潑斯的領導之下，它很快就成為工人貴族和工人官僚的主要根據地。這些工人貴族和工人官僚，是帝國主義用榨取國外被壓迫人民和國內不熟練的無組織的工人羣眾和黑人的方法，收買和豢養起來的。

保守的工会官僚們把龔潑斯出賣工人的勾當，提高成為一種專門職業，造成了各種各樣的後果。龔潑斯之流的領袖們拋棄了一切關於社會主義的主張，變為資本主義的熱烈擁護者。龔潑斯和這些早期的領袖們一樣，曾經自命為社會主義者。他在一八八七年說：“我贊成最先進的思想家們關於最後的目標的主張，其中包括廢除工資制度。”⁽¹⁸⁾ 他時常誇口說他已攻習德文，以便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原文。但是龔潑斯之流的領袖們很快就放棄了這些革命情緒。他們公開地承認，資本主義工資奴隸制是工人階級不可避免的命運。他們變為狂熱的反社會主義者；他們激烈地鼓吹工人和資本家利益一致的主張；他們和華爾街為了瓦解有組織的工人力量組織起來的臭名遠揚的全國公民联合会勾結起來。凡此種種，都是從早期的全國勞工联合会和勞動騎士會的急進主義退後了一大步，但是這使龔潑斯和他的官僚主義黨徒們成為老闆們和資本家報紙所寵愛的勞工英雄。

龔潑斯之流的領袖們把他們的據點建立在熟練工人當中，他們極力地反對羣眾性的、以階級為基礎的工會運動，而這種工會運動恰恰是全國勞工聯合會和勞動騎士會有別於其他工會的地方。他們集中精力於建立行業工會，這樣一來在一個產業裏頭，例如在鐵路、建築業、五金工業、食品工業、服裝業、印刷業等，就有十五個到二十個獨立的行業工會，每個行業工會各行其是，互不相顧。工會之間以接受較低工資工作而互相破壞罷工，已經成為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拿手好戲。當一個產業的一部分工會舉行罷工時，其餘的工會往往照常工作。成百次的罷工因為這樣一種對工人階級的利益的叛賣而失敗了。龔潑斯之流的官僚主義分子們奉行着一種犧牲其餘部分的工人階級來培養熟練工人的政策，根據這一政策，他們在許多工會中乾脆拒絕非熟練工人和半熟練工人加入。他們一般也拒絕婦女加入熟練行業的工會。他們甚至與資本家正式取得協議，在非熟練工人與女工佔多數的產業中，不組織工會，他們恬不知恥地破壞左翼方面所發起的組織工會的運動。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採取這種按行業組織工會的荒謬絕倫的辦法，繼續了許多年。今天，大規模生產的工業已經托辣斯化和高度專業化了，因此，行業的界綫實際上早已消滅了，這種行業工會實際上已經毫無力量了，但是他們現在甚至还繼續這樣作。

龔潑斯之流的領袖們對工人階級利益的總的出賣當中，包含了对黑種工人的利益的特殊出賣。全國勞工聯合會和勞動騎士會在黑人問題上縱然有許多缺點，但是它們還允許黑人加入工會，而且確曾想把廣大的黑人工資勞動者，特別是南方的黑人工資勞動者，組織在他們的工會中。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則一貫以迎合老闆們的离間和瓦解策略為能事。他們有系統地把黑人關在他

的行業工会的大門之外。有幾十个美國劳工联合会的工会特別規定黑人沒有加入这些工会的权利，当然也有个别算是例外优待的例子，例如联合煤礦工会等。有許多行業工会，尤其是铁路方面的，在它們的会章上仍有“男人、白种人”的条款。在这些卑鄙的美國劳工联合会領導分子对工人階級所犯的罪惡当中，最可耻和最卑劣不过的，要算是把黑种工人排挤在工会运动利益之外这件事。美國劳工联合会的領袖們既然那样熱中於执行这种反動政策，他們当然不会为争取黑人的公民权而鬥爭，不会為免除黑人受歧視和受可怖的私刑而鬥爭。

龔潑斯之流的領袖們，在破坏工人階級和黑人的經濟利益時，为了博得兇狠的資本家的欢心，还特地去反对各种社会保險，尤其是养老金、健康保險以及失業救济和失業保險。甚至在不很久以前的一次会上，即在一九三〇年的美國劳工联合会大会上，老龔潑斯集团的餘孽格林主席，还在反对失業保險。那時失業的工人幾達一千万人。他反对失業保險的理由是：領取这种“施捨”是有伤工人尊嚴的，这会損伤工会运动並毀坏“美國生活方式”。

龔潑斯主义的投降政綱中另一个重要的項目，是阻止工人進行独立的政治活動。这些反動的工会領袖們，數十年如一日地憑藉着他們的强大影响，有效地阻止工党或人民党的建立，把工人束縛在兩個資本家的大党上面。这和全國劳工联合会和勞動騎士会比较起來，也是大大地後退了一步，因为这两个組織都贊成工人在階級基礎上進行政治活動。

美國劳工联合会上層領導的全面投降政策，还有它的另外一方面，这就是卑躬屈膝地贊同美國的外交政策。这一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時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後好战的美國帝國主义

在全世界進行陰謀策動的時候，產生了嚴重的世界範圍的後果。

美國勞工聯合會根據工人應該安分當奴隸這一前提，奉行了向兇惡的資本家階級投降的總政策，這一總政策使龔潑斯之流的領袖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腐化墮落到無以附加的程度。他們反對一切進步的政治措施或工會措施；他們為金錢而出賣罷工；他們把“保證不罷工的諾言”出售給資本家；他們支持資本家的政治候選人，從中領取償金；他們劫掠工會的資金；他們取消工會的民主制度，用流氓惡霸的辦法統治工會；他們為了爭奪工會的領導權而進行械鬥；他們把工會當作充填他們的無底貪慾的犧牲品。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藉此發了大財。和資本家勾結起來的龔潑斯領導集團，是當前全世界工人運動中最卑劣不堪的領導集團。當然，美國勞工聯合會中也有許多正直的進步的領袖，可是他們顯然是處在少數的地位，聯合會的主要政策不是他們制定的¹⁹。

這個資本家控制的龔潑斯領導集團，使工會運動以及整個工人階級的鬥爭受到嚴重的損失。這個領導集團是一個致命的障礙，它損害着工人的生活水平，並在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嚴重地危害着有組織的工人。在這樣一個早就為全世界男女工人所不齒的腐化領導集團之下，工人運動竟能延續下去，這是值得驚奇的一件事。總的結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夜，美國勞工聯合會經過三十三年的“努力”，僅僅能夠把二、〇二〇、六一一個會員組織在它的支離破碎的行業工會中。這個數目只等於美國廣大的可以組織起來的工資勞動者的十分之一弱。從政治上來講，工人階級依然四分五裂。我們將會看到，龔潑斯的這種叛賣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後很長時間內產生出更嚴重的後果。

社会主义运动

一八二〇年到内战这一时期内，空想社会主义以各种合作团体的形式在美国广泛地发展起来。这些合作团体都是根据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其中有：新和谐社、布鲁克田庄、伊卡利亚等。但是这些运动实质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运动，它并没有能够得到工人方面的重大支持。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在美国扎下深固的根基是在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年期间。最初它只是在移居美国的外国工人当中，特别是在德国工人当中传播；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本国生长的最先进的工人也被它所吸引，认为它不仅对工人阶级的当前问题提供了答案，而且对他们最后解放的希望也提供了答案。

从内战时期起，社会主义者就开始努力把工人组织在工会里面，对残酷蛮横的资本家进行斗争。他们把这件事当作他们的基本政治任务。他们在全美国劳工联合会中，在劳动骑士会中，以及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是这些组织的心脏和战斗的灵魂，在每一次的罢工和进步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站在最前列。他们的人数比较少，但是他们的影响很深远。比较大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先后有下列几个：首先是佐尔格于一八五二年所组织的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其次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各支部。从国际工人协会在一八六七年成立起，到它在一八七六年正式解散为止，这些支部也是在佐尔格的领导之下。希尔奎特强调指出第一国际所起的先驱作用，他说：“内战刚结束之后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是和欧洲的国际工人协会的事业密切联系着的。”^②

國際工人協會解散之後，美國社會主義組織的主要中心是一八七六年成立的工人黨。該黨於次年即一八七七年改名為社會主義工黨，但是該黨最後竟被但尼爾·德雷翁所把持。其次是社會黨。該黨於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在希爾奎特和德布斯的領導下成立。它的發展很快，到一九一二年最盛時期有黨員十一萬人，得到選票八十九萬七千張（由德布斯競選），並出版英文日報五種，外文日報八種，週刊三百種，月刊十二種^①。該黨於一九一〇年派有維克托·柏格出席國會，於一九一五年派有梅耶·倫敦出席國會。

正在萌芽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包德利—阿瑟—龔潑斯的政策發生了衝突，因為他們的政策是在於讓工人受特別橫暴的資本家恣意剝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整整一代時間內，信奉社會主義的工人們，日益積極地為下列政策而奮鬥：工人階級在罷工中應團結一致，建立工人階級的政黨，工會的民主制度，按產業建立工會，公正的工會領導機關，教育工人使其提高階級覺悟以及爭取社會的社會主義前途。

但是，社會主義運動並不是團結統一地進行這些鬥爭，他們分成了左右兩派。追本溯源，左右兩派的分野開始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馬克思主義者與拉薩爾派之間關於工會運動與政治活動孰輕孰重的爭論。問題的實質在於社會黨應由誰領導，由小資產階級領導或由無產階級領導？社會黨應執行什麼樣的政策，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或無產階級的政策？日久之後，左右兩派之間的分歧就愈加尖銳與擴大，爭論的問題包括黨被中間階層知識分子所控制的問題以及右派日益投合龔潑斯主義的問題，例如，在罷工中持中立態度，降低按產業建立工會的重要性以及拋棄為實現社會主義進行革命鬥爭的綱領。兩派間日益擴大的鬥爭使社會黨發

生了一系列的分裂——一九〇〇年社会主义工党分裂出去，一九〇九年太平洋海岸社会党的分裂，一九一二年全国性的分裂和比尔·海涅德的被开除以及一九一九年的总分裂和共产党的产生^②。

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集团的出卖和反动行为，使左翼工会工作者无法忍受下去，他们决定组织新的、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产业工会。在工会问题上分道扬镳的趋向的最早例子，是德布斯于一八九三年所建立的美國鐵路工会以及德雷翁于一八九五年所组织的企图包容一切产业的社会主义行业与劳工同盟。其后几年，在个别企业中建立了许多类似的新的产业工会。这些工会都或多或少有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这方面最大的一次努力，是一九〇五年在德布斯、德雷翁和海涅德的积极支持下，在芝加哥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人会。

在以后的十五年中，世界产业工人会发动了许多大的罢工和争取言论自由的英勇斗争。但是该会卒未能达到建立新的工人运动的目的。该会的最高会员数目是一九一七年的十三万人。世界产业工人会失败的原因很多，例如：它采取了反对过问政治的立场（它很早就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它滥用了总罢工的武器；两个工会的政策，即把富于战斗性的工人从老的行业工会中抽出来的政策；它对宗教问题的错误处理以及它企图把赞成革命的前途作为加入工会的不成文的条件。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期间，世界产业工人会的几十名领袖因反战活动而被判处长期徒刑，该会的力量从此衰退了。在同一时期内，左翼工会的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转移到共产党的手中。

两个工会的政策（世界产业工人会便是这一政策的最显著的表现）是美国的左翼人士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这个政策所造

成的總的結果，是把優秀的工會戰士從羣眾性的工會中孤立起來，而讓龔潑斯分子獨一無二地控制這些工會。列寧把這個政策叫作“不可饒恕的錯誤”。後來共產黨人出來領導左翼，他們很快就糾正了這種幼稚的作法。

社會黨的右翼分子繼續在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工會中進行活動，他們實行着一種溫和的改良政策。在一九一二年大分裂之前，美國勞工聯合會內的社會黨人集團發展很快，這應歸功於左翼分子。社會黨人終於領導了礦工工會、油漆工人工會、機器工人工會以及其他若干工會。在一九一二年美國勞工聯合會大會上，社會黨方面的聯合會主席候選人印刷工人麥克斯·海斯得票五、〇七三張，龔潑斯得票一一、九七四張。同年社會黨分裂之後，社會黨在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力量，在組織上和思想上都迅速地衰退了。最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大戰以後的幾年當中，右翼社會黨的工會工作者實際上投降了龔潑斯分子，和他們混在一起以至於實際上和他們毫無區別。

社會黨的力量沒有能夠打敗腐化的龔潑斯工會領導。其總的結果是當世界日益逼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災難時，狂妄的、執行着帝國主義政策的美國資本家就能夠相當無阻礙地剝削工人。他們的對手是一個有戰鬥性的、潛力很強的工人階級，但是這個工人階級思想上混亂，他們的工會組織得不好，同時他們又沒有自己的廣泛的、羣眾性的政黨，騎在他們頸子上的是世界上最反動的工會領導集團——這個領導集團是資本家打亂和剝削工人階級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但是資本家力量的這種強大和無產階級力量的這種薄弱，不過是表面現象而已，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不久以後，偉大的俄國革命就生動地揭示出資本主義制度徹頭徹尾的腐朽性

和工人階級及其在全世界的同盟者(包括他們在美國的同盟者在內)的革命潛在力。

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內，美國工人階級在長期的鬥爭中，已經建立起很大的階級的經濟組織，表現了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並培养了很强的階級本能。但是，在用社会主义的觀點來看社会這一點上，他們是大大地落後於歐洲的工人階級。这首先是因为美國的經濟和政治情况較好。美國對於資本主义的發展有着極其有利的条件，在这一情况下，工人階級用強烈的鬥爭的方法，得以从資本家的手中爭取得不小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讓步。他們在劇烈的剝削之下养成了很强的戰鬥精神，然而還沒有培育出階級覺悟。除了比較先進的分子之外，他們還沒有認識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他們真正得到解放。今天，正当美國越來越深地被捲入日益發展的資本主义總危机中的時候，正是美國工人階級的階級觀點逐漸成熟起來的時機。

- ①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洲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五五二頁。
- ② 罗乞斯特著：“美國的平民党运动”，紐約一九四三年版，第三二頁。
- ③ 同上。
- ④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洲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五〇五、五五二頁。
- ⑤ 安·赫·蕭編著：“林肯百科全書”，紐約一九五〇年版，第一七九頁。
- ⑥ 林肯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三日第一次致國會咨文。
- ⑦ 寇克蘭著：“美洲經濟生活史”，第三五〇頁。
- ⑧ 西蒙斯著：“美洲史上的社会力量”，第一八〇頁。
- ⑨ 方納著：“美國工人运动史”，第九七——一一六頁。
- ⑩ 柯門斯及其合作者著：“美國劳工史”，紐約一九一八年版，第二卷，第一八頁。
- ⑪ 方納著：“美國工人运动史”，第二九六頁。
- ⑫ 同上書，第四一三頁。
- ⑬ 同上書，第四三一頁。
- ⑭ 同上書，第四二九頁上之引文。

-
- ⑮ 方納著：“美國工人運動史”，第五〇九頁。
 - ⑯ 包德利著：“三十年的生活与勞動”，第五頁。
 - ⑰ 柯尔温著：“美國勞工联合会”，華盛頓一九三三年版，第一九頁。
 - ⑱ 柯門斯及其合作者著：“美國勞工史”，第二卷，第四五八頁。
 - ⑲ 威廉·福斯特著：“勞工的騙子”，紐約一九二七年版。
 - ⑳ 摩利斯·希尔奎特著：“美國社会主义史”，紐約一九〇三年版，第一七五頁。
 - ㉑ 亞当·拉賓未發表的手稿。
 - ㉒ 威廉·福斯特著：“社会党的危机”，紐約一九三六年版。

第二十一章

为民主而鬥爭的世紀

在第十章中我們已經看到，一七七六至一八三七年的偉大的遍及南、北美洲的資產階級革命，虽然嚴重地打擊了封建殘餘並大大地加強了正在萌芽的資本主義制度，但是還沒有能够完成这二十幾個年青國家的勞苦大眾所迫切需要的最基本的民主改革。在以後幾章中，我們也看到了，自那時起，各民族的民主羣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來解決這些民主的要求。這些鬥爭有時劇烈到像一個革命一樣。我們也已經概述了這些鬥爭的一些主要方面。本章的目的在於簡略地總結一下，從獨立戰爭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整個廣泛的半球性的民主鬥爭的總結果。我們之所以選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作為一個合適的回顧點，是因為從那時以後，世界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開始了，在這種情勢之下，新大陸的階級鬥爭和其他地方一樣採取了新的形式，並具有了新的意義。

土地、奴隸制與雇農制

要求土地的鬥爭——反對大地主的鬥爭——是從獨立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巨大階級鬥爭的中心問題。美國內戰、墨西哥革命和拉丁美洲各國的幾十次流產的革命，都是圍繞着人民與大種植場制度之間的鬥爭這一總問題。雖然人民得到了一些大

的勝利，然而民主力量在这个爭取土地的巨大鬥爭上並不很順利。在拉丁美洲土地問題從來就是最根本的問題，但是那裏的大地主大部分仍然原封不動地保存了他們的大地產，而且仍居於左右政治局面的地位。海地和墨西哥的革命曾經突破了敵人的陣綫，使羣眾得到了許多土地。但是這些勝利並不够大，還沒有足以改變整個拉丁美洲的主要土地問題。一般來說，民主力量缺少以剝奪與沒收大地產的原則為基礎的堅定的土地政策和缺少良好的組織。

在美國和加拿大，民主力量在土地問題上也獲得了一些重大的、一般來說相當決定全局的勝利。民主力量經過長期鬥爭之後，爭得了宅地法，這樣他們就能夠保護大片的新的土地，使之不被壟斷土地的野心家所奪取，從而出現了數目很大的有民主思想的小農。這不僅使社會不致被大地主所癱瘓，從而便利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也大大加強了民主的基礎。然而加拿大和美國的資本家，在政治上過於愚蠢和貪婪，因此他們不能了解宅地法對他們的好處。他們從來就不贊助小土地私有制的綱領。他們缺少進步的觀點，因此他們在內戰之後，沒有把南方的大種植場打散，沒有把土地分給解放了的黑人。

這時期最大的一個民主勝利，是在整個西半球廢除了奴隸制，這件事和土地問題有密切的關係。誠然，這個勝利也有很大的缺陷，因為各地的黑人並沒有得到資本主義式的完全解放，而是很巧妙地被變為雇農，換句話說，他們被變為半奴隸。然而，黑人奴隸的解放是一個巨大的成就。這一成就是經過兩個大的革命戰爭（把海地算在內）方才得到的。這件事具有世界意義，是新大陸歷史上為爭取人身自由對封建主義的一個最沉重的打擊。

此外，與爭取土地反對奴隸制的鬥爭有密切聯繫的，是反對僱

農制的鬥爭。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這個醜惡的制度是奴隸制的歷史承繼者。印第安人和黑人從奴隸制解放出來之後，又變為雇農，主要是因為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在過去一世紀內，拉丁美洲所發生的幾十次革命暴動，都基本上牽涉到雇農制的問題。但是在廢除雇農制方面成就卻很小。這種農奴制度在拉丁美洲幾乎各地都有，直到一九一〇年的墨西哥革命像晴天霹靂一樣爆發起來。這個革命不僅大大削弱了墨西哥的雇農制，而且嚴重地打擊了受革命影響的各國的雇農制。但是其他地方的大地主卻還能夠經得起墨西哥革命的打擊，他們還繼續實行着奴隸式的雇農制。

據貝倫特估計（一九五〇年七月的“美洲土著”），除了墨西哥以外，全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約有一半實際上仍是大種植場或大田莊上的農奴。這種奴役形式各國有不同的名稱——在墨西哥叫 *peonaje*，在哥倫比亞叫 *terraje*，在厄瓜多爾叫 *concertaje*，在玻利維亞叫 *pongueaje*，在智利叫 *inquilinaje*。然而，正如貝倫特所指出的，各地基本上都是一樣的。西半球的廣大黑人勞動者的情況也差不多同樣的悲慘，他們大多數在美洲許多國家中作各種形式的雇農。

一向吹噓自己的民主制度的美國，在它的疆土內，即在南方的佃農和農業工人中間，仍有幾百萬人實際上是雇農，其中有黑人也有白種人。造成廣大黑人雇農的主要原因，是在內戰期間沒有分散奴隸主們的大種植場和沒有把土地分給解放了的奴隸。這些雇農呻吟在遭到歧視、迫害、貧困和私刑的痛苦與凌辱中。

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

前一世紀美洲各地所發生的無數罷工、政治鬥爭和革命的基

本目的之一，是為了改善勞動大眾的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但是成績並不大，在拉丁美洲各國更是如此。在以後的一章中，我們將詳細敘述目前全拉丁美洲的非常駭人的社會情況，例如慢性的羣眾性的營養不良症和疾病普遍存在等。這裏將只一般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情形。簡言之，零散存在於阿根廷、智利、古巴和拉丁美洲其他一兩個國家的工會，在那時確曾為工業中的一小羣熟練工人爭取到一些讓步，但是在各城鎮中工作的大部分工人，他們的工資實際上是不足以果腹的。與殖民地時期比較起來，經濟情況很少改進或沒有改進。工人們每一次企圖通過工會和罷工來改善他們的悲慘境遇時，都遭到比在美國更要野蠻的報復。

至於農業工人（他們加上他們的家屬佔拉丁美洲人口的五分之三），他們的生活比殖民地時期他們的父輩們的生活還要苦。他們比征服者到來以前的印第安人更處在水深火熱的貧困當中。格倫寧列舉了一些關於墨西哥在革命前夜時生活情況的數目字，這些數目字可以代表拉丁美洲當時的情形。墨西哥獨立之後，生活費雖然上漲了，但是墨西哥農業工人的收入實際上還停留在原來的水平上。格倫寧引証了一個經濟學家的話說，自從獨立戰爭之後，人民的主要糧食玉蜀黍的價錢上漲了百分之四百，但是工資只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接着格倫寧說：“另外一個經濟學家斷言，一九一〇年以前的一个世紀中，（墨西哥的）農業工資停留不動，但主要糧食却上漲了百分之三百。這些研究材料只是說明一個大概的情況……從以上可以得出一個不可置辯的結論，即經過一個世紀的民族解放之後，農業勞動者的經濟情況的確是更壞了。”^①

在工業遠為發達的美國和加拿大，由於工會進行了幾十年的激烈鬥爭，勞動羣眾的經濟情況就不是那麼悲慘。可是，若拿官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宣佈的保持健康所必需的最低水平來衡量，北美这两个國家的人民生活，大部分都在这个水平之下。

工作時間是这一時期到处經常發生激烈鬥爭的另一个問題。这一方面比起殖民地時代有了一些改善，但是改善並不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八小時工作制在拉丁美洲是很不普遍的，只有少數熟練工人贏得了八小時工作制。在工業中一般的羣眾仍然工作十小時到十二小時，在農業中則工作時間更長。在法律上明文規定普遍实行八小時工作制，則尙有待於將來。在美國也是一样，工廠和農場的工作時間很長，是一个普遍的現象。八小時工作制只見於政府的企業和一些熟練的行業中，例如建築業、印刷業以及煤礦的某些部門。大部分的產業工人仍然每天工作十小時，每週工作六天。農業工人就更不必說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有一些產業例如鋼鐵工業和鐵路，仍然普遍实行着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甚至十二小時以上的制度。有許多產業則实行每週工作七日制。加拿大的情形也大体如此。在这兩個北美國家中，一如在拉丁美洲，八小時工作制的普遍实行，仍然尙待爭取。

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整个長時期內，都沒有給工業工人、農業工人和運輸工人準備安全設備來保護他們的生命和健康。因此，不断有成千成万的工人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如因職業病而損害了健康，被工業上的加速裝置折磨至死，被沒有防護設備的机器軋得粉碎等等。在这一方面，美國資本家的罪惡最大，远远超过其他國家的資本家。他們的工廠、作坊、鐵路、礦井确实是个屠場，过去如此，現在仍然如此。他們罪惡地毀滅了大批的工人，这些工人都是因为資本家要擴大他們的巨額利潤而殘酷地被当作犧牲品。寇克蘭寫道：一九〇七年“煤礦工業的死亡是三、二四二

人；一九二五年是二、二三〇人……在所有重要的煤礦工業國当中，美國的記錄最坏。铁路是第二个最危险的職業；一九〇七年雇員的死亡四、五三四人；一九二五年死亡一、五九四人。一九一三年对工業事故作了一个總的統計，每年死亡二五、〇〇〇人，受伤者包括……殘廢在內是七〇〇、〇〇〇人。这簡直等於战争。工業上的死亡人數比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美軍陣亡人數的一半还多。”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半球關於社会保險的規定——即遇到失業、疾病、事故或死亡時对工人及其家屬給予經濟上的補助的法律——也非常少。大資本家和大地主有大量的錢財和各种組織來保護他們，使他們个人免受經濟意外的打擊，然而他們对工人却極力進行鬥爭，使他們連最低限度的保護也得不到。設若工人家庭中賺錢的人因失業、事故或疾病而無法工作，那麼全家只有下面幾种下場：餓肚皮，住貧入院，幹罪惡勾当或家庭离散。在这一方面，“自由的”工資勞動者还比不上真正的奴隸，因为当奴隸不能繼續工作時，奴隸主通常还多少想办法安置他們。南北美洲的資本家和地主，包括美國那些極有錢的財閥在內，對於他們的衰老、有病和貧困的工人沒有任何責任感。

民主权利

南北美洲歷史上，有許多很頑強的鬥爭是被压迫的少數民族（就印第安人來講甚至可以說是多數民族）反对各种歧視制度的鬥爭。其中持續最久的，是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奴隸解放以來，黑人（加上越來越多的支持他們的白种人）为反对美國可恥的歧視黑人法律所不斷進行的鬥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反对根深

滯固的不公平待遇的鬥爭，更加洶湧澎湃。直到現在，鬥爭還在日益緊張地繼續着，我們在後面將繼續談到這個問題。

工作的權利（職業的保障），始終是工人的另一個最迫切的民主要求。如果工人之是否有工作來維持生活，是由資本家來任意擺佈的話，那末所謂民主不過是一個笑話。由於失業或由於僱主的片面行為而週期性的失掉工作，對於工資勞動者來講，是一個最可怕的威脅。因此工人們為改善自己的狀況進行鬥爭時，總是設法消除或至少減輕這一可怕的禍害。另一方面，資本家也堅決要保持任意裁奪的權力，以便隨時取消工人應受保障的工作權利，因為這樣可以使資本家有一個很大的強制工人服從的權威。馬克思指出過，失業後各軍的存在，是資本家的基本要求之一，他們可以藉此來威脅有工可作的工人。只有在工人罷工的時候，資本家才對工作的權利發生興趣，那時資本家就激昂慷慨地大談其罷工破壞者代替罷工工人作工的神聖“權利”。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工人不可能享受真正的工作權利。但是，他們可以建立一些防禦工事來保護他們的工作，例如強有力的工會監督、工齡制、失業保險等。可是，從歷史上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整個西半球的工人幾乎沒有這類保障。工作問題上的一切自由權，完全掌握在資本家的手中，他們可以任意僱用任意解僱。那時只有很少一部分熟練工人和在政府“文官”制度之下被僱用的人，多少享受一些職業保障。

組織工會的權利和罷工的權利也是我們所敘述的時期內，整個西半球所發生的幾千次罷工中的一個重大問題。殖民地時代結束的時候，各地的工人包括美國和加拿大的工人在內，最多也不過比僱主們的農奴或牛馬稍微好一些。僱主們自由地行使着結社的

权利，但是他們橫蛮地拒絕給工人以同样的权利。工会到处都不合法，而罢工則被認為是阻碍貿易的陰謀。但是工人們不顧一切地勇往直前，他們不顧法庭和監獄的威脅，繼續組織工会和举行罢工，这样一來各地的工人多多少少把組織工会的权利確立起來了。

然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組織工会的权利仍然不絕如縷（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中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那時，工人的鬥爭一般地已經迫使西半球各國的法庭和議會至少在形式上批准工人組織工会和罢工的权利。但是，拉丁美洲的許多独裁者和美國的法庭与政府官員，却專橫地不讓工人行使組織工会的权利，因此，这个紙面上法定的权利，大部分或全部被否定了。这还不够，各地的資本家还肆無忌憚地用最強暴的手段來阻止工会的成立和打壓工人的罢工。前面已經說过，这事在美國已經一再挑起了幾乎相当於內战的事件。在拉丁美洲，資本家对工会的恐怖手段比在美國还要野蛮，我們在後面將比較詳細地叙述此事。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時，工会運動在西半球只得到了一个很小的搖搖欲墜的立足點，参加工会組織的工人不到四百万人，只等於南北美洲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五弱。

选举的权利（成人选举权），按照美洲各共和國的憲法，公民的主要部分形式上是有这个权利的。然而，這個問題也是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鬥爭的一个大問題。从西半球各共和國成立之日起，資本家和地主組成的統治集团，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保護他們自己的选举权，另一方面極力限制勞動大众的选举权。他們採用了許多方法——財產限制、識字測驗、对少數民族和膚色的限制、人头稅、对性別的限制、直接的經濟和政治的压力一直到

公開的恐怖行動。用這些策略，他們剝奪了許多理論上依法有選舉權的公民的選舉權。今天這種情況還繼續存在。

在這個長時期內，曾經發生了無數的鬥爭，反對剝奪工人和農民選舉權的各種限制。在拉丁美洲，文盲佔人口百分之七十五或者更多，因此識字測驗仍然是使有民主思想的選民不能參加選舉的一個有力武器。例如，杜根說這個辦法使玻利維亞、危地馬拉和委內瑞拉成年人口的三分之二沒有選舉權^③。在美國，用財產來限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這件事，在革命後的頭五十年中已經被廢除了，但是，其他有效限制辦法仍然存在，一大部分工人階級仍無權參加選舉。其中最卑劣最為世人所不齒的是人頭稅，這個辦法剝奪了南方幾百萬窮苦的黑人和白種人的選舉權。但是，還有比人頭稅和識字測驗等更陰險、更有效的剝奪羣眾選舉權的辦法，這就是西半球各國的報紙、廣播等羣眾宣傳工具，絕大部分都掌握在剝削階級的手中，他們巧妙地運用這些工具的巨大力量，淆亂千千萬萬的公民對關鍵問題的視聽，從而使他們的投票不起作用。

受教育的權利

受教育的權利，亦即思想的權利，也是十八世紀美國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全世界各地一切大革命中，工人與其他勞動者的綱領上面一個重要的項目。革命的羣眾從來就認識到，要達到他們的經濟和政治目標，直接有賴於他們是否能肅清自己意識中的多少世紀來有意造成的迷信和愚昧，是否能用真確的事實和科學知識刷新他們的思想。因此，一切真正的改革和革命運動，同時也就是爭取羣眾教育的大進軍。同樣的，反動階級也從來就清楚了解，要保持他們的階級統治和剝削，有賴於他們是否能繼續束縛

他們的奴隸、雇農和工資勞動者的思想。因此他們不惜採取一切手段使人民愚昧無知，因为这是他們的剝削制度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約一个世紀的期間內，南北美洲的劳苦大众，工廠、礦山、田莊和森林裏工作的成千成万奴隸和半奴隸，對於爭取羣众教育的手段，有着強烈的革命要求。他們已經把这个基本要求寫在他們的主要綱領上。爭取受教育很久以來就是西半球各國民主鬥爭的一个最顯著的特點。

美洲的剝削階級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剝削階級一样，他們一直对羣众的強烈的教育运动進行頑強的鬥爭。南方的大農場主定了一个規則，把教奴隸識字当作一种罪惡，犯者受到嚴厲的懲罰。反動的傳教士也認識到只有繼續讓羣众愚昧無知（他們不惜用宗教裁判的可怕武器來達到这个目的），才能使人民接受他們所貫輸的迷信和神跡。雇農的主人們也認識到，要保持他們那种形式的奴役制，必須使羣众愚昧，因此他們總是頑固地反对教育人民。資本家們也是一样，他們固然需要工人至少受过最低限度的教育，可是他們從來就害怕工人階級在思想上覺悟起來，因此，他們甚至对最初級的工人教育，也長期地加以反对。在美國和加拿大，工人一般都受到一些教育，但是这些教育实际上都是宣傳資本主义的教育。

如果西半球的工廠和礦山的工人也多少受到一些教育的話，那麼这也是他們对反動統治階級的抵抗進行了鬥爭的結果。勞動羣众在这个爭取受教育的長期鬥爭中，也确实獲得了一些顯著的勝利。但是他們的勝利只是部分的勝利，拉丁美洲各國文盲數目多得驚人，就是一个很好的証明。

羣众为爭取受教育的权利所進行的許多鬥爭中，最大和最成

功的，是美國工人階級所進行的鬥爭。一八三〇至一八五〇年的美國早期工会，是奠定公立学校制基礎的先鋒战士和主要力量，它們在这一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劳。他們是在反動雇主坚决抵抗之下，争得这些成就的。这些反動雇主不僅害怕工人觉悟起來，而且害怕讓孩子們上学以後找不到童工。柯門斯寫道：“在一八三三年（當時美國人口約一千三百五十万人），全美國估計有一百万五歲到十五歲的兒童沒有入学……次年，美國不識字的兒童的數目是一百二十五万人。”^④ 公立学校的建立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的勝利，虽然統治階級从那時起把整个教育系統从小学到大学都变成為維持他們的資本主义制度的工具。加拿大的情形也大体相同。加拿大在一八六七年委派各省办教育；除了天主教佔优势的魁北克省以外，其他各省都实行了免費教育。

勞動羣众爭取受教育的要求是難於拒抗的。關於这方面的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墨西哥革命期間所展開的要求設立公立学校的大運動。这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了。在那裏，要求書籍的鬥爭幾乎和要求土地的鬥爭一样激烈——兩者相輔而行。墨西哥革命在这方面的重大成就，是把学校从天主教教会的手中拿過來，交給政府管理。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步驟，因为只要学校还握在教会的手中，不管它是那一派的教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人民的教育，甚至最初級的教育也是不可能的。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大多數國家裏，人民还没有能够使学校脫离教会的控制。这是实现真正人民教育綱領的主要任务。

妇女的進步

在我們所叙述的時期內，一个重大的民主成就，是妇女地位的

提高。这一提高表现在經濟上、政治上和社会上。但是就最好的情况來講，这个提高也只能說是緩慢得令人难受。妇女剛剛从幾千年來压在她們的不利条件的大山下面，逐漸地站起來了。这些不利条件是封建和資本主义剝削者、教会以及一般眼光短淺的男人造成的。

美洲妇女地位的提高，直到今天來講，最重要的是提高到可以当產業工人和从事各种職業。她們衝開了許多職業的大門，这些職業过去是不讓妇女問津的。妇女地位的提高最顯著的是在美國和加拿大。但是就在这兩個國家內，她們也还需要与無數的障碍和困难作鬥爭。在拉丁美洲，妇女也開始成为工業中的重要成分。阿根廷提供了一个清楚的例子，在那裏妇女佔紡織工人的百分之七十五，服裝工人的百分之八十五，包裝工人的百分之四十和五金工人的百分之三十。在阿根廷工業中被雇用的七十万人中，有三十万是女工^⑤。在一九四二年，妇女佔巴西產業工人的百分之三十^⑥。在美國，妇女在一九四八年佔全部工人的百分之二十七^⑦。但是仍然有一些國家——例如墨西哥——甚至法律上还明文規定不許妇女从事某些職業。

田莊、工廠、礦山、事務所或学校的雇主們，一貫利用妇女在歷史上受压迫的地位，迫使她們接受比男人更低的工資。因此各地的工会把確立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則作为它們的綱領中的重要一項。在墨西哥、巴西、古巴和智利，这个原則已經被寫在憲法上。但是就整个西半球來講，推行这个重要改革的成績並不大，只有美國有些工業因工会組織較強，已經實現了这一改革。一般說來，全拉丁美洲妇女的工資比男子的工資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非白种女工的情形甚至更坏。

在給妇女制定一些特别的法律方面，有了一些成就，例如規定对產妇最低限度的保護，給妇女以对財產和对离婚的平等权利等。拉丁美洲和美國的法律書上，像这一類的法律規定比較多，但是問題是除非这些法律条文後面有强大的工会和妇女組織積極作後盾，这些法律大部分是不会实行的。

資本主义制度下的男工，是獲得选举权的，但是美洲各共和國、美國和其他的國家對於給妇女这一微小的权利都一再拖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時，美洲沒有一个國家的妇女有选举权。只有在她們对根深蒂固的貪慾和成見進行了長期的艰苦的鬥爭之後，她們才獲得了这个权利。加拿大和美國的妇女經過激烈的鬥爭之後，在这个重要改革上率先開路。美國第一次女权大会於一八四八年在紐約州的塞內卡佛尔斯召開。支持这一運動的，有下列妇女先鋒战士：瑪格里特·富勒、伊麗沙白·卡第·斯坦頓、斯托維夫人、盧茜·斯东、苏珊·安东尼等。这个運動正確地認識到解放妇女和解放黑人奴隸之間的關係；因此，爭取妇女參政权和妇女的其他权利的妇女战士們，也成为當時廢奴運動的積極工作者。同時，由於她們为爭取妇女的权利而進行鬥爭，因此也使她們和廢奴運動者的人們一样被痛恨。派林頓下面的一句話，說明了对她們的反動态度：“黑人奴隸的解放是一回事，但是妇女的解放——社会習俗的鬆弛——就意味着淫乱和家庭的破坏。”^③

美國在第十九次憲法修正案上給妇女以选举权，这一修正案於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獲得批准。在加拿大，妇女是一省一省地獲得选举权的，例如从一九一六年的馬尼多巴省、亞柏泰省和薩斯喀徹温省到一九四〇年的魁北克省^④。西半球其他國家給妇女选举权的年代如下：厄瓜多尔一九二九年，巴西一九三二年，烏

拉圭一九三二年，古巴一九三四年，薩爾瓦多一九三九年，多米尼加共和國一九四二年，危地馬拉一九四五年，巴拿馬一九四六年，委內瑞拉一九四七年，阿根廷一九四七年，智利一九四九年。秘魯在一九三三年、玻利維亞在一九四五年和墨西哥在一九四六年，婦女只得到省的或地方的選舉權^⑥。在其餘的拉丁美洲國家——哥斯達黎加、海地、洪都拉斯等——婦女還沒有得到選舉權。

宗教自由

在拉丁美洲各國中，爭取宗教自由——信奉或不信奉任何宗教——的鬥爭，始終是爭取自由的總鬥爭中一个重要部分。自從獨立以來，這一鬥爭基本上採取了爭取宗教與國家分開的形式——具體來說，就是取消天主教的國教地位，因為從殖民地時代開始，天主教在這些國家中就主張而且通常享有宗教上的獨佔地位。在美國也發生了類似的鬥爭，但從一開始就得到了決定性的勝利，憲法上明確規定宗教（在美國來講主要是新教）與國家分開。近幾年這個問題才重新被提出來，天主教再三再四地要求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津貼它們教區的学校，這些要求往往很有成效，而新教則要求在美國的公立学校中宣講教義。在加拿大，大部分的省份中政教尚未完全分離，尤其是法蘭西族魁北克省仍然是政教合一。

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為了政教分離進行了長期艱苦的鬥爭。有時鬥爭達到了內戰的高度，我們已經看到，墨西哥的情形便是如此。幾乎在每一個國家裏，這一鬥爭直到今天還是一個尖銳的基本問題。鬥爭的局面勝敗無常，有時這一方面佔上風，有時那一方面佔上風。進行這些鬥爭來阻止天主教的反動壓力的拉丁美洲人民，絕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全拉丁美洲只有二百万新教教徒和五

十万猶太人。

在十九世紀的最初二十五年，当拉丁美洲各國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統治下取得民族独立的時候，天主教被允許保持它的國教地位，和它在三百年殖民地時代的地位一样。但是，正如我們在第十章裏所已經看到的，天主教教會与各革命政府之間，在“推薦權”的問題上或控制教會的問題上，發生了很大的衝突。各國的共和政府要繼續行使控制教會的權力，像殖民地時代國王所作的一样。教會方面則設法阻礙这种控制。它不僅要求殖民地時代一样的國教的地位，而且要求新的地位，即完全不受國家的控制。教會只願意从羅馬得到總的指導和教規的訓示。因此它的目的是要使自己脫離政府而獨立^①，並由國外取得政策上的領導。

教會的根本反民主的叛逆態度，使它和幾乎所有拉丁美洲國家的共和政府一再發生尖銳的衝突。这个關於教會地位問題的總的爭執，又因为下面的事實而更加嚴重起來：教會一般是最大的土地和財產所有者，因此它自己是反動政治活動的一個重要泉源，而且每一次反對民主進步的大運動發生時，教會不是站在運動方面就是運動的主要策動者。教會是考迪羅主義的肥沃溫床，它是許多反動政變和專制獨裁背後的主要支柱。在這種情況下，拉丁美洲各國信奉天主教的人民的自由民主力量，雖然在開始的時候立意要在政治上對教會採取寬容的態度，後來他們到處覺得不能不進行鬥爭來取消對教會的津貼和削減教會的其他特權。

拉丁美洲的政治，幾十年來在教會問題上發展着一種歷史性的拉鋸戰。當開明的政黨取得政治上的統治權的時候，他們常常對教會施以壓力，限制或取消教會對教育的壟斷，要教會付應納的稅款，甚至於全部或部分沒收教會的大量土地。反之，當保守勢力

取得政權的時候(在拉丁美洲各國,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他們握取了政權),那麼他們就恢復教會的經濟特權,恢復教會對人民的宗教信仰的壟斷性獨裁。

目前的情況是:所有二十個拉丁美洲共和國的憲法上都有明文規定,保證至少是形式上的宗教自由。其中有十個國家或多或少已經把教會和國家分開了^②。這十個國家是: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古巴、巴西、烏拉圭、厄瓜多爾、危地馬拉、巴拿馬、哥斯達黎加和薩爾瓦多。在哥倫比亞、巴拉圭、秘魯、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玻利維亞、委內瑞拉、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國,教會仍保持有或多或少的官方地位^③。總之,教會與國家的關係,形式甚多,深淺不一,而且經常處於變動的狀態。

法西斯主義產生之後,拉丁美洲各地的反動勢力正力圖把顯然是傾向法西斯的天主教會重新定為國教。在阿根廷和巴西這兩個多少已宣佈天主教不是國教的國家中,獨裁者庇隆和杜特拉正在有系統地給教會以越來越多的官方政治地位。然而,從歷史上看,拉丁美洲的總趨勢是朝着教會與國家分離的方向走。這是正在拉丁美洲逐漸發展的民主中的一個根本的不可抗拒的趨勢。

鬥爭的總結

我們要總結的時期,是從革命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時一個多世紀。在這個時期內,羣眾一般是為了在封建—資本主義制度的範圍內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而進行鬥爭。他們並沒有企圖推翻資本主義並建立社會主義。即使在海地、墨西哥和美國(內戰)的革命高潮的時候,人民的鬥爭仍然沒有超出廣義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革命的範圍。儘管如此,拉丁美洲各國的人民和內戰時的

美國人民的鬥爭是為了打倒仍然強大的、充滿着封建思想的大地主，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進行了革命的鬥爭。從歷史上講，他們在這個充滿着激烈鬥爭的長時期內所進行的鬥爭，是為了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中，土地革命是一個基本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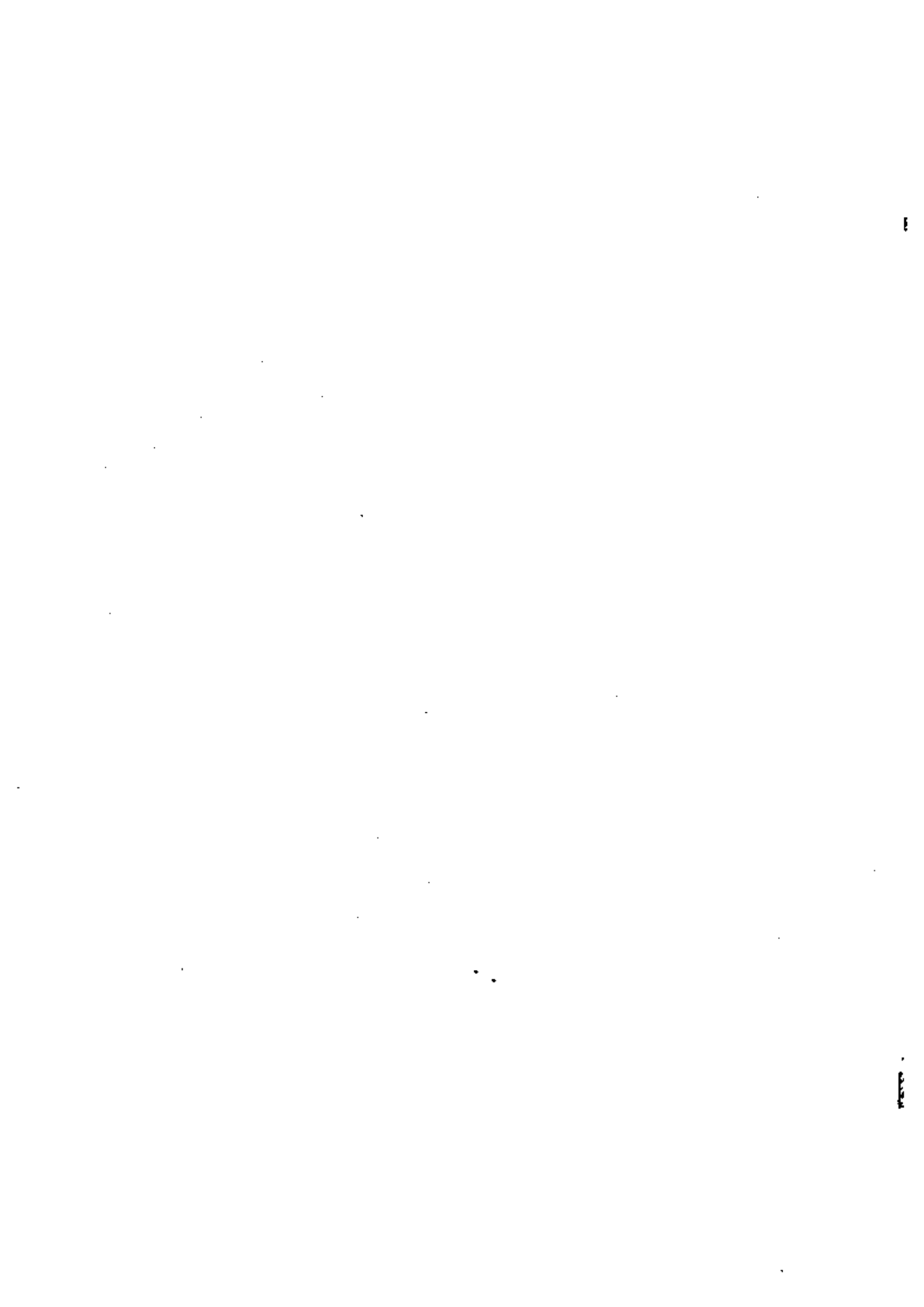
這個時期也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作用日益發展的時期，這是由於工業的發展，工人階級的成長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在西半球的早期革命中，例如在那些使原來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獲得民族獨立的革命中，工人只佔一個很小的地位；而在工業微不足道的一些國家內，他們幾乎沒有起什麼作用。可是，經過一世紀的鬥爭之後，工人不僅在一切真正的革命運動中，而且在每次爭取重要改革的鬥爭中，都起了領導的作用，或者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樣的，這個時期標誌着資產階級革命作用的終結。例如，在美國的一七七六年和一八六一年的革命以及其他的鬥爭中，資本家曾經起了決定意義的、建設性的作用。可是今天他們到處都是反動和反革命的主要泉源。他們正在有系統地出賣他們的國家，以便滿足他們貪得無厭的階級利益。甚至在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國家中，資本家也已經不是他們的人民的革命領袖了。就是在最基本的民族利益的問題上，也只能指望一部分資產階級可以對大地主和外國帝國主義進行鬥爭。在這個時期內，農民和中產階級在許多國家裏表現了很大的革命積極性；可是現在在每一個革命形勢下，他們已經退居於次要地位，而由工人階級站在首要的地位。工人階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期已經居於革命的總的領導者的地位。

我們已經看到了，從獨立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充滿鬥

爭的長時期內，西半球各國人民獲得了許多重要的民主勝利。但是，從各方面來看，西半球全體勞動羣眾的經濟水平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更壞了。同時，使人民羣眾的權利和利益能夠得到保障的真正政治民主，也沒有建立起來。反之，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和人民的根本問題卻不斷地變得更加複雜和更加迫切了。實際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民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從根本上給人民解決土地、工業、教育、生活水平、種族歧視和政權等基本問題，長期以來折磨着南北美洲人民大眾的這些問題，才能得到最後的解決。西半球各國人民在這個長時期內所得到的最大和最有意義的進展，是廢除了奴隸制，奠定了工人運動的經濟和政治基礎，以及開始在工人中喚起了社會主義階級覺悟。

- ① 格倫寧著：“墨西哥及其遺產”，第一三六頁。
- ② 寇克蘭著：“美洲經濟生活史”，第五六九頁。
- ③ 杜根著：“南北美洲”，第三九頁。
- ④ 柯門斯及其合作者著：“美國勞工史”，第一卷，第一八二頁。
- ⑤ 阿爾希拉·德·拉·佩納所著小冊子，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九四八年英文版。
- ⑥ 美國勞工部一九四五年第二〇六期公報。
- ⑦ 美國勞工部編：一九四九年三月“事實手冊”。
- ⑧ 派林頓著：“美國思想的主流”，第三卷，第七五頁。
- ⑨ 參見“加拿大百科全書”。
- ⑩ 一九四八年美洲婦女委員會報告摘要，由米耐娃·貝納第諾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在黎巴嫩的貝魯特向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報告。
- ⑪ 田寧鮑姆著：“革命爭取到的和平”，第四九頁。
- ⑫ 參見喬治·霍華德著：“拉丁美洲的宗教自由”，費列德費亞一九四四年版。
- ⑬ 艾德溫·利安（神學博士）著：“南美各共和國的教會”；皇家國際問題學會編：“南美各共和國：更多的睦鄰政策”，紐約一九四五年版。



第三部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第二十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洲各國人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新大陸的所有資本主义國家裏，在經濟、政治与社会方面都發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次大規模的流血是資本主义体系內部各種尖銳化的矛盾所產生的結果。它是資本主义生長与衰亡的法則所自然產生的後果。它突出地表現了這個事實，就是資本主义已經陷入了一個無可救藥的總危機。

資本主义在它的根底裏有一個基本的矛盾：它進行社會化的生產，而生產資料——工業、土地、銀行以及運輸系統——却是私人所有的。這就使工人与資本家在工資、勞動條件、各種其他問題以及最後在對於社會的控制這個問題上發生了衝突。從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的私有性這個基本矛盾中產生了一系列的其他破壞性的矛盾。其中有無計劃的生產与有限的資本主义市場之間的矛盾，各個相互競爭的工業、金融与貿易的資本家集團之間的矛盾，資本主义國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間的矛盾，以及敵對的資本主义國家為了攫取市場、原料与戰略地位而發生的矛盾。

在資本主义歷史的初期，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义時期，資本主义体系還能夠循着向上的螺旋發展，雖然由於上述這一切固有的矛盾而發生很多的傾軋和浪費。誠然，資本主义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產生了週期性的、引起癱瘓的經濟危機，工人們為了反對欺詐的僱主而發生了很多次嚴重的罷工，大資本家無情地吞沒了較小的

資本家，不時發生反帝國主义的殖民地起义，同時各个相互競爭的資本主义國家之間又經常發生破坏性的战争。可是，資本主义虽然以無止境的人類痛苦为代價，却仍然在全世界不断地生長与擴展。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的末葉，在資本主义体系內部發生了激烈的变化。正如列寧所說，也正如我們在本書第十四章中所指出的，壟断資本主义的帝國主义在一切主要的資本主义國家裏發展起來了。結果，資本主义內部的各种衝突与矛盾終於大大地尖銳化了。这些相互間猛烈衝突的力量最後發展到這步田地，它們開始危害和削弱資本主义体系本身。它們開始束縛生產，而資本主义擴展的速度大大地下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標誌出了这个資本主义總危机的開始，標誌出目前这个战争与革命的時期的開端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誕生的肇始。

在目前这个帝國主义時期——照列寧所說，这是資本主义的最後階段，無政府状态的資本主义生產造成了遍及全世界的經濟危机，这危机要比早期的典型的週期性危机厲害得多。过去工人們为了爭取細微的讓步而進行的罢工發展成为重大的、威脅着資本主义本身生存的經濟的与政治的階級鬥爭。擴張着的壟断資本發展成为巨大的惡魔，在各方面統治着經濟制度，使之癱瘓而殘廢。过去比較容易鎮压的、由原始武裝裝備的各个民族的起义，現在却擴大与深入，發展成为廣大的、不可抗拒的殖民地解放革命了。过去資本主义國家之間的民族战争变成了为重分世界而進行的包括全世界的死亡与毀滅的大屠殺了。这些激烈的資本主义矛盾在壟断資本与帝國主义統治之下大大地尖銳化了，它們从根本上危害着現存的資本主义制度。世界資本主义已經不像它早期那样，面臨着这些日益加劇的矛盾，它已經不能發展，而成为在它們

不断加剧的衝擊之下的受难者了。这就是資本主义的總危机——这是歷史的信号，表示資本主义的社会体系已經走完了它的進步的路程而成为反動的了。这也是一个信号，表示資本主义正在被社会主义体系取而代之，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時誕生的社会主义体系正在不可抗拒地擴大它的範圍。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資本主义体系最基本的矛盾之一的恐怖的暴發，这个矛盾就是，各个資本主义帝國主义國家为了控制世界的市場、資源、人民与領土而發生了根本的衝突。这是日益發展的資本主义總危机的一个重大的表現。在这一点上，大战的直接原因應該用列寧的著名的資本主义不平衡發展的規律來說明。这就是說，各个資本主义國家並不是都以平衡的步調發展，而是在極不相同的速度上生長起來的。結果，它們的不平衡發展以及因此而發生的它們工業力量的不同，就需要每隔一个時期對於它們的經濟的与政治的对比關係進行劇烈的調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这样一种力量的調整，因此，也就是資本主义体系的法則所產生的自然結果。

英國很早就是一个領導的資本主义國家，而且是第一个走到帝國主义階段的國家，它在一九〇〇年以前的幾十年中攫取了世界殖民地的大部分。列寧指出，該國在一九一四年拥有三三、五〇〇、〇〇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領土，而俄國僅拥有一七、四〇〇、〇〇〇平方公里，法國，一〇、六〇〇、〇〇〇平方公里，德國，二、九〇〇、〇〇〇平方公里，美國，三〇〇、〇〇〇平方公里^①。从帝國主义的立場說來，这种片面的世界分割是早已經过時了，因为基本

的事实証明，从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三年这一段时期內，英國銑鉄的年產量僅僅从七、九〇〇、〇〇〇噸增加到一〇、二〇〇、〇〇〇噸，而德國的年產量却从四、六〇〇、〇〇〇噸跳到一九、二〇〇、〇〇〇噸^②。一九一四年時，美國的鋼鉄生產已經達到二三、五一三、〇〇〇噸了。這些國家的其他國民生產的發展同樣是不平衡的。

所以，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幾十年中，德國已經在工業上与軍事上比英國更为強大了。因此，以帝國主义海盜所特有的精神來看，利潤飢渴的德國資本家對於这样一种局勢——英國拥有这样多的殖民地而德國却这麼少——是不能够容忍的了。照他們的說法，他們也要“在太陽下有他們的份兒”。因此世界应加以重新分割以便適應他們。至於在这野蛮行为的过程中会有千百万人民死亡这件事，在德國帝國主义的心目中是無足輕重的，在他們的同样有罪的英帝國主义对手的心目中也毫不介意。在战争終於來臨以前，它已經在對於北非、中东、巴尔幹、達達尼尔海峽以及其他重要地區的爭吵中醞釀了將近十年，歐洲一个政治危机連一个政治危机地動盪不安。最後，一个王室寄生虫——奧地利王位繼承人斐迪南大公於一九一四年六月在塞爾維亞的被刺就成为火星，在空前的毀滅人類的最恐怖的大屠殺中使全世界成为一片火海。

在这次帝國主义的世界衝突中，各个國家所分成的陣綫是这样：一方面是協約國，其中包括俄國、法國、英國、意大利、日本、羅馬尼亞、塞爾維亞、比利時、希臘、葡萄牙、門的內哥羅，最後，美國与幾個拉丁美洲國家也参加了進去；另一方面是同盟國——德國、奧匈帝國、土耳其和保加利亞結成了同盟。力量的对比是大大地有利於協約國的，它比同盟國拥有六倍的人民、兩倍的軍隊以及好

幾倍的工業能力。在猛烈的搏鬥中，協約國終於打垮了同盟國，但也有兩次幾乎要失敗——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以及在戰爭最後的一年。

這一次大戰從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打到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根據官方的統計，雙方所動員的軍隊總數達六五、〇三八、八一〇人。其中戰死的八、五三八、三一五人，受傷的二一、二一九、四五二人，而列名為失蹤或被俘的有七、三五〇、九一九人^③。這些數字還沒有把其他因戰爭而死亡的千百萬平民包括在內。美國軍隊在戰爭中的損失是戰死的一三〇、二七四人、受傷的二〇三、四六〇人^④。財產損失的總數是無法計算的，但一般的計算是，所有捲入戰爭旋渦國家的損失幾達三千三百八十億美元^⑤，這個估計無疑地並沒有把所有的破壞都包括進去。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屠殺完全符合資本主義的野蠻倫理。在資本主義利潤的祭台面前犧牲那麼二三千萬人，這又算得什麼呢？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是在假仁假義的替自己辯解的口號之下進行的。每一個強盜政府都告訴它的人民說，它是不得已地被迫作戰，它是責無旁貸地為了保衛祖國而戰的。在這一方面，美帝國主義作了特殊的貢獻，這就是威爾遜總統的騙人口號，說這是一場為了“使民主政治在世界上安然生存”的戰爭。交戰國雙方的教會都給戰爭祝福，給這場大規模的屠殺披上了一件基督徒的天職的外衣，它們莊嚴地向人民保證，上帝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但是，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作為掠奪性的帝國主義體系的一部分，在這次戰爭中都是有罪的。

當然，對於帝國主義者，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就是必須使各國的工人階級支持戰爭。所以他們向工人階級作出了很多諾言，並

且用欺騙的宣傳來堵塞他們的耳朵。於是，照勞合·喬治的說法，戰後的英國將成為“一個配得上給英雄們居住的國家”。在美國也是如此，只要人民用一切力量來在戰爭中取勝，那末在勝利以後，就將有無限的民主與幸福。全世界社會民主黨的政治與工人領袖們總是從他們本國資本家的口中取得他們主要的政治思想的，他們熱心地相信與宣傳這些帝國主義的鬼話。他們既然把社會主義忘得一乾二淨，就驅使千百万人民參加戰爭。只有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堅決不渝地反對這次戰爭，很多國家的左翼社會黨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對戰爭予以抗拒。但是反對戰爭的力量不夠強大，不足以阻止戰爭的爆發與繼續。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拉丁美洲和 加拿大所發生的經濟影響

從一九一四年起至一九一八年止的歐洲帝國主義大屠殺強烈地刺激了美洲的工業生產，特別是加拿大與美國。在拉丁美洲，大戰也使輕工業有了相當的發展。這種發展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差不多所有與歐洲的貿易都被德國的潛水艇所切斷了，因為過去箝制拉丁美洲工業的帝國主義壓力至少是部分地放鬆了，也因為，大地主和教會的傳統的反工業傾向，在当地迫切需要工業品的情況之下，也不得不暫時讓了一些步。可是，這並不是說，這些國家的經濟的基本性質——在強大的帝國主義控制之下生產日常消費品與原料——已經起了變化。恰恰相反，從長遠來看，戰爭加強了這些控制與限制。

關於這個時期的拉丁美洲的經濟統計材料是少而不可靠的，但是在戰時以及緊接着戰爭以後，輕工業有相當的發展，是很明顯

的，特别是在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克罗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後，工業化的進展是拉丁美洲生活中最顯著的傾向。”^⑥ 韋斯及其合作者們也叫我們注意，战争大大地刺激了一般製造業、紡織、木材、採礦、石油、製藥以及其他工業的發展^⑦，特别是在巴西。拉丁美洲和美國及加拿大一样，沒有受到战争的破坏，这一事实使这些發展成为可能。

但是，充其量，这一切僅僅是一种起碼的工業化的開始。在战後的年代，一当那些地主与帝國主义者的反对工業化的势力又充分活動起來，拉丁美洲的工業就又比較地停滯了。它甚至喪失了一些在战時所獲得的工業上的利益。不过，这种在战争時期所得到的工業發展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使工人階級、城市中產階級与資產階級有了相应的生長，而这些國家的民主潮流也加强了。可是，当这些國家的工人組織起來而進行罢工的時候，他們就遭受到雇主、地主以及政府方面的最野蛮而殘酷的進攻。

八个拉丁美洲國家——巴西、哥斯達黎加、古巴、危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馬——事实上都参加了对德作战。不过只有巴西和古巴派出了軍隊——主要是飛行員和医療人員。至於其他的國家，秘魯、烏拉圭、玻利維亞、多米尼加共和國和厄瓜多尔是和德國断絕了外交關係，而阿根廷、巴拉圭、薩尔瓦多和委內瑞拉則維持中立。拉丁美洲各國参加了後來的凡尔賽和会，这使它們第一次進入了世界政治的廣大舞台。战争也給貧血的泛美联盟輸入了血液。

另一方面，加拿大是一个積極的、重要的与全面的在軍事上参战的國家。在比利時伊泊尔、維密嶺及巴遜達尔週圍的血战中，它的軍隊特別起了重要的作用。加拿大在空軍方面出力的程度也可

以从这个事实看出来，就是它有十二个飛行員超过了美國“空軍英雄”爱迪·里根培克擊下二十六架飛機的紀錄^⑧。

按照蒂姆·布克所說，“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战争加速了加拿大資本主义經濟在各方面的發展。”^⑨ 战争時期對於原料与軍火的大量需要，對於採礦、五金、木材及其他基本工業是一个有力的刺激。在战争末期，加拿大不僅运输了大量的小麥与其他重要的商品給美國与歐洲和充分装备了它自己的軍隊，而且供給了大約三分之一的英國軍隊所用的彈藥。战争結束以後，加拿大在工業方面的情况跟美國很相像——它進入了一个工業景气的時期，这時期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煤的消耗量，从一九一四年的三三、三三四、九四〇噸增加到一九二九年的六三、〇六五、一七〇噸，紙漿的生產，从一九一七年的八五三、六八九噸增加到一九二九年的三、一九七、一四九噸^⑩。这之後來了經濟的潰乱。

美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从西(班牙)美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十五年間，美國繼續迅速發展，只在一九〇七年發生經濟危机時暫時停頓了一下。在这時期內，它的經濟力量远远超过了英國与德國。因此，它對於當時所發生的帝國主义國家關係的一切調整都是深感兴趣的。它已經把自己看作是所有資本主义國家中最强大的一个了。

可是，美國直到这次大屠殺開始了二年半多以後，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才參战。这种拖延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美國爱好和平的人民反对参加这野蛮的战争；其次，資本家們認為，站在战争之外而給双方作战的國家生產軍火，在經濟上使他們頗为滿意。从牟利的立場來看，威尔遜政府的“中立”政策對於國內的老闆們

是一个完善的政策。他們的歐洲資本主義敵手在彼此擊滅，而美國的資本家却以驚人的利潤出賣軍火給他們，讓他們去彼此殘殺。

美國統治階級是多麼可恥地看待這一次戰爭，可以从美國駐英大使佩齊在美國參戰以前一個月給威爾遜總統的一封電報中很清楚地看出來，這封電報說：“很可能唯一可以保持我們目前的優越的貿易地位並防止恐慌的辦法，就是對德宣戰。”於是美國參了戰，美國政府在美国勞工聯合會領袖的幫助之下把羣眾的一片反戰聲壓了下去。

美國資本家竭力利用他們在戰爭中的黃金機會。美國從來沒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那樣賺錢的好光景。各方面都產生了百萬富翁，正好像野草叢生。比爾德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之間，美國人之中，每年有三萬美元至四萬美元應納稅的收入的人數從六千增加到一萬五千四百人，而每年有五萬美元至十萬美元應納稅收入的人從五千增加到一萬三千人（以整數計）。如果把所有在一九一九年每年有三萬美元以上收入的人算作百萬富翁，那末在爭取民主的戰爭結束時，美國有四萬二千五百五十四個百萬富翁了。”⁽¹⁾

但是這種資本家在戰時賺錢的好運氣不能夠長此在中立的口號之下維持下去。那時有一個嚴重的危險，就是力量削弱得很厲害的法國與英國也許會在戰爭中失敗，而俄國已經退出了戰爭。雄心勃勃的美帝國主義者不難想到，他們可以和雖為“戰勝國”而走下坡路的英國在同一个世界中生存，却決不能讓向上升的來勢洶洶的德帝國主義在戰爭中獲勝。因此美國找到了很方便的藉口而捲入了戰爭。由於協約國方面有幾百萬新的軍隊加入了戰場，德國不久就被打得屈服了，

不論在战争期間或在战後時期，由於战争的大量輸血，美國的工業兴旺而高漲了。當一九一四年战争開始時，美國整個的經濟體系正陷入一種嚴重的蕭條狀態，鋼鐵工業的開工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其他的工業也相應地萎靡不振。但是美國資本主义所貪婪地喝下去的豐富而鮮紅的战争血液迅速地克服了所有的毛病。各種工業不久就以飛快的速度開動與生長起來。舉例說，美國的商船，雖然在战時因德國潛水艇的攻擊而受了重大的損失，却從一九一四年的一、〇六六、〇〇〇噸跳到了一九一九年的一一、〇七七、〇〇〇噸。

在高度的战時工業景气之後，除了在一九二一年有過一度短促但却尖銳的經濟危機以外（在这次危機中，有五百五十萬失業工人流浪在街頭），有了十年的猛烈的战後的發展。這樣，美國的工業在战後時期是在战争及其餘波的基礎上欣欣向榮了。首先，在大戰期間，龐大數量的軍火和一般軍需品必須生產出來；其次，後來則有歐洲的工業與城市所遭受的战争破壞須加以修補；後來又有战争所造成的商品缺乏須加以補充。這對於美國資本主义的活動與生長是一個有利的局勢，而美國資本主义盡量利用了這種局勢。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美國在這些年代工業繁榮的原因，這就是說，直到一九二九年十月，整個形勢才吹台了。

在整個战時及战後時期，相當不受战争傷害的美國，在那破壞了世界資本主义的災難中長肥了。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二九年，美國的工業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七十，而英國的工業生產減少了百分之一^⑫。“到了一九二八年，美國的總生產量超過了整個歐洲的生產。”^⑬ 鋼鐵的生產從一九一四年的二三、五一三、〇三〇噸的鋼塊與鋼鐵製品跳躍到一九二九年的五六、四三三、四七三噸^⑭。載客

汽車的生產從一九一五年的八九五、九三〇輛增加到一九二九年的四、五八七、四〇〇輛，卡車從七四、〇〇〇輛增加到七七一、〇〇〇輛^⑮。石油的生產從一九一四年的二六五、七六三桶上升到一九二九年的一、〇〇五、五九八桶^⑯。不僅僅生產整個說來是增長了，而且每一小時的勞動力是大大地低廉了。例如，同樣數量的煉鋼工人在一九二五年要比他們在一九一四年多生產百分之五十三的鋼鐵；又如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三年，雖然那些可以比較的標準化的物品的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是被雇用來生產這些物品的工人在一九二三年却實際上減少了百分之二^⑰。獨佔資本在這些年代也像雨後春筍般地發榮滋長了。

可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產業景氣却不是普遍的。農業從一九一九年起一直是“萎靡不振”，農產品的價格比起戰時來跌了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而且情況日益惡化。煤礦、紡織和外衣製造業也都是“萎靡不振”的工業，所有這些工業都有大量的失業工人。但是整個說來，工業是扶搖直上，資本主義的投機與發財的歡樂大有永無止境之勢。然而，戰時軍火、戰爭創傷的修補以及戰時物資缺乏所引起的刺激最後到了盡頭，於是發生了大崩潰。迅速擴大的生產力與羣眾的有限的購買力之間的基本矛盾結束了戰爭所帶來的景氣，而“繁榮”也就戲劇式地告終了。

戰後對勞工的進攻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大壟斷資本家在工業上與政治上比以前更緊緊地把美國抓在他們掌握裏了。他們幾乎控制了整個國家及其一切工作。百分之一的人擁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財富，而三分之二的人則生活在政府所規定的“健康而過得去”的最低限度

的水準之下^⑭。資本家完全控制了政府，他們擁有兩大政黨正像是他們的私有財產一樣，教會恭順地祝福他們大量掠奪人民，而有組織工人的上層領袖們則是資本主義体系的能言善辯的英雄。可是對於壟斷資本家來說，這一切還不夠。他們以資本家的地道的貪得無厭，還要有更多的東西；他們甚至於要把工人們在戰時所爭取到的少數細微的讓步也奪回去。

因此強有力地組織在全國製造商協會以及其他一大批團體裏的大老闆們開始對工人和工會運動進行野蠻的進攻。他們的口號是“美國計劃”，他們的目標是在全國工業裏建立開放制度和公司工會。^{*}結果，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這幾年裏，工會遭到了整個工會史上最猛烈的進攻。在所有的工業部門，工資被削減了，各個地方的工會都為了本身的生存而進行鬥爭。在煉鋼、肉類包裝、木材、鐵路、紡織、建築、海上運輸、煤礦、印刷、外衣製造業等工業裏——只要有工會的地方都爆發了大罷工。在這幾年之中，在很多次罷工中，總計約有八百萬工人參加^⑮。

僱主們可恥地把他們在戰時喋喋不休所說的舉國團結的話拋諸九霄雲外，而開始進攻工人階級。政府充分支持他們，在很多地方用軍隊來恫嚇罷工工人，而法庭則發出了一大批的反工會、反罷工的法令。總的結果是，美國有組織的工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嚴重的失敗，工會喪失了一百萬以上的會員而倒退到戰前的會員總數。在幾個基本的工業——煉鋼、肉類包裝、木材、汽車等工業裏，工會完全被消滅了。一九二〇年，美國勞工聯合會有會員四、〇七八、七四〇人，但在一九二四年，會員人數降到二、八六五、七

* 開放制度，即僱主雇用工人可以不經過工會，藉以削弱工會的力量；公司工會即資方組織的御用工會。——譯者

九九人。鐵路工会遭受到同样沉重的打撃。

雇主們除了对工業中的工会進行進攻以外，还配合以同样惡毒的政治攻势。这是進行臭名昭著的巴尔墨襲擊的時期，好幾百个工人被驅逐出境；共產党的整个上層領導人物都被捕；三 K 党擴大成为拥有好幾百万成員的組織；德布斯、魯騰堡、摩尼与比林斯、薩科与范齐第、比尔·海涅德和世界產業工会的其他領袖們，並且还有很多的階級战争的俘虏都被捕入獄；在全國各州通过了“犯罪的工团主义”的法律，所有这一切都和一八八六年对芝加哥無政府党和一九〇六年对摩耶尔与海涅德所采取的舊時的罗織成罪是一样的。这是集反動之大成，好像雇主們故意要对他們曾在战時所提出的“使民主政治在世界上安然生存”的口号表示他們的侮蔑似的。

對於黑人的反動压迫特別來得瘋狂。傑·佛蘭克林寫道：“在战後的头幾年中，有七十多个黑人被私刑处死。十个黑人士兵，其中有幾個还正穿着軍服，被私刑处死了……十四个黑人被公開燒死，其中有十一个是被活活燒死的。”^② 光是在一九一九年，在全國各地發生了二十五起的“种族騷動”。根据官方的數字（这數字是太低了），一九一九年七月在芝加哥，有三十八人（黑人二十五人，白人十三人）被殺，五百三十七人受伤。一九一七年七月，在伊利諾州的东聖魯伊斯，有黑人四十人及白人多人被殺。一九二一年，在俄克拉荷馬州的吐尔薩，有黑人二十一人及白人九人被殺^③。至於南部在受到武裝暴徒襲擊的个别事件中被槍殺了的（並且在繼續被槍殺的）成千成百的黑人还没有被包括在这些數字之內。

工人運動中的左翼与進步分子号召羣众用戰鬥性的鬥爭來答覆雇主們的進攻。在这些力量之中，最有生气的是共產党与工会

教育同盟。後者成立於一九二〇年，是左翼工团同盟（一九一二年）及國際工会教育同盟（一九一六年）的後身。左翼方面所採取的攻勢的活動加強了工人們在全國各地罷工中的戰鬥陣綫。工人們在工会裏組織了廣泛的羣眾運動，爭取把行業工会合併成為產業工会，這一件事情獲得了美國大多數工会運動者的贊同。他們把黑人及其同盟者團結起來反對合法的與非法的以私刑殺人的。他們在全國進行大力的活動，要求組織一個全國性的農工黨。他們要求美國承認蘇維埃政府。他們支持主張鐵路國有化的大規模的普魯姆計劃運動。主要是由於這些左翼與進步力量活動的結果，拉福萊特在一九二四年作為獨立的候選人參加總統競選，獲得了五百萬張選票，而很多從他那裏竊取去的選票還未計算在內。

但是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龔潑斯之流的上層領袖們並不要這些戰鬥的綱領。就在美國勞工聯合會成立的時候，他們早已接受了資產階級統治之永恆不變。就保衛工人利益這一點而言，他們並沒有進行過鬥爭。他們給工人階級爭取的是一個奴隸的前途。他們所要的只是保存他們自己的利益丰厚的工会職位。他們是兩黨（資產階級政黨）制度的至死不悟的擁護者。他們作為工会領袖的整個目的就是向橫暴的僱主們屈服，打倒一切反對他們破壞工会與降低工資的綱領的左翼與進步力量。

在那個時期的很多次大罷工中，這些反動領袖採取一種“明哲保身”的政策，他們可恥地出賣了這些偉大的工人鬥爭。在很多場合，往往在一些工会為了反對削減工資與公司工会而拚命進行罷工的時候，其他的一些工会却故意繼續上工。結果往往是對大家都有害處。這些反動領袖也反對工会中的合併運動，頑強地抓住他們那種過時的行業式的行會主義不放；他們毫無人心地聽任黑

人遭受三K党的恐怖手段；他們破坏与摧毀了農工党；他們破坏了普魯姆計劃和“進步的政治行動會議”。他們在雇主与政府的协助之下，把好幾千个富於戰鬥性的工人从工会和工業中撵出去。这一种對於工人階級的叛賣，其總的結果是雇主們的進攻在政治上以及在工業的範圍裏都完全獲得了勝利。这个時期，對於蛮橫的主張实行開放制度的雇主們來說，是一个得其所哉的時期。

和他們这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後的最初幾年內出賣工人的大罢工与戰鬥的政治运动的階級叛賣相符合的是，美國劳工联合会和鐵路兄弟会的領袖們繼續在後來二十年代的“景气”年份內把工人的利益完全服从於資本家的利益。他們这种投降的綱領被称为“工会—行政合作”，或者称为“巴尔的摩尔与俄亥俄鐵路方案”^{*}。这种变本加厲的階級合作方案的實質是使工業中的工人加快工作与破坏工会运动。工会領袖們的（同样也是雇主們的）論据是，工人生產得越多，他們的工資也会（自然而然地）拿得越多。这些領袖們甚至給工会重金聘請了有效率的工程師來組織“加快工作”。

在二十年代的時候，那些工会的官僚們深深陶醉於雇主們所叫喊的“景气”時期的狂熱口号。他們滿抱着“繁荣的幻想”，大声叫囂有着大量生產的“新資本主义”的光荣。他們宣称“不是馬克思，而是福特”，指出了工人的幸福之路。他們指責罢工是一种早期的、更野蛮時期的已經过時了的武器。階級鬥爭是結束了；从今以後一切都該是階級合作与階級和平。工人領袖們不倦地宣揚“工人的高級（不罢工）战略”^②。他們組織了幾十家工人銀行，並

* 巴尔的摩尔与俄亥俄鐵路方案主張鐵路工人为了“鐵路事業”与鐵路公司合作，这是一种叫工人向資本家投降的方案。——譯者

且在各方面來宣揚卡尔佛教授的荒謬理論是真理，这理論說，工人們由於購進了大部分大工業公司的股票而成为資本家了^⑨。在这种階級合作的泥沼中，工人運動的戰鬥的士氣幾乎降到了零度。社会党人以及很多進步的領袖們也熱心地參加这階級合作的大合唱而成了積極的領袖。

反動工会官僚們的綱領的另外一面是，對於那些为了戰鬥的鬥爭綱領而鬥爭的共產党人與其他左翼分子進行猛烈的進攻。反動分子把成千成万的左翼分子从工会中攆出去。僅僅在紐約的縫紉業裏，在二十年代中葉就有五万个富於戰鬥性的工人被攆了出去。这种攆出去的運動促成了工会團結同盟的成立，它是在一九二九年八月，由工会教育同盟的力量在克萊夫蘭建立的。这个主要由被攆走的工人以及沒有組織的基本工業中的工人所組成的工会團結同盟，在其後的幾年中，在煉鋼、煤礦、紡織、汽車、農業、食品以及其他工業中進行了很多次罷工。它力量最大的時候幾乎有十二万五千會員。这工会團結同盟，在進行了很多次罷工並進行了很多羣眾教育工作、從而給後來的產業工会联合会做了好些基礎工作以後，在一九三五年三月自己宣告解散，以便在那時大規模的組織活動中使工人易於團結一致。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後期是美國資本主义的“黃金時代”。整个資產階級与社会民主党的世界帶着嫉妬和羨慕嚮往着美國，對於資本主义的大生產不勝驚歎。他們宣稱，在人類面前展開了一條光明的新道路。人民不会再受战前年代那种倒霉的貧窮以及害人的經濟危机之罪了。福特主义会拯救世界。真的，正像胡佛所吹牛的那樣，資本主义將消滅貧窮，不久之後就会使每个工人在菜鍋裏都有一隻嫩雞，每間汽車房裏都有一輛汽車了。在晴朗的天空

裏沒有一絲烏雲。只有幾個不滿的、不被人信任的共產黨人宣稱，“繁榮”的景氣只是建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廢墟之上的一座紙房子而已。但是誰肯去听信這種無可救藥的預報凶事者呢？於是來了一九二九年十月！關於這次災難的損害，我們將在以後的一章裏加以討論。

美國帝國主義的進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毀壞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正如斯大林所說：“帝國主義大戰及其後果加強了資本主義的腐化過程和破壞了資本主義的平衡狀態；我們現今是處於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資本主義已經不是一種唯一無二和包羅萬象的世界經濟體系，現時除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外，還存在有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它在日益增長，它在日益繁榮，它與資本主義體系相對抗，並且單只它本身存在的這一事實就顯示出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動搖着資本主義的基礎。”^②

但是戰爭危機是大大地，如果只是暫時地，有利於美國資本主義的。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巨大的政治矛盾之一——美國資本主義是以犧牲世界其他部分的資本主義為代價而擴張起來的。正當世界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整個體系來說在下降的時候，美國資本主義却大大地擴張起來——但也只是暫時地。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遍衰落不可避免地在根底上影響到美國的資本主義。像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美國也絕望地陷入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在戰爭年代以及戰後的景氣年代，美國的一切帝國主義傾向都加強了。壟斷資本差不多在所有的工業部門都大大地加強了它的地位；資本的輸出達到了新的高度；美國在世界貿易中成為一個

重要的举足轻重的力量；而在战争结束以后的凡尔赛和会中，它在瓜分世界这件事上成了重要的角色。虽然它并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成立的帝国主义控制的国际联盟，它却做了很多事情来从外面操纵与破坏这个组织。不过，加拿大及拉丁美洲所有的国家终于或是一时地或是永久地参加了这个联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大地加强了的美帝国主义，其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紧紧地攫住了西半球的其他国家。拉丁美洲的情况特别是这样。在贸易方面，在战时，正当帝国主义的劲敌英国与德国忙于互相厮杀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却利用了这个局势使自己在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的市场上获得了稳固的地位。它既抢走了它那两个不在场的劲敌们的贸易，又侵入了它们传统的投资市场。司图亚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美国一个极好的机会，去攫取英国在和南美诸共和国贸易中所久已佔据的领导地位，而我们并没有迟迟不去利用这个机会。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二〇年间，美国和拉丁美洲的贸易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四百。”^{②5}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在南美，连一家北美洲银行也没有。到了一九二一年年初，约有五十家北美洲银行在南美设了分行，在中美洲也有同样的数量。中、南美洲开始向美国借款。一九一三年时，连一艘美国船也没有到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可是一九一九年，有三百三十五艘美国船运载了八二二、六〇九吨的货载到了阿根廷。一九一三年，美国和拉丁美洲的贸易总额达七四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九一九年，这数目事实上已经增加到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了。”^{②6}在战后的年代，英国与德国仅仅能够部分地收回这些被美国在战争年代所抢去的贸易损失。

在这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期里，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军事干

涉達三十次。美國不僅在对所有这些南部的國家建立經濟控制上有了長足的進展，而且也加強了在这些國家的政治支配權。在这些年代裏，侵略性的美帝國主義者很多次侵犯了拉丁美洲國家的主權。像我們第十六章中所已講到的，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國、危地馬拉、古巴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都遭到了美國這種帝國主義的干涉。最惡劣的例子之一是对尼加拉瓜的干涉，那是在這一個時期的末期。一九二六年，在該國發生了反对反動的卡摩洛政府的自由派的起義。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後來橫加干涉，因此引起了美國海軍陸戰隊与革命羣眾之間的戰爭。在此後的堅苦作戰中，凱撒·奧哥斯托·桑第諾將軍出而担任人民的軍事領袖。桑第諾在叢林中对裝備精良得多的美國陸戰隊進行了五年的英勇戰鬥。最後，他还是沒有打敗，不过同意举行和平會議。和平談判簽了字，但不久之後，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日，桑第諾中了埋伏而被射擊死了。威尔格斯說，这个偉大的愛國者“是被美國所訓練的國防軍所殺害的。”^② 美國鬼子应对此負責，这是顯然的。

在加拿大，也是一样，在这次大战与战後的時期，發生了同样的情况，美國大大地增加了它在該國的經濟与政治勢力。根据寇克蘭說：“在世界大战爆發的時候，美國在加拿大的投資是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這數目只等於英國在加拿大投資的三分之一。後來，美國的投資驚人地增加起來，因为英國投資的財源枯竭了，美元有一个時候很為吃香。”^③ 一九三〇年，美國在加拿大投資的洪流總共達到了三十九億四千一百万美元，這就是說比英國的投資大得多了。加拿大与美英兩國在經濟關係上所起的这种变化也改变了它和這兩個國家在政治上的關係。就在美國微妙地但是有效地加緊它和加拿大在政治上的联系的時候，英國和加拿大的

關係是鬆弛了。正如蒂姆·布克所說：“在战争之後，產生了一個幾乎帶普遍性的要求，加拿大的地位以及它和英國的關係應該重新加以規定。”^② 这个“重新規定”，在一九二六年的帝國會議上作出了，在那次會議上，加拿大被給予了不列顛聯邦範圍內更大的自治權利。這就是說，它和英國的聯繫還要更少些、更鬆些，而美國在加拿大的活動則更自由些。這樣，美帝國主義不僅在拉丁美洲，而且也在加拿大，加緊了它的控制。華爾街緊緊地掌握了整個新大陸。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大大地加強了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帝國主義地位。戰爭的破壞使世界資本主義所遭受的巨大災禍恰好被美國大壟斷資本家所利用。正像開當舖的、舊貨商人、承辦喪事者以及其他等等人一樣，別人越倒霉，他們越賺錢，華爾街的資本家靠了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因戰爭遭到困難而繁榮滋長起來了。

戰爭使美國從一個債務國變成世界上最富有的債權國。它參戰的時候，對歐洲負債四十五億美元，而戰爭結束時，僅僅歐洲對美國所欠的戰爭借款就有一百億美元。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九年，美國為了各種目的而輸出的資本達二百七十億美元的鉅額。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〇年，美國的國外資產，除了政府的債務以外，從七十億美元左右增加到了—百七十億美元。在十五年之內，美國的國外資產增加的速度是每年約增七億美元^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後時期內，美國生產與對外借款的巨大膨脹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規律的表現之又一個突出的例子。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中心確定地從歐洲移到了美國。結果，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政治影響迅速地增長了。在戰後年代，它以道威斯計劃、楊格計劃以

及其他的財政方案，从外面有力地影响了國際联盟。所有的資本主义大國都欠了美國滿身的債，特别是战争借款。这就是說，直到它們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大經濟危机時粗暴地抵賴了整个債務以後，它們才算不負債了。幾世紀來都以金融穩定自吹的英國帶頭抵賴債務，它不客气地把四十六億美元的“調整了的”战争負債一筆勾銷了。这种賴債對於世界資本主义体系是一个沉重的打擊。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餘波，虽然對於其他資本主义國家是致命伤，却大大地促進了美國資本主义的“繁荣”及其相關的經濟与政治力量。不过，美國还不能肆無忌憚地对整个資本主义世界实施它的帝國主义霸权。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与日本，虽然在战争中受了重大的損失，却仍然相当强大而能够对美國这种野心加以对抗。需要再來一次大屠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資本主义体系的另一次產品——來打倒其他資本主义國家而使美國更加富有，以便給華尔街現在想統治資本主义与整个世界的願望打開一条路。

- ① 列寧著：“帝國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八八頁。
- ② 瓦尔加著文，載一九二四年十月号“共產國際”。
- ③ 一九四九年“世界年鑑”，第三二六頁。
- ④ 一九四七年“資料年鑑”，第三五五頁。
- ⑤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委员会，备忘錄，第二輯。
- ⑥ 克罗著：“拉丁美洲的史詩”，第七一五頁。
- ⑦ 韋斯、韋特和米特基夫合著：“發展中的巴西經濟”，第一四六、一六二、一六四、一六九頁。
- ⑧ 參見德尼遜著：“我們的自治領鄰國加拿大”。
- ⑨ 蒂姆·布克著：“共產党人对加拿大的看法”，第五八頁。

- ⑩ “一九三三年加拿大年鑑”，第三七三、三〇二頁。
- ⑪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洲文明的兴起”，第二卷，第七四七頁。
- ⑫ 詹姆士·艾倫著：“世界壟斷資本与和平”，一九四六年紐約版，第一二〇頁；參閱艾倫著：“战後世界經濟与政治”，世界知識社一九四八年中文版，第一〇〇頁。
- ⑬ 斯登堡著：“即將來到的經濟危机”，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一一九頁。
- ⑭ 美國商务部編：“一七八九至一九四五年美國歷史統計”，第一八六——一八七頁。
- ⑮ 一九四七年汽車製造業协会發表。
- ⑯ “美國統計摘要”，第七七九頁。
- ⑰ 特格威尔著：“工業的成年”，紐約一九二七年版，第一八頁。
- ⑱ 一九二六年联邦貿易調查委员会報告。
- ⑲ 福斯特著：“从布利安到斯大林”，紐約一九三七年版，第一六四及以下諸頁。
- ⑳ 傑·佛蘭克林著：“从奴隸到自由”，第四七二頁。
- ㉑ 同上書，第四六七頁。
- ㉒ 參閱鄧恩著：“勞工的美國化”，紐約一九二七年版；及福斯特著：“勞工的鬍子”。
- ㉓ 見卡尔佛著：“現階段的美國經濟革命”，波士頓一九二五年版。
- ㉔ 斯大林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關於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一頁。
- ㉕ 司圖亞特著：“拉丁美洲与美國”，第九頁。
- ㉖ 美洲公司編：“拉丁美洲”，紐約一九四三年版，第六四頁。
- ㉗ 威尔格斯著：“西班牙美洲的發展”，第五五三頁。
- ㉘ 寇克蘭著：“美洲經濟生活史”，第六九三頁。
- ㉙ 蒂姆·布克著：“共產党人对加拿大的看法”，第五八——五九頁。
- ㉚ 一九四七年美國财政部編：“美國國外資產調查”，一九四七年版。

第二十三章

俄國革命与共產主义運動

俄國革命，也和俄國革命誕生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表現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我們已經看到，目前時期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特徵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內部矛盾是更加劇烈了，即使用迅速擴大着的經濟來暫時加以克服也是做不到的了。這些矛盾現在會產生深刻的危機——簡直可以說是“爆發”，這種危機使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結構受到破壞與損害。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次戰爭所造成的破壞的影響，世界資本主義還一直沒有能夠加以克服）就是帝國主義大國之間相互對抗的一種“爆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俄國革命是從一種“爆發”中產生出來的，這就是在俄國，一方面是結為聯盟的工人與農民，另一方面是勾結在一起的資本家與地主，兩方面之間在經濟與政治上的矛盾之“爆發”。這個革命本身就是資本主義體系內部最基本的矛盾之一所產生的結果，而它又回過頭來引起一種更大的、結果會消滅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這就是，上升的社會主義世界與衰落的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矛盾。

俄國革命使資本主義體系喪失了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這對於世界資本主義是一種無可挽回的災害，而且使它的總危機更趨嚴重。要不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出賣，革命也許會使資本主義喪失掉歐洲的大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危機時期，德國和中

歐的具有決定作用的工人羣衆一般都是準備迎接社會主義的。可是，那些最多也只能算是資產階級改良者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並不要建立社會主義。由於他們在大部分歐洲的工人工會、合作社以及政黨內有着鞏固的領導權，由於他們獲得資本家的武裝的幫忙，他們得以抑止社會主義的浪潮而把羣衆的革命精神壓了下去。因此，這些出賣工人階級與社會主義的叛徒，對於以後人類所慘受的法西斯主義、經濟危機和世界戰爭，要負首要的責任。

正像斯大林所指出的，革命之所以在俄國發生，是因為該國是世界帝國主義最薄弱的一環。“在一九一七年時，世界帝國主義戰綫的鏈條，在俄國是比在其他國家裏薄弱些。這鏈條就在這裏被衝破，而使無產階級革命得以爆發出來。為什麼呢？因為當時在俄國展開了以革命無產階級為首的偉大人民革命，而無產階級擁有數千百萬被地主所壓迫所剝削的農民這樣嚴重的同盟者。因為當時在俄國與革命對立的，是沙皇制度這樣一個極醜惡的帝國主義代表，它沒有絲毫的威信，而為人民所共恨。雖然當時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比較——譬如說——法國或德國，英國或美國低些，可是帝國主義的鏈條在俄國却原來是薄弱些。”^① 因為俄國革命是在經濟落後的俄國發生的，它就像列寧所預見到的，結束了以前很多馬克思主義者所持的理論，這種理論說，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够在工業高度發展的國家裏發生。這樣它就給社會主義開闢了一個新的前途。同樣，後來蘇聯在一個國家內建立社會主義的經驗也驅除了那種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幾個國家同時發生才能勝利的錯誤論調。

第一次世界大戰把俄國久已發展着的革命局勢推向了頂點。“戰爭奪去了數百萬人的生命：有的被打死，有的受了傷，有的死亡

於戰爭所引起的疫症。資產階級和地主在戰爭中大發橫財。而工人和農民却受着日甚一日的艱難困苦。戰爭破壞了俄國全部國民經濟。約一千四百万壯丁被拉去當兵，脫離生產了。工廠相繼停閉。穀物種植面積因缺乏工作者而縮減了。居民和前綫兵士受飢挨餓，赤腳露體。戰爭把國內一切富源已消耗淨盡……沙皇軍隊屢戰皆敗……凡此一切都使工人、農民、兵士和知識分子對沙皇政府表示深惡痛絕，都使後方和前綫、中心和邊區民眾反對戰爭，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運動加強加劇起來……俄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也開始表示不滿了……”^②

可是，要不是有列寧所領導的堅強的共產黨的存在，那末縱然有這些惡劣的情況，也不會使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我們已經看到，在墨西哥，那裏的工人們沒有強大的共產黨，革命就沒有完成它的最急迫的民主的任務，而且更遠沒有超過資本主義的範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德國，也是一樣，那裏的共產黨是弱的，而社會民主黨對於羣眾則有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因此，戰後的革命運動被社會民主黨引導到資本主義反動勢力的泥沼中去了。

反蘇運動

歷史上最重要政治事件的俄國革命——這是新的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誕生——從一開始就在南北美洲發生了深刻的反響，正好像它在世界其他部分所發生的反響一樣。它給兩半球（從加拿大到阿根廷）所有國家的千百万被壓迫被剝削的工人農民帶來了一縷新的光明與希望。從此以後，俄國革命的教訓與鼓舞對於新大陸各地被壓迫羣眾的經濟與政治鬥爭發生了重要的影響。

整个西半球的资本家、地主及其他反动分子，也像在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样，带着极大的惊惶观察俄国革命。他们看出它对於他们的社会制度是一个不祥之兆。他们既害怕这个革命对於被他们剥削的劳苦大众的斗争所发生的直接影响，他们也畏懼它的長远的革命的影响。因此，他们发动了一个猛烈的反苏运动，这运动日益恶毒地一直进行到现在。

这个反苏运动的第一个大目的是不让工人农民知道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真相。为了这目的，反动分子製造了一大堆世界历史上無可倫比的關於苏联的誹言謔語与歪曲新聞。“反对赤党”与“仇恨苏联”成了收入丰富的職業。在这西半球的所有國家裏——加拿大、拉丁美洲与美国，到处都有職業的社会主义誹謗者——“文化流氓”。但是美国在这一點上却佔第一把交椅。反苏的誹謗运动在别的國家都沒有像在美国達到这样的深度，这样的恶毒程度，並使这些誹言謔語的作者們獲得这样丰富的報酬。

这些反苏傢伙的第二个大目的，特別是在革命的初期，是在經濟与政治上使苏联与世界其餘部分隔絕，以便困死革命。所有南北美洲的政府都参加了这个世界性的反对苏联人民的陰謀。它們拒絕与苏联進行貿易，拒絕接待它的外交人員。它們支持各大國在二十年代初葉妄想扼死苏联經濟生活而在苏联週圍築起的無恥的“安全帶”。

這裏又是美国，完全不顧它自己的革命傳統而特別顯著地進行恶毒的反苏。美国政府拒絕承認苏维埃政府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为止，那時已經是俄国革命十六年以後了。很多其他的美洲各國政府，怀着同样的敌意，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联合国成立時才和苏联建立關係。墨西哥於一九二四年承認苏联；烏拉圭於一九

二六年；哥倫比亞於一九三五年；加拿大与古巴於一九四二年；尼加拉瓜、智利与哥斯達黎加於一九四四年；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巴西、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共和國与危地馬拉於一九四五年；阿根廷是在一九四六年。參加國際聯盟的拉丁美洲各國政府也參預了國際聯盟內部的反对苏联的反動策動。在一九三九年苏芬战争的時候，由於阿根廷的建議，苏联被逐出了國際聯盟。同時，在一些拉丁美洲的國家裏，開始了一種和苏联断絕正式關係的活動。

資本主义的反苏運動的第三个也是最終的目的，一直就是用武力推翻苏維埃政府。为了这个目的，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的政府除了進行反苏的战争宣傳以外，是無能为力的，可是美國政府在这一點上却能够而且做了很多事情。在開始的時候，美國並不是反苏運動的主要头子（这可恥的光荣由英國、法國与德國所分担），可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來，它就成为動員世界資本主义力量進行反苏的头兒了。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威尔遜政府和其他十幾個敌視苏联的國家一起，派了美國軍隊到苏联去，企圖推翻那新的社会主义政府。美國的反動分子也積極地企圖在苏芬战争時挑起一个全面的反苏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時候，他們也無恥地破坏与苏联的合作，希望希特勒的軍隊把紅軍打得一蹶不振，这样它在战後实际上將毫無力量了。而在現在，他們正忙於設法把資本主义世界組織起來，对苏联進行一次全面的原子战争。

可是，苏联却能設法克服与擊敗了所有这些敌意的運動与進攻。它往前邁進，發展它的力量而在經濟、政治、文化与軍事方面獲得了很多勝利，这是任何資本主义國家所不可能做到的，直到現在，苏維埃政权毫無疑問地是世界上最鞏固最進步的政权。在其

他的幾章裏，我們將詳細敘述苏联的驚人進步

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革命之後的時期內所發生而與這兩者又有密切關係的極重大的一件事，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生長。在發生這些重大事件的年代裏，差不多在每一個重要的國家裏都產生了共產黨。這個世界性的發展首先概括而有組織地表現於共產國際，共產國際是以偉大的列寧為領袖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成立的。未來的歷史家們將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出現作為我們這整個時代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而記載下來。

像資本主義世界的其他部分一樣，美洲各國也深深受到這廣大的新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雖然一般說來，在歐洲大部分所盛極一時的極端革命的、反對資本主義的局勢，當時在西半球並不存在，可是共產黨幾乎在所有的美洲國家裏發展起來了，它們主要是在本國國內局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無論在什麼地方，工人階級在他們的日常鬥爭中，迫切地需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幾乎所有新成立的黨都加入了共產國際。它們的誕生引起了地主—資本家—教會—帝國主義反動分子的恐懼與憎恨，它們不得不面臨嚴重的反對與迫害。

西半球的各國共產黨，像舊世界的共產黨一樣，並不是由俄國革命製造出來的。無需說它們是生長於本國的实际情況，並由於偉大的俄國革命在建設社會主義中的經驗而成熟起來。幾乎在所有的西半球國家中，早已有了社會民主黨和工團主義的組織，它們的意向是保衛工人們的日常利益並領導工人階級獲得解放；共產主義運動主要是從這些組織中，特別是從社會黨中發展起來的。

在美洲各國的社會民主黨裏，左翼的有鬥爭性的戰士在很多年中就已經生長起來了。在歷史上追溯起來說，這些左翼的集團早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馬克思所領導的國際工人協會美洲各國分會的時代就有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十年中，左翼的戰士們對於大多數社會黨的中產階級領導分子的機會主義政策日益感到失望。在千百次的罷工與政治運動中，在長年的宣傳工作中，這些黨的機會主義領袖們已經表現出來，他們不僅不願意並且沒有能力領導工人們走向社會主義，而且他們甚至也不能夠和不願意保衛工人、農民、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其他被剝削羣眾的日常需要與要求。因此，在美洲各國社會黨的歷史上，是充滿着戰鬥的左翼與機會主義的右翼之間的鬥爭與分裂的。

圍繞着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革命所發生的事件使西半球社會黨內左右翼的鬥爭達到了有決定意義的高潮，發生了全面的分裂。戰爭與革命（關於戰爭與革命的教訓，列寧講得很清楚）使左翼分子們正在發展着的思想趨於成熟了。俄國革命及其偉大的共產黨在資本主義的牆壁上衝破了第一個缺口，同時也在这帝國主義時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把在全世界進行爭取人民的日常需求、爭取擊敗資本主義與建立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所需要的一般理論、綱領、戰略與策略都包括在馬克思主義裏了。當然，所有這些理論、綱領等等必須適應於各個國家的特殊條件，並不是可以全盤模仿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個社會黨左右翼之間最後的分裂，開始在整个西半球斷然發展起來。每一個國家的右翼領袖們都跟隨他們本國的資產階級加入了戰爭，他們企圖把工人階級拉來跟在他們後面。至於左翼則或多或少與列寧的一般立場相一致，他

們到处採取了反对战争的立場，並且設法用反对资本主义並爭取社会主义的鬥爭來对抗战争。俄國革命的勝利完全証明了列寧綱領的正確。

擁護資本主义的右翼与擁護社会主义的左翼再也不能在同一个政党内共居下去了。右傾机会主义者把他們長期以來在他們本國所發展着的叛賣政策引到了必然的終點——以其擁護战争，反对俄國革命而在世界範圍內出賣了社会主义。在这些最後的挑釁之下，左翼也同样勢所必然地把它對於右翼的反对發展到了最終點——从衰頹的社会党分裂出來。美洲各國共產主义运动的歷史，也像在別处一样，顯示出共產主义是有土生土長的基礎的，这就暴露了那些經常重複說各國共產党只是苏联政府製造出來支持它的外交政策的一隻帮手的說法的虛偽性。恰恰相反，各國共產党在俄國革命以前就在它們本國的幾十年的鬥爭中生下了根，並且是为了適應它們本國的工人階級与民族的迫切需要而建立起來的。在所有的美洲國家裏，共產党都是土生土長的。共產主义，固然由馬克思与列寧的理論賦与了生命力，却是在新大陸的泥土中生長出來，正像它在歐洲、亞洲、非洲以及別的地方的泥土中生長出來一樣。

美洲各國共產党的成立

在这史綱的限度之內，当然不可能來詳細叙述西半球很多國家共產党的歷史与活動，即使對它們的工作以及它們領袖們的工作來作一些評價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至多只能做到概述一下这些党一般的發展过程，在叙述時，間或講一下傑出的个人与特殊的形势。

阿根廷共產黨是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在社會黨發生了分裂以後成立的。早在一九一二年，在黨內已經發展出一個明確的左翼，它代表那反對上層領袖的機會主義政策的革命反對派。很多年來，左翼戰士與右派機會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日趨尖銳化。圍繞着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國內與國際政治問題，這種衝突發展到了頂點。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正當黨內因戰爭問題而引起的緊張狀態快要達到破裂點的時候，俄國革命開始了。黨內對於這新的重大問題所發生的嚴重的鬥爭導致了分道揚鑣。新成立的左翼的政黨叫作國際社會主義黨。它後來就成為共產黨。從它成立的時候起，這個重要的黨的主要領袖是維克托里奧·柯都維亞、洛道爾福·基奧爾第與阿尔奈多·阿尔瓦列茲^③。黨的歷史把奧哥斯多·柯恩列為黨的創始人。

在巴西，共產黨的發展過程有些不同，雖然主要的力量和所包含的問題基本上是相同的。由於該國政治上的壓迫與經濟上的落後，直到一九一六年為止，社會黨在巴西並沒有作為一個真正全國性的組織而存在，比阿根廷與智利的黨遲了大約一代。它是一個左翼的組織，而在戰爭年代，它的左傾情緒是更顯著了。一九二一年，它議決加入共產國際，之後它就發展成為巴西共產黨。這個黨的傑出領袖是著名的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他出名地在一次人民的起義失敗以後，於一九二四——一九二七這幾年中，和他的部隊一起在巴西的叢林中行軍一萬五千英里，而且他作了多年的政治犯，這使他在巴西與拉丁美洲其他地方幾乎享有神話般的聲譽^④。其他著名的黨的領袖是洛勃托·慕萊那、阿魯達·卡瑪拉、貝德洛·洛瑪爾和喬治·阿尔曼多。

像阿根廷及其他許多國家一樣，智利的共產黨起源於社會黨

或民主党(智利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原名为民主党)内部的左翼活动。早在一九一二年,这个党的左翼对于在党内佔统治地位的領導人物的机会主义政策感到愤怒,因此分裂了出來而組織了一个新的組織,名为社会劳动党。一九二二年,这个党改名为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在智利共产党建党的傑出人物中有著名的革命战士——魯意斯·萊卡巴倫和伊利亞斯·拉斐特。伽洛·岡薩雷斯·第亞士是現在的總書記。

古巴共产党的最早的根苗是在老的人民(社会)党裏面的马克思主义小組中生長起來的。人民(社会)党是在西班牙—古巴—美國战争之後不久,於一九〇〇年組成的。共產主义的小組則成立於俄國革命開始的時候。一九二五年八月,共产党作为一个單獨的組織而成立。一九四〇年,共产党經過了長期的非法時期以後,和革命联盟合併而組成了革命共产党。現在党的名称是社会主义人民党。它的兩個主要的建党人是尤利奧·安东尼奥·梅拉(於一九二九年被馬查多的槍手所暗殺)与卡洛斯·巴林諾。它現在的傑出領袖是總書記布拉斯·罗加与主席胡安·馬里內略^⑤。

墨西哥共产党是在墨西哥革命的風暴中誕生的,而自它存在以來它就一直致力於繼續这个富於歷史意义的鬥爭。党是在一九一九年社会党分裂以後成立的。它在工会运动和很多農民的組織中都有强大的影响。在它的主要的建党人之中有瑪努意尔·第亞斯·拉米萊茲和約斯·亞倫。現在的總書記是第奧尼斯·恩西那。

波多黎各共产党是在一九三四年九月成立的。党在白劳德*修正主义的影响之下於一九四四年四月解散,但於一九四六年三

* 白劳德曾任美國共产党總書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他採取向資產階級投降的机会主义政策,將美國共产党解散,終於他成了共產主义的叛徒。——譯者

月重新成立。它長期为反对美帝國主义對於波多黎各人民進行殘酷的压迫而鬥爭。它現在的主席是塞撒·安德魯·伊格萊西亞斯，總書記是胡安·桑托斯·李維拉。

烏拉圭共產党成立於一九二〇年，當時該國社会党决定改变名称而加入共產國際。現在由歐亨尼奧·戈麥斯担任總書記。党在工会裏有很大的羣众影响，在該國的政治生活上長期起着重要的作用。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党在选举中所得的选票多了一倍。

秘魯共產党从一九二九年就成立了。它的建党人是著名的約斯·卡洛斯·馬里亞台基，他是當時拉丁美洲傑出的馬克思主义者，是致力於印第安人問題的先鋒。他於一九三〇年四月去世。秘魯的党大部分時間是在地下。它於一九四二年召開第一次公開的大會，在此後的幾年中曾保有合法的地位。現在它又在地下了。在它的傑出的領袖之中有乔治·台尔·普拉多、法蘭西斯·斐列茲与維克多·加雅多。

玻利維亞共產党成立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末葉，長期鬧內部糾紛。一九四五年出現了約斯·安东尼奧·亞爾茲所領導的左翼革命党，其中有共產党人參加。在一九四六年的选举中，这个党獲得了三十六席众議員与四席參議員。哥倫比亞共產党建立於一九三〇年。它的領袖是希尔伯特·維依拉与萊戈洛斯·貝拉尔塔。党遭到了幾次分裂。厄瓜多尔共產党是作为社会党而建立於一九二六年，於一九二八年加入共產國際。它大部分的生活都是在地下度过的。它現在的總書記是李嘉圖·巴利地斯。它在一九四四年的民主革命中是一个領導的力量。巴拉圭共產党組成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它自成立以來差不多一直是非法的。在它的主要的

建党人与领袖之中有奥勃多里奥·巴尔斯(现在狱中,已被判处死刑)和亚尔勃多·坎地亚(於一九四九年被暗杀)。

委内瑞拉共产党成立於一九三一年。它作为一个非法政党有十年之久。党在油矿工人的多次艰苦的斗争中起了领导的作用。由於法律的限制,党有一个时期通过委内瑞拉人民同盟进行活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叶,由於白劳德修正主义的影响,党在两年内曾分裂成为三派。但於一九四六年重新统一。在目前这个遍及拉丁美洲的反动潮流中,党被宣佈为非法。在它的主要建党人及目前的上层领袖中有瑞安·孚恩梅约、古斯塔孚·马恰多与法利亚斯。

哥斯達黎加共产党在一九三〇年左右成立,一九四三年以後称为人民先锋党。它的建党人之一是罗慕洛·倍旦戈特,曾一度任委内瑞拉总统,但以後就流亡出来。党在工会中的影响很大,它一般地也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亚尔诺多·弗利托与曼努埃尔·莫拉是它的领导人物。危地馬拉共产党*成立於一九五〇年六月,总書記是何塞·曼努埃尔·福特尼。在尼加拉瓜,进行共产主义活动要被判处死刑,但那裏仍有一个小的共产党组织。在巴拿馬,共产主义的组织名为人民党,以雨果·维克托为書記。大多数中美的共产党成立於三十年代的中叶。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共产主义者於一九四五年组织了社会主义人民党。党書記弗里德里戈·瓦尔迪兹於一九五〇年一月被独裁者特鲁希约的枪手所暗杀。在該國,对共产主义的活动可处以死刑。海地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人民先锋党的名义之下组织起来的,好几个领袖现在都在狱中。

* 危地馬拉共产党已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改名为危地馬拉劳动党。——譯者

在作者寫作此書時，在拉丁美洲各國約有十八個共產黨。這遠遠超過了社會主義國際*所曾經達到過的數目。在拉丁美洲各國共產黨之間並沒有正式的組織，但是有時候它們舉行一般性質的聯席會議以便應付緊急的局勢。

從上述各國共產黨的情形中，我們應該注意到，它們都是直接從社會黨派生出來的。加拿大與美國的共產黨也是這樣。同時，在所有這些國家裏，工團主義工人組織裏最優秀、最革命的分⼦也都傾向於新的共產黨了。各國的共產黨，好像強有力的磁石一樣，把工人階級中最先進的與發展得最好的一部分（不論他們最初屬於什麼組織），都吸引過來了。

加拿大共產黨於一九二〇年的夏天成立，很像美國的黨，它是作為兩個黨而成立的。它一誕生即在“戰爭措施法”之下被宣佈為非法，於一九二一年改組為加拿大工人黨。和幾乎所有其他西半球的共產黨一樣，它發源於北美社會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左翼。一般說來，這兩個加拿大的社會黨是狹隘的宗派組織。工人黨後來改名為共產黨，於一九四〇年又改名而改組成為現在的加拿大勞工進步黨^①。從建立時起，黨的傑出領袖就是蒂姆·布克。

美國共產黨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革命時期成立。它過去也有一段長時期在社會黨內部進行左翼的活動，在一九〇九年與一九一二年曾引起過分裂。以查理·魯登堡為主要領袖的左翼和在摩里斯·希爾奈特領導之下的右翼之間的鬥爭，在一九一七年美國參戰的時候，達到了高潮。一九一九年九月在芝加哥，右翼拚命想把持黨的機構，把黨的左翼的多數派驅逐出黨，因此最後發

* 指第二國際。——譯者

生了分裂。在當時三个傑出的社会党領袖之中，尤金·德布斯留在社会党内，但尼尔·德雷翁留在舊的社会劳动党内，而威廉·海涅德（有名的西方矿工协会的領袖）則成了共產党黨員。共產主义運動是以兩個分開的党的形式出現的，共產党与共產主义劳工党，兩個党都被那時強烈的反動势力所迫而轉入地下。兩個共產党於一九二〇年合併，並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和其他左翼的馬克思主义团体联合一起，在工人党的名义之下把共產主义的力量統一起来。工人党後來恢復原名为共產党。从一九四四年五月起至一九四五年七月止，在白劳德修正主义時期，党被称为共產主义政治协会。威廉·福斯特与尤金·但尼斯現在分任共產党全國委员会主席与党的總書記。

美洲各國的共產党是在資本主义的环境中生活与活動，因此它們受到政府、学校、教会、報紙、御用劳动領袖等等的巨大的資本主义宣傳机构的思想意識的以及政治方面的强大压力。由於这样，它們必須經常对这些異己的影响進行鬥爭而以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原則來教育它們的黨員。这种思想意識的鬥爭从共產主义運動形成以來一直在不斷進行。

西半球的各國共產党，作为这个教育工人階級的總的鬥爭之一部分，對於侵蝕到自己隊伍中來的很多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毒素進行了不斷的鬥爭。在这些美洲各國党所遇到的敌意的影响中，可以列举出：（甲）兩個工会主义*，反議會主义，玩弄革命的詞句以及其他会使馬克思主义者脫离羣众的宗派影响；（乙）反革命

* 兩個工会主义是指工人中的積極分子鄙棄右翼分子領導的工会而自己搞独立的工会，因此脫离了羣众而喪失了自己在右翼工会中的陣地。——譯者

的托洛茨基主义，它成为力圖推翻苏联与挫折工人運動的反動勢力的矛头；(丙)洛夫斯頓主义(布哈林主义)，这是放棄了馬克思主义而向資本家投降的右傾的社会民主思想；(丁)白色沙文主义，它擁護对黑人、印第安人及其他有色人种的人民進行殘酷的压迫；(戊)白劳德主义，这是伪装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美帝國主义，是鉄托主义的近親；(己)世界主义，它是对資本主义的文化与帝國主义的思想的一种陰險的承認。

目前，由於世界明顯地分为社会主义民主陣营与帝國主义資本主义陣营，美洲各國共產党所应当与之作鬥爭的主要的思想上的危險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傾向，这种傾向在思想意識上削弱人民以便美帝國主义進行征服世界的活動。这种投降思想特別是以資產階級民族主义表現出來，它的最惡毒的形式是鉄托主义——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近親。南斯拉夫的鉄托一方面高呼他是共產主义者，却在事实上叛賣了全世界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力量而与帝國主义陣营勾結一起。結果，鉄托現在已成为一个得寵的資本主义英雄。

共產党的活動

新大陸的各國共產党，自从成立以來，都一直为了爭取工人以及全國人民的日常的經濟与政治的要求而進行鬥爭。在这一鬥爭中，它們充滿着偉大的列寧所教誨給他們的共產党人特有的品質——毅力、紀律、勇敢、自我批評、策略的灵活性与原則的坚定性。它們为人民的利益而鬥爭，因為它們是人民的血肉而体会到人民的一切苦难与要求。只有这样忠心耿耿地保衛工人与民族的日常利益的党才能希望最後領導人民走向社会主义。

各地的共产党人，自从共产主义的运动开始以来，就是为保卫工人的生活水准而斗争的英勇战士。他们进行斗争，争取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日、改善劳动条件；争取彻底的社会保险制度；争取实施群众教育与保健制度；反对抬高物价，争取更平等的赋税制度；争取分配土地给农民，反对任何方式的奴役制度。为了实现这些要求，他们不遗余力地把工会、工人政党、合作社、农民团体以及其他民众组织建立与统一起来。

共产党人也经常不屈不挠地保卫人民的自由与民主权利。他们是各个时期与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的无情敌人；他们不倦地为反对私刑与虐待黑人而斗争，他们反对对黑人、印第安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外国出生的人*以及一切其他人民与少数民族因种族、性别、宗教或民族出身之不同而加以歧视。他们全心全意地保卫妇女、青年与儿童的特殊权利。他们坚决反对教会反动势力，而在所有拉丁美洲的国家里，他们反对反动派所慎用的发动政变的政策而为维护民主的方式而斗争。他们坚决主张工人阶级应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

在国际政治方面，共产党人猛烈地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他们不倦地倡导和平，而同时坚决拥护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他们主张两半球各民族友好合作，他们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联合国或用其他的方法与苏联保持和平合作的關係。共产党人积极保卫他们本民族的民族利益，同时又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为了实行这些斗争的纲领，特别是一九三五年以来，共产党人

* 在美洲，有很多外来的移民，这些人通常被称为“外国出生的人”。——译者

採用了人民陣綫的總方針。這就是，在滿足人民日常需要的基礎上，他們和所有的民主團體——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黑人、印第安人、婦女、青年与城市中等階級進行合作。聯合活動的方式則根據各國的特殊條件而有所不同。在拉丁美洲各國，特別是在國家工業化的問題上，共產黨人也和那一部分願意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資本家合作。

共產黨人一方面為爭取工人階級以及各國人民的一切目前的利益而鬥爭，同時也從未忽視他們最後要實現社會主義的綱領。他們為了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的人剝削人的制度而進行工作。他們雖然為了尽可能保護与擴大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所獲得的利益而努力，却充分認識到並且繼續教育羣眾認識這一偉大的事實，就是只有結束資本主義並建立社會主義，才能在世界上獲得真正的繁榮、民主与和平。

在整个美洲，从加拿大到智利与阿根廷，共產黨都遭到嚴酷的迫害。他們常常（如果不說總是）得在嚴重的恐怖主義的條件之下進行工作。它們的一些領袖（數目很多，甚至不能一一列舉）被暗殺了，而數以百計的領導者被長期監禁。很多的黨，大多數是在拉丁美洲，但也包括加拿大与美國的黨在內，曾長期處於非法狀態。例如：古巴共產黨，在一九三八年以前，處於非法狀態有十三年之久，巴西共產黨从一九二一年建黨以來一直是非法的，在一九四五年才有一個短時期算是合法的，而委內瑞拉共產黨則在誕生以後的头十四年中是非法的。秘魯、玻利維亞、厄瓜多尔、巴拉圭、哥倫比亞以及中美的共產黨差不多自誕生以來都處於非法狀態中。

在睦鄰政策*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於共產黨的迫害是放

鬆了一些，但是現在，在戰後，在整個西半球，企圖監禁或殺害共產黨領袖、並且把黨驅入地下的企圖是比以前更加頻繁而且更加惡毒了。美國在這個反共壓迫的浪潮中起着決定步調的作用，它不僅僅對拉丁美洲各國的政府施以壓力，強迫它們把本國的共產黨宣佈為非法，而且它在自己國內也日益採取了法西斯的壓迫方法。以現在的情況來說，美國共產黨面臨着施密斯法案，這法案指摘黨主張採用武力與暴力而對它的黨員處以重刑，黨並且也面臨着麥卡倫—基爾戈爾—蒙特警察國家法，這法律不僅要強迫共產黨人作為罪犯而進行登記，而且要把他們全部關到集中營去。這樣一種法西斯的立法，其顯然的目的是要使共產黨成為非法，並且使所有其他的進步組織的工作無法進行。美國現在正致力於勸誘所有的馬歇爾化國家採取同樣的行動。

這樣劇烈的壓迫措施並不能夠摧毀以工人階級與其他廣大勞苦羣眾的最基本的利益為基礎的共產主義運動。認為共產主義能夠用強力加以消滅是愚蠢的。除了其他的例子以外，這可以用拉丁美洲各國共產黨的長期歷史來證明。它們因受政府的壓迫而不得不進入非法狀態，可是其結果却使黨受到了鍛鍊而加強了它們和羣眾的聯繫。最好的例子是處於非法狀態的巴西共產黨。勞倫斯曾在“紐約時報”中論述這個情況說：“不管羅馬天主教教會有無可懷疑的強大力量，並且它以驅逐出教相威脅，還有軍隊與政治警察的共同努力，共產黨却仍然有一個組織嚴密的地下組織，約有四萬至五萬持有黨證的黨員以及不知確數的成千成萬的同情者。雖然黨的主要領袖，包括傳奇性的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在

* 睦鄰政策為羅斯福任美國總統期內對美洲各國所採取的一種政策，詳見本書第二十六章。——譯者

內，已經被迫隱蔽起來，可是該黨縱使處於非法狀態，却依然能够設法在巴西全國出版二十多種報紙。”^⑥在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幾個月，“紐約時報”的另一個記者對於共產黨在巴西全國選舉中的積極活動評論道：“迄今為止，每一件事情都證明，共產黨在巴西投票力量的核心是不可能用宣佈該黨為非法的辦法來加以消滅的。”

共產黨的力量

正像其他地方一樣，西半球共產黨的力量是不能夠用統計數字（不論是黨員的人數或共產黨在政治選舉中所獲得的票數）來衡量的，即使是大致地加以衡量也不能。也許最能夠證明共產主義力量的是資本家在心理上對它所懷有的恐懼。各國共產黨的力量遠超出一切形式上的衡量之外。這力量是在很多方面以及在很多形式上表現出來的。可是，一個很具體的表現是，在自由選舉的工會的領導機構中，共產黨人所佔的百分比很高，這是由於他們是優秀的工會運動者的緣故。共產黨在黑人中間的影響很廣泛，這是共產黨基本力量的另一個有意義的證明。哪裏的階級鬥爭最複雜、最困難，哪裏的共產黨影響就最大。

在戰爭和戰後時期，拉丁美洲各國共產黨的力量迅速生長。在戰爭的前夜，它們的黨員數量合起來不超過十萬人，但在戰爭結束的兩年以後，他們的數量達到了五十萬。例如：一九四五年，巴西共產黨只有黨員四千人，但三年以後它有黨員約三十五倍於此數。烏拉圭共產黨的黨員數量在戰時增加到了五倍多，秘魯共產黨增加到十倍，等等。

一九四七年年初在倫敦舉行英帝國共產黨會議時，曾把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及其黨員數量列出一張表來。那時列在表上的美洲

各國共產黨及其大概的黨員數量有如下表^⑧：

阿 根 廷	30 000	墨 西 哥	25 000
巴 西	130 000	尼 加 拉 瓜	500
加 拿 大	23 000	巴 拿 馬	500
智 利	50 000	巴 拉 圭	8 000
哥 倫 比 亞	10 000	秘 魯	35 000
哥 斯 達 黎 加	20 000	波 多 黎 各	1 200
古 巴	20 000	美 國	74 000
厄 瓜 多 尔	2 500	烏 拉 圭	15 000
海 地	500	聖 多 明 各	2 000
馬 丁 尼 克	200	委 內 瑞 拉	20 000

从上表看來，美洲各國共產黨黨員的總數約有四十六万七千四百人。倫敦的那張表也列出，在拉丁美洲各國的國會裏，共有共產黨議員七十二人，最重要的是智利，二十人；巴西，十七人；古巴，十二人；哥斯達黎加，六人；烏拉圭，六人。自从這張表發表以後，巴西、智利、巴拿馬、哥斯達黎加、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秘魯的黨都已被宣佈為非法，而還有好幾個黨的法律地位也岌岌可危了，美國的黨也包括在內。不過，上述的黨員人數統計並不十分確切，例如，古巴共產黨依法登記的黨員約有十五万六千人，其中有三万人是“鬥士”。

由於婦女在很多美洲國家沒有投票權，由於大量的勞苦羣眾因識字測驗、人頭稅以及其他辦法而被剝奪了選舉權，並且由於共產黨在統一戰綫運動中，常常支持其他政黨的候選人以代替自己的候選人，所以在全國選舉中所獲得的票數也並不能完全把共產黨的力量顯示出來。在美國，在最近的幾次全國選舉中，共產黨就曾暗中支持（在一九三六年那次選舉中）或公開擁護羅斯福（在一

九四〇年和一九四四年的兩次選舉中)和華萊士* (一九四八年的選舉)。勞倫斯對於拉丁美洲各國共產黨的投票力量說過這樣的話：“假如二十個拉丁美洲共和國實行自由選舉的話，那末可以保守地估計，在約有二千萬人參加的選舉中，像目前的各國共產黨當能夠獲得一百万至一百五十萬張選票。”^③

根據各方面的報告，目前拉丁美洲各國共產黨在全國選舉中所獲票數大概如下：阿根廷，十萬；巴西，八十萬（約佔總票數的百分之十五）；古巴，十九萬五千九百四十七；智利，五萬六千；哥斯達黎加，一萬七千（總投票數是十萬）；哥倫比亞，二萬四千（總投票數八十萬）；厄瓜多爾，一萬（估計）；海地，二千五百（估計）；墨西哥，四萬（估計）；尼加拉瓜，七千五百（估計）；巴拿馬，五千（估計）；巴拉圭，八千（估計，總投票數十五萬）；秘魯，十萬（估計）；烏拉圭，二萬九千；委內瑞拉，五萬；加拿大，三萬四千；美國，十五萬。很多拉丁美洲國家實行反動的獨裁政治，很少或沒有民選制度；因此，共產黨在這些國家可能獲得的票數只能是粗略地加以估計。

正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樣，美洲各國共產黨的真正力量是在於它們的純正的品質。它們的力量是在於：由於它們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它們對社會的發展有清楚的了解；它們的有機構成是由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的最先進的分子所組成；它們有無比的紀律與不倦的精力；由於它們忠實地維護勞苦羣眾的利益，它們和勞苦羣眾有着牢不可破的聯繫；它們知道，它們是按照歷史的發展而勝利地進行着戰鬥，這便產生了它們那種戰鬥的精神；它們認識到，它們是站在創造自由的新社會制度的力量的最前列。這

* 華萊士後來脫離進步黨，已日趨反動。——譯者

就是共產党到处都成为日益增長的力量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在全世界剝削者的心中引起了恐怖，这些因素使美洲各國的共產党，也像別处一样，在日趋死亡而尙鬪掙扎的資本主义体系橫加在它們身上的各种困难面前，是不可战胜和不能摧毀的。

- ① 斯大林著：“論列寧主义基礎”，載“列寧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九——三〇頁。
- ② “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苏联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版，第二一五頁。
- ③ “阿根廷共產党史”，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九四七年版。
- ④ 斯塔罗賓著文，載一九四七年三月号“政治月刊”。
- ⑤ 布拉斯·罗加著：“論古巴社会主义的基礎”，第一二〇——一三五頁。
- ⑥ 見蒂姆·布克著：“共產党人对加拿大的看法”。
- ⑦ 勞倫斯著文，載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紐約時報”。
- ⑧ 見一九四九年“世界政治手冊”，紐約版。
- ⑨ 勞倫斯著文，載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紐約時報”。

第二十四章

西半球的工团主义和 社会民主主义

三个美洲*的工人运动，也是经过通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主要的思想倾向，即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自然，这些倾向所表现出来的与流行于欧洲或其他地方的有所不同。这是由美洲的特殊情况、由美洲阶级斗争发展的不同环境所造成的。

工团主义的倾向

工团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无政府工团主义，正如其名所示，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的混合物。它在西半球很多地方（从加拿大到阿根廷）的工人队伍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当无政府主义超出了小资产阶级咖啡馆浪漫主义的范围而工人们对其的主义发生兴趣的时候，工人们势必想把这些思想应用到工会里去。这样便形成了一度有战斗性的工联主义，名为“工团主义”。它的特征是：着重于总罢工，反议会主义，极端地反对教会，工会组织采取分散方式，依靠自发的行动而不依靠仔细计划的、有纪律的群众斗争，并有一个新的工人社会的远景，这个社会将由工会控制和管理。

新大陆工团主义运动的主要来源是，大批从欧洲拉丁国

* 三个美洲指北美、中美和南美。——译者

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法國——移民過來的工人。在這些國家裏，由於工業比較不發達，由於一般工人被剝奪了選舉權，便產生了無政府主義的強大傳統，這種傳統可以追溯到國際工人協會時代巴枯寧進行說教的時候以及後來的克魯泡特金等等人的時候。不過，不可避免地，當工會開始在這些歐洲國家生長起來而無政府主義的工人加入了工會的時候，這些工人就發展成為典型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或者像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一般所叫的工團主義者。在所有這些拉丁國家，特別是法國和意大利，大約從一九〇〇年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止，工團主義的傾向在工人運動中佔有統治地位。因此，從歐洲拉丁國家移民到美洲來的工人便把他們的工團主義的觀點一同帶來而積極地把它們應用到西半球年輕而正在發展的工人運動中來。

除了這個外來移民的來源以外，這種在兩半球各地發展起來的強烈的工團主義傾向也顯然有着美洲的根源。這方面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很多國家與地方，特別是在工團主義成為極強大的因素的拉丁美洲，缺乏大規模的近代工業。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那些缺乏一般工人在工業中所養成的紀律的工人們，就很自然地傾向於散漫性與自發性的工團主義思想了。另外一個產生工團主義的主要的內部原因是，在整個美洲，幾百萬的工人由於識字測驗、入頭稅、居住期限的規定以及其他等等而普遍地被剝奪了選舉權，這種情況使他們傾向於工團主義的採取“直接行動”的見解，而不採取有組織的政治行動。還有一個產生工團主義的因素，這就是在整個西半球，政治生活一般都是極頂腐敗的，這就使得工人們相信，通過現存的腐敗的政府以求得任何改進是毫無用處的。再其次，教會普遍地起着反動的作用，這就很容易養成工團主義的反宗教

活動。而最後，社会党的小資產階級領袖們（律師、傳教士、医生、小店主等等）有着濃重的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使那些更有鬥爭性的工人感到厭惡而远离了他們，而在共產党出現以前，使得这些工人离开了有組織的政治活動而走向工团主义。

美洲工团主义的工人团体

沒有一个西半球國家的工团主义者，不曾在某个時期是工人運動中的重要因素。他們通常總是建立了他們自己領導之下的独立的工会，因為他們對於参加廣大的代表工人階級內部各种思想傾向的工会是怀有强烈的宗派主义的反感的。在好些拉丁美洲國家，工团主义的移民工人是建立工会的先鋒隊。在它的初期，美洲的工团主义運動表現了很大的鬥爭性与革命的熱忱；可是在它的後期，在它的衰落時期，它沾上了“反对赤党”以及那時也在衰亡中的社会民主党的其他的反動特徵。

在阿根廷的早期工会中，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無政府主义者从一八九〇年起是很活躍的。在馬克思主义者領導的總工会於一九〇三年^①成立以前，他們於一八九〇年組織了阿根廷工人联合会。在很多年中，阿根廷工人联合会是阿根廷工人運動中的一个重要組織，一九二六年時它宣稱拥有會員二十五万工人之多^②。它現在还存在，不过已處於軟弱無力的状态。在阿根廷的緊鄰烏拉圭，工团主义者也很早就在工人運動中發生很大的影响。他們組織了烏拉圭工人联合会，这是該國第一个全國性的工人中心，而且在一个很長的時期裏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③。越过安德斯高山，在智利，工团主义者也很早進行了工作而在長時期中是工人運動中一种有力的傾向。在智利工团主义者的各种团体与組織中，一九一九年

時約有九千个世界產業工会的會員^④。他們於一九三二年也組織了總工会，幾年以後拥有會員六千人。巴西也是無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据點；在一九一七年時，一个無政府主义的团体在該國举行了總罢工^⑤。在古巴、秘魯、委內瑞拉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工团主义者和無政府主义者都是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工人运动的初期。

在墨西哥革命時，無政府主义者和後來的無政府工团主义者，發生了頗大的影响。事实上，最傑出的革命先驅者是馬貢兩弟兄，他們是無政府主义者。在墨西哥革命的初期，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会对它的進展發生了兴趣。來到美國参加了世界產業工会而後回到墨西哥去的墨西哥移民，在年輕的墨西哥工人运动中是很活躍的。他們所發生的影响一般說來却是一种引起混乱的影响。不过，他們確是積極参加了世界劳工社，一九一六年，他們出力發起組織作为先驅者的墨西哥工会^⑥。由路易斯·慕隆斯領導的改良主义的墨西哥工人联合会成立於一九一八年。現在名为總工会的工团主义組織於一九三六年時自称拥有會員二十七万人^⑦。墨西哥總工会，像世界產業工会及两半球其他各种工团主义的組織一样，是参加所謂柏林國際——國際工人协会的。*

早在一八八六年，美國海馬盖特無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的人就表現出了明確的工团主义傾向。不过，在美國和加拿大，最重要的工团主义組織却是一九〇五年在芝加哥成立的世界產業工会。它也是整个西半球中最強大的工团主义的工会之一。世界產業工

* 柏林國際是一九二二年在柏林成立的無政府工团主义的國際联合会。——譯者

** 當時美國統治階級以芝加哥海馬盖特炸彈案嫁禍於無政府主义者藉以鎮壓革命运动，但無政府主义者反因此得到了羣众的同情而展開了他們的活動。

会进行了很多次战斗性的罢工(在麻薩諸塞州的劳倫斯、新澤西州的帕忒孫、麥克基斯洛克斯、里特尔福尔斯等处),並且进行了很多次巨大的争取言論自由的鬥爭(在斯波坎、華盛頓、聖地牙哥、加利福尼亞等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時,它的會員人數達到了頂點,約有十五万人,此後,这个組織就開始迅速地沒落了。

世界產業工会原本是由社会党人建立的,其中主要的人物有尤金·德布斯、但尼尔·德雷翁及威廉·海涅德。虽然後來,世界產業工会的領袖們和其他的人宣称,它的革命的工联主义的綱領起源自第一國際的無政府主义派^⑤,但其实,它主要是在美國的特殊条件之下才成为一个工团主义的組織的。只是到後來它才受到了歐洲無政府主义的重大影响。使得世界產業工会的工团主义形成起來的特別重要的原因是,美國西部無家可歸的“流動工人”以及东部非公民的移民工人被剝夺了选举权的情况。这些工人既沒有投票权,就很容易轉向“直接行動”的工团主义觀點去了。世界產業工会多半也是對於美國劳工联合会龔潑斯等領導人的極端腐敗以及社会党小資產階級領導人的階級机会主义的一种反叛。它終於成为一个全面的工团主义組織,有一个反議會主义、反教会主义和反國家主义的綱領。

一九〇九年,世界產業工会据說在加拿大約有會員一万人^⑥。它無疑地對於独立的半工团主义的“加拿大一大工会”是一种有力的刺激,这工会於一九一九年誕生於加拿大西部,它在職工大会於一九一九年在温尼伯举行的總罢工中是一支領導的力量。这“一大工会”在它作为一个工会而消滅以前,在一九二〇年拥有會員約五万人。和它的誇張的名称相符,世界產業工会伸展到美國以外的一些國家,它在幾個拉丁美洲國家都有分会,在澳洲和南非洲設

有代表機關。

無政府工团主义的沒落

在美洲（歐洲的情形也一样），工团主义的傾向確定地是在衰亡了。在西半球的各个地方，工团主义的組織都已經減少了它的重要性，或者根本已經消滅了。在所有这些國家，馬克思主义者領導的工会，以及以社会民主党和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保守分子为首的工会已經成長起來，而一般的工团主义傾向則到处大大地沒落了。在阿根廷和烏拉圭，無政府工团主义的組織已只有以前會員的一小部分，它們在这些國家的工人運動中已不再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在古巴、秘魯以及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墨西哥總工会現在只有幾千个會員与很小的势力。現在主要是那些从歐洲拉丁國家移民過來的老工人才是拉丁美洲一度强大的工团主义運動的殘餘分子。而在美國和加拿大，曾經很活躍的世界產業工会已經从工人鬥爭的舞台上消逝了。

新大陸工团主义之所以悲慘地衰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具有根本性的。近代工業在很多美洲國家生長起來，其結果使工人隊伍中的紀律性加強了，使他們較少依靠小資產階級工团主义的自發性的思想了。同時，大規模羣眾性的工会之生長，對於工团主义的散漫与反領導的原則的觀點也是一个致命傷。而最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以後，工人們的政治覺悟、組織性与積極性大大提高，這就給工团主义的反議會主義敲了喪鐘。革命的工人們也看出了典型的工团主义的兩個工会的策略——離開保守分子所領導的工会而站得遠遠的策略——是愚蠢的，並加以擯棄，他們認識到，他們的任務是去參加這種工会，以便教育這些工会的

會員們，使他們有階級覺悟。工人們也認識到，工团主义者实行粗暴的反教会主义，在罢工時（一九一二年在麻薩諸塞州的劳倫斯罢工中）高呼“沒有上帝，沒有主人”口号的办法是愚蠢的，他們採取了更为有效的办法來跟教会的反動勢力作鬥爭。

在这一方面，俄國革命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这一偉大的事变清楚地指出了工人們从資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無可挽回地粉碎了工团主义者想僅僅用總罢工的行動來取得政权的觀點，並且也使工团主义者想用工会來管理新社会的工業的远景成为泡影。和这一情况有密切联系的是，各國的共產党跟着發展起來，它們到处把工团主义組織中最优秀的富於戰鬥性的分子吸引過來。这就使後者失去了它們的心臟、頭腦和灵魂。列寧的著作對於工团主义的幻想更是致命伤。所有这些影响所產生的總的結果是，那在西半球工人運動中一度很重要的工团主义傾向已經幾乎消滅了。而且在工团主义沒落的時候，它已經墮落成为反共、反苏而和工人階級的真正利益沒有絲毫共同之处了。

拉丁美洲的社会民主党

縱然美洲對於無政府工团主义已經有過很多經驗，它們还是不得不在更大的規模上來对付工人運動中的社会民主党傾向。早在二十世紀以前，在拉丁美洲各國就有个別的社会主义者，甚至也有一些有組織的社会主义小組。这是老第一國際的影响所偶然發生的結果，老第一國際在很多美洲國家，从加拿大到智利，都有它的小組和信徒。举例說，愛彌爾·多馬士，一个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逃出來的流亡者，在阿根廷成立了第一國際的分会^①。在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也發生了同样的情况。後來，由於馬克思主义書

籍的逐渐渗入这些国家，也常常产生了这种社会主义小组。

第二国际，从它於一八八九年建立的时候起直到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内分裂时止，大部分时间是在机会主义领导的控制之下，它对于在拉丁美洲建立社会主义政党这一件事很少加以注意。这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由於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发展比较小，那里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只佔很微弱的比重，而社会民主党主要是以这些人作为活动基础的。其次，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也抱有他们本国资本家的帝国主义思想，因此第二国际把它的活动主要地局限在欧洲的宗主国家，放棄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劳苦大众而听任他们去受帝国主义剥削者的宰割。第二国际主要地是一个欧洲的而非世界性的运动。只有在第三国际——共产主义国际——在一九一九年成立以后，社会主义运动才成为世界性的，才深入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工业不发达的国家。

因此，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从来沒有在拉丁美洲站稳脚跟。在这整个区域裏，最强大的社会党是在阿根廷，社会主义的移民工人於一八九六年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相当大的组织。这个后来经历过好几次分裂的社会党，在一九四〇年的选举中，获得选票多达一一九、七二三张，选出了五个众议员和一个参议员。现在它的活动大部分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限，而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已经大大地衰退了。智利的社会党的成立甚至还要早些，它的系统关系是从一八七七年建立的民主党一直传下来的。这个党也经历了多次左翼的分裂。现在的社会党则建立於一九三三年。最近它又分裂为三个派系。一九三七年，它选出了十五个众议员和四个参议员。在波多黎各，社会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有过相当大的

力量。

以上就組織方面把拉丁美洲一些比較重要的典型的社会民主党的歷史大略叙述了一些。除此以外，在巴西、委內瑞拉、厄瓜多尔、烏拉圭、古巴、秘魯、巴拿馬以及其他一兩個國家，也还有一些小的社会党或小組，但这些党派或者在幾年以前轉向了共产党，或者就庸庸碌碌地沒有多大影响了。在墨西哥，有一种時断時續的社会党，它成立於一九一七年，但在墨西哥革命的过程中，它幾乎沒有發生什麼影响，現在也是一样。墨西哥的社会民主党人很多分散在其他的羣众組織裏。社会民主党人亞歷山大最近作了一次關於拉丁美洲社会党的調查，却沒有提到墨西哥。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內，只有兩個拉丁美洲國家（阿根廷和烏拉圭）的社会党参加了第二國際^①。一九四六年，在智利的聖地牙哥，曾經舉行过一次泛美社会党會議，但出席的只有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和厄瓜多尔四個國家的党。

在美洲，社会民主党所起的作用和它在世界其他地方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在它的早期，它是無產階級最有覺悟的政党，但是隨着資本主义的衰落，右翼社会民主党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左翼分子分裂以後，就越來越公開地起了工人階級隊伍中資本主义政党的作用。

秘魯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運動

秘魯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現在称为人民党，是由一个新聞記者海耶·德·拉·陶瑞於一九二四年建立的。它是社会民主党在拉丁美洲的一种特殊变种。陶瑞起初在一九一九年的学生運動中進行政治活動。他提出的綱領（或者原先他是这样提的）是把馬克

思主义適應於拉丁美洲的情況。他論証說，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只適用於歐洲^⑬。他說，他的目的最終是在於建立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在拉丁美洲要經過一個無限期的而且多半是很長時期的資本主義以後才能達到。同時，他的黨主張反對帝國主義，實行土地改革、工業化、某些工業的國有化，在南美洲成立一個總的關稅同盟，巴拿馬運河國際化，以及其他的改革。海耶·德·拉·陶瑞用他的“印第安—美洲主義”來特別迎合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的傳統。他建議所有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國家”成立一個同盟。他的主要論點是：拉丁美洲的革命必須由中產階級來領導，他的黨就是以這個階級為基礎的；他說，工人階級不夠強大，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他宣稱，這是墨西哥革命的基本“教訓”之一。

今天的秘魯，這個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的發源地，有着高度的革命潛力。大財主的大地產制度是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會的勢力很大，美國的大企業公司統治着採礦工業，工人的工資在拉丁美洲是最低的，農民則實際上在拉丁美洲最惡劣的奴隸般的條件之下從事勞動。約有百分之八十六的農民沒有土地^⑭。美國控制了秘魯百分之二十四的糖產，百分之八十的石油，百分之百的礦業生產。英國擁有鐵路及其他重要工業^⑮。意大利和德國也擁有好些經濟事業。秘魯這個國家將近有美國得克薩斯州、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合起來那麼大。在其將近八百萬的居民中，約有百分之七十是種地的。它有豐富的礦藏——銅、金、銀、石油、煤等等。約有百分之六十的居民是印第安人，百分之三十是歐印混種人，百分之十是白種人。

不僅僅在秘魯、而且在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委內瑞拉以及南美洲其他“印第安人國家”，那深深遭受壓迫與陷於貧困的印第安

人和歐印混種人的羣眾欣然響應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的鼓動。就這樣，從一九三一年開始，這個黨不止一次地在秘魯全國的人民投票中獲得了多數票。在美洲人民革命同盟早期而更富於戰鬥性的階段，共產黨人曾和它共同工作。在一九四五年，以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為骨幹的幾個黨派的聯盟在選舉中獲勝。海耶·德·拉·陶瑞本來可以主持政府，但是他拒絕爭取這個職位。因此普斯塔門德，一個“自由分子”與民主陣綫的候選人出任總統，而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在國會兩院中都佔有多數⁽¹⁶⁾。普斯塔門德後來和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分子鬧翻，並把他們趕出了政府。現在，由於秘魯是在反動的俄德利亞獨裁政治掌握之中，美洲人民革命同盟成為非法的，而它的領袖們或者轉入地下或者流亡出去了。在過去兩年中，海耶·德·拉·陶瑞因為被秘魯的警察所追逐，在秘魯首都利馬城的哥倫比亞大使館中避難。

這一切都說明了，美洲人民革命同盟至少在十幾年中是獲得秘魯大多數人民的擁護的；可是它並沒有能夠實行它所宣佈的綱領。因此，秘魯仍像以前一樣地陷於貧困與反動的泥沼中。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的中產階級的領袖們，害怕秘魯羣眾的革命精神，從來不敢跟秘魯的大地主和外國帝國主義者作鬥爭。這說明海耶·德·拉·陶瑞關於小資產階級有領導革命作用的理論是破產了。秘魯是一個有潛在革命力量但還沒有開花結果的墨西哥。

雖然按照海耶·德·拉·陶瑞的說法，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的政策，在半殖民地國家要比列寧的路綫更富於有力的革命性，可是它不僅沒有能夠領導秘魯有志革命的羣眾進行反對大地主和帝國主義者的革命，而且最近它已實際上墮落到成為美帝國主義的一個代理機構了。它已經走上了西方其他地方社會民主黨所已走過

的道路。一度“革命”的海耶·德·拉·陶瑞现在是拉丁美洲最恶毒的反共反苏傢伙之一。他已放棄了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濫調，而社会主义也隨着他而更加沉淪到“朦朧的远方”去了。像白勞德一样，他認為美帝国主义是进步的。他已成为帝国主义者的親朋密友。他被洛克菲勒邀請到美國去。他已經墮落到熱烈支持整个杜魯門的世界計劃——馬歇爾計劃、杜魯門主义、原子外交、“第四點計劃”、朝鮮战争等等，这正是他的整个政治路綫所達到的邏輯的頂點。

加拿大的合作社会同盟

西半球社会民主党另一个重要的特殊形式是加拿大的合作社会同盟。这个組織於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亞尔柏達省喀尔加利作为一个政党而建立。它的基本綱領載於一九三三年七月所發表的“勒齐那宣言”中。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的主要創辦人是議會議員烏特渥斯，它現在的領袖是議會議員高德威尔。它空泛地主張成立一个以生產致用而非牟利为基础的“合作社会”。它主張把銀行機關和某些基本工業以及運輸交通系統“社会化”。它對於土地沒有提出激烈的要求，僅僅要求給予農民以穩固的佃权。它主張給工人制定勞動法，並且主張在社会保險中实行各种改革。它建議加拿大成为泛美洲联盟的一員。这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一方面說是反对壟斷資本，一方面却認為加拿大經濟的大部分（它的正式發言人說是百分之八十）应歸私人所有。高德威尔曾經宣稱，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並不反对利潤，如果它是“合理的”^⑥。

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是加拿大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產物。該國社会民主主义的組織是以第一國際時期成立的馬克思主义小

組^①開始的。國民社会党建立於一九〇四年。它經歷了各种各样的分裂,从它分裂出來的兩個分枝是北美社会党和加拿大社会民主党。所有这些政党以及从它們派生出來的各个地方的勞動党都很小,而在加拿大工人当中並沒有獲得羣众的拥護。一九二〇年發生分裂而產生了共產党以後,它們就變得特別脆弱了。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大經濟危机年代組成的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是加拿大社会民主主义在更廣泛、更机会主义的綱領上所作的一个新的開始。起初,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是一个以西部各州大草原地帶的農民为基础的運動,但一九四三年時它为加拿大劳工大会所支持,大会敦促它的地方工会加入这个党。这样就擴大了它的工人基础。

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的組織者曾以这种信念鼓舞自己,即加拿大的工人農民会重複他們新西蘭、澳洲和英國伙伴們的成就,选举一个加拿大式的工党政府。在一九四五年的全國选举中,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獲得八三二、六六一票,即全部选票的百分之十六,因此它的領袖們就盼望在最近的將來獲得多數票。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曾經控制了薩斯喀徹温省的政府。但是在一九四九年的选举中,它的希望被打破了,它只獲得七八二、三二一票,而它在議會中的席位从三十二席減到了十二席^②。美國資本在加拿大的势力被大大地利用來在选举中反对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因为这些壟断資本家並不樂意在他們的北部边境有一个縱然是假的社会主义政府。

在小資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有着西半球及其他地方社会民主運動所特有的那种“第三种势力”的傾向。同盟的領袖們,虽然高唱反对帝國主义,特别是美帝國主义,却跟在

華尔街及其杜魯門政府所制定的製造战争、“征服世界”的路綫的後面。他們是苏联的死敌而積極擁護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杜魯門的武器援助計劃、朝鮮战争，以及華盛頓外交政策的一切其他重要方面。* 他們也擁護聖勞倫政府的政策，这种政策把加拿大变成一个供給美國壟斷資本以原料的後方。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的机会主义綱領所產生的總的結果是，削弱加拿大工人農民的鬥爭，而在美帝國主义蛮橫的侵略行为的面前更加危害加拿大的民族独立。

美國的社會民主黨

在第二十章中，我們曾敘述了美國社会黨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為止的發展情況。一九一九年，由於世界大戰及俄國革命的結果，左翼分裂出來，而共產黨成立了，这样就在組織上与政治上大大地削弱了那已經衰弱的社会黨。它的黨員迅速地減少了，而該黨不再攻擊龔潑斯分子的工会領袖，却和他們聯合起來而成為一九二〇年時惡名昭彰的強化“加快工作”与階級合作運動的熱烈倡導者了。到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機時，社会黨已僅僅是一個約有六千個黨員的小派別，而在一九一二年時它却擁有黨員一一八、〇四五人。它在一九二八年的選舉中獲得二六二、八〇五票，這僅及它在一九二〇年所獲的票數的百分之二十五^⑩。在經濟大危機的年代及羅斯福新政的初期所發生的很多次鬥爭中，該黨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一九三六年四月，那時已成為托洛茨基派避難所的社会黨，本

* 這個同盟在一九五四年後主張承認我國，支援我國進入聯合國。——譯者

已由於派系糾紛而異常混亂與分崩瓦解，這時更四分五裂了。分裂出去的右翼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組織了社会民主聯盟。在这次分裂之後，社会党本身在宗派主义自由分子諾曼·湯姆斯的昏聩的領導之下苟且偷生，它生存的目的顯然只有一个，就是反对共产党与反对苏联。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該党的領袖們宣佈，从今以後，社会党不再提出政治候选人，而將專門致力於“教育工作”，这个行動後來被該党的大会所推翻。該党現在已和社会民主聯盟的冒牌“社会主义者”的自由民主分子合併了。

同時，社会民主聯盟於一九三六年从社会党分裂出來以後，也过着苟延殘喘的日子，猛烈地反共反苏。作为一个組織來說，它是毫無力量了。可是最後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屬於社会民主聯盟的工人領袖們在紐約州的美國劳工党（社会主义聯盟是參加該党的）裏搞了一次分裂，而把分裂出來的一部分組織了自由党。这个猛烈地反对馬克思主义、反对苏联与反对共产党的政党立刻開始和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紐約州的党機構玩起政治來了。社会民主聯盟的領袖們被他們的成功所鼓舞，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在全國範圍內發起組織美國人民主行動協會。

美國人民主行動協會是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和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混合体。它得到大衛·杜平斯基、窩尔特·路德、罗斯福夫人、詹姆士·卡萊、柴斯特·鮑爾斯以及哈維·勃朗之流的政治人物的支持。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組織，它全力支持杜魯門的政綱以及它的猛烈反苏、軍事化、欺騙工人和战争的政策。美國人民主行動協會的目的是在於使美國的“第三种势力”更加明確地具体化，而它的战略的目标是攫取民主党。在这个組織裏並沒有什麼馬克思主义，連冒牌的馬克思主义都說不上。在一九四九年紐約

市長的选举中，美國人民主行動协会和自由党支持共和党的紐鮑德·摩里斯，这摩里斯也是反動的州長杜威所支持的候选人。在一九四八年民主党全國大会中，那時杜魯門声望日落，美國人民主行動协会要求提名侵略主义者的艾森豪威尔將軍。在一九四八年的總統競选中，它猛烈地反对進步党的候选人華萊士。

美國人民主行動协会与秘魯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和加拿大合作社会同盟是一丘之貉，它們都是特殊的美洲型的墮落了的社会主义派。美國人民主行動协会被一小羣右翼社会主义党的工会官僚和工商業者所緊緊控制着，这一小羣人是团集在紐約市的刊物“新領導”和“每日前進報”的周圍的。它甚至把本哲明·基特罗和麥克斯·伊斯特曼也算作自由主义者。这两个人是叛徒，政府方面反对共产党的証人，並且是全國製造商协会的公開支持者。因此很自然的，这些美國人民主行動协会的人物對於南斯拉夫铁托的出賣社会主义兴高采烈地表示欢呼。这样，当舊社会党的湯姆斯的“左翼”枯萎而烟消雲散的時候，它的杜平斯基的右翼却愈陷愈深地陷入杜魯門牌的伪自由主义的泥沼中去了。这就是半世紀以前——一九〇一年時，德布斯和其他革命战士抱着这样大的希望而創建的社会党的命运。

社会民主主义和工会官僚

社会党的“左”右翼所代表的正統的社会主义派不过是美國整个社会主义派的一部分。其他的一部分，而且在歷史上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是那些在美國劳工联合会、產業工会联合会和鐵路兄弟会中位居要津的保守派的領袖們所組成的，这些人領導美國主要的工人团体已經整整達兩個世代之久。

固然，这些官僚们的确与标准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同，他们是公然拥护和提倡资本主义制度的。他们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连欺骗性的社会主义口号都不提。这是因为美国工人阶级觉悟还没有发展以及他们没有社会主义远景的缘故。但是这些工人领袖基本上仍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挫折工人们的斗争并且一般地保护本国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这一点上，格林在美国所起的作用和英国公然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的貝文在政治上是相同的。在一个世代以前，在英帝国主义开始衰落以及在工人阶级怀有社会主义的远景以前，英国的工会领袖也是高唱拥护资本主义的口号的。要在格林、摩莱、烏尔等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企图划一条基本的分界线，这就等于说美国实质上沒有社会民主派，而这是一种荒谬的说法。

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在初期是由于它拥有丰富的资源，而在后来的年代中是大部分由于它基本上从两次世界大战中赚了钱——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逐步向资本家花言巧语的欺骗投降。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的时候，它的大多数领袖，像我们上面所讲的，都是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可是他们不久就屈服于日益加强的资本主义的压力之下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公开拥护者了。在前一代，那些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社会党人已经走上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向资本主义投降的同一道路。虽然在三十五年以前，出席美国劳工联合会大会的代表有三分之一是公然自称为社会主义的信徒，但在今天的美國劳工联合会大会中——产业工会联合会、煤矿工人联合会和铁路兄弟会的情形也是一样——除了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党人以外，没有一个代表甚至敢於讲出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字来了。

龔潑斯派的粗陋的擁護資本主義的欺騙宣傳已經徹底擊敗了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從前那種偽社會主義的宣傳了。曾經在工人運動中作為社會民主黨反對派的領袖們已經在政治上以及思想上完全投降了。現在工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絕對沒有為社會主義講一句話。他們也沒有任何為了黑人的利益的、為了工人階級進行獨立的政治行動的、或者是爭取改善工人條件的綱領，這樣的綱領會使他們自己跟工會官僚中一貫反動的一部分有所區別。現在，在格林、路德、摩萊、烏爾、杜平斯基和黎夫這些人中間只有細微的區別了。他們都是資本主義制度（他們稱之為“進步的資本主義”）的擁護者，而他們的領袖就是華爾街的擁護者——杜魯門。這種龔潑斯派和右翼社會民主黨領袖的合流，就是社會民主派的世界性的破產在美國的表現^⑩。

作為衰落的社会民主派的政治支派的是社會主義勞工黨和托洛茨基派。前者是一個毫無生氣的偽馬克思主義的派別，它在但尼爾·德雷翁在一世代以前死了以後沒有講過一句重要的話或做過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分裂成為兩個針鋒相對的小集團，在他們的生命中除了攻擊共產黨和鼓動反蘇運動以外就沒有別的目的了。他們在拉丁美洲的唯一的根據地是在玻利維亞，他們在該國的國會中獲得了幾個席位。現在則有鉄托擁護者們，他們是一些從托洛茨基分子起直到在報紙和廣播電台上講話的華爾街最反動的代言人。

共產黨人、工團主義者 和社會民主黨人

在全世界，由於資本主義體系日趨衰落，由於社會主義的力量

日益加強，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中的工人組織和人民羣眾組織的領導權就轉移到以共產黨人爲首的工人階級聯合的力量手中去了。這個聯合一般地包括共產黨人、左翼社會民主黨人和富於戰鬥性的工人。關於工會中的領導，情形尤其是這樣。舊時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影響隨着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衰落而衰落了。

工人和人民之離開傳統的社會民主黨的領導，這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深刻化以及社會民主主義的相應破產的一個有決定意義的徵象。一般地在歐洲，特別顯著的是在法國和意大利，那裏的右翼社會民主黨已經特別暴露出了它的叛賣的作用，共產黨人已經成爲工會的傑出領袖。在遠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新的工人運動中，情形特別是這樣。在年輕的世界工會聯合會中，共產黨人、左翼社會黨人以及戰鬥的進步分子在領導機構中日益增強的力量標誌着舊的國際工會聯合會（已於四年前解散）時代的情況的一大變化，那時社會民主黨人幾乎完全控制了工人運動。

從右翼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轉向左翼的領導是一種世界性的趨勢，在西半球各國也發生着這種情形，雖然沒有達到像其他地方的更富於革命性的局勢中那樣顯著的程度。拉丁美洲的工人運動多年來傳統地主要是由工團主義者和右翼社會民主黨人領導的，但是現在它已基本上轉移到左翼——共產黨人、左翼社會民主黨人以及“獨立馬克思主義者”——的手中了。甚至在阿根廷和智利，這兩個正統的社會民主黨在拉丁美洲所僅存的根據地，共產黨現在也比社會民主黨強有力得多了。拉丁美洲勞工聯盟正反映出拉丁美洲工人向左轉的這種趨向。

近年來，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工人運動中，也有一種明確的向左

轉的趨勢。由於這兩個國家的局勢不是那麼嚴重，這種趨勢還沒有像西半球其他部分那麼尖銳。這兩個北方國家的工人的左傾趨勢主要表現在產業工會聯合會中。直到過去幾年為止，這個組織曾經在整個西半球的工人運動中發揮過強大的進步作用，在締造這個巨大的組織時，共產黨人曾經起了有決定意義的作用。由於新大陸各國，包括美國和加拿大在內，愈益尖銳地感覺到那日益深刻化的世界危機的影響，目前工人運動中的左傾趨勢必將日趨顯著。工團主義的傾向是幾乎死亡了，而社會民主主義雖然仍然是一個強大的力量，却已經在腐朽和墮落了。將來是屬於共產黨人和其他左翼的戰士們的。

- ① “阿根廷共產黨史”，第一一頁。
- ② 參見斯比格爾著：“巴西經濟”，費列德費亞一九四九年版。
- ③ 特隆戈蘇著：“拉丁美洲的工人運動”，墨西哥一九四六年西班牙文版，第二五〇頁。
- ④ 同上書，第一三五頁。
- ⑤ 斯比格爾著：“巴西經濟”，第一〇四頁。
- ⑥ 特隆戈蘇著：“拉丁美洲的工人運動”，第二一九頁。
- ⑦ 同上書，第二三一頁。
- ⑧ 勃里遜登著：“世界產業工會史”，紐約一九二〇年英文版，第三六頁。
- ⑨ 參見洛根著：“加拿大工會運動史”，芝加哥一九二八年英文版。
- ⑩ 亞歷山大著：“拉丁美洲的工人政黨”，紐約一九四二年英文版，第二二頁。
- ⑪ 同上書，第四二頁。
- ⑫ 海耶·德·拉·陶瑞著：“反帝國主義與美洲人民革命同盟”，一九三六年西班牙文版，第一一七頁。
- ⑬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編：“拉丁美洲的現在與將來”，哥倫比亞加刊一九四四年版。
- ⑭ 根塞著：“拉丁美洲內幕”，第二〇七頁。
- ⑮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號“美洲勞工新聞”。

-
- ⑯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高德威尔在紐約的演說。
 - ⑰ 蒂姆·布克著文，載一九四六年八月號“國事月刊”。
 - ⑱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紐約時報”。
 - ⑲ 威廉·福斯特著：“社会党的危机”，紐約一九三六年版，第三七頁。
 - ⑳ 威廉·福斯特著：“世界資本主义的末日”，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七五頁。

第二十五章

經濟大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我們已經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和俄國革命（一九一七年），是資本主義總危机的產物，同時又促進了這個危机。大戰是敵對的帝國主義國家集團之間利益的矛盾達到了破壞性的爆發，而革命是勞苦大眾的需要與資本主義剝削者的貪婪之間的基本矛盾發生了劃時代的爆發。這兩個震撼世界的事件使資本主義體系受到了無可彌補的損害。在這之後，並且與這相關，資本主義又發生了另一次的大災難，這災難也是日益惡化的資本主義總危机的產物，這就是從一九二九年開始的深刻的、波及全世界的經濟大潰亂。

這一次巨大的經濟危机也是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矛盾的爆發，這種矛盾被那些不可抗拒地使資本主義走向崩潰的各種綜錯複雜的力量推到了爆發點。這次經濟危机特別是日益擴大的工人的生產力與資本主義市場的受限制的消費力之間的矛盾。這是一種相對的生產過剩的危机。不過這並不是說，工人們生產了比全體人民所能消費的更多的東西；恰恰相反，這是說，由於存在着資本家的掠奪利潤的制度，被剝削的羣眾不能夠買回他們所那麼豐富生產出的東西。於是，雖然全世界大多數人缺乏生活的必需品，而資本主義的工業機器却幾乎陷於停頓。市場上堆積着那些貧困化了的和被掠奪的大眾所買不起的商品。這就是發展到了極度的資本

主義的愚蠢和悲劇。

在它三百年的血腥歷史中，資本主義曾經經歷過很多次週期性的經濟危機，這些危機當時曾給工人階級帶來了飢餓、貧困和失業。但是資本主義體系從前從未有過可與這次危機相比的情況。這一次是一種特殊性質的週期性危機，是一次經濟的大破壞，它使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本身受到了無可彌補的損害。這是用另一種可怕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資本主義總危機。這樣一種深刻的經濟上的崩潰必然而且的確發生了影響深遠的政治上的後果。

美國的經濟危機

這次經濟危機是在可說是世界資本主義最強大的地區——美國開始的。在整個二十年代的“景氣”時期，共產黨人就曾經提出警告說，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一次週期性的危機，但是當它在一九二九年十月裏爆發出來的時候，卻使資本家和他們的經濟專家們大吃一驚。因為這些沉醉於先前“繁榮”的人（這“繁榮”主要是依靠彌補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損失和物資的缺乏而來的），曾向全世界大吹大擂，說是美國有着“新資本主義”，它已發展了一種可以避免危機和“困難時期”的經濟制度。因此他們說，美國資本主義已經成熟了，而胡佛總統吹牛說^①，不久就可消滅失業和貧困了。³

這次經濟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這是因為在美國，工人的生產力與消費力之間的矛盾最為尖銳。那些大壟斷資本家們用他們的大量生產的方法、加強工人工作速度的方法以及他們人為地維持的高昂物價和低廉的工資水準，使那工人生產能力與購買能力之間的已經深得可怕的鴻溝更形加深，從而使矛盾愈加尖銳。工人的生產力與購買力之間的距離之日益擴大，可以從下面的事實明

顯地看出來：在一九二三到一九二九年的景气年代，整个工業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可是工資工人的總數却減少了百分之七·六。

美國勞工联合会和鐵路兄弟会的領袖們擁護雇主們使工人工作加快的方案，因此他們對於危机的成因是直接有帮助的。當時，危机即將到來的徵象是並不缺乏的。甚至在二十年代“景气”的最高峯時，根据勃洛金斯統計社的統計，百分之十九的美國工廠設備是閉着未用。而一九二八年競選總統時的民主党總統候選人史密斯曾發表數字，說那時有五百万的工人失業。此外，从一九二〇年以後，農業就一直陷於日益深刻的生產过剩的危机之中。於是，那种由於戰爭所造成的物資缺乏得到了補充、修補工作已經完成，因而到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商品市場達到了飽和點的時候，就發生了不可避免的爆裂。这一次的經濟潰亂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原則和預見的正確的悲劇性的証明。

这閃电般的雷擊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發生的。当股票開始猛跌的時候，紐約証券交易所就陷於極度的驚惶失措。第一天，瘋狂地賣出的股票達一千二百八十万股，而五天以後增加到了二千六百万股。股票的指數價值从一九二九年九月的二一六跌到了一九三二年一月的三四。根据勃洛金斯統計社的統計，在三十六个月之內，有價証券貶值計一千六百億美元左右。約有五、七六一家共拥有五十億美元存款的銀行^②在危机最深刻的四个年头中破產了，而到了一九三三年春季，國內每一家銀行的大門都緊閉起來了。在这空前的金融危机的後面是工業的日趨崩潰。在这些危机的年头，煤的生產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一·七，鉄，百分之七十九·四，鋼，百分之七十六，汽車，百分之八十，其他工業的生產也相应地下降。巴尼斯說，在这次危机中，“工業生產的價值从七

百億美元左右降到了三百一十億美元稍多一些。”^③

農業遭受危機的打擊並不比工業遭受的輕些。農產品的價格大跌，而托辣斯却抬高農業機器、肥料以及其他農民所必須購買的物品的價格。農業從未從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的危機中恢復過來，這時情況更壞得多了。小麥，戰時曾賣到一元多美元一蒲式耳*，現在跌到了二角五分，玉蜀黍跌到了一角，而棉花跌到了五分錢。“一九三二年從美國農田中所得的收益只及一九二九年的一半”（一九二九年時農業早已發生了深刻的蕭條）。“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之間，有以抵押品借來的十億美元的借款是以扣押、宣佈破產和強迫出賣的方式得到償還的。”^④

壟斷資本家用那行之有素的把負擔轉嫁到工人身上的資本主義方法來應付危機。他們遵循這條路綫，把千千萬萬的工人拋掉，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的時候，失業工人的總數達一千七百萬，而好幾百萬只做部分時間工作的工人還未計算在內。那時沒有社會保險制度，那些完全失去了一切收入的失業工人，就面臨到真正的飢餓。那些仍被雇用的工人的工資則被無情地削減，工資的削減平均達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四十^⑤。巴尼斯說，在危機時期，支付工資的總數從每年一百十五億美元減少到五十億美元。千百萬的工人被迫過着飢餓綫下的生活，並且有很多人硬是餓死了。成千成萬人的家被扣押死了，大量的人來來往往地在鐵路上作毫無目的之旅行，在每一個城市裏都有破敗不堪的胡佛村**，成千成萬的男男女女和兒童住在地洞和洋鐵皮的棚屋裏。最受痛苦的是黑人，他們的工資往往最低，他們的失業者約兩倍於平均數。這就是

* 一蒲式耳等於三十六公升。——譯者

** 當時，胡佛任美國的總統，所以這些貧民窟被名為“胡佛村”。——譯者

有名的美國資本主义——它所吹牛的高度的生活水準在战争的刺激一停止的時候就消失了，它的大量的工業机器由於同样的原因而癱瘓了，而人民則挨餓受凍而無蔽身之所。

遍及全世界的經濟危机

这次从据說是保險不会發生危机的美國開始的經濟危机，迅速地擴展到西半球和整个資本主义世界。加拿大所經歷的情形跟美國一样。它的工業癱瘓了，而它的農業陷於向所未有的深淵中。國民收入減少了一半，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和十一月份的瘋狂的証券交易所恐慌中，五十億美元的証券價值像烟一样地消失了。一百万以上的加拿大工人被無情地听任命运擺佈，毫無任何收入。

在拉丁美洲，經濟風暴所引起的損害甚至还要厲害些。其中大多數國家是依靠礦產或生產一兩種主要的農業商品以供輸出的。由於這些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是特別不穩、易受損害的，因此当世界貿易陷於大破坏的深淵時，這些國家就墮入了深刻的經濟危机。智利和玻利維亞的輸出跌落了百分之八十，古巴的跌了百分之七十，其他的國家也相应地下跌。“在一九二九年与一九三二年之間，二十个共和國的輸出的美元價值下跌了百分之六十三·四。”^⑥早已處於半飢餓狀態的拉丁美洲的工人和農民，愈來愈深地被迫陷入了貧困的泥坑中。關於智利，荷尔姆斯說道：“一九三一年，銅的市場一瀉千里。整个經濟解体了。商業停頓；製造業受到了影响；人們被拋離了工作，在大城市裏舉行飢餓遊行；輸入跟着輸出而猛烈減少。”^⑦由於糖、咖啡、橡膠、棉花、水果、西沙尔麻、金屬礦砂以及這些國家其他主要輸出品品的市場之崩潰，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國家裏，都呈現出一幅同样的毀滅的圖畫。

這次發源於世界資本主義主要據點——美國——的大經濟風暴，也打倒了世界上其他“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正如伊頓總結如下：“在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三二年之間，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幾乎下跌了百分之四十五。在美洲，工業生產跌到了危機發生以前的水準的一半以下；在德國，跌落了百分之四十五；在英國（它早已發生了蕭條），跌了將近百分之二十五……這次危機比任何一次以前的危機為時更久。在各個主要的工業國家，物價幾乎下跌了三分之一……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對外貿易是崩潰了；世界貿易的總額（以危機發生以前的金圓來計算）從一九二八年的三百三十億美元跌到了一九三三年的一百二十億美元。”^⑥ 很多國家取消了金本位制，國際金融的情況混亂不堪。美國在一九三三年約有一千七百萬失業者；德國有八百萬^⑦；英國有四百萬；而在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瑞典、波蘭以及其他許多國家則還有好多百萬。在這個時期，全世界失業者的總數，包括殖民地國家在內，據估計達四千萬人。農業方面的危機也使千百萬的農民陷於窮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資本主義藉社會民主黨之助，得以暫時遏止了除蘇聯以外的各個地方的革命，因此它獲得了暫時的和局部的穩定。在某些國家，特別是在美國，甚至還有一陣工業的景氣。但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經濟大危機，正像斯大林所預先警告過的，猛烈地打破了這種穩定；它更進一步損害了病弱的資本主義體系而為深刻的經濟和政治變革開啓了大門。

蘇聯不受危機的影響

在這個悲慘的時期中，最饒興味而最有意義的事實之一是，當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收倒於大危機之下的時候，蘇聯却安然無

恙。它勇往直前地建設它的工業和農業，而且其速度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沒有達到過的，即使在資本主義最興盛的時代也沒有達到過。一九二八年，在資本主義的危機開始以前不久，蘇維埃政府開始進行了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受到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哄然大笑，資本主義的專家們嘲笑說，蘇聯人民不能在五十年之內完成這樣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更不必說在五年之內了。但是在整個危機時期，蘇維埃政府繼續進行它的五年計劃——事實上在四年之內完成了，而資本主義却在經濟上垮台了。“……在經濟危機的三年間（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蘇聯工業增長了一倍以上，在一九三三年與一九二九年水準相較等於百分之二百零一……這種情形再次顯示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越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種情形表明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上唯一不沾受經濟危機的國家。”^⑩

這兒可以看到，資本主義體系一籌莫展地掙扎在它的深刻的危機中，而另一方面，新的社會制度却能置身於危機之外。這一偉大的現實有歷史意義地證明，社會主義優越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已經鋪平了永久消滅羣眾性失業的道路。這一事實的意義也為全人類所共見。在美洲各地，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樣，資本主義的地位急劇下降而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威望却相應地上升。反蘇造謠的活動受到了沉重的打擊。這是從十五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國內戰爭、資本主義封鎖以及經濟建設中跳出來的社會主義體系向佔有統治地位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所作的第一次真正的挑戰。這一驚人的勝利是其他即將來到的類似的勝利之前驅，也是社會主義在各方面戰勝資本主義的最後勝利的前奏。

美國和加拿大的羣眾的反抗

全世界的資本家，在他們循環往復的週期性的危機中，總是採用一個辦法：把危機的負擔轉嫁到工人身上去。這也就是，他們把失業的工人拋擲到街頭去整年整月地挨餓，一直到很久的後來，由於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緩慢地發生作用，過剩的生產品被浪費或毀掉了，危機才逐漸被克服，而工業又開始轉動起來。按照這種野蠻的辦法，在這次大危機開始的時候，在美洲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失業保險或救濟的規定。從西半球的一端到另一端，統治階級認為，工人們總會像他們在前幾次危機時所做的那樣，依靠他們自己少得可憐的資財掙扎渡過危機的。而且即使有很多工人死掉，對於這些唯利是圖者說來，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可是這一次，事情卻不像往常那樣。不論在美洲，或者在歐洲，這次經濟大危機產生了有深刻重要意義的政治後果。

在美國，胡佛總統在國會暗中或積極的支持之下，遵循了听令工人們挨餓而同時却津貼雇主們的典型的政策。他那個投入了成億美元的“復興財團”對銀行、鐵路和大的企業公司加以急救。農業局則耗費了另外的幾百萬美元用以支撐大農場。但是勞動人民從聯邦政府那裏却得不到什麼東西。救濟工作被降低到地方慈善事業的基礎上進行。胡佛所根據的理論是，假若資本家的大公司用津貼的辦法維持住了，其利益也會“滴到”工人身上去的。他竭力反對任何主張實行失業保險的建議，並且進行盲目樂觀主義的宣傳，說是繁榮“業已在望了”。而其時，危機則迅速地更形惡化，銀行倒閉，工業停歇，而失業人數飛躍地增加。

在這個危急的局勢中，領導受難的羣眾的責任主要地落在美

國勞工聯合會的身上，特別是在美國工人沒有一個羣眾性的政黨的情況之下。但是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完全不能負擔起這個責任來。他們沾染着那種和胡佛一樣的資本主義思想。像胡佛一樣，他們因為二十年代那種魔術般的資本主義“繁榮”消失了而感到茫然；和他一樣，他們也天天盼望着“好光景”的再來；最後，和他一樣，他們認為爭取失業保險的羣眾要求是“莫斯科的陰謀”而不願與聞其事。他們甚至宣稱，失業救濟和保險會傷害工會而毀壞“美國生活方式”。甚至到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就是說在危機發生了兩年以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常年大會還宣稱：“像現在在英國和德國所施行的那種強迫失業保險法不合乎我國的經濟和政治要求，是不能令美國工人滿意的。”直到一九三二年的常年大會時，美國勞工聯合會在羣眾的重大的壓力之下，最後才很勉強地正式贊成實行聯邦失業保險。

由於美洲勞工聯合會的官僚們這樣地放棄領導，領導工人鬥爭的責任就由美洲各國的共產黨擔負起來，雖然它們那時候只有幾千個黨員。在美國，共產黨、工會團結同盟以及失業委員會組織了好幾十次巨大的失業工人運動。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三〇年三月六日有一百二十五萬失業工人在好幾十個城市舉行偉大的全國性的示威，以及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的到華盛頓去的全國反飢餓大進軍。它們的主要要求是失業保險和救濟。全國都不得不承認共產黨人是飢餓的失業工人的主要代言人。左翼領導的工會團結同盟進行了很多次戰鬥性的罷工，以反對煤礦、紡織工廠、煉鋼廠和汽車製造廠的削減工資、歇業和飢餓的勞動條件。而左翼的工人退伍兵士同盟則在一九三二年春季發出號召舉行那一次有名的退伍兵士要求津貼而向華盛頓進發的遊行。

政府和雇主們用暴力來对付失業工人、工人和退伍兵士的鬥爭。示威者和罢工工人在全國各地受到棍打、毒气的衝擊和監禁。在華盛頓，退伍兵士被麥克阿瑟將軍所指揮的联邦軍隊驅逐出了他們的營房，有兩個人被打死，好幾個人受了伤。在一次在福特公司的底特律工廠門前举行的失業工人示威中，有四個人被打死。一九三〇年三月六日全國示威的結果是，共產党的領袖——罗伯特·曼納、以色列·阿姆特、哈利·雷蒙和威廉·福斯特被關進威化所去受了三年刑期不定的監禁。黑人是普遍的警察獸行的專門目标。臭名远揚的司哥茨波罗案也發生在这个時候，當時亞拉巴馬州企圖以羅織而成的强姦罪把九個黑人青年以电椅处死，最後到底把其中的幾個人处以殘酷的監禁。

在加拿大，由於工業組織的倒敗，飢餓的失業羣眾的鬥爭和美國的差不多。麥根西·金的政府和後來的貝納特政府竟不負責維持失業工人的生活。貝納特先生宣稱，失業保險會破坏“加拿大的自由制度”^①。加拿大美洲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像在美國一樣破產了，因而對於失業羣眾的領導就落到了小小的共產党和工人統一同盟身上。他們举行了很多次羣眾示威、飢餓遊行和罢工鬥爭。像在美國一樣，這些鬥爭迫使各個地方政府在救濟問題上作了某些讓步，並且使得失業保險成為一個活生生的問題而終於變成了全國的法律。在這些鬥爭與壓迫的時期，蒂姆·布克和其他幾個共產党領袖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以主張強力與暴力並以革命手段推翻政府的虛構罪名被送往金斯敦威化所監禁五年。加拿大共產党被宣佈為非法；參加共產党或支持它的行動就會受到兩年至二十年監禁的處罰。党處於非法狀態一直到一九三六年的六月，那時，宣佈共產党為非法的法律在羣眾壓力之下被撤銷了。

由共产党領導的失業工人在危机的年代所進行的偉大的羣众鬥爭，是給不久在美國和加拿大發生的巨大的政治變動作了準備的重大因素。这样，在一九三二年的选举中，美國人民擯棄了反動的胡佛而以压倒的多數选举了罗斯福。在加拿大，於一九三〇年八月，加拿大的人民因为除此以外再也沒有更好的办法，就踢開了首相麥根西·金而选举了貝納特，貝納特滿口是騙人的諾言，宣稱他將“打開一條到世界市場去的路”。在這兩個國家裏，都有了相當時期的“新政”。關於“新政”，我們將有更詳細的敘述。

拉丁美洲的鬥爭

在拉丁美洲，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經濟危机對於工人的打擊甚至比在加拿大和美國還要厲害些。工業是崩潰了，而很多國家不能償付美國的借款。失業人數从百分之五十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五。拉丁美洲各國的工人和農民，原來就过着貧困的生活，而不論政府或雇主都不給予任何救濟，因此他們就陷入了極度窮困的境地。結果是在很多南美國家裏發生了大規模的政治鬥爭。這些鬥爭採取了比加拿大和美國的運動更為尖銳的方式，它們是行將來到的更大的鬥爭的先聲。整個局勢是蘊藏着革命的潛在力的。

阿根廷因为世界經濟危机而支持不住了。工人們進行反攻，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很多次重要的鬥爭，其中有聖佛蘭西斯科和羅薩利俄的大罷工。那時主持政府的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八十高齡的伊波里特·伊里戈延。在反動派的重大压力之下，他的政府不僅沒有給飢餓的工人以救濟，反而採取暴力鎮壓工人的鬥爭。因此，他失去了工人的支持。“第二屆伊里戈延政府的威信受了很大的損害而且很陷於孤立，只有小部分的人民是傾向於擁護他的。”^⑫ 强

大的反動勢力乘機利用了這種局勢，一九三〇年九月，約斯·烏利布羅——一個保守派——攫取了政府。他作了很多漂亮的進行改革的諾言，但是他變成了一個反動的獨裁者。他的政權是一個多事之秋的政治。

共產黨領導着羣眾

在巴西，經濟危機也產生了嚴重的政治後果。在危機發生以前的幾年中，該國就已經處於騷動狀態。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四年，發生過並未成功的反對反動政府的革命；在這些鬥爭的時期中，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以一個戰鬥的領袖而出現。他的有名的長征也是從這一次革命中發展起來的。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危機使巴西受到沉重的打擊而大大地增加了羣眾的不滿情緒。罷工的次數增加了好幾倍。這種騷亂到一九三〇年達到了頂點。蓋都里奧·瓦加斯在選舉中失敗以後，附和共產黨的民主的、反帝國主義的口號而攫取了政權。他提出給共產黨領袖普列斯特斯做陸軍部部長，但是後者拒絕了。瓦加斯是大畜牧主的一個代表，他反對那些以前控制政府的咖啡園主，迅速地把反叛的羣眾鎮壓下去而成為一個半法西斯的獨裁者。

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經濟大危機時期，智利也是一個政治鬥爭激烈的場所。約有百分之六十的礦工失業；建築業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輸出跌落到只及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十二。發生了很多次罷工，在一九三一年，艦隊的士兵也起來革命。卡爾洛斯·伊巴涅斯的反動政府不能滿足人民的迫切要求。面臨着一九三一年沸騰般的擾攘不安，伊巴涅斯辭職而逃往國外。幾個月之後，在一九三二年六月，自由黨的黨員卡爾洛斯·達維拉領導了

一次革命而攫取了總統的位置。八天之後，他也辭了職而放棄了他所謂的“社会主义”政府。馬尔馬杜克·格魯夫上校——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於是起而代之，但是在三个月之後，他也被反動的阿尔都洛·墨里諾·柏尼德茲上校所推翻。最後，在一九三四年，一个自由党人，阿土罗·阿莱山德里做了總統；由於工業的上升，那時的局勢暫時平靜了下來。在所有這些羣众鬥爭中，智利共產党都是中堅的力量。

古巴，由於它的巨大的製糖工業的崩潰，在經濟大危机的時期，也是激烈鬥爭的場所。那血腥的独裁者——馬查多將軍（他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改良者而当选的）自一九二五年以來就是該國的總統。馬查多照例企圖把人民反对災難的經濟局勢的抗議沉溺在血泊之中。但是这一次他却無能为力了。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在共產党所領導的一次大規模的總罷工以後，他被迫从古巴逃亡。羣众運動使人民獲得了很多重要的政治上的收穫。这是一次很強固的勝利，它的後果至今在古巴還看得出來。

在其他各个拉丁美洲國家，在这次經濟危机中，也有很尖銳的鬥爭。在秘魯，在殘破的經濟形勢的基礎之上，聖哲士·賽洛上校——一个反動派，在一九三〇年八月攫取了政权。但是羣众的不滿情緒高漲，因此在一九三一年的选举中，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得到了顯著的勝利；可是它的領袖海耶·德·拉·陶瑞缺乏政治上的主動性而沒有从賽洛的手裏把總統的位置接過來。在墨西哥，經濟危机促成了一系列的罷工，一般地加速了後來在卡德納斯統治之下的革命鬥爭的速度。在哥倫比亞，農業工人举行了激烈的罷工。也就在这个時期內，聖第諾在尼加拉瓜領導了英勇的鬥爭。在其他幾個中美洲國家，特別是在一九三二年的薩尔瓦多，也發生了

羣眾的起義，這些起義被專制政府血腥地鎮壓了下去。

在所有這些拉丁美洲的鬥爭中，各個年輕的共產黨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它們到處領導飢餓和憤怒的工人、學生和農民羣眾——甚至比在加拿大和美國還要領導得強。各個社會民主黨都破產了。在很多這些鬥爭中，羣眾獲得了重要的讓步，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以後的一章中加以敘述。但是人民還是沒有好好地組織起來，從而不能夠對封建地主、大資本家以及外國帝國主義者予以真正殲滅性的革命的打擊。因此，這個反對危機的災難的偉大運動在很多國家中，像以前很多次的情況一樣，大部分被那些對人民滿口諾言而毫不實行的花言巧語的大頭兒們所挫折了。在古巴，一九三三年時，人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實現當時情勢下的革命可能性。

世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同時，正當這些巨大的階級鬥爭，由於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破壞性的世界經濟危機的結果而像狂飈一樣地從西半球的一端吹到另一端的時候，兇險的法西斯主義運動在歐洲有了很大的進展。這是資本主義衰落的又一個徵象。雖然這個運動的根苗，在企圖推翻俄國革命和鎮壓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及其他地方的革命起義中已經可以看到，它是在意大利才最清楚地表現出來。一九二〇年十月，意大利的資本主義發現它自己處於極危急的境地。該國在經濟上受到了戰爭的破壞，而戰鬥的工人，在佔領了千百所工廠並掛上紅旗的情況之下，準備把國家接收過去而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但是在这个緊要關頭，意大利的社會民主黨人，像他們的机会主義者兄弟幾年以前在德國所做的一樣，拒絕把革命進

行到底。他們为了少數細微的改革而“了結”（出賣）了。因此，工人們完全涣散了。在这危急的情况下，墨索里尼——一个叛变的社会民主党人，用他新組織起來的法西斯棍徒們幹了起來。在雇主和政府的支持之下，这些惡棍們嚴重地削弱了工人的組織，而墨索里尼就於十月二十二日攫取了政府。意大利成了第一个法西斯國家。

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帝國主义者對於他們的社会制度所陷入的革命危机的一种絕望的答覆。季米特洛夫解釋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資本中最反動、最沙文主义以及最帝國主义的分子的公開的、恐怖的独裁”^⑭。一得到了政权，墨索里尼的棍徒們——反動的大實業界和保皇党的走狗們就進而破坏工人和農民的工会、合作社、文化团体和政党。他們把議會民主的一切表面的东西都一扫而光。他們的伪知識分子製造出了由“社会精華”（意即資本家）統治的反民主的理論。他們頌揚战争而成为最狂妄的民族主义者。

歐洲其他國家的大資本家，被战後的危机嚇得驚惶失措，就好像鴨子向水一样地走向法西斯主义。他們为了他們那大大動搖了的資本主义体系（这体系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國革命如此沉重的打擊）而發抖，而工人階級的觉醒和反抗更增加了他們的驚惶。當他們的体系又受到一九二九年經濟大危机的狠狠打擊時，他們就更加趨向於法西斯主义了。

在意大利之後，蔓延着的法西斯主义於一九三三年在德國獲得了第二次大勝利。該國被世界經濟危机搞得支离破碎。有一半工人失業；比較貧苦的農民陷於破產；小商人和手工業者面臨着毀滅。房主收不到租金。銀行破了產^⑮。工人們的革命情緒高漲。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又一次阻碍了革命，像他們在一九一八年的德

國和一九二〇年的意大利所做的一樣。他們拒絕和共產黨人建立統一戰綫來跟過去幾年中已迅速形成納粹運動的希特勒作殊死的鬥爭。反而和那在想像中被看成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反動將軍興登堡聯合起來。但是這位兩面派上任不久，就委任希特勒為他的總理。那些大資本家和他們的社會民主黨工具就這樣把德國這個大工業國交給了納粹法西斯主義。希特勒於是進而鞏固他的地位，清除了一切人民在工業上的、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民主組織和機構，甚至比墨索里尼所做的還要來得激烈。

德國納粹的勝利大大地推進了全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各地資本主義的反猶太分子、反蘇分子、戰爭販子以及叫囂的帝國主義者都活躍起來了。他們希望用法西斯主義來拯救衰落的資本主義。不久，一連串的國家都走向了反動：除了德國和意大利以外，還有波蘭、匈牙利、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保加利亞、希臘、羅馬尼亞、土耳其、南斯拉夫、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都成了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的國家。日本也終於成為本質上是法西斯的國家。而歐洲和世界其他各國的資本家隊伍裏也充滿了法西斯的觀念和政策。那擁有大約三億人口的法西斯和半法西斯國家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締結了所謂反共公約。他們抱着發動悲慘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征服全世界的企圖而邁步前進了。

梵蒂岡也參預了這一個恐怖的進軍。它倒向了法西斯的極權主義。教皇庇護第十一於一九二九年聲稱：“墨索里尼是上天所賜的，他是一個擺脫了自由主義的政治偏見的人物。”^⑤天主教教會只要求法西斯主義收容它在反動的事業中作一個完全的伙伴。德國的天主教主教們在一九三六年宣稱：“我們的領袖——希特勒，在上帝的保佑之下，將在異常艱巨的工作中獲得勝利。”後來在一

九四五年，教皇庇護第十二用着同样的調子宣稱：“佛朗哥是教廷的愛子，是最被愛戴的國家元首。”^⑩

美洲的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的威脅像瘟疫一樣在歐洲十多個國家蔓延開來，在希特勒奪取了德國以後不久，它也在美洲很多國家出現了。作為它們稱霸全世界的總計劃的一部分，軸心國家開始進行了一個猛烈的運動來攫取西半球。希特勒宣稱他要把巴西變成一個新的德國，而墨索里尼的主要的新聞喉舌維基尼奧·蓋達則說，“巴拿馬運河是法西斯主義的邊界。”所有歐洲法西斯國家設在拉丁美洲的領事館都變成了積極的宣傳中心。德國、日本和意大利都把對這些國家的貿易增加了一倍。特別是德國建築了一個巨大的航空網。西班牙帶着它的“重建西班牙帝國”的反動口號參加了軸心國家的活動。天主教會到處給予支持，希望藉此恢復它在拉丁美洲日愈沒落的命運。

成為這些法西斯活動的一般基礎的是，大量的歐洲法西斯國家的少數民族——在巴西有八十萬德國人^⑪；在阿根廷、烏拉圭以及巴西南部有三百萬意大利語的居民；在秘魯、玻利維亞、巴拉圭和巴西有四十萬日本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前的殖民地約有四百萬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因此，在拉丁美洲各個國家，湧現了一系列的法西斯組織——長槍會、民族主義行動黨、納粹主義黨、整體黨、西納基斯黨、軍團，以及無奇不有的組織，這些都是力量強大而且日益增長的第五縱隊。

但是希特勒遠遠超過了蓋達所規定的界限，他並不在巴拿馬運河停止下來。他的爪牙們也忙於在加拿大和美國進行活動。在

這兩個國家裏，大批外來移民中的反動集團提供了主要的羣眾基礎。因此，在戰前的年代中，廣泛的法西斯組織——德美同盟會、意大利子弟會以及在德國人、意大利人、波蘭人、俄羅斯人、希臘人及其他各個少數民族中的一大批其他團體，或者是新建立起來或者是從舊有的民族主義的組織中發展出來了。

這些外來移民的法西斯團體固然十分危險，但是本地人的法西斯組織和傾向卻遠更危險，它們是整個法西斯運動的主要分支。在整個西半球都是這樣。於是那些舊式的獨裁者發覺這些法西斯主義所特有的東西——新式的打手隊、一人統治、狂熱的民族主義、反民主主義、宗教的神秘主義，以及對於印第安人、黑人、猶太人及出生外國的人的一般的鄙視，對於拉丁美洲是很合適的。在巴西，獨裁者瓦加斯於一九三七年按照墨索里尼的標本成立了“組合國家”^{*⑧}。這是根本把大頭兒們的傳統做法放棄了，因為那些大頭兒們以前至少總是在口頭上大叫民主政治的。一九三八年，巴西的整體黨企圖用武裝叛亂來推翻瓦加斯而建立一個徹頭徹尾的法西斯政權。

在智利，新法西斯伊巴涅斯企圖推翻現有的民主政府，但是沒有成功。在玻利維亞，早在一九二九年，獨裁者布希將軍也起而按照納粹的極權方式來改造該國政府。在法語區域的加拿大——魁北克省（那裏的大地主和壟斷資本家，在天主教會支持之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杜普萊西斯政府是公開的法西斯政府^⑨。阿根廷是美洲第一個組織起反對工會的打手隊的國家，有着八個大隊穿制服的法西斯暴徒，烏利勃羅反動派給後來的法西斯獨裁者

* 墨索里尼在“組合國家”的煙幕之下，鼓吹階級合作，實行法西斯獨裁，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而殘酷地剝削工人和農民。——譯者

庇隆准备好了道路。在墨西哥，極端反動的賽第洛將軍，在法西斯党徒的支持之下，企圖以武力推翻墨西哥民主政治，但是失败了。在中美洲也是一样，那些不断起來的專制寡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開始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縮影一样地称王称霸。在秘魯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的偏袒印第安人的極端民族主义裏面也顯然含有法西斯主义的臭味在內。

在美國，本地人的法西斯組織在这个時期裏也为數众多、强大而兇惡。灰·朗用他那騙人的“均富”运动，掌握了路易西安那州，並在整個南部拥有大量的信徒²⁰。天主教神父查理·柯林用他那“社会正义”的方案每星期在無線电廣播中，向一千万至六千万的听众（据各方面估計）狂言乱語²¹。黑色軍团——在汽車製造業地區的一帮以暗殺为業的無賴——拥有很多的徒众²²。三K党重新在南部伸張它的势力；而一連串其他的本地人法西斯团体像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了。这个大規模的羣众性的法西斯运动，向羣众作出天花乱墜的騙人的諾言，惡毒地進攻黑人、猶太人、天主教徒、外國出生的人、工会，並且不用說，首先是对共產党人進行惡毒的攻擊。

这个法西斯的巨大發展最危險的一面，就是大实業界分子因为完全被經濟危机嚇坏了，所以有同样的法西斯傾向。這一點是以很多方式表現出來的。赫斯特系的大報紙只是出版法西斯觀點的日報、週刊、月刊的大出版社的較为彰明昭著的一个例子而已。一九三六年，为了防止罗斯福總統重新当选，杜邦家族發動組織美國自由同盟，以亞尔·史密斯为先鋒²³。美國國內各个法西斯集团都團結在这个充滿着反動精神的組織的周圍。一九四〇年九月由蒙特哥美利保衛团的首領罗伯特·烏德和一羣大实業家所發起的

美國第一委員會則在它的綱領與贊助人方面甚至還要法西斯主義化一些^①。查理·林白——摩根的走狗——是它的最活躍的代理人之一。惡名昭彰地為大實業所控制的美國軍團也是兇狠的反動勢力的一根支柱，很多它的領袖公然擁護墨索里尼而與各個法西斯集團保有聯繫。在美國國會內部，反動勢力這樣強大，以致設立了眾院非美活動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相繼在臭名遠揚的哈彌爾頓·費希、馬丁·達愛斯和巴耐爾·湯姆斯的領導之下，厚顏無耻地鼓勵和培植了美國各種法西斯集團和傾向。

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與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的幾年中，美國和加拿大跟拉丁美洲各國一樣，受到了嚴重而危險的法西斯反動勢力的威脅。所有西半球的國家都充滿着不計其數的法西斯的什麼“衫”隊——黑衫、棕衫、綠衫、灰衫、卡嘍衫、藍衫、金衫、銀衫和白衫。這些團體在被世界經濟大危機的破壞弄得驚魂未定的人民羣眾中間進行邪惡而騙人的煽動。像我們所已講到的，在拉丁美洲某些場合，法西斯們確已強大到能夠進行武裝暴動並促成了法西斯政府的建立。這一個成為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軸心的險惡的第五縱隊的巨大的法西斯運動，對於美洲各國人民所有的民主自由是一種可怕的內部威脅。但是，我們將會看到，這些國家的人民卻對這一法西斯威脅給予了有效的回答。

①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胡佛的演說。

② 美國勞工研究會編：“勞工實況”，第二輯，紐約一九三四年版，第二五頁。

③ 巴尼斯著：“美國人民的財富”，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六八〇頁。

④ 同上書，第六八五、六八二頁。

⑤ 勞工研究會編：“勞工實況”，第二輯，紐約一九三四年版，第八一頁。

- ⑥ 苏尔、埃佛朗和內斯合著：“未來世界中的拉丁美洲”，紐約一九四五年版，第一〇八頁。
- ⑦ 荷尔姆斯著：“拉丁美洲：傳奇中的樂土”，第四〇頁。
- ⑧ 約翰·伊頓著：“政治經濟學”，第一九九——二〇〇頁。
- ⑨ 佛蘭茲·紐曼著：“巨獸”，紐約一九四二年版，第三〇頁。
- ⑩ “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苏联外國文書局出版局一九四八年版，第三六九——三七〇頁。
- ⑪ 史密斯著：“我的一生”，多倫多一九四九年版，第二〇〇頁上的引文。
- ⑫ “阿根廷共產党史”，西班牙文版，第六九頁。
- ⑬ 季米特洛夫著：“論統一戰綫”，紐約一九三八年版，第一〇頁。
- ⑭ 紐曼著：“巨獸”，第三〇頁。
- ⑮ 卡斯特蘭諾文章上的引文，載一九四九年八月号“基礎”。
- ⑯ 同上。
- ⑰ 根室著：“拉丁美洲內幕”，第三八六頁。
- ⑱ 參看洛溫斯坦著：“瓦加斯統治下的巴西”，紐約一九四二年版。
- ⑲ 賴尔遜著：“法蘭西族加拿大”，第一七六頁。
- ⑳ 參見伽林著：“灰·朗的眞面目”，紐約一九三五年英文版。
- ㉑ 參見麥吉爾著：“柯林神父的眞面目”，一九三五年英文版。
- ㉒ 參見喬治·摩里斯著：“黑色軍團的活動”，紐約一九三六年英文版。
- ㉓ 參見胡欽斯著：“自由同盟的眞相”，一九三六年英文版。
- ㉔ 參見斯比瓦克著：“揭穿美國第一委員會”，載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新羣衆”。

第二十六章

人民陣綫、新政和睦鄰政策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如此迅速發展的世界法西斯運動，對於人民的民主自由、對於他們的工人團體、生活水準、文化、民族獨立以至他們的生命本身都是一個嚴重的威脅。標誌着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破產的法西斯主義是日益深刻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另一個重大的表現，它使人類文明有毀滅的危險。

西方民主國家的資本家政府既沒有也不想領導制止這種危害民主與和平的法西斯威脅。這有兩個基本原因：第一，這些國家的統治的資產階級自己就相信，資本主義可以因戰爭和法西斯主義而得救；而其次，他們希望，希特勒顯然在部署的戰爭將指向東方，去反對他們所痛恨的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個國家是他們從它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成立的時候起就企圖加以毀滅的。

在人類文明由於法西斯主義的進展而陷於深重危機的時候，而資本家民主政府和它們的右翼社會民主黨走狗們又根本不打算去擊退這個運動的情況之下，全世界的共產主義力量給苦惱的人類領向了一條出路。在三十年代的中葉，由於五年計劃的輝煌成功而力量大增的蘇聯，跨進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而號召各地的民主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兇惡威脅。在國際聯盟內，蘇聯政府通過李維諾夫* 一再建議成立一個民主國家的國際和平陣綫來制止軸心國家的戰爭準備。這個歷史性的建議如果當時被採納

了，就可以在法西斯主义真正开始活动以前就把它抑制下去，并且可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类大屠杀。日益上升的社会主义在人类前所未见的最严重的危机中出来领导人类，因此就证明了它比之衰亡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同时，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建议成立人民阵线和反法西斯的政府。这一个有名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七次大会上制定的。这些拟议中的人民阵线政府应以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工会、农民团体以及其他一切愿意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民主团体所结成的反法西斯联盟为基础。很多国家的群众迅速地响应了这个共产党人对于世界政治的领导。在西班牙，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选举出来一个人民阵线政府。同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国也选出了一个人民阵线政府，二国当时都面临着强大的法西斯力量的暴力。在其他各个欧洲国家，壮大的人民的民主运动也发展起来。不论在国际或一国的范围内，人民阵线都显然提供了摧毁法西斯主义和维持世界和平的方法。群众普遍地接受了人民阵线。

可是，西方民主国家的资本家政府拒绝响应苏联主张建立国际和平阵线的号召。恰恰相反，它们本身也沾染着法西斯主义，它们谄媚地拒绝了苏联所提出的普遍裁军的建议，并进而“绥靖”希特勒。虽然拥有远为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它们却容许希特勒重佔鲁尔区并且进犯奥地利；它们允许墨索里尼征服埃塞俄比亚；它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并没有采取步骤加以制止；正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军队把西班牙共和国的民主政府打得粉碎的时候，它

* 李维诺夫是当时苏联的外交人民委员长，苏联出席国际联盟的代表。——译者

們却袖手旁觀，甚至拒絕出售軍火給西班牙共和國*；而最後，在一九三八年九月的醜惡的慕尼黑會議上，它們更以出賣捷克斯洛伐克而完成了它們的致命的綏靖政策。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希特勒進犯波蘭而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爆發的時候，這是西方民主國家整個親法西斯路綫所不可避免地產生的結果。它們的綏靖政策使法西斯蒂的野獸壯大起來而終於撲到了它們頭上。

羅斯福總統是一個獲得美國廣大民主羣眾擁戴的自由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他的政策是以擊退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對於美帝國主義的世界利益的威脅為基礎的。可是，他自己的資本主義的思想和利益以及政府內外的國內反動勢力太強大，以致他的政府在緊要關頭的戰前年代，不能採取一個真正的反法西斯的政策。因為美國的大資產階級，像它的歐洲弟兄一樣，無疑地是想建立一個法西斯的世界的。固然，羅斯福發表了很多响亮的反法西斯的演說。他建議“隔絕侵略者”，他號召美國把自己武裝起來以反對日益增長的法西斯威脅；但是在他戰前的外交政策中，他卻沒有採取實實在在的對法法西斯的行動。他拒絕了，因此也就扼死了蘇聯主張建立國際和平陣綫的緊急呼籲；他向慕尼黑分子屈服；他支持那臭名遠揚的對於奮戰中的西班牙共和國有致命作用的“中立”政策；他進行了利用芬蘭反動分子去進攻蘇聯的計劃；而且，幾乎直到珍珠港事變**的前夜，他還准許運送廢鐵給日本以供它進行侵華戰爭。

* 反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戰爭是以佛朗哥將軍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在摩洛哥領導法西斯暴動而開始的，它延續到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馬德里陷落時才停止。

** 珍珠港事變，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對美國在檀香山的海軍港珍珠港的襲擊。——譯者

拉丁美洲的人民陣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發生以前的年代中，遍及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鬥爭的浪潮席捲了整个西半球。在好幾個拉丁美洲國家，廣大的人民羣众支持共產党的建立人民陣綫反对法西斯危險的政策。像歐洲各國人民一样，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鬥爭中，为了保衛他們那虽少却很珍贵的民主自由而進行了鬥爭。在第二次大战以前的五年中，巨大的人民陣綫鬥爭是制止法西斯主义在这些國家蔓延、以及後來取得人民支持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这戰爭那時已在醞釀了)的一个決定因素。

在智利，在这些战前的日子裏，人民陣綫的政策獲得了拉丁美洲方面最重要的勝利。像我們所已講过的，在幾年以前的世界經濟危机中，智利陷入了最嚴重的境地。工人們挨着餓而法西斯運動一天天變得更加危險。一九三二年自由主义者阿土罗·阿萊山德里之当选稍稍緩和了政治局勢；但是在他任總統的期間，法西斯一再企圖推翻他的脆弱的政府，而阿萊山德里自己也就愈來愈向右轉了。在这种危急情况之下，智利共產党於一九三四年建議各民主党派成立人民統一陣綫以抵抗反動勢力的威脅。起初，这个呼籲沒有被重視，但在一九三八年，由於局勢十分危險，激進黨人、社会党人以及共產党人終於在一个要求進行迫切改革的共同政綱之下一塊兒參加那一年的选举。各党联合的选票在选举中獲勝——賽尔達獲得二二〇、八九二票，而罗斯獲得二一三、〇〇〇票*。賽尔達当选为總統，智利就在西半球建立了第一个人民陣綫政府。

* 在一个有五百万以上人民的國家，选票數目这样少，是由於大部分工人和農民都沒有选举权。

無疑地，在緊要關头的战前年代，这个民主政府使智利沒有落入法西斯之手。

在这个時期內，巴西的民主羣众，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陣綫鬥爭中也起了有力的作用。該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所处的局勢是極端危險的。瓦加斯政府已經是半法西斯的了，而兇暴的整体党还在進行鬥爭要把它完全推到法西斯主义去。經濟的情况十分惡劣。在这样的局勢之下，一九三五年，在共產党人的領導之下，成立了以普列斯特斯为首的全國自由同盟。这个同盟是共產党人、社会党人、学生、工会運動者、自由職業者以及其他民主团体所結成的廣泛的統一戰綫。它的政綱要求解散法西斯組織，外資企業收歸國有，制定各种進步的勞動法以及進行各种社会改革。同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在这个廣泛的運動中，覺醒了的工人建立了新的全國性的工会中心，發生了很多次的罷工，並且軍隊中的重要部分也都投向了人民陣綫運動。可是一九三六年瓦加斯總統發動了內战來打擊这个人民運動。在激烈的鬥爭中，死亡了好幾百人，工人們把大部分地區佔領了好幾天。經過猛烈的战争之後，瓦加斯暫時压制了同盟。數以千計的人被捕而受酷刑，普列斯特斯被判十六年徒刑，而後來在这野蛮的刑罰上又加上三十年。巴西政府更深地陷入了法西斯主义。

在阿根廷，也進行了在战前年代所特有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綫的鬥爭。經濟狀況之惡劣和法西斯主义之滋長喚起了爭取成立人民陣綫政府的深刻的羣众運動。正如納夫脫於一九三七年所敘述的，“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选举之前，主要由於共產党人的努力，才多少建立起各反法西斯党派的統一戰綫。”^①可是，右翼社会党人，不願廣大人民要求反法西斯联合行動的情緒，不久就破坏了这个正

在發展的聯合。他們在一九三八年的選舉中獨自參加投票。雖然那時候他們擁有眾多的羣眾，這一行動使得保守派的候選人奧爾第斯施展欺騙手段，公佈了假的票數（一、〇九四、〇〇〇票對八一五、〇〇〇票）而贏得了選舉。社會黨由於它的領袖們這一次的叛賣而分裂了。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日益迫近時，阿根廷反動勢力就進一步把自己鞏固起來。

在這些大戰爆發以前的年代中，古巴也是發生重要的人民陣綫鬥爭的場所。由於馬查多在一九三三年的巨大鬥爭中倒了台，反動勢力遭到了重大的失敗，但是它並沒有被打垮。在以後的幾年中，直到戰爭爆發時為止，長槍會和其他的法西斯及極端反動的組織與力量一直企圖摧毀古巴的民主政治。它們得到美國和加拿大的糖業和銀行資本以及教會和其他國內反動勢力的有力支持。但是古巴共產黨經常依靠工人和人民的民主團結，它成為一支制止反動派進攻的主要力量。在這一時期的很多次勝利的罷工和政治鬥爭中，古巴共產黨打下了基礎，這基礎使它在後來的幾年中成為整個西半球最強大的（按比例來說）共產黨。共產黨人馬里內略和加羅斯·洛德利古茲在傾向自由主義的巴蒂斯塔政府中當了不管部部長。

在墨西哥，人民陣綫運動特別表現在強大的民主力量對於卡德納斯總統的支持。在這一發展中，共產黨是主要的因素。因此，在一九三四至一九四〇年的卡德納斯政權時期，墨西哥人民的鬥爭達到了革命初期以來最高的程度並獲得了最大的成就，這並不是偶然的。這是最大規模分配土地的時期，並且也是把油田和鐵路收歸國有的時期。這正是西半球廣泛的、戰前遍世界的、反法西斯主義人民統一戰綫鬥爭的時期。

在拉丁美洲很多其他國家，反戰、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綫鬥爭也發展了起來。例如，在哥倫比亞，其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致在一九三六年的五一節，共產黨的總書記維依拉和自由主義者的羅貝茲總統在同一个檢閱台上檢閱工人的示威遊行。在秘魯，在這一個時期，共產黨人也和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結成了一個時期的統一戰綫，可是右翼分子德·拉·陶瑞終於想辦法破壞了這共同行動。在委內瑞拉、尼加拉瓜、烏拉圭、哥斯達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國以及其他的國家，也都有人民陣綫的運動，這些運動也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這一時期反法西斯鬥爭的一個主要方面是，羣眾支持西班牙共和國抵抗法西斯的進攻。像歐洲的共產黨人一樣，美洲的共產黨人也出力運送大批人員給在西班牙作戰的國際縱隊。美國送去了三千名志願軍，加拿大送去一千二百。這些戰士的死亡率是很高的，美國人之中有一千八百人以上陣亡，而一半的加拿大志願軍也在西班牙犧牲了。

美國的新政

在經濟上說來，新政是羅斯福政府的一種企圖，想藉此把美國從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經濟大危機中挽救出來。它和戰前的反法西斯鬥爭也有直接的關係。當佛蘭克林·羅斯福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以美國政治史上最大的多數戰勝了赫伯特·胡佛而當選，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就任總統的時候，美國是處於混亂的狀態中，像我們所已經看到的——銀行關門、工廠停歇、農民破產而工人失業的約有一千七百萬。在工人、農民、中產階級以及小工商業者的重大的羣眾壓力之下，羅斯福在他的經濟專家們的“智囊團”的幫

助之下，迅速地向國會提出了一大堆補救的法案。國會議員們當時是這樣驚惶，因而他們匆促地把羅斯福的法案通過成為法律，而且通過得這樣迅速，以致這些立法者幾乎沒有足夠的時間來閱讀這些法案，更不要說加以了解了。國會從來沒有表現過這樣驚人的速度。

在戰前新政時期這樣急忙通過的重要法律中有格拉斯—斯地加爾法、銀行法、可靠證券法、證券交易法、房屋所有主資助法、田納西水電管理處法、農村電氣化法、農村復興法、城市房屋計劃、農村經濟調整法案、產業復興法案、聯邦緊急救濟法、國家勞工關係法以及其他各種法案。羅斯福用行政的命令建立了一系列的機關來執行這雄心勃勃的計劃。為了實行新政需要經費，政府在戰前的年代中實行了赤字財政的辦法而使國債增加了一百六十億美元左右。

簡單說來，這一大堆的立法所要達到的具體的經濟目的是這一些：（甲）重建變得紊亂的金融—銀行制度；（乙）以巨額的借款和津貼來挽救危殆的工商業；（丙）刺激私人資本家的投資；（丁）實行通貨膨脹以提高降低了的物價；（戊）用縮小耕種面積和毀滅作物的辦法來克服農業生產品的過剩；（己）保護農田和住宅所有者以防抵押押死；（庚）用公共工程來增加就業並刺激羣眾的購買力；（辛）對飢餓的失業工人給以最低限度的救濟。按照瓦爾加所說，在這些措施的後面，“新政的目的最主要的是在於防止農民和工人採取革命的羣眾行動。”^②

在新政的計劃裏面並沒有什麼社會主義或革命的東西。大資本家依然完全控制着國家的銀行、工業和運輸系統。對於資本家掠奪工人們的勞動成果的神聖權利也絲毫沒有加以干涉。整個新政的中心目的是加強資本主義，羅斯福正是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

堅決的信徒。他的目的是在發生經濟危機的時期刺激資本主義體系的正常的恢復過程，並且，如果可能的話，防止工業崩潰的再起。為了達到這目的而採用的總的辦法是加強國家資本主義。整個的方案是和著名的英國經濟專家約翰·凱因斯的意見相符合的。

羅斯福的新政在美國歷史上是一種十分新的東西。以前，在過去很多次週期性的危機中，不管政府有政策或沒有政策，都是袖手旁觀而一任經濟的颶風自己吹過去。這就是說，經過了或長或短的工業停閉和羣眾的嚴重痛苦以後，生產過剩所產生的貨物積壓現象，最後會由於生產力的癱瘓，過剩商品的浪費、毀壞和消費掉以及新市場的擴大而告克服。逐漸恢復的資本主義體系，於是就走向第二個破產的經濟週期。

但是這一次的情況不是那樣。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週期性大危機是發生在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範圍之內，它來勢太猛而資本主義的恢復力又太弱，因此不能像以往那樣恢復起來。因此政府必須用它的刺激工業的計劃插進手來，這樣一種發展明顯地表示出了資本主義體系的根本病態。

到了一九三三年年初，工業和農業無疑地已經渡過了危機的高峯而多少走向（雖然是微弱地）恢復了。羅斯福注射到貧血的經濟制度中去的百十億美元的大量輸血也只是稍為加強這一趨勢。在一九三四年，工業和農業開始顯著地表現出了恢復的徵象，在那一年的年尾，工業生產比之一九三二年的最低點大約高出百分之十五，但比之一九二九年的平均數仍然低百分之二十。可是斯大林所說的“特種蕭條”却頑強地延長下去。“非農業的生產——就是，工業生產、採礦業、建築業、運輸業以及電氣和煤氣公用事業的生產總量，雖然總的可用的勞動力增加了六百萬人以上，並且國家

的人口也有大量的增加，却在一九三九年还比一九二九年低百分之五。工业能力中未加利用的比率从一九二九年总能力的百分之十九增加到了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三以上。根据官方的计算，在那一年，失业人数平均为九百五十万人。”^③

凯恩斯式的新政试验显然没有能够克服拖延时日的、严重的经济萧条。当一九三七年一个新的周期性危机开始的时候，这就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罗斯福在反动派的纠缠之下，把失业救济费从一九三六年平均每月二亿七千八百万美元削减到一九三七年平均每月九千六百万美元，因此把事情弄得更糟。情况又坏起来，经济的下降甚至比一九二九年还要急剧。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全靠一九三九年秋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的工业才又兴盛起来。用了千百万死在战场上的人的血才把生产的轮子再转动起来——这是表示美国工业的病态和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的寄生性的一个悲剧性的例子。

在加拿大，“新政”一开始就搞坏了。反动的总理贝纳特，虽然反对一切对于群众进行有组织的救济，却在一九三四年，在失业工人的群众压力之下，突然改变了他的政治路线而提出了他自己的一整套新政方案。克雷顿说，一九三四和一九三五年议会开会时，“通过了一长串的社会安全法律、劳动条例以及经济管制措施”^④。可是，贝纳特先生的保守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选举中被麦根西·金的自由党所击败，而他新政法令中有五个后来被宣布为违反宪法，这五个法令包括最低工资法、工作时间限制法、工业企业中每週休息法、失业与社会保险法以及国产品市场法。贝纳特的失败表明加拿大人民断然摈斥了那在人民受饥挨饿的时候却厚颜无耻地保护大资本的人和党。

不过，麥根西·金政府在其後的十年中也不得不採取了它自己的一整套“新政”措施藉以支撐搖搖欲墜的加拿大資本主義制度，這些“新政”措施包括草原農場復興法（一九三五年）、加拿大小麥管理局法（一九三五年）、失業保險法（一九四〇年）、家庭補助法（一九四四年）、農產品價格維持法（一九四四年）、全國住屋建築法（一九四四年）、工業發展銀行法（一九四四年）以及其他很多法案^⑤。從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九年，由聯邦、省、市三級政府發給失業工人最低限度的救濟費，各級各發三分之一。加拿大的工人甚至比美國的工人還不如，他們不得不在長期的危機中以及接踵而來的“特種蕭條”中受着飢餓，一直到戰爭的豐富的鮮血（這是資本主義牟利者們所必需的糧食）像在美國一樣地使加拿大的工業重新動作起來為止。

新政和法西斯主義

德國的壟斷資本家，以希特勒為他們的政治代理人，成功地利用了經濟大危機而在該國建立了法西斯主義。他們相信，他們用法西斯主義可以經由擴充軍備來緩和羣眾失業對他們的可怕威脅，可以摧毀工人的工會、合作社和政黨，可以取消議會政府和人民權利，可以加強對工人的剝削而大大地增加他們自己的利潤，可以打擊小工商業而使之無法生存，可以從頭到腳地使德國軍事化，可以毀滅他們的帝國主義勁敵，而最後可以使德國的大資本家成為世界的主人。美國很多反動分子和法西斯黨徒，被希特勒的暫時的勝利所眩惑，竭力逼使美國走同樣的道路，採取法西斯的跳出危機的辦法。特別是希特勒在羅斯福於一九三三年三月第一次就任總統的前一個月又四天攫取了德國以後，這些有法西斯思想的

傢伙提出了各种乱七八糟的方案而發動了一个積極的運動來達到这个目的。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進行这种宣傳鼓動的有全國製造商协会、赫斯特系報紙及其他反動報刊、灰·朗運動、柯林基督陣綫、非美活動委員會、美國軍团、自由同盟、美國第一委員會以及其他許多全國性的極端反動的和法西斯的組織^⑥。这一廣泛的宣傳鼓動的主要政治目的(常常是暗示出來而不是明確表達出來)是在美國建立法西斯主义。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一年这一段時期是反動派橫施暴力的時期。成为这些活動的主要目标的黑人被無恥地蹂躪和迫害。僅僅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就有十六个黑人被私刑处死。在这兩年中,有四十二个工人在罢工中被打死,有一万八千人被監禁,並且有三十九次派軍隊鎮压罢工工人^⑦。在全國各地,失業工人被毆打与拘捕。外來移民的工人被迫害並且被驅逐出境。

在所有这些反動的煽動和暴力後面,某些有力的实業界分子斷然地計劃在美國建立法西斯主义。至少有兩件事情特別明顯地表示出了這一點。第一件是,產業復興法案(这法案規定各种工業条例)的政府計劃是緊密地根据墨索里尼的“組合國家”的一般綱領,具有很大的法西斯性質。这一條危險而行不通的法律,發端於反動的美國商会(这是很多有法西斯思想的工商業者安身所),最後被最高法院宣佈为違反憲法。这一時期中第二个主要的法西斯主义的發展是,一九三四年,有幾個著名的華爾街銀行家,其中包括摩根公司的一名職員和美國軍团的幾個全國委員企圖劝誘史沫得來·巴特勒將軍^⑧ 集合一支五十万退伍軍人的大軍向華盛頓進軍。當時,巴特勒將軍在國會的麥克柯麥克—迪克斯坦委員會作証時揭發了这个聳人听闻的法西斯陰謀。

反動分子之所以未能在美國建立法西斯主義，其中有各種原因。首先，美帝國主義在經濟上比德帝國主義更強大，因此它還有財源來進行新政的改良。但是法西斯主義的主要障礙是工人及其他民主力量對於法西斯傾向所進行的積極抵抗，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一年是一個戰鬥地和成功地進行民主的羣眾鬥爭的時期。另一個阻止法西斯主義生長起來的因素是，在美國沒有組織完善而又有高度紀律的社會民主黨，它可以像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在一九三二年選舉中支持興登堡一樣，依靠多年的社會主義者的威信而誘惑工人們走上法西斯的陷阱。相反地，美國的工人，戰勝了他們反動的工會上層領袖的牽制力量，在戰前的年代對法西斯主義的威脅進行了戰鬥而擊退了它。這是他們以前反對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危機的鬥爭的一種自然的延續。

黑人站在這一時期內很多次經濟和政治鬥爭的最前綫。他們的優良的鬥爭性和組織精神成為美國近代政治史上一個最突出的現象。他們積極的程度可以由以下的事實看出來：他們有一百萬人之多加入了工會，而左翼領導的全國黑人大會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在芝加哥召開了大會，出席的代表有五百五十個黑人組織，它們擁有會員三百三十萬人^①。他們決心要打垮那可惡的鄙視黑人的制度，這制度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六年中使二千五百個黑人被私刑處死^②。

男女青年們在這戰前的時期也極為活躍。他們總的鬥爭是集中在“全國青年法”上，這個法案已經在國會裏提出但始終沒有通過。他們的主要中心是美國青年大會，共產主義青年團是這個大會的主要的會員。這個大會由兩性的青年組織以及各種宗教的和民主的團體所組成，在一九四〇年最盛時期，參加的會員約有五百

五十万人^①。

在这个时期内，民主妇女也在政治上前进，反对垄断资本家的反动阴谋，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此外还有大批自由职业者的团体、下层的退伍军人、小工商业者以及贫苦农民。在这个时期所发动起来的一个出色的运动是，大规模的汤逊养老金运动，参加这运动的有好几百万的老年人。

在这些关系重大的年头，工人阶级的主要群众积极参加了行动。这是一个发生大规模的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工业总罢工的年代，是一个发生静坐罢工、进行巨大的组织运动、成立产业工人联合会以及一般地有了政治觉悟的年代。结果是在大多数的基本工业中都有了组织，七百三十五万工人加入了工会，所有的工会加在一起，会员数量从一九三二年的三、一四四、三〇〇人增加到一九四一年的一〇、五〇〇、〇〇〇人^②。

所有这些上述的群众运动和民主斗争，都在罗斯福空前的一连四届当选总统（在一九三二、一九三六、一九四〇及一九四四年）这一件事情中得到了重大的政治上的表现。

在这些巨大的经济与政治斗争中，民主群众获得了很多真正的成就。他们在黑人与白人工人之间建立起了新的高度的团结；他们在托拉斯化的工业中有了组织而打垮了资本家的“开门制度”的政策；他们削弱了雇主们的特务制度和工厂打手的组织；他们打破了公司工会的运动；他们打击了在劳资争议中采用禁令的办法；他们在法律书上写下了社会保险计划的第一章；而且他们对政治组织和在罗斯福选举中所获得的胜利发生了兴趣——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使美国跃跃欲试的法西斯运动遭到了决定意义的挫败。

在新政的后面，有一个由工人、农民、黑人、青年、自由职业者、

小工商業者、其他的民主团体以及一部分資本家所形成的鬆散的聯盟在支持它。在這一點上說來，它的階級構成和幾十年以前的布里安和拉福萊特運動相似。不過，說得恰當一些，它並不是一個人民陣綫。工人們並不是這個聯盟的領袖，它對於壟斷資本的鞏固地位並沒有加以直接的進攻。然而，這個運動確實和當時歐洲和拉丁美洲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綫有着顯然而直接的關係。

在這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年代所發生的巨大的羣眾鬥爭中，共產黨人，雖然為數相對地少，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們是黑人的傑出的政治領袖；他們在廣大的青年運動中發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他們在組織產業工人聯合會中的大工業工會時起了決定的作用，這是當時魯意斯、摩萊以及其他保守的領袖都充分承認的。黨在黨員的數量上有了很大的增加。

在加拿大，在戰爭發生以前的幾年中，工人們反對日益增長的法西斯主義威脅（這種威脅在魁北克最為嚴重）的鬥爭和美國的情況很相似。工人們在很多次艱苦作戰的鬥爭中建立了產業工人聯合會和美洲勞工聯合會，在基本工業中建立了工會。青年、婦女、外來移民以及其他的民主团体表現出了新的戰鬥性與政治積極性。而站在這些日益發展的鬥爭的中心的是不倦的共產黨人，按照比例說來，他們在加拿大的廣大的人民反法西斯鬥爭中比美國共產黨人發生了更大的影響。

羅斯福所起的作用

羅斯福總統是一個富有的人，他所代表的是資產階級中自由主義者的這一部分。他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堅定的代表人，而他的一切政策都是為了使得這個制度永遠存在下去。他的資本家敵人

指責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是可笑的。他只是努力去掉一些资本主义最坏的弊病藉以挽救资本主义。他對於任何可能削弱壟斷資本家的經濟与政治力量的事情是断然反对的。在他的領導之下，國家壟斷資本主义——壟斷資本家和國家的合流——有了長足的進展。虽然罗斯福反对一切工業國有化的建議，他却用很多方法把資本家的壟斷和國家連結起來。就在他任總統以前和在他任期内，壟斷資本獲得了它有史以來最大的利潤。在一九二九与一九三四年之間，每年利潤(除去稅款)从三十億美元增加至六十五億美元，而在战争的五年中，利潤達到了五百七十億美元的驚人數目^⑬。在分配战争任务的時候，大企業也很得到了罗斯福的照顧，一百家公司得到了所有軍火定貨的百分之七十五。在罗斯福的整个任期内，壟斷資本在政府的維護之下迅速地生長。在罗斯福政权時期，國家資本主义是大大地加强了。

罗斯福一方面用他的改良措施來填塞資本主义的傾圮着的堤防的漏洞，一方面也認為有必要在工人的重大的羣众压力之下向工人作一些重要的讓步。具体地說，產業復興法案第七条甲款是他竭力主張的，这一条後來併入了華格納法*。这著名的一条規定，工人有权組織工会並推选自己所屬意的代表來進行集体談判。在战争時期，罗斯福在公平雇用委員會裏对黑人也作了重大的讓步，这委員會把對於黑人工人所实施的嚴格的職業歧視稍稍放寬一些。毫無疑問，这些讓步一般地使工人們，特別是黑人工人大大地獲得了組織工会的便利。

主要是由於这些对黑人和白人劳工所作的讓步，大資本家才

* 該法为美國參議員華格納所提出，是鼓勵工人集体談判及保證工人有自由選擇工会权利的法律。——譯者

这样切齒痛恨罗斯福。由於它的濃厚的反動精神，大資本是連這些有限的改良也是反对的。不过，在罗斯福政权的头兩年，華尔街幾乎一般地都擁護他的新政方案，包括上述的第七条甲款在內，大資本家希望这一条会便利公司工会的發展，而不是使工会運動得到便利。但是当他們看到，政府對於在基本工業中組織工会採取贊成的态度，大資本家就对罗斯福大加反对。在他任期的其餘時期，大約有百分之九十的資本家報刊反对他，罗斯福成为过去白宫主人中最被大資本家痛恨的一个人。即使現在，罗斯福已長眠地下了，他的華尔街誹謗者还在狂暴地企圖破坏他在人民中間所享有的民主的威信。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罗斯福是贊成組織工会的，可是當時他向工人和黑人讓步，顯然是为了資本主义体系的利益。因为，假若他不做这些讓步，那末从羣众的鬥爭情緒看來，他們很可能更加左傾而在公開的鬥爭中从雇主与政府方面爭取到更加重要的改良。罗斯福所作的民主的讓步，其另一个重大結果——有利於資本主义的結果是，它們使工人局限於兩党制度之內。如果沒有这些讓步，那末無疑地，一个工人的或人民的新的政党会在緊接着經濟大危机之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中產生出來。这對於資本家將是一个打擊。罗斯福对工人的讓步究竟是有嚴格的限度的。在民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時，工人是有正当的理由在战時資產階級政府中担任職位的，但是罗斯福並不要这样密切的合作。在英國，甚至保守党的首相邱吉尔也在战争的年代和工党組織了联合政府；可是在美國，自由主义的罗斯福總統却不僅沒有和工人方面共同來成立这样一个政府，而且在他整个十三年的總統任期內，他連一个工会領袖都沒有容納到他的內閣中去。罗斯福也沒

有把战時政府中一个負責的行政職位交給一个工人領袖去担任，他給予工人方面的最多是咨詢性質的三等職位。

和白勞德、華萊士以及其他美帝國主義的“左的”和自由主義的辯護人所說的相反，羅斯福並沒有在美國建立一種“進步的資本主義”。在羅斯福治下，美國的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依然是同樣的壟斷資本主義，而且壟斷資本家的地位甚至更鞏固了。根本上已經衰落的資本主義是不能夠用枝枝節節的改良辦法使之成為進步的。整個制度是從中心腐朽了。從美國資本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採取的法西斯主義、戰爭和稱霸世界的政策看來，美國資本主義的無可救藥的反動性是太明顯了。

雖然壟斷資本家十分痛恨和譴責羅斯福，他們却幾乎把他所有的經濟改革都保持下來，只有行不通的企業復興法案和農村經濟調整法案是顯著的例外，這兩個法案都被最高法院廢止了。他們也保持了那大受批評的田納西水電管理處法。第八十屆的共和黨國會（一九四八年）從新政立法中所撤銷的主要措施正是羅斯福對工人和黑人所作的兩項主要的讓步，這一點是意味深長的。這就是，這一屆反動國會用不撥發工作經費的辦法消滅了公平雇用委員會，它取消了華格納法而代之以醜惡的塔夫脫—哈特萊（奴隸勞動）法。

睦鄰政策

當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在經濟大危機最嚴重的時候，第一次上任的時候，美國和拉丁美洲之間的政治與經濟關係是緊張的。因為美國和拉丁美洲各國打交道的時候態度傲慢，特別是因為它很多次對尼加拉瓜、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國、委內瑞拉、墨

西哥以及拉丁美洲其他各國進行武裝干涉，拉丁美洲國家的人民極端痛恨美國。美洲各國之間的貿易也下降了，美國對拉丁美洲各國的輸出從一九二九年的九一一、七四九、〇〇〇美元降落到一九三二年的一九四、四八六、〇〇〇美元，而美國借出的貸款也從一九二九年的一億七千五百万美元下降，到一九三二年變為零了。而且在貿易上，美國遇到了一大羣英國、德國、日本以及意大利的資本家的激烈的競爭，這就使得情況變得更複雜了。

司圖亞特對於羅斯福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就任總統時拉丁美洲的情勢作了這樣的概括的敘述：“墨西哥對於它的油井和礦產受外國公司的剝削是有反感的……在那容許合法的干涉的普拉特修正案*之下的古巴日益起而反抗……尼加拉瓜、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國或者是被美國的海軍陸戰隊佔領着或者是剛剛看到這些陸戰隊撤退……巴拿馬在運河條約（這條約使美國絕對控制了巴拿馬運河區）之下感到憤怒……委內瑞拉的石油、秘魯的肉品工業以及巴西的咖啡都被美國的市場所控制或者依賴美國的市場。”^①

顯然，美國對拉丁美洲的帝國主義政策絕對需要有所改變。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古巴、委內瑞拉和秘魯等日益生長而又充滿着強烈的民族精神的國家，是不能夠再像在最近的過去被威爾遜、哈定、柯立芝與胡佛總統那樣當作殖民地加以擺佈和對待了。羅斯福總統提出了“睦鄰”政策，於是在美國的帝國主義的經濟與政治方策中產生了所需要的改變。

羅斯福在其第一次就職演說中，就明確地提出了這個總的政策。他說：“在世界政治的領域裏，我將使本國遵循睦鄰的政

* 普拉特修正案給予美國以合法干涉古巴內政及獲得軍事基地的權利。

策——这个鄰人坚决地尊重他自己，而因为他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的权利。”後來在歷次泛美會議中付諸实行的時候，睦鄰政策是被認為要發展以下這些的重要方面：美國不干涉拉丁美洲各國的內政，訂立互惠的貿易協定，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則，美國对拉丁美洲予以技術援助。

羅斯福把他的新政策付諸实施時，取消了一些當時最最惡劣的美國侵犯拉丁美洲各國人民主權的事情；這就是，在古巴放棄了它的普拉特修正案，在墨西哥取消了它可以派軍隊去的條約權利，把佔領海地達二十年之久的美國軍隊撤了回來，並且放棄了干涉巴拿馬和多米尼加共和國的“權利”（後者曾被美國軍隊專橫地佔領過多年）。在一九三〇年的時期，美國也曾和古巴、巴西、海地、哥倫比亞、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馬拉、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厄瓜多爾以及委內瑞拉訂立了一系列“互惠”^⑤的貿易協定。此外，還設立了進出口銀行來便利美洲各國間的貸款，成立了好些美國委員會，其公開的目的是為了幫助改進拉丁美洲的衛生、教育和工業的條件。

加拿大並沒有直接受睦鄰政策的很大影響。像它的情況，沒有遏制美國專橫的武裝干涉的需要；它和美國也已經有了高度發展的貿易關係；而且由於它在工業發展上的先進，自然也就沒有美國技術委員會在它的經濟中插足的餘地了。

拉丁美洲各國的人民熱烈地歡迎睦鄰政策。他們特別歡迎它的不干涉這一點，認為這是对美國多年來在門羅主義之下所採取的野蠻、跋扈態度的一種勝利。民主派方面對睦鄰政策表示反對的，即使有，也很少。泛美聯盟的會議第一次有了友好合作的精神。唯一使美帝國主義掃興的是阿根廷，它在英帝國主義的慫恿

之下，頑強地不受羅斯福總統與國務卿赫爾的甜言蜜語的欺騙。

在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睦鄰政策廣泛地被誤認為是美國放棄了帝國主義。突然之間，美帝國主義被認為成了進步的了。華萊士、白勞德以及其他的人助長了這種幻想。但是，事實上，睦鄰政策只是把舊的帝國主義改頭換面一下，以便更有效地對付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的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和民主精神，並且更有效地擊敗增強了的帝國主義競爭。這是實行帝國主義侵蝕的更有效的辦法。它構成了一種制度，按照這個制度，拉丁美洲各國在表面上獲得了民族獨立，但是實質上，總的控制權還是被抓在美國手裏。

睦鄰政策的“民族平等”和不干涉的原則只是虛假的。其實，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小小的危地馬拉或哥斯達黎加怎麼能夠在經濟上或政治上成為美國的平手呢？事實上，在整個睦鄰政策時期，不管有英、德帝國主義的反對和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的民主要求，泛美聯盟的基本綱領都是由美國製訂的。美國也多次干涉拉丁美洲國家的內政，雖然沒有像它以前常常所做的那樣派軍隊去進行野蠻的干涉。關於美國這種干涉，可以舉出：它反對古巴在馬查多於一九三三年倒台以後成立格勞·聖瑪丁政府，它在幕後參加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的格蘭查科戰爭，它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瓦加斯的政變中支持巴西的反動分子，它在一九三八年鼓勵運送軍火給墨西哥的法西斯匪徒賽第洛，它在一九三八年取消向墨西哥購買白銀以圖破壞卡德納斯政府的國有化綱領，它繼續在波多黎各實行殖民政策——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在蓬塞，在一次民族主義的示威中，有十九人被屠殺，一百人受傷。在一九三四年，在睦鄰政策的時期內，桑第諾在尼加拉瓜被美國所訓練的國防軍所謀殺。而羅斯福和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多米尼加共和國的特

魯希約以及危地馬拉的烏比科那樣的法西斯獨裁者却保持着友好的外交關係。

睦鄰政策在經濟方面的帝國主義性質可以從這一事實清楚地看出來，就是羅斯福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年初制定了臭名昭彰的帝國主義的克萊頓計劃而把它提交拉丁美洲各國，這一計劃的目的在於把拉丁美洲的全盤經濟從屬於華爾街。而且，那大吹大擂的互惠貿易協定是想把拉丁美洲國家和它們的北方大鄰邦之間的既存的殖民地式的經濟關係“凍結”起來。它們的目的是使這些國家的經濟作為美國經濟的補充物而不會和美國的經濟相競爭。且以典型的一九三五年的美巴（西）協定為例。這個條約的實質是，美國對於一些非競爭性的巴西熱帶食品准予免稅，作為交換條件，巴西得從美國輸入主要的工業品而予以免稅或只徵很低的稅^①。在這種情況之下，以及在其他實施互惠貿易協定政策的情況之下，總的傾向是使拉丁美洲當地的工業直接受到美國高度發展的工業的壓倒的競爭而無從發展。在羅斯福的互惠貿易協定的時期，拉丁美洲的工業化也像美國採取這個帝國主義經濟方案以前那麼很少進展，這是很有意味的一個事實。

睦鄰政策一般地具有帝國主義性質這一點重要地表現在：雖然它在表面上是自由主義的，它卻受到美國反動分子的幾乎無條件的擁護。這些分子雖然痛恨羅斯福，卻坦然承認，睦鄰政策犧牲了美國的帝國主義競爭者而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大大地促進了美國貿易的前途和政治的威望。反動分子也很聰明，他們了解，睦鄰政策的“自由主義”是特別為了適應拉丁美洲各國人民日益昂揚的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情緒的。在一九三六、一九四〇和一九四四年的鬥爭激烈的全國競選運動中，羅斯福的對內對外政策都

受到了猛烈的批評——這是說，除了運用在拉丁美洲的睦鄰政策以外的一切政策都受到了猛烈的批評。恰恰相反，像胡佛與杜威之流的反動分子還彼此爭吵，自稱這一個成功的帝國主義政策是自己首創的。

不過，睦鄰政策剛被推行不久，它就被賦予了一種新的前所未有的作用，這就是，把拉丁美洲各國的人民動員起來反對法西斯軸心國家的征服世界、特別是統治拉丁美洲的戰爭企圖。在完成這一重要的任務時，睦鄰政策是一個最有效的工具。但是關於這一個戰爭階段，我們將在下一章作更詳細的論述。

反法西斯鬥爭的高潮

在整個西半球，也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樣，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後的十年間是廣泛的日益高漲的羣眾鬥爭的十年。這一鬥爭是在經濟危機的時期開始尖銳起來的，它的主要目的是保護工人與人民羣眾的生活水準使不受大危機的損害。可是，在一九三四年以後，由於希特勒的上台，鬥爭達到了更高的階段與更嚴重的程度。然後它變成了反對法西斯主義威脅的包羅萬象的政治鬥爭：不僅僅保衛生活水準，而且保衛民主組織、自由制度以及各國人民的民族獨立。人類文明本身成了日益擴展的鬥爭中的焦點。

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期內，美洲勞苦大眾的鬥爭在組織性和積極性上達到了新的高度。墨西哥、秘魯以及其他地方的印第安人表現出了強烈的革命精神。巴西和美國的黑人站在階級鬥爭的最前綫。婦女、青年工人和學生從所未見地起而參加戰鬥。黑人和白種人、天主教徒、猶太人和新教徒，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比

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表現了合作。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共產党人、農民以及城市中產階級的集團自由自在地共同進行工作。从西半球的这一端到那一段，工人們建立了廣大的工会，在規模与結構上都勝过以前任何一次的成就。而共產党的各种方式的与各个時期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綫的政策（从罗斯福新政的初步方式到更加成熟的智利的人民陣綫）更加把这一切觉醒起來的力量鼓舞与团結了起來。在这緊要關头的年代中，甚至於新大陸的各國政府也被迫表現出了一种合作的精神。在很多美洲國家，共產党有了迅速的發展。

所有这一切就是美洲廣大的勞動人民和民主羣众對於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日益增長的危險所給予的答覆。隨着法西斯威脅的增長，他們的鬥爭就日益擴大与激烈，達到了更高的水平。鬥爭从經濟發展到政治，而最後在第二次世界战争的嚴重考驗中發展到了軍事鬥爭。

- ① 納夫脫著：“南美洲的法西斯主义与共產主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外交政策報告，紐約版。
- ② 尤金·瓦尔加著：“兩個制度”，紐約一九三九年版，第一三五頁。
- ③ 傑弗遜社会科学院編：“經濟危机与冷战”，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八一頁。
- ④ 克雷頓著：“北方的自治領”，第四九五——五〇五頁。
- ⑤ 加拿大外交部編：“參考資料第四七号”，渥太華一九四九年版。
- ⑥ 美國勞工研究会編：“勞工实况”，第三輯，紐約一九三六年版，第一五八——一六八頁。
- ⑦ 美國勞工研究会編：“勞工实况”，第四輯，紐約一九三八年版，第一二三、第一一九頁。
- ⑧ 賽德斯著：“一千个美國人”，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二八七頁。
- ⑨ 美國勞工研究会編：“勞工实况”，第三輯，第一五四頁。
- ⑩ 傑·佛蘭克林著：“从奴隸到自由”，第三一頁。
- ⑪ 美國勞工研究会編：“勞工实况”，第五輯，紐約一九四一年版，第八六頁。

- ⑫ 皮特遜著：“美國的工会”，紐約一九四五年版，第五六頁。
- ⑬ 詹姆士·艾倫著：“世界壟斷資本与和平”，英文版，第一—三頁；參閱艾倫著：“战後世界經濟与政治”，世界知識社一九四八年中文版，第九四頁。
- ⑭ 司圖亞特著：“拉丁美洲与美國”，第四八八頁。
- ⑮ 杜根著：“南北美洲”，第六五—六七頁。
- ⑯ 古蘭德著：“罗斯福的陸鄰政策”，美國新墨西哥州阿勃刻克一九五〇年版，第九四頁。

第二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經濟大恐慌一样，是日益加深的資本主义總危机的一种表现。而且，这次比上次的世界大战还更複雜，上次战争只是帝國主义列强之間爭奪市場、資源和領土的衝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是一种正义的战争，因为各國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摧毀了希特勒主义，把世界从奴役中拯救了出來。但由於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意大利等國資產階級的參加，这又是帝國主义國家之間重分世界的战争，也是資本主义全体企圖消滅世界社会主义和民主的一种嘗試。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兩種最根本的資本主义矛盾的連帶的“爆發”：那就是帝國主义國家之間的矛盾和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間的矛盾。

这次战争是以最大的資本帝國主义列强間爭奪世界霸权的你死我活鬥爭開始的。主要的侵略者是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它們發動了征服世界的運動。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西方民主國家起先拒絕參加苏联關於建立世界和平陣綫以擊敗法西斯侵略者的建議。它們相反地竭力同希特勒謀妥協，以便使軸心的侵略轉向苏联。这就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慕尼黑協定的真正意义，也說明了英國和法國为什麼在一九三九年初期故意拒絕跟苏联締結協定的緣故。它們不是已經跟德國和意大利在慕尼黑簽訂了反苏的战争条約了嗎？因此，当苏联認識到跟敌視的西方列强繼續談判已屬徒然，

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簽訂了苏德十年互不侵犯条約，从而跨出了火綫的時候，资本主义列强互相敌視的集团便彼此拚起命來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战争隨着希特勒的侵入波蘭而開始。

因此，资本主义列强之間的帝國主义对抗，乃是战争的根本原因。但是跟这个因素同样挑動战争的，則是壟断資本家特别是軸心列强的断然企圖：他們要把社会主义和民主从地面上消滅，並建立一种世界法西斯体系，而使他們成为这个体系絕對的主人。从法西斯大企業的观点來看，这是一种摧毀人類基本自由、消滅許多國家的民族独立以及甚至摧毀猶太人和其他民族根本生存的战争。正是世界民主各國，特别是苏联對於这种野蛮的法西斯主义的屠殺和压迫的英勇抵抗，使得这次战争具有了正义战争的根本性質，具有了人類从其有史以來所空前遭到威脅的最野蛮的奴役制度下拯救自己的偉大鬥爭的根本性質。

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性質

只有把握了法西斯主义的根本性質，才能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曾經是（現在仍是），壟断資本的世界帝國主义對於资本主义總危机的基本解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後，共產党人就指出總危机的存在和它的特點，正引向到列寧所說的“战争和革命的時期”^①。但資產階級和社会民主党的經濟学家，却嘲笑这个馬克思主义的關於资本主义陷於總危机和衰朽的分析。然而以後幾年的鉄的事实，終於以压倒的力量，向他們証明了这一馬克思主义分析的真理。特別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經濟恐慌使得資產階級从震驚而恐懼，覺得它們的社会制度有些地方出了根本的毛病。由於资本主义困难積累的結果，这种恐懼从此便發展

为根深蒂固的定論——直到現在，每一个有見識的资本主义代言人，即使他並不知道所以然的原因，也承認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現在已陷於非常嚴重的危机中。

在资本主义總危机的發展以前，即一方面引起社会主义的增長，另一方面促使资本主义制度更進一步的衰落以前，資產階級及其理論家們，並不感覺到他們正面臨着對於他們社会制度生存的尖銳威脅。他們照舊繼續着掠奪工人，互相扼抑着競爭者的咽喉，一次又一次地發動着國際戰爭，乾脆認為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上帝制定的社会制度，必須而且必然是万古長存的。但是资本主义總危机的發展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挑战却猛烈地震破了壟斷資本家这种自滿的意識。他們喫驚地認識到他們的世界制度是在危險中。因此，他們有意地接受了法西斯的远景，尽管他們現在还多方掩飾这种远景以避免羣众的反对。但是接受法西斯主义，並不能給予混乱的资本主义制度以有生机的前途。法西斯主义的成長因而就是资本主义總危机的一面。壟斷資本家們相信，通过他們野蛮的法西斯制度，他們就能够克服所有經濟和政治的矛盾，这些矛盾，正威脅着要摧毀资本主义而建立社会主义的世界。

社会民主党人和资本主义其他的支持者，認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進一步加强的特徵。共產党人嚴厲地駁斥了这种重大的錯誤，指出法西斯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總危机的產物，是资本主义腐朽的一种表現，其結果只有進一步地加深所有的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一切已为事实所証明。法西斯主义，由於它的戰爭威脅和不可容忍的暴虐統治，激起了千百万勞動者結成人民陣綫，为保衛他們的民主自由而鬥爭；它大大地加深了帝國主义列強之間的对抗，發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高峯，而給予那已經大为削弱

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動搖性的打擊。

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即所謂“無”的國家的大資產階級，由於面臨着它們最尖銳形式的資本主義危機，最初得出了法西斯的結論，而把它應用於其所有的關係中。然而他們不是絕無僅有的人們。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大資產階級也吸收了法西斯的思想。他們也認為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危機惟一可取的出路。他們的這種法西斯信仰，說明了他們為什麼在戰前幾年綏靖希特勒及其盟國的緣故。他們極想跟希特勒聯合建立一個法西斯世界，他們希望在這個世界中，從此不再受到周期性的經濟恐慌、工會和共產黨以及社會主義夢魘的苦惱。每一個帝國主義列強還希望法西斯世界一經建立，就能消滅別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競爭。

西方民主國家中法西斯頭腦的壟斷資本家為什麼不跟希特勒集團的法西斯分子締結協定，按照他們胃口來重分世界，其根本的原因就在這裏：他們各別之間強烈的帝國主義對立，妨礙了這樣的協定。他們並不反對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但是他的世界野心對他們說來是太過分了。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壟斷資本家本身可以接受法西斯主義，但他們卻不要一個以德國資產階級為主腦的世界。在他們所夢想的新的法西斯世界中，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大資產階級都要操縱統治和剝削，甚至像他們在垂死的資本主義世界中所充當的首腦地位一樣。正是由於這敵對國家兩大集團中的法西斯思想的大資產階級，不能對於策劃中的法西斯世界劃分勢力取得協議，這才釀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張伯倫首相，慕尼黑的英國設計者，政治上代表了英國大資產階級的一派，他們是這樣地恐懼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和社會主義的威脅，以致他們甚至願意接受希特勒牌號的法西斯世界。在另一

方面，邱吉爾的特點並不在於他是民主的倡導者——他永遠是死硬的保守黨，並且是熱心贊助墨索里尼的——而在於他代表了英國大資本的主要一派，他們反對在重新劃分和重新塑造世界中充當希特勒的下手。

由於他們背叛了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右翼社會民主黨是便利法西斯主義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們進行激烈的反蘇運動，恰好為希特勒所利用；他們拒絕一切跟共產黨和左翼聯盟合作反對法西斯暴虐統治的聯合陣綫。這種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全部政策，終於直接導向崩潰而在法西斯侵略前面投了降。

戰爭的歷程

希特勒把他最初的攻勢向西發動而不向東發動，因為他認為西方民主國家要比堅強的蘇聯容易對付得多。他並沒有失算。隨着波蘭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投降之後，在將近六個月的“象徵性戰爭”中，法西斯思想的英、法、美帝國主義者跟希特勒打交道，企圖貫徹慕尼黑政策，而把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的“錯誤戰爭”扭轉為所有資本主義列強反蘇的“正確戰爭”。到了這個時期的末尾，希特勒於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侵入丹麥和挪威，又推進了向西的進攻。

德國國防軍一開始就十分順利，雖然西方聯軍有着更大的潛力。它擊破了英國、法國、比利時和荷蘭的陸軍，勢如破竹。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帝國主義領袖，並無心對他們的法西斯夥伴希特勒作戰。他們和他們的作戰司令們，恬然地出賣了他們的盟軍。到了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在六星期中摧毀了“無敵”的法國陸軍，把低地國家逐出了戰爭，並在法國海岸的鄧刻爾

克把英國軍隊驅逐入海。納粹現在成了歐洲的主人，控制着从英吉利海峽到苏联边境的所有地方。

希特勒打垮了他西方的敌人，現在開始準備進攻他的大敌苏联了。因为他想用他的軍力打出歐洲，就必須先擊破苏联。要不是他害怕侵入英國會措手不及地使苏联捲入了战争，他在當時就盡能侵入並擊潰英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痛苦的經驗，使他願忌兩條戰綫的战争。英國在鄧刻尔克海濱棄置了大部分的軍火，很可能成为納粹垂手而得的虜獲物。可以記得，在這幾个月中，英國人窘困到連手上的武器都沒有，因之在美國人民中間發起了替他們募集舊式來復鎗和獵鎗的呼籲。在一九四二年，哈里法克斯爵士曾說希特勒是失敗了，因为他未能在鄧刻尔克以後緊急的幾个月中進攻喪失了武裝的英國^②。漢森·鮑尔温則說“英國人在一九四〇年夏天只有不到一个裝備完整的師團，能够用以对付德國侵略者”^③。同時，在从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苏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侵入苏联的二十三个月中，苏联却忙碌於增强它的力量，以準備应付納粹部隊不可避免的進攻。可能就是這個對於苏联的“喘息的時間”，最後使得民主國家能够贏得勝利。

最初，德軍对苏維埃紅軍贏得了重要的勝利，雖然後來證明是付了慘重代價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希特勒曾使紅軍退守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防綫，於是他叫嚷着战争已經勝利。差不多西方民主國家的每一個軍事專家，都同意他的意見，認為苏联已經打敗了。这一形势對於日本成了行動的暗示。因此，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它就在珍珠港發動了对美國的罪惡的襲擊，而这也就是它在以後十八个月中大規模席捲亞洲的局面的開始。在攫取了中

國的大塊土地之外，这个總攻勢又使日本控制了緬甸、印度尼西亞、馬來亞和越南，而使印度處於極端危險中。由於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德國和意大利在十二月十一日的宣戰，使美國也捲入了戰爭。

苏联的加入，使得戰爭具有了保證交战的民主國家各族人民戰勝希特勒党徒的決定性的性質。第一，這表示了協約國間慕尼黑出賣政策的失敗，而使戰爭獲得了堅定的反法西斯的領導。假如沒有苏联的參加，要英美帝國主義進行全面的反法西斯戰爭是談不到的，因為它們本身就嚴重地沾染了法西斯主義，而總是準備同希特勒妥協的。第二，苏联的加入，使戰爭具備了決定性的政策，如像許多國家中的民族反法西斯戰綫和民主國家的國際聯合，就是共產黨在戰前幾年所支持的人民陣綫和國際和平陣綫政策在戰時的应用。共產黨人所為之奮鬥以制止戰爭和擊敗法西斯主義的反法西斯的團結，終於在戰爭的实际爆發中達到了。第三，苏联的參加使戰爭擁有了巨大的戰鬥力量，因為苏联在取得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中，無論較之美國或英國，或兩者的聯合，都是起了更大的決定性作用的。

因此，苏联的進入戰爭，使得這次鬥爭奠定了堅實的民主基礎，並保證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勝利。它堅定地把共產主義運動和廣大的民眾聯合在戰爭之中。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產國際的解散，進一步促進了戰爭中的團結，因為許多反動勢力曾虛妄地宣稱這個組織干預着戰爭中的國際團結的成就。

軸心力量的龐大重心在歐洲，決戰是在那裏進行的。希特勒不但直接擁有着德國、意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芬蘭和奧地利的軍力，他而且還控制了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

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被佔領國乃至歐洲“中立”國家的工業力量。苏联作战的努力，幾乎独力摧毀了这个巨大的軍事机器，虽然希特勒的力量在人力上大大地超过了苏联，在工業產額上也勝过了苏联。

当然，苏联也接受一些外面的援助。美國曾以租借的战争物資供給苏联，但其數量僅及苏联每年軍火生產的百分之四^④。英美的飛機隊也曾惨重地轟炸过德國的城市和工業——但現在从各方面可以証明，不管怎样的進行空襲，德國的軍火工業產額一直到战争的最後幾星期还保持着上昇。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間，还有英國和美國对非洲和意大利的軍事行動——但这些行動大部分都是輕微的战役，牽制不了希特勒十分之一以上的軍隊。此外，为了防衛英美可能開闢的西綫，希特勒必須在西歐保持軍隊——但是，如事实所証明，这些軍隊在那裏从未超过七十五万人，而其中許多都是第二綫的兵士。更有抵銷來自英美的援助而有餘的重大事实，那就是在歐洲战争的所有階段中，苏联还必須在西伯利亞边境留駐一支最精銳的二百万大軍，以牽制日本。苏联人說是他們打败了希特勒，是有事实根据的。在这冷战的年代裏，这个偉大的現实在西方資本主义國家中現在是被故意忽視了。

紅軍的摧毀德國國防軍，是从所未有的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这是偉大的社会主义國家無限威力的輝煌証明。一九四一年冬天希特勒軍隊在莫斯科的敗北，麥克阿瑟称之为“所有軍事史上最偉大的成就”^⑤。莫斯科的勝利而且还繼之以一九四二年冬天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更巨大的勝利。这一次压倒的成功，摧毀了那以前曾以举手之勞擊倒了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和波蘭軍隊的“無敵”的德國國防軍的主力。

於是，足足有兩年之久，紅軍發動了長程的攻勢，把當前的希特勒部隊逐出一千五百英里之遠，通過被佔領的蘇聯、波蘭而到德國。世界報紙每天為紅軍一個接一個的勝利而歡呼。在這個歷史性的鬥爭中，蘇聯的戰士，正如邱吉爾當時譬喻所說，“扯裂了德國軍隊的臟腑”。希特勒的退却從未停止，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他把柏林也輸給蘇聯人了，而他自己最後終於自殺。當美國和英國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好容易開闢了西綫的時候，希特勒的軍隊已經被蘇聯徹底擊潰了。當時留給兩個西方強國所做的，主要只不過是大規模掃蕩殘餘的行動。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德國完全失敗，宣告了屈服。

太平洋的對日戰爭，比歐洲的對德作戰較多聯合的努力。美國、蘇聯和人民的中國，都在戰爭中具有決定的重要性。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遭受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慘重挫敗以後，美國就振作精神，在其大量人力和優越工業力量的基礎上，逐漸地展開有力的攻勢。約在一九四二年的年中，美國開始實行空軍、海軍和陸軍的聯合進攻，接着就給日本軍隊造成日益嚴重的敗北，直到最後，日本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投降。當原子彈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九日分別投到廣島和長崎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頻臨了失敗的邊緣。

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戰場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只舉一件事就夠了，那就是在全部戰爭過程中，它迫使日本把它最精銳的二百萬左右的軍隊縛住在西伯利亞的邊境，因而不能參加對美的戰爭。除此以外，一當蘇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五日主動加入對日戰爭之後，它就把那跟它長期對峙的龐大的日本關東軍消滅了。而且，蘇聯由於在歐洲打敗了希特勒，大大地便利了對日的勝

利，要不然，這就將發生極大的困難。至於英國，在太平洋戰爭中並未起很重要的作用。

任何對於太平洋戰爭的評價，決不能不計及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游擊隊的巨大貢獻。他們牽制了日本大量的軍隊，耗竭了日本的經濟力量，使日本軍閥受到了巨大的創傷。至於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得到美國大量軍火的接濟，但他們對於指使軍隊去打共產黨，却比打日本人更感興趣。

戰爭中的美國

西半球的國家，特別是美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程度是大大地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在美國，猶如在別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對於戰爭包含着兩個基本的因素——即人民大眾為民主的努力和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政策。

美國絕大多數的人民，像所有其他各國的人民一樣，都是愛好和平，並徹底同情世界反法西斯的偉大鬥爭，但都切望處身在戰爭之外。他們願意援助，但對於實際的戰爭的想法却是退縮的。這就是他們為什麼這樣強烈地支持羅斯福的“中立”、“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和“除了戰爭的一切手段”政策的緣故。可是當美國因珍珠港的襲擊，而最後捲入戰爭的時候，全國人民就全心全意地加入了軍事鬥爭。他們盡量貢獻了他們的兒女和他們的物資。工會採取了全力生產和不罷工的政策，並且不管雇主的挑釁行為，在戰爭歷程中自始至終忠實遵守。人民都決心為反對法西斯主義而戰鬥到底。

這是戰爭的民主和反法西斯的一面。帝國主義和親法西斯的一面，可以從許多重要報紙、國會中的反動代言人以及政府政策中所表現的大資本家的政策看出來。他們認為戰爭，正如壟斷資本

家常常所做的，乾脆是犧牲他們自己國家和其他國家以擴充他們階級利益的一種有利手段。只要可以增加他們的利潤或鞏固他們階級的政治地位，他們總是準備出賣人民的鬥爭的。他們的背叛通過三個主要方面來進行：

第一，他們利用戰爭來發財，而以他們自己的國家和同盟國為犧牲。舉一個例，在戰爭開始時，他們可恥地拒絕重新裝備軍火生產的工廠，直到他們拿穩了有利可圖的盤算。他們甚至策劃資本的怠工，直到政府遷就了他們盤剝重利的條件。在戰爭全部過程中，他們運用“能賺錢的都是好買賣”的資本主義原則來對付美國的人民。如我們前面所說的，這總的結果是他們從戰爭利潤中發了神話般的大財。戰爭時期五百七十億美元的純利就說出了資本家以人民為犧牲的貪婪的真實故事。

第二，美國的壟斷資本家在戰爭時期中，還侵蝕着它們資產階級的盟國。羅斯福政府的政策，是以保障美帝國主義的利益為基礎的。鑒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華爾街造成這樣有利的前例，反動的壟斷資本家最初企圖置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實際軍事局外的動機，並不是基於羣眾的真正反戰精神，而是基於一種貪婪的希望，認為置身事外就能讓他們的帝國主義競敵彼此削弱，而他們就可以進而控制世界。他們的打算倒不是完全錯誤的：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其他資本主義強國，都真正的相互摧殘了，而美國卻從戰爭中幾乎毫無損害地露了頭角，並且大大地發了財。

第三，冷酷無情的華爾街帝國主義者，固然企圖使資本主義列強在戰爭中彼此打倒，以便華爾街來執牛耳，但卻尤其切望摧毀或嚴重地削弱蘇聯。他們特別要消滅一切可能性，使這個國家不能成為他們戰後帝國主義擴張計劃的有力阻礙。這就是為什麼他們

有意把这样重大的新武器如 R. D. X. 炸藥（加拿大）和原子彈（美國）对苏联保持着秘密。这就是为什麼歐洲西綫战場的開闢，毫無理由地推遲了十八个月，而使苏联人受到了幾百万人的額外損失。这也就是为什麼在全部战争歷程中，反動派竭力把美國主要的作战力量針對着日本，而讓苏联实际上独力与希特勒龐大的战争机器作战。最後，这也就是为什麼，在对盟國的租借物資的分配中，苏联所得到的僅及英國的三分之一，虽然苏联在实际战争中的尽力，比之英國何嘗大过十二倍。

華尔街資本家的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並不是致力於摧毀法西斯主义，也沒有比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想法超过一些，並未認為这是为了爭取民主世界安全的战争。在兩次世界战争中，他們都把自己的帝國主义利益放在絕對第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們所直接戰鬥的敌人不是納粹主义，而是他們強大的敌手德國帝國主义，尤其敌对苏联。至於法西斯主义，他們本身也已經滲透了它的毒素，他們並不要在战争中將它摧毀。在战争中，他們準備隨時跟希特勒妥協，而以苏联和美國的人民为犧牲。这說明了他們之所以劇烈反对罗斯福總統对納粹德國提出“無条件投降”的最後通牒的原因。

尽管大資本方面存在着这种出賣的态度，但人民却竭力使美國的战争政策主要針對着法西斯的集团，他們和各國人民合作，使軸心國家遭到了毀滅性的敗北。至於罗斯福總統——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並且想設法打敗軸心國家的。他要開闢西綫戰場，远比实际的開闢为早，但他動搖着，並且屈服於極端反動派的延遲開闢的压力。然而，美國的作战力量之所以還沒有更進一步地从歐洲移向到日本，多半却是由於他的坚持歐

洲是主要戰場这一事实。虽然对苏联隱瞞原子彈計劃应由他負責，罗斯福是很希望在战後時期与苏联合作的。一九四二年，有人問他是否相信苏联战後仍將为和平而努力，罗斯福答道：“我个人一直確信如此。”^⑥ 自然，作为美國資本主义的代表，罗斯福總統在战争時期中从不忽視它的帝國主义利益，而从它的自由主义觀點來保護它們。對於華尔街帝國主义在战争時期中因犧牲美國人民和它的战時盟國而大大地增強，他的政府是應該根本負責的。

美國武裝部隊的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達到如下的高峯：陸軍，八百三十万人；海軍，四百二十万零四千六百六十二人；海軍陸戰隊，五十九万九千六百九十三人；總計一千三百一十万零四千三百五十五人。这个數字，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時包括所有服役的人員總數四百六十万零九千一百九十人恰形成一个对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時期所有武裝部隊的總數之中，有九十二万人（軍官八千六百人）是黑人^⑦，二十八万四千人是妇女^⑧。

美國在生產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据战時生產局的估計，生產的物質總量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之間增加了約百分之一百二十。至於飛機和其他战争裝備的產額，据艾倫估計，“美國以‘相等於……我們所有盟國和故國生產數之總和’的速度來進行生產……同時，除了它的战時生產之外，美國是增加平時貨物生產的唯一國家。……由於美國工業增加了二百五十億美元以上的新的工廠和設備，美國全部工業生產力至少提高了百分之四十。”軍火的勞動生產率，由於工人們的熱烈支持战争，也大大地提高了；例如，据克魯格的估計，这些工業部門中，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之間每一工人的產量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⑨。

加拿大的作戰力量

加拿大，遠超過一般所瞭解的，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個重要的因素。這個國家，當戰爭開始的時候擁有人口一千一百五十萬人，它的武裝力量，在一九四四年達到最高峯，共為七十八萬九千八百七十九人，其中有三萬五千八百五十六人是婦女。在這些武裝力量中，有九萬二千八百八十人屬海軍，四十七萬四千人屬陸軍，而十九萬二千九百九十九人屬空軍。加拿大的部隊主要在歐洲戰場上作戰——在意大利和非洲，在通過西歐的前進中，特別是對德國和被佔領的歐洲進行緊密的空襲。加拿大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十日對德宣戰，那正是世界大戰開始後的第九天^⑩。

加拿大也以工業生產的方式，對總的作戰力量作了很大的貢獻。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情形一樣，加拿大的生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刺激之下發展得很快。鋼的產額從一九三九年的七十五萬五千七百三十二噸跳到一九四四年的一百六十六萬二千五百三十七噸。如以一九三七年的生產為一百，則一九四四年的生產就上升到二百二十一，增加了一倍還多^⑪。加拿大在戰爭時期中變成了世界上第二個最大的輸出者。除了糧食、金屬和其他產品的大量生產之外，它還生產着戰爭所迫切需要的像商船、海艇直至於十五噸蘭開斯脫轟炸機的軍用飛機。

加拿大在戰爭時期中在資金方面也作了巨大的動員。布克指出，“政府僅僅為了戰爭目的所能支出的，達到了相等於全國每一個男女和每一個孩子每年三百八十六美元的數目，那是比每一個加拿大家庭每年一千九百美元還多。”^⑫在一九四四年，政府從每人納稅名下的收入，要比一九三九年高了十一倍半。加拿大在戰爭

時期中还以巨額的貸款和讓与給予困战的英國和其他國家。“在互助(租借)协定之下,加拿大直接供应其他聯合國國家的接济,將近二十億美元。对联合王國的預支財政援助,總計約達二十七億美元。”^⑬加拿大每人所出的份額,比之美國通过贈予和租借方式供应各盟國的每人所出份額还要高得多。同样地,在战後的最初幾年中,加拿大在对歐洲的財政讓与和貸款中也佔了很大的部分,加拿大所供給的二十億零一千一百万美元,如按人口比例分派,那在美國就要達到二百五十億美元的數目;而在同一時期中,美國通过馬歇爾計劃和其他方法供給歐洲的,在比例上还不到这个數目的一半,即不到一百十五億美元^⑭。

加拿大的战争政策,本質上是跟其他参战的資本主义國家同样的政策。那就是,大壟断資本家竭力在战争中自利自肥,而民主的加拿大人民大众则不断密切注意着摧毁法西斯魔鬼的緊急需要。

战争中的拉丁美洲

作为他征服世界計劃的重要部分,希特勒曾希望藉助於他在这些區域的許多國家中所慎重培植的强有力的法西斯第五縱隊,來攫取中、南美洲。他的計劃包括了在这些地方尽量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破坏巴拿馬运河或使之喪失作用,从非洲跨越大西洋侵入巴西,以及从拉丁美洲基地轟炸美國。但是这些宏大的計劃在拉丁美洲人民强烈的反法西斯意志的礁石上碰碎了。这些地方的人民,特别是工人,在共產党和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領導之下,在战前就進行着反对法西斯思想的反動派的鬥爭,这个鬥爭終於变成了支持战争的勝利鬥爭。

在这严重的群众压力之下，拉丁美洲各地的许多独裁者开始装点起民主的色彩，这种人物包括了危地马拉的乌比科；委内瑞拉的美狄那和罗贝兹·康脱列拉斯；萨尔瓦多的马丁尼兹；玻利维亚的庇那兰特和维拉洛埃尔；厄瓜多尔的阿罗育·里奥；巴拿马的亚利阿斯；巴拉圭的摩林尼哥；巴西的瓦加斯；海地的莱斯考特；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约和尼加拉瓜的索摩查。

由于群众强烈的民主情绪的结果，希特勒处心积虑所发展的法西斯团体终于不能为害了，只有在阿根廷，法西斯势力依然强大而猖獗。当时，庇隆的军官集团正在攫取政权，他们于一九四三年九月推翻卡斯底洛政府而把法西斯思想的拉米莱兹捧上了台，因而更加鞏固了它们的势力。阿根廷法西斯分子，公然企图在南美建立一个亲纳粹国家的集团，他们並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玻利维亚策动法西斯政变成功，又在巴拉圭、秘鲁和其他国家进行着同样危险的运动。毫无疑问，英帝国主义对于这种阴谋不是没有同情的，因为它正希望藉此来对它的大敌美国捣蛋。

美国早看出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法西斯运动威胁它的利益，在战前就开始采取了反措施。在蒙德维的亚（一九三三年）和利马（一九三八年）的泛美联盟会议中，在巴拿马（一九三九年）和哈瓦那（一九四〇年）的除加拿大以外的所有美洲各国外长会议中（在这几次会议中奠定了睦邻政策的基础），由于美国的发动，西半球联合防御的基础也告确立，以对付那显然只能来自轴心国家的侵略。一个全美洲的中立政策决定了，环绕西半球的几百英里宽的中立地带划定了。在这些通向战争的预先佈置中，罗斯福的睦邻政策缓和了拉丁美洲各族人民中间仇恨美帝国主义的情绪，总的说来对战争有极大的利益，而特别是对美帝国

主义有利。

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变爆发以后的一个月裏面，九个加勒比海国家——古巴、哥斯達黎加、多米尼加、危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馬和薩尔瓦多——对軸心國家宣了战。墨西哥和巴西在一九四二年繼之宣战。其餘的拉丁美洲國家，除了阿根廷外，都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跟軸心國家断絕了外交關係，而到一九四五年年初，它們分別宣布自己認為已与一个或所有主要的法西斯國家处於战争的状态。最後，在人民羣众和協約國的巨大压力之下，阿根廷也非常勉强地，但至少表面上於一九四五年一月与德國断絕了關係。波多黎各派兵六万加入美國的陸軍。除它以外，墨西哥和巴西是貢獻武力到戰場去的僅有的拉丁美洲國家，墨西哥供給一个航空隊到菲律賓，巴西則派遣了五万人的远征隊到意大利前綫^⑥。巴西部隊最後成了美國第五軍团的一部分。

中美和南美對於美國說來是战争時期中危險的軍事地帶，因此美國特別注意加强全區的防衛，以免受納粹可能的襲擊。巴拿馬、古巴和波多黎各的現有軍事基地都大大地增强，並且还在巴西、秘魯、厄瓜多尔、智利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中建立了新的强大的海空基地。在战争時期中，美國在十六个拉丁美洲國家中派駐了正式的代表团^⑦，大都是控制這些國家的軍事。美國还指撥價值二億六千二百七十六万二千美元的租借物資（大部分是飛機和战船）給除了阿根廷以外的拉丁美洲國家^⑧。拉丁美洲的基地还補充以紐芬蘭、加拿大和英屬西印度的重要軍事中心，那都是与加拿大和英國合作建立的。在战争時期中，美國就这样把整个西半球用飛機和兵艦的鋼網团团圍了起來。

拉丁美洲對於反对世界法西斯主义战争的主要貢獻是經濟的。当一九三九年九月战争開始的時候，拉丁美洲因潛水艇威脅所受到的第一个影响，是实际上阻断了它和歐洲的貿易。因此，“拉丁美洲变得空前地更加倚賴美國这个唯一僅有的大規模的供給者。……在拉丁美洲的輸入中，美國所供給的在一九四〇年为百分之五十二·九，一九四一年为百分之六十二·一，而在一九三八年則为百分之三十三·九。”^①美國这种貿易上的鴻运，在珍珠港事变以後因战争对美國航运的迫切需要而突然中断。整个拉丁美洲呈現了緊急的經濟情况。

由於日本控制了荷屬东印度和远东其他的重要地區，許多主要的战略原料的供应切断了，美國同時又难有船隻去从拉丁美洲取得战略原料。但是不久，跟这个區域的貿易又告恢復，而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別的若干國家，工業上也有了相当的發展。这些工業之中最重要的是巴西的优尔太·萊頓達工廠，每年可產鋼三十万噸。“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七年之間，拉丁美洲製造工業的產量比战前水平增加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②“自然，所有这些，造成了美國与拉丁美洲之間的从來未有廣泛的經濟上的互賴……在整个拉丁美洲說來，与美國所進行的貿易百分比，从战前所佔總額的三分之一上升到二分之一。”^③

拉丁美洲在战争中的經濟重要性，顯著地表現在美國向全世界購買的必需原料中，來自这个區域的佔着高度百分比。在这些原料中間，美國从拉丁美洲購買了——筏木，百分之一百；木棉，百分之一百；金雞納霜（樹皮原料）百分之一百；罗台龍根百分之一百；石英百分之一百；鞣皮材料百分之九十；銅，百分之八十三；糖，百分之八十二；馬尼刺麻百分之七十八；鈦，百分之七十七；亞麻，

百分之六十八；水銀，百分之六十七；錫，百分之五十六；黑納金樹纖維，百分之五十六；鎢，百分之四十九；雲母，百分之四十八；和生橡皮，百分之四十三^①。美國在全世界化了四十三億八千七百萬美元購買戰略原料，而其中有一半以上，即二十三億六千萬美元是化在拉丁美洲的。

為了便利整個美洲的戰時合作，成立了美洲聯防局，由各國派遣代表參加。但由於內部的矛盾，這個機構在戰爭中的作用很小。比較權威的倒是一些專門的顧問委員會，如美洲財政和經濟顧問委員會，美洲海軍技術委員會，美洲咖啡局以及特別是美洲各共和國之間的商業與文化關係統一總署，由大富豪約翰·洛克菲勒的兒子奈爾遜·洛克菲勒領導^②。

戰爭的損失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大得多的規模上進行的。更多的國家捲入戰爭，戰場也伸延到廣泛得多的區域。第一次世界大戰幾乎僅限於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却遍及亞洲和非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軸心國方面是德國、日本、意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奧地利、芬蘭和泰國。民主國家，最後稱為聯合國的則包括了美國、蘇聯、英國、法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澳大利亞、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其他三十五國。號稱中立，而多半有親軸心情緒的國家有西班牙、瑞士、瑞典、葡萄牙、阿富汗和沙特阿拉伯。軸心國家的武力總數達二千一百八十七萬一萬人，以對付民主盟國的四千九百零三萬八千九百人。反軸心國家方面在人力和工業實力上的優勢是同等巨大的。

根據僅有的不完全的記錄，兵士和平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的死亡，是遠遠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這最近一次大屠殺的死亡總數為兵士一千五百六十八萬七千八百七十六人，平民一千二百五十萬人，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屠殺所已知的死亡總數則為八百五十三萬八千六百十五人。平民死亡的數字也許要加上一倍才比較的準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殺、失蹤和受傷的總數達到了巨大的數目，據官方文件保守的估計，也約達四千六百萬^②。

西半球各國却比較輕微地避免了這次由於帝國主義貪慾所造成的大屠殺。拉丁美洲諸國的損害是比較小的；加拿大的死、傷和失蹤損失了九萬二千四百九十三人。美國的損失總數為一百十三萬四千三百四十四人。比較一下中國的巨大損失三百七十七萬八千零六十三人（這個估計是太低的）；德國九百五十萬人；日本，六百四十六萬三千九百五十七人；波蘭，五百五十九萬七千三百二十人；而蘇聯為一千二百萬至一千五百万人*，希特勒在戰爭中拚命殺戮了一半以上的歐洲猶太人，約六百万人左右。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財產損失也遠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高度發展的空襲所造成的物質毀滅的巨大，決非職業毀滅家在一个世代以前戰爭中所能做到的可比。歐洲變成了瓦礫，從大陸的一端到另一端，城市和工廠都遭摧毀，北非和亞洲的大部分，也同樣糜爛了。可是西半球却終於避免了這種戰爭毀滅的局面。據國際清算銀行估計，截至一九四六年三月十日為止，包括所有參戰國在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金錢消耗總數為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億美元，約等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代價的四倍。美國的消耗，截至一九四六年

* 在另一方面，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犧牲的士兵，僅及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犧牲的四分之一，雖然它的平民犧牲是巨大的（見斯登堡著：“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紐約一九四七年英文版，第一—三頁）。法國所損失的士兵，則僅及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二分之一。

六月三十日止，把因战争需要继续支出的费用如每年一百五十亿美元的电报金、医疗费用以及二千六百亿美元国债的利息等除外，共为三千四百九十七亿七千八百六十万零八千八百七十美元，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消耗则为四百十七亿五千五百万美元^⑳。据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使美国消耗去了一万三千亿美元左右。

- ① “共产国际纲领”，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九月。
- ②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美联社电稿。
- ③ 汉森·鲍尔温著文，载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纽约时报”。
- ④ 梅耶著：“我们是不是必须毁灭？”，纽约一九四九年版。
- ⑤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美联社电稿。
- ⑥ 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美联社电稿。
- ⑦ 佛劳伦斯·穆莱编：“一九四九年黑人手册”，纽约一九四九年版，第二四二页。
- ⑧ 一九四九年“资料年鉴”上之美国官方材料，第二〇九页。
- ⑨ 詹姆士·艾伦著：“世界垄断资本与和平”，英文版，第八八——九一页；参阅艾伦著：“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知识社一九四八年中文版，第七一——七三页。
- ⑩ 参见战时情报局编：“战时加拿大”，渥太华一九四五年版。
- ⑪ 蒂姆·布克著：“共产党人对加拿大的看法”，第一四页。
- ⑫ 同上书，第一五页。
- ⑬ 战时情报局编：“战时加拿大”，第六页。
- ⑭ 加拿大外交部编：“参考文件”，第三十二号，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渥太华版。
- ⑮ 泛美民主理事会编：“南北美洲双週刊”，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
- ⑯ 苏尔、埃佛朗和内斯合著：“未来世界中的拉丁美洲”，第一八五页。
- ⑰ 同上书，第一九〇页。
- ⑱ 贝伦特著：“美洲内部的经济关系”，第二一一页。
- ⑲ 联合国新闻电稿，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EC/722。
- ⑳ 贝伦特著：“美洲内部的经济关系”，第二五页。
- ㉑ 杜根著：“南北美洲”，第九九页。
- ㉒ 古兰德著：“罗斯福的施邻政策”，第一三五页。
- ㉓ 官方材料的数字，参见“一九四九年世界年鉴”，第三二六页。
- ㉔ “一九四七年资料年鉴”的数字，第三五四页。

第二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革命後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是國際資本主义制度總危机的結果，反过來，由於它廣泛的破坏和毀滅，又進一步地加深了这个制度的根本危机。它對於世界資本主义腐蝕的影响所以特別嚴重，是因为这次战争發生在資本主义其他一系列的災難之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國革命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經濟大恐慌。

英國經濟學者約翰·伊頓曾描述資本主义制度的危急地位如下：“資本主义總危机是世界規模的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時代，在这个時代中，資本主义制度的內部矛盾已經尖銳到資本主义開始崩潰的程度，它已不再成为唯一的無所不包的制度，而它的統治已为資本主义國家中革命的工人階級運動和殖民地國家中的反帝運動所削弱以至於最後被摧毀。”^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果空前明白地証明了伊頓所描述的双重的过程，那就是一方面，舊的資本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以及因此而產生的階級和民族革命鬥爭的交錯，而在另一方面，則是以苏联为先驅和領導的新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成長。

資本主义制度的衰落

世界資本主义的衰落，是經濟、政治和思想各方面的，它影响

所有美洲的國家，正如影响世界的其餘部分一样。除了因歷次世界战争造成物質的破坏和世界貿易的摧毀以外，日益深刻的资本主义總危机的根深蒂固的經濟跡象，在这战後時期是众多而又嚴重的。在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三年之間，世界工業生產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五·八，而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三八年这个時期中，每年的平均增加跌落到只有百分之一·五。同時还有从必需品轉到奢侈品生產的日益增長的傾向。空前規模的大量失業的增長，和平時期軍事費用的巨大增加以及許多國家中羣众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也都是資本主义的削弱和衰微的無數徵象中的幾個。

資本主义衰落的基本徵象之一，是國家資本主义強烈的傾向，以各种方式出現在所有的資本主义世界中。这种國家資本主义的一个形态，就是工業國有化在資本主义國家中的盛行（英國、法國、阿根廷等等）。國有化的基本作用，乃是由國家來救濟破產的資本主义工業和由政府保證資本家的利潤。另一种方式是由國家用各种方法補貼工業，以維持商品的價格或吸納过剩的生產（美國的“新政”，巴西、阿根廷等國的國家“計劃”等等）。國家資本主义也隨着壟斷資本的成長以及它以許多方式与政府的密切結合而發展。而且“民主”政府还有日益增長的法西斯傾向，控制工会和限制人民的公民自由（在美國、加拿大、拉丁美洲、西歐、澳大利亞等等）。銀行家和壟斷資本家手中巨大國債的增長，是企業与政府結合的另一个例子。所有这一切表示着削弱了的工業制度，已經不能像以前那樣的進行，現在是日益需要他們各自政府的廣泛維持和支援了。最近國家資本主义的巨大成長，正是列寧对帝國主义是“垂死的資本主义”的正確形容的確切徵象之一^②。

資本主义制度日趨根本衰弱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所有主要資本

主義國家走上戰爭經濟的傾向。這是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總的傾向相聯系的。現今加緊的軍事化有兩重目的：第一，用軍火定單來刺激根本出了毛病的工業；第二，試圖通過反對蘇聯的大戰，來解決資本主義日益加深的總危機所孕育的無數問題。除此以外，還要給資本家謀取豐富的利潤。現行戰爭經濟的一面，就是對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之間貿易的自殺性的破壞。這種總的戰爭傾向乃是世界資本主義衰落的最根本的一個標誌。

世界資本主義崩潰的一個更加致命的標誌，是整個殖民制度在戰後時期中顯然的削弱。幾乎是所有的西歐國家——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荷蘭、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都建立在對大部分亞洲和非洲人民的帝國主義掠奪上面，主要靠此過活。但是現在，殖民地人民正在以不同的進度掙脫着帝國主義的枷鎖而掌握他們自己的命運了。這對於西歐資本主義是無可補救的打擊。列寧在很久以前就說過這種發展的嚴重性，他說：“如果不能在殖民地控制廣闊的市場和巨大的掠奪場所，歐洲的資本主義列強就是在短時間內也不能維持它們的生存。”^③為了拚命控制它們的殖民地，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強國違反了絕大多數人民的意志，瘋狂地支持着台灣、南朝鮮、馬來亞等地的傀儡政權。

資本主義制度根本削弱的另一個標誌，就是世界資本主義的重心顯然的移到美國。我們看到，美國久已集中了資本主義世界基本工業生產的工具。這個傾向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大大地加速。當別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戰爭中摧毀了它們的工業，美國卻以狂熱的速度發展着它的工業設備。它給其工廠增加了價值二百五十億美元的最現代化的生產能力，這比德國在戰爭爆發時候所有的重工業還要多。今日美國擁有着現有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力的大

宗。斯登堡說：“如果把生產能力加以充分利用，那末它的工業生產就將等於資本主義世界其餘部分的兩倍。”^④ 这个建立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災難之上的龐大工業機器，使得美國在爭奪世界市場的殘酷鬥爭中，对其他國家佔了巨大的優勢。因此就使得那些受戰爭摧殘的資本主義國家，再也不可能恢復它們的基礎。美國工業的優勢，就這樣的削弱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制度，同時也暴露了美國經濟上最具破壞性的生產過剩的危機。

美國从其殺人的盛宴中達到了虛假的“繁榮”，正在實際上吞噬着別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這些國家都是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雙重影響的創傷的。多少年來，美國就吸收着資本主義世界的黃金貯備，到一九四九年，美國已擁有其中的百分之七十三。這一過程進行得這樣的迅速，以致世界金本位不得不被放棄；國際兌換制度破壞了，資本主義世界所有的貨幣都成了萬能的美金的奴隸。同樣地，美國現在還成了可以輸出的資本的主要貯藏所。“作為一個集團說，美國的公司發着財。在戰後四年中，它們在新的工廠和設備方面投資六百億美元；他們增加別的資產一百一十億美元；它們保留了二百一十億美元作為折舊預準金，此外它們手裏還握有了四百億美元的現金和政府證券。”^⑤ 美國工業還充溢着未投資的資本過剩。它在一九四九年輸出了六十七億美元，而且還可再輸出幾十億。在經濟上，資本主義世界仰承着華爾街吸血者的鼻息。

世界資本主義衰弱和不平衡的性質，結果造成了所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法國、西德、日本、意大利等——都仰賴美國的施捨，而所有其餘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也都爭相取得這份施捨。這樣美國用馬歇爾計劃名義

送給歐洲的約有一百五十億美元，據這個計劃前任主持者霍夫曼告訴我們（見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紐約先驅論壇報”），我們必須繼續無限期地以每年平均三十五億美元的非軍事援助給予歐洲。據霍夫曼說，除此之外，美國在未來三年中給予歐洲的軍事援助，總共將為一百三十億美元。所有這些巨大的財政支出都採取了“贈品”的形式，因為其他破產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沒有償還的可能的。這種片面的情況在世界資本主義歷史上是頗為新穎的東西。

隨着世界經濟這種向美國的轉移，也發生了政治力量的相應的轉移。結果，特別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無情的財政資本統治下的作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美國，就對搖搖欲墜的資本主義世界建立了它的統治或霸權。美國利用了這種空前的控制，現在就在許多方面激劇地侵犯着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族獨立。它特別藉此控制了聯合國的行動。這種美國資本主義的霸權，確定地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一種表現；因為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和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如果不是處在非常惡劣的情況，它們就決不會對之屈服，甚至比像他們現在的那種限度也不可能。美國的霸權本身是總危機的產物，同時又起着大大地加深這種危機的作用。這因為第一，它基本上惡化了國際經濟形勢；第二，它極大地加深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第三，它激起了全世界許多新的千百萬的工人進行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以保衛他們受到威脅的生活水平、民主權利、民族獨立和世界和平；第四，它又使得世界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的矛盾達到了尖銳的危機。這些緊張是可以把英美戰爭集團打得粉碎的。美國凌駕資本主義世界的霸權決不能醫治資本主義的總危機，而只有使之愈加惡化。

资本主义總危机的加深，特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果來說，除了上述經濟和政治的影响以外，还有着深刻的思想上的後果。對於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存在着廣泛而普遍的悲觀情緒。这种对资本主义信心的喪失，不但存在於劳苦大众中間，而且也滲透着資本家的階層。在統治的資產階級和它的代言人中間，對於他們社会制度的前途，從來沒有產生过任何像現在这样的思想混乱以至恐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後，受伤的资本主义制度曾部分地暫時地穩定。社会主义的傳播一時受到了阻遏，资本主义最迫切的經濟問題在當時应付了过去。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後，却再沒有这样的资本主义穩定的時期。资本主义的經濟困难是根本的，这个制度的政治問題是無法克服的。對於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來說，總危机將繼續曲折地災難性地日益加深。

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傳播

如我們在前面所說，资本主义總危机的作用有兩重意义。那就是，隨着这个制度的崩潰，社会主义日見實現了。一个因素產生了另一个。当衰朽的资本主义的太陽落沉下去，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太陽升起來了。世界經濟和政治的重心正在迅速地從资本主义轉移到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掀起了世界規模的民主和革命鬥爭的巨浪。這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後同样的羣众浪潮的區別就在這裏：那些早期鬥爭的起點是在於民众反对战争和它的帝國主义目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後時期的鬥爭，却是与战争性質相配合地增長起來的，它們的目的，正是在於充分實現民主人民所为之而战並贏得

戰爭勝利的目的。

民主和社會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時期的巨大成長的最有決定性的一面，在於蘇聯力量和政治威信的激增。帝國主義者曾經希望並陰謀策劃第二次世界大戰將會根本消滅蘇聯，或者削弱它，使之不再成為重大的因素。的確，蘇聯的戰爭損失是嚴重的。除了至少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人的戰爭損失以外，被佔領和被毀滅的蘇維埃領土包括着蘇聯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百分之五十八的鐵，和百分之六十三的煤。還有，七萬個城鎮和村莊遭焚毀，三萬一千八百五十個大工廠被掠奪或摧毀；六百萬座房屋和其他建築物被毀滅；百分之五十的鐵路被破壞；七百萬匹馬和一千七百萬頭牲口遭了盜竊或宰殺；成千上萬的集體農莊遭到了劫掠；幾百個城鎮完全被夷為平地——總共的財產損失達到六千七百九十億盧布，約等於一千二百八十億美元，而政府為了進行戰爭所支出的億萬費用還不計算在內。

這些損失，包括生命和財產，比歐洲其餘所有盟國損失的總和還大。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在這種壓力之下必將崩潰而不得不放棄鬥爭。然而蘇聯不但能夠在戰爭中挺住這樣的損失，進行鬥爭到完全勝利，它並且還完成了震驚世界的戰後復興。所有這些，就是因為社會主義具有無比巨大的內在力量。當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被餓食着幾十億美金，依然徘徊在危機中而毫無真正恢復遠景的時候，蘇聯不用任何的美國援助，却不但已經克服了它戰時的財產損失，而且還正在龐大的工業發展計劃中邁進。

在一九四九年，由於五年計劃的年度計劃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三，蘇聯工業的總產量已達到了戰前最高一年即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一。在一九五〇年的上半年，生產達到了更高的

比率，而为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一百七十^⑥。现在，在農業和工業兩方面都正在更進一步地迅速前進。甚至美國商人也不得不承認蘇維埃工業的進步。“在蘇聯隨着總生產的擴大，新的投資預計每年約增加百分之十七。……这样，在三年之中，新的投資價值將比上一年度高百分之六十。”^⑦ 這些進步，僅不過是蘇聯工業上利用原子能，在廣大的乾燥地區改變氣候等宏大計劃的一部分。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可能着手這樣龐大的發展計劃。由於巨大的工業成就，蘇聯的政治威信也大大地增加了。今天，在它輝煌的戰績和總的社會主義成就的基礎上，蘇聯已大大地加強了它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成為民主和社會主義進步勢力的領袖，資本主義所不可戰勝的強國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時期中，第二個社會主義巨大的進展，就是一系列的人民民主國家在中歐的建立——在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還有南斯拉夫，直到它由於鐵托匪幫背叛而變成了法西斯）。這些國家，擁有着將近一億的居民，現在正迅速地走向建立社會主義。它們並不享用美國的財政借款，也在工業上迅疾地前進。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工業生產在保加利亞達到了戰前生產的百分之三百；波蘭，百分之二百二十；匈牙利，百分之二百；捷克斯洛伐克則為百分之一百五十。生活水準在匈牙利比戰前高了百分之四十，而在其他人民民主國家中，也同樣地上升着。現在在德國東部又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所有這些國家和人民的脫離資本主義的軌道，構成了對於這個腐朽制度的主要打擊。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革命浪潮，也席捲了遠東。這廣大區域的所有主要國家——中國、印度、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印度

支那、朝鮮、菲律賓和泰國——都在不同程度上參加了這偉大的爭自由的鬥爭，至少包括了十億的人民。非洲殖民地也開始激盪了，不久就將是英勇的羣眾解放鬥爭的場所^③。這個廣大的政治發展的基本趨勢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資本主義，而走向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這偉大的運動基本上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學說汲取了動力。

遠東民族解放革命的實質就是這些民族正在摧毀着帝國主義所加於他們工業上的藩籬。帝國主義列強利用亞洲大國作為原料的來源，有效地阻止着它們的工業化——除了少數的鐵路、鑛藏、紡織廠和輕工業之外。但是現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革命的刺激之下，殖民地各族人民正在突破着這些經濟限制，決定建立他們自己的巨大的工業組織，以作為他們人民幸福的基礎。這說明了在資本主義腐朽的時期，爭取經濟和政治獨立的殖民地革命，必然不久就會轉入社會主義革命。這整個的巨大發展，乃是馬克思原理正確的基本證明，那就是當一個社會制度不再能發展生產力的時候，它就將在革命中被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所淘汰。共產黨的影響在亞洲是到處巨大的。

在光輝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領導下，包括着五億人民的中國革命，是当前震撼着世界的全部巨大的民族解放革命的真正表現。中國革命指示出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正在走上的道路。在中國革命中，殖民地人民的力量，達到了最高度的最清楚的和最確定的表現。中國革命僅次於俄國革命，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而這個偉大的革命還只是在它的開始的階段；遠東的億萬人民剛開始走上他們的路。亞洲正在迅速地脫出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世界報紙充滿着中國人民現在正在進行的迅速的經濟和政

治進步的消息。

战後羣众政治行動的巨浪，也深刻地影响着西歐國家。在幾乎所有的國家中，工人們建立了有力的共產党和龐大的工会。他們進行着許多次的大罢工和總的政治鬥爭，目的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巩固戰場上所贏得的反法西斯的勝利。社会主义情緒的巨大浪潮席卷了歐洲，其後果之一就是使工党在英國一九四五年的選舉中掌握了政权。战後初期所形成的大規模羣众組織，總部都在歐洲，其中有世界工会联合会，拥有會員六千六百七十万人；國際民主妇女联合会，拥有會員八千一百万人；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拥有會員四千六百万人。

在歐洲所有大規模的羣众運動中，正如在亞洲的羣众運動一樣，共產党起着決定性的領導的作用。在反希特勒的地下戰鬥中，法國、意大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國共產党的英勇鬥爭，贏得了不朽的光輝。這對於中國共產党和遠東各國共產党說來也是同樣的真實。所有這些黨又引導着羣众的行動和鬥爭進入战後時期。他們代表社会的健康的新生的力量，正与資本主义的衰落和腐朽成了对照。

拉丁美洲战後的鬥爭

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來的巨大羣众運動，是資本主义總危机的表現，这在歐洲和亞洲都達到了廣泛革命的頂點，而在拉丁美洲也不是沒有它們的反响。隨着和平的來臨，這些國家中的工人和其他民主势力都为着在当地实现战争所为之而战的偉大民主目标而努力。這裏，共產党又是處於領導的地位。這些國家雖然沒有直接感受法西斯佔領的压力，他們在人的生命方面也沒有遭到巨

大的戰爭損失，然而他們人民的運動却充滿了反抗的精神。他們直接地以摧毀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權力為目標。戰時的通貨膨脹激劇地降低了生活水平，對於羣眾的戰鬥情緒是一個重大的刺激因素。在戰爭時期和戰後最初幾年中，生活費用在拉丁美洲暴漲着，從烏拉圭的上升百分之百到玻利維亞的百分之五百，而工資却到處遠遠落在後面。

拉丁美洲的戰後時期，特別是最初兩年中，是民主羣眾尖銳鬥爭和猛進的一個時期。在許多國家中，都出現了極其重要的人民陣綫的運動，工會的組織和活動幾乎到處是大大增加。學生青年的運動也表現很大的活力。在這個開始的時期以後，反動派終於轉入了挑釁和暴力的進攻，這方面的記載要保留到下一章來講。這次戰後的動盪，是過去三十年來席捲拉丁美洲的第四次鬥爭的浪潮，以前三次，是跟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經濟大恐慌和三十年代後期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相關聯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幾年中，阿根廷便是這個戰後鬥爭的一個重要場所。早在一九四四年，以庇隆上校為首的軍官團推翻了拉米萊茲政府，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那個法西斯思想的奸雄庇隆，向工人們許下好聽的諾言，篡奪了阿根廷的總統並在一九四六年二月的選舉中狂妄地提出了自己的名字。在當時兇惡的鎮壓下，二千個以上工會會員下了獄，大部分被拘在火地島上的集中營裏。民主勢力聯合起來反抗着庇隆。基本上，在共產黨發動之下，形成了一個聯合陣綫，民主聯盟。“民主聯盟的聯合，除了團結了急進黨、社會黨、進步民主黨和共產黨以外，還得到獨立聯盟、一部分的農民組織和大多數民主知識分子的協助。”^①選舉展開了劇烈的戰鬥。美國國務院也直接插了一手，企圖打敗庇隆。而維阿根

廷脱离英国的轨道。但庇隆除了用他对人民的法西斯奸诈的诺言外，又从这次外国干涉中擴大了他的資本。选举結果庇隆所得到的票數佔百分之五十四，民主联盟佔百分之四十六。在这次选举中，共产党得到了將近十万張的选票。

在巴西，人民的民主势力、特别是工人階級，在战後初年有了極大的發揚。傑出的領袖就是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巴西民众都熱爱地称之为“希望的騎士”。一九四五年五月，当他經過九年幽禁之後，由於羣众压力而被釋放的時候，普列斯特斯受到羣众的巨大欢迎，在有幾次欢迎他的大会中，到会的人數達五十万之多。一年之中，巴西共产党从一个小小的地下組織一躍而为拥有十五万黨員和七种日報的政党^⑩。工会在共产党領導下以極大的速度成長着，會員的數字很快達到了一百五十万。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的选举中，針對着新出現的独裁者杜特拉將軍，共产党得票近六十万，即佔全國投票總數的百分之十。他們选出了十四个代表參加國民議會，和一个參議員普列斯特斯。保守分子杜特拉又策動了选举。据反共作家馬丁·埃龐称：“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巴西选举，使得共产党的票數增加到八十万。”“共产党所支持的、後來成为反動派的巴罗斯当选为聖保罗州的州長。在首都里約熱內盧，共产党成了最大的政党，在市議会的五十个議員中共产党当选了十八名。”^⑪这样，到了一九四七年五月，反動派發動了反攻，杜特拉政府宣佈共产党为非法。

智利也是战後不久時期高度重要鬥爭的場合。尽管由於雇主兇猛的抗拒和內部社会民主党方面經常的破坏傾向，一九三八年选出的人民陣綫政府却有效地進行着工作。在再度的选举中，它仍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选举中，也就是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民奋起的高潮中，人民陣綫政府達到了它的頂點。魏地拉（後來背叛人民，宣佈共產黨為非法）以五萬票多數戰勝了保守的反对派而當選。他的得到多數以及六千張以上的選票是共產黨給他的。羣眾運動的力量表現於共產黨勢力的增長，他們在眾院和參院中贏得了二十個席位，在開始的時候，還有三個黨員參加了魏地拉內閣。

古巴也感受到戰後工人們為了在和平時期實現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民主目標而奮鬥的充分力量。強有力的社會主義人民黨（可說是西半球組織得最好的共產黨）鼓吹着和領導着這個時期許多經濟和政治的鬥爭。它在某種範圍內跟聖瑪丁政府相合作；但後來，這個政府迫害了共產黨人和左翼工會會員。仇恨共產黨的埃龐，對於這個黨曾說了下面的話：“古巴共產黨近年來的進展是驚人的……共產黨在戰爭幾年中的投票力量增加了一倍：從一九四二年的八萬一千二百五十五票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十二萬四千六百十九票，又增加到一九四六年的十九萬七千票。”^②在當時，正是現行拉丁美洲反動攻勢的前夕，古巴共產黨有三個黨員參加參議院，九個參加眾議院。黨的領袖胡安·馬里內略是參議院的副議長。黨的總書記布拉斯·羅加是眾議院的一員，還有古巴工人聯合會總書記拉薩羅·培尼亞也是眾議員。古巴沒有社會民主黨。

在戰後的最初時期中，許多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都發生了強有力的人民陣綫的運動，而以共產黨在其中起了中心的作用。在烏拉圭一九四六年的選舉中，共產黨的票數從一九四二年的一五、〇〇〇增加到三〇、〇〇〇，並選出了一個參議員和五個眾議員，這是拉巴拉他河區域風向的確定信號。在秘魯，在一九四五年的選舉中，共產黨起着重要的作用，覺醒了的民眾給予美洲人民革命同

盟以政府中多數的席位，但这个社会民主党的組織却並不能利用它的多數來促成重要的改革。隨着战争的結束，在墨西哥、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其他各地，人民都对現行惡劣的生活条件提出強烈的抗議，並且進行了各种重大的罢工和別的羣众行動。

拉丁美洲在这个時期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就是波多黎各人民爭取民族独立的日益增長的要求。半世紀以來，或者說自从美西战争以來，美國統治着这个居民二百三十万左右的小小加勒比的島嶼，作为一个殖民地。它的人民遭受着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所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和經濟的苦難。它受到帝國主义統治、土地壟斷、高物價、低工資、大量失業以及普遍的營養不良和疾病这些灾难。幾年以前，波多黎各政府生活費用的預算估計每一家庭每年的最低限度收入为一千二百四十美元，但实际的收入只有三百四十五美元。福克斯指出波多黎各每人的平均收入，僅及美國最窮苦區域如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馬州人們收入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⁹⁾。而食物的價格要比美國的高百分之二十七。聖胡安的貧民窟是全世界最可怖的地區之一。五十万以上的波多黎各人無家可歸，三十万兒童不能上学——而人口不过二百三十万左右。

美國虽然在形式上而非實質上允許了古巴和菲律賓人民的獨立，但它对波多黎各仍緊緊地牢守着駭峻的殖民統治，这个地方被特別視為防守巴拿馬运河的巨大軍事基地。在它的全部佔領時期中，虽然一再提出了改善的諾言，但对波多黎各人民甚至連表面上的自治都不允許。这个國家殖民地立法機關的所有法令，都得經過美國總統的複審和否決，杜魯門現在允許給波多黎各以一个“憲法”的動議是同样的空洞。美國控制着糖業，也控制着这个小島的對外貿易和弱小的工業。

波多黎各爭取獨立的運動增長着，特別是過去十二年來，在戰爭和戰後時期達到了高峯。廣大的人民羣眾要求獨立，但馬林領導下的大眾民主黨，雖有多數波多黎各人民的支持，却不但是一个空談獨立的政客集團，而且还把自己局限於從屬美國的範圍以內的溫和改良的綱領。它的領導利用着許多人的恐懼，認為波多黎各如果在政治上變成獨立，那末在經濟上就將因喪失美國的糖業市場而陷於破產。為了應付這個問題，最近在美國國會中提出了一個馬肯托尼奧所贊助的方案，主張允許獨立的波多黎各把糖輸入美國，同時又同意波多黎各可以樹立關稅來保護和發展它脆弱的工業，以防止美國大壟斷資本破壞性的競爭。這也就是波多黎各共產黨的總的方針。這個島上羣眾性的獨立運動已經是這樣的強大，以致美國被迫作了讓步，於一九四七年允許波多黎各有权選舉它自己的總督。

當本書付印的時候，波多黎各剛在國民黨的領導之下舉行武裝暴動（一九五〇年十月下旬）。叛軍曾佔領幾個城鎮，但被擊敗，他們的領袖康保斯在激烈的鬥爭後被捕。接着發生了十一月二日卡拉左和托列索拉在華盛頓勃里埃宮謀刺杜魯門總統的事件。這全部冒險行動的根源是在於美帝國主義在波多黎各所造成並且維持着的悲慘情況。這說明了拉丁美洲總的富於爆炸性的情況。

美國和加拿大戰後的鬥爭

戰後的羣眾怒潮，不但在歐洲和亞洲和範圍較小地在拉丁美洲產生了如此深刻的後果，同時也表現於美國和加拿大。在這兩個國家中，一當戰爭結束，廣泛的罷工運動發展着，都是為了反對日益高漲的生活費用，同時更由於一大堆戰時未經解決的困難。

工人們確定地充滿着戰鬥的情緒。“四百六十五萬以上的工人捲入了（美國）一九四六年的罷工——美國勞工史上歷年最大的人數。”^⑭在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罷工的浪潮退落了一些，捲入罷工的工人數目下降到二百十七萬到一百九十六萬。加拿大也捲入這廣泛的罷工運動。這兩個國家的罷工都包括着許多全國性的工業——煤、鋼、汽車、航海業、電氣、鐵路、紡織、成衣業、運輸等等。差不多每一次罷工，都以實際上增加工資而結束。這些運動的結果，是工會繼續着它戰時以來的發展，會員總數從一九四一年年底的一千零五十萬增加到一九四七年年底的一千六百萬。這個數字幾乎包括了加拿大全部的九十五萬工會會員。

在戰後時期，羣眾中間戰鬥精神最突出的表現是黑人。他們無論在當前罷工和組織運動中，無論在一九四八年進步黨的選舉中，都表現了極大的活動。他們所進行的最出色的當前鬥爭之一，就是南方爭取投票權的運動。這是對臭名昭著的“黑人法規”的無數打擊之一。在一九四〇年，只有二十一萬一千個黑人可以在南方投票，但在一九四九年，數目增加到七十五萬，而且還在繼續增加着。黑人和他們的白人盟友已經使得黑人民族的權利問題，成爲一個急迫的全國性的問題。他們的鬥爭迫使杜魯門總統提出了他的“公民權利”方案，雖然還不能迫使他爲方案爭得立法的效力。來自蘇聯、中國、印度、拉丁美洲和其他國家的對於黑人民族在美國遭受野蠻待遇的有力批評，大大地增強了爭取黑人權利的鬥爭。黑人是套在美國對外政策的頸子上的塊重石頭。

除了這些廣泛的工資運動、建立工會運動和爭取黑人權利的鬥爭之外，戰後美國和加拿大勞苦大眾中間的政治戰鬥精神還有着其他方面的表現。其中，我們也應說一說加拿大合作社同盟

在加拿大的發展以及進步黨在美國的成立和它的一九四八年的競選運動。這兩個國家蓬勃戰鬥精神的重要徵象，還表現在大量青年和婦女團體參加了新成立的規模巨大的婦女和青年的國際組織。最重要的，特別是由於希爾曼的發動和這個團體強大左翼的壓力，產業工會聯合會對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到十月新的世界工會聯合會在巴黎的成立，採取了積極的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初期的美國和加拿大的鬥爭，並沒有達到世界其他部分所達到那樣的革命強度。主要原因是在於這兩個國家的工人，雖然在戰時經受了巨大的經濟困難，却並未遭到歐洲和亞洲人民羣眾所遭受的戰爭苦難。他們的困難還不足以促使他們投入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面鬥爭。而且，在戰爭時期中，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工業繁榮中，他們的生活條件雖日趨惡化，但還沒有壞到激起他們作殊死的鬥爭。

在戰後時期的美國和加拿大，削弱工人們對資本主義反動派的打擊的另一重大因素，乃是他們的工會和政治領袖，一當戰爭結束，就完全背叛了曾為之而戰的一切民主的目標。羅斯福逝世（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不久，他的後繼者杜魯門總統在工人和自由的幌子之下，發動了美帝國主義征服瘡痍滿目的世界的運動。美國和加拿大的大批工會和社會黨的領袖，都立即在杜魯門帝國主義政策叫囂的幕後聯結起來。照理，應該嚴肅地擔負起把戰爭勝利化為民主和平的工作，但是加拿大和美國的工人却發現自己被他們的領袖投入了準備新戰爭的狂熱——反對它們的盟國蘇聯。

官方工人領袖的這種對於戰爭目標卑鄙的背叛，在加拿大和美國的工人，是比其他任何國家的工人經受得更快、更深的，這無疑地使得工人們的戰後鬥爭減少了力量。不像有些地方的戰後鬥

爭帶有廣泛的、反資本主義的性質，在美國式的社會民主黨的出賣的情況下，美國還缺乏足夠堅強的共產黨，來真正的領導羣眾。在加拿大和美國，工人的利益因而受到了損害。在戰後時期的最早階段（如同西半球別國的共產黨一樣）美國共產黨因該黨總書記白勞德的階級合作路線而遭削弱。他的理論的實質是認為美帝國主義是進步的。白勞德的機會主義終於遭了清算，他於一九四五年六月被開除出黨，黨終於迅速地重新回到堅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上。

兩個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是世界資本主義制度陷於非常危險和迅速瓦解的地位。過去三十年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累積影響，對於這個制度產生了毀滅性的後果。總括地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經濟大恐慌、法西斯的災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人民民主國家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連續打擊的決定性結果，是根本地促成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癱瘓和偉大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

結果，現在就有了兩個世界——一個病態的腐朽的資本主義世界和一個健康的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世界。資本主義世界是病入膏肓了。它的財政和工業制度變成了一片混亂；它的一度喧嘩的巨大帝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意大利——或是滅亡或是衰微了；它的殖民制度在崩潰中，而它現在最有勢力的龐然巨人美國，也不過是泥足。更有一層，它的經濟學家、哲學家和政治領袖們都破了產，他們的思想意識充滿了混亂、絕望和幻滅。他們也浸染了法西斯的反動。他們既不知道資本主義深刻危機的原因是

什麼，也不知道怎樣逃避危機。在另一方面，新的社會主義世界却是生氣勃勃；它為民主的進步和成就的不可抗拒的精神所鼓舞；它的思想意識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為基礎，是明確而樂觀的，它滿懷信心地向前瞻望着新世界的創造，這個世界比以前人類從來所夢想的還美妙得多。

從歷史來看，所有這一切的意思是透底的清楚。資本主義完成了它的歷程，正趨向沒落，而社會主義在上昇。那一度支配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在迅速地消逝，而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正在取而代之。

衰朽的資本主義世界仍保持着對多數的世界人口、土地和生產力的某種形式上的統治。但是這種統治已日益動搖和難以維持，它由於資本主義制度內外矛盾的影響而迅速地瓦解着。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勢力已經贏得了約近八億人民即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和約近世界四分之一土地的領導權。這些人民力量不斷地增長着。地球上三個最大國家中的兩個，——蘇聯和中國——第一個是社會主義，第二個是正在過渡到社會主義。整個遠東沸騰着新的革命精神，而在所有絕望地困病的資本主義西歐的國家，境內都有着有力的、新生的、未來屬於它們的共產黨和民主的運動。世界社會主義的力量現在已無疑問地比資本主義的力量強大。真正力量的對比從舊的制度轉移到新的制度方面已達到了這樣的地步，如果資本主義為了竭力解決它們的許多問題，竟能按照它們現在所策劃的使它們國家捲入了反對社會主義世界的戰爭，那末它們就一定要在軍事和政治的毀滅性的敗北中垮台。

資本主義的辯護者、理論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已變得恐慌和瘋狂，他們看到了——儘管他們並不瞭解——現在面臨着它們的兩

个世界的形势。他們的全部政策，乾脆是基於企圖倒轉歷史車輪的徒勞無益的努力。他們狂妄地企圖医治無可救藥的資本主義和除掉社会主义的世界——双重不可能的事情。人類的威脅在於作爲一個階級的驚惶失措的資本主義，認識到世界經濟和政治發展的進程是在無情地反對着它們，却還想微倖地通過絕望的掙扎，迫使人類捲入他們所策劃的原子彈和氫彈的戰爭。資本主義存在本身，現在已經成爲人類致命的威脅。

- ① 約翰·伊頓著：“政治經濟學”，英文版，第一九〇頁。
- ② 參閱列寧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 ③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 ④ 斯登堡著：“即將來到的經濟危機”，第一二一頁。
- ⑤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四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 ⑥ 波斯別洛夫著文，載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七日“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 ⑦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 ⑧ 杜憲著：“英帝國的危機”，紐約版，第七三——八〇頁。
- ⑨ “阿根廷共產黨歷史”，西班牙文版，第一二二頁。
- ⑩ 約瑟夫·斯達洛平著文，載一九四七年三月號“政治月刊”。
- ⑪ 馬丁·埃羅著：“今日的世界共產主義”，紐約一九四八年版，第三頁。
- ⑫ 同上書，第二九七頁。
- ⑬ 福克斯著：“加勒比區域的自由與幸福”，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三八頁。
- ⑭ 美國勞工研究會編：“勞工實況”，第八輯，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一五二頁。

第二十九章

美國对西半球的掠夺

華尔街的富豪們，由於無厭貪慾的推動，又面對着資本主義衰落与社会主义上昇的可怕的世界景象，正在推行一种政策，其出路必須是美國統治世界，甚至不惜挑起另一次可怖的战争。他們對於这种大規模方案的論點和計劃，我們以後还将加以論述。這裏要討論到的是这个巨大的帝國主义方案的一个重大方面；就是把美國壟斷資本的統治加在整个西半球的企圖。

我們在前面幾章中已經看到，从美利坚合众國形成起，就經常有冒險家或開拓者用貪婪的目光凝視着北方的加拿大和南方的拉丁美洲，他們梦想着和策劃着一个美國所統治的巨大的包括整个西半球的帝國。在內战以前，許多奴隸主孕育着野心的征服計劃，而这也就是在門罗主义幌子下对拉丁美洲許多侵略行動後面的總思想。在睦鄰政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時期，这些傳統的擴張主义傾向，當時虽已發展为羽毛丰满的帝國主义目标，却还多少籠罩着一層自由主义的薄紗。可是，就在这幾年中，美國着着是走向建立它对西半球的帝國主义統治。一当一九四五年四月杜魯門總統上了台，他就把睦鄰政策殘餘的自由主义裝飾拋到一边。他開始空前猛烈地用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的压力，來推進華尔街的計劃，以打敗它的帝國主义勁敵（主要是英國），並奴役西半球使之变为美帝國主义的一个廣大的“後方”。

美國的帝國主义計劃

这个完全征服西半球的廣泛帝國主义計劃的經濟部分，就是一九四五年三月在墨西哥察浦忒帕克的美洲各國會議上所提出的“克萊頓計劃”，當時羅斯福總統还在世，战争还在進行中。克萊頓計劃被誇張地称为“美洲的經濟憲章”，它的三个主要方面就是“自由貿易”、“自由投資”和“自由企業”。

这个“憲章”的“自由貿易”方面要求美洲各國間相互降低關稅。这个建議的總的影响，將使拉丁美洲脆弱的工業暴露在有力的和高度有組織的美國工業不可抵抗的競爭前面。這將阻止拉丁美洲進一步的工業化，甚至还將摧毀这些國家現有微弱的工業。它也將限制拉丁美洲各國之間的商業，並將保證美國在拉丁美洲總的貿易中的最大部分。正如一位美國作家在大約十年以前坦率地所說：“南美洲的市場必須關閉起來；它必須成为美國的獨佔貿易區域。”^①美國尽管在拉丁美洲高嚷“自由貿易”，但却在世界規模上任意締結卡特尔協定，以對抗像战前德國那樣較強的競爭者。

帝國主义經濟計劃“自由投資”的一面，將使美國——这个拥有足够大量資金進行廣泛投資的唯一美洲國家——有权根据自己的条件把資本輸入各國，这样就摧毀了一切旨在限制外國投資和防止人民遭受不在当地的美國剝削者为了利潤而掠奪他們財富的國家法律。一位古巴作家曾描述这个特點說：“克萊頓計劃禁止限制投資，不許用捐稅限制利潤，並且要求‘保護’投資者，明白地証明了拉丁美洲是被当作殖民地來看待的。”^②

克萊頓計劃“自由企業”的一面，將不許拉丁美洲人民有权把他們國家的基本資源和工業國有化，並從而把它們掌握在自己的

手裏。它將迫使他們樹立社会進步的阻碍，同意美國製造商协会衰朽的毀滅性的意見。这正是把拉丁美洲全部經濟生活開放給華尔街壟斷資本的放肆剝削的另一个計劃。

这位華尔街的真正代言人、美國助理國務卿克萊頓的計劃的另一重要特點，就是將在表面上給拉丁美洲一些工業化的供应，但主要以美國借款为基础。这个方案後來被杜魯門總統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就職演說中提到了世界政策的地位，即他的出名的所謂“第四點”。这种“工業化”的真正目的，只是在進一步刻意經營之下，繼續傳統的殖民政策，僅僅建立一些並非服務於拉丁美洲人民利益而只是服務於美國資本家利益的工業。这种惡毒的帝國主义給慈悲的拙劣伪装掩盖着。古巴共產党領袖布拉斯·罗加在講到拉丁美洲對於这个全部工業化方案的普遍評價時會說：“这些言辞，給我們國家日常的实际生活証明了是謊言，因为我們國家遭受着北美壟斷資本家和統治者的联合水果公司、美孚油公司、大通銀行以及債券股票公司的殘酷压迫和無饜榨取的痛苦。”^③在墨西哥，一九四七年的运输工業全國會議（雇主联合会）會說：“克萊頓計劃……只是一个爭取世界霸权、摧毀競爭和自由的計劃。美國在这个計劃中担任了核心國家的角色，而其他國家則處於衛星國的地位。”^④

美國控制西半球計劃的軍事部分主要表現於軍备標準化的方案，那是一九四五年十月美國通过泛美联防機構加在其他美洲國家身上的。根据这个野心計劃，所有美洲國家都应把“各种武裝部隊的所有單位的軍备和製造軍备的設施”加以標準化。还規定了保證强迫服役、軍官訓練等联合制度的措施，包括軍官和学生的交換^⑤。这样的計劃如果付之实施，唯一可能的結果是把西半球全部

軍事机器放在美國的手中。一个拉丁美洲作家說：“中、南美二十國的武裝部隊將喪失他們國家的性質而成为美國强大艦隊和大軍的單位。國防的需要將从屬於美國实力战略的國際目标了。”^⑥ 托列達諾寫道：“这一战略的当前目标是要使整个美洲从世界其餘部分中孤立，而把它的領土和資源保持在美國獨一無二的命令下。”^⑦ 这种軍國主义的惡魔，是在宣傳苏联將要進攻美洲的荒唐藉口的基礎上用魔法变出來的。

美國帝國主义計劃的政治部分，虽然沒有正式寫成条約的形式，也同經濟、軍事和文化部分一样是断然而激烈的。它包括摧毀拉丁美洲的民主，強使各國政府右傾，並且把它們完全放在美國直接的控制下。要做到這點特別需要削弱或摧毀共產党，分裂各國的工会運動，和破坏拉丁美洲劳工联盟。而这一破坏工作又以使得拉丁美洲和美國的各种社会民主党進一步腐化和馴服为必需的前提。

帝國主义計劃的文化部分，簡括地說，不免是用經常向美國人民銷售的同样欺詐的方法，向拉丁美洲人民和加拿大人民“銷售”美帝國主义的政治路綫——說这對於西半球的防禦、對於所有民族的民主和一般幸福是必需的。

揭露和反对美帝國主义这些活動的先鋒隊是共產党和拉丁美洲劳工联盟。阿根廷共產党領袖柯都維亞，曾概括地綜述規模巨大的美帝國主义擴張的全部計劃如下：“有名的‘美國世紀’的理論，在拉丁美洲各國中表現於如下的形式：強迫推行‘美國民主’（这是反民主、反共、反苏維埃的，藉以建立反動政府和清算真正民主的政权）；‘美國經濟制度’（要求給美國的商业和財政的片面壟斷擴張開放門戶）；‘美國文化’（拿它的文学、藝術、电影和英語來

欺蒙一切)；‘美國的軍事戰略和策略’(要求在美軍獨霸下統一全洲的陸軍和軍事裝備)；‘美國的外交政策’(要求拉丁美洲各國結成集團，支持美國的對外政策和北美的侵略態度，以反對起而抵抗美國強力的各族人民)。”柯都維亞說，這個運動的口號是“美洲為了美洲人(北美洲人)”^②。

希臘、中國和朝鮮的教訓，清楚地證明了如果必要，美國是完全準備用武裝干涉來支持它的奴役西半球的總計劃的。西半球的其他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各國，如果當要求民主的時機到來而把那現在控制它們國家的美國傀儡推翻，毫無疑問地將面臨着武力的干涉。這就是杜魯門主義在拉丁美洲的兇惡內容。

經濟攻勢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美國資本在拉丁美洲的經濟地位雖已增強，但華爾街戰後在經濟方面奴役拉丁美洲的努力，却不是完全成功的。這是由於拉丁美洲人民的抵抗、英國的反對和美國在全世界過度活躍的貪婪。總之，多方叫囂的“美洲經濟憲章”仍然只起着局部的作用。

在貿易的領域方面：在戰爭的景氣條件下，由於無限的市場和歐洲競爭者的消除，美國同拉丁美洲的貿易是繁榮的，但在戰後時期却碰到了困難。因為美國商人堅持多賣少購，拉丁美洲被吸乾了它在多利的戰爭和戰後初期中所建立起來的財政儲備。據達維拉指出，一九四七年拉丁美洲對美國的貿易逆差達二十億美元以上^③。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是同樣的情況，而且，由於尖銳的美元荒，拉丁美洲各國不得不劇烈削減從美國的輸入。美國商人愁苦地訴說他們對拉丁美洲的銷售在過去兩年中跌落了十億美元以

上,即从一九四七年的三、八五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跌到二、八三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估計數)。^⑩典型的例子是,“美國在巴西市場的份額,从一九四四年的百分之六十一,跌落到現在的百分之四十二左右。”^⑪其他國家的情況是同樣的。美國商人希望朝鮮戰爭的景气將會扭轉這種不利的趨勢。

拉丁美洲人並不像克萊頓計劃的規劃者所希望那樣,趕着撤除他們的保護關稅以容納美國貨的氾濫。相反地,他們強烈抗議美國的傾銷。除此之外,英國的競爭重又成為美國必須計入的嚴重的貿易因素。它自英鎊貶值以來變成了特別可怕的競爭者。加拿大也日益成為拉丁美洲市場積極的侵入者,它在一九四八年向拉丁美洲各國銷售的,等於是它在一九三八年銷售的六倍。還有西德的波恩政府現在也忙於奪回德國在拉丁美洲廣泛的戰前市場。

在投資範圍內,事情對於美國在拉丁美洲的資本家也並不太妙。在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巴西和其他國家,侵略的美帝國主義者面臨着強烈的人民抵抗,要摧毀各國人民為了保護自己反抗殘酷的帝國主義投資者而採取的措施,並不是容易的事。這些措施包括着基本資源的國有化,外國企業利潤的限制,外國公司多數股票必須為自己國民所有的條件等等。大民族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固然極願出賣他們民族的利益,但他們一當為了保衛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時却也是十足的貪得無饜。

華爾街儘管在那裏有着很大的投資,但相對地講,却還不是把最大限度的資本輸到拉丁美洲。“第四點”對拉丁美洲來說多半還是在於藍圖的階段。美國給拉丁美洲金錢相對缺乏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於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和它的各種軍事和戰爭的計劃,在世界其他部分有着龐大的投資。而且,華爾街老爺們還想以財政

上飢餓逼迫拉丁美洲各國讓步，使他們可以放手榨取各國的人民。从战争結束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拉丁美洲得到六億八千六百萬美元的美國借款和信貸，而歐洲為二百六十五億美元，亞洲為三十五億美元。最近对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其他國家的新借款，加上在委內瑞拉油礦的大量私人投資，已使拉丁美洲方面的數字超过了十億。

在过去三年中，美國資本家事实上面对着拉丁美洲金融家和資產階級政治家的一种輕微的反叛。这些人本是甘願在幾乎任何屈辱的条件下接受美國金錢的，但由於他們國內反对美帝國主義高漲的情緒，他們曾抗議美國把金融力量集中在世界別的部分而“忽視”拉丁美洲的政策。他們使得战争結束以來的幾次美洲會議充滿着这样的訴苦。为了压制反抗，特別在泛美聯盟中間，美國恢復了同个别國家打交道的老政策，因为單獨國家不能对美國侵入者作有效的抵抗。最近的烏拉圭—美國條約，托列達諾称之为烏拉圭主权的放棄，証明了这种政策趨向所在。

軍事攻勢

在战争時期和以後，美國在取得对拉丁美洲的軍事控制上有着很大的進展。在为了这一目标的許多方案中間，它促使幾乎完成了工程浩大的一萬五千英里的泛美軍用公路，从阿拉斯加的費爾朋克斯到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泛美航空公司（馬歇爾將軍是其中著名的董事之一）也建立了周密的航空網，使得美國潛在的軍事基地遍佈拉丁美洲。美國的公司还犧牲英國，獲取了拉丁美洲軍隊的軍火定單；美國的代表團和其他压力控制着這些國家中各種部隊的軍官團。泛美聯盟中为了各種目的建立起來的全部

委员会机构，也受美国控制，并被用来推进它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侵略的计划。

促进美国对西半球军事统治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由二十个共和国在一九四七年里约热内卢会议中通过了美洲联防公约。这个由乌拉圭、阿根廷和其他国家等赞同的协定，规定如他们之中任何一国遭到“侵略”，经三分之二的投票就采取联合行动，这样就把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放在那控制美洲国家组织的美国的手中。这个条约是针对苏联的，按照它的规定，西半球出现新的左倾政府将被谴责为俄国人的间接侵略，而成为其他美洲政府采取镇压行动的藉口。

但是这个目的在使美国充分地控制所有拉丁美洲军队的大规模军备标准化的计划，却进展得越来越慢，因为它的专断和露骨帝国主义的性质，在中南美国家中除了美帝国主义最驯服的工具之外，对于所有人都是太过分了。群众的反对是普遍而激烈的。托列达诺说“这个‘杜鲁门计划’在泛美联盟一九四八年的波哥大会议中遭到多数拉丁美洲代表的拒绝。”^①但朝鲜战争终于给这个侵略计划以新的生命。

美国在整个拉丁美洲广泛的战争宣传运动（在西半球联防反对苏联的薄弱藉口下促使各国军国主义化），虽然一般地得到政府领袖和资产阶级政客的支持，也碰到了强有力的群众反对。各国共产党和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特别把这种普遍的群众情绪导向和平和反对战争。一九四九年九月，拉丁美洲人民的和平情绪表现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大规模的美洲大陆保卫和平大会中，这次会议是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发起召开的，西半球几乎每个国家千百万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派来了代表。接着是各国举行同样性质的示威和广

大羣众拥護斯德哥尔摩宣言运动的發展。拉丁美洲各國人民是反对美帝國主义策劃着的战争的。

美帝國主义在拉丁美洲總的文化攻势，虽然在各种宣傳手段上化費了幾百万美金，根本却是一个失敗。在罗斯福總統新政時期，拉丁美洲國家的人民都開始希望，“北方的巨人”終於準備同这个半球的其他國家在家庭關係中和睦相处了。他們熱烈地欢迎着睦鄰政策。但是後來，他們的幻想被杜魯門總統生硬發展的“金圓外交”粗暴地摧毀了。結果，到了現在，在拉丁美洲羣众中間產生了一種比從來都更強烈、普遍和目标明晰的对美帝國主义的反抗。

政治攻势

自从大战結束以來，美帝國主义在拉丁美洲最成功的是政治攻势。蔓延这整个區域的帶有顯著法西斯性質的反動逆浪，大部分要由它負責。美國策動促使各國政府右傾，並且在最近哥斯達黎加、秘魯、委內瑞拉、薩尔瓦多、危地馬拉、哥倫比亞、巴拉圭和玻利維亞的政变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一位記者典型地指出，“政府（危地馬拉）認為自一九四五年以來的二十七次試圖的革命，公司（联合水果）都是在幕後操縱的。”^⑬越來越多的拉丁美洲独裁者变成了美國的傀儡。不但如此，美國还主使取締十二个國家中的共產党和工会，並在拉丁美洲劳工联盟中製造宗派的分裂。

巴西的普列斯特斯指出，“南美洲現在的軍事政变，不像舊時中南美洲傳統的‘革命’，以前的‘革命’只是受一个或另一个帝國主义支持的專制帮派之間爭权的武裝衝突，而現行的軍事政变却總是帶着統治的北美帝國主义鮮明的烙印……他們目的是拿軍事一

警察独裁來代替这些（軟弱）政府，因为这將在北美帝國主义的後方，保証为了發動新的战争所必需的‘秩序’。”^①

美帝國主义运用整套經濟和政治的陰謀以加强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其中如压制拉丁美洲各國同苏联的貿易，妨碍拉丁美洲各國間的貿易，挑撥各國政府之間的惡感，甚至造成战争的緊張，如唆使巴西反对阿根廷，智利反对阿根廷等等。

華尔街在这种反動政治工作中的拉丁美洲同盟者，有大地主和資本家、教会僧侶和各种法西斯集团。得力的助手还有所謂“第三种势力”分子——智利、烏拉圭和阿根廷的社会党，秘魯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古巴的“古巴革命党”，哥倫比亞的自由党，委內瑞拉的民主行動党，美國的劳工联合会和產業工会联合会的領袖，和各种托洛茨基分子、鉄托分子以及其他的“左”派，他們所主張的理論是，工人和農民走向進步和幸福的道路，就是通过支持美帝國主义的战争計劃。

智利提供了華尔街的反動代理人怎样在拉丁美洲活動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九四六年魏地拉總統是在有着智利三十万工人大部分为後盾的人民陣綫支持下当选的。可是当着他到華盛頓要求急需的五千万美元借款時，他就被告知取得借款的唯一条件是压制智利劳工联合会，和把共產党排出內閣。因此，魏地拉在公開法西斯反動派加上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之下，当即实行这一着。結果，自一九四七年八月以來，智利就處於实际戒嚴的狀態。共產黨員被排出政府，他們的党被宣佈非法；以美國劳工联合会为背景的社会民主党人伯納多·伊班奈茲策動了劳工联合会的分裂；罢工遭殘酷的鎮压，幾千个劳工領袖和战士在美國商業利益的煽動下被長期監禁。魏地拉取得了借款，現在就用以在達尔加華諾建立

美國控制的鋼鐵廠。無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智利成了美國實際上的傀儡。在一九四九年，智利從美國的輸入佔其總輸入百分之四十八·五，對美國的輸出佔百分之五十四·二。共產黨總書記第亞士在一九五〇年九月八日的“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上寫道：“美帝國主義者正在所有範圍加緊着它的控制：包括經濟、公共衛生、電影業、報紙、教育、廣播方面以及武裝部隊等等。”這個國家的真正統治者是杜邦和蓋根哈埃姆，安那康達銅鑛公司和伯利恆鋼鐵公司，它們控制了全國的礦產、化學工業和資源。

巴西提供了美帝國主義橫加干涉另一個顯著的例子。面臨着日益成長的經濟危機——標誌着美國片面貿易政策所造成的飛躍的通貨膨脹和國家財政後備的枯竭，杜特拉總統像智利的魏地拉一樣，來到華盛頓乞求借款。他同財政援助的諾言一道，也得到了指示，巴西的結果是：“杜特拉政府自一九四七年以來日益加緊趨向公開的帝國主義獨裁。宣佈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聯盟為非法之後，接着是取締勞工聯合會，取消共產黨員在議會中的席位，逮捕和私刑處罰工人和知識界的領袖，搗毀國內的報紙，從機關中開除具有民主思想的公務員，襲擊公共集會，頒佈取締言論和民眾運動的法律，破壞罷工權利，最後發動了對共產黨領袖普列斯特斯和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十七個委員的卑鄙的審判。”^⑤現在又懸賞五萬美元通緝普列斯特斯，不論生死。當然，法西斯主義者杜特拉得到了他的借款和華盛頓的熱烈祝福。普列斯特斯這樣描寫現在美國對他的國家的統治道：“巴西關鍵性的經濟地位，都操在美國壟斷資本的手裏。通過外國軍事代表團的媒介，武裝部隊都落入美國命令之下，美國就這樣控制了巴西所有陸海空的軍事基地。反

对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战争的准备，正在加紧进行着。巴西的法西斯化也正在加速进行。”^{①⑥}新当选的总统瓦加斯继续着这些反动的政策。

在古巴，美国也猛烈地行施着反动的压力。先前“进步”的格劳·圣玛丁政府证明了自己是华尔街忠顺的工具。一九四八年四月，布拉斯·罗加指出“格劳政府欺骗了群众对它的期望。”^{①⑦}它的继任者苏加拉斯政权是同样的反动。为了服从华盛顿和国内大反动派的意志，古巴政府过去三年来实行着日益加甚的恐怖统治。一百个以上工人领袖遭到无情的暗杀，其中包括曼纳特慈、阿拉西里奥·伊格莱西亚斯、斐南狄慈·罗格和阿曼西奥·罗特列盖慈。政府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代理人协助下促成古巴劳工联合会的分裂以后，就对工会建立了法西斯式政府的控制。所有这些步骤都遭到有组织和有训练的古巴工人的坚强抵抗。政府取缔了共产党的机关报“今日报”，还企图宣布强大的古巴社会主义人民党（共產党）为非法，但没有成功。

在其他各国，美国也跟各国国内的反动派勾结着施行同样的压力。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委内瑞拉——在那裏，美国拥有几达十亿美元的投資，它的每年七千五百万噸的石油出產受着美、英油公司的控制，——自由派盖耶戈斯政府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被推翻，美国石油利益的代理人沙波德被扶上了台，而共产党則被宣佈为非法*；“这次政变真正的、但当然是非正式的领袖就是美国使馆的陆军武官亞丹上校。”^{①⑧}在墨西哥，美国压力迫使艾勒曼政府实行清算了土地改革和取消了联邦劳工法^{①⑨}。烏拉圭由於它一九四

* 沙波德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的暴動中被暗殺。

九年的協定，接受了克萊頓計劃的實質，實際上已成為美國的一個衛星國^②。在巴拉圭，籠罩着美國煽動所造成的一種實際上的恐怖。在尼加拉瓜，美國國務院的工具索摩查於一九四七年四月攫取了政權。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哥倫比亞波哥大驚人暴動的幕後，顯然是華爾街代理人的活動。在中美洲，各國獨裁者听命華盛頓，為從來所未有。這個區域的六個國家，比美國的殖民地好不了多少。在整個拉丁美洲，由於美國的政策，那些在大戰時期聲名狼藉的法西斯分子，又從潛伏的窟穴中爬了出來，再度成為真正的威脅。

對阿根廷的進逼

阿根廷約等於美國三分之一大小，是拉丁美洲第二個大國。它是一個大部分都是平原的國度，它的廣大牧場可跟世界任何地方相比擬。氣候溫和，主要的產品有牛、羊、麥、穀、棉花、糖、水果。這個國度已知的煤鐵蘊藏是不多的，但卻擁有豐富的水力和許多最重要的原料。它是拉丁美洲最為工業化的國家，一九四一年有五萬七千九百四十個工業單位（自那時以來數字有很大增加）和八十五萬二千一百五十四工人。然而，它的工業制度典型地受到帝國主義投資的限制政策的歪曲，仍緊密地為農業所束縛；主要工業是肉類冷藏（它有着世界最大的廠）、麵粉、紡織、煉糖、乳製品、釀酒等等。鐵路長達二萬二千八百三十五英里，在拉丁美洲是最完備的，其中兩條還經過安德斯高山通入智利。在阿根廷約近一千七百萬的人口，有五分之一左右是住在拉丁美洲最大的城市布宜諾斯艾利斯。阿根廷的所有工業幾乎都集中在首都。這很像紐約的容有着三千萬居民，和美國工業的大部。

阿根廷很久以來就是外國投資有利的場所，特別是英國資本。

英國把煤和製成品輸送到阿根廷，又買回後者的肉類、皮革、羊毛和麥。英國在拉丁美洲投資的總數，將近一半是在阿根廷。英國在這個區域一直領導其他所有帝國主義者，但現在，他們却已為躍進的美帝國主義所超過。在一九二九年，英國在阿根廷的投資總數達到二十億一千四百万美元的高峯，而美國則為七億七千万美元。當世界經濟恐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終於被迫出讓了它在阿根廷一半以上的所有權；因此，現在這兩大帝國主義之間在投資方面的消長變成了這樣：英國六億九千八百万美元；美國，十二億美元。“所有這些和許多其他的事實說明了，阿根廷巨大的私人資本的一個重要部分跟其他一些歐洲企業自行聯合起來，或者設法讓自己跟美帝國主義聯合起來，形成了一個有力的資本主義集團，這樣便大大地增加了美帝國主義在阿根廷的重要性。……這顯示了在歷史上第一次成了世界金融的中心的華爾街，也在我國擁有最大的投資。”^②

很久以來，英國在阿根廷政治生活中的影響是有力而傲視一切的。英國人曾大胆地把阿根廷稱為他們“最好的殖民地”，他們幾乎當作他們帝國的一個附屬部分對待它。在泛美聯盟會議和拉丁美洲的貿易戰爭中，英國傳統地利用阿根廷作為對抗他們敵人美帝國主義競爭者的有力武器。他們在這方面的行動之一，就是在一九一五年建立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短命的 ABC 聯盟。在希特勒興起之後，那在阿根廷有着大量投資（一九三九年為二億五千万美元）的德國人也開始成功地向英國在該國政治上的控制挑戰。³ 阿根廷反動的資產階級領袖，本身充滿着法西斯思想，就着手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勾結，因此在戰前年代中，阿根廷成了他們準備征服拉丁美洲的運動的主要基地。

但是阿根廷的民族資產階級歷年來逐漸發展為很强的壟斷性。一百年前，阿根廷的富人幾乎全是牛、羊畜牧者，但一九四一年阿根廷的最高收入的研究顯示，“在納付最多的所得稅的一百人中，有十個是地主，四個是穀物經紀人，三十五個是製造家和工業家。兩個最高的納稅者是紡織廠的廠主，第三位最高的是個冶金家。”^② 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和古老的地主階級就這樣通過婚姻和在土地、工業方面交叉投資的關係，密切地結合起來。

尤其是在一九四四年庇隆執政以後，這個大大增強了的資產階級開始發展它自己的帝國主義野心。戰時暴發的繁榮給庇隆政府以巨量的錢，這就使得它能夠從英美買回鐵路（價值一億五千萬英鎊）和電話設備（值一億美元），以及地方的瓦斯和運輸公司，並且貸款給各國。這些國家中間有智利、玻利維亞、西班牙、法國、意大利和羅馬尼亞。他發動了一個野心的五年計劃（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二年），主張建設“大阿根廷”，成為統治所有拉丁美洲的強國。這位好大喜功的阿根廷獨裁者說：“我們最後將統治南美。我們將從組成聯盟來開始。我們已經有了玻利維亞和巴拉圭。我們將把智利拉進我們的圈子。烏拉圭是不難的，因為它在經濟上倚賴我們。然後，阿根廷、智利、玻利維亞、巴拉圭和烏拉圭這五個國家的聯合也就容易吸引巴西。巴西一解決，大陸就是我們的了。”^③ 同時，阿根廷的工人和農民則為了生存以下水平的工資和收入而鬥爭着。

由於抱着這種帝國主義計劃的野心，加以英國在戰爭時期和戰後的暗中支持，庇隆便開始忙於在所有周圍國家進行策動。他在每一次反動的政變中都插上一手，甚至遠如北方的秘魯、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哥斯達黎加。庇隆的驕妄自大到了這樣的程度，以

致於美國國務院鑒於它在阿根廷大大增加的經濟力量，並在孫姆納·威爾斯的尖銳批評之下²⁴，不得不放棄它跟阿根廷獨裁者正面衝突的政策，而開始用像對付杜特拉和魏地拉的办法來籠絡他。國務院想利用庇隆在拉丁美洲反動派中間的很大威信，以使他成為推進全部區域的法西斯反動的整個計劃的奸雄。庇隆似乎很願意擔任這樣的角色，因此阿根廷共產黨領袖柯都維亞曾用這樣一句話來題作他一本書的書名：“阿根廷會抵抗美國帝國主義嗎？”

由於阿根廷隨着戰爭結束陷入了嚴重的危機，美國企圖使庇隆馴服的機會似乎並不難。阿根廷的輸出貿易嚴重下降，大量失業存在，它的黃金儲備已從一九四六年的十二億美元跌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億美元²⁵，近來還墮入了經常美元荒的陷阱。阿根廷不但是經濟地位削弱，它的國際地位也同樣削弱了。它的兩個有力的帝國主義“盟國”，英國和德國已今非昔比；而它的大敵美國卻成了統治世界的資本主義強國。此外，鄰近的烏拉圭、智利、玻利維亞、秘魯和巴西，不但並未成為原來所希望的阿根廷衛星國，而且還越來越陷入了美國的政治控制。總括起來，阿根廷的一般形勢是這樣的：美帝國主義逐漸地有系統地侵犯着它的經濟和政治生活，而英帝國主義卻在這個長期以來是它在拉丁美洲的重大據點中，頑強地保衛着它自己的利益。庇隆已經宣佈過，如果新的戰爭發生，阿根廷“將站在美國的一邊”²⁶。一九五〇年六月，他的政府接受了美帝國主義醜惡的動員計劃²⁷。阿根廷現在還經過進出口銀行得到了美國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的借款——這些事實，自己說明了美帝國主義在這個國家中成就的故事²⁸。

對加拿大的逐漸吞併

加拿大擁有一千三百万人口，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一個壟斷資本之國。蒂姆·布克寫道：“在一九四六年，加拿大擁有一億美元以上資產的公司不下於三十五家，在這三十五家中，只有十五家的每家資產不到二億美元。八家各擁有着二億到三億美元的資產。七家擁有三億到十億美元的資產，五家有着十億以上不到二十億美元的資產，而有兩家，據說其資產各在二十億美元以上。這三十五家加拿大公司的資產總值，據報告在一百九十億美元以上。我們的國民經濟確是受着少數壟斷資本巨頭的統治。”^②四家大銀行控制着全部國民經濟的一半以上。加拿大擁有着三萬三千個製造廠，其效能可以同美國相比擬。他們的生產實際上包括了所有的輕工業和重工業。

加拿大的帝國主義性質，表現於它對外國投資的積極政策上。加拿大有十二億五千萬加元投資在美國。我們在第二十七章中已經說過，加拿大在戰爭和戰後時期曾把四十七億美元以合作和援助的各種形式輸送到歐洲。加拿大投資的最重要區域之一是拉丁美洲，特別在巴西和古巴。據皮爾遜說，“面對着現行世界的經濟困難，我們同這個區域（拉丁美洲）各國的貿易總值，自一九三九年以來增加了十倍。”^③

當然，無情的美國資產階級決不想容忍來自加拿大的嚴重的帝國主義競爭。美國的擴張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一直以貪婪的目光凝視着這個國家乃是歷史的事實。他們在一七七六年和一八一二年的反英戰爭中曾試圖用武力奪取加拿大，他們對加拿大的壓力是這樣的大，以致在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的內戰以後，英國被

迫允諾給加拿大以自治領地位，作為保留它在帝國以內的一種措施。現在，美國掠奪勢力以空前的聲勢，正在迫使加拿大合併，它們的用力，已比從來更有成效了。加拿大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已被越來越被拉入美國的軸心，而對於澳大利亞，在較小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如此。總之，美國實際上正在支解着不列顛帝國。

美國資產階級企業現在在加拿大擁有着六十億美元以上的投資，這相等於它在拉丁美洲全部的投資。他們在加拿大有着兩千家分支工廠，這就是說，約佔加拿大全部製造工業的百分之三十為美國資本家所有或控制^③。美國金融事業在加拿大已遠遠超過了英國，因為英國在戰爭壓力之下，已不得不放棄它在加拿大的大量股權。英國在加拿大現行投資數是十六億五千萬美元，而當一九三〇年的高峯時為二十七億六千六百萬美元。為使加拿大在對美國經濟關係上更加順從美國，結果便造成了它的貿易逆差。例如在一九四九年，加拿大從美國輸入了約值二十億美元的商品，但向美國輸出的卻僅值十億美元左右。在目前，美國投資者還從加拿大抽取着二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的利潤^④。這種情況造成了加拿大緊張的美元荒，這對於它跟美國的交往是極端不利的。朝鮮戰爭的景氣，曾經略為緩和了加拿大這種基本上不利的形勢。

加拿大對美國倚賴性的經濟關係，產生了不可避免的政治後果。加拿大逐漸地割斷了它和英帝國僅存的直接政治聯繫，却建立了和美國的新的聯繫。“所有這些發展，使得一個訪問的美國人偶然看來，彷彿加拿大已經完全脫離英帝國，甚至準備加入美國了。”^⑤這種合併主義的情緒，在美國引起了反應，一九五〇年六月四日的“華爾街日報”，曾登載了極力主張加拿大和美國合併的論文。

講到王家政府的所謂“阿波脫計劃”的目的是在全力集中原料

的生產以避免与美國競爭時，蒂姆·布克曾說：“这样一种關係的不可避免的經濟和政治後果，必將是加拿大人民政治主权的損害。”^④ 議員格林說：“这表明了对於美國的可驚的服从。有人也許會想加拿大是一个附庸國。自从联邦成立以來的任何加拿大政府，从未这样地听从外國命令的。”^⑤ 保衛民族独立以抵禦美帝國主义的侵入，現在已成了加拿大当前的問題。

在軍事上，美國对加拿大發動的攻勢甚至比他們經濟和政治的行動更富於侵略性。当大战時期，侵略主义者林白就曾說明美國特殊的軍事地位，認為加拿大如未先得美國的許可，就沒有权利參戰。就軍事意义說，加拿大現在已完全縛在侵略的美帝國主义的戰車上。战時的美加联防委員會繼續存在，軍备標準化协定已經締結，还有机密的軍事活動——“野薔薇作战計劃”，正大規模地在加拿大实行，表面上說是为了反抗俄國人通过阿拉斯加的神話式的侵入。事实上，加拿大現在已为美國的武裝部隊所佔領了。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久已受到美國通过書籍、報紙、音樂、無線電、电影、演講等等形式的嚴重的“文化”侵襲。自大战結束以來，这种文化征服活動猛烈地加緊了。它的中心目的，是把加拿大人民拉到華尔街徒然的征服世界運動中。蒂姆·布克說，“國內流通的每一類讀物，倒有三分之二标着‘美國印行’的字样。”^⑥ 現在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在这种長期繼續的侵略活動之後，加拿大日常文化生活的類似美國，已远勝於類似它的“母國”大不列顛了。

西半球的後方

如我們所看到，華尔街統治西半球的試圖虽然並未完全如願，但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開始以來，它却已成功地对拉丁美洲和

加拿大建立了一定危險程度的控制。它操縱了巴西的咖啡，古巴的糖，中美洲的香蕉，智利的銅等等的價格，並且幾乎是到处支配着各國政府。由於美國巨大的潛在力量，这种經濟和政治的控制，比之美國与任何一國在表面上所表現的特殊關係，來得更为巧妙和深入。美國实际上是西半球的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大頭目。这种統治，是美國对資本主义世界霸权的一个重要基礎。

拉丁美洲各國半殖民地政府所具有的民族独立的外貌，有助於在某些部分人民中間造成幻想，並且延緩了他們的民族解放運動。这种情况給列寧在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中所會警告的關於帝國主义狡猾的統治的許多方式，提供了一個顯著的例子。列寧指出，怎样“帝國主义列強，受着附庸國特權階級的協助，在政治独立的假面具下建立各种政府和國家機構，这些政府和機構，实际上在經濟、金融方面以及从軍事意义上來說，都完全倚賴着他們。”

美國的控制，可以清楚地从泛美聯盟的幾次會議上看到，这个聯盟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哥倫比亞的波哥大經過改組，重新命名为“美洲國家組織”。不管多少拉丁美洲成員國訴苦或反对，这个团体在重要內部問題和世界事務上所採取的總路綫，總是听命於美國代表的。華尔街对西半球的統治也可以从拉丁美洲代表在聯合國的行動中看出來。在重大的世界問題上——例如对付苏联、中國和朝鮮的問題——西半球國家追隨着華尔街的路綫，而且常常像一個集团样地行動着。在次要問題上，他們有時採取着独立的地位。加拿大在世界事務中追隨美國的動向，远甚於追隨英國。

敌对的帝國主义國家在拉丁美洲削弱的地位，大大地有利於華尔街征服西半球運動。一度在拉丁美洲拥有強大勢力的法國，实

实际上已不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以前也都是拉丁美洲的重要因素，现在也丧失了大部分地位，或大大地减弱了势力。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德国在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事业曾有很大的进展，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它甩出了。在第一次大战以后时期，德国重又兴起成为美、英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劲敌，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度摧毁了它的帝国主义控制。至于英帝国自己，在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也显然是一个衰微的因素。据韋斯估计，英国在一九二〇年年底的投资数达五十亿美元^{②7}。而现在，在经济大恐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量卖出有价证券以后，这些投资已下降为十五亿六千九百零一万九千四百八十六美元^{②8}。英国的政治地位也同样地衰落了。另一方面，美国的投资，尽管经过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大恐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却仍从一九三〇年的五十二亿美元上升到一九四八年中的五十七亿美元^{②9}。从那时以来，这个数字又增加了十亿美元，在一九四九年底约达到六十七亿美元。虽然其他帝国主义强国继续作为危险的敌人存在，美国已显然成为大头目了。

不过，英国在阿根廷、加拿大和西半球其他部分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虽已显然衰落，它在新世界事务中却仍不失为一个潜在的因素。由于美国越来越跟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的人民发生冲突，由于它面临着世界规模的日益增长的困难，狡黠的英帝国主义者将会找到牺牲美国来扩充其利益的许多机会，他们将尽量地利用着这种机会。

在约莫一百八十亿美元的美国对外私人投资的巨大总数中，有三分之二，即一百二十亿美元集中在西半球各国。这些投资是高度有利的。一九四九年拉丁美洲投资的平均利润率是百分之十

七·四。佩罗說，“國外投資利潤率約等於美國國內總平均的兩倍”。舉幾個典型的例子，如美孚油公司一九四八年報告在美國的利潤為百分之十一，而在國外為百分之三十三；火石公司，在美國為百分之七，在國外為百分之二十七；安那康達銅鑛公司，在美國為百分之五，在國外為百分之十三。據佩羅估計，在一九四八年，美國各公司從拉丁美洲的咖啡榨取了三億六千萬美元的超額利潤，而從中美洲的香蕉榨取了三億三千萬美元^⑩。這些數字，說明了帝國主義正在拉丁美洲為之而進行角逐的巨大的利潤。政治和軍事的賭注也不亞於此。

西半球形勢最危險的一面，就是整個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的社會民主黨和自由黨正在把他們國家出賣給華爾街的事實。他們接受了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大西洋公約、“第四點”、反蘇歇斯底里的全部路綫和美國大企業的戰爭總計劃，當作是進步的東西。他們這種態度特別在朝鮮戰爭中表現得明白。基本的事實是他們接受了目的在奴役西半球和世界的美國大資本計劃的主要路綫，至於他們為了把各種帝國主義計劃在各國實施問題上跟華爾街可能發生的衝突，那是次要的事了。作為配合拉丁美洲社會民主黨這種出賣行為的伴侶，美國的社会民主黨分子也給華爾街帝國主義整個征服政策以衷心的支持。

但是，儘管如此，美國對西半球其餘部分的控制終究是建築在泥沙上的。不能相信美洲的人民會長期忍受美帝國主義現在所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反動。他們也決不能受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壓力的奴役。西半球的形勢是高度爆炸性的，特別是在拉丁美洲。跟那產生亞洲偉大民族解放運動同樣的基本力量正在起作用。美帝國主義戰後反動攻勢，已經開始從拉丁美洲各

族人民得到了不可避免的答覆。阿根廷、智利和其他國家發展中的異工運動；一九五〇年共產黨在巴西的選舉鬥爭；到處擴大的和平運動，特別是在朝鮮戰爭以後，所有這一切，說明了整個拉丁美洲的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羣眾的反抗情緒。台爾伐育曾指出這個廣大地區的中心問題說：“在拉丁美洲，一個緩慢而可怕的社会革命正在醞釀中。軍事政變只能起推遲的作用。集中動力的日子開始了。美國人將要受到他們在中國的發展中所曾受到一樣的突襲。”^①

拉丁美洲的革命，同中國的革命一樣，是作為一種改革土地制度、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而開始，不久就會走向社會主義。這將是在拉丁美洲區域所表現的日益加深的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不可避免的結果。

- ① 參見一九四一年三月號“幸福”月刊。
- ② 羅特列蓋茲著文，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號“政治月刊”。
- ③ 布拉斯·羅加著文，載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 ④ 一九四七年三月號約瑟夫·斯達洛平文章所引証的未發表的材料。
- ⑤ 杜根著：“南北美洲”，第一八六頁。
- ⑥ 阿里斯曼迪著：“金圓的備忘錄”，布宜諾斯艾利斯西班牙文版，第二六頁。
- ⑦ 托列達諾著文，載一九五〇年第十三期“新時代”。
- ⑧ 柯都維亞著：“拉丁美洲是否將成為美國的殖民地？”，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九四七年版，第一七頁。
- ⑨ 達維拉著：“我們美洲人”，第七四頁。
- ⑩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 ⑪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
- ⑫ 托列達諾著文，載一九五〇年第十三期“新時代”。
- ⑬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四日“紐約時報”。
- ⑭ 普列斯特斯著文，載一九四九年九月“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 ⑮ 瓦斯康西洛斯著文，載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 ①⑥ 普列斯特斯著文，載一九四九年九月“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 ①⑦ 布拉斯·羅加著文，載一九四八年四月號“基礎”。
- ①⑧ 法利亞著文，載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新時代”。
- ①⑨ 一九四九年十月墨西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 ②⑩ 參見戈麥斯著：El Tratado Yanqui，蒙得維的亞一九五〇年西班牙文版。
- ②⑪ 參見索姆著：“阿根廷的美國資本”，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九四九年西班牙文版，第七七——九三頁。
- ②⑫ 瑞尼著：“阿根廷共和國”，第三一七頁。
- ②⑬ 托姆里遜著：“爭奪西半球之戰”，紐約一九四七年英文版，第一三四頁上所引用的美國國務院的文件。
- ②⑭ 孫姆納·威爾斯著：“我們走向何方？”，紐約一九四六年英文版，第一八二——二四一頁。
- ②⑮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 ②⑯ 魁地斯著文，載一九五〇年五月五日“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 ②⑰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八日“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 ②⑱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紐約時報”。
- ②⑲ 蒂姆·布克著：“共產黨人對加拿大的看法”，第四六——四七頁。
- ③⑩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在渥太華加拿大外交部長皮爾遜在眾院的報告。
- ③⑪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七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 ③⑫ 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紐約時報”。
- ③⑬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 ③⑭ 蒂姆·布克著：“共產黨人對加拿大的看法”，第三二頁。
- ③⑮ 同上書，第三三頁上的引証。
- ③⑯ 蒂姆·布克著：“美國對加拿大的佔領”，多倫多一九五〇年英文版，第七頁。
- ③⑰ 韋斯著：“拉丁美洲的工業”，第四二頁。
- ③⑱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南美日報”。
- ③⑲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對外商業周報”（美國商務部出版）。
- ④⑩ 參見佩羅著：“美國帝國主義”，紐約一九五一年版。
- ④⑪ 台爾伐育著文，載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民族”週刊。

第三十章

華爾街奪取世界霸權的鬥爭

除了征服西半球之外，美國大壟斷資本家還追求着野心更大的獨霸世界的目標。他們認為，統治世界是作為一個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強國的美國的权利。他們的計劃是盎格魯—撒克遜種族優越性的計劃，他們要讓英國在全球計劃中佔二等夥伴的較次地位。為了愚弄易受欺騙的人們，華爾街壟斷資本家和他們宣傳的喉舌，照例小心翼翼地用表面好听的言辭，隱蔽他們大規模而罪惡的控制世界的企圖，如說履行對“世界的道義領導”是他們的歷史任務，又宣稱為世界其他人民謀幸福是一種無私的願望。但是有些較為虛誇的資本主義代理人，却往往洩露馬脚，或多或少明白地說出了美帝國主義掠奪的目的。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大言不慚的侵略主義者之一杜魯門總統，銳聲叫嚷道：“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所贏得的勝利已將領導世界的日益沉重的責任放在美國人民的身上。”通用汽車公司董事會主席的“顧問”唐尼，也用同樣的聲調，甚至更大膽地說：“現行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只是一場控制世界的戰鬥。它也許代表着一系列的戰爭，第一次就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除非出現像盎格魯—撒克遜軸心或其他什麼強大的聯合，世界就不會有和平。……盎格魯—撒克遜人不是統治世界就是被統治。”^①亨利·魯斯，一個率直的帝國主義者，斷言我們的命

运就是“全心全意地接受我們作为世界上最有力而重要的國家的义务和机会，从而为了我們認為適當的目的，运用我們認為適當的手段，充分地把我們影响加於全世界”^②。美國資本主义的头号助手伊立克·瓊斯頓宣称，“我們或是把世界組織起來，否則世界就会組織起來反对我們。”^③ 这些就是華尔街真正的声音。

在过去幾十年中，作为美帝國主义動力的壟斷資本，曾迅速地增長，並为它現在征服世界的任务作了準備。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工業和金融的集中已達到了这样的程度，“四个或不到四个工廠控制着每項工業生產的百分之七十五或以上，而這些工業合起來生產着所有工業產品價值的三分之一以上。”^④ 这个集中的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時候和战後初期是大大地加速了。四十八家公司現在是屬於十億美元資產的一級，拥有總資產一千一百四十億美元。其中八家公司各有四十億美元以上的資產，都会人壽保險公司佔其中第一位，拥有資產八十億美元以上。摩根家族管理着四十六家公司，拥有資產幾達三百一十億美元^⑤，而摩根第一國家銀行集團控制了五百五十四億美元的資產。六家大銀行控制了全國銀行企業的百分之五十七^⑥。十一家公司雇用着一百三十万工人。美國全部的外國投資，包括政府和私人的，在一九四九年年底已上升到三百三十億美元以上^⑦。这个數字还不包括龐大的馬歇爾計劃、贈予和軍事借款。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兩院联邦支出委員會宣佈，自勝利日以來，美國政府曾在所有各种外援方面付出了四百二十五億美元的巨大總數。这些就是世界資本主义歷史上最富有和最有力的帝國主义集团的事实和數字。*

* 在估計這些金融數字時，必須記住一九五〇年的美元僅值一九四〇年的五角七分。

从資本主義總危機產生出來的四個主要因素，現在正推動着華爾街的大資本家從事當前征服世界的積極計劃。第一個因素就是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最有勢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而它就憑這一事實，堅持要充當所有國家的大頭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無論從絕對和相對方面來比，美國在金融、工業、政治和軍事力量上的優勢，是更加顯著了。美國在戰爭時期中迅速地增加了自己的力量，而它主要的帝國主義競爭者——英國、德國、日本、法國和意大利——卻在大規模毀滅中遭到實際的破壞。

由於擁有準備投資而尚未用的巨額資本累積，由於每年二千一百六十八億美元的國民收入，以及由於約等於資本主義世界三分之二的二千五百五十六億美元的生產，戰後美國比之任何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是變得無比強大了，這就驅使着它去追求對於世界人民、自然資源和商品市場的統治。這正是資本主義野獸的本性。不能設想，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如果發現自己處於現在那樣相對有利的美國地位，而不會像美國目前實際在做的那樣去進行爭取世界霸權的大膽嘗試。

第二個推動美國走向戰爭的因素也是經濟的，就是生產力和縮小着的市場之間日益尖銳化的矛盾。這種矛盾給美國資本主義帶來了經濟大危機的可怖魔鬼，甚至比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還更可怕。戰爭曾經是最後把資本主義推出經濟恐慌的手段，因此，資產階級領袖們相信，戰爭供給了無限制的市場，是避免或延緩下一次危機的唯一出路。

第三個驅使華爾街從事爭奪世界霸權運動的因素是政治的，就是美國統治者對於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顯然的崩潰和近年來世

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巨大增长，特别是苏联日益壮大的力量，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以及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性的胜利，感到极端的恐慌。华尔街的外交政策悲惨地失败了，并不能阻遏社会主义。垄断资本家，像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被所有这种对他们世界制度的威胁吓得要命。因此，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主义强国和国际资本主义的领袖，垄断资本控制下的美国，就准备不惜以另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代价，来颠覆和粉碎世界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并以此作为它们统治世界计划的一部分。资产阶级越是惊慌，战争的危险就越是增大。华尔街准备着另一次的世界大战，疯狂地希望美国经过这次屠杀而成为世界无敌的统治者。

华尔街试图征服世界的第四个基本的理由，就是它强烈地恐懼世界资本主义在面临发展的社会主义之下的分崩离析，而认为维持它的唯一办法是由美国担当起维持整个制度的责任，并主要地在法西斯的基础上加以重新组织。

这些资本主义压力的总结果，使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并由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和国家构成的和平阵营。

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

美国征服运动有着周密的计划。在它奴役资本主义世界部分的行动中，它特别运用了压倒的工业和财政的力量。靠着马歇尔计划和它加紧的贸易活动，美国实际上摧毁了关税壁垒并潜入了别国的贸易。它无情地侵入他们的市场，却使自己的市场保持不动。马歇尔计划威胁着英国、法国和所有欧洲其他接受计划国家的独立。这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扰乱了国际贸易，使得世界资本主

又更易遭受經濟總危機的襲擊。在一九四八年，美國輸出總數是一百二十五億美元，幾達其輸入價值的一倍。“美國在國外賣多購少。去年的差額達到五十五億美元。”孟泰斯基指出，在他們同美國的貿易關係中，十七個西歐國家表明一九四六年的貿易差額總數為五十九億美元，一九四七年八十六億美元，而一九四八年則為七十五億美元^⑨。在這種非常片面的貿易狀況下，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的逆差為十五億美元。這種極端不健康狀況的主要後果是尖銳的美元荒，實際上使得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成了美國門口的乞丐。如我們所看到，這些壓力的總的結果是美國替自己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建立了統治或霸權——雖是不穩定的——的地位。

在它為了打敗蘇聯和社會主義民主世界的其他國家的試圖中，美國並非把主要力量放在經濟手段（因為它知道在這種情況是徒然的），而是放在軍事的壓力。為了竭力壓倒社會主義世界的目的，美國已在國內建立了龐大的戰爭機器，這在和平時期是前所未有的。普遍軍訓運動，一百五十億美元的軍事預算（朝鮮戰爭中還三倍於此數），巨大的海、陸、空軍，原子彈和氫彈，細菌彈和定向飛彈——所有這些都配合着加緊的極端侵略主義的戰爭宣傳。一九五〇年的平時軍事預算，擴大到一九三八年的三十倍。美國在冷戰中已經消耗了一千億美元。這個龐大的軍事機器在資本主義世界所有地方擁有着軍事基地，美國現在“防禦”的理論是，它的飛機必須在一小時之內就能在世界任何部分投擲原子彈。馬里昂說：“今天，你只要在地圖上任何部分插上一枚針，你就能刺着一個美國將軍或海軍上將。”^⑩ 這個公然針對着蘇聯的美國巨大軍事機器，同時也為了便於恫嚇資本主義世界。

杜魯門主義是華爾街征服世界的軍事計劃的一個重要方面。

这就是在所有致力發展社会主义的國家中尽可能地挑動內战的办法。希臘和中國，以及現在的朝鮮，已經是这种內战政策的主要受害者，但計劃运用这种政策的範圍还要廣泛得多。挑動內战的杜魯門主义，正是經常地策動反对东歐新民主國家的許多叛國陰謀後面的指導思想。帝國主义者还明目張胆地讓大家知道，他們已充分地準備着在法國和意大利發動內战，只要这些國家的人民有讓共產党或人民陣綫执政的任何跡象的話。國務院代理人甚至一相情願地夢想苏联掀起反社会主义的內战，他們多次嘗試背着苏联政府“向俄國人民講話”。

当本書付印時，朝鮮的战争局勢正在發展。这很清楚是美國通过南朝鮮李承晚傀儡政府組織起來的侵略。这証明了華尔街的征服世界計劃的成熟。当危机一開始，美國就迅速地使武裝部隊衝上前綫也不作任何調解的嘗試。杜魯門總統拿既成事实放在聯合國和美國人民的面前。美國政府用这种行動來製造第三次世界大战。同時，華尔街还進行着狂熱的努力，進一步地武裝所有資本主义國家，使他們捲入朝鮮战争。如果和平終於能够建立，大規模的战争終於能够阻止，那只能是出於苏联和中國的根本和平政策和它們制止美國要把朝鮮战争擴大到亞洲其他地區的努力。

作为一个恢復西歐战争創傷的方案而向世界提出的馬歇尔計劃，根本是为了武裝和動員歐洲資本主义國家來从事反对苏联和东歐新民主國家的全面战争。現在，亞洲馬歇尔計劃也正在準備着。这只能是日本的臭名昭彰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美國版。馬歇尔計劃决不是像所說的是一个經濟復興的計劃。实际上，美國撥付歐洲馬歇尔計劃國家的款項，要比这些國家消耗在華尔街全面反苏战争恫嚇所必需軍事費用还少。“每年按照所謂的馬歇尔計劃

‘援助’西歐各國的所謂援助費，計達四十億美元左右，同時，馬歇爾化的主要國家，每年在美國逼迫下，消耗于軍備和軍國主義狂熱的款項，却竟超過六十億美元。”^⑪ 大西洋公約、西歐聯盟和法德煉鐵卡特爾計劃，都是這種軍國主義的反蘇總攻勢的一部分。

杜魯門總統的“第四點”計劃，主要也是企圖擴大和加緊美國壟斷資本家對於落後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控制。因此，這也和馬歇爾計劃一樣，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和政治武器，目的在加緊美帝國主義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控制。然而，“第四點”大半還在初期的階段。它的推動者的戰略就是首先用空洞的一般言辭來普及宣傳這個計劃，然後，一當這大規模計劃“賣給”了美國公眾和有關國家的時候，就可根據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主義的原則大大地加以擴充，由政府指撥巨額的經費——這就是說，如果备战運動還不能吸收美國所有資源的話。私人資本家也將配合，根據美國支配的條件，大量發動貸放外國借款。國務卿艾奇遜曾打破“第四點”是一種使落後區域工業化的計劃的想法，當時他說：“我想現在有一種頗為普遍的思想，以為我們準備給那些落後的民族建立大規模的工場、礦場和工廠。這是不確實的。”^⑫

帝國主義征服世界計劃的“第四點”方面，對於共產黨的叛徒、思想混亂的自由主義者和墮落的社会民主黨人，具有特別迷惑力。例如白勞德，在一九四四年年底德黑蘭會議之後，就提出荒唐的空想，要普及宣傳羅斯福的由美國來使世界上落後區域工業化的理想。亨利·華萊士，“進步資本主義”熱衷的信徒，也是這個“第四點”總計劃的特別積極的支持者。現在又有窩爾特·路德，提出了荒誕無稽的建議，說在今後一百年中，美國應該為“第四點”的目的而耗費萬億美元^⑬。由於壟斷資本在美國的統治，所有這些計劃

除为了在国际上增强美帝国主义以外，是不可能有其他目的或结果的。

美國帝国主义的联盟者

在只想征服世界和战争的资本主义势力的反苏联盟中，华尔街帝国主义者接受了三种思想上重大逆流的合作。首先是法西斯分子。在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反苏十字军中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法西斯主义的个人和集团。这是因为，第一，到处的法西斯分子充分懂得，共产党是他们致命的根本敌人，而第二，他们也认识到由华尔街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斗争就是他们的斗争，因此他们加入了。国务院代表是作为一种政策在到处培养这些法西斯集团的。这样，在德国，美国代理人确定地在使纳粹分子重行回到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地位。在法国和意大利，每一个法西斯分子也从经验中知道美国是他的朋友，在欧洲其他每一个国家中也都是如此。至于西班牙，佛朗哥政府肯定地受了美国的支持才从倾覆中被救出来，而且还将被带入联合国。在亚洲，法西斯分子和反动派也大致都同美国代理人联结，犹如铁之于磁石一样。在拉丁美洲，所有法西斯思想的独裁者，都稳稳地处在以华尔街为首的反苏阵营中。而在美国，当然，每一种法西斯势力，无论实在的和潜伏的，都推动着美国的扩张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致命打击之后，法西斯运动正在国际上力图恢复，这是华尔街的战争贩子阵营的重要部分。

在华尔街广泛的反动阵营里面的第二个巨大的思想—政治集团是天主教会。美帝国主义者企图把他们想像中的反苏战争转变为“神圣战争”，以便使所有宗教狂的火力都加入他们一边。为了

達到這目的，他們在所有國家中竭力取得教會的積極支持。天主教會是他們最富戰鬥性的合作者。天主教會除為了保護它龐大的土地和其他財產利益反對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前進外，還有另外一個反對社會主義的理由——它知道腐朽的宗教教條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科學前進的威脅。天主教會正處在它全部歷史上最深刻的危機中，這一困難的地位肯定地同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有關。因此，梵蒂岡就成了世界資本主義反動派和戰爭陣營的積極領導者。

天主教正在竭盡全力拯救資本主義；在有些國家中，它甚至運用過去最使人害怕的開除教籍的武器，來對付所有那些拒絕追隨它的政治支配的信徒。這種恐怖主義的手段終於悲慘地失敗了，在像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這樣國家中，天主教羣眾就對這種手段置之不理。但是，教會卻設法在法國、意大利、德國、比利時和奧地利建立了主要的政黨。歐洲的教會已成為垂死的資本主義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然而，梵蒂岡這種公然參加保衛資本主義政治鬥爭的教會政策，終究是一種絕望的行動——這種行徑，必然嚴重地引起對教會的反抗，因為這不免聲譽失墜地把它教義從屬於對腐朽的資本主義的反動支持。

在革命的歐洲，梵蒂岡現在裝作是世界民主的偉大守護者。但這只是為了適應工人階級一般的激進的精神。實際上，教會竭力爭取着一種教會法西斯制度，而這正是它全部政策所導向的目的。梵蒂岡的政治概念過去和現在表現於這樣的政權，如佛朗哥之在西班牙，墨索里尼之在意大利，貝當之在法國，薩拉查之在葡萄牙，陶爾斐斯之在奧地利，戴高樂之在法國，杜普列西斯之在法屬加拿大，杜特拉之在巴西，和庇隆之在阿根廷——他們全都是教會法西斯的必需品，現在或過去都得到梵蒂岡最熱烈的祝福。

現在，天主教會感到它在歐洲失了勢，正竭力在美洲樹立它的力量。美國已成了教會重大的金融基地和它主要的政治支持者之一。拉丁美洲也是它最有力的政治支柱之一。早在一九四六年，梵蒂岡指定了一羣樞機主教代表美洲，這就使得新世界的代表在樞機主教團六十九席中增加到十二席，這是梵蒂岡轉向西半球的新動向的一部分。

美帝國主義在其反蘇戰爭計劃中的第三個重大而最重要的思想—政治聯盟者，是全世界的右翼社會民主黨。在所有資本主義和殖民地國家中，社會民主黨現在已跟美國大企業的利益和政策密切相聯結。這在兩半球各國確實如此，在世界其餘部分也如此。的確，在所有反蘇戰爭販子中，社會民主黨是最惡毒的。為了這個目的，他們毫不猶豫地同時出賣他們各族人民的目前利益和社會主義最終的目標。美國保守的工會領袖一般也屬於右翼社會民主黨的範疇，但我們對他們將在以後加以更詳盡的論述。

右翼社會民主黨藉口他們形成了“第三種勢力”的一部分，企圖掩飾他們同資本主義的反動聯盟，他們虛構說這種勢力是介在極端右派和極端左翼急進主義之間的民主溫和派。但這種藉口是經不起考驗的。社會民主黨是世界反動陣營的一部分。在英國，在“第三種勢力”工黨政府的統治下，資產階級取得了歷史上最大的利潤。在最近的選舉中，保守黨宣稱如果當選，它仍將繼續維持工黨政府所開始的銀行、運輸和煤業的虛偽的國有化。還有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次的英國選舉中，領導工黨政府的社會民主黨在總的對外政策上，是和以狂暴的戰爭販子邱吉爾為首的保守黨完全一致的。他們不能和保守黨的戰爭政策決裂，又不能担起保衛和平的責任，是工黨為什麼不能在最近全國選舉中取得勝利的決

定的原因。社会民主党的所謂“第三种势力”只是一种奸雄政治的詭計，这使得他們既便於留在反動盟友英國資產階級和美帝國主義者的戰爭陣營內，同時又掩飾着他們對於工人階級羣眾的背叛。關於“第三种势力”的問題，當在結論一章中再加討論。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當這考驗關頭自列於資本主義的陣營，是跟他們在前半世紀階級鬥爭的全部歷史中所起的作用極相配合的。右翼社会民主党——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和美國的艾德禮們、勃魯姆們、薩拉蓋特們、許馬赫們和托姆斯們——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們關於資本主義逐漸長入社会主义的綱領，只不过是承認資本主義制度的永遠存在。社会主义從來也沒有在什麼地方通过社会民主党的“漸進主義”的政策而得到成功的。机会主義者的社会黨人的特點總是猛烈反對工人階級及其聯盟者用革命來建立社会主义的每一個真正的努力——不論在俄國、德國、意大利、巴爾幹、中國或任何地方都是這樣。因此，在這歷史的轉折點，當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力量受到危機深重，拚死掙扎的世界資本主義全面攻擊的時候，社会民主党便作為世界資本主義的反革命陣營的參加者和領導者而行動，是全然合乎邏輯的了。

華爾街世界攻勢的失敗

美國的攫取世界資本主義控制權，復興資本主義同時又消滅世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宏大計劃，顯然是失敗了。這是千真萬確的，儘管事實上現在美國還無情地君臨着資本主義各國，這些國家現在大都仰賴着它的施捨，也不論美國從一開始就控制了聯合國的事實。聯合國組織是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舊金山誕生的，它的出世標誌着人類的和平希望，大家感到世界各族人民，終於有了一個

代表所有國家的國際团体，能够維持世界的和平。但是这些希望已經大部分落了空。因为联合国一成立，美國就集結那些追求它財政援助的國家，在裏面樹立緊密操縱的多數票，並且開始利用联合国，作为服务於它自己帝國主义利益的实际上政治—軍事联盟。由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初期的行動，实际上破坏了安全理事会大國一致的原則，联合国是更加完全墮入美國的控制之下了。

但即使在联合国範圍內，如果說美國已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主人，那末它的控制也並無穩定的基礎，因为世界资本主义是正在瓦解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無望地陷入危机，这种危机决非美帝國主义的努力所能挽救。華尔街的老闆們尽管在財政上濫行支出，资本主义的情形还是每况愈下了。

在美國驕妄和侵略的压力下，资本主义強國相互之間，特别是对美國的矛盾正在尖銳化，而可能達到爆發點。資本帝国主义列強之間的主要衝突是：（一）所有资本主义國家加緊爭奪世界市場的鬥爭，（二）美元和英鎊集团搶奪金融霸权的鬥爭，（三）美國和英國在委內瑞拉和近东石油問題上日益加深的对立，（四）英國反对美國所贊助的法德舒曼（鋼鉄）計劃，（五）法德对重新武裝德國的抵抗，（六）幾個強國在朝鮮、台灣和恢復中國的联合国权利問題上的尖銳爭執，（七）英國阻止美國侵入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自治領的鬥爭，（八）歐洲國家對於美國促使他們迅即武裝和捲入戰爭的抵抗，（九）對於美國扶植佛朗哥西班牙並把他拉入联合國的活動的普遍反对。

不但是资本主义國家，而且也包括苏联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全世界廣大人民羣众，都深深地对于美國的侵略政策感到激憤。据威尔基說，他在他的世界旅行中發現許多國家對於美國的好感情

緒實際上已經消失了。在華爾街的帝國主義領導下，美國已成了世界上最可恨和可怕的國家。

美國君臨資本主義世界的霸權，絕非意味着實現了考茨基一度夢想的建設性的、和平的“超帝國主義”，或後來布哈林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空想，以及更後的亨利·華萊士的“進步資本主義”的謬論。這同樣既非表示美國資本主義的“例外”性質，也不是說明世界資本主義的增強。恰和所有這些幻想相反，美國資本主義的霸權標誌着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又向腐朽和衰落邁進了一大步。

資本主義制度老家的歐洲，由於大部分被剝奪了它所賴以生存的廣大殖民體系，陷入了頻臨深淵的危機。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都在衰落和混亂中。戰後時期，美國雖然通過馬歇爾計劃的貸款和贈與，給予了數達三百億美元的輸血般的援助，但這些國家仍難改善它們的生產，羣眾生活水平一直下降，他們還是無法擺脫危機。他們的市場問題是不能解決的，毫無疑問，他們仍將不得不無期地仰賴美國的施捨。由於他們從前巨大殖民地市場的喪失或嚴重地縮小，由於他們跟東歐和亞洲的貿易減少到最低水平，這些國家已在開始受到大量失業的痛苦，這到最後必然更趨惡化。歐洲的資產階級統治者，在美國的援助和領導下，是完全不可能找到挽救這種危急形勢的任何根本辦法的。他們於是也轉到戰爭的致命的幻想。除了許多別的病症以外，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的爭執也日趨尖銳化。病弱的英帝國受着美國統治地位的威脅，從不錯過暗算它的帝國主義大敵的機會。法國和德國雖締結了鋼鐵“協定”，仍是根深蒂固的敵人。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在可笑的自殺性的相互競爭中，對大陸東部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增長感到恐慌。資本

主义的歐洲是破產了，耗盡美國所有的財富和工業力量也不能使它重行站起來。

亞洲提供了又一生動的圖景，表明資本主义即使有着美國充分的援助，也無力医治它的病症。華尔街在亞洲的三大戰場是中國、日本和朝鮮。它在中國的失敗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至於对其他兩國的後果，則正如美國記者雷蒙所扼要地指出：“只是靠美國的軍隊和糧食，才阻止了共產党夺取日本的政府。”他还說：“一旦美國的支撐撤退，南朝鮮就將落入共產主义亞洲的勢力下面了。”^⑭資本主义在其出生地的歐洲已臨垂死，儘管華尔街用它所有的軍隊和美元，也決不能把資本主义在亞洲重新建立。資本主义在远东，跟它在歐洲不會有什麼兩樣，是正陷於根本的不可救藥的危机中。

帝國主义者的失去中國（預示着全部亞洲的最後喪失），對於世界資本主义制度一般、特別對於美國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同樣，對於世界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却是一種巨大的勝利。“美國對華政策的破產，……不僅是損失了投資在干涉中國的賭博中的六十億美元。美國還不可挽回地喪失了廣大的中國市場和對一個擁有無限天然和人力資源的國家的殖民統治，華尔街原是把這個國家當作它亞細亞帝國的一部分的。”^⑮

隨着對於亞洲的失去控制，歐洲資本主义便立刻在美國保護下轉向非洲冒險，在那裏建立龐大的殖民制度。但這也是一個無望的計劃。甚至當新的殖民計劃準備好以前，不可避免的殖民地起義的信號，就在北非、中非和南非不斷地增加。曾經在殖民地亞洲打擊資本主义的危机，在殖民地非洲也不再是不存在了。華尔街領導下的資本主义還能在國際事務上得手的世界僅有部分，至少從表面上說，是拉丁美洲。但在那裏，如我們所已看到的，整個

形勢是一座潛伏的火山。

同樣，如果說美國在其稱霸世界的野心中，把衰朽的資本主義制度重行彌補起來的企圖是失敗了。那末，這個計劃的另一方面——即顛覆和破壞世界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却失敗得更慘。真的，恰恰是它的消滅社會主義的這種企圖，實際上却有助於刺激這個世界運動的增長。毫無疑問，蘇聯在聯合國中所受到的資產階級政府的嚴重恫嚇，只是使它更堅強了，激勵了它的士氣，和提高了它在世界人民中間的政治威望。面對着聯合國中用原子彈可怕的恫嚇武裝起來的頑固的多數，蘇聯不得不盡它最大的努力，它的成就已使它的敵人驚慌了。儘管遭到戰爭的巨大損失，它已經能夠有成效地來抵抗強大的美國，這樣做的結果，它已大大地加強了自己——它在這方面勝利的一個象徵就是它的原子彈生產。

在遠東，美國和它的帝國主義盟國——英國、法國和荷蘭——扼殺革命的企圖實際上正武裝了革命，特別在中國。偉大的解放運動決非華爾街的金錢和軍隊所能改變它的歷史的進程。美國武力用人員、金錢、大砲和船隻對反動的蔣介石政府的公然支持，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反抗（無意中還間接地供給他們以現代武器），並且是蔣介石最後垮台的一個重大原因。不但如此，這種對於反動軍閥的支持，還在亞洲造成了對美國的普遍憎恨，把它視作被壓迫民族的帝國主義敵人。美國對朝鮮的侵略也將產生同樣的後果。這樣的政策只有更加促進民族解放的偉大的殖民地革命。美國企圖粉碎這偉大的革命，是在從事歷史上不可能的工作。

對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威脅，也產生了同樣相反的結果。這就是說，美國的干涉加速了而不是阻遏了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事業。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和阿尔巴尼

亞，總的經驗是相同的。当大战結束的時候，这些國家的各族人民建立了包括所有曾經反抗希特勒的力量的联合政府。於是英美代理人便攻擊这些政府，企圖逐出共產党，而把反動派放在領導的地位。總的結果是正和原來所希望的相反，就是在新出現的形勢中，右派的勢力完全失敗，而走向社会主义的行進是大大地加速了。只有在南斯拉夫，美國这种反革命的政策借着把叛徒鉄托收入華尔街陣營而暫時得到了成功。

西歐是美帝國主义者可以誇稱有成效地(即使是暫時地)阻擋社会主义前進的世界上唯一重要的區域——此外也許还可加上紛亂的拉丁美洲。在歐洲，由於幾十億美元的贈与，特別是由於右翼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華尔街代理人这才能够迫使共產党退出法國和意大利的政府，並且造成各國工人運動的分裂。但这些最多只是得不償失的勝利。要是社会民主党在战後同共產党站在一起，全部歐洲到現在就都將穩步走向社会主义了。但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社会主义在歐洲已經失敗。馬歇爾計劃所造成的羣眾的幻想，由於它明顯的失敗而正在消逝中。当大陸上的资本主义危机不可避免地越來越深刻時，歐洲很快就会空前有力地向社会主义前進。

結算一下战後初期这些緊張年头的世界形勢的歷史總賬，就明白而清澈地呈現出兩個基本的事实。第一，美國和它的夥伴英國並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總危机；第二，他們也不能阻遏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進。相反地，资本主义越來越深刻地陷入危机，而社会主义則以空前迅速的速度增長着。

法西斯主义的危險

美帝國主义爭夺世界霸权的運動，再度使世界增加了法西斯

主義的危險。如我們在第二十七章中所講到，大資產階級為了應付資本主義總危機，從俄國革命時期開始，就發展着國際法西斯主義的遠景。這就是，他們隱造出一套明白地表現於理論和政治形式的假定，說要拯救資本主義，他們就不得不摧毀工人的工會、政黨、合作社以及一切民主政治的痕跡，同時把所有經濟和政治的權力放在大壟斷資本的手中。這是資產階級的公開恐怖的專政，也就是要用武力來保存腐朽的社會制度，對付所有反對和分離的力量。這法西斯主義總的概念，已成為不但是德、意、日而且也包括英、法、美和其他國家的壟斷資本家的信條，這點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過了。

美國的大壟斷資本家為了追求世界霸權，仍緊抱着這套對付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法西斯辦法。他們並未愚笨到相信資本主義能夠自行脫出危機。他們認為必須採取殘酷的法西斯政策來恢復它的作用。他們的真正用意如此，因之他們勾結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法西斯團體，特別是支持美國的具有鮮明法西斯性質的許多措施和運動，包括塔夫脫—哈特萊勞工法案，公務員和產業工人的忠誠調查，眾院非美活動委員會的可恥行動，反黑人、反猶太人運動的增長，最近通過的關於取締共產黨和其他進步團體的麥卡倫—蒙特—尼克松警察國家的思想管制法和大批逮捕共產黨領袖入獄。尤其罪惡的是龐大的全國秘密警察聯邦調查局的迅速擴充。美國正在大踏步地變成警察國家。所有這些情況的總的法西斯傾向是明白的，而且還由於侵略朝鮮的壓力而大大地加速。這一切證明了列寧分析的正確，他指出帝國主義就是暴力和資產階級統治手段的極端反動。

為了爭奪世界霸權，華爾街帝國主義摹仿着納粹的榜樣。希

特勒的目的是把德國变成一个受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统治的巨大工业中心,而使其餘國家在經濟上成为農業的,或限於次要性質的工業,从屬於巨大的德國工業中心。美國華尔街壟断資本現在所進行的也正是这条路綫,只是他們成功地把世界大部分的工業集中在美國,並使得其他資本主义國家在經濟上比之希特勒在納粹德國所做到的更具依賴性。

拚命掙扎的資產階級認為他們能够在法西斯的基礎上把世界改組並且安全地控制它,这是一个大幻想。实际上,法西斯主义本身是資本主义總危机的產物,由於它壟断和暴力压迫的政策,結果只能加深資本主义制度的所有國內和國際的矛盾,並使得它們更具爆炸性。法西斯主义不能拯救資本主义,而只有加速它的毀滅。

在目前,当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軍事上和思想上大失敗之後,世界的大帝国主义者在華尔街的領導下,正在設法改組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和綱領。这就是英國、西歐、美國和拉丁美洲政府自第二次大战以來趨向右傾的根本原因。但是他們所竭力創造的法西斯主义,特別在美國,表面上跟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牌子是不同的。新型的法西斯主义並不像“元首”和“黑衣首相”所做過那样的歌頌战争;相反地它戴着和平的假面具;它不譴責民主的原則,而裝作是民主的偉大保衛者;它並不自以为是所謂革命的战士,却竭力替現行資本主义秩序辯護。它把希特勒生硬的統治民族改成一种英美优越論的一种微妙暗示。这战後型式的法西斯主义的新裝,使得这种疫病更加隱蔽而危險了。

法西斯主义又在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和其他許多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各國確定地成为一种危險了。这种危險越增大,冷战就越緊張。右翼社会民主党和反動工会的領袖,都是冷战的

熱心支持者，他們正在給予法西斯以幫助和支持。法西斯的毒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了傷，但還沒有被殺掉。在華爾街分子目前所進行的歇斯底里的反共十字軍聲中，希特勒的幽靈仍在地球上徘徊。

戰爭的威脅

華爾街的帝國主義野心又重新造成了另一次世界戰爭的危險。這是我們時代最大的危險。戰爭威脅產生於壟斷資本獨霸世界的企圖，加上它固有的法西斯的本能。這兩種傾向不可避免地結合在一起——法西斯主義和戰爭。華爾街通過它龐大的宣傳工具，竭力把現在的戰爭緊張的責任，推在蘇聯的身上。但這只是掩飾它自己掠奪計劃的煙幕。

社會主義在世界許多地方迅速地增長着；但這根本扯不到是出於蘇聯方面的攻勢，尤其是軍事的攻勢。它並不以為戰爭不可避免。相反地，社會主義傳播得愈廣，爭取和平的力量就愈強。目前在東歐、中國和世界各地方如此有力的社會主義運動，不是什麼戰爭計劃的一部分，而是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中資本主義崩潰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蘇聯是新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和最強大的國家，它在這個世界運動中有極大的威信，並且是領袖；但如果把這一時代的無限廣闊的社會主義的發展，歸罪於蘇聯的策動和所謂俄國代理人的工作，那真是當前所有的資本主義愚蠢中最大的政治白癡了。

蘇聯像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是戰爭的根本敵人。它全部的社会結構不允許國內有製造戰爭的勢力的生長。它堅守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完全可能在同一世界上和平共處的政策，雖然

一个是衰落的而另一个是上升的社会制度。列寧在許多年前明白指出了這點，斯大林又曾反覆地加以申述。苏联全部的对外政策就是基於这种可能的持久和平的假定。美國可以在它所願意的任何時候，跟苏联達成实际的、民主的解决。

但是華尔街的大壟斷資本家不要和平；他們要战争。他們認定战争是他們实施征服世界計劃和法西斯主义的唯一出路。还有一層，如果他們喪失了巨大的高度有利的軍火定單的輸血，他們不健全的工業就將在一夜之內崩潰，而陷入最後的經濟大蕭条。这就是为什麼他們欢呼由於朝鮮战争所引起的軍火生產的新高漲。資產階級不但不要和平，就是和平这个思想他們也怕。苏联和美國之間緊張形勢的任何緩和，就会立即造成華尔街股票的傾跌，而國際形勢的任何惡化，却又使它們冲天飛漲。

美國外交政策的失敗，使得帝國主義者拚命掙扎，從事不顧一切的軍事侵略，以試圖解决他們不可能解决的問題，这就大大地增加了战争的危險。苏斯洛夫曾經指出：“歷史的經驗教訓我們，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地位愈是無望，它就愈是瘋狂，而它進行軍事冒險的危險也就愈大。”^⑩正是这种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的日益崩潰所孕育的絕望的因素，使得美帝國主義的行動具有这样大的威脅性。另一方面，當美國在進行其不可能的征服世界的前進中贏得偶然的成就時——如在希臘、柏林“封鎖”和朝鮮——這也就有危險的影響，因為這將鼓勵帝國主義者去進行新的侵略。唯一能够制止華尔街擴張主義的道路，就是當它碰到國內和國外的不可抵拒的民主反抗的時候。

可以肯定，美國資產階級如果認為他們可以取勝的話，早已發動反苏战争了。但是它的將軍們也許並不以為原子彈是一種決定

性的武器。斯大林的確在很久以前就告訴過他們。他們害怕——他們重要的著名人物在報紙和廣播中公開地這樣說——如果原子彈一投到蘇聯，結果就將是紅軍立即佔領全部歐洲和可能大部分的亞洲，同時美國的城市則將遭受原子戰爭的毀滅。因此，“預防性戰爭”的贊助者，還不敢真的這樣做。那些即使自認他們可以安全地去用原子彈轟炸蘇聯的人們，只要回顧一下廣島和長崎——在那裏，可怕的原子彈無情地投在已是失敗的敵人的頭上（目的是作為對蘇聯的一個通知，說美國已經有了原子彈）——，也不會瘋狂到用原子彈去轟炸蘇聯。

華爾街的戰爭販子，不管各國人民反戰的抵抗與和平的情緒，不管蘇聯對一切戰爭挑釁者的堅強防禦，也不管他們奇貨可居的原子彈壟斷的喪失，却比從來更加拚命地堅持侵略的軍事準備和挑釁。他們不能放棄戰爭的遠景，因為這是他們征服世界的全部法西斯計劃的構成要素。即使他們自己的理論家也告訴他們這樣做是愚蠢的事，他們還是得向着戰爭前進。放棄他們戰爭的方向，等於同時放棄他們世界霸權的瘋狂夢想，等於是在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前面，拋棄挽救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希望。他們寧願冒在戰爭中毀滅的危險。在目前，美國軍事家把希望寄託在重新武裝和加強資本主義的歐洲和日本（兩者都是不可能的計劃），寄託在氫彈的新的“壟斷”，寄託在他們最後也許能處於有效地給蘇聯以久所希望的致命打擊的地位的希望上。華爾街分子對朝鮮的侵略，証明了他們的戰爭狂已經把他們導向怎樣危險的極端，这也預示着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尖銳的可能性。這種全部毀滅的計劃，跟美國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是毫無相同之處的。

華爾街的戰爭計劃完全是一種狂妄而無望的資本主義的夢

魔。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用军事手段(或任何其他手段)打败的。如果疯狂的华尔街冒险家真的把世界捲入新的战争,那末这次战争,固然使人类沉浸在可怕而不必要的屠殺的混乱裏,却一定將使到处响起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鐘。無論是國对國、人对人,社会主义世界在軍事上比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强大得多了。而且,那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後所起來的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如果跟第三次世界原子战争以後將要压倒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巨浪相比較,那就將顯得相对地微小了。战争的危險增長着,但民主和社会主义势力的力量也在增長,只要他們的意志和行動一致,它們已經有力量制止战争了。因此,全世界特别是美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偉大任务,就是要約束那以华尔街资本家事务所为主要大本营的战争狂人,使得他們無能为力,使得他們在挽救和恢復注定滅亡的美国控制下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瘋狂掙扎中,無法強使世界捲入新的浴血战争。

- ① 列昂節夫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擴張”一書中的引証。
- ② 亨利·魯斯著：“美国世紀”，紐約一九四一年版，第一一頁。
- ③ 伊立克·瓊斯頓著：“我們都置身其中”，紐約一九四八年版，第三七頁。
- ④ 美国劳工研究会編：“劳工实况”，第九輯，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一九頁。
- ⑤ 罗乞斯特著：“美国的統治者”，第四二頁。
- ⑥ 賽德斯著：“一千个美国人”，第一六八頁。
- ⑦ 美国劳工研究会編：“經濟札記”，一九五〇年九月版。
- ⑧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美国新聞与世界報道”。
- ⑨ 孟泰斯基著文，載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新時代”。
- ⑩ 乔治·馬理昂著：“基地与帝國”，第三六頁。
- ⑪ 馬林科夫报告：“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二周年紀念”，苏联外國文書館出版局一九五〇年版，第一九頁。
- ⑫ 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日艾奇遜在参議院外交關係委员会上的演說。
- ⑬ 一九五〇年七月新聞电稿。

-
- ⑭ 霍蒙著文，載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三十一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 ⑮ 馬爾考夫著文，載一九五〇年第十二期“新時代”。
 - ⑯ 茲斯洛夫著文，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第三十一章

美洲的富裕和貧窮

自从哥倫布在西印度登陸以後四百五十多年間，美洲人民遭受着寄生的地主們、資本家們以及他們的無數依附者的殘酷掠奪和壓迫。這些無恥地靠人民的勞動生活的集團，到處把西半球的自然財富搜索淨盡，一向是完全缺乏良心或任何社會責任感。他們只有一個目標——獲得財富；而為了供奉財神，他們冷血地拿數以百萬計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作犧牲，使整代整代的人民生命被摧殘和早死。

剝削者們以無比的蠻橫和無止境的貪鄙，依照戰利品屬於勝利者的總原則，把他們見到的任何東西都劫奪為他們的私有財產。他們佔據了土地、礦藏和工業，雖然他們對於這些的創造和發展沒有任何貢獻。以他們的無限的貪婪來說，只要他們能夠辦得到，他們會把空氣和水也壟斷起來的。

為了剝削勞動者，寄生的土地和工業所有主們運用了所有已知的人類奴役和壓迫的制度。奴隸、雇農、工資奴隸——這些都曾經或正在以許多不同的樣式使用着。為了維持這些剝削制度，所有主們會殺死和監禁了無數起來反抗的工人，並且他們還建立了一些近代史上最殘暴的政治獨裁。當這種暴虐政治在起來反抗的人民的打擊下垮台時，剝削者們便搞了些假民主政治——這一類型的資本主義秩序是剝削者們控制着政治機器，而人民被給以自由

的幻覺。在這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的邪惡制度的全部歷史中，剝削者們曾有系統地把宗教迷信灌進勞動者們的心中，引誘他們接受他們目前的悲慘命運，而寄虛望於死後的樂園。所有這種掠奪和摧殘的最大受害者，在西半球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印第安人和黑人。

這四百五十年野蠻的剝削和征服制度引起了毀滅性的後果。馬克思在他的最有名的著作中有一處指出，在現今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下，“隨着資本大王的人數的不斷減少，而他們又奪取和壟斷了這一轉變過程的所有利益，貧窮、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規模也增大了。”^①西半球的一般社會情況，一個極端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那樣富裕，另一極端是陷於實際飢餓的深淵的大規模貧窮，給馬克思的論述提供了生動的明證。

自由人民的未來世代將難於相信由這個半球的當前生活現實所表現的悲慘圖景，它的兩極是巨大財富和羣眾赤貧。這個情況是一種社會狀態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在那社會中，一個階級，一小撮的寄生統治者們，在他們的政府所提供的立法和他們的教會所提供的道德的掩護下，任意掠奪和壓迫生產者們。這全部情況中的唯一好事情是，也如馬克思的前述著作中所指出的，所有這種剝削和鬥爭產生了一個後果，一個戰鬥的和成長着的工人階級，它最後將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這個革命的工人階級正在全美洲迅速地發展着。

拉丁美洲的悲劇

拉丁美洲人口約一億五千萬，約佔世界人口百分之六；土地總面積二千萬零二萬八千方公里*。它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有七

* 一公里等於〇·六二英里。

个居民,是世界上这样大地區中密度最小的之一,只有澳洲和非洲有較低的數字^②。拉丁美洲,如果有科学的農業和完全的工業,並正当地使用它的自然資源(參看第一章),是能够容易地維持好幾倍这个相对稀疏的人口於比目前高得更多的生活水平的。如果它沒有做到这样,这是因为整个地區被寄生的地主們和資本家們所蹂躪,他們的全套半殖民地社会制度是趨向於阻滯經濟和猛烈地压低羣众的生活水平。拉丁美洲所有國家的國民收入合起來才等於工業上更为發達的美國的約十二分之一,这一事实是对这些人民的一种罪行。

在前幾章,我們已經指出了大地主制度和資本家帝國主义怎样趨向於窒息拉丁美洲的工業和農業。这就是这个广大的、潛力丰富的地區今天存在这样可怕的大規模营养不良的基本原因。大土地所有主們不僅用他們的單一產品制(只生產單独一种出口農作物)來縮減人民的糧食供給,他們並且有意忽視提高糧產的可能性。拉丁美洲的常見景象是,在大量羣众沒有適當糧食的地區,國內或國外離地地主們所有的整片整片良好土地却荒着不耕。可能的糧食供給又为古老的耕作方法所阻斷,这除產生其他不良影响外,还導致大規模的土壤浸蝕。煙草、糖、棉花、咖啡、香蕉等等的种植主們在这方面幹下了不可補償的害事。伏格特指出,“在南部大陸的大部分,耕种土地的土壤浸蝕是十分普遍的。”^③杜根說,拉丁美洲的生產土地有百分之三十五已經被損害或毀坏。

塞尔格耶夫談到古巴時指出,“由於外國托辣斯和它們的古巴助手們統治的結果,这个土地肥沃和气候温和的國家,面積比匈牙利大而人口只有五百万,却不能糧食自給,而必須从美國輸入大量麵粉、米和其他穀物、食用脂肪、罐頭食品,甚至乾果。”^④而这种情

形在拉丁美洲是不足為奇的。

“南美洲的大富豪”的財富和奢華是世界聞名的，他們靠掠奪工人而致富。這一小撮無用的人們，控制了全拉丁美洲的實物資源的三分之二。他們在世界各處時髦人物遊樂的地方跑來跑去，無節制地浪費着從他們國內的工人和農民的血汗中压榨出來的財富。他們或是生活在他們的大種植場和大地產的粗俗的豪華中。就是這批人佔有拉丁美洲和操縱它的各個政府。二十五個家庭佔有秘魯的未被外國帝國主義者奪走的財富的大部分。邦貝，一個最近死去的阿根廷資本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之一；而巴西的馬達拉佐，號稱拉丁美洲最大的工業家，在他的貪婪的魔掌中握有許多巴西的最重要工業。

五十個阿根廷家庭佔有富饒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土地六分之一的一千二百多萬英畝，那裏最好的地每英畝值四百美元。這些地產有許多是年代久遠的。革命以後約有二億五千萬英畝土地移交給一千八百個家庭。外國公司也擁有大片的阿根廷土地，其中典型的如林業公司（英美合辦）有地三百萬英畝，華爾特隆木材公司（英國的）在巴塔哥尼亞、火地島和智利南部有地六百萬英畝。阿根廷土地的價格比一百年前許多大地主取得他們的地產時已漲了許多倍。大地主所有者的家族——安佐雷那們、希爾舍們、麥倫德茲——比希爾第們、多德羅們、米蘭達們、阿爾扎加們、翁澤們、林齊們、杜根們*，等等——也擁有在銀行、航業和各種工業中的億萬比索的投資。比姆伯格們據說有家庭財產至少十億比索。資本家——地主們佔有和管理着這個國家^⑤。類似的少數剝削者富有集

• 愛爾蘭人在阿根廷、智利和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因支配着拉丁美洲所有其他國家的生活。

靠無數工人的鮮血和死亡致富的資本家典型人物是著名的西蒙·帕提諾，所謂玻利維亞的錫大王。这个人，号称至少拥有五億美元，佔有玻利維亞的著名錫礦的大部分，以及馬來亞的重要錫產權^⑥。帕提諾的工人真正是拿不够温飽的工資从事奴隸勞動，他自己却在玻利維亞拥有巨大的和神奇的宮殿，其中有些他甚至未去看过。他的工人數以百計在罷工中被射殺，成千成万人在他的礦場中勞動終生。帕提諾成为歐洲和美國資本家圈子中一个有势力的人物，在他不久前死亡時已有二十多年沒有回到过玻利維亞。在別的地方我們談到过一些關於这个剝削者的礦場中对工人罢工的野蛮鎮压。这些鬥爭常常是真正的內战，一切國家权力都被用來对付佔人口多數的印第安人的礦工。

拉丁美洲國家是勞動剝削的富饒場所，从下面一些一般事实可以得到說明。“对聖保羅州（巴西）二百五十六家公司發表的資產負債表的分析指出，投入資本的純利率的中位數是百分之三十四·四。”这些公司有二十五家賺得百分之百的利潤，而馬達羅佐大公司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度的利潤为已繳資本的百分之九十^⑦。“意大利—智利保險公司的利潤達到它的投入資本的百分之六十八（一九四八年）；智利鉄公司的利潤是百分之五十·二……智利銀行一九四八年的純利達到四千九百五十万比索，即投入資本的百分之五十。”^⑧在这些年間，烏拉圭的紡車公司賺得利潤七百二十七万七千五百三十三美元，虽然它的資本總數只有六百八十七万五千美元^⑨。在阿根廷，“最大的紡織廠所公佈的百分之十九的利潤就有四億比索（一个阿根廷比索當時約值四分之一美元）。五个包裝公司獲利一億六千万比索。”此外，僅在一九四八年，阿根廷政

府就为由於英阿貿易協定的想像的可能損失而給肉類包裝商、大牲口公司和運輸公司支付四億比索^⑩。“聯合果品公司昨天報告一九四九年淨賺五千八百八十五萬二千三百六十四美元，這是它五十年歷史中第二次的最大利潤”，一九五〇年二月的“紐約時報”說。“古巴糖業公司在一九四九年賺回……每一股份的百分之三十·八。”^⑪整個拉丁美洲的勞動羣眾以及他們所居住的國家，就是這樣被大地主和資本家的公司吸乾血液。

貧窮、飢餓和患病的羣眾

在拉丁美洲，工人和農民受到這樣強度的剝削，以致他們大羣地被趕到健康生存的最低標準以下很遠。一般的後果是，貧窮威脅着全體人民的生命本身。喬治·蘇爾和他的合作者們的驚人調查宣佈，“拉丁美洲的人口有三分之二，如果不是更多，是體質上營養不足的，在有些地區到了實際飢餓點。”^⑫昆達尼拉喊出了“赤裸裸的真實是，在一億二千六百萬拉丁美洲人中，確定有不少於八千五百萬人是實際上飢餓的。”^⑬

在田地上工作的農民和工人的情況最壞，而人們正以為那種地方是最容易至少可以吃飽的。這些土地勞動者主要是印第安人和黑人以及他們的後裔，歐印混合種和黑白混合種。不過工業工人也並沒有好出多少。他們的工資只及美國和加拿大的工人的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一個拉丁美洲工人每天工資半美元到一美元，而在美國每天却有三美元到十美元。”^⑭自從戰爭以後，由於整個拉丁美洲通貨膨脹盛行而引起生活費用急劇上升，實際工資連同一般的生活水平已經劇烈地惡化了。

一個保守的經濟學者韋斯說，阿根廷的工資標準“比委內瑞拉

以外南美洲的任何其他國家都高……一九三八年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產業工人每月平均收入是，日薪工人一百零九比索(約三十六美元)，月薪工人二百四十比索(約八十美元)。”^⑤一九四三年阿根廷國家勞動部規定了一個五口家庭每月最低預算是一百四十七比索，但是是一個城市勞動者的每月平均工資只有七十八比索，一個農業工人收入約五十比索^⑥。自從那時以後，工資有了相當的增加，但是生活費用上升得遠為更多。一九五〇年七月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經濟新聞”談到阿根廷的實際工資下降時說，一個金屬工人在一九五〇年要工作三百一十九小時，才能買到他一九四三年工作二百三十小時就可以買到的同樣東西。韋斯在一九四五年寫到巴西的工資情況時說：“工資一般是低的。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的普通工人每月平均收入約十五·五美元，機械工人是二十八·七五美元。在巴西的機關裏，每月五十美元到六十美元對於一個文書或英文—葡萄牙文速記員便是很不錯的薪金了。”關於墨西哥，韋斯說，“根據一九四〇年工業調查所發表的材料，製造業或其他機械工業（採礦、冶煉、油井和提煉、鐵路及公用事業）的工人一九三九年每一工作日的平均工資約有一美元^⑦。恩西那在墨西哥共產黨的一九五〇年會議上說，自從一九四一年以後，比索的價值已經跌了百分之三十，但是付給工人們的貨幣工資總數仍然是一樣的，或甚至略有減少。玻利維亞的錫礦工人每天被付給二角五分到五角，危地馬拉的農場工人也大約是這個數目。至於美國和加拿大的公司，以及英國的、法國的和意大利的公司，充分利用了拉丁美洲這種飢餓工資的條件，並運用它們的權力甚至來把它壓得更低。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一九五〇年三月在蒙得維的亞舉行的區域會議，提供了出席這次會議的七個國家每月工資和生活費用表的

材料。这在拉丁美洲是富於代表性的一般情况。

國 家	工人工資	家庭生活費用
巴 拉 圭	150 瓜拉利	290 瓜拉利
玻利維亞	2 000 玻利維阿諾	4 000 玻利維阿諾
巴 西	1 000 克魯賽罗	4 000 克魯賽罗
智 利	2 400 比索	4 000 比索
阿 根 廷	500 比索*	1 150 比索
烏 拉 圭	100 比索	300 比索
厄瓜多尔	750 苏克雷	1 200 苏克雷

波多黎各提供了美國帝國主義剝削和造成貧窮化的生動例子。在这个國家裏，經過半个世紀的美國統治，製造業中每小時的平均工資只有四角五分，少於在美國所付給的三分之一，而百分之七十的波多黎各家庭只得到这个島的全部收入百分之三十⁽⁸⁾。糖業工人為每週五元五角每年苦幹四個月⁽⁹⁾，而煙草工人在一九四七年每小時工薪一角二分。紐約先驅論壇報警告說，波多黎各工資的任何匆促改善都會給这个國家的工業化計劃以致命的打擊。難怪伏格特稱波多黎各是“世界上最悲慘的地區之一”。

當我們了解到拉丁美洲各國的生活費用常常和美國的一樣高甚至更高的時候，工人們的這種工資標準的極端不合理便更加明顯了。例如，像加拉尔扎所說的，一個玻利維亞礦工要工作五百天才能買到一套普通的衣服。其他的商品也按比例地高。由於戰後物價高漲而工資差不多停留不動，生活條件到處都嚴重地惡化了。下面的例子對於全拉丁美洲多少都是適用的。田寧鮑姆談到墨西

* 後來關於阿根廷的这个一般每月平均數又被更正（一九五〇年七月五日“拉丁美洲勞工聯盟新聞”），認為太高，典型的工資（以比索算）是：金屬工人四三三，碼頭工人四四〇，紡織工人三六四，食品工人四二五，肉類包裝三〇〇，糖業種植工人一三二。

哥時說，“按实际工資，工人們……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只得到他們一九三九年的收入百分之八十三·六。農村的收入，以实际工資來說（以一九二九年為基數），從一九三四年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九降到一九四四年的百分之六十二。”^{②①} 現在的情況就更壞了。加拉爾扎說，在全拉丁美洲，“即使有最好組織的工人在一九四七年年底是否賺到他們一九三八年所得的实际工資的一半，是有疑問的。”^{②②}

拿這樣可憐的收入，田地上和城市裏的大羣工人實際上是吃不飽的。一九三九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第三次國際營養會議宣稱：“由於營養不良無例外地流行於所有的拉丁美洲國家，美洲正經歷着一種真正的悲劇。美洲世界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沒有能夠吃到為維持生命和為人類勞動的正常產量所需要的最低糧食。”^{②③} 巴西的社會學家佩霍達曾說：“我們沒有做什麼好事，因為我們的人民是生活在經常的營養不良的狀態中。”加斯特羅伊博士（也是談到巴西時）說：“我們的工人們的膳食是品質最劣的，各方面都不合適。可以想到的唯一更壞的膳食是不吃任何東西。”^{②④}

在古巴，根據對一千一百個工資收入的家庭的研究，平均每人的所用食物只有九百一十五卡路里熱量，“這是遠低於國聯尺度的‘極端營養不良’點的……鄉村的委內瑞拉人平均只吃一個正常的歐洲移民所需要的糧食總量的約四分之一左右……波多黎各可以說是加勒比區受營養不良影響最深的。”^{②⑤} 拉丁美洲每一個國家都呈現相似的情景，廣大部分的勞動人口正在飢餓中掙扎和依靠不足以維持健康和活力的卡路里及維生素來過活。

拉丁美洲勞動者們的低工資除了使工人們不得不忍受半飢餓的膳食外，還迫使他們在可怕的住居條件下過活。拉丁美洲大部分鄉村是污穢的和淒慘的，而大城市也滿佈着一些世界上最壞的

貧民窟。旅行者們對里約熱內盧、布宜諾斯艾利斯、墨西哥城、聖地亞哥、利馬、聖約翰和其他地方的可怕的工人住宅區感到震驚。根據蘇爾和他的合作者們的調查，聖地亞哥（智利）的工人住宅平均一個房間住五個人；布宜諾斯艾利斯有一半工人住單間的住所，而蒙得維的亞的數目竟到達三分之二；“衛生設備的極端不良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種類的傳染病，可以在墨西哥找到。”^②

蘇爾和他的團體還舉出農業工人們的淒慘的居住條件的一個例子——在拉丁美洲生活最好的國家之一的阿根廷——如下：“那些住屋是這樣原始，它們僅夠藏身，完全不適宜於人類的居住。只有四根棍子的架子，草和泥蓋成屋頂，用樹枝排起來作牆。工人和他的家庭就在這種‘房屋’裏藏身過夜，任憑雨打霜侵，睡在草蓆或舊麻袋上。他們缺乏最基本的衛生設備。他們所飲的水是污穢的死水，是來自牲畜用的貯水池或用大桶從鄰近鐵路車站運來。”^③

在整個拉丁美洲，與這種可怕的經濟條件並行的是大量的文盲。國家、教會或僱主們都沒有興趣教育人民。至少在十個拉丁美洲國家，有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人口是不識字的。智利的文盲比率是百分之二十四，墨西哥百分之四十，洪都拉斯百分之八十二，玻利維亞百分之八十五，海地百分之九十^④。阿根廷的比率較低，百分之十五，這主要是由於從歐洲來的大量移民。數年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調查指出，有三萬兒童由於營養不足而沒有進學校，並且有五千兒童實際上完全沒有糧食。拉丁美洲有七千萬文盲，另外五千萬人只受過兩三年學校教育^⑤。與美國和加拿大的百分之四·五的比率相比，拉丁美洲文盲的數字是驚人的。

拉丁美洲的低工資水平的最可怕的方面是它對於人民健康的災難性影響。著名的巴西科學家倍雷拉有一次說，“巴西就是一個

廣大的病院。”^⑧他这个說法可以应用於拉丁美洲的其餘部分。勞動羣众真正充滿了疾病、窮苦、文盲和各种不健康的条件——肺結核、瘧疾、梅毒、淋病、赤痢、沙眼、蟠尾線虫、伤寒、腸寄生虫、腦膜炎、印度痘、十二指腸虫、脚气、平他病、叢林熱以及許多其他种病。所有这些疾病在营养不良的人民当中特別猖獗。苏尔和他的合作者們說：“拉丁美洲有一半人口为傳染性的或缺乏維生素的疾病所苦。”他們進一步指出：“秘魯十七歲到二十歲的人民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染了肺結核病。”在智利的某一城市，百分之百的工人染了肺結核病，而在波多黎各，肺結核的染病率十倍於美國的北卡罗來納州。瘧疾，这个全拉丁美洲的屠殺者，在巴西每年夺去了八万人的生命，在厄瓜多尔使一半人口害病，而在巴拉圭是一个“民族的災难”。“梅毒在許多拉丁美洲的城市和鄉村地區蔓延。”伤寒在許多地區是一种威脅，而黃熱病仍然在亞馬孫盆地流行。在玻利維亞，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民为腸寄生虫所苦。佝僂病和蛀牙病十分普遍^⑨。

对付这种像汪洋大海般的疾病的醫療和医院服务是十分不够的。以人口平均來說，拉丁美洲國家的医生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在墨西哥的“一万人口以下的城鎮，有百分之八十六·三二的死亡者是未經任何醫療診斷的……而整个共和國在这一時期有百分之六十·八的死亡者未經医生診斷，只有百分之三十九·二有診斷書。”^⑩在巴拉圭，一个約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國家，幾年前只有一百零九个医生，而其中九十三个是在首都亞松森。許多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筆小錢購買奎寧來对瘧疾進行最起碼的治療，而政府虽然在軍事開支上乱化金錢，却不肯供給每人一角錢來根絕黃熱病。

与他們目前的驚人的疾病情况相对照，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像其他地方的一样，在白种人到来之前是很少为疾病所纏的，黑人在被运出非洲前也是一样。弗莱尔谈到巴西的印第安人時說，“勒里強調土人的巨大体力，能砍倒大樹並赤身背着它們帶到船上。索雷斯把他們描寫为‘身材好看和結实’的人；卡尔第安看重他們徒步远行時的快捷和持久，而葡萄牙人在亞尔瓦雷茲所發現的海岸上第一次看見天真和裸体的印第安人時，羨慕地談到他們的強壯、健康和美觀。”^②但是封建—資本主义不久便結束了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这种健康和有力的状态。

所有这种貧窮、飢餓和疾病在拉丁美洲最後歸結为一个極高的死亡率。美國的每年死亡率是千分之十一，而拉丁美洲却是千分之二十三。嬰兒的死亡——在美國是千分之四十八——在哥倫比亞高達千分之一百六十三^③。在美國，一般人的平均寿命約为六十三歲，但在拉丁美洲，像秘魯却低到三十二歲。“在里約熱內盧，有一半以上到達工作年齡的人不到二十九歲便死亡了。”^④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情况也同样惡劣。

这就是半殖民地的拉丁美洲的勞動羣众生活条件的可怕情景。而这些条件正在变得更坏。实际工資在低落，而貧窮在增加。一般性的社会保險法律在許多國家制訂出來了，但是它們甚至沒有輕微地解决这廣泛的需要。近年來在防止烈性蔓延的疾病如天花、黑死病和黄熱病方面有了相当進步（因为不这样財富就隨之喪失），但是許多与貧窮直接有關的疾病繼續猖獗。人民羣众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於生活費用近來大大提高而加劇，現在已達到这样的危險點：另一次世界經濟危机很可能引起他們發生一个世界性的大災難。

美國財富的集中

依照資本主义的掠夺你所能掠夺的一切的貪鄙原則，美國財富的大部分已落入相对少的人手中。美國是世界上少見的一个富裕的國土。可是，要知道个别的資本家富豪們的確實財產是不容易的。在从前，他們在報紙上公開誇耀他們的無比財富和宣揚他們的放蕩行为。但是現在这种事情已变成絕對保密的材料——以避免公众的仇恨和逃避所得税及遺產稅。因此，有多少超級資本家屬於一億至十億美元階級，大多是推測之詞。不过，第七十六屆國會的臨時國民經濟委員會曾挑选出控制着不少於五百億美元的各种類財產的十三个家族——福特、杜邦、洛克菲勒、梅隆、麥考米克、哈特福特、哈克納斯、底猶克、普氏、畢特凱因、克拉克、雷諾和克雷斯^⑤。在一九四〇年，二十家大商業銀行拥有三百九十億美元。这些就是美國的真正統治者。

財富集中的过程以甚至更大的速度繼續着。“二百个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現在拥有全部非金融公司財產的百分之六十五，而一九二九年只有百分之五十。”^⑥ 大魚繼續在吞沒小魚。“吞併活動，聯邦貿易委員會說，在大戰結束後‘來得更銳猛’，而在一九四七年最後一季，据報比一九三〇年以後任何時期（只一九四五年除外），都有更多的吞併和取得。”^⑦ 这种壟断化包括銀行、報紙、廣播電台以及其他重要的經濟部門。美國的工業系統，以及跟它一起的政府，現在是緊密地控制在大壟断資本的手中。

資本家們从他們的壟断性所有权上得到丰富的收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五十五个月中，公司在納稅後“賺了”五百二十億美元的利潤^⑧。一九〇九年到一九四四年这三十五年期間的平均利

潤率，我們曾算出是百分之十一而不是呈報的百分之七^⑳。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納稅後的利潤總數各為二百一十億美元和一百七十億美元，後一數字超過戰時的最高峯六十億美元，而為繁榮年的一九二九年所獲利潤的一倍多^㉑。在一九五〇年第三季，在朝鮮戰爭的刺激下，納稅後的利潤達到每年二百四十億美元的水平，並且還在爬高。當前的平均利潤是，由資產一千美元至二十四萬九千美元的公司的平均百分之八·四，到資產一億美元或一億美元以上的公司的平均百分之十三·六^㉒。

在一九四八年，資產一千一百六十億美元^㉓的美國全部公司獲得純利二百一十億美元。大壟斷資本家們取得了大部分這種從工人們的生產中壓榨出來的巨額膏血。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卡佛爾曾寫道，工人們在收買着美國公司的多數股份^㉔。資本主義的發言人們仍然喜歡販賣這種無意義的鬼話。事實上，只有數目很小的人們佔有這些公司和收取它們的巨額利潤。“即使我們把大部分的‘其餘的企業主、經理和職員’（一九四〇年國情調查）以及一些批發和零售商人、農場主等都計算在資本家階級之內，我們會發現（資本家的）總數可能只佔所有職業部門中全部人員的百分之五以下，而確定地是百分之十以下。”^㉕美國只有一百萬個家庭每年收入一萬美元或以上^㉖。大約一萬個人佔有這個國家的全部公司股份的一半。“聯邦儲備公報（一九四九年十月）表現出，‘少得可笑的美國人對於美國工業的財產所有權表現出他們對美國制度的信仰’。”^㉗就是說，“全部有收入的人們中只有百分之八擁有任何種類的股份，而這些人當中，保有股份值一千美元以下的佔一半以上（百分之五十三），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有股份十萬美元或以上。”^㉘這一小羣股東們經常取得全部股息的百分之五十左右。這一小撮

富有的垄断资本家们还获得通过各种各样的牟利和借贷的诡计从人民中压榨出来的许多其他亿万美元的大部分。

剥削和工人们的贫穷

美国虽有巨量的工业生产，广大的人民群众却缺乏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全国公认的赫勒尔委员会关于“一般合适的生活标准”的预算需要每年最低的收入是按照一九四九年九月物价计算的四千美元。可是，“纽约时报”说，“在一九四八年，这个国家历史上最繁荣的一年，近一千万个家庭全年只有现金收入二千美元或更少”^{④8}。根据联邦储备局，一九四七年有百分之七十三的人民收入少于赫勒尔的预算。事实上百分之九十四的非熟练工人所得少于这个预算，百分之五十九的农民收入在它之下。这就意味着普遍的穷困。“美国制造业受雇工人的实际工资一九四九年比五年前的一九四四年降低了约百分之十二。”^{④9} 美国劳工研究会说，“我们必须修正罗斯福所说的约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缺乏适当的住屋、衣着和营养’，改读为至少‘全国三分之二的人’。”^{⑤0}

美国的工人们得到他们所生产的财富的百分比正愈来愈小。以公认政府统计为基础，并考虑了这个时期的生产、工资、物价和其他因素，美国劳工研究会指出了下面的发展：在一般的制造业中，以一八九九年的工人状况为一百，在一九四六年便跌到七十五。有代表性的是，通用汽车公司在每小时减少工资二分之后，宣布一九四九年的纯利为六亿五千六百四十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二美元，一个打破纪录的数字，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九。在一九五〇年的选举运动中，华尔街的权威喉舌史塔生说（十一月五日“纽约时报”），在过去五年中美元的购买力已降低了百分之四十

四，而工人的工資一般只提高百分之三十。

美國情況的一個最壞的方面是政府對工人們所提供的保護的微薄。失業是美國工業的一個災禍。“在兩次戰爭之間的二十二年中，共有十年是蕭條的年份……最多有六年景況較好。”^⑩不幸事故和職業疾病在美國工業中也有名的高。在一九四八年，有一萬六千個工人致死和一百九十六萬工人受傷；這當中有約百分之九十是可以預防的。可是防止這種可怕的危險的聯邦社會保險法律以它們的非常吝嗇的條文來說，對於工人階級是一種侮辱。蘇聯和許多歐洲國家在為它們的工人們提供關於疾病、失業、不幸事故和年老的保障方面，是趕過美國很遠的。

像通常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一樣，婦女在美國工業中受到很大的歧視。在一九四八年，國情調查指出，全部“有報酬的雇用人員”中有一千七百二十七萬二千人或百分之二十九是婦女。製造工業中男人的工資一九四八年平均為五十四·五四美元，而婦女的工資平均只有四十二·一三美元。保護工業中的婦女的立法是簡略的和不足的。一九四八年十月的國情調查報告指出，有二百三十萬一千個十四歲到十七歲的男孩和女孩被僱用，其中十五歲或以下的有七十一萬七千人。

在戰爭中，農業也像美國的一般工業一樣，曾脫出多年來的災難性危機而走向繁榮。由於參戰國家對糧食的急迫需要，價格上升了，農場收入也隨之增加。農場的抵押債務從一九四一年的六十五億美元降到一九四四年的五十六億美元，而農場的出佃從一九三五年的百分之四十二降到一九四五年的約百分之三十八。但是價格的提高以及政府對價格的各種支持，好處大部分落入少數富農的手中。在一九四四年，五千個大農場主全年收入多到十萬

美元以上，而約四百万中小農只有現金收入六百美元或更少。大農場主們是擁有全部百分之七十的農民銀行存款的百分之十農民的核心，也是獲得全部農場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四的農民百分之三十的核心^②。小農們沒有从繁榮得到多少好处，可由他們有百分之五十承認沒有戰時公債这一事实明顯地表現出來。至於三百万農業工人，他們受到繁榮的好处更少；他們的工資依舊只及工業工人的工資水平的約百分之五十，而他們的工作時間約長百分之二十五。

美國農業基本上不健康的情況在朝鮮戰爭前夕便再度表現出來，當時農業也像工業一樣，正迅速地墮入一次危機中。小麥、棉花、馬鈴薯、雞蛋以及其他重要產品的大量過剩品或被毀壞或堆積起來，並威脅着全部價格結構。農場收入再度下降，同時出佃和農場的抵押在增加。長期來說——从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三六年——出佃从百分之二十五·六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一，而在一九一〇年超過一千英畝的農場只佔總數百分之十九，在一九三六年它們便佔百分之二十九·四了。雖然世界的許多部分有千百萬人在挨餓，杜魯門的政府却在推行一種毀壞糧食和限制種植的政策。美國的資本主義農業，像它的同胞兄弟資本主義工業一樣，沒有可怕的、人為的戰爭刺激便不再能“繁榮”。

受到双重剝削的黑人

美國資本主義對一千五百万黑人的掠奪、剝削和壓迫最為深重。黑人是在工業中最後被僱用和最先被犧牲的。最顯著的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期間許多城市的失業對黑人工人的打擊比對白人加重一倍——例如，在底特律，黑人失業的達百分之六十，

白人是百分之三十二；在豪斯頓，黑人百分之三十五，白人百分之十八^⑤。在朝鮮戰爭之前，隨着失業的迅速增加，在工業中資歷權利較少的黑人有着遠超過他們的比例的失業者。

黑人的工資率比白人工人低很多。弗拉齊爾概述戰後的情形如下：“一九四六年，在這整個國家的城市和鄉村的非農業區，非白人家庭的中等收入是一千八百三十四美元，而白人家庭是三千零九十四美元。在北中部各州，非白人和白人家庭的中等收入各為二千二百七十三美元和三千零二十三美元，而在西部各為二千六百五十九美元和三千一百五十二美元。另一方面，南部非白人家庭的中等收入是一千五百二十七美元，而白人家庭是二千七百零九美元。”^⑥這些數字說明為什麼黑人生活在這樣深重的貧困中，和為什麼他們的死亡率比白人高半倍。這些數字也暴露了僱主們對黑人實行他們的歧視和迫害的野蠻制度的基本經濟利益的原因。

黑人是被政府、僱主們、社團和一些工會有計劃地排斥於報酬最好的工作和職業之外的。他們的命運是要做最艱苦的和報酬最壞的工作。世界工會聯合會從約翰·畢特曼稱之為“歧視黑人的世界首府”^⑦的華盛頓舉出了一些典型的例子。在這個首都的熟練作業中白人工人的百分比是：鍋爐製造者百分之百，電報報務員百分之九十九·四，金屬工人百分之九十七·六，印刷作業百分之九十六·六，速記員百分之九十九。另一方面，在非熟練的工作中情況便相反，黑人提供了苦力工人的百分之九十一·九，家庭傭工的百分之七十四。在一九四三年的美國全部工人中，熟練工人只有百分之三是黑人，雖然黑人構成人口的百分之十。”^⑧黑人在專門職業中的百分比甚至比在熟練作業中更低。例如在一九四八年的

四十三万名專科学院和大学畢業生中，只有八千五百一十三名是黑人^{①7}。在一九四九年美國的七万五千名牙科醫師中，只有一千六百五十名是黑人，而医生中只有四千个，即二十万零一千个医生中的百分之二是黑人^{①8}。

黑人的住居条件是所有中最坏的。他們被歧視黑人的制度迫令住在污穢的、殘破的住宅區，全國不分南北都是一样。下面的叙述是悲慘的过度拥挤的典型：“……在芝加哥的黑人地帶，每平方英里住着九万黑人，而在一个鄰近地區每平方英里只住二万白人；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一年，黑人的肺病死亡率比白人高五倍以上。”^{①9}全國來說，男性黑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五十六·〇六歲，而男性白人是六十四·四四歲^{②0}。

在一九四九年，美國全國都被參議院關於華盛頓的著名黑人貧民窟的調查所震驚。在國會大廈所能看到的地方，只有幾個地段的距离，“院子裏和街巷裏排滿了快要倒塌的廁所，有些条板已断而門開着，在堆滿垃圾的後院中，散發着可怕的惡臭。这个貧民窟的住屋大多由黑人居住，沒有水汀也沒有自來水。火油灯和蜡燭供給光亮；煤爐供給熱——就那些能買得起煤的人來說。在院子裏，六家人共用一架抽水机。”^{②1}在这些不堪言狀的窩棚裏，一个房間住着多到十个或十二个人。

農村的黑人也和那些在城市的一样过得很坏，如果不是更坏的話。“在農業人口中，黑人農民居於社会階層的最低一級。在南部（有三分之二的黑人住在那裏），黑人佃農对全体農民的比例从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十五增加到一九四五年的百分之四十一，而五分制的比例在这期間从百分之五十五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二。”^{②2}这些佃戶佔了每年收入少於六百美元这个挨餓數字的四百万農民

的大部分。在封建性的債務制度束縛和武裝的白人黑幫恐怖之下，他們過着一種半農奴的生活。

黑人也一貫地缺乏受教育的机会，特別在学校隔离十分普遍的南部。这种歧視由下面的事实清楚地表現出來，“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度每名通学小学生平均雜費的項目下，南部各州化在每个白人兒童身上的是五十八·六九美元，而化在每个黑人兒童身上的是十八·八二美元。”^⑧說到高等教育，歧視便更加明顯了。“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度，南部十七个州的三十四所地方補助的白人和黑人学院从各种來源收到五千五百万美元。在这个總數中，十七个黑人学院只得到約四百四十万美元（百分之八）。就是說，平均每个白人学院得到近三百万美元，而平均每个黑人学院得到的只比二十六万美元多一點。”^⑨

窮困的少數民族集团

五十万的印第安人，被夺去了大陸上的土地之後，便被赶到狭小的、荒蕪的保留地區，他們在那裏生活在貧窮、無知和疾病中，成为國家的一个恥辱。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亞利桑那州費匿克斯城举行的十九个西南部落的會議透露了典型的情况：“亞利桑那的巴巴哥印第安人四个小孩中有一个在一歲內便死亡了。平均寿命是十七歲。那瓦約保留地的伤寒病比全紐約州还多。那瓦約的兒童百分之七十五受不到正式教育。那瓦約的五口家庭靠每年二百五十美元來維持。六万四千那瓦約人中只有百分之二有資格做熟練工作。”^⑩其他部落的情形也是一样；在奧克拉荷馬州的“五个開化部落”中，每一家庭的每年收入低到五十四美元。

这种駭人的經濟和社会条件又伴隨以惡毒的种族歧視。“真

的，在美國的許多城鎮，一个印第安人在大部分餐館和商店都不受招待，不能住上等的旅店，在城裏的一些地區租不到房子……在這些同樣的地區，印第安人通常不受教堂歡迎，他們的孩子不能進公立學校。他們在允許他們從事的職業種類上也受到歧視，而當就業不景氣時他們便首先被解僱。”^⑥ 在許多州，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間的通婚是被禁止的。在愛達荷，幾個月以前，“四個印第安少年因偷羊而每人被判处十四年刑罰。”^⑦ 而政府盜賊湯瑪斯，著名的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前任首領，曾偷竊了好多千塊美元，坐了不到九個月的監牢便被釋放了。

美國人口中還有另一個相當大的部分過着一種可以同黑人和印第安人相比擬的受虐待的生活。這就是西南部的三百多萬墨西哥少數民族，他們的景況在第十二章已有敘述。在二百三十多萬的波多黎各人中也有許多黑人（參看第二十八章），他們的苦難的經濟情況是整個西半球的恥辱。此外，這裏還有其他重要的少數集團，包括在美國本土的六十萬菲律賓人、中國人、日本人和馬來人，以及構成夏威夷人口三分之二的四十萬日本人、夏威夷人、朝鮮人和菲律賓人。所有這些集團的一般經濟情況是和黑人差不多同等的。美國對待它的近二千萬非白種公民是非常不合正義並且野蠻的。

加拿大的兩個極端

加拿大國民財富和收入的分配是依據和美國同樣的資本主義原則進行——一小撮人奪得很多，而許多人所有很少。蒂姆·布克列舉了“控制我國經濟的一半以上”的十六個大銀行家和工業家——威爾遜、安古斯、斯特華爾特、史密斯、克羅斯、西塞、科勒

曼、麥克馬斯特斯、戈登、莫林、道威斯、鄧肯、麥克米倫、愛德華茲、莫尔多齐和塞尔拉斯。这些剝削者們佔有或控制加拿大的最重要的銀行、鐵路、製造廠和礦場，因而也控制政府。他們在一九四七年的總利潤是一九三八年的三倍。不到百分之二的加拿大人獲得了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四。“投資得回的收入在一九四七年共有二十三億一千八百萬美元。”布克進一步指出。“這數目不少於加拿大人民所得到的全部金錢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一。把它在這個國家的二百五十二萬五千二百九十九個家庭中加以平分，就會使每個家庭的工資收入增加九百一十七美元。”^②

自然，加拿大的工人們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為着最勉強的或更不如的生活而工作着。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加拿大的所有工業的平均薪水和工資是每週四十二·七七美元，單單製造業的平均工資是四十·六八美元，而當時美國勞工統計局對於城市工人家庭預算的審慎的獨立估計指出，就加拿大的相當典型的城市多倫多來說，它的費用是每週七十二·九八美元”^③。在法蘭西族加拿大（魁北克），工資比全國的總平均約少百分之十五。婦女在加拿大工業中也受到嚴重歧視，像在西半球的其他地方一樣。在一九四〇年，加拿大男工的平均每週工資是二十四·七八美元，而女工只有十三·四九美元^④。這個比例以後基本上沒有變動。加拿大這樣低的工資率，像在美國一樣，使工人們陷於貧窮、無知和不健康的慘境。

明顯地，加拿大和美國的勞動羣眾的境況沒有全拉丁美洲的那樣壞。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在這兩個國家（它們兩個形成一個經濟集團）是比在拉丁美洲國家遠為有利的條件下發展了起來。加拿大和美國都已在自然資源豐富和封建殘餘減到最少限度的廣大

國土上建立了它們的工業體系。兩個國家都逃脫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破壞，而實際上藉這些毀滅性的衝突富有起來。它們寄生性地以世界其他人民為犧牲來建立它們自己的經濟。資本主義在加拿大和美國的這種較有利地位使工人們能夠從剝削者手中擠出比在發展較差的拉丁美洲國家的情況下較多的讓步。

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和加拿大，工人的這種所謂順境只是暫時的現象，是早晚要破滅的。這兩個國家都服從於資本主義的一般規律，它們不能長久逃脫這一世界秩序的崩潰（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全部壓力。在過去十年中，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大大地依靠軍火定貨、醫治戰爭創傷和填補戰爭所引起的商品缺乏來維持運行，但在朝鮮戰爭前夕，雖然有戰爭準備的巨大開支，一次生產過剩的危機（同時羣眾却在挨餓）已經在加拿大和美國兩國發展着。杜魯門總統關於在資本主義之下消滅貧窮的說法，也像二十多年前胡佛的類似胡說一樣，全然是一種政治奸計。除非工人們和他們的同盟者們廢止了這一過時的制度，否則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可怕日子還不過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發生時這些國家以及其他國家將成為什麼樣子的一个微小的徵象而已。

- ① 馬克思著：“資本論”，英文版，第一卷，第七八七頁。
- ② 據聯合國統計，“一九四八年拉丁美洲經濟概況”，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一四〇頁。
- ③ 伏格特著：“生存的道路”，紐約一九四八年版，第一五四頁。
- ④ 塞爾格耶夫著文，載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新時代”。
- ⑤ 柯都維亞，未發表的手稿。
- ⑥ 約翰·根室著：“拉丁美洲內幕”，第二二二頁。
- ⑦ 韋斯、韋特和米特基夫合著：“發展中的巴西經濟”，第一七六一——一七七頁。
- ⑧ 康特雷拉斯著文，載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 ⑨ 托爾坎諾夫著文，載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 ⑩ 塞維洛夫著文，載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新時代”。
- ⑪ 塞爾格耶夫著文，載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新時代”。
- ⑫ 蘇爾、埃佛朗和內斯合著：“未來世界中的拉丁美洲”，第四頁。
- ⑬ 昆達尼拉著：“一個拉丁美洲人的意見”，第八一頁。
- ⑭ 哈里斯編：“拉丁美洲的經濟問題”，紐約一九四二年版，第六頁。
- ⑮ 參看韋斯著：“拉丁美洲的工業”，第九一頁。
- ⑯ 迪尼著：“阿根廷共和國”，第三一一頁上之引証。
- ⑰ 韋斯著：“拉丁美洲的工業”，第二八八頁。
- ⑱ 參看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日報”。
- ⑲ 參看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新時代”。
- ⑳ 田寧炮姆著：“為爭取和平與麵包而鬥爭的墨西哥”，第二二一頁。
- ㉑ 參看加拉爾扎義：“拉丁美洲的生活費用”，一九四八年版。
- ㉒ 杜根著：“南北美洲”，第二六頁上的引証。
- ㉓ 蘇爾、埃佛朗和內斯合著：“未來世界中的拉丁美洲”，第二一、二四頁。
- ㉔ 同上書，第二二、二四頁。
- ㉕ 同上書，第三三頁。
- ㉖ 同上書，第三〇——三四頁。
- ㉗ 杜根著：“南北美洲”，第三四頁。
- ㉘ 參看一九五〇年三月“南北美洲”月刊。
- ㉙ 巴爾克萊著：“更大的睦鄰政策”，第一八八頁上之引証。
- ㉚ 蘇爾、埃佛朗和內斯合著：“未來世界中的拉丁美洲”，第四、四二、四九、四六頁。
- ㉛ 昆達尼拉著：“一個拉丁美洲人的意見”，第七四頁上所引泛美衛生局的數字。
- ㉜ 弗萊爾著：“主人与奴隸”，第一七九頁。
- ㉝ 一九四四年在哥倫比亞加利城舉行的拉丁美洲勞工聯盟大會的報告。
- ㉞ 蘇爾、埃佛朗和內斯合著：“未來世界中的拉丁美洲”，第三九頁。
- ㉟ 賽德斯著：“一千個美國人”，第二五一頁上之引証。
- ㊱ 傑斐遜社會科學學院編：“經濟危機與冷戰”，第四〇頁。
- ㊲ 美國勞工研究會編：“勞工實況”，第九輯，第二〇頁。
- ㊳ 艾倫著：“誰佔有美國？”，紐約一九四六年版。
- ㊴ 美國勞工研究會編：“美國資本主義的趨勢”，紐約一九四八年版，第四五頁。
- ㊵ 參看美國勞工研究會編：“經濟簡報”，一九五〇年三月。
- ㊶ 同上書，一九五〇年二月。
- ㊷ 美國證券和交易委員會。
- ㊸ 參看卡佛爾著：“現階段的美國經濟革命”。
- ㊹ 美國勞工研究會編：“美國資本主義的趨勢”，第一一頁。

- ④5 美國國情調查局,華盛頓一九四九年版。
- ④6 美國勞工研究会編:“經濟簡報”,一九五〇年一月。
- ④7 同上。
- ④8 一九五〇年三月五日“紐約時報”。
- ④9 參看美國勞工研究会編:“經濟簡報”,一九五〇年五月。
- ⑤0 參看美國勞工研究会編:“美國資本主义的趨勢”,第九三頁。
- ⑤1 一九五〇年三月五日“紐約時報”。
- ⑤2 美國勞工研究会編:“勞工实况”,第七輯,第一八一頁;“勞工实况”,第八輯,第一七五——一七六頁。
- ⑤3 弗拉齐尔著:“美國的黑人”,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五九九頁。
- ⑤4 同上書,第六二〇、五八三頁。
- ⑤5 約翰·畢特曼著文,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美國“工人日報”。
- ⑤6 世界工会联合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致聯合國的報告。
- ⑤7 美國教育部的報告,一九四九年,參看一九四九年八至九月号“危機”。
- ⑤8 罗賓遜博士,“聯合新聞”,一九五〇年九月十日。
- ⑤9 同上。
- ⑥0 都會人壽保險公司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小冊子。
- ⑥1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紐約先聲論壇報”上“婦女家庭良友”雜誌的廣告。
- ⑥2 西斯金著文,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新時代”。
- ⑥3 弗拉齐尔著:“美國的黑人”,第四三七頁。
- ⑥4 韋尔克遜著:“黑人教育的特殊問題”,華盛頓一九三九年版,第七二頁。
- ⑥5 格拉翰著文,載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的“工人”。
- ⑥6 內務部部長助理華尔內著:“美國印第安人的境况”(小冊子)。
- ⑥7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民族”雜誌。
- ⑥8 蒂姆·布克著:“共產党人对加拿大的看法”,第七五、二四九頁。
- ⑥9 美國勞工研究会編:“勞工实况”,第九輯,第一七二頁。
- ⑦0 賴尔遜著:“法蘭西族加拿大”,第一四八頁。

第三十二章

拉丁美洲的工人運動

工會在拉丁美洲的生活和歷史中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它們在工人和一般人民反對飢餓的生活條件和反對各種類型的地主、企業家、教會和外來帝國主義壓迫的鬥爭中起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它們是民主與和平、民族發展和最後從資本主義解放的堅強鬥士。在即將來臨的偉大鬥爭中工會甚至還將有更具決定性的意義。

在拉丁美洲，也像在其他國家一樣，走向工人組織的最初步驟是通過為疾病、年老和死亡而成立的互助福利會。這種會社可以追溯到一個世紀以前。由於政治反動的強大和廣泛、工業發展的微弱，以及工人們的缺乏經驗，真正的工會運動不能在那些早期日子建立起來。不過，工人們也偶爾進行了一些大罷工，通常是被反動的僱主們和政府淹沒於血泊中。

追溯到十九世紀中葉，印刷工人、泥水匠、木工、車夫、麵包師、裁縫和其他職業的行業工會偶爾在某些國家（阿根廷、智利等）可以找到。像這樣，烏拉圭的蒙得維的亞，據說甚至早在一八〇九年，黑人的搬運工人便有一種工會，一個“過分提高工資”的團體^①。不過，直到本世紀初，工會才能夠穩固地建立起來並形成地方的和全國的永久組織。許多全國性的組合最初是臨時性的，它們的名稱也是區域性的。工會隨着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的工業擴大而發展起來。歐洲移來的工人在發展拉丁美洲工會運動上起了巨

大的作用。

在一九三八年拉丁美洲劳工联盟成立以前，拉丁美洲各國的工会运动起始年代如下^②：

阿 根 廷	一八九〇年	阿根廷共和國工人联盟
	一九〇二年	劳工總會
玻 利 維 亞	一九一二年	國際工人联盟
巴 西	一九二九年	巴西工人联合總會
智 利	一九〇九年	智利工人联盟
哥 倫 比 亞	一九三七年	哥倫比亞工人联合会
古 巴	一八九〇年	煙草工人和港口工人工会 古巴鐵路工人兄弟会
	一九二五年	古巴劳工联盟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國	一九二八年	多米尼加共和國工会同盟
厄 瓜 多 尔	一九二二年	工会工人联合会
薩 尔 瓦 多	一九一四年	薩尔瓦多工人联合会
危 地 馬 拉	一九二七年	危地馬拉保衛劳工福利工人联合会
洪 都 拉 斯	一九二九年	洪都拉斯工人联盟
墨 西 哥	一九〇六年	自由工人大同盟
	一九一二年	世界工人之家
	一九一八年	墨西哥區域工人联合会
尼 加 拉 瓜	一九二四年	尼加拉瓜工人运动組織
巴 拿 馬	一九三六年	巴拿馬工人联盟
巴 拉 圭	一九三六年	巴拉圭劳工全國联合会
秘 魯	一八八四年	技工工会联合会
	一九二五年	鐵路工人联合会
烏 拉 圭	一九一七年	烏拉圭區域工人联盟
委 內 瑞 拉	一九二八年	委內瑞拉工人联盟

工人的鬥爭

拉丁美洲的工會在面對着國家、僱主和地主的最暴虐的反对下有着英勇的鬥爭紀錄。它們的光榮名冊上寫滿了無數工人的名字，這些人是在為着給他們自己和家庭從剝削他們的寄生分子那裏獲得生活必需品而進行不屈不撓的戰鬥中被殺死或投入牢獄的。一九二八年，在蒙得維的亞，參加拉丁美洲工會聯合會（一個美洲國際的勞工組織）大會的代表們曾起立為工人運動中數以千計的犧牲者默哀。決議中列舉的有一九〇七年智利罷工中被殺的數千工人；一九一九年一月布宜諾斯艾利斯“悲慘週”中被殺死的一千五百工人；一九二一年六月巴塔哥尼亞罷工中被屠殺的二千工人；一九二五年六月智利硝石罷工中藉口它是“蘇維埃暴動”而被殘殺的三千工人；一九二五年厄瓜多爾的瓜亞基爾示威遊行中被殺的五百工人；以及應由聯合果品公司負責的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哥倫比亞香蕉罷工中被殺的一千五百工人^③。

這個慘殺工人的名單可以再加上從那時以後發生的許多大小慘案。其中有一九三一年秘魯反對美孚油公司的罷工中被屠殺的一百六十名工人（還有數百受傷和被逮捕的）；一九三二年薩爾瓦多一次咖啡工人罷工變成大規模的屠殺，工人、農民和學生估計有一萬至三萬人被政府殘酷地慘殺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玻利維亞的巴提諾錫礦中，四百名罷工的礦工被野蠻地殺死；一九四六年，智利的一次總抗議罷工中有十名工人被殺，九十四名受傷，三十六名領袖被捕；又是在玻利維亞（帕提諾—洛克菲勒），一九四九年六月的礦工罷工中約有七十五名礦工被殺，而一九五〇年五月的礦工罷工中有二十名罷工者被殺，一百名受傷。對人類生命的

蔑視也表現在一九三一年十月的大屠殺中，當時獨裁者特魯希約，華盛頓的寵兒，謀殺了一萬名海地的農業工人，只是因為他們越過多米尼加共和國的邊界來求職。在無數其他的案件中，還有數以千計的拉丁美洲罷工者和工會工作者在這些年中被警察和軍隊的進攻或殘酷的個別殺害所慘殺^④。

拉丁美洲的企業家和地主們，像美國的一樣，自由地建立他們自己的強大組織，却猛烈地反對工廠和工場的工人們藉工會團結起來的努力。但是由於不屈不撓的勇氣和堅忍，並且不顧以往的屠殺，工人們差不多在全拉丁美洲成功地打下了堅固的工會的基礎。他們並且使得組織的權利至少是用初步的形式訂入許多國家的法律和憲法中。這些立法的形式大多數是以半世紀前華爾德克—盧梭所擬制的法國勞工法為依據。巴西在一九〇七年帶頭承認組織工會的權利。“上述的巴西勞工法是美洲第一次關於工會組織方面特別制定的成文法。”^⑤一九一七年寫成的墨西哥憲法中關於工人和工人組織的部分，是當時世界上最進步的。在隨後的年歲中，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法西斯潮流在拉丁美洲開始出現，組織權利的立法保障在工人們的壓力下在拉丁美洲的國家中逐漸有了改進。

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工會必須向政府登記。並且，在許多國家——巴西、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委內瑞拉——法律規定集體談判的細節。“可惜沒有可靠的一般統計數字來說明集體協議在不同國家和不同工業中實際應用的範圍。”^⑥ 拉丁美洲工會的大部分工人，像在所有半殖民地的國家一樣，是受僱於礦業、鐵路、紡織業、海運、建築、印刷業、公共工程和農業中的工人。與美國和加拿大的工會不同，一般製造業中的工人由於拉丁美洲工業化不足，所

起的作用不大。

早期的美洲國際工人組織

拉丁美洲各國的工会運動从開始時便在組織上和罷工行動上表現了高度的相互合作的精神。早在一九〇九年，阿根廷、智利、巴拉圭、烏拉圭、巴西和秘魯等的工团主义工会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了一次會議。不過第一次試圖集合各地的所有工会成為一個固定的國際組織，是反動的泛美勞工聯盟。這個組織是由美國勞工聯合會一九一八年在得克薩斯州拉里多地方發起建立的。它曾開過五次會議。第六次預定一九三〇年在哈瓦那舉行，但結果變成大失敗，因為古巴的和其他重要的工会退出了，以抗議勞聯支持美國國務院用政治壓力在古巴逼使繳付外債的企圖。拉丁美洲的工会運動者們在這次會議上也為勞聯支持美國國務院侵略性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其他可恥事例所激怒。泛美勞工聯盟在一九二八年的極盛時期，其成員包括美國、墨西哥、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共和國、秘魯、厄瓜多爾、危地馬拉、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古巴和波多黎各的組織。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烏拉圭的工会却從未參加。一九三〇年以後，泛美勞工聯盟還在形式上苟延殘喘了幾年。

泛美勞工聯盟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一種無恥的企圖，要通過它自己在勞聯的工人走卒來控制拉丁美洲的工人運動，和利用它來破壞拉丁美洲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日益增長的反抗。這個組織沒有為拉丁美洲工人們的利益而領導過任何種類的鬥爭。阿根廷的工会在拒絕參加它時指出，泛美勞工聯盟是“美國國務院要擴張它的勢力的手段之一”，而這個組織就是在這種帝國主義的意義上為全

拉丁美洲的工会运动者所普遍知晓和憎恨。

在这一时期，获得拉丁美洲工会很大支持的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是全美洲反帝国主义同盟。它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为墨西哥共产党所发起，主要的总部设在墨西哥城。这个联盟主要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它有好几年在全拉丁美洲领导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渗入的积极斗争。它激烈地反对泛美劳工联盟并支持在各地成立工会。

不过，第一个真正拉丁美洲的总的工会组织，是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一九二八年五月成立於蒙得維的亞。同年，短命的大陸工人协会（傾向於工团主义）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成立。这个革命的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是紅色工会国际建立起来的，它接受了对後者的兄弟關係。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只存在到一九三六年年中，便自动解散以利於当时发展着的产生一个新组织的更大运动，後來就成立了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在它的第一次大会上，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宣称代表約一百万工人，包括墨西哥、哥倫比亞、古巴、烏拉圭、厄瓜多尔、秘魯、危地馬拉、委內瑞拉、薩尔瓦多、巴西、阿根廷、哥斯達黎加和巴拉圭的主要工会中心。智利的工会不久也加入了。美國工会教育同盟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密哲尔·康特利拉斯被选为總書記^⑦。

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表明了拉丁美洲工会运动已向前推进一大步。它遵循着馬克思主义的政策，响起了階級斗争的清晰号角。它主要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在它七年的生命中，在許多國家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它的領袖們和各組織會領導了無數次斗争頑强的罢工。它喚醒工人們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工人代理机构“泛美劳工联盟”的危險。在三十年代初期，这个

組織勇敢地担負起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鬥爭。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使拉丁美洲的工会在認識、力量和行動方面都提高到新的水平。它为後來的拉丁美洲劳工联盟打下了基礎。

在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的存在期間，曾有一次無效的嘗試要另搞一个保守的總的拉丁美洲工人組織來相对抗。这就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一羣來自玻利維亞、危地馬拉、巴拉圭、哥倫比亞、秘魯、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的工会領袖在智利的聖地亞哥開會，建立了“全拉丁美洲工人國際中心”^②。但是这一運動沒有任何的進一步發展。

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成立

拉丁美洲劳工联盟是一九三八年九月在墨西哥城成立的。成立大会由倫巴多·托列達諾所領導的墨西哥劳工联合会召集。出席大会的有拉丁美洲全境的主要工人組織的代表，只有巴西除外，因为那裏的工会是非法的。代表的國家有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巴拉圭、委內瑞拉、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秘魯、厄瓜多尔、烏拉圭和古巴。参加成立大会的还有美國的產联和加拿大及英國工人運動派來的兄弟代表团。拉丁美洲劳工联盟曾举行了另外三次大会：一九四一年在墨西哥城；一九四四年在哥倫比亞的加利城；一九四八年在墨西哥城。拉丁美洲劳工联盟自从成立以來，托列達諾便是它的總書記。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會員估計有約四百万人。

唯一可用的正式發表的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會員人數是向一九四四年加利大会提供的數字^③，但这未包括曾任命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的一些巴西大工会。战争結束以後，由於有些國家的工会

的分裂和背叛，这个總數事实上已減少了：

組	織	會 員 數
阿根廷劳工联合会		250 000
玻利維亞工人聯盟		25 000
智利工人联合会		400 000
哥倫比亞工人联合会		200 000
哥斯達黎加工人联合会		40 000
古巴工人联合会		500 000
多米尼加劳工联合会		10 000
厄瓜多尔工人联合会		150 000
墨西哥工人联合会		1 300 000
尼加拉瓜工人联合会組織委員會		10 000
巴拿馬工会聯盟		1 000
巴拉圭工人會議		50 000
秘魯工人联合会		300 000
烏拉圭工人總聯盟		40 000
在組織一个委內瑞拉工人联合会 过程中的委內瑞拉工人組織		40 000

關於拉丁美洲工資工人總數的可用統計也是不完全的和不可靠的。關於这些國家的工会會員的總數，“國際工会組織和全國性工会聯盟名錄”（日內瓦國際劳工局編）一九五〇年發表了拉丁美洲三十四個全國性工会聯盟的報告書，合計會員六、八〇〇、〇〇〇人。这个數目中包括一些政府控制的工会。另一方面，有十三个全國性的联合会，其中有些相当重要，根本未交上報告。

拉丁美洲劳工聯盟組織起來以後，在整个战前和战時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鬥爭中，在拉丁美洲到处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基礎是在这样一个時期建立起來的，當時工人們感到世界法西斯主人的危險，在拉丁美洲也像在世界其餘部分一样，以一种新的、

勇敢的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精神站立起來。拉丁美洲勞工聯盟建立的時期，正是人民陣綫在智利獲得勝利，在巴西、古巴、阿根廷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興起了強大的羣眾性人民運動的時代。墨西哥革命在卡德納斯執政時期也達到了一個新的成就的高點。在美國和加拿大，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們剛從經濟大危機的困苦中掙脫出來，並且也意識到法西斯主義的增長着的危險，曾實行了歷史性的一系列罷工、組織運動和政治鬥爭，而歸結為產業工會聯合會的建立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大大加強。一九三八年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的組織是拉丁美洲劃時代的反法西斯主義運動的巨大力量的明証。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的建立代表着拉丁美洲工人階級團結的巨大勝利。先前在各別國家的工會中心是分散的，除了有限度的舊的拉丁美洲工會聯合會之外，沒有任何總的組織。這些不同的工會有工團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或共產黨的領導，在墨西哥、哥斯達黎加和其他國家還有少數天主教的工會。這許多工會和聯盟之間常常公開對立，而很少團結。但是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促使它們大部分越過意識形態上的差別而在拉丁美洲勞工聯盟中形成一條共同戰綫。除了這裏或那裏一些較小的組織外，拉丁美洲大部分工會都參加了這新的國際運動。後來的事件證明許多反動的社會民主黨工會領袖是反對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的，但是當時他們不能夠抵擋羣眾的壓力而被捲了進去。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的建立是拉丁美洲工人階級所曾採取的組成單一工會的最大步驟。

在這整個時期，在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的影響下，全拉丁美洲的工會都經歷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發展。沒有可用的統計表來正確地說明這種發展，但是在差不多所有的國家，除了那些反動專制統治

下的外，工人們都廣泛地擴展了他們的勞工組織。在有些國家，有組織的工人的百分比遠遠超過美國和加拿大的一般情況。例如在古巴，一九四九年總數九〇〇、〇〇〇工人中有五五七、〇〇〇人，即約百分之六十，參加了工會。這是美國的百分比的一倍。智利也有很高的工會組織水平。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的出現，不僅在拉丁美洲有組織的工人歷史中劃了一個時代，它並且也有世界的重要性。拉丁美洲數以百萬計的被壓迫的勞動者們第一次在工人們的全球性鬥爭中開始起着重要作用。拉丁美洲勞工聯盟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世界工會聯合會的組成上是一個突出的因素，並且自從那時以來一直是世界工聯的一個重要分子。拉丁美洲勞工聯盟對於舊國際聯盟的一個殘留物“國際勞工組織”也有不少進步的影響，雖然不是它的成員。

工人階級的工會主義

由歷史看來，美國的工會會大大地為行業觀念所感染；就是說，每個工會都走它自己的路，而沒有顧及其他工人的福利。但是拉丁美洲的工會傳統地有着更多的真正的階級觀點並且灌注了更多的階級意識。這是因為在拉丁美洲，作為行業工會主義的基礎的、相對高薪的熟練工人的工人貴族，是比較少的；同時由於經濟的半殖民地性質，工人運動即使提出很小的要求，也感覺到要或多或少進行生死的鬥爭。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用它的戰鬥政策和教育綱領，已經大大地加強了拉丁美洲工人運動的階級意識、組織和行動綱領。

作為一個總的工人階級的組織，拉丁美洲勞工聯盟負責保衛所有工人們的，而不是某一得寵部分的利益。自從成立以來，它便

特別注意婦女工人的需要，為消滅全拉丁美洲傳統地對待婦女的工資上的極大不平等和有害的工作條件而鬥爭。拉丁美洲勞工聯盟和它所屬的全國性工會是特別關心青年的。拉丁美洲的青年正在起着日益增加的重要政治作用，特別是在巴西、古巴、委內瑞拉、秘魯、薩爾瓦多和智利。拉丁美洲勞工聯盟曾對一九四八年在墨西哥城舉行的拉丁美洲民主青年大會給以強大的支持。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的各工會，依據它們的階級性質，還勇於為反對對黑人的任何歧視行為而鬥爭。拉丁美洲的工會從來沒有以反動的種族歧視來污辱自己，而美國有許多工會的紀錄卻充滿這種污點。黑人不僅自由地參加全拉丁美洲的所有工會，他們並且到處擔任領導上的重要職位。最顯著的是，強大的古巴工人運動的領袖拉薩羅·培尼亞就是一個黑人。巴西的許多工會領袖也是黑人。由於同樣的原因，拉丁美洲勞工聯盟和它的各工會也是印第安人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警惕的衛護者，這些人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構成勞動人口的很大百分比。在一九四四年，拉丁美洲勞工聯盟會議決召開一次全半球規模的印第安人大會，以發展他們的行動綱領和組織。

階級工會主義在拉丁美洲佔統治地位的一個事實表現是，行業的組織形式所起的作用相對地很小。在美國，美國勞工聯合會從它在七十年前成立以來，特別在罷工當中缺乏和其他工會團結的行業工會作風便支配着它，甚至產聯的保守的產業工會，也表現了老勞聯和鐵路工人兄弟會的行業工會許多顯著的反對工人階級的遺風。可是在拉丁美洲，雖然有許多行業工會，產業工會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團結長久以來使佔優勢，甚至在行業工會當中也有階級團結的強烈精神。

拉丁美洲顯著的階級工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總罢工的次數很多。在美國和加拿大，像西雅圖(一九一九年)、溫尼伯(一九一九年)和舊金山(一九三四年)那樣的全面罢工是比較罕見的。這只有在階級鬥爭非常緊張的情勢之下，當工人們獲得控制权和公然反抗他們的保守的全國領袖時才能做到。但是在拉丁美洲，總罢工是通常的。幾乎每个拉丁美洲國家，从古巴和墨西哥到阿根廷、巴西和智利，都有許多次这种全面的罢工。

拉丁美洲工会运动的階級性質也由各工会對於政治活動的態度表現出來。在美國，勞聯的傳統政治策略是“獎朋懲敵”的龔潑斯路綫。这种方法在实际上就成为使各工会和兩個主要的資產階級政党联結在一起，敗坏了工会的領導，阻遏了階級意識在工人中的發展，和妨碍了工人階級政党的建立。產聯也大体上繼續遵循这种喪失戰鬥力的龔潑斯政策。可是，一般來說，大部分拉丁美洲的民主控制的工会，長久以來便採取一种独立的工人階級政治行動。它們傳統地支持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共產主义的政党，而这些政党常常与接受它們全部或一部的反帝國主义綱領的党派和团体在联合或統一戰綫的基礎上合作。但这个相当普遍的規律也有局部的例外，那就是墨西哥的工会，它們自从革命的初期便大部分追隨这样的路綫：不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階級政党(共產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在墨西哥一直是很小的)，而支持由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一些資本家構成的廣泛的左翼政党。这些政党和工会常常接受政府的津貼，而使墨西哥的有組織工人受到明顯的敗坏影响。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在工会运动的開始時期，由於前述的理由，曾有強烈的工团主义非政治傾向；但是这种傾向現在大部分被消滅了。

拉丁美洲工会运动的階級性質的進一步表現是它的幾乎是普遍的反資本主義觀點。這些工会不僅為取消大地產、消滅雇農勞動、使工人在資本主義下獲得基本的公民權利和較好的生產條件，以肅清封建殘餘和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鬥爭；它們並且以不同程度的堅定性期待着社會主義的最後建立。很少有工人領袖（除了在庇隆的阿根廷那樣的情勢下），敢於公開主張維持和延續資本主義制度，而這在美國的勞聯、產聯、鐵路工人兄弟會、聯合礦工工会和其他工会是極為普遍的。拉丁美洲一般工人和工人運動的意識形態的發展是通過無政府—工團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本身把拉丁美洲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革命熱望僅以十分普通的形式概括了出來。它的章程說：“拉丁美洲的體力和智力勞動者宣佈，現在盛行於地球上大多數國家的社會制度應該由一種基於消滅人剝削人的公正制度來代替。”^⑩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總書記托列達諾當被問到他的個人政治信仰時宣稱，“我是一個沒有黨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者。”^⑪

共產黨人在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的形成和發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們在全拉丁美洲的工人運動中是一支強大的力量。因此就不足為奇，拉丁美洲各種型的反動派襲用着公認的希特勒的加紅帽子手法，攻擊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為一個共產黨組織，為莫斯科陰謀的產物。但是這種想把拉丁美洲工人們反對他們的壓迫者的這一偉大羣眾運動描繪為一種人工創造物的無用嘗試，只是資本家們力圖對他們自己 and 對別人掩蓋目前全世界巨大的工人階級鬥爭和組織的深刻的階級和民族根源的許多事例之一。

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工作

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誕生給了全拉丁美洲的工人運動以强烈的刺激。成百的新团体在当时的組織、團結和鬥爭的增長精神中湧現了。新的全國中心建立了起來，統一工人的運動在許多國家中開始行動。从这一時期開端的新的全國性組織中有尼加拉瓜工人联合会、巴拿馬工人工会联盟、古巴工人联合会、危地馬拉工人联合会、厄瓜多尔工人联合会、烏拉圭工人總工会、巴西工人联合会、波多黎各工人联合会、秘魯工人联合会、委內瑞拉工人联合会、斯達黎加工人联合会和多米尼加共和國工人联合会^⑬。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建立標誌着拉丁美洲工人運動的真正復興。

在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十二年生命中，拉丁美洲許多工会曾經領導了多次鬥爭頑強的罢工來維護和改善工人們的生活水平。其中比較重要的幾次前面已經提到过。在差不多所有的國家，这完全是一种反对進一步的羣众飢餓的戰鬥。在这整个時期，儘管有許多次罢工，但由於前章所述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原因，一般來說实际工資仍然下降。这是因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經濟情况迅速惡化。工人的許多次艰苦鬥爭的建設性結果之一是法定每日八小時工作制在產業工人中幾乎普遍推廣。拉丁美洲第一个八小時工作制的法律是一九一五年在烏拉圭通过的；但是現在，特別是在过去十年間，拉丁美洲差不多每一个國家都已採納了類似的立法。这个巨大的功劳屬於拉丁美洲劳工联盟，也屬於一些十分積極的共產党。

近年來在拉丁美洲劳工联盟領導下工人鬥爭的另一个建設性的結果，是全拉丁美洲已建立起一种精密的社会保險制度。烏拉

主在一九一九年又是這一類型立法的先進者；但在進步工人運動的壓力下，實際上所有其他國家以後都已建立了失業、疾病和年老的生活津貼制度。不過，規定的保險率在有些國家是太低了，並且這種法律也常常不加實施。近年在拉丁美洲不同部分所制定的勞工法律中，有許多是關於工業中婦女和兒童的保護的。農業工人一般不包括在這種立法中。拉丁美洲勞工法律的加強是近年來工會和共產黨巨大發展的一個直接後果。一九四〇年以後制定的社會安全立法比所有以前年代加起來還多^⑬。一九四二年，在有組織工人的壓力下，第一次關於社會安全的美洲國際會議在智利的聖地亞哥舉行，並制訂了一個最低綱領^⑭。在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的壓力下，最低工資的法律已經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制定了。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它所屬的工會，以及各國共產黨所進行的主要的和繼續的鬥爭之一，是指向大土地所有制，它是整個拉丁美洲的一種禍根。拉丁美洲勞工聯盟把消滅大地主領地放在它的行動綱領的重要位置上，並主張分配給農民和農業工人以適當的土地和必需的資金、肥料、機械等。“半封建結構是拉丁美洲國家絕大部分的特徵，它以土地壟斷和農業集中在一個小的特權集團手中為基礎，使一般經濟進步、特別是國家工業發展成為不可能。”^⑮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也為改進農業工人的工資、工作條件和政治權利而鬥爭，因為農業工人在大多數國家實質上是一種農奴。在拉丁美洲，田地上的工人比工業中的工人更加難於組織起來。因此，他們大部分仍然是沒有組織的和沒有得到工會和勞工立法的保護。不過，拉丁美洲歷史上一些最猛烈的鬥爭和起義是糖、煙草、香蕉、咖啡和其他植物的農業工人所發動的。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是以工業化為所有社會進步的基礎的勇敢

的戰鬥者。它主張基本的以及各種工業均將由各個拉丁美洲政府加以大量發展。這最好是用民族資本來進行，但如果外國資本加進來，就要加以有計劃的管制，使國民經濟能有正當的發展，防止這些國家的資源被掠奪，保證工人們不受破壞性的剝削和勞工法律不被蹂躪，和避免各個國家的獨立主權被侵犯。拉丁美洲勞工聯盟要求某些工業國有化。這些包括“電力、石油、鐵和鋼、化學品、鉛和銅、運輸、商船，以及目前在外國資本手中的其他工業。”^{①⑥}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倡議慎重節約國家資源，它主張有一種關稅制度來防止傾銷，並提出了發展拉丁美洲國家間及和其餘世界間貿易的計劃^{①⑦}。拉丁美洲勞工聯盟嚴厲譴責帝國主義者們破壞拉丁美洲國家的關稅壁壘和迫使它們的生產成為半殖民地型的企圖。拉丁美洲勞工聯盟跟那些接受它的工業發展的總路綫的僱主們合作。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在它存在的全部時期，都在整個拉丁美洲堅決地為反對反動派的武力政變方法並為維護及發展民主而鬥爭。這使它的各工會與庇隆們、杜特拉們、魏地拉們以及現在為害於拉丁美洲的其他法西斯主義獨裁者們處於正面對立的地位。它們強烈地要求工會事務不受國家的干涉^{①⑧}。拉丁美洲勞工聯盟尖銳地批評那些支持拉丁美洲一切反動運動的天主教會反動主教。這些工會領袖不顧教會聲稱幾乎所有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對它忠誠這一事實，勇敢地進行這種批評。

拉丁美洲的工會和其他工人階級組織為民主而進行無情的鬥爭，這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反法西斯主義戰鬥中獲得了最高表現。像在前章所指出的，軸心國家的獨裁者們曾肯定預計，要在與他們的主要敵人進行交手之前擺得

对拉丁美洲大部分的控制。但是他們沒有完成这一着，很大部分应歸功於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和它的各工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些關鍵性的年間，一場为民主而战的重要戰鬥在拉丁美洲的廣大地區展開了，而得勝的是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有組織工人和各國共产党所領導的人民羣众。

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衝突上動員拉丁美洲人民來反对法西斯主义，也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它曾宣佈，“正在为反对納粹—法西斯主义而鬥爭的人民……構成了为文化与和平而進行世界性鬥爭的前衛……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决定採取一切可能的方法來同今天反对納粹—法西斯主义的偉大歷史性戰鬥的先鋒的政府和人民合作……目前反对極权制度的战争也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战争。”^① 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在整个战争期間都遵守这一決議，有力地打擊所有战争勝利的当地第五縱隊敌人，並團結人民來支持这歷史性的鬥爭。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各工会用以加速生產的中心課題的措施之一是战争期間不罢工的誓約——一个它們忠誠地实行了的誓約。可是，很明顯地，忙於从战争上牟利的所有國家的僱主們，却利用了工人們的爱國主义，抬高物價和压低工資。

除了保衛工人們的利益之外，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各工会也同樣勇敢地保衛它們的整個國家的利益。托列達諾就是以这种爱國主义的精神宣佈：“我們是這個大陸的偉大的英雄們的合法繼承人；这些英雄如希達尔哥、摩里罗、胡阿雷斯、玻利瓦尔、何塞·馬蒂、聖瑪丁、窩希琴斯和摩洛哥尙等。”^② 在战後年代，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由於追隨这些革命先進們的精神，無可避免地使自己處於与侵略的美國“北方的巨人”的陰謀策劃相尖銳衝突的地位。为着保

衛它自己的各族人民的福利、和平和國家獨立，拉丁美洲勞工聯盟不得不譴責和反對奴役拉丁美洲的克萊頓經濟計劃、軍事上控制這個半球的軍備標準化計劃、征服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原子彈外交、朝鮮戰爭，以及好戰的美國壟斷資本的全部戰爭計劃。

破壞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的企圖

華爾街帝國主義在加緊它征服整個拉丁美洲的戰後攻勢時，感到拉丁美洲勞工聯盟對於它的計劃是一個不可輕視的障礙。這是因為這個組織，與各國共產黨一起，已經使拉丁美洲工人運動在思想意識的統一、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上提升到它的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各工會已經發展成為反對帝國主義剝削者和壓迫者，保衛各國人民的經濟水平、政治自由和國家獨立的巨大力量。因此，華爾街認為拉丁美洲勞工聯盟也像各國共產黨和其他進步組織一樣必須加以摧毀，它的所屬工會要加摧殘或消滅。那些它不能摧毀的，它便要搶奪過來和加以控制，正像對加拿大工人運動在各種不同情況下所幹的那樣。

因此，緊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美國國務院便對拉丁美洲的進步工人組織發動進攻。首先，它通知那些吵嚷着要分一份馬歇爾計劃殘羹的拉丁美洲各國政府的貪鄙政治領袖們，如果他們想得到借款和贈與，他們必須在各自的國家裏對工會和共產黨進行無情的戰爭。這一政策的一般結果是，像我們在第二十九章所指出的，古巴、智利、巴西和其他國家被恐怖所籠罩，大批的工人領袖被暗殺或監禁。在許多國家，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的工會被宣佈非法或被用恐怖主義的手段趕入地下。

不過，明顯地，各政府和僱主們對於拉丁美洲的久經鍛鍊的銅

鐵般的工会，對於這些經過無數次光榮鬥爭的老戰士的這種沉重打擊，本身並不足以毀滅它們。它們還須從內部加以進攻和尽可能加以瓦解。為達到這一目的，國務院出動了它的代理人，美國工会運動的上層領導分子，也就是那些有勢力的工人官僚。拉丁美洲工人運動中的所有奎斯林們和叛逆分子都被集合在他們周圍。這樣，這些集團便成為美國大企業的戰爭計劃中要征服拉丁美洲的總攻擊的重要角色，他們的特別任務是摧毀民主的工会堡壘——拉丁美洲劳工聯盟和各國共產黨。

美國劳工聯合會的上層領袖們是在這一卑污任務上採取行動的第一批工会官僚。他們懷戀地回想着舊日泛美劳工聯盟的日子，那時候他們曾企圖把整個半球的工会掌握在他們的手中。他們因此希望從過去的失敗上撿些便宜，藉助於華爾街來搞一個新的泛美劳工聯盟，即美洲國家工人聯盟。他們是以一九四八年一月在秘魯利馬舉行的一次大會為這個組織打下基礎。這一陰謀分裂和瓦解拉丁美洲工人運動的行動，是依照劳聯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的會議的特別決議並在美國國務院的總指揮下執行的。一九四八年八月，拉丁美洲劳工聯盟號召它的所屬工会脫離“國際劳工組織”，理由是這個機構也在幫助美洲國際工人聯盟的分裂活動。

劳聯(國務院)的代理人們用來破壞拉丁美洲劳工聯盟的方法也就是那些工会毀滅者和罷工破壞者的方法。他們在一定的全國性工会或全國性中心的內部集結他們的分裂勢力，然後進一步使他們分離出去成立新的組織。這曾經是他們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的路綫。此後，他們便在破壞拉丁美洲劳工聯盟的工会的罷工和工会組織這種最無恥的企圖上，把他們的力量與反動政府和僱主

們联合起來。所有这种工会分裂活動都是在希特勒式的反共十字軍的口号和在“冷战”的名义下進行的。这种情况鼓勵了目前流行於全拉丁美洲的一般政治反動和反劳工攻势。劳联的領袖們和國務院對於近來在古巴、智利和其他國家發生的許多工会領袖的被暗殺应負主要責任。

國務院—劳联領袖中對於为美國帝國主义的利益而進行的这种工会分裂運動直接負責的是臭名远揚的劳工騙子，如劳联执委会的烏尔和杜平斯基。罗穆尔第是他們在拉丁美洲的主要地方代理人。罗穆尔第，杜平斯基的組織國際妇女服裝工人工会的一員，在战時是美國战略情報局的政府官員。他在各个拉丁美洲國家的合作者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工团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鉄托分子，以及各色各样的失意分子、反動劳工政客、僱主代理人 and 法西斯分子。美洲國際工人联盟的主席和智利的反共社会民主党人伯納多·伊班奈茲，从前是拉丁美洲劳工联盟执委会的一員。

由於接受劳联和國務院在財政上和政治上的支持，美洲國際工人联盟受到拉丁美洲工人們的坚强抵抗。他們嗅出了它的帝國主义工具的气味。这就是为什麼國務院和劳联領袖們一九五一年一月在墨西哥城計劃把它改組为右翼國際联盟“國際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拉丁美洲分会。美洲國際工人联盟的領袖們利用拉丁美洲工人們对罗斯福的殘餘的好感，企圖把杜魯門的战争計劃打扮成在拉丁美洲还有些声譽的睦鄰政策。羣众对美國帝國主义的敌視是这样强烈，以至在美洲國際工人联盟的精选出來的領袖和代表們当中也有一些表現。因此，在这个团体在利馬的成立大会上，不顧劳联代表团的反对，一个譴責“美國經濟政策的帝國主义面目”的臨時動議被通过了。後來，在談到一九四九年九月在哈瓦

那举行的美洲國際工人联盟第二次會議的結果時，罗穆尔第宣称：“我毫不遲疑地報告美國的拉丁美洲政策是失敗了。普遍感覺到美國对拉丁美洲的独裁政府过份友好。”^②

目前在拉丁美洲的真正分裂程度是难以確切估計的，因为沒有確定的數字可用。不过，明顯地，大多數工人們仍然忠於拉丁美洲劳工联盟，而拒絕踏進劳联的帝國主义陷阱。虽然如此，整个拉丁美洲的工会運動已經受到嚴重的損害。美洲國際工人联盟的領袖們在他們的哈瓦那會議上妄逞想像地宣称代表一千四百万工人。这个在拉丁美洲方面顯然是空想的數目，包括了美國的劳联、机械工人工会和铁路工会，以及加拿大的職工大会（屬劳联）的共九百万會員，这些工会都派出了人數众多的代表。拉丁美洲的劳工代表团本身包含一些稀稀落落的工会和分裂派，以及許多來自古巴、秘魯、委內瑞拉、智利、墨西哥、哥斯達黎加、海地等的冒充的工人領袖。劳联的領袖們化了一百多万美元才把这一大羣虛張声势的人物集合起來。拉丁美洲沒有一个較大的全國性工会中心有代表出席。从拉丁美洲國家來參加这个會議的代表們，就他們所代表的工会实力來說，在數量上被美國和加拿大的工会代表完全压倒。

在一九四九年的世界工联米蘭大会上，托列達諾樂觀地宣称，美洲國際工人联盟“完全沒有重要性”^③。一九五〇年三月的拉丁美洲劳工联盟蒙得維的亞會議所通过的決議，在列举由於反動政府的強力干涉或由於內部破坏或由於兩者而產生工人運動分裂的國家中，有委內瑞拉、哥斯達黎加、巴拉圭、古巴、智利等。墨西哥、哥倫比亞、巴拿馬和秘魯也或多或少遭受到分裂。

目前美國國務院正在投進新的力量來幫助拉丁美洲的独裁者們、僱主們和劳联的領袖們对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联合進攻。这

些新力量就是產联的領導人物摩萊們、路德們、卡萊們等類。他們是被作为对工会破坏活動給与一种左的進步的合作。这批領袖們的進攻表現了產联和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關係的完全逆轉。產联和拉丁美洲劳工联盟从成立的時候起，兩個組織曾是親密的朋友和合作者；因此当劳联在數年前首先宣佈它企圖搞一个新的拉丁美洲工人運動時，產联的領導上尖銳地抨擊为罪惡的勾当^②，而这在过去和現在都是对的。

可是現在，隨着冷战在世界規模上日益尖銳化，隨着華尔街統治拉丁美洲的需要日益迫切，國務院便動員產联的領袖們來插手於摧毀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圖謀，因為他們是杜魯門總統的帝國主义对外政策的熱心支持者。產联的上層官僚們毫不猶疑地抹殺了全部过去的友誼和合作，叛賣了整个美洲的工人運動，正忙於試圖分裂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和拆散它所屬的全國性單位，宣佈準備另搞一个拉丁美洲的國際劳工中心。所有这些產联的工会破坏活動都是反動的美洲國際工人联盟和美國帝國主义的老一套，目的明顯地是要把这个久已声名狼藉的泛美劳工联盟建成为最近从世界工联分裂出來的新的國際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全美洲分会。

一九五〇年五月在哈瓦那举行的所謂美洲國際民主和自由會議，被認為是要在向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向共產党和向拉丁美洲一般的和平民主勢力的進攻中，給美國帝國主义以進一步助力的。这个會議由美國國務院和拉丁美洲一些政府——智利、烏拉圭、哥斯達黎加、古巴和波多黎各——所發起，参加會議的是美洲國際工人联盟的領袖們、杜魯門的政治幫閒、社会民主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會議在蒙得維的亞建立了一个總部。

最近在阿根廷開始了另一个对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和拉丁美洲

的英勇的工会運動的進攻。由反動的庇隆政府控制的阿根廷劳工联合会正在圖謀組織法西斯型的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它正在努力与秘魯、巴西和其他有反動政权國家的政府控制的工会建立联系。这样一种運動的增長是劳联和產联的領袖們在拉丁美洲工人運動中製造分裂的自然結果。

对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進攻由於杜魯門總統的朝鮮战争的爆發而加强起來。因为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忠於它的真正無產階級運動的本質，曾譴責这次战争为“美國帝國主义的殖民冒險”^④。自然，美洲國際工人联盟和所有其他美國帝國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劳工代理都支持这个战争。

劳联和產联企圖摧毀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活動給了拉丁美洲的法西斯化的政治反動一种鼓勵。美國的保守的工会領袖們在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出賣工人方面有長期的經歷；但是在拉丁美洲的这种出賣也許是最惡劣的。它已經給这些國家的民主以嚴重的伤害。这是在当前的冷战世界中，在策劃战争的資本主义壟断者們授命之下，所謂工人領袖們企圖毀滅世界上最好的一些工会組織的叛逆和愚蠢的突出事例之一。但是这种惡毒的進攻是不会成功的。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和它的所屬工会是那样穩固地奠基在拉丁美洲工人們和各民族的經濟和政治需要上，絕不会被美國帝國主义的工具所毀。腐朽的世界資本主义制度对拉丁美洲的羣众生活条件和政治自由所加的压力这样大和逼人太甚，因而这些國家的工人們必須有和一定会有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型的戰鬥的和進步的工会。

關於華尔街要毀滅拉丁美洲各國共產党的希望，是与它目前对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的殘酷進攻密切相联的，也完全是一种幼稚

的梦想。拉丁美洲各國共產党是不可摧毀的。美國帝國主义和國內反動派的勢力——政治家們、工人領袖們、牧師們和所有其他——在拉丁美洲國家以他們目前对工人們、对他們的生活水平和对他們的組織所採取的殘暴政策所做出的一切，正在散播一次羣众起义的最後風暴的种子，正如他們在中國所曾做的和他們在世界許多其他部分所做着的一樣。

- ① 狄菲著：“拉丁美洲的文明”，第四七九頁。
- ② 名稱和年代採自特朗科索著：“拉丁美洲工人運動”，第六五——二五三頁，和托列達諾的報告，載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拉丁美洲勞工聯盟消息”。
- ③ “在拉丁美洲工會聯合會的旗幟下”，蒙得維的亞一九二九年西班牙文版。
- ④ 同上。
- ⑤ 特朗科索著：“拉丁美洲工人運動”，第三八、二六〇頁。
- ⑥ 國際勞工局編：“工業關係，第四號報告”，蒙特累爾一九四六年版。
- ⑦ 柯都維亞，未發表的手稿。
- ⑧ 參看一九三二年十月“泛美聯盟公報”。
- ⑨ 一九四五年二月“國際勞工評論”。
- ⑩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哥倫比亞加利城舉行的拉丁美洲勞工聯盟大會的“政策宣言”。
- ⑪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拉丁美洲勞工聯盟消息”。
- ⑫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致一九四九年六月在意大利米蘭城舉行的世界工聯大會的報告。
- ⑬ 經濟安全調查委員會編：“專刊第二十九號”，芝加哥一九四七年版。
- ⑭ 國際勞工局會議：“報告第一號”，墨西哥城一九四六年四月版。
- ⑮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中央委員會：“決議第二號”，載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拉丁美洲勞工聯盟消息”。
- ⑯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蒙得維的亞會議，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七——三十一日。
- ⑰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第三次大會，“決議第二號”，載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拉丁美洲勞工聯盟消息”。
- ⑱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蒙得維的亞會議，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七——三十一日。
- ⑲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大會，“決議第一號”，墨西哥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版。
- ⑳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拉丁美洲勞工聯盟消息”。
- ㉑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紐約“新領袖”引証。

-
- ② 一九四九年八月号“世界工会运动”月刊,巴黎版。
 - ③ 一九四九年九月“拉丁美洲劳工联盟消息”。
 - ④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八日“拉丁美洲劳工联盟消息”,西班牙文版。

第三十三章

美國和加拿大的工会運動

在第二十章，我們已經概略地把美國工人運動的歷史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開始。在這一章，我們的任務是要指出美國有組織的工人對於那時以來的我們這個時代主要的經濟和政治行程——世界資本主義的崩解和社會主義的興起——會有怎樣的反應。這是一個工人運動受支配於反動的上層官僚、基本上是老龔潑斯統治的紀錄，這個上層公開地支持資本主義制度和忠實地追隨壟斷資本家們為挽救垂死的資本主義和摧毀前進的社會主義而作絕望掙扎的主要政策。

基本觀念與全國製造商協會類同的反動的工會領袖們，對於工人運動會作了無可估量的損害。由歷史上看來，作為資產階級工人改良主義者，他們形成了社會民主主義的一種原始的、未發達的類型。他們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勞工武器。由於美國的工人們革命觀念薄弱，他們因此便不像歐洲的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者那樣感覺到需要作出為社會主義而戰鬥的偽裝。作為“工人階級隊伍中的資本家的副官”，主張階級合作的政策（這意味着使工人階級從屬於資產階級），他們一貫地阻礙從思想上加強工人們並使他們成為一個戰鬥力量的每一舉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三十五年間，美國的工人運動有了巨大的進步；但這不是由於它的收入豐富的領袖們而獲得的，而是與他們無關。

在这整个時期，工人們的建設性的領導是來自工人運動的左翼和進步的方面，而以共產黨為核心。至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会領袖們，像我們在前幾章已指出的，他們長久以來便放棄了所有對於居統治地位的工会官僚的反对。他們已經與那些人在思想上和組織上溶合在一起，不再有任何綱領使他們有別於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工会領袖們。這兩個集團現在都是資本主義和它的兩黨制度的公開衛護者。

擁護資本主義的領袖們能够在所有這些年來統治着工人運動，是因為他們擁有一大羣相對高薪的熟練工人（工人貴族）作為他們的基幹。列寧曾說，被利潤喂肥了的僱主們，“自然是可以拿出一部分來收買工人領袖和上層工人貴族。‘先進’國裏的資本家，也就用這種額外利潤來實行收買他們，用數千百種方法，直接與間接的方法，公開與秘密的方法來實行收買他們。”^①列寧在這裏所說的，以及恩格斯在許多年以前所指出的關於這種腐蝕性的影響，對於從兩次世界大戰中獲得無比利潤的美國帝國主義是百十倍地適用的。華爾街的壟斷資本家們現在是以任何別的資本主義國家夢不到的規模有系統地腐蝕着工人貴族和他們的領袖們。許多保守的工会領袖在思想上和在事實上都已變成真正的資本家。工会的財產在一般資本主義“繁榮”中也膨大起來了，而工会領袖們正涉足於所有種類的資本主義企業。一些較富的工会是國際婦女服裝工人工会、鐵路車務員兄弟會、聯合礦工工会、混合服裝工人工会、聯畜馭者工会和電業工人聯合兄弟會。主要工会的總財產至少已達數億美元。部分工人物質上和思想上所受的毒性的資本主義腐蝕，對於整個工人階級的鬥爭有癱瘓的作用。

劳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政策

美國勞工聯合會的上層領袖們，作為資本主義的忠順僕從，毫無疑問地支持資本家階級及其政府所宣佈的所有戰爭，不管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因此，一經資本家們決定把美國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便積極地支持這個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產物的戰爭。可是，這個戰爭在工人當中的不得人心，已由社會黨左翼在許多地方所發展的強大的反戰運動所證明。這一反戰運動的力量，由下述的有意義事實可以看出來：當勞聯主席龔潑斯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召開一次全體會議要糾合各工會支持戰爭時，許多工會都拒絕參加，其中有聯合礦工工會、國際印刷工會、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西部礦工聯盟，以及一些其他工會。美國聯合礦工工會主席懷特曾說，“我看不出勞動人民中對這個可怕的戰爭有任何熱情。”^②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羣眾中的不得人心，由下述事實得到進一步的明證：工人們不顧他們的領袖們、工頭們和政府要用不罷工的誓約把他們束縛起來的所有努力，在整個戰爭時期都自由地為較高工資和較好條件而舉行罷工（在反法西斯主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們卻自願地作出這種協議）。可是政府卻把德布斯、魯登堡和其他反戰的鬥士投入監獄，而受政府支持的勞聯領袖們便突破工人們的反對而迫使工人運動支持戰爭。壟斷資本家們以及他們的工人領袖代理們，當時很少理解到他們那樣興高采烈地迫使羣眾投入的世界血浴，會對他們所喜愛的資本主義給以這樣不可救治的傷害。這是世界資本主義制度末日的開始。

勝利的俄國革命——世界資本主義沒落的另一明證——連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的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蘇維埃政府的建立，給所有國家的工人階級以激動人心的歡悅。但是這對於在勞聯執行委員會內支持資本主義的龔潑斯們、格林們、烏爾們、霍奇遜們以及其他官僚，在他們的心中卻沒有喚起歡樂的反應。他們經常效忠於僱主們，一開始便對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採取無情的敵對立場。由於他們具有美國鋼鐵公司那樣確實無訛的資本主義的本性，他們就理解到這個新的工人政權的誕生對於他們所喜愛的資本主義是一種巨大的災難。

自從那時以後許多年，勞聯的上層領袖們便深陷於對蘇聯的極度憎恨。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們糾合起來支持他們的帝國主義主子們一樣，他們也與後者同心合力對現存的社會主義進行殘酷鬥爭。在這些年間的反對蘇維埃的態度上，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很少有任何比勞聯的領袖們更為頑強和惡毒的資本主義勢力。在他們的行列中，對於每一個給別人戴紅帽的人、搖筆桿的匪徒、共產黨的叛徒，以及任何樂於給蘇維埃政府傾瀉卑鄙污蔑的人都是熱烈歡迎的。而現在，在當前冷戰的日子，勞聯的領袖們是站在戰爭販子們的前列。一個資產階級的採訪員在解釋勞聯執行委員會的最近一個聲明時正確地指出，委員會“實際上擁護對蘇聯的戰爭。”^③

勞聯與經濟大危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總危機加深中第二個重大的發展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這事件是在勞聯的領袖們完全沒有戒備的情形下襲來的，因而使他們像資本家們本身一樣手足無措。自然，保守的工會領袖們一點

也沒有理會到這事件對資本主義是怎樣一種根本的災難，但是它引起他們極大的恐懼。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這次大危機之前的幾個興隆年頭裏，勞聯的官僚們曾生活於漂渺的樂境中，並用盡一切辦法使工人們在這方面與他們的想法相同。他們分享並傳播所有流行的資本家的幻想，說資本主義在美國已經“完全成熟”，週期性的危機已是過去的事。只有共產黨人和左翼工會警覺到來臨中的危機，並敦促工人們去保衛他們的生活水平。在這次危機中，當勞聯的領袖們複述他們的資本家主子們的話，宣稱失業救濟和保險的實施對於工人運動和工人階級會是一種災難時，他們的聲譽破產便變得更加明顯了。他們對這次危機的反應正如資本家們所做的一樣，企圖把它的重擔推到工人的身上。在這次危機的幾年中，領導工人們進行許多次偉大的失業示威和鬥爭的，是共產黨人，而不是薪水優厚的勞聯領袖。

由於被損害和被驚起的人民羣眾的自發的行動而使自由主義的羅斯福在這次危機接近結束的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當選，這對於混亂的手足無措的勞聯領袖們是一種天賜的幸福。他們熱切地緊抓住新總統的上衣後擺。對於勞聯，這是一個在資本主義的一片混亂中，顯然知道自己是在往那裏走的資產階級領袖；而那些平常通過像全國公民同盟和商會一類的組織把華爾街的指示傳遞給勞聯的舊日的資本家朋友們，卻像勞聯的領袖們自己一樣驚惶失措和缺乏方針。破產的“工人領袖們”可以說與製訂羅斯福總統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湧集這個國家的新政立法的迷津沒有什麼關係。羅斯福是企圖彌縫經過經濟危機的最近一次打擊而大為動盪的資本主義制度。這對於勞聯的領袖們是足夠了，因此他們便順從地追隨着他。他們沒有提出一個真正工人階級的綱領或領導走向社會

主义的最輕微的意念。

基本工業的工会組織

日益加深的資本主义總危机給美國工人議程提出的一个根本的政治問題，就是在幾乎完全未有組織的、托辣斯化的基本工業中的組織工作。甚至从十九世紀托辣斯兴起的時候，特別是在鉄、鋼和錫工人混合工会一八九二年英勇的荷姆斯第德罢工失敗之後，勞联以它的腐化的領袖們和行業工会主义的陈舊制度，就已証明完全不能去組織这些工業中的工人羣众。一心只在保衛他們自己的地位和狹隘的行業地盤，勞联的領袖們頑固地拒絕採納必要的產業工会主义的政策。因为与僱主們結成腐化的同盟，他們还積極妨碍左翼要把这些工人們組織起來的一切努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由於对勞動力的巨大需要和工人們的鬥爭情緒，托辣斯化工業中的大部分工人本可以容易地用行業組織形式的產業联盟組成工会，但是勞联的領袖們对这种形式的工会主义也不感兴趣。他們实际上与僱主們達成战争期間不在“開放制度”的工業中進行組織的協議，而卑鄙地出賣了由下層的左翼和進步分子在鋼鉄、肉類包裝和其他托辣斯化工業中所進行的巨大的組織運動。例如，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巨大的、左翼領導的鋼鉄工人的組織運動和罢工沒有成功，就直接是他們的過錯。这一次重大的罢工如能成功，会使基本工業中的組織工作有長远和廣泛的開展。

但是由於世界資本主义的日益加深的總危机而極端嚴重的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毀滅性的經濟崩潰，就使得在基本工業中進行組織的問題这样迫切，甚至上層的勞联領袖們也不再阻難了。

与把罗斯福捲進白宮的巨大的政治運動同時，从一九三三年年初開始，所有工業中的工人們在共產黨人的積極鼓動之下發展了一個組織工会的强大運動。工会開始全面地發展起來了。許多重大的罷工產生了。

在一九三五年勞聯大西洋城會議中，由美國聯合礦工工会主席路路易斯倡導，提出了一個与當時工人運動時機適合的議案，建議把未有組織的托辣斯化工業中的工人們組織到產業工会去。這個動議被會議以一八、四六四票對一〇、八九七票擊敗了。佔優勢的行業工会領袖們，為一種保持高薪職位的願望所推動，是寧願看着大工業中沒有組織，而不願放棄他們對這些工人的行業工会的管轄“權利”的。

不為當權的格林派的犯罪的愚蠢和叛賣而氣餒，路路易斯和他的同伴們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成立了產業工会联合会，由勞聯的下列八個工会的代表組成：聯合礦工工会、混合服裝工人工会、國際婦女服裝工人工会、聯合紡織工人工会、國際印刷工会、油井煤氣井和提煉工人工会、開採和冶煉工人工会，以及製帽工人工会。產業工会联合会這八個工会，代表着約一百万工人，立即展開把托辣斯化的、未有組織的工業中的工人組織到勞聯去的工作。

可是，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勞聯的執行委員會譴責產業工会联合会為二重性並要求它解散。產業工会联合会的領袖們拒絕了這一命令。因此，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勞聯塔姆帕會議上，組織這次會議的工会高級職員集團“停止了”（即開除了）構成勞聯全部會員百分之四十的產業工会联合会的工会。腐化的格林派事實上寧願分裂全國的工人運動，而不讓托辣斯化的工業中產業工会的組成，但這是它們能被組織起來的唯一可能的方式。這就是典型的

襲潑斯的錯誤領導的顯著例子。

在鋼鐵、汽車和其他工業中，渴望工會運動的工人們成百萬地響應了產業工會聯合會的組織起來的運動。不只是產業工會聯合會的工會，而且老勞聯的和獨立的工會也都在這個巨大的運動中奮發起來。許多罷工爆發了。壟斷資本在托辣斯化工業中的“開放制度”的堡壘被攻破了，半世紀以來完全對工會關門的國民經濟的主要部門被組織起來。聞名的暗探制度、帶槍歹徒的控制，以及僱主們的公司工會主義都被擊得粉碎。在一九三三年春天，當這巨大的組織運動開始發動時，美國的全部工會會員共有三百一十四萬四千三百人，但到一九四八年，當這運動達到它的高峯時，在五千萬左右可組織的工人中，約有一千六百萬人參加了工會。在這當中，約六百萬人屬於產業工會聯合會，七百多萬人屬於美國勞工聯合會^④。其餘屬於獨立工會。

產業工會聯合會組織運動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在這一運動中工人運動的進步分子與左翼勢力結成同盟來反對進行破壞的右翼領導。在托辣斯化工業的各個運動中，幾十個共產黨人擔任組織幹部。他們給組織工作的總體以生命和活力。

美國的現代工人運動是在這些年間產生的。它冒着勞聯上層反動領袖的反对而得創立起來，而這是美國工人運動曾獲有任何真正進步的唯一道路。這些工人的假領導者們對產業工會聯合會的組織運動的發動進行了阻撓；他們又在它前進的每一步驟上反對它；並且，他們無恥地揚言，當僱主們在戰後的經濟危機中如他們所期望的那樣要把產業工會聯合會搞垮時，他們將協助他們，而把殘留的產業工會吸收到他們的行業工會中去。但是產業工會聯合會的工會的鞏固終於挫敗了這些叛賣計劃和希望。

有組織的工人与黑人

曾被勞聯領袖們長期阻撓的為黑人權利的鬥爭，是由於日益加深的資本主義世界危機的累積影響而在美國大大地尖銳化和成熟起來的另一個基本問題。就是說，它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加劇了，因為這會使一百多萬的黑人在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二三年之間移居北部；由於俄國革命而加劇了，因為這給美國黑人啓示了人類平等的光芒；由於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經濟大危機而加劇了，因為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作為工人和公民的黑人地位的整個問題；由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巨大的組織運動而加劇了，因為這以明確的形式促進了黑人工人与工會的關係；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加劇了，因為這使美國生活中黑人地位的整個總的問題進一步尖銳化了。而在冷戰的這些日子，美國國內對黑人的廣泛歧視已成為整個殖民地世界的一個尖銳問題。這一黑人問題的成熟是日益加深的資本主義總危機所帶給美國的許多深刻的政治後果之一。

在這一最重要的問題上，保守的工人領袖們也常常依照他們的主子們（僱主們）的反動精神行事。自從一八八一年成立以來，勞聯便無恥地歧視黑人工人。它的許多工會曾一貫地以章程條文來禁止黑人參加，而另外許多工會則在實際上排斥他們^①。一個突出的例外是聯合礦工工會。鐵路工會長久以來便是歧視黑人的溫床——甚至德布斯領導的美國鐵路工會也不收黑人為會員^②。事實上，許多年來黑人工人在許多工業和行業中獲得工作的唯一道路是充當罷工破壞者。

直到最近，有八個勞聯的工會——機器工人工會、客機飛行員

工会、商用电報員工会、鐵路电報員工会、船長大副和領港員工会、鐵路郵務員工会、鐵路轉轍手工工会以及電纜工人工会——仍然特別排斥黑人，另有其他五个勞联工会——石綿工人工会、电气工人工会、火石玻璃工人工会、花崗石截工工会，以及鉛管工人和汽管工人工会——实际上對他們關門。此外，有七个未加入联合会的工会，大部分是鐵路方面的，也排斥黑人⑦。

勞联和鐵路工会，不僅拒絕給黑人以組織保護，並且傳統地嚴禁他們在一些工業中獲得工作，阻止他們學習熟練職業，而使他們遭受到最普遍的失業。鐵路兄弟会在把黑人从鐵路服務上赶出去的攻勢運動中，使一九一〇至一九四〇年這一時期的黑人燒火員从百分之六·八降为百分之五，車務員从百分之四·一降为百分之二·五。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四年之間，在下密西西比河谷這種殘酷的職業鬥爭中，有十个黑人燒火員被殺死和二十一人受傷⑧。羅斯福執政時，這些歧視黑人的勞联的和鐵路的工会，卑鄙地逃避或公開地破壞總統的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關於工業中歧視黑人的決定。

勞联的持續了兩個世代的對黑人工人的階級叛賣，的確使剝削工人的僱主們和黑人歧視者們獲得巨大的利益。由於孤立黑人工人並把他們當作不能享受熟練工作和參加工会的權利的賤民看待，勞联的領袖們直接幫助了黑種人民所長久遭受的畸形工資和職業歧視、社會排斥、猶太人似的被隔離、種族暴行和私刑。這種反黑人的實踐成為美國工人運動史上最可恥的一頁。共產黨自一九一九年成立以來便把為黑人的權利而戰鬥作為它的綱領的重要一點，曾經常對勞联的歧視黑人政策進行無情的鬥爭。

一九三五年成立的產業工会联合会，對黑種人民採取了比勞

联較友好的和開明的态度，参加它的工会自由接受黑种工人到他們的隊伍中去並給他們以一種保護的措施。这种“黑人与工会的新關係”^⑩主要是由於共产党人在这一問題上所進行的無情鬥爭的影响，他們与其他進步势力一起，直接領導了產業工会联合会所有全國性工会會員的五分之一左右，並对它的一些城市的和州的產業委员会有很大影响。这些較为無產階級的政策的一般結果是，到一九四八年，已有八十餘万黑人成为產業工会联合会的、劳联的和独立的工会的會員。

不过，保守的工会对黑人的繼續歧視，可以这些工会的領導沒有黑种工人参加为例証。这在它們的全國委员会的組成中特別顯著。因此联畜馱者工会、木工工会和电气工人工会（屬劳联）、鋼鐵工人工会和汽車工人工会（屬產联），以及机器工人工会和煤礦工人工会（独立的），据說總共拥有約四百八十万會員，其中包括約三十五万黑种工人，但是它們的全國执行委员会裏沒有任何黑人代表。这种情况一般在劳联的和產联的保守工会中都是特著的，只有少數幾個例外，而那是大多由於左翼現有或曾有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左翼的工会裏，黑人差不多常常可以在全國委员会中發現。例如，屬於產業工会联合会的，毛皮和製革工人工会有四人；粮食和烟草工人工会四人；公共工程工人工会四人；船上廚師工会四人；碼頭工人工会兩人；机關工人工会三人；農具工人工会三人；開採和冶煉工人工会一人；等等。劳联的碼頭工人工会也有四个黑人委員。除了那些差不多全是黑人會員的工会外，黑人沒有在任何工会担任全國主席。

黑人参加工会組織的基本意义是，它有助於恢復大亨們所製造的白种和黑种工人之間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裂痕。这對於工人运

動是一種具有重大意義的收穫，而這就是為什麼僱主們和他們在工会領導上層的僕從們常常那樣堅決地把黑人排擠於工会之外的原因。

獨立的工人階級政治行動

美國工人階級的一個巨大的歷史任務是，聯合它的同盟者黑人、貧農和其他民主集團，組織它自己的政黨。這樣一個政黨顯然是要以工会為基礎的。資本家們曾不惜盡一切努力來阻止工会採取這一步驟，並使工人們關在他們致命的兩黨制度內從而消散在這兩個資本主義的政黨裏面。在這一曾經很有成效的努力上，他們曾得到保守的工会領袖們的完全支持，從勞聯的成立直到現今時期。

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所產生的國內的和國際的嚴重壓力的影響下，工人們採取獨立政治行動的問題已不斷發展得日益尖銳。這在一九二四年的全國選舉運動中達到了最高點，當時拉福萊特受到差不多整個工人運動和大多數農民組織的正式支持，作為獨立候選人而進行競選，獲得了四、八二六、三八二票。在工人們的強大的羣眾壓力之下，無可奈何的勞聯領袖們不得不支持拉福萊特，但是他們終於成功地阻止在他背後的巨大運動具體化為一個確定的政黨。

後來基本工業中數百萬工人的參加工会運動，加上在羅斯福執政時期工人們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成長，使一個工人以及其他民主集團的獨立大政黨的創立更有可能、必需和迫切。這樣一個政黨是會加強而不是削弱羅斯福時期對法西斯主義的戰鬥的。但是被嚴加管束的工会領袖們——勞聯的、產聯的和獨立工会的——

不需要这样的东西。他们是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死敌。因此，他们不提出与罗斯福作任何有组织的政治联合；他们甚至不要求在他的内阁中有工人的分子；相反，他们顽固地依恋着传统的魏勃斯政策，号召工人们支持两个资本主义政党的政策和候选人。工人要发挥独立作用这一观念对于这些冒充的工人领导是像对他们的主子们本身一样嫌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展开给工人运动提出了为保卫和平而战斗的迫切任务，以及在政治上重新集结自己的力量之急迫需要。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资本主义总危机开始以来，美国的工人在两个重要方面打破了雇主所建立的对他们的工会的反动支配——首先，是在托辣斯化的“开放制度”的工业中组织工会的基本问题上；其次，是在黑种工人参加工会的基本问题上。可是，他们还没有成功地组织他们自己的群众性的政党和打碎为资本家服务的两党制度，而后者是为许多年来受他们的保守的工会领袖所紧密维护的。但是这一为工人阶级的进步所必要的发展，必定在不远的将来出现，因为阶级斗争在美国和在国际规模上都不断尖锐化。工人和它的同盟者一定要有他们自己的政党。

华尔街的劳工帝国主义者们

劳联和产联的主要领导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像华尔街银行家的任何集团一样具有帝国主义的思想。他们把自己和工会看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有机部分。这和他们的全部历史是完全相称的，那就是，他们要分担华尔街的自己派定的任务，企图消灭世界社会主义并使世界资本主义返老还童来解决资本主义总危机所

提出的基本問題。作為大資本家的工人副官，他們在大資本家致力於為華爾街建立世界統治權而進行的無望事業的隊伍中是一些小兵。對於資本家為這一目的而爭逐會導致另一次可怖的世界大戰這個遠景，他們一點也不感覺到震驚。在這些危險的日子裏，許多人民對於可能使用原子彈和氫彈提出抗議，但是保守的工会領袖並不在這些抗議者裏面。他們是站在最輕率的戰爭販子的前列。

勞聯和產聯的上層領袖已經成為美國國務院戰爭外交工具的一個確定部分。他們在正在建立起來的巨大戰爭機器中的特殊作用是摧毀羣眾的和平意志和使工人服從戰爭製造者的指揮。為達到這一目的，他們以工人的語言為裝飾在羣眾中散播帝國主義的宣傳，並對工会隊伍內敢於說話反對華爾街的戰爭計劃的所有集團加以責難。他們是所有給別人戴紅帽子的人中最惡毒的。他們長久以來便是聲名狼藉的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的朋友和公開支持者。他們特別針對的目標是共產黨人，因為後者在任何地方都是眼光最遠大的和最堅決的和平保衛者。

華爾街理解到，如果它要克服羣眾對於它正在準備中的戰爭的反抗，就必須在國內和國外削弱或摧毀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工会。就是說，工人運動在美國和在全世界特別是它的最前進的和進步的部分，都必須加以分化。大資本家們已把這一罪惡的任務派給他們的唯命是從的工人副官——工会領袖和社會民主黨政治家，而他們為着完成被指定的任務，就毫不遲疑地墮落到罷工破壞者和工会摧殘者的水平。世界工人運動以前從未經驗過它的假定領袖們這樣可恥的叛賣。在第三十二章，我們已經看到這一摧殘工会的陰謀在對拉丁美洲勞工聯盟怎樣進行；現在讓我們再來考察一下它在產業工会聯合會和世界工会聯合會中的運用。

分裂產業工会联合会

在產联的建立中，在整个新政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總共有十二年，共产党人和摩萊集团（在它早期由路易斯領導）曾自由地共同工作。在当时巨大的羣众鬥爭的压力下，摩萊的領導曾縮手縮脚地遵循着一种進步的路綫。共产党人提供了这个組織的大部分進步政策和主要推進力量。这一合作的一般效果是產联成長和發展起來。它組織了基本工業的工人，使大量的黑种工人参加工会，有一个健全的对外政策，構成工人运动的進步先鋒，並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这个时期的產联代表着美國工人階級在工会运动中所曾達到的最高階段。

可是，在战後，共产党人一進步分子的联盟被摩萊集团处心積慮地破坏了，使產联受到悲慘的損害。当華尔街發動它的消滅社会主义和統治世界的战後巨大攻势時，它号召它的所有資本主义力量集合起來“向共產主义作战”；資本主义的公開擁護者和在新政以前有了典型保守紀錄的摩萊集团，便决心前進了。具体來說，他們贊成馬歇尔計劃、杜魯門主义，以及战争計劃的其他部分。像劳联的領袖們一样，他們加入了華尔街的战争陣綫。这一行動在一九四八年便完全破坏了原來的共产党人一進步分子的联盟。摩萊的隊伍成为甚至比劳联的領袖們更为狂暴的反共人物。

摩萊領導的这一叛賣的一个巨大因素是天主教系統的压力。近數年來，天主教領袖們在整个工人运动中，特別是在產联中進行建立一个巨大的組織“天主教工会主义者协会”。这个組織的反動精神可以举它的主要發言人產联總書記詹姆士·卡萊的話为例証，他最近在紐約阿斯多尔飯店与僱主的隊伍開会時宣稱：“在上

次戰爭中，我們聯合共產黨人對法西斯主義者作戰。在另一次戰爭中，我們將聯合法西斯主義者來擊敗共產黨人。”^⑩

資本主義在這嚴重的冷戰時期的政策要求保守派在各處直接分裂工人運動，以圖“擺脫共產黨人”，而摩萊集團便承擔了這一破壞性的工作。他們處心積慮地着手開除和分裂了十幾個左翼進步工會，其中包括聯合電氣工人工會、無線電和機械工人工會、毛皮和製革工人工會、碼頭工人工會、船上廚師和膳務員工工會、糧食和煙草工人工會、農具工人工會、公共工程工人工會、漁業工人工會、開採和冶煉工人工會，以及運輸工人工會，總共約有八十萬會員。他們並且剝奪了幾個左翼領導的城市和州的產業委員會的職權。他們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產聯的克利夫蘭會議中開始這一分裂工作，當時便開除了擁有五十萬會員的聯合電氣工人工會與無線電和機械工人工會，並接受了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卡萊所領導的集團加入產聯。自從那時以後，其他左翼的全國性工會便一個一個地被開除，而破壞罷工和襲擊運動也被用來對付它們。

摩萊對工人階級採取這種巨大打擊所根據的理由是，左翼和進步的工會反對馬歇爾計劃，它們不贊成杜魯門再度當選，以及它們批評產聯的領袖們和他們的政策。根據這種理由而加以開除在美國工人運動中是前所未聞的；在產聯和在勞聯中一樣，全國性的工會在政治問題上經常享有完全自主權，並十分自由地批評一般的工會當局。

產聯已經從這一罪惡的分裂上感受到災難性的後果。這個組織在一九四八年有會員約六百萬人，現在已低於四百万人很多了^⑪。這個數目比之勞聯會員的七百二十四萬一千二百九十名是相形遜色的，而僅在三四年前，產聯和勞聯在會員數目上已差不多

相等。不过，比產联在會員人數上的降落更坏的是它失去進步的、戰鬥的精神。再不能称它为工会运动的先鋒了。它对塔夫脫—哈特萊法案的戰鬥已經軟弱了；它的南部組織运动（“不要共产党的协助”云云）已經放棄了；它在工資問題上的戰鬥是小心翼翼的和妥協了事的；它在重要的黑人問題上已經撤退；而它往日的工会民主也已毫無踪影了。在許多方面，產联的領袖們已变得比勞联的甚至更为保守了。这就是这个一度曾是光荣的組織、但由於它的領袖們屈从於大企業的战争計劃現在所付的代價。

分裂世界工会联合会

一九四五年二月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成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後的一大民主成就（參看第二十八章）。这个拥有六十五个國家的六千六百七十萬工人^⑬的巨大的工人組織，是世界勞動者决心實現民主和平的一种强有力的表現。它是共产党的、左翼社会党的、天主教徒的和無党派工会的工人的廣泛統一战綫。除勞联外，世界上每一个主要的工人組織中心都参加了。它成为前所未有的無可比拟地最大和最廣泛的國際工人組織。

美國帝國主义在發動它的战後征服世界的攻勢時，必然要試圖破坏这一世界民主的巨大支柱。这顯然不是用正面進攻所能做到，因此它便要从內部進行破坏。勞联的領袖們被派定來做这一工作。这种对世界工联的分裂，与对產联和拉丁美洲工人联合会的分裂一起，都是華尔街總地伤害世界工人运动的計劃的相關部分，作为實現它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綱領的必要条件。

華尔街的馬歇爾計劃是分裂世界工联的肇端。世界工人被給以接受这一奴役性的建議或被毀滅的選擇。可恥的分裂运动開始

於當一九四八年的罷工進行時在意大利和法國的工人運動中製造分裂。勞聯和產聯當時在歐洲有兩個代表，布朗和卡萊，他們慷慨地把金錢送給工会分裂者們，號召工人不服從他們工会的罷工決議，並與僱主、政府和右翼社會黨人聯同破壞當時的大罷工並分裂工会。在意大利，他們使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工人脫離了意大利總工会，在法國他們也使同樣百分比的工人脫離了法國總工会。但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工廠選舉中，法國總工会選出了百分之七十的代表，而分裂出來的“工人力量”、基督教工会和零星集團一共只選出了百分之三十^⑬。摧毀意大利和法國這兩支生氣勃勃的工人運動的企圖失敗了。

這一反對世界有組織工人的國際陰謀的次一步驟是，在一九四九年初，產聯和英國及荷蘭的工会退出世界工聯。這一分裂是直接由勞聯的鼓動和美國國務院的督促下實現的。罪狀是世界工聯不支持馬歇爾計劃。最後，分裂者們搜集出他們所有的力量，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倫敦召開一次大會。美國和加拿大有二十一個代表出席——勞聯、產聯、聯合礦工工会和基督教的各工会。這次大會建立了“國際自由工会聯合會”。這一新團體的成立受到全世界反動資本主義勢力的歡呼。

國際自由工会聯合會建立的首批結果之一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幕後勢力開始進行摧殘和控制遠東的工人運動。中國、印度、日本和亞洲其他大國的工会是華爾街征服計劃的強大障礙，因此它們必須被控制或毀滅。對它們的進攻是採取美國帝國主義在全世界進行反工会勾當的同一方式，正如我們在產聯、歐洲的工会、拉丁美洲的拉丁美洲勞工聯盟，以及世界規模的世界工会聯合會所看到的。藉着美國財政上和國務院人員上的幫助，作為華爾街的

主要劳工武器的劳联领袖們已經承担了实现这一叛賣和毀滅工会工作的主要責任。

國際自由工会联合会号称有五千万會員^⑭，但这是大大誇張了；它最大的实力也不超过三千万人，主要包括美國和英國的大工会。而世界工联的人數約有七千八百万^⑮。世界工联所以經得起分裂的衝擊而在會員人數上比之四年前並沒有任何減少，是由於在中歐的新民主國家、在东德、在中國和远东其他地區，它的所屬工会會員人數有巨大的增加。進步的世界工联保持了歐洲、拉丁美洲和亞洲極大多數工人的參加。有意义的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世界工联的地位是強的，而國際自由工会联合会是弱的。在世界範圍內，世界工联拥有三分之二以上有組織的工人的支持。世界工联这种实力上的有利關係標誌着工人近年來已有了重大的進步。这是自从八十年前國際工人協會的日子以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反動派第一次發現他們在世界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中決定地處於少數地位。

劳联是从事破坏罢工的國際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專制首領。它的帝國主义紀錄使它適合於这一任务。產联在这个新國際中處於一种特別不幸的地位，因为它要成为劳联的一个附庸組織了。在这样做的时候，產联的領袖們便必須收回他們曾一度对劳联指責世界工联是“俄國控制的”的^⑯說法所作的辯護。但是摩萊先生已設法吞下这倒霉的膳食。他已經冷酷地出賣了他在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和產联的朋友們和政策，怎麼不可以在世界工联也同樣做呢？如果为華尔街的战争計劃服务要求在國內和國外都从屬於劳联的領導，就只好如此了，他是这样想的。

國際自由工会联合会是一个帝國主义控制的、工賊的、擁護战

爭的國際。它是美國國務院授命勞聯組織和運用的一个武器。格林和勞聯執行委員會的一半人在倫敦接辦了这个新產生的組織。國際自由工會聯合会的目的是圖謀破壞罷工、削弱工會和打擊世界工人的和平運動——簡單說就是為侵略的美國帝國主義掃清道路。它的出現是華爾街進一步支配西歐的政府和它們的順從的工人領袖們的標誌。產聯的書記卡萊在說到他準備與法西斯主義者們並肩作戰以達到他的戰爭目的時，確切地表現了这个新國際的綱領。國際自由工會聯合会不会很久就要在世界工人們的眼前使自己完全名譽掃地了。

華爾街的帝國主義者們一方面號召保守的工人領袖們從左翼分裂出來，他們同時也就要求加強右翼的組織。因此，便有一九五〇年四月宣佈的摩萊計劃，要把產聯、勞聯和獨立工會統一起來。這種“統一”將意味着一度進步的產聯被反動的勞聯所吞沒。格林和摩萊所策劃的這類統一的目的，不是要為工人們創造一个更強大的戰鬥性的組織，而是要通過上層工人代理人把這些工人更牢固地置於華爾街帝國主義的控制下。和這種反動的計劃相反，當真正的工人統一到來時，它必須是由工會的民主化和革新它們的頑固領導機構來完成。同時，現在迫切需要工人的統一工人行動來反對他們的反動領袖們和僱主們的分裂戰術及戰爭政策。

加拿大的工會運動

加拿大的工會運動是在約略相同於美國的那種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加拿大是一個廣大的富饒的國土，除了天主教的魁北克以外，很少有封建殘餘。它有一種特異的邊疆傳統。特別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加拿大基本上與美國構成一個工業集團，經歷着許

多類似的經濟發展。這兩個國家曾大部分共享類似的經濟蕭條和繁榮；它們兩者都是被同一類型的資本大組合及其“開放制度”的公司工會主義、福利圈套、黑名單、打手和對工會運動的頑強抵抗所支配。這兩個國家也都從兩次世界戰爭中大大地“繁榮”起來。這兩個國土有一種十分類似的工人貴族。加拿大的文化傳統和美國的也很相像。因此，加拿大的工會運動較接近於那個南邊的隣邦而不太像英國的，是不足為奇的。不過，在加拿大，階級鬥爭中僱主製造的野蠻行為從未達到像在美國那樣的兇惡，工會領袖們一般也未變得那樣徹底墮落。

第一個加拿大工會，印刷工人工會，追溯到一八二七年。鑿石工人工會及其他行業工會建立於二十年之後。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工會運動有很大的發展。加拿大勞工同盟是在一八七三年組織起來的，大部分限於安大略省。加拿大職工大會，第一個真正全國性的工會組織，成立於一八八六年。它包括了所有的工會：勞工互助會、勞工聯合會以及當時的獨立工會，近似於英國職工大會而不那麼像當時新建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加拿大勞工聯盟，職工大會的競爭者，成立於一九〇二年，但是它沒有存在多久。另外一個重要的組織是那佛斯科的亞全省工人協會，曾存在了許多年。同時在魁北克省，天主教的工會發展了起來，因而形成了加拿大天主教工人聯合會^①。加拿大勞工大會是由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在它的創立時期建立起來的。

到一九一八年，加拿大工會會員人數達到二四八、八八七人。在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正如美國一樣，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加拿大工人運動發展很快。工會會員從一九三六年的三二二、四七七人躍進為一九四九年的九五〇、〇〇〇人。在這當中，約有

四〇〇、〇〇〇人屬於職工大会，三五〇、〇〇〇人屬於加拿大勞工大会，九〇、〇〇〇人屬於全國天主教工会(魁北克)⁽¹⁸⁾。

左翼在加拿大工会常常有很大的影响。社会党人是早期工人運動的一个重要因素。世界產業工人联合会在它的最初十年間(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五年)在加拿大西部也有廣泛的追隨者。在一九一九年以及其後的數年中，以温尼伯省为中心的“一大工会”在加拿大中部和西部的工会中有支配的势力。从二十年代中期起，共產党人領導了左翼，对工人運動的許多部分有强大的影响。在三十年代初期，共產党人支持独立的工人團結同盟，它十分近似於美國左翼的工会團結同盟。

加拿大工会運動的一个特點是，它的地方工会(各种國際工会的會員)絕大多數从屬於一个外國(美國)的一些大工会中心，如劳联、產联、鐵路工人兄弟会、联合礦工工会、机器工人工会等等。这种从屬於美國工会的趨勢差不多在加拿大工人運動萌芽期便開始了。早在一八五〇年，英國的全國性工会便爭着要控制當時在加拿大出現的新工人運動；但是美國的工会虽然來到加拿大比英國的工会稍遲，不久便佔了競爭的上風，逐漸赶走了英國的工会。到一九一〇年，加拿大的一千七百五十二个地方工会中，有一千五百二十个从屬於美國的“國際”。

印刷工人工会、造型工人工会、火車司机工会、聖克里斯平互助会(製鞋工人工会)，以及其他工会在六十年代便侵入加拿大。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勞動騎士会在这个國家裏也很活躍。美國勞工联合会从開始建立時便这样熱中於加拿大，因此它在一八八一至一八八六年的原名就叫做“美國和加拿大的有組織職工联合会”。在加拿大有支会是美國的全國性工会都自称为“國際”

的理由。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產聯也跟着侵入加拿大，趕緊在這裏建立它的地方的、中心城市的和全國的工會。在這數十年間，加拿大對加拿大工人運動的這種“美國化”始終作了很多抵抗，有許多獨立的加拿大工會建立了起來。但是美國工會的領袖們粗暴地排擠這些加拿大工會和抗議者們——共產黨以及其他——，責罵他們為干涉者，並堅持他們自己有組織和支配加拿大工人階級的权利，雖然他們是生活在另外一個國家。

美國工人領袖這種控制加拿大工人的粗暴決定，早在一九〇〇年便表示出來了，當時勞聯書記摩里遜曾說，勞聯的政策是要給加拿大職工大會以一個州的勞工聯合會的地位。這種說法受到加拿大工人領袖的強烈抗議。因此，勞聯的侵略者們不得不後退一步，容許職工大會有权接受加拿大所有的地方工會，不管他們屬於那種全國組織，同時職工大會本身與勞聯也只是兄弟聯合。雖然如此，當他們通過美國的“國際”對加拿大的地方工會有強大的控制時，勞聯的領袖們（後來產聯的領袖也一樣）終於成功地使加拿大的工會運動降低到近於美國的附庸的地位。摩里遜的政策最後勝利了。

勞聯和產聯的反動領袖們的統治曾給加拿大的工人運動帶來嚴重損害。這些獨裁者們專橫地承當告訴加拿大的工人（別一個國家的公民），他們應怎樣組成他們的工會，他們什麼時候要或不要罷工，他們可以選舉什麼人當職員或工會會議的代表，他們可以屬於那個政黨，等等的責任。從最近勞聯的头子粗暴地命令懦弱的加拿大職員清除他們工會中的“赤色分子”一事，可以看出他們怎樣傲慢地指揮加拿大的工人領袖做事。勞聯的大亨們狂妄地宣稱：“我們號召所有我們在加拿大的支會的領導以及職工大會的職

員們勇敢地採取行動，消滅職工大會的事務中共產黨影響和控制的一切痕跡。”^⑩

勞聯—產聯—鐵路工会对加拿大工会的統治是对这个國家的國家主权的一种直接侵犯。这种对加拿大工会的指揮是美國帝國主義支配和最後吞併加拿大的總方針的一部分，並且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美國工会的反動上層領袖是充分知道这一事实並依此行事的。他們力圖用他們在拉丁美洲建立他們的工賊的“國際工人聯盟”和在世界規模上建立他們的破壞罷工的“國際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同样帝國主義陰謀計劃來控制加拿大的工人運動。

如果加拿大要重獲它的全盤的國家獨立，打破反動的美國工会領袖們对加拿大工会運動的控制是必要的。粉碎这种反動的美國工人影响對於拉丁美洲和世界許多其他地方的工人運動的前途也是必要的。勞聯和產聯的官僚們已經成為工人運動以及世界和平及民主的明顯威脅。

- ① 列寧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頁。
- ② 斯圖班著：“戰時工人”，紐約一九四〇年版，第二六頁上之引証。
- ③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紐約每日新聞”。
- ④ 美國勞工研究会編：“勞工實況”，第九輯，第一〇一頁。
- ⑤ 同上書，第七輯，第七五頁。
- ⑥ 諾爾斯魯普著：“有組織的工人和黑人”，紐約一九四四年版，第二三四頁。
- ⑦ 穆萊編：“一九四九年黑人手冊”，第一六三頁。
- ⑧ 諾爾斯魯普著：“有組織的工人和黑人”，第五二—一五五頁。
- ⑨ 弗拉齊爾著：“美國的黑人”，第六一七頁。
- ⑩ 參見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 ⑪ 參見摩里斯著：“今日的產業工会联合会”，紐約一九五〇年版。
- ⑫ 美國勞工研究会編：“勞工實況”，第八輯，第一九〇頁。
- ⑬ 佛蘭莊著文，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號“世界工会運動”，巴黎版。

-
- ⑭ 國際自由工会联合会副總書記繆諾克在美國劳工联合会一九五〇年九月會議上的講話。
 - ⑮ 世界工联一九五〇年五月在布達佩斯举行的世界會議的決議。
 - ⑯ 產联訪蘇代表团的報告。
 - ⑰ 參看洛根著：“加拿大工会運動史”，芝加哥一九二八年版。
 - ⑱ 引自加拿大統計局：“一九四九年的加拿大”，渥太華版。
 - ⑲ 勞联執行委員會報告，載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勞联週報”。

第三十四章

西半球的民族問題

自从四个半世紀以前哥倫布的偉大發現以後，各个种族、地方和國家的人民都参加了新大陸的人口增殖。不过这些人民主要地可以分成三大人种集团：印第安人、黑人和高加索人或“白人”。他們出自地球的三个大陸：美洲、非洲和歐洲。他們是不同膚色——大体上为紅色、黑色和白色——的人民，而在語言、歷史、宗教、一般文化以及社会發展的程序上，他們都有極為不同的背景。

印第安人，假定的來源是亞洲，自然是第一批美洲人。他們包括一千七百种或更多的部落，有着許多不同的語言和方言，以及極為不一样的文化。根据不同的估計，印第安人的數目在哥倫布時代有一千四百万至四千万人。黑人也像印第安人一样分成許多部落、語言和宗教，來自非洲的不同部分，約有一千五百万人是作为奴隸被帶到这个半球來的。白人是來自歐洲的各个地區。總的來說，自从發現大陸以後，不算那些後來回到自己祖國的，約有六千万歐洲人移殖到美洲，其中約四千万人到美國，六百万人到加拿大，五百五十万人到阿根廷，五百二十五万人到巴西^①。从歐洲和非洲以外的世界其他部分移到美洲的白人約有二百万。

白人是作为征服者而到新大陸來的。他們之中的統治階級建立了他們对印第安人的控制，接着又把黑人作为奴隸帶進來。他們也奴役大多數早期的白种移民。在隨後的世紀中，如我們所知

道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曾成功地擺脫了奴隸的束縛，並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流行的野蠻力役制；但是他們仍然是受奴役的。他們構成整個新大陸的僱傭農業工人、貧苦農民和非熟練工人的絕大多數。整個西半球並不是被一個統治的白人“種族”，而是被只佔人口百分之五到十的富有資本家和地主（幾乎全是白人）的寡頭政治所支配，他們殘酷地和貪婪地剝削各種膚色的全部勞動人口。

目前三大人種集團——“紅種”、“黑種”和“白種”——在整個半球的實際人數很難作正確的判定。這裏沒有截然的種族界綫。不單三個集團趨向於互相融合，並且階級地位和種族歧視也插進來使事情複雜化。因此，決定一個人是印第安人、黑人或白人，幾乎純屬地方習慣的事。例如，誰是黑人，在種族偏見不深的巴西和在種族偏見橫行的美國便決定於十分不同的基礎。至於誰是印第安人，羅里麥爾說：“在墨西哥、秘魯和巴西，一個像印第安人那樣生活的人就是印第安人，並不去考慮他的真正血統；同樣地，一個純粹印第安血統的人已經拋棄了印第安人的行徑，便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變成為白人。”^② 另外一位權威人士說：“在玻利維亞，一個人換了衣服便不再是印第安人而變成為歐印混合種人，取得土地便不再是歐印混合種人而變成為上層白人。”^③ 奧爾提茲也說：“當一個遊客在巴西的伯南布哥市談及市長是黑白混合種時，當地人回答說：‘他曾經是的，但現在不是了。大市長不能夠是一個黑白混合種’。”^④ 美國和加拿大的政府必定也是用類似的非科學方法來斷定誰是白人、印第安人或黑人。這些範疇的任何一種都沒有確定的種族特徵。在美國和拉丁美洲的實踐之間却有一個很大區別。依照拉丁美洲的習慣，財富、婚姻或社會地位都可以打破膚色的界綫，即使一個人根據血統不是白人；而在美國，一個三十二代

以前或更少非洲血統的人，也被歸入黑人之列。這反映了美國的更厲害的白種沙文主義。

不過，關於這三大人種集團的相對數目也有某種一般的估計。依照不十分可靠的計算，以這個半球的人民三億二千一百万來說，黑人和黑白混合種人約四千五百万，印第安人三千万，歐印混血種人三千万，白人二億一千五百万^⑤。瓊斯說，“拉丁美洲人口一半以上有印第安背景的某些痕跡。”巴克萊估計拉丁美洲居民百分之六十八不是白人。綜上所述，不管這些說法的價值如何，三大人種集團在西半球的百分比約為：印第安人和歐印混合種人百分之二十，黑人和黑白混合種人百分之十四，白人百分之六十六。

印第安人和歐印混合種人的最大多數主要分佈於從墨西哥到智利的太平洋沿岸國家一帶。黑人主要分佈在三大地區：美國一千五百万，巴西一千三百万，西印度和加勒比海國家一千二百万。白人的最大部分集中在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巴西和烏拉圭這些承受歐洲移民主流的國家。

關於印第安人和歐印混合種人在拉丁美洲各國的人數，國際勞工局曾根據著名的“印第安專家”伯倫德教授的研究發表下列統計^⑥：

國 家	印第安人所佔的百分比	歐印混合種人所佔的百分比
阿 根 廷	2	10
玻利維亞	55	37
巴 西	2	18
哥倫比亞	15	40
哥斯達黎加	4	20
古 巴	0	5

智 利	5	65
多米尼加	0	0
厄瓜多尔	70	20
薩尔瓦多	10	77
危地馬拉	65	31
海 地	0	0
洪都拉斯	9	85
墨 西 哥	45	45
尼加拉瓜	5	70
巴 拿 馬	8	61
巴 拉 圭	5	92
秘 魯	55	36
烏 拉 圭	2	12
委內瑞拉	10	70

美國和加拿大各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印第安人和歐印混合種人，而在西印度羣島的百分比也微不足道。

上表顯示出主要的印第安人國家是玻利維亞、厄瓜多尔、危地馬拉、墨西哥和秘魯；而歐印混合種人佔優勢的國家是哥倫比亞、智利、薩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巴拿馬和委內瑞拉。黑人和黑白混合種人佔優勢的國家是海地、馬丁尼克、牙買加，以及一些其他西印度島嶼，那裏他們平均佔人口百分之七十五至九十。在巴西，印第安人和歐印混合種人以外的百分之八十人口中，白人以及黑人—黑白混合種約各佔一半。所有這些估計只是近似的數字，統計家們幾乎關於每一國家的這個問題都是分歧很大的。

上述的百分比對於非白人集團來說可能是太低了。這是在拉丁美洲國家，人口調查者和統計家通常故意把人口統計“白種化”，而在許多情形之下，個人也因面對種族歧視而隱匿他們的印

第安人或黑人的血統。因此古巴的非白種人口據說實際上比官方統計大得多。巴西的數字甚至更嚴重地“白種化”了。智利也只承認有百分之五的印第安人，但是著名的人種學家亞歷山大·李浦斯丘爾滋說它是一個歐印混合種的國家。在美國，據估計有五百至八百萬部分黑人血統的人民“通過”算成白人⑦。

美洲的三大人種集團都曾迅速地增長，並且繼續增長着。雖然經濟條件十分惡劣，印第安人和歐印混合種人現在大約至少四倍於發現大陸時的印第安人；而黑人和黑白混合種人的總數目前也不少於作為強迫移民被帶到西半球來的黑人數目的三倍。白人現在的數目也約為白種移民總數的三倍半。在印第安人和黑人佔優勢的拉丁美洲，人口的增加比世界任何其他主要地區都快，每四十年便增加一倍，而照目前的增加率，到二〇〇〇年將達到三億七千三百萬人。

民族結合的趨勢

由歷史上看來，構成西半球人口的各种不同民族集團一直有同化和混合的強烈趨勢。在這總的方面，白人當中有着明顯的傾向，藉結婚或其他方法，把歐洲來的各种少數民族吸收到一般白種人口的主流中去。白人中的這種傾向在美國和加拿大也和拉丁美洲一樣明顯。不過，土生部分的民族偏見和歧視也使許多白人集團的這種同化過程趨於緩慢，這些白人集團中有芬蘭人、意大利人、德國人、斯堪的納維亞人以及愛爾蘭人。各种不同少數民族方面有保持他們自己的民族特性的強烈趨勢，也是一種阻力。因此斯拉夫和猶太集團就不如早期的英格蘭和蘇格蘭集團那樣深度的同化。

在不同的黑种人民当中，也存在着强烈的结合趋势。在長期和嚴重的奴隸制压迫之下，非洲背景的部族界綫大部分已在奴隸状态中消失，特别是在美國。不过在巴西和西印度羣島，許多古老的部族傳統仍然保留下來，虽然是採取退化的形式。

在構成印第安人民整体的許多印第安部落当中，某种緩慢的结合傾向也可以觉察得到，但不如白人和黑人集团当中那样顯著。古時的印第安人战争早已过去，从前是傳統敌人的印第安族鄰，互相之間已經發展了一种較为友好的态度，而它們之間的通婚也比較成为常事了。它們也發展着部落間的政治組織和全民族的甚至全半球規模的運動。所有这些都是統一的力量。这种組織的一个例子，在美國，是“美國印第安人全國委员会”。

三大人种集团之間的混合趨勢，也像它們各自內部一样在進行着。在黑人和印第安人之間，早已有集团互相同化的强烈趨勢。它們互相之間已表现出很少的种族仇視。例如，在巴西和美國的整个奴隸制時期，逃跑的黑人奴隸在印第安人的地方定居並互相通婚，是相当普遍的事。黑人—印第安人联婚的後裔，在拉丁美洲也相当多，西班牙文称为贊波人*，通常都被統計在黑白混合种或歐印混合种的項目下。

在白人与印第安人和与黑人之間，數世紀來便存在着强烈的种族混合趨勢。在許多國家，这种种族混合發展得很快，例如在墨西哥和阿根廷，从前的黑人少數民族已經被完全吸收了。这种趨勢的最雄辯証据便是西半球有數以百万計的歐印混合种人和黑白混合种人这一事实。这种种族混合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開

* 按照西班牙的殖民法律，由於种族之間通婚的种族混合，共有十六种法定的分類。——（“拉丁美洲”，第二三頁）

始時便特別顯著。早期的白人發現者和征服者自由地以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婦女為妻妾，並和她們公開同住。這一點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傳統習俗是完全融合的，這兩個國家的人民許多世代以來便與有高度文化的、許多世紀前曾征服過伊比利亞半島的膚色深暗的摩爾人通婚。弗萊爾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貴族家庭吸收阿拉伯人或摩爾人血統的無可計數。”^⑧ 葡萄牙皇室，皮爾遜說，也與摩爾人聯婚。事實上，在費迪南和伊薩貝拉以前一千年間，侵略者的浪潮，大多來自非洲，一個接着一個地掃過伊比利亞半島，與當地的人口混合並在他們體質構成和民族習慣上留下抹不掉的痕跡。加爾德隆所列举這些侵略者當中有：閃族人、巴巴人、阿拉伯人、哥普特人、陶亞列格人、敘利亞人、凱爾特人、腓尼基人、希臘人、迦太基人、羅馬人、法蘭克人、斯威比亞人、汪達爾人和哥特人。他說西班牙是“半非洲人和半日耳曼人的”^⑨。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政治的和教會的統治者都保障婚姻上的種族混合。克羅指出：“皇帝和教會都從道德的基礎上支持這種種族混合，就是說，他們鼓勵和保護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間的婚姻。”早期的一條西班牙法律（一五一四年）明白地申述國家希望印第安的男人和女人，應享有他們與任何他們所喜歡的人結婚的完全自由，不得對他們加以任何阻礙。^⑩ 因此從一開始，便有大量的歐印混合種人和黑白混合種人構成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社會的重要部分。關於今日的巴西，弗萊爾說：“種族混合在巴西繼續着；特別是在勞動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當中，而在中產階級和巴西的舊貴族方面，也達到可觀的程度。”^⑪ 說西班牙語的拉丁美洲國家也是同樣的情形。在殖民地時期的法屬魁北克，也有許多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合；至少在一般平民當中是如此，因為在加拿大的邊疆歷

史中著名的大量歐印混合种人，足以証明這一點。法國人在他們的西印度殖民地，却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不同，对黑人維持着一种尖銳的、虽然只是官方的膚色界綫。

不过，在美國，从舊日英國殖民地的最初日子起直到今天，盛行着一种十分不同的情况。英國的殖民者，大多常常是宗教上的禁酒家和伪君子，帶着他們的妇女一同到來，而早期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常常不这样做。可是，男性的殖民者跟印第安人和黑人妇女發生种种關係，但他們常常是偷偷摸摸的，而不承認这种關係的結果是他們的孩子。他們伪善地斥責通婚。因此，在整个印第安時期，不少娶印第安女子为妻的白人都被譏为边疆浪人。同样，在黑人奴隸制度的整个長時期，一个白种殖民者在美國娶一个黑人女子为妻是沒有所說过的。嚴格的禁止通婚，特别是黑人与白人之間，一直維持到我們的日子，这种婚姻在三十个州中仍然是非法的。这种情况使美國的混合种不能達到高的比率，而混合种的高比率在拉丁美洲的生活中却是一种顯著的特點。

殖民地時代这种白种沙文主义的一个著名的例外是在早期的詹姆士頓殖民地的約翰·罗尔夫和印第安酋長包哈坦的女兒波卡洪太斯的婚姻。可是，英格蘭的殖民貴族們很瞧不起这一婚事。在另一方面，当地的印第安首領們熱心於与白人的友好關係，倡議他們的另一些女兒与殖民者結婚，但是当他們的建議被那殖民地的种族自大的領袖們不礼貌地拒絕了時，他們深深地被激怒了。不过，据波尔頓所述，英格蘭人中有許多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合，他說，“在一七九二年，契卡索族的一千个印第安家庭的家主有四分之一是白人，主要是英格蘭人。”^⑭

民族的穩定與發展

在印第安人、黑人和白人三大人種集團之間和各自內部存在着強烈的混合和同化趨勢的同時，也有從西半球的一般人口中創造強大的民族和少數民族，並維持廣泛的種族界綫和種族歧視的強烈潮流。

如我們前面所談到的，西半球二十二個國家雖然從歷史說仍然年輕，却明確地是一些民族，並不斷變得更加成熟。不過，中美洲的六個國家也有緊密聯盟或結合的強大趨勢。我們又曾看到，三個年輕的美洲國家已經到達成為帝國主義國家的程度——阿根廷在爭逐着要控制南美洲；加拿大在加強它對古巴、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財政控制；而美國不僅要攫取整個西半球，還企圖主宰整個世界。

在西半球有較大重要性的兩個民族發展是美國的墨西哥人和加拿大的法蘭西族的長成為大的、明確的少數民族。美國西南部的墨西哥少數民族人數達三百万^⑬。這個十分明顯的少數民族的產生，是一八四六至四八年墨西哥戰爭的結果，同時也由於新近來自墨西哥的移民。加拿大的法蘭西族少數民族，一個確已成熟的民族，有着約四百年的歷史。它的人數約有三百五十萬，而自從一七五九年英國征服魁北克之後，它便處於被壓迫民族的地位。賴爾遜談到目前的法蘭西族加拿大人時說：“法蘭西族加拿大人的地位是一個在加拿大聯邦國家內已獲得政治平等的基本要素的民族，但是它被封建的舊時痕跡嚴重地障礙着，為生活的全部領域的駭厲的……不平等所困。”他說魁北克是一個“難忍的貧窮、可恥的健康情況和文化閉塞”的地方^⑭。

黑民族的發展

西半球黑人的民族發展是多样的和複雜的。在全部拉丁美洲國家，黑人除在海地和其他西印度諸島構成人口的多數外，在其他國家都是處於各種不同數量的少數民族地位。他們在各別國家受到或大或小程度的歧視，不過在拉丁美洲任何地方的歧視都遠不能與美國的野蠻的歧視黑人制度相比擬。在美國存在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情況，那就是，黑人已經達到實際上成為一个民族的階段。

斯大林給民族下的定義是，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語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經濟生活以及有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穩定的人們共同体”^⑩。美國的黑人已經獲有這些基本的民族特徵。艾倫說：“奴隸制提供了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歷史背景，以及主要是以渴望自由為特徵的共同意識形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從奴隸制度中解放出來，使黑人有可能更完全地沿着民族性的道路發展。黑人是較直接地被吸引於資本主義過程之內，因此發展了為所有現代民族的特徵的階級關係……對黑人的全面隔離阻止了與白種人的混合，而迫使黑人作為一种特異的存在而發展着。”^⑪

美國的黑人因此是在一个民族內的一个民族。海伍德解釋這種複雜性說：“在美國境內，在一个中央政府的管轄之下，存在的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兩個民族：一个統治的白人民族，它有盎格魯薩克遜的特權階級，另外一個則是被統治的黑人民族。”他進一步指出，“黑人是美國人，他們是在使美國所以有今天的每一个社會鬥爭和經濟鬥爭中成長起來的。但是黑人是一种特殊的美國人，他們所受的壓迫已經把他們與佔統治地位的白種民族隔開了。在

这些环境的压迫下，他們具有了民族身分的一切客观屬性。”^⑭

美國黑人民族的地域基礎是南部的所謂“黑人地帶”。再引海伍德的話：“‘黑人地帶’穿过南部十二州，形狀像一弯新月。它的东端在弗吉尼亞州海边；从這裏起，它穿过北卡罗來納州，幾乎包括全部南卡罗來納州，伸進佛罗里達州，通过乔治亞州和亞拉巴馬州的南部和中部，深入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的三角洲，插進得克薩斯州东部和田納西的西南部，它的西端直到阿肯色州南部。”它是“一个环绕南部心臟的地區，包括黑人佔居民半數以上（百分之五十到八十五）的那些中心產棉州和一百八十个縣份。从这一核心出發，‘黑人地帶’的黑人區分散到二百九十个以上的鄰近縣份，其居民有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是黑人。……在这整个地區中，在差不多四百七十个縣份中居住着五百万黑人。”這裏的黑人絕大多數是佃農和農業工人，不过，“这一个地區的黑人中存在了資本主义所特有的一切階級劃分，这种階級劃分在歷史上給現代民族的出現打下了基礎。”^⑮

美國共產党从一开始就是白种沙文主义的無情敌人，同时也是維護黑人权利的不倦鬥士。它在政治舞台的出現就代表着在这一總的方面的巨大進展。約翰·李德描寫共產党出現以前社会党關於黑人問題的政策說：“舊的社会党沒有認真地試圖把黑人組織起來。在某些州，黑人根本未被接受入党；在另一些州，他們被組織在單独的支部裏，而在南部諸州，党組織一般禁止使用党的經費在黑人中進行宣傳。”^⑯在一九〇三年，德布斯曾反对要闡明社会党對於黑人問題的立場的嘗試^⑰。

印第安人的民族趨勢

这个半球的印第安人的民族趨勢也很強烈。如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像黑人一樣，印第安人曾英勇地為保存他們的生活方式而鬥爭。四百年來，他們曾面對着白人侵略者們佔壓倒優勢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後者不僅是要在軍事上征服印第安人和在經濟上奴役他們，並且在許多國家中，從文化上和體質上消滅他們。在美國和加拿大，這種毀滅印第安人和他們的整個社會制度的運動，採取了掃除所有印第安的制度和把殘留下來的印第安人用強力吸收到白種人口中去的陰險形式。那專制的美國“印第安事務局”曾粗暴地申述這種政策說，他們的目的是“使印第安人成為白種人”。這就是美國一八八七年“印第安人土地分配法案”的實質。拉法格說：“從早期直到一九二五年左右，所有（美國的）印第安政策都是以斷言印第安是一個正在死亡中的文化和種族的這種思想為根據。”^①一個地位很高的美國官員說，“主導的思想是，死亡和同化不久就會消滅印第安人，而他的土地所有權也將被清算。”^②像哈柏爾所指出的，屬於同一種類的加拿大政策是要使印第安人“逐漸放棄他們原來的傳統，而接受統治種族的文化和宗教。最後的目的是‘解放’，就是說，對印第安人的完全公民權的承認和對他們的生物學上的吞併。”^③

侵略者們的沉重衝擊對於印第安人的社會組織起了革命性的影響。這破壞了他們的原始經濟，剝奪了他們的土地，和摧毀了他們的文化；可是他們以驚人的勇氣和頑強仍然保留了他們的部落制度的相當大的部分。一九四〇年在墨西哥巴茲庫亞羅舉行的全美洲印第安人會議，曾把西半球印第安人的英勇鬥爭概述如下：

“沒有什麼破壞的方法不用來打擊他們，而他們與這一切破壞的方法也都進行了對抗；法律上的人權剝奪，行政的人權剝奪，軍事的殺戮，奴役，大授地制，強迫勞動，勞役償債，沒收差不多所有的土地，強迫离散，強迫集體移民，強迫改變信仰，宗教迫害……侮辱性的宣傳，滅絕人口以剷除土人的領導權和傳統，收買領導權，利用開墾權來控制叛賣政府。印第安人的集團生活，印第安人的社會——耐過了所有這種破壞。”

印第安人現在顯示出強烈的民族趨勢，特別是在那些他們有巨大羣眾力量的國家。格倫寧談到這種印第安民族主義的新精神時，引証了墨西哥的這個有意思的事實：“今天在全墨西哥找不到征服者〔西班牙人柯爾蒂斯〕的任何鑄像。每一次建立的嘗試都失敗了。但是在首都的主要大街，以反對西班牙殘酷壓迫的第一次偉大起義命名的‘改革路’，却有一個雄偉的紀念碑紀念着阿茲蒂克最後一代皇帝考特莫克的犧牲。”^④完成“墨西哥革命”的是印第安人和歐印混合種人。秘魯最近巨大的羣眾運動的基礎也是印第安人，只因以機會主義者海耶·德·拉·陶瑞為首的人民黨（原名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的錯誤領導而失敗。厄瓜多爾、玻利維亞以及其他印第安人佔多數的國家，也在印第安人和歐印混合種人當中沸騰着強烈的革命運動。在美國、加拿大、阿根廷、烏拉圭及其他印第安人只佔很少數的國家，這種民族趨勢便顯得很微弱。

白種沙文主義

種族歧視，白種沙文主義，是人剝削人的意識形態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這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獲得超額利潤的一種主要方法。剝削黑人的和印第安人的奴隸和雇農的白種殖民者，

为要证明和加强这种剥削，必然会建立一整套的宣傳体系，以使人相信“有色”人民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比白种人低劣，而因此依照上帝的意旨，他们必须永远成为白种人的顺从奴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者们发现了採用这种高妙的沙文主义的反動学說，作为建立他们的巨大的現代殖民帝國以及对定居在工業國家的有色人民进行超額剥削的一种基本政策，是有很大的好处的。这种白种沙文主义，狂妄自大地辯称白种人基本上优越於所有其他人類，是人類进步的最大思想意識障碍之一。它的最高的，或最低的表现可以在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理論与实践中找到。

西半球，像资本主义世界的許多其他部分一样，沾染了反動的白种沙文主义。它的最毒害的中心是在美國。这个國家的白种沙文主义可以追源於黑奴制度的時期。在認為必要的時候，它也被廣泛地採用來对待印第安人，如在掠奪他們的土地的过程中，掀起一种把他們看成低劣的、愚笨的人种的羣众性蔑視和狂熱。我們這時代的資本主义者，繼續熱心地培植白种沙文主义，而以黑人为主要目标。它被用來孤立黑人和迫使他們接受較低的工資和收入水平，同時企圖把白人与黑人的工人分隔開來以分裂和削弱工人階級。藉助於反動的工会領袖，这种邪惡的沙文主义深深地滲入到白种工人的隊伍中。甚至共產党也須進行鬥爭來使它的黨員不受这种陰險的毒害的影响。它的变形的回声也可以在黑白混合种人与黑人之間某种廣泛流行的膚色仇視中看到——在海地及其他地方，这一事实已經起了重大的政治作用。白种沙文主义——种族仇恨——對於美國的大資本家和地主們曾經是和仍然是一个現款的問題。維克托·佩洛估計美國的剝削者們由於迫使出賣勞力的六百万黑人接受远較白种工人為低的工資水平，每年獲得了至

少三十億美元的超額利潤^{②5}。

拉丁美洲也存在着白種沙文主義。一九〇四年，阿根廷的阿耶拉加萊忙於在“種族”的基礎上解釋（錯誤地）拉丁美洲惡劣情況的原因。他說：“我們的政治落後單純是而且一直是種族心理學的一種現象：混雜的心靈曾經是混合種的來源；就是說，混雜，無政府狀態。”^{②6}不過，拉丁美洲無論什麼地方的種族歧視都沒有達到像美國流行的那種極端惡毒的程度。拉丁美洲人民之間白種沙文主義程度較輕，大部分是由於前面所討論過的種族的和民族的結合趨勢。這是從殖民地時期的幾世紀持續下來的。此外，拉丁美洲國家的奴隸制度也沒有達到像美國從前對待奴隸那樣完全否定全部的人權和人格的程度。存在於拉丁美洲人民當中的種族偏見，例如在古巴，大多是由於來自美國的白種沙文主義者們（外交家、旅行家和商人）的惡劣態度。它也從法西斯主義的傾向中產生。種族偏見的傳播是美國帝國主義勢力擴張的最深刻的思想意識後果之一。在這一反動的方面，美國是全世界一個可恥的先例。這對於林肯的國土的確是一種重大的恥辱。這對於華爾街要征服世界殖民地（有色的）人民的努力也是一個致命的障礙。

有許多人認為在拉丁美洲沒有值得一提的白種沙文主義。而下面的說法有很大的真實性：“巴西人沒有膚色偏見”^{②7}，和“巴西的黑人和黑白混合種人享有他們在美國被否定的權利。”^{②8}田寧鮑姆指出，在巴西，當奴隸制仍然存在的時候，黑人“曾獲得皇帝之下內閣首相的尊嚴”^{②9}。並且在共和國時期，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一個“他的祖先無疑是黑人”的人，尼羅·皮甘哈，曾任巴西總統。威廉士正確地說到，“加勒比區的種族情況是和美國的種族情況根本不同的，而因此對於在美國出生的黑人或白人都是不可解的……

這裏沒有明顯的法律歧視。這些島嶼不知有‘黑鬼’或私刑；這裏也沒有隔離的學校、隔離的劇場、隔離的餐廳，或公共交通上的特殊座位……白種人、棕種人和黑種人在教堂中並坐着……白種人、棕種人和黑種人的墳也在公墓中並列着。”^⑩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也是類似的情形。總之，當涉及種族問題時它們是比美國較為文明的。

在整個拉丁美洲，黑人和印第安人，以及他們的黑白混合種人和歐印混合種人的後裔，都佔有權力和事業上的高位。他們有詩人、画家、音樂家、科學家、將軍和政治領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有一個獨立戰爭時的著名英雄“黑人法魯曹”的鑄像。也常說玻利瓦爾是部分黑種的。特別在巴西，黑人在這個國家的發展上曾起了最重要的和公認的作用。亨利·第亞斯，在反對荷蘭人的決定性戰爭中兩個民族英雄之一，是一個黑人。黑人在這個國家中，以及在其他地方，從奴隸地位迅速昇到社會成就上的高水平，是近代的偉大事件之一。他們被巴西的普遍承認就足以把從美國南部來的一個偏狹的“白種優越論者”的頭腦弄暈了。

不過，白種沙文主義在拉丁美洲是存在的，即使在膚色歧視一般比較最少的巴西也存在著。在巴西，“黑人和黑膚色的黑白混合種人事實上被排除於政府的某些部門的職位之外，而只能希望做到其他部門的較低等級的官職。許多旅館和俱樂部都有苛刻的膚色界綫。”^⑪類似的情況在所有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都找得到。如在美國影響很深的古巴，布拉斯·羅加說，“黑人在社會上、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被歧視。”^⑫在加拿大，只有很小數量的黑人少數民族（開始於內戰時期通過“地下路綫”到達加拿大的奴隸），也存在可觀的種族歧視，不過沒有達到像在美國那種可恥的深度。

在分析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其他部分）的這種偏見時，李浦斯丘爾滋提出了他所稱的“種族色譜法則”。依照這一資本主義的“法則”，不同集團的人民——黑人、印第安人、白人——是按他們皮膚白的程度而遞升其社會等級的。李浦斯丘爾滋說，“主人為着防衛他的社會特權，便求助於種族色譜，說是自然的毫不容情的法則。”^④芝加哥的皮爾遜教授，根據對巴西的廣泛研究，在他所著“巴西的黑人”一書中指出，即使在這一問題上比較自由的國家，也發展了一種歧視性的職業等級，報酬較好的和社會上最受歡迎的工作都優先落在白人之手，而最艱苦的和報酬最差的職業，由於它們使經濟地位下降，已日益增多地落到居民中的膚色較黑集團。在其他拉丁美洲國家，膚色最黑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也大部分處於經濟梯階的底層。

這種型式的白種沙文主義，在拉丁美洲國家的立法機構中也盛行着。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比例，以及黑白混合種人和歐印混合種人在較小程度上，通常都遠低於他們在總人口中的相應百分比。例如在古巴，黑人約佔全國人數的三分之一，但五十四名參議員中只有二名和一百二十八名眾議員中只有十一名自認為黑人^⑤。美國在這一方面自然是全半球最壞的罪犯，在五百三十一名眾議員和參議員中只有兩名黑人，雖然黑人構成總人口的百分之十。

在拉丁美洲有許多否認他們的國家存在白種沙文主義的人，把印第安人和黑人衰落情況的整個問題縮小為純粹經濟問題。李浦斯丘爾滋和皮爾遜就持有這種論調，他們辯稱，黑人被歧視不是由於他的膚色，而單只是由於他們的階級。布拉斯·羅加談到他的國家中這種隱瞞歧視時說：“在這些時候，有些人企圖否認古巴存在着對黑人的歧視，這種佯裝不知和隱瞞過去，其目的正是要保持

它。”^⑤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整个西半球，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引起了种族偏见的盛大发展，包括恶毒的反犹运动。拉丁美洲不能是例外。不过，这种严重的种族沙文主义在美洲不单受到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势力的一般政治上的攻击，而且有不少著名的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也出来反对这种法西斯的种族主义者。在这许多科学家中可以举出巴西的拉莫斯、古巴的奥尔提兹、智利的李浦斯丘尔兹和美国的法蘭兹·鮑斯。还有几十个其他人。这辈辉煌的科学家们，虽然对于人民的问题并不是常常能找到正确的、基本的政治答案，却彻底击破了这种伪科学的法西斯主义种族狂。

法西斯主义者们显著地企图用一个种族比人口的其他部分较为优越的论调来支持他们对社会统治权的要求。他们辩称，“雅利安人”是纯粹的“种族”，他们在心智方面和其他方面都优越于其他“种族”，说印第安人和黑人（还有犹太人）是下等人，黑白混合种人和欧印混合种人是退化的杂种，工人在生物学上是低劣于资本家的，其他等等。他们编造了一大套伪科学的生物学论据来企图证明这种荒谬的地位。

可是，上面所提到的鮑斯、奥尔提兹和其他人，以他们关于人类的心智和生理、历史和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深刻的和渊博的科学研究，把这些脆弱的论据撕得粉碎。他们曾经指出，如鮑斯所作的，说有“任何具有特殊天赋的纯粹种族存在，和相信有全部成员都注定永远低劣的种族，都是神话。”并且“‘种族’决定心智的说法没有一点科学证据，而心智决定于传统和文化却有压倒一切的证明。”^⑥巴西作家弗莱尔（他并不是一个热情的为黑种人民斗争的

人)，也說：“人類學家們的證明給我揭示了，黑人的特徵說明其心智能力絕不低劣於其他的種族。”^②李浦斯丘爾滋尖銳地揭穿了法西斯種族主義者們關於猶太人、印第安人、黑白混合種人、歐印混合種人以及其他集團在生物學上低劣於“雅利安人”的論點，在談到火地島人時，引証達爾文的學說來證明“這些野人在有關心智能力的一切方面都和我們相等。”李浦斯丘爾滋綜述他自己的一般結論如下：“使這個或那個集體具有特殊的文化類型的，不是使一個人與另一个人有所區別的头腦重量、血型，或其他生物學的和種族的特性……社會人類學、分析心理學和形體人類學的所有論據都支持這樣的觀念，即人類這一物種是代表在文化發展方面十分一致的生物學的統一，而不管它的形態學上的多樣性。”^③

這些進步的科學家已經把非常有力的武器交給工人的手上，用以打擊那些“白種優越論者”。工人以及它的政治同盟者必須學習有效地使用這些武器。對於法西斯主義者們必須用各種方式與之進行戰鬥並在各个方面——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和科學的方面——擊敗他們。

發展中的新大陸文化

自然地，西半球的種種新文明正產生着它們自己民族的和一般的文化類型，並有範圍廣泛的特殊變種。即使把這種廣大的發展寫下一個綱要也需要一厚冊書。這裏所能做到的只是最簡單地指出這些美洲新文化的一般構成和發展過程。

三大人種集團——歐洲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對於這個半球的心智生活都會有重要的貢獻，並且他們正繼續這樣做。歐洲的文化流派主要有英國的、西班牙的、葡萄牙的和法國的。西班

牙和葡萄牙的文化對於拉丁美洲的一般心智生活自然曾有較早的和深刻的影響。這兩種屬於征服者們的文化，曾給拉丁美洲人民以他們的主要語言、他們的基本宗教，以及介紹他們認識世界知識和藝術。

法國人，除了他們在加拿大的基本精神影響之外，對於一般的拉丁美洲文化的發展也曾有巨大的影響。在這些殖民地從西班牙和葡萄牙解放之後特別是這樣。拉丁美洲統治階級中富裕的和有教養的人物要到巴黎而不是馬德里或里斯本去受教育，長久以來便是正常的事。昆達尼拉說：“差不多一世紀以來，有教養的和富裕的拉丁美洲人的最高慾望是訪問巴黎和在那裏盡他所能長久地停留。在家裏，我們讀的和講的是法文，吃的和穿的是法國的，生活和思想都是法國的。”^③

另一支歐洲文化巨流，即英國的，自然是給加拿大和美國的生活留下壓倒一切的烙印。

黑種人民在整個美洲都曾有強烈的文化影響。韋爾克遜談到奴隸們所帶來的基本非洲文化時說：“由奴隸買賣劫奪出來的最早黑種美洲人的家鄉，在歐洲人侵入之前便已達到文化發展的進步階段。在包含着農業、畜牧、金銀採礦、棉紡織和鑄鐵業的經濟基礎上，這裏已出現了值得注意的藝術發展。這裏已有豐富的和詩意的民間傳說，而在某些地方已有書寫文學。這裏已有器樂和聲樂，有跳舞。這裏已有石版畫、木刻和金屬雕刻，象牙和骨頭的雕刻，表面用線條和顏色技巧地裝飾起來的陶器。”^④ 黑人們把所有這些成就帶給新大陸，並對它的新文化給以深刻的影響。

不過，把黑人運到美洲，對於他們的文化體系已是一種破壞，並大大地傷損了它。這樣說有四點理由：首先，奴隸們從他們的鄉

土被劫奪出來而改換了完全新的環境，他們的文化的生命根源被割斷了。在這一方面黑人的情況甚至比印第安人更壞，後者至少還留在他們的傳統土地上。其次，黑人奴隸的原始公社文化在新大陸碰到了封建資本主義的較高文化的瓦解性的壓力。第三，對於黑人和對於印第安人一樣，到處的主人們都理解到，為要更容易地剝削他們的工人，必須掃除他們固有的文化。因為只講主人的語言、崇拜主人的上帝、並忘記了自己傳統的黑奴（印第安人僱農也是如此），是較容易受支配的。第四，對於奴隸的文化的這些壓力的分解性的效果，由於下面的事實而加重，即，黑人來自非洲的極為分散的地區，具有不同的語言、宗教、藝術和部落傳統，因而在統治的種植場主階級的支配性的和侵略性的文化面前，嚴重地妨礙他們保持自己的文化。

不過，不顧所有這些使他們文化崩潰的壓力，黑人們仍然設法保存了不少他們的非洲文化傳統，特別是在巴西和西印度羣島。即使在美國，那裏的奴隸束縛對黑人的壓迫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嚴重，許多微妙的非洲影響仍然在黑種人民當中存在，正如霍斯柯維茨在他的書“往古黑人的神話”中所詳細說明的。使“白種優越論者”大為喪氣的是，自從在整個西半球取消奴隸制以後的歷史上一個短短的時期，黑人們已經有了可觀的文化進步。在科學、藝術、文學、戲劇、體育的每一領域，他們都有領導人物並作了出色的貢獻。黑人對於整個西半球的音樂有深刻的影響。在美國，黑人的文化成就通過許多偉大的歌唱家、演員、科學家、體育家和政治領袖而充分表現出來。美國黑人進步的一個動人標誌是保羅·羅伯遜。巴西和西印度羣島也特別富於出色的黑種詩人、小說家、音樂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科學家，以及文化事業的每一方面的思

想家和工作。而在所有他們的背後是古時非洲故鄉的微妙影响。

印第安民族對於美洲文化一般也有巨大的基本貢獻。這些民族，雖然完全孤立於亞洲—非洲—歐洲的人類發展的廣大潮流之外，却在哥倫布到達之前數世紀便已建立起一種成為文化世界無限奇觀的科學、藝術和一般心智生活。當法國、英國和德國還是荒僻的曠野時，瑪雅人和印卡人已發展了高度的文明。無知的、貪婪的和固執的歐洲征服者們對於這些光輝的印第安制度的粗暴破壞，以及對於他們的早期的歷史紀錄和藝術寶藏的損毀和盜竊，是一切歷史中的最大文化浩劫之一。在征服之後，在整個殖民地時期，以及在各共和國的大部分生活史中，同樣的殘暴精神在兩半球到處流行。像對待黑人的情形一樣，統治者們的目的是肅清印第安人的豐富的固有文化，而把白人的奴隸階級文化強加給他們。但是像非洲文化一樣，印第安人的文化已經證明是基本上不可摧毀的。不顧一切人為的障礙，它已深遠和廣泛地滲入到所有美洲民族的生活中。美國是西半球“印第安人國家”色彩最少者之一，但如除去印第安的因素，它的文化便會有很大的裂口。近年來在所有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國家”，出現了真正的印第安文化復興；墨西哥壁畫的驚人發展只是這事情的最顯著表現之一。

美洲所有民族——白種的、黑種的和紅種的——的一個共同的文化障礙是，在它們的民族生活的早期，統治階級竭力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把後者本身從歐洲帶來的文化強加給它們。這種政策是他們用以維持他們的階級統治的許多方法之一。數世紀以來，在整個殖民地制度時期以及在各自立政府成立之後許久，統治階級的文化生活是來自“母”國的。他們的書籍、戲劇、音樂和思想概念一般都取自歐洲，而當他們的有創造力的藝術家着手獨立進行寫

作、作曲和繪畫時，他們的作品常常是歐洲生活和文學的摹倣。美洲對於他們像一本封起來的書。所有年輕的美洲國家無例外地感受到這種早期的文化窒礙。

在偉大的殖民地解放革命之後，和隨着民族意識的成長（這種時期各國先後不一），真正美洲的文化開始發展了。這的確是美洲的第二次發現。不過，這些新民族的民族文化依然是統治階級性質佔壓倒優勢的資產階級文化。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知識分子通常懷有幻想，以為他們是自由行動的人，他們的作品主要是他們獨特個性的結果。但是統治階級不相信這種無稽之談。他們始終利用他們的文化以及它的解說者作為有力的社會武器，作為維持他們的階級統治的最基本方法之一。

隨着二十世紀的開端帶來了工業的廣泛擴展和工人階級的巨大發展，現實主義文化的新的民主學派開始形成了。這種人民的文化正在把注意轉向勞苦羣眾的問題和福利，而不是富有的統治者的陳舊的衛護。它已經引起對於民間藝術的作用以及一般美洲文化所受非洲的和印第安的影響的更多了解。著名的古巴作家馬里內略談到拉丁美洲文化時說：“何塞·馬蒂被一般承認與古巴的卡薩爾，墨西哥的那耶拉，哥倫比亞的希爾瓦等同為現代主義的先驅，這一拉丁美洲的文學潮流到盧本·達里奧而達到高峯和極盛。”^①

新的民主的人民文化的最高表現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家們、作家們、演員們、音樂家們和畫家們。他們是人民的真正聲音，即將來臨的世界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他們正在進攻那個除了衛護資本主義制度之外便什麼也不是的資產階級文化的全部腐朽的大廈。他們正另外建造一種科學、藝術和生活的新的、自由的、健康

的人民文化。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代言人在整个西半球是人数众多的，而他們的新生的和創造性的影响正迅速地增長着。

隨着資本主义世界日益加深地沉入於它的總危机，到处的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已愈加依靠絕望的和反動的法西斯主义的手段以圖挽救他們的注定要滅亡的制度。这个總的威脅的最惡毒形式之一是在法西斯主义“文化”的伪装下所推行的巨大宣傳。以它的反猶运动、它的白种优越論的夢魘、它的濃厚的宗教迷信、它的罪大惡極的科学歪曲、它对藝術的污瀆、它的歷史伪造、它的对恐怖和战争的歌頌以及它的一般的中世紀蒙昧主义，法西斯主义“文化”對於人類的全部知識生活和幸福是一个狂暴的威脅^④。

美洲充分感受到腐朽的資本主义的这种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毒害。它在拉丁美洲的許多最坏的表现之一是所謂西班牙主义运动，有組織地企圖使所有說西班牙語的國家追隨佛朗哥西班牙的反動思想。这个一般的运动起始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企圖在美洲重建已被殖民地革命削弱了的西班牙文化。隨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反動派便利用了这个西班牙主义运动，而把它变成为他們的主要思想武器之一。

不过，對於新大陸文化的最凶惡的威脅是來自北方，來自美國。在他們追求利潤和為他們的社会制度作意識形态上的防禦時，美國的大資本家建立了一幅文化的怪異的諷刺画。大学和專門学校不过是製造資本主义的精神耽溺者的机构；報紙裏面沒有一點真理而成为新聞自由的可恥托辭；电影、廣播和电视傾瀉出一大堆令人难以相信的恐怖故事、暗殺的“偵探小說”、种族主义偏見、戴紅帽子以及一般的妄語；教会对於它們所宣佈的慈善原則是一种諷刺的侮辱，而为資本主义的剝削和好战行为作辯護。而在整个腐朽

的文化混亂上面有一種類似法西斯主義思想統治的險暗帷幕，威脅着每一個敢於說話反對帝國主義者的戰爭方針或反對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人。

美國帝國主義正把這種文化毒素的真正洪水傾瀉到南方和北方的鄰國，作為它攫取對整個西半球的完全控制的重要手段（參見第二十九章）。這是帝國主義總的征服工具的一部分。這種文化推進的目的是要壓倒這些國家的民族文化，把所有的民族集團，不管是印第安人或黑人，猶太人、意大利人或芬蘭人，都趕入一種文化束縛中，使這些人民接受美國帝國主義是仁慈的這種幻想，和把他們列為供華爾街企圖支配世界的炮灰。語言的隔閡也許是拉丁美洲民族防阻目前正向這些國家傾瀉的腐朽的美國資本主義文化和軍事帝國主義宣傳的洪流的一些小小的保障，但是說英語的加拿大，大部分人完全沒有語言隔閡，是暴露在它的全部洪流面前的。

- ① 根據全國經濟調查局的數字，見“國際移居”，第一卷，第二六一——二七〇頁。
- ② 拉法格編：“改變中的印第安人”，第一二頁，俄克拉荷馬州諾爾馬城一九四二年版。
- ③ 皇家國際問題學會編：“南美各共和國”，第六九頁。
- ④ 奧爾提茲著：“種族的欺騙”，哈瓦那一九四六年西班牙文版，第二二二頁。
- ⑤ 據一九四〇年巴茲庫羅印第安人會議的數字；參看巴爾克萊著：“更大的睦鄰政策”；卡爾遜著：“拉丁美洲的地理”；瓊斯著：“西半球的黑人”；李浦斯丘爾遜著：“印第安美洲主義”。
- ⑥ 國際勞工局一九四九年四月蒙得維的亞會議，“報告第二號”，第一七頁。
- ⑦ 摩萊編：“一九四九年黑人手冊”，第二頁。
- ⑧ 弗萊爾著：“主人与奴隸”，第二一六頁。
- ⑨ 加爾德隆著：“拉丁美洲：它的興起和進步”，第四四，二八四頁。
- ⑩ 克羅斯著：“拉丁美洲史詩”，第一五一頁。
- ⑪ 弗萊爾著：“關於拉丁美洲文化”，第一〇三頁。
- ⑫ 波爾頓著：“大美洲的史詩”，載“美國歷史評論”，一九三三年四月號，第四五二頁。

- ⑬ “一九五〇年經濟年鑑”，第一〇頁上所引“美國國情調查”的數字為一九四〇年一、五二五、〇〇〇人。
- ⑭ 賴爾遜著：“法蘭西族加拿大”，第一七七、一四六頁。
- ⑮ 斯大林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八頁。
- ⑯ 艾倫著：“黑人的解放”（小冊子），第二一頁。
- ⑰ 海伍德著：“黑人的解放”，世界知識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七八——一七九頁。
- ⑱ 同上書，第八、第一八四、第一八五頁。
- ⑲ 約翰·李德著：“給一九二〇年八月共產黨國際第二次大會的報告”，第一一九頁。
- ⑳ 金格爾著：“彎曲的十字架”，新澤西州紐勃倫斯威克城一九四九年版，第二六〇頁。
- ㉑ 拉法格編：“改變中的印第安人”，第一六六頁。
- ㉒ 美國印第安事務局局長布羅費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演講。
- ㉓ 哈伯爾著文，載一九四五年四月號“美洲土著”。
- ㉔ 格倫寧著：“墨西哥及其遺產”，第七九頁。
- ㉕ 參看佩洛著：“美國帝國主義”。
- ㉖ 阿耶拉加萊著：“阿根廷的無政府狀態和考迪羅主義”，西班牙文版，第二二一頁。
- ㉗ 皇家國際問題學會編：“南美各共和國”，第六九頁。
- ㉘ 一九三九年六月號“幸福”雜誌。
- ㉙ 田寧鮑姆著：“奴隸和公民”，第四頁。
- ㉚ 威廉斯著：“加勒比海地區的黑人”，第六二頁。
- ㉛ 韋斯·韋特和米特基夫合著：“發展中的巴西經濟”，第三二頁。
- ㉜ 參看羅加著：“關於古巴社會主義的基礎”。
- ㉝ 李浦斯丘爾滋著：“印第安美洲主義”，第七一頁。
- ㉞ 羅加著：“關於古巴社會主義的基礎”。
- ㉟ 羅加著：“政黨政治”，哈瓦那一九三九年西班牙文版，第二六二頁。
- ㊱ 鮑斯著：“種族和民主社會”，紐約一九四五年版，第二〇、第八頁。
- ㊲ 弗萊爾著：“主人与奴隸”，第二九五頁。
- ㊳ 李浦斯丘爾滋著：“印第安美洲主義”，第一三四、第一六四頁。
- ㊴ 昆達尼拉著：“一個拉丁美洲人的意見”，第九頁。
- ㊵ 韋爾克遜著文，載一九四九年八月號“羣眾和主流”。
- ㊶ 馬里內略著：“西班牙美洲的文學”，墨西哥一九三七年西班牙文版，第一八頁。
- ㊷ 哈拉普著：“藝術的社會根源”，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十一章。

第三十五章

今日西半球的迫切問題

在前面幾章，我們已經概略談到現在嚴重地折磨着美洲人民的許多問題中的一部分——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和社會的。這些問題包括使廣大的勞動羣眾接近實際挨餓的貧困，對各種少數民族的殘酷壓迫，對許多國家的民族獨立的危害，以及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增長着的威脅。這些惡劣條件是資本主義制度活動的不可避免的產物，並且由於日益深沉的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而全部大大地加重起來。在這一章，讓我們概略地談談這個半球的各國共產黨、進步的工會以及其他民主組織正在致力於改善和最後結束這些不斷惡化的條件的一般途徑。

民族獨立問題

西半球大多數國家的基本問題是必須反對侵略的美國帝國主義對它們的民族獨立的威脅（參看第二十九章）。華爾街所計劃的美國在西半球的鞏固霸權，將意味着新大陸的其餘國家實際上還原為殖民地狀態，並使拉丁美洲和加拿大變成美國的後方。這種帝國主義侵略必須被所有國家，包括加拿大，作為一種致命的威脅來加以抵抗。這個半球的人民正在迅速地警覺到這種威脅，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鬥爭到處在增加着。

這種為民族獨立而鬥爭的一個主要方面是在經濟領域內。各

別國家都在力圖發展和防衛各自的經濟並反對帝國主義的貿易進攻——但是關於這方面我們將來再細談。美國帝國主義對其他人民的獨立的另一個危險的進襲是所謂軍備標準化，這將會把西半球的全部軍事編制置於美國的控制之下。這種殘酷的帝國主義計劃在拉丁美洲正受到廣泛的抵抗，但必須加以完全擊敗。

反帝國主義的政治對抗的一個重要場所是在“美洲國家組織”（以前的名稱為“泛美聯盟”）的內部。雖然這個“美洲國家組織”本身是美國的一個帝國主義工具，而它近年來所設立的一些感人的美洲國家工作委員會，如“美洲國家事務局”、“美洲國家經濟社會理事會”、“美洲國家發展委員會”等等，也只是帝國主義的許多觸角。這個“美洲國家組織”的所謂國家平等原則是純粹虛構的——美國從頭到腳控制了整個組織。同樣的，聯合國中的拉丁美洲—加拿大集團也由美國所控制，並被利用來增進它自己的帝國主義利益。這個集團支持華爾街的朝鮮冒險是毫不足為奇的。所有這些使西半球的各個其他國家，包括加拿大，有必要在“美洲國家組織”、聯合國和其他地方相互合作來抵消美國帝國主義的殘酷壓迫。各個國家個別地跟強大的美國辦交涉是愚蠢的，它們也已經開始懂得這一事實。對於所有這些國家來說，割斷目前的依附關係而在國際事務上發展一種獨立的、反帝國主義的政策，在它們自己的國家利益和世界和平兩方面都是有極端重要性的。

拉丁美洲國家互相合作來反抗美國的侵略是有必要的，但是一個拉丁美洲合眾國，自從玻利瓦爾時代以來反覆出現的一種夢想，是不現實的。在目前的條件下，即使這樣一種組織能夠建立起來，它也一定將是一種反動的勢力。不過，這並不排除拉丁美洲國家與加拿大採取一致行動來反對華爾街的帝國主義侵略而保衛它

們的獨立的可能性。

土地的重新分配

廢除大土地所有制，特別在拉丁美洲，是現在面對着西半球人民的所有問題中最迫切的一个。各个地主階級控制的國家的工業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民主的加强，都依靠於这一步驟的实现。拉丁美洲的所有進步組織都把这一問題放在它們的綱領的最前列。普列斯特斯有代表性地說：“財產的半封建形式和土地剝削的清算，是摧毀反動和法西斯主义的經濟基礎以及正当地保證民主的發展和鞏固所不可缺少的。”^①拉丁美洲必須有一次土地革命。

拉丁美洲的民主勢力須要貫徹这一清算封建主义的大土地所有制的基本任务。直到今天，除了在海地（一七九〇年）和墨西哥（一九一〇年）的革命中，过去一世紀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偶或执掌过政权的各个自由主义政府，對於这个生死攸關的問題只是隨便碰了一下。工業家拒絕向大土地所有制進攻；这个任务必須首先由工人、農民和中產階級联合起來進行。这一運動的目标必須是，像墨西哥共產黨所規定的，“無償地沒收大地主的領地，把土地自由分配給農民和農業工人，並保證他們有工具耕种它。”^②若想對拉丁美洲每一運動加以判断，应以它对廢除大地主領地这个基本問題的進攻的力量而定。

拉丁美洲土地的重新分配是与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權利問題密切地關聯着的，因為他們構成田地工人的大多數。關於黑人方面，在最近的將來，土地所有制也許要多少以个体為基礎而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因為原始的非洲公社傳統在他們當中已不再盛行。但是印第安人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傳統和实

踐對於他們仍然是非常流行的。“愛澤多”，或公社土地制度，在墨西哥革命中曾起過那樣大的作用，將無疑地可以在其他“印第安人”國家中被廣泛採用。但這也不是絕對的；因為即使在印第安人當中，特別是那些生長在流域或河谷的大莊園裏的，已有一種傾向於土地的个人所有權的趨勢。“愛澤多”，正如貝倫特所描寫它的，是這樣一種制度，那裏的“土地所有權披着公社的外衣，但它的耕種和它的果實的使用是分配給構成公社的個別家庭的”^③。在所有拉丁美洲國家中，土地的耕種必須建立一種高度的合作制度。

拉丁美洲的土地革命必須做得比把大地主田產在貧苦農民和農業工人中加以分配更進一步。還必須供給這些勞動者以必需的資金、機器、牲畜、肥料和技術教育，使他們的耕作增加生產。這對於“愛澤多”和个体所有的農莊是同樣必要的。各別國家還必須打破生產單一產品以供出口的傳統的單獨栽培制，使它們的作物多樣化，以便它們自己的人民可以生產夠吃的糧食。與這同時，還十分需要精密的灌溉系統。但甚至所有這些措施都不會有大成效，除非另外採取認真步驟以消除現正迅速地毀壞着拉丁美洲的本來就不怎樣豐饒的農地的浸蝕作用。

拉丁美洲的工業化

“拉丁美洲的經濟問題是頭緒紛繁的、複雜的、深重的，伸展到國家生活的所有部門。”^④這一廣大地區的所有進步勢力都同意，對付這些經濟問題的主要的、直接的需要是大規模工業化。自然，有些小國家如巴拉圭或哥斯達黎加，是不能希望成為擁有全面的現代工業的十足工業國家；不過，甚至它們也能夠有比它們現在的片面農業經濟遠為更大的工業化。就拉丁美洲一般來說，根據可

以利用的資源，沒有什麼理由說它不能成爲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地區——如果不是在資本主義之下，就一定在社會主義之下。

拉丁美洲的工業化是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如果拉丁美洲人民要在工業化方面有任何真實的進展，他們必須打破的不只是國內大地主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束縛，而且還有國外帝國主義者的——美國的、英國的及其他國家的束縛。他們實際上要爲自由而戰鬥以達到他們的經濟的工業化。爲要使他們的國家從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強國的市場和原料生產者——改變爲經濟獨立，擁有它們自己的煉鋼廠、汽車工廠、化學工廠和現代工業設備，拉丁美洲人民必須使他們自己從目前毀滅着他們的國外的和國內的反動政治支配下解放出來。

拉丁美洲勞工聯盟訂立了一個促進拉丁美洲工業化的二十二點綱領，包括每一個拉丁美洲國家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完全獨立，有計劃的經濟發展，羣衆的物質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對外國資本投資的控制，對外貿易的管制，兌換率的固定，工業和農業技術的現代化，電力、冶煉和化學工業的發展，運輸和交通的現代化，信用制度的改革，對有發展前途的國內工業部門給以關稅保護，國家的物價控制，工資收入者購買力的提高，小農出售價格的保護，社會安全制度，現有社會立法的實際應用，土著印第安集團的參加國民經濟，青年受教育機會的增加，婦女在所有工業中的平等，兒童福利法律，一切人有獲得職業的機會，以及國家對小生產者的幫助^⑤。在哈瓦那，拉薩羅·培尼亞曾以世界工會聯合會的名義爲拉丁美洲提出一個類似的十點計劃^⑥。在提出和支持這些要求時（這些要求對於拉丁美洲來說是革命性的），各國共產黨總是當先鋒，而這些要求是只有擊破居於統治地位的地主、大資本家和帝國主義寡

头政治的政治势力才能实现。

拉丁美洲是渴望發展工業的資金的。不过，这种資金的大部分將必須來自它自己的源泉。为了考慮到这种資金所適用的工業、利潤的總數和支配、工人的工資和生活条件的維持等等，任何可以从國外，特别是从美國的“第四點計劃”獲得的債款和投資，將必須加以嚴格的管制(拉丁美洲國家已逐漸在这样做)。拉丁美洲的共產黨、工会和其他民主組織早已指出“克萊頓計劃”、“第四點計劃”以及其他的美國經濟計劃的嚴重威脅。帝國主義者們不能再被容許來自由地剝削人民。除非这种剝削被制止，阿根廷、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國的各种五年計劃和類似的計劃是很少意义的。嚴格的國家管制也須推及那些所謂“國家開發公司”(在智利、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秘魯等國)，它們主要是在美國控制之下。對於那些已經在阿根廷、巴西和其他地方組織起來的、主要是由美國的和國家的資本組成的“混合公司”，同樣須要加以監督管制。關於剝削者的这一最近的詭謀，亞爾伯第曾說：“現政府(阿根廷的庇隆政权)已採取建立混合企業的方針；這就是說，一种由國家資本和國內的及國際的私人資本組成的公司，在这种情形之下……國家担負損失而私人資本取得利潤。”⑦

取得它們國家的資源和工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是拉丁美洲國家尋求工業化的基本條件。像現在這樣，這些基本的生產要素大部分掌握在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手中，由他們隨心所欲地管理和開發，就完全沒有這種可能。這種情況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墨西哥革命以及人民反對經濟危機和法西斯主義的一般鬥爭的混合影響之下，國有化的浪潮席捲拉丁美洲的原因。墨西哥就在這時候把它的鐵路、油井以及各種農產企業國有化了；巴西也曾準備

把礦產、瀑布和其他動力資源、銀行、保險等進一步國有化。阿根廷也把它的路、交通、電話、動力工廠等國有化了。其他國家——秘魯、哥倫比亞等——也規定了各種不同程度的政府管制和控制^⑧。美國帝國主義集中它的一切力量去阻止這一（對它來說）極危險的趨勢。如所週知，拉丁美洲勞工聯盟和各國共產黨現在正極力主張許多基本工業的國有化。

拉丁美洲國家工業化的另外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是貿易業務的發展要符合於它們的國家利益。在這一方面，這些國家須要建立起較強的關稅，來從美國的殘酷競爭中保護它們的弱小工業；它們須要加強目前它們自己之間的微弱的貿易，並自由地與世界其他國家進行貿易，包括蘇聯、中國以及歐洲許多新的人民民主國家。所有這種貿易趨勢現在已在拉丁美洲增長起來。而美國正企圖用它的片面的互惠貿易協定政策，用停止放發借款使拉丁美洲國家陷於財政困難的恐嚇辦法，以及通過臭名遠揚的克萊頓計劃（參看第二十九章）來努力在整個拉丁美洲建立“自由競爭”和“自由企業”制度，以壓止這種趨勢。

在第十五章，談到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遲滯時，我們已經指出所有為拉丁美洲工業化而作出的許多個人的或政府的計劃成就的有限，以及這種在這廣大地區建立工業的普遍失敗的主要原因。

生活水平的改進

遍及於西半球人民三分之二以上的悲慘的生活水平，特別像在拉丁美洲那樣貧困已達到國際悲劇的深度（參看本書第三十一章），構成資本主義制度在世界人民手下應被宣判死刑的許多罪行之一。腐朽的資本主義的代言人企圖迷惑羣眾並削弱他們的為較

好的生活而鬥爭，總是把工人們的這種貧困歸咎於那個真正原因——資本主義社會法則的作用——以外的一切。因此就有這樣的資本主義理論家，如“生存的道路”的作者伏格特，宣揚他們的人口過多、國家資源的枯竭或不足、人的“固有毀滅性”等的偽科學的馬爾薩斯理論，來解釋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廣大羣眾為什麼被貧窮所折磨，以及他們為什麼應該安然接受他們的淒慘生活。

可是，除了資本家—地主剝削者的貪婪利慾之外，沒有任何理由可說明拉丁美洲的每個男人、女人和兒童，即使在目前的生產力的低水平之下，不應該有足夠的好食物、合適的衣着和舒服的住處。而在一個健全的、民主的社會中，具有正當的工業和科學的農業，生活水平是能夠根本改善的。甚至印卡人和阿茲蒂克人，雖然沒有任何現代生產手段的便利，但是他們的政權曾設法防止任何真正的貧困，並保證所有居民至少有健康的生活。特別在美國和加拿大，由於這兩國的高度生產力，貧窮是顯然非必要的——它只是資本主義反人民的一種罪行。像目前這樣，毀壞過剩商品和減少糧食生產，而億萬人民正缺乏這些東西，這是只有在資本主義下才有可能的嚴重罪行。工人和農民對所有這種貧困和剝削的直接答覆是參加工會和進行政治鬥爭，迫使剝削者至少給他們的以雇農和工資奴隸的生活。這種為較好的生活水平而戰鬥——階級鬥爭的中心，正日益加多地列入西半球從這一端到另一端的人民的義事日程。

值得注意的拉丁美洲勞動羣眾的嚴重的健康狀態，也成為一個最迫切的問題。這種普遍的可怕情形，主要是由於招致破滅的剝削所產生的絕對的貧窮和匱乏，而基本的補救辦法是適當的糧食、衣着和住所。健康情況現在已壞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有些國家

需要立即的國外醫藥援助，至少要幫助改善初步的衛生條件和對日益流行的災難性的疾病進行鬥爭。這種援助應該來自聯合國，並應該完全由拉丁美洲人民自己掌握。徹頭徹尾控制了“美洲國家組織”（以前的“泛美聯盟”）的美國，即使在醫藥援助方面也不能信賴它處理得公正，不管這個國家的人民本來的動機是怎樣的慷慨大量。美國在拉丁美洲所設立的每一機構，不論是什麼性質的，都不可避免地成為華爾街的帝國主義滲透的一個工具。關於美國和加拿大的醫藥情況，國民健康計劃在這兩個國家都已經成為迫切需要，工人現在也了解到這一事實。

整個西半球的工人和窮苦農民的另一種基本需要是適當的社會保險制度。各別國家現在有許多法律載在書中——關於失業、年老、疾病、事故、產婦，以及其他形式的保險的法律——，但這些保險的範圍普遍說來是太狹窄並且補助金太低。這在美國和加拿大，是和拉丁美洲同樣情形的。並且有許多方面，這種法律已成具文。整個半球的工人正嚴重地集中注意於這個社會保險的基本問題。這是羣眾對資本主義制度信仰迅速低落的一個確實信號。工人不再相信，帶有強度剝削、大規模失業和招致破滅的工作條件的資本主義，從他們的微弱工資中會給他們提供滿意的手段，來挽救他們生命上和工作上不可避免的危險。在迫切需要的社會立法的内容上，保護婦女和青年使其免受明顯地針對他們的流行的惡劣剝削制度的損害，必須特別佔一重要地位。也必須採取重大步驟來消除目前女工的驚人禍害。

美國的工人有特別重大的責任，來積極支持拉丁美洲的工人和農民對現在吞沒着他們的僱主所創造的災難性的經濟條件所作的艱苦鬥爭。這種責任不僅是由於成為世界工人運動核心的國際

團結的需要，並且特別是由於美國帝國主義應對拉丁美洲人民的無法忍受的生活狀況負主要責任這一事實。真的，美國的戰後繁榮曾經大大地依靠於對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落後地區的剝削。因此，美國的工人有義務對有關拉丁美洲的政府的所有政策加以密切注意，並為他們自己的根本利益而保護這個廣大地區的階級兄弟和姊妹的利益。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工會聯合會的領袖並沒有做到這一點。相反地，由於支持克萊頓計劃、馬歇爾計劃、第四點計劃、朝鮮戰爭，以及華爾街的其他政策，他們實際上參與了對拉丁美洲的帝國主義掠奪。

民族自決問題

西半球人民當前的一个主要任務是對種族和民族歧視的潮流進行鬥爭。這種對猶太人、黑人、印第安人、外國出生者等等的歧視，正是法西斯反動派到處積極培養的。這種反社會的趨勢成為對所有美洲國家的民主、和平及幸福的根本威脅。因此，工人運動及其同盟者有極大必要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掃除這種有害的形式的歧視黑人制度。馬克思曾以他的偉大智慧指出：“奴役別的民族的民族，為它自己鑄造了鐐銬。”^②

在西半球的所有國家，必須給所有種族、民族和宗教建立最全面的（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完全的和平等的公民權。種族的和民族的沙文主義的宣傳應作為一種罪行而加以懲罰。一九四〇年的古巴制憲會議，在共產黨人的建議之下，曾在這一方面做了一個很好的開端（可是政府並沒有很好地加以執行），它曾宣告：“所有古巴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共和國不承認任何特權。所有對性別、種族、膚色或階級的歧視，以及其他對人類尊嚴的冒犯，都視

为非法並加以懲罰。”^⑩

不过，保衛現存國家的民族独立，以及在這些國家內为建立一切个人的平等权利而鬥爭，並不能完全解决西半球的民族問題。這裏还留下这个半球的不同部分的許多被压迫民族的問題，这些民族的特殊地位引起了它們的民族自决权利的一般問題。讓我們談談这个主要問題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方面。

首先，這裏有这个半球的殘存的殖民地的人民，这包括美國的殖民地波多黎各和維尔京羣島；英國海島殖民地巴哈馬羣島、百慕大、牙買加等等；法國的海島殖民地馬丁尼克、瓜德羅普、聖丕尔等等；荷蘭的海島殖民地庫拉薩俄等；以及英屬洪都拉斯，和英、法、荷屬圭亞那。这些領土包括七百万左右的人民，应全部承認他們的独立，而拉丁美洲國家应保證它們的經濟地位。美洲不应有任何地方还是过去陈腐的、可咀咒的殖民主义的殘留。

其次，加拿大有法蘭西族人民三百五十万，佔这个國家的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在上一章我們已簡略地談到这个民族的地位。虽然他們是加拿大的最初定居者，並且會長期構成它的人口的大多數，法蘭西族加拿大人已經淪於被压迫的少數民族的地位。關於他們作为一个民族的权利，加拿大共產党領袖蒂姆·布克号召“加拿大的法—英团结，建立在这样的基礎上，即英—法的加拿大人共同为在目前資本主义下法蘭西族人民的完全民族平等，以及为法蘭西族加拿大人民族自决的完全权利（包括他們如果願意的分离权利）的最後勝利而鬥爭。”^⑪

第三，在美國西南諸州，有約三百多万的墨西哥人。这个少數民族，如我們在第十二章所指出的，要追溯到一八四六至一八四八年的墨西哥战争，當時美國擊敗了墨西哥，夺去了这个國家一半以

上的土地。这是两半球历史上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最大的领土掠夺，而这曾使墨西哥长期陷于瘫痪。此外，被征服的土地上的墨西哥人民被作为美国的二等或三等公民而加以侮辱和损害。一九五〇年九月，美国隆重地把一八四七年从墨西哥缴获的六十九面战旗归还这个国家，但是关于归还这同一次战争中所盗窃的土地，自然一字不提。

把这次巨大的土地霸占合法化的一八四八年瓜德罗普—希达尔哥条约，全然是一种强盗文书，而它的苛刻条文在过去一世纪中都没有找到口实证明是正当的。更坏的是，条约中规定被让与的土地上的人民可享受美国公民的一切权利的条款，都被严重地破坏了。这个标志着美国历史中最可耻的插话之一的条约应被取消。整个墨西哥战争的決定应该重新谈判，并对墨西哥和对美国境内被严重地损害的墨西哥人给与正当的赔偿——领土的、财政的及其他。

第四，这里有一个在许多美洲国家中都构成相当大的少数民族的黑人的民族问题。如果把黑白混合种人包括在内，黑人的少数民族共约有四千五百万人。他们到处都被或多或少地公开加以歧视——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在巴西、古巴和拉丁美洲其他地方，黑人在相当广大的地区成为人口的多数。这些黑人的少数民族一般地坚持完全的公民权利，而力求与和他们生活在一处的人民成为政治上的整体。这种民族的结合，如我们在前章已指出的，已经历史地造成相当程度的实际的种族混合。因此，拉丁美洲的黑人并不倾向于分立的民族性的发展，虽然有一个时候古巴共产党曾要求在奥利安特省构成人口多数的黑人的自决权。各个国家的黑人有必要举行一次全半球的黑人会议，在这里他们可以提

高他們的一般地位，並訂出他們的政策和行動路線。

在美國，黑人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如我們在上一章所指出的，有兩個重要因素使黑人基本上結合為一個民族，並使民族自決問題成為他們的真正問題——在奴隸時期他們所受的嚴重壓迫，以及自從奴隸解放以後他們在私刑、暴力、隔離和一般歧視黑人制度下所受的殘酷迫害。由於在美國的敵視環境下，黑人只有控制他們工作所在的土地並掌握他們自己的政治命運，他們才能够希望獲得作為一個民族的最大限度的發展。雖然這裏的黑人還沒有完全意識到他們發展中的民族性，共產黨在過去二十年都強調自決的要求。黨為作為美國公民的黑人在各方面——經濟上、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完全自由和平等而戰鬥，它同時堅持他們的自決權利，包括分離的權利，如果他們希望這樣做。

關於這一問題，共產黨一九四六年的一個決議宣稱：“在為他們的平等權利而作的戰鬥中，黑人正日益作為一個民族而團結起來。他們為從‘黑人地帶’（黑人佔人口多數的地區）所受的壓迫解放出來的戰鬥，是一種為民族性、為他們作為一個民族的完全平等的正当地位的鬥爭。認識到南部的為平等權利的鬥爭是一種傾向於完全的民族性的運動，共產黨給黑人的解放運動提供了新的力量，並增進了黑人的完全自由的前途。這種從經常為黑人的權利而戰鬥所得到的理解，加強了在工人階級團結的鞏固基礎上的白人和黑人的團結一致，並提供了黑人和白人羣眾的牢固同盟的綱領。”^⑫

第五，這個半球有許多印第安民族，連歐印混合種人算在一起，從阿拉斯加到合恩角，約有六千萬人。關於這些人民，民族問題甚至比黑人的還要複雜。印第安人照例在他們聚居的特殊地區

構成多數；他們仍保存許多減弱了的部落制度，並且四百多年來一直在為獨立而進行勇敢的鬥爭。在西半球的有些部分——亞馬索尼亞、火地島等等——印第安人差不多仍然過着獨立存在的生活。明顯地，印第安民族擺脫外族支配的意志和權利是無可爭辯的。不過，他們能夠享受的政治自決權的範圍，將依據於他們的人數和組織，以及他們民族渴望的程度。在這一方面，在一個國家內，所有的印第安人大概要作為一個總的民族集團來處理；因為設想存在於整個西半球的許多部族每個都享受完全的自決權利，是不合理的。但是同時，在自決權暫未考慮之前，印第安人應被給與一切公民權利和一切社會進步的手段。

像黑人的僱農和佃農一樣，印第安人應被特別給予適當的土地和耕種它的現代工具。這是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的一個關鍵。由於同樣的理由，黑人和印第安人都必須全面加入工業化的洪流——讓他們到工業中去當工人和在他們的社會中建立工業。後一步驟對於印第安人是特別必要的，因為他們常常是生活在邊遠的地區。俄國革命的最大成就之一正是使蘇聯邊境某些最原始的亞洲民族和地區全部工業化。

印第安人目前的分散的孤立狀態必須加以改變，使他們聚向民族發展的總流。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克服一些酋長的很大抵抗，因為維持目前印第安人的孤立狀態對於他們有特殊的利益。就整個美洲一般來說，印第安部落組織經過四百年以上的壓迫，已不再有它們當年的活力，而首領也已沒有他們曾一度有過的那種威勢。這和非洲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那裏的黑人的部落組織沒有多大變動，而它們的酋長是仍然有很大權力的。不過在這兩種情形下，首領都常常是反動的因素。印第安人的孤立狀態必須由印第安人

自己來打破，因为这种孤立状态意味着在其中生活的人們的無止境的貧困、文盲和落後。

智利共產党在一九四〇年为人民陣綫而提出的建議中，概述了共產党对約十萬人口的著名的阿拉烏加尼亞印第安人的典型性的政策：“必須進行鬥爭，使我們的兄弟阿拉烏加尼亞人在農民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的双重地位上受到尊重，因而給一向是掠奪對象和土地不足的阿拉烏加尼亞社会分与土地，使阿拉烏加尼亞人有权用他們的民族語言發展文化，並承認阿拉烏加尼亞人建立的权力机關，承認阿拉烏加尼亞社会的法律权利，以及給与为發展和售出他們的產品的貸款。”^⑬

巴西共產党在它的一九五〇年九月的宣言中，除了要求沒收大地產和把土地分給窮苦農民及農業工人之外，並提出“給土著部族以特別幫助，保衛他們的土地，和鼓勵他們的自由的和自治的組織”。拉丁美洲“印第安人國家”的共產党，一般都有類似的綱領。

墨西哥共產党在它的一九五〇年的會議中曾宣稱：“墨西哥民族應承認和經常尊重土著人民的自由权利和自主权。”

一七七六年革命後約有一世紀，美國政府曾採取一种把印第安人当作半独立民族並与他們訂立“条約”的政策。印第安人因此不从屬於各州的法律。一八三二年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馬歇爾就是这样裁決的。可是，到一八七一年，在印第安人的土地大部分被劫奪之後，政府停止和他們簽訂假条約，並開始把他們逼到指定的保留区去。一八八七年通过了“印第安人土地分配法案”。这一法律的目的是要使印第安人变为个体土地所有者，摧毀他們的部族制度，並把他們消溶在白色人口的廣大羣众中。它是基於“使印第安人成为白种人”的沙文主义的理論。直到一九二四年，印第安人

都沒有选举权。經過進一步剝奪印第安人的土地和在他們当中進行大破坏之後，一九三四年制定了“印第安人改革法案”（印第安人的新政）。这一法律採取某种新路綫，含糊地承認印第安人保有他們自己的文化的权利，並打算給他們土地和学校——这种許諾大多还停留在紙上，由那伐約人以及美國西南部其他印第安人的遭难情形的一般暴露可以証明。印第安人在全美國和加拿大的所有他們的保留区上，都仍处於深重的貧困和民族压迫的境地。

一九四〇年，由於“睦鄰政策”以及这一時期民主羣众的重大压力的一般影响，在泛美联盟的發起下，在墨西哥的巴茲庫亞罗举行了全美洲印第安人會議。隨後一九四九年又在秘魯的庫斯科举行了一次類似的會議。这些會議，由許多美洲國家的政府官方代表所組成，空泛地承認了印第安人保存他們的固有文化的权利；但是它們並沒有採取任何确实步驟來解决印第安人對於土地、教育、医療、政治平等，以及完全承認他們的部族組織等的基本需要。这些政府却在全美洲規定四月十九日为“印第安人日”，这在它們是不化費什麼的，也沒有給印第安人帶來任何救助。

各个政府會不断地談到印第安人的利益，但很少給他們以救助。这是因为它們拒絕建設性地处理印第安人的中心問題，即土地問題。正如著名的秘魯馬克思主义者馬里亞台基很早就指出的，“它們企圖把它縮小为純粹行政的、教育的、倫理的或道德的問題，目的在不惜任何代價逃避經濟这一面。”⁽⁴⁾有很大必要举行一次全半球規模的印第安人羣众會議，像世界工联在它的大会上屢次提出的，但一直沒有实现。这样一次會議可能第一次清楚地申述这个半球的印第安民族的一些問題，並为它們的解决訂出確定的政策。

所有上述的民族問題——關於殖民地島嶼的人民、加拿大的法蘭西族人、墨西哥人、黑人、印第安民族集團，以及所有集體地組成西半球的各民族——的最完滿解決的道路，已經有蘇聯的現在情況為先導。在這個革命的國家中，由於人對人和民族對民族的剝削的完全消滅，組成這偉大的蘇維埃國家的四十個以上的民族是在友誼、和諧及生產合作中共同生活。這是像“美洲國家組織”這樣的帝國主義控制的民族集體的很好對照。這是一個社會必須面對的困難最多的一個問題的現實的社會主義的解決。它提供了脫出民族壓迫和民族互相仇視的迷津的最後道路，而這個問題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是新大陸許多民族和國家之間的關係的十分顯著的和有害的特徵。

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威脅

美洲人民，像世界其他部分的人民一樣，現在面臨着戰爭以及法西斯主義危險的緊迫威脅。他們急切需要對這種雙重威脅進行戰鬥。這種危險已經由於華爾街進行朝鮮戰爭而變得更加尖銳。而由於杜魯門主義的實施，以及美國對拉丁美洲的可能的武裝干涉，威脅正在增長着。

這種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雙重威脅現在甚至顯得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更加陰險。在那些戰前的年月，大壟斷資本家通過他們的走狗希特勒們和墨索里尼們，攫取了一些歐洲政府的控制权並建立了法西斯政權，而這些政權的戰爭前景對於所有的人都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在現時，由於法西斯主義的整個觀念在大戰中已為人所不齒，帝國主義者正在把他們準備戰爭的殘酷運動披上所有的民主裝飾。這種民主使他們的戰販行動更加卑鄙和更加危

險。他們一面宣傳民主，一面忙着復活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法西斯精神和組織，並且做得更為成功。在德國、意大利、法國和歐洲一些其他國家，充滿好戰精神的法西斯主義再度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因素。這在美洲許多國家也是同樣情形。

這個半球的人民，像世界其他部分的人民一樣，是根本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他們已經在無數次的機會上和用許多種方法表示了這一點。這些人民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輕易地避免了災禍，但是他們知道如果世界被華爾街帝國主義者投入一次新的戰爭，他們的國家將要糜爛，他們的經濟將會破產，而他們艱苦得來的自由也將被法西斯主義所蹂躪。可是，如果忽視有很大一部分人民，特別是美國和加拿大的人民，已深受流行的偽善的帝國主義戰爭宣傳所欺騙和蒙蔽，那是愚蠢的。廣大的羣眾，包括工人，被弄得相信這樣的謬論（大部分是通過聲名狼藉的工會領袖的幫手），說蘇聯在發動一種潛在的軍事進攻，而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強國是屬於防禦的一方，是在保衛着世界的和平與民主。不過這無論如何並不表示這些羣眾是需要戰爭的。完全相反，西半球每一個地方的絕大多數人民都渴望和平。

民主的羣眾有力量來制止戰爭販子並扭轉目前法西斯主義的危險趨勢。在為和平而戰鬥中，美國和加拿大的工人有基本的責任來清除他們的反動的社會民主派領袖的惡劣影響。這些領袖正在給工人的心靈灌輸滿滿的戰爭宣傳，並用向他們許諾目前的虛假“繁榮”的繼續來消除他們對戰爭的自然反抗，而這種“繁榮”是建立在政府的大規模軍火訂貨上的。只要美國和加拿大的有組織工人對於和平採取堅定的立場，華爾街的戰爭和征服世界的計劃是可以被遏止的。

拉丁美洲的民主人民在目前的世界緊張局勢中有巨大的力量和重大的責任。一個拉丁美洲決定致力於和平，對於美國的戰爭侵略將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不論這種戰爭侵略是直接對拉丁美洲民主國家的，或是一種世界規模的對蘇聯和其他民主及社會主義國家的。拉丁美洲的工人及其同盟者不單要對華爾街戰爭販子的工具庇隆、杜特拉和魏地拉等型的戰爭和法西斯思想的獨裁者進行戰鬥。他們還要和拉丁美洲勞工聯盟一起，警惕地撲滅那個想在他們中間建立起來好戰的美國帝國主義的不祥工具“美洲國家工人聯盟”的企圖。

這也是新大陸各國共產黨應負起歷史責任的時候。由於它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訓練和不屈不撓的革命戰鬥精神，它們當前的巨大任務是要暴露華爾街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法西斯戰爭販子的各種惡毒謊言，並與其他民主的愛好和平的組織一起，在把西半球的廣大羣眾團結起來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固力量上起領導作用。

國內的和國際的團結

這個半球的人民的所有迫切的鬥爭，如前面所綜述的，必須在國內的、全美洲的和世界的三重基礎上進行並取得勝利。我們所舉出的問題——民族獨立、土地的重新分配、拉丁美洲的工業化、羣眾生活水平的改進、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自決、法西斯主義和戰爭——都是需要不單個別國家內的，而且是全西半球的和世界規模的高度組織和鬥爭的問題。要獲得勝利，國內和國際的團結是十分必要的。

讓我們首先看看國內水平上的鬥爭。在過去一世代，如我們

在前幾章所看到的，全美洲的工人在階級覺悟、政策和組織上都有了很大進步。但是在他們的强有力的和殘酷的階級敵人面前，他們在所有這些方面仍然有着分歧。他們正面对着艰巨的和日益複雜的問題。

在這一時期，在為前述的要求和政策而戰鬥中，這個半球的一般政治鬥爭的最有效的形式是人民陣綫，一種由工人階級領導和由工會及其他羣眾組織支持的所有各種民主勢力的聯盟。例如在美國，除了為在許多分歧的工會當中的統一工人行動以及為獨立的工人階級政治行動而戰鬥外，共產黨也主張一種由工人、黑人、貧苦農民、自由職業者和小企業家的民主聯合——也就是人民陣綫的一種形式。在拉丁美洲，因為它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地區，民主勢力的共同戰綫，如各國共產黨所提出的，是採取一種更廣泛的範圍，包括資產階級中那些願意抵抗帝國主義和保衛自己國家獨立及工業化的部分。巴西共產黨主張一種以“所有認真參加民族解放的革命鬥爭的人民”為基礎的廣泛民主政府。在阿根廷，這種型的運動被稱為“民族和社會解放的民主的和反帝國主義的陣綫”，而在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國家，是“民族解放民主陣綫”。這些廣泛的組織都是為着本章及前章所已經指出的進步目標而戰鬥。

季米特洛夫曾談到這種一般的統一戰綫的政策：“當分散着的隊伍在共產黨的倡導下聯合起來為反對共同的敵人而鬥爭，當工人階級自身團結一致，在人民陣綫綱領的基礎上，與農民、下層中產階級和所有民主因素開始共同行動的時候，法西斯資產階級的進攻便要面對一種不可逾越的障礙。這種力量能提供對法西斯主義的決定性的抵抗，阻止它在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中取得權力，並能推翻它已經建立起來的野蠻統治。”^⑮

这种人民的和民主的强大陣綫是二十年前法西斯主义兴起以後共產党和民主羣众組織所追隨的團結政策的繼續。在前幾章，我們已經探索过这一政策在战前年代、战争期間和战後時期的反法西斯鬥爭中的發展。在目前時期，如前幾章所說过的，右翼社会党人和其他的劳工騙子曾經在西半球到处对人民陣綫進行惡毒的破坏。但是隨着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危險再在美洲和世界的其他部分到处抬头，人民陣綫便有了新的和加重的意义，特別在为和平的主要戰鬥中。为对付这种威脅，工人羣众和其他民主集团將不顧反動領袖的倒退的努力，而創造一种新的人民團結。

人民陣綫要行之有效，必須是在工人階級的總領導之下，而工人必須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共產党。無論在帝國主义國家或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只有工人可以被依靠來領導人民从事反对好战的壟斷資本的鬥爭。在必須經常加以警戒的敌人当中，有假冒的革命家如海耶·德·拉·陶瑞以及他的小資產階級必須領導革命的謬論，和白勞德以及他的領導權必須留給美國的“進步的”大資本家的叛賣理論。这种誤人的傢伙只会把工人領到像公認的右翼分子格林、罗穆尔第、摩萊、卡萊和伊巴涅斯等人所佈置的同样災難性的資本家的陷穽。

其次，在美洲國際的規模上，工人和他們的同盟者也需要有強大的組織和英勇的鬥爭，以应付日益損害西半球的所有勞動者的問題。这种組織和鬥爭同樣必須有廣泛的人民基礎。首先，拉丁美洲和美國及加拿大的工会中心之間必須有密切的合作。但這不能用像反動的“美洲國家工人聯盟”那樣的办法，企圖摧毀拉丁美洲的工人運動，並使其殘留者成為美國劳工联合会和產業工会联合会的附屬品。美國、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工会团体之間的正当關

係，必須是建立在和平和反帝國主義的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的自願合作，如拉丁美洲勞工聯盟所倡議的；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的工會不能被吸收到美國的工人貴族裏去為美帝國主義服務。

美洲國際的民主合作必須也包括西半球的所有民主力量。為要解決本章前面所述的基本問題，自由的、左翼的和進步的人民組織之間在鬥爭中的密切聯繫是必要的。在這一方面一個有希望的步驟，是數年前的泛美民主理事會。這個團體成立於一九三八年，總部設在紐約，它在使美國羣眾熟悉拉丁美洲的基本問題和發展這一地區的人民在反對貧窮與反動的鬥爭中的真實合作，曾做了不少工作。但這只是一個小小的開始。在這個半球的眾多的民主經濟、政治和文化運動中，現在正急切需要更多的和更大規模的這種組織和活動。一九四九年九月在墨西哥城舉行的偉大的和平會議，是這種十分需要的美洲國際民主和平力量的合作的出色範例。美洲人民的多數必須建立一個巨大的全半球性的運動來抵消“美洲國家組織”的活動，因為它純粹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工具。美國的工人有很大的責任來推進這一全半球性的團結，但是無論在怎樣的情形下他們也不應處於支配的地位。

現在的情況是，推進和組織美洲國際的鬥爭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和世界反動勢力的重任正由拉丁美洲的工人和其他民主勢力負擔起來。美國和加拿大的工人運動，由於被華爾街的可恥產物帝國主義的勞工領導的壓抑而癱瘓，在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鬥爭中正遠落在後面。

第三，美洲人民也必須積極參加世界民主的合作。現在折磨着西半球國家的許多重大的和急迫的問題與那些暗中傷害着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問題是密切相關的。這使新大陸的人民組織，特

別是所有的工会，有極大的必要在苏联和歐洲人民民主國家及中國所領導的民主勢力的國際和平鬥爭中，担負積極的建設性的任務。它們特別應該成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的積極支持者。像我們先前所指出的，拉丁美洲劳工聯盟由於參加了世界工联，和由於它在國際舞台的一般的和平民主活動，已經担負起它的初步的國際義務；但美國和加拿大的劳联和產联的領導者們却充當美國帝國主義的劳工代理人而起着悲劇性的分裂和反動作用。

為民主與和平所作的偉大鬥爭，應該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同在一個世界中和平共處的可能性和願望的基礎上進行。這是世界和平的關鍵。胡佛們和邱吉爾們要摧毀聯合國，即把它變成反對苏联的同盟的企圖必須加以擊敗。除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之外，美國沒有任何理由不能與苏联和平共處。第三次世界大戰絕不是不可避免的。美國和苏联的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現在的世界民主力量只要團結起來行動而使資本主義的戰爭牟利者和妄想的世界征服者陷於無能為力，他們的力量就足夠強大以制止戰爭的爆發。世界的命運是依靠着世界勞動者制止美國戰爭販子的能力。

- ① 普列斯特斯著文，載一九四七年二月“基礎”雜誌，哈瓦那西班牙文版。
- ② 一九四〇年墨西哥城共產黨會議。
- ③ 貝倫特著：“人民享有的土地”，第六頁。
- ④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號“國際劳工評論”。
- ⑤ 托列達諾：“拉丁美洲劳工聯盟、戰爭及戰後”，一九四五年八月五日在墨西哥城的演講。
- ⑥ 培尼亞：一九四九年六月在哈瓦那所作關於世界工联的經濟會議的報告。
- ⑦ 耶爾伯第著：“阿根廷經濟在危機中”，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九四九年西班牙文版，第九五頁。

-
- ⑧ 参看韋斯著：“拉丁美洲的工業”。
 - ⑨ 一八六九年國際工人协会決議。
 - ⑩ 威爾士著：“加勒比海地區的黑人”，第六二頁。
 - ⑪ 蒂姆·布克著文，載一九四六年八月號“國事月刊”，多倫多版。
 - ⑫ 美國共產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至五日全國委員會的決議。
 - ⑬ 参看拉巴尔卡著：“人民陣綫的綱領必定勝利”，聖地亞哥一九四〇年西班牙文版。
 - ⑭ 馬里亞台基著：“關於秘魯現狀的七篇論文”，西班牙文版，第三三頁。
 - ⑮ 参看季米特洛夫著：“論統一戰綫”。

第三十六章

美洲的將來

在本書中我們已經分析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以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日益嚴重的衰敗和崩解。我們曾經指出這些發展是怎樣由資本主義體制內部的敵對力量不斷尖銳化的矛盾所引起的，包括工人与資本家之間、壟斷資本与小企業之間、資本主義國家与殖民地之間，以及資本主義強國之間的利益衝突。在這之外是世界的資本主義陣營与社会主义陣營的巨大對立。所有這些愈來愈尖銳的和對資本主義愈來愈致命的衝突，都產生自資本主義的最基本的矛盾：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手段的私人佔有。

我們已經看到在發展中的資本主義總危機怎樣一方面產生了資本主義體制內部的一連串激烈的爆炸，包括兩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民主的沒落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嚴重的經濟危機，以及目前國際局勢的緊張狀態。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資本主義危機又怎樣促進了世界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盛大的生長，包括劃時代的蘇聯的創立，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鞏固，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勝利，亞洲的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巨大發展（以及這運動在非洲的開始），拉丁美洲民主組織和鬥爭的增長，和世界所有部分的共產黨、工會及其他社会主义与民主組織的大規模擴展。正如我們先前指出過的，這個廣大的雙邊運動——資本主義的沒落和社会主义國家与運動的

兴起——的历史意义是，破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在退出世界舞台，而为新的更高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所代替。这一深刻的历史变革的速度正在不断地增加着。

在前几章中我们又曾经指出，现在控制着美国的资产阶级有势力阶层对于这个革命的世界形势是起着怎样的反应。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养肥了和富裕起来，并利用其他被危机袭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困难，美国正企图攫取整个世界的控制权，并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实是华尔街独佔资本家们的利益，把世界在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一帝国主义征逐的明白目的是通过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使世界资本主义的衰败机构从属于美国，并用军事行动来毁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这就是华尔街的战争与法西斯主义的冷酷计划。这个计划不仅威胁世界各国的民主自由，并且以要用原子弹、氢弹、细菌弹和其他造成大规模毁灭的可怕武器来进行恐怖战争而威胁着全人类。

美洲的资本主义的惨淡前途

腐朽的资本主义，加上美国的征逐世界霸权，对于美洲人民是一个凶兆，除非他们脱离资本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在第三十一章，我们曾经考察了拉丁美洲广大人民群众由于现在的社会制度的结果而陷于贫困、文盲和疾病的可怕境况。而只要资本主义存留下来，这种境况便必然随着这个制度的日益腐朽而变坏。西半球人民的所有重大问题也就会变得更坏。

强大工业化的发展，是所有现代进步和幸福的基础，但拉丁美洲的这种前途在资本主义下是愈来愈希望愈少了。因为产生目前悲惨经济状况的现存困难，正迅速增加着。如果战前帝国主义的压

迫对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是一种癱瘓性障碍，战後由於好战的美國帝國主义大大增加压力要使拉丁美洲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後方，这种威脅便成为完全致命的了。此外，如果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經是世界經濟競爭的犧牲品（在銅、硝酸鹽、咖啡、可可、西沙尔麻、橡膠等方面），現在这种競爭，如達維拉所指出的，由於非洲殖民地的進一步開發而变得更加嚴重了^①。所有这些將使拉丁美洲人民为適當的生活条件而鬥爭愈見困难。

拉丁美洲的民主政治前途也难使人樂觀。自从战争結束之後，由於美國站在最反動的勢力方面对所有这些國家的生活進行積極干涉，各國人民所嚐到的还不过是美國帝國主义为他們準備好的一小部分。只要有法可想，華尔街準備扫清拉丁美洲的自由和独立，而建立由它的一套傀儡独裁者統治的法西斯政权。它在这方面已經作了重大的開端。从今以後，拉丁美洲人民須要对增長着的法西斯反動的威脅進行更勇敢的鬥爭。

華尔街的代言人企圖使人相信美國是殖民主义的敌人並力求在世界落後地區建立自由和繁榮的制度，这种宣傳是絕頂荒謬的。美國的大壟斷資本家对这些地區的真正意圖，已經由美國在波多黎各以及拉丁美洲其他許多部分所实行的可怕的殖民地压迫清楚地表明出來。華尔街的殘暴的殖民地压迫政策也可以举出國務院在远东所支持的蔣介石們、保大們和李承晚們等類可鄙的反動傀儡为例証。

除了貧困和奴役的日益增長的威脅之外，陷入腐朽的資本主义体系之中並受好战的美國帝國主义進襲的拉丁美洲，還將面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極大危險。这一战争，如果華尔街的壟斷資本家們能够衝破人民的抵抗而發動了它，將使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

許多地區一起，遭受物質上的毀滅和經濟上的崩潰。拉丁美洲不能夠希望像在以前兩次世界大戰時那樣，逃脫這一戰爭的毀滅性破壞。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繼續存在所要提供給拉丁美洲人民的——加深的貧困、加重的暴政和另一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世界的現今統治者——以華爾街為大本營——給拉丁美洲安排的計劃，已由“新世紀”雜誌概述出來：“美國的帝國主義分子把拉丁美洲看成他們的私人領地，他們投資的適宜地方，原料和廉價勞動力的來源，以及他們可以隨意從那裏提取燃料、糧食、殖民地奴隸和砲灰的後方。”^② 逃出這個剝削與壓迫的迷津的唯一最後道路是走向社會主義，這個途徑是拉丁美洲人民，像世界其他部分的人民一樣，將必定要採取的。

美國和加拿大的工人及其他勞動人民，雖然沒有像半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人民那樣嚴重的貧困和受壓迫，但在資本主義制度繼續存在之下，除了境況日益變壞之外也沒有別的出路。在第三十一章，我們已經看到這兩個國家的大多數工人，受着資本家的無恥掠奪，正在可以維持健康的公認的水平之下生活着。甚至這樣不適合的生活條件也隨着經濟狀況的迅速惡化而受到威脅。加拿大和美國的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是居住在某種“縹緲的樂園”中。他們的“繁榮”是虛假的一種，由於它大大地依靠着直接或間接從兩次世界大戰的大規模破壞，從新戰爭的準備，以及從對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等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區的剝削所引起的生產。如我們先前所指出的，在朝鮮戰爭前夕，美國和加拿大的經濟正迅速地墮入另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中。求助於戰爭終歸只有加重這一危機。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繼續存在對於這兩個國家在經濟上

的結果只能是一次远比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災難性的危機更具毀滅性的危機的最後降臨。這兩個國家的工人清楚地記得那次危機對於他們的“生活高水平”給以怎樣的打擊。

腐朽的世界資本主義，再加上美國帝國主義對世界霸權的征逐，就無可避免地引起對加拿大和美國以及拉丁美洲人民的民主自由的不斷加強的進攻。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不是一種短期的鬥爭，而是一種長期的直到人民最後消滅資本主義的鬥爭。帝國主義政策趨向於法西斯主義是不可避免的，但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却不是不可避免的。美國和加拿大的大資本家，面對着工人和其他民主集團對日益惡化的經濟條件和統治的資本家軍事帝國主義冒險的不斷增長的抵抗，不得不試圖愈來愈多地採取控制和威嚇羣眾的法西斯手段。在這兩個國家，也像在世界其他部分一樣，法西斯主義是大資本家對於他們的與日俱增的困難的基本答案。

資本主義制度繼續存在也使美國和加拿大的人民，像別的地方一樣，面臨着日益接近的戰爭危險。戰爭和壟斷資本主義是分不開的。從壟斷資本主義深處流出來的戰爭危險，是它的傳統的追尋帝國主義征服和擴張的不可避免的部分。這種危險已經由朝鮮戰爭可怕地表明出來。另一次世界大戰的威脅是可以被制止的，但除非人民消滅了資本主義並建立起社會主義，它是不可能從世界上根除的。在他們為阻止正在威脅中的戰爭而鬥爭時，加拿大和美國的人民最好記住，這一次戰爭對於他們將會是和他們曾經歷過的那兩次世界大戰完全不同的。那兩次戰爭沒有給這兩國的羣眾帶來巨大艱難——工資始終在高的水平上，職業很多，生活水平也沒有受損害。但是另一次戰爭，像華爾街正企圖組織的，除了必定是一次失敗的戰爭外，對加拿大和美國兩者都將顯然帶

來毀滅。資產階級軍事學家已經告訴我們，在一次原子戰爭中美國將死亡四千萬人。

世界資本主義回春的不可能

資本主義，在它的早期對歷史上先於它的封建制度來說是一種進步，現在已變為陳腐的並註定要滅亡了。它已經竭盡了它的進步作用而成為人類幸福和繁榮發展的羈絆。因此，歷史正在排除它而代之以更進步的社會主義制度，那將帶來生產力的廣大的和普遍的發展。這是一個偉大的過程，賦予了過去三十五年這個日益嚴重的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的歷次經濟危機、戰爭和革命以意義的偉大過程。

資本家從他們對社會生產手段的私人佔有和他們對工人的殘酷剝削而獲得這樣驚人的財富，自然想去拚命地試圖挽救他們所喜愛的制度。不過他們是在鞭策著一個垂死的馬。資本主義充滿活力和自發力量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生產中經常不斷的變革，一切社會關係接連不斷的震盪，恆久的不安定與變動，——這便是資產階級時代與先前所有一切時代不同的特徵。……資產階級由於需要有不斷增加的產品銷路，乃不得不奔走於全球各地。它不能不到處鑽營，到處棲止，到處建立聯繫。”^③

但是這種氣勢雄壯的日子對於老朽的資本主義制度來說是一去不復返了。使這個制度無可救治地受到損傷的那些基本內部矛盾，已經完全陰損了和削弱了它。現在它是在苟延它那不是無益，簡直是比無用更壞的生命。在它的發祥地歐洲，資本主義是靠美國打嗎啡針過日子，而美國和加拿大就好像是世界資本主義最後剩下的“健康”部分。至於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資本主義制度在

大多這些地區都是死胎，永遠也不會起很大的作用。這自然不是說，世界資本主義為挽救自己，將不能發動一次毀滅性的戰爭。

美國為挽救、復興和控制世界資本主義所作的努力，作為它征服世界的計劃的一部分，是注定要失敗的，有四個基本原因：第一個是，這種帝國主義征逐的經濟方案是沒有有效的。首先，如我們在第三十章所看到的，這個方案的主要支柱，馬歇爾計劃，已經失敗了。雖然成百億的美元被傾注入衰虛的歐洲資本主義經濟中去，卻全然沒有解決基本的歐洲市場問題。相反地，失業在整個地區迅速地增加。法國和其他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工資只及戰前時期一半左右。每一個稱職的經濟專家現在都承認馬歇爾計劃並不能使歐洲資本主義回春。

“商業周刊”說：“現在已可以說，馬歇爾計劃不是成功的了。”^④美國帝國主義要壟斷世界貿易的巨大征逐將使馬歇爾計劃失敗得更徹底。說到對外經濟方案的另一面，杜魯門的“第四點計劃”，資本家正在散布很高的希望，說這是使世界落後地區工業化，推進美國貿易和復興世界資本主義的途徑。但是這一計劃，除了失敗以外，也不能是別的什麼。它的双管建議，向落後地區輸出工業的“專門技術”和鼓勵私人資本在這裏投資，結果只能是帝國主義的國務院代理人 and 資本家剝削者充滿了這些地區。一般的效果是加劇了資本主義制度最基本的病症之一——帝國主義。

華爾街試圖挽救破產的世界資本主義不會成功的第二個基本原因是，它的政治路線是無效的。那就是說，世界人民絕不會向美國資本主義企圖強加於他們的統治制度和法西斯主義屈服。他們拒絕希特勒的枷鎖並不是為着要帶上華爾街的枷鎖。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絕不會被逼得向美國的大企業屈

服。要扭轉今天發生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行程，而強迫這些人民帶上新的華爾街商標的殖民主義錄鏽，也是不可能的。認為西歐人民會放棄他們的獨立和屈從於美國帝國主義為他們準備好的國內的法西斯政權，也是無稽的。甚至各資本主義國家也愈來愈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殘暴的美國帝國主義強使它們接受的霸權。

華爾街企圖把搖搖欲墜的世界資本主義維持下來，作為它自己所控制的領域，也注定要全盤失敗的第三個基本原因是，它的通過戰爭來征服世界和使資本主義回春的計劃絕對沒有實現的可能。即使華爾街能夠做到使世界投進另一次戰爭，這對於美國將一定是一次失敗的戰爭。與在前兩次戰爭中不同，歐洲人民下一次將不會自己打仗而讓美國資本家牟利。這些國家的廣大工人羣眾，在各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已經明白表示他們絕不對蘇聯作戰。美國如果被大企業趕入另一次世界大戰，這一回就要自己作戰了，雖然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也會形式上贊同它的戰爭。它決不可能贏得這樣一種戰爭，而只會使國家陷於災難。社會主義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軍事上也無可比擬地優越於資本主義。此外，如我們前此曾講過的，已經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已給世界資本主義制度以不能恢復的創傷；一個第三次世界大戰，在革命的工人的協助之下，將徹底毀滅它。華爾街的戰爭計劃不會導致資本主義的勝利和復興，而只會使它毀滅。

杜魯門的徒勞的“管制經濟”

華爾街試圖在一種法西斯的基礎上復興世界資本主義不會成功的最後主要原因是美國這個巨大的資本主義世界基地的衰頹狀

況。現在流行着一種很大的妄想，說是不知怎樣，但說不出理由，美國的資本主義根本不同於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說它不受那些在別的國家把資本主義撕毀着的崩解性的內部矛盾所支配；說它不受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總危機的傳染。這就是“美國例外論”的理論，它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和混亂的自由主義者的寵物，社會民主黨人和叛變的共產主義者如洛夫斯頓和白勞德等人的主要論點。

但是華爾街的壟斷資本家自己却並沒有受他們的代理人在羣眾中的宣傳所愚弄。他們十分清楚地知道美國的資本主義也在受着傷害，雖然他們並不真正懂得其中的道理。他們正在採取一整列的步驟，企圖支撐這個制度並使它回復健康。一般來說，這些經濟對策是沿襲著名的已故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的學說概要^①。凱因斯主義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它成為美國、英國、法國、拉丁美洲和其他資本主義政府政策的基礎。它主要是根據這樣一種理論，即增加政府的開支，生產能力與羣眾消費能力之間的裂口便可以填平，而經濟危機也就可以避免了。它是挽救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嘗試。凱因斯主義被社會民主黨人、自由主義者以及大多數保守的資本家在各種方案的偽裝下加以擁護。納粹法西斯主義者曾是凱因斯的特別熱心的支持者。

美國的凱因斯主義的主要目的，是用巨大的政府開支，大多是用於軍火生產，來防止經濟危機的復發並使資本主義向上發展。這是一種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形式。凱因斯主義構成羅斯福的經濟改革的理論基礎。凱因斯主義被杜魯門應用起來就稱為“管制經濟”。許多資本家在原則上不贊同凱因斯，他們却在實踐上贊同了他，特別是當這種辦法意味着有高利可圖的軍火合同的時候。

杜魯門政府過去每年化在美國國內和國外戰爭準備的錢約二

百億美元。这个數目字現在由於朝鮮战争已大大增加了。这些巨額的战争開支有双重的目的——除了为計劃中的反对苏联的战争作準備外，並給根本上病弱的工業系統輸血。在这後一經濟事实中，可以找出战争危險的最基本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个國家的所有資產階級經濟学者都相信，如果目前的战争開支嚴重地削減，美國的經濟便会突然逆轉，他們的邏輯因此是，为要保持工業运行，必須更多地增加軍火訂貨。这种恶性循环的結果便是另一次世界战争，除非民主的人民羣众採取行動來阻止它。美國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病弱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过度擴張，便需要战争來使它保持运行。这就是为什麼战争販子这样高兴地欢呼朝鮮战争。这完全是希特勒文章的再版。

杜魯門政府“管制經濟”的企圖——通过大規模的战争準備來阻止經濟危机的發展——已經顯然失敗了。儘管成百億美元傾注出去为了把美國变成了一个武装营地，为了在全世界建立它的軍事基地，和重新武装歐洲和亞洲的反動派。美國的工業在一九五〇年夏季朝鮮战争爆發時，便陷於生產超过有限的市場所能吸收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矛盾中。一般的後果是美國的工業系統陷入生產过剩的經濟危机，同時更波及资本主义世界其餘部分的經濟。

美國的生產指數从一九四八年十月的一九九跌到一九四九年七月的一六三^⑥；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完全失業的工人超过五百万，只有部分時間工作的有一千多万人；出口貿易从一九四七年的一百五十三億美元跌到一九四九年的一百二十三億美元，到一九五二年預期要再跌到一百億美元^⑦；一九四九年農場的收入比一九四八年少百分之十七，比一九四七年少百分之二十二·四；工人的实际工資在一九四四年与一九四九年之間跌了百分之十二^⑧；已

經達到二千六百億美元的瘋狂數字的國債，仍在繼續增加着。當資本家的利潤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五至五十並繼續增長的時候，極端的和毀滅性的貧困像瘟疫般在人民中傳播着，同時政府却重訂了削減農業生產的罪惡政策並毀壞堆積如山的賣不出去的糧食。

政府的維持價格的政策曾使它化了三十五億美元來積蓄巨量的迅速增加的過剩小麥、穀類、棉花、煙葉、雞蛋等，這在經濟上是一種不能忍受的情況。

美國向一次深刻的危機的陷進，曾因朝鮮戰爭帶來政府為戰爭目的的巨額支出而暫時停住。戰爭生產的醉人狂宴又重新進行。雖然仍有二百五十萬工人失業，獲得“有利職業”的數目在一九五〇年九月已達到六二、三六七、〇〇〇人，這是空前的紀錄數字。而雇主的利潤已飛入金融上的同溫層高度。不過這種由戰爭引起的生產突進絕不可能醫治資本主義的基本弱點。相反地，從長期來說，它必然要加深最後的經濟崩潰，並在各方面使資本主義總危機惡化。

平時用公共工程以及其他的政府開支來“打氣”的凱因斯政策，被認為是杜魯門的“管制經濟”的基礎，但資本主義不可能用這種辦法來防止週期性的經濟危機，只要回顧一下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經濟大危機便十分清楚了。在那時候，美國的年度生產減少了約一半——生產上的損失每年超過四百億美元。如果下一次危機是照比例地嚴重，就完全有理由可以推測，生產（現在是一九二九年的雙倍）的降落將十分可能達到每年一千億美元或更多。明顯地，沒有任何政府的“打氣”計劃能夠填平像這樣一個巨大的“裂口”，即使這個計劃包含大規模的軍火生產；它因此會採取全面的戰爭來使工業恢復運行。資本家是十分清楚這一事實的，而這

就是战争危险的最严重来源之一。这说明了他们何以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它的堆积如山的战争订货中感到慰藉。他们宁可把世界投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而不愿面对另一次像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危机，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战争对于他们只会是从油锅跳进火焰中。

所有这些的含义是不可避免的。杜鲁门的“管制经济”是不成功的，而且也不能成功。凯恩斯主义不能医治，而只能恶化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它不能克服撕裂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凯恩斯主义的帝国主义经济学的全部逻辑就是战争。凯恩斯主义不能使国外的资本主义复兴，也不能阻止它在美國國內由於一次毀滅性的经济危机而崩溃。在美國的这样一次最後的经济危机將給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以灾难性的嚴重影响。这样一种可怕的远景使驚恐的華尔街独佔資本家和帝國主义者更加瘋狂地求助於他們的致命計劃的奇蹟。他們希望对苏联和歐洲及亞洲的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國作战，以及在美國國外和國內建立法西斯政权，会解决所有他們的日益嚴重的和全然不能解决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問題。

“第三种势力”的欺騙

世界上右翼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領袖，加上各种所謂自由主义的和天主教的領袖，也都致力於他們自己特殊的但是徒勞的協助挽救資本主义的嘗試。他們形成所謂“第三种势力”，自命是站在右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左的共產主义者之間（參看第三十章）。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同謀之下（他們接受凱恩斯學說）声称他們是为社会主义而戰鬥；“自由主义者們”（也是凱恩斯主义者）認定他們

需要“進步的資本主義”；而那些天主教徒，雖然很少談到他們的最後目的，却明顯地是貝當—墨索里尼—庇隆—佛朗哥型的副牌法西斯主義的支持者。實際上，整個“第三種勢力”的隊伍都熱衷於一種運動，即想以工人階級和其他民主勢力為犧牲，來保全和復興沒落的資本主義制度。

“第三種勢力”在戰後時期已控制了歐洲的許多政府——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斯堪的納維亞各國、奧地利和西德。可是沒有任何地方的這些“第三種勢力”的政黨或政府，不管它們號稱要改革或走向社會主義，曾經對資本主義制度採取任何嚴重的進攻，或給受折磨的羣眾帶來任何根本的解救。戰後時期的艱苦經驗充分地證明，“第三種勢力”的組合本質上是資本家的政治上權宜之計，特別是在美國的壟斷資本領導之下，用來阻止社會主義在歐洲的發展，和杜絕現在盛行於全世界的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

在西半球，屬於這種假改革和“進步運動”的“第三種勢力”把戲的組織（或者無寧說是它們的領袖）有美國的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和美國人民民主行動協會，加拿大的合作社會同盟，秘魯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一般的社会民主黨，以及新近組織起來的破壞罷工的美洲國家工人聯盟。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魯、哥斯達黎加、古巴等國的獨裁統治者也日漸披上“第三種勢力”的偽裝外衣。

“第三種勢力”是建立在一種謊言上面。世界並不是分成三個陣營，而只有兩個：由美國壟斷資本所領導的資本主義反動的、帝國主義的、戰爭的陣營，和由蘇聯所領導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和平的陣營。“第三種勢力”是世界反動的和戰爭的陣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領袖們，不管他們怎樣滔滔不絕地作社會煽動，都

是擁護資本主義的。他們正在極力使用一切絕望的手段來延長那崩潰的制度的生命並使工人羣眾依附着它。在這所謂“第三種勢力”的背後站着資產階級的主体。

“第三種勢力”的目的和效果是把工人以及他們的同盟者出賣到他們的敵人壟斷資本家手中。在“第三種勢力”的工黨政府當權的英國，資本主義旺盛了。貿易大臣威爾遜最近曾說，私人企業“在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之下比以前在保守黨的政府下好做得多”^⑩。但是“第三種勢力”式的政策會導向何方的典範例證是希特勒興起時的德國。在一九三二年的大選中，社會民主黨以執行“中間路線”的政策自命，極力支持被稱為自由主義者的興登堡將軍來“反對”希特勒，並選出了這位將軍。接着興登堡便立即任命希特勒為他的總理，而法西斯主義便在德國建立起來了。今天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三種勢力”正在實行着同樣的出賣——向左翼的、民主的、和平的、社會主義的勢力作戰，同時壟斷資本家們便有系統地加強自己並為戰爭和法西斯主義作準備。

“第三種勢力”的國際上的真正領袖是杜魯門總統，這個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防衛者。全世界社會民主黨的、天主教的和自由主義者的領袖們都追隨着他的政策。他們支持他的馬歇爾計劃、他的杜魯門主義、他的“第四點計劃”、他的原子彈外交、他的朝鮮戰爭、他的假“繁榮狀態”（實際上是一種戰爭經濟或警備狀態）。所有這些他們都是在一種虛偽的口實下進行，說杜魯門政府是在為自由主義的羅斯福政權的改革而戰鬥，是世界和平和“進步的資本主義”的防衛者。

杜魯門先生，世界“第三種勢力”的領袖，同時也是華爾街的主要反動勢力的領袖。作為美國的總統，他是壟斷資本家主要通過

他來完成他們的世界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全部計劃的人物。這一無可否認的事實解決了杜魯門是代表世界民主主義的說法。一個人不能服務於兩個主人——華爾街和人民。杜魯門先生也不是在擔當任何這種不可能的角色。他是華爾街的戰士，他是在直接地努力使美國的壟斷資本成為世界的主人。那些支持騙人的“第三種勢力”政策的人不是自己受惑就是用賣工人的騙子。

“第三種勢力”是社會民主黨的、自由主義者的、天主教會的領袖們與壟斷資本的反動勢力聯合起來反對社會主義的一種聯合運動，由反動勢力擔當主要領導和制定政策。這是國際戰爭陣營的一個主要部分。這整個的反動聯合是在聲名狼藉的希特勒反共十字軍的旗幟下行進着。

世界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人是“第三種勢力”的主要支柱。在歷史上他們從來就沒超過口頭的自由主義者，而現在他們已在公開地為從社會主義的前進中挽救資本主義而戰鬥。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偽裝已經在危急的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中破產了，他們正集合到他們基本上所屬的一邊——資本主義的一邊去。但是在所有冒充馬克思主義者的資本主義防衛者、“第三種勢力”的支持者中，美國方面的獎狀應該屬於共產主義的叛徒白勞德。白勞德甚至污辱馬克思主義到這種程度，竟把華爾街的壟斷資本家說成是“進步的”，並辯稱美國帝國主義在世界所起的作用是和平、民主，以及使殖民地的工業化和解放^⑩。

“第三種勢力”所貢獻給世界的，除了腐朽的、崩解的資本主義之外，沒有別的東西。資本主義絕不能變成“進步的”，它是毫無希望地反動的。華萊士先生在訂出一種“進步的資本主義”的目標時，不是愚弄他自己，便是愚弄人民。“第三種勢力”的觀念混亂了和

損害了工人和人民为从资本主义的重压下獲得解脫的鬥爭，並妨礙他們为社会主义而戰鬥。它是戰鬥的人類道路上的障碍物，有助於加強和延長与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不可分的經濟混乱、法西斯主义和战争。

社会主义是根本的答案

全美洲的工人和人民羣众，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一样，在资本主义之下，將繼續为民族独立、土地、工業化、較好的健康和生活水平，以及反对民族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而勇敢地戰鬥。在拉丁美洲，这种鬥爭的直接目标是土地的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在目前的社会秩序之下，勞動羣众有減輕面对他們的許多重大問題的力量，可是只要资本主义繼續存在，他們便不能根本上解决这些問題。相反地，当世界资本主义沒落的時候，一般的趨勢不可避免地將是所有这些問題基本上愈加惡化。资本主义，包括華萊士等人所夢想的神奇的“進步”牌的资本主义，不能医治这些病痛。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产党領導之下，必須把全部苦难連根斬掉。他們必須徹底消滅资本主义而建立社会主义。只有到那時候，勝利才落到他們的旗幟上。在目前的世界形勢之下，工人階級和它的同盟者到達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通过为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的鬥爭。

“在社会主义下，基本工業、土地、銀行、運輸系統以及一切其他重大的生產和分配手段是掌握在人民手中，而不是掌握在私人資本家手中。生產的進行是为了社会的使用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潤。整个國民經濟的活動，是按照計劃進行，而不是像在资本主义競爭制度下那樣碰机会的。工人和他們的民主同盟者農民和自由

職業者，完全控制着政府。建基於科學的社會制度，消除了折磨着資本主義的巨大矛盾。……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而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①在社會主義下，廢除了人對人的剝削，勞動羣眾最後獲得了自由。這是一種沒有掠奪者與被掠奪者階級的社會。

社會主義從根本上解決了工業化的問題。在拉丁美洲，它將摧毀現在妨礙着工業發展的地主、國內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的權力。蘇聯工業在從帝俄繼承下來的落後地區和甚至在那些遊牧民族中的巨大發展，說明了社會主義在這一方面的驚人力量。資本主義，像我們先前曾指出過的，已經證明全無可能給地球上絕大多數人民——在中國、印度、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帶來蒸氣、電氣、機器和一般工業化的幸福。它只是部分地使資本主義國家本身工業化。由於過時的生產方法的所有權利益和壟斷性佔有，資本主義將更少可能把原子能的潛在利益給與世界人民。蘇聯將是為和平的目的在廣泛的範圍上使用這種偉大的新能力的先驅者。世界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世界工業化的障礙，而這就是它正在被世界人民排除出去的主要原因。這意味着用社會主義來打破資本主義給地球上許多地方工業化所加的束縛，並為工業的和社會的發展的最大可能性開闢道路。

社會主義也將根本上解決了現在像磨石一樣掛在拉丁美洲人民頸上的土地問題。農民和農業工人將獲得土地，而大地主，拉丁美洲的毒害，將不再有了。雖然少量土地的私人所有權也許要繼續存在一個時期，但是土地上的工人最後將被組織起來成為大規模的集體（合作）農莊，並被供給以必需的基金、牲畜、機器、肥料和技術教育。拉丁美洲的農業生產力將大大提高，羣眾的飢餓將會

消滅。同样的一般發展將終於在加拿大和美國出現。成为目前整个拉丁美洲重大威脅的浸蝕土壤、乱伐山林和浪費自然資源，將首次認真地採取措施加以防範。

社会主义將大大地增加所有國家的勞動者的生產能力；由於經濟生活在科學的原則上加以通盤的組織；由於消滅了經濟危機以及羣眾失業的巨大浪費；由於打倒了現在吸吮着人民膏血的成千成萬資本家、地主和投機商人；由於肅清了大羣麀集於資本主義之下的各種各樣的無用的搨客、財棍、賭徒、罪犯、騙子和盜賊；由於避免了軍國主義和戰爭的可怕浪費。所有這種大量增加生產的全部利益都落入生產者手中。由於沒有資本家掠奪他們和使工業癱瘓，和由於生產是科學地加以組織和計劃，在工人面前展開了他們的幸福的無限發展的前途。人民的健康也成为政府的一個中心任務和責任。社会主义將從各方面充分地改進所有美洲人民羣眾的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也將在世界上帶來民主以及人類尊嚴和自由的新的和更高的紀元。“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名詞，意味着與農民和其他民主集團聯盟的工人階級的統治。由於資本主義企業家、地主和教會反動派的權力的崩潰，人民羣眾將第一次得到一種真正的民主表現。在社会主义下，像現時在拉丁美洲的舞台上喧鬧着的那種獨裁者們，以及控制着美國和加拿大生活的每一方面的壟斷資本大財閥們，將只是一種歷史的惡劣回憶。在社会主义所創造的巨大的民主高潮中，現時在資本主義下被絕望地壓抑着的婦女和青年的廣大創造能力，也將獲得解放。這種新的婦女能力和青年能力是蘇聯所擁有的勝於資本主義世界的許多重大優點之一。

社会主义是一种基於科学的制度。宗教的迷信在馬克思列寧主义中沒有什麼地位。普及教育，人民知識水平的最大可能的提高，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之一。羣众文盲，現時是拉丁美洲由於它的封建—資本主义制度而遭受的最大災禍之一，在社会主义政权下將迅速消失。苏联的重大成就之一是使它的人民从沙皇制度所造成的文盲深淵中解脫出來的教育。社会主义也將終止美國的利潤販子向人民的头腦中灌輸知識廢料的災殃。社会主义也將找到方法加速人种的真實進化，使其在體質上和智慧上達到更高的水平。

社会主义提供了民族問題的完滿答案。由於沒有了資本主义的和帝國主义的压迫与敌对，各种不同民族能够諧和地生活在一起，並相互建立最密切的工作联系。殖民主义完全消失了。現時在美洲被虐待和被剝削的印第安人、黑人、法蘭西人和墨西哥少數民族，將得到最完滿的机会來充分發展其民族。白色沙文主义、种族歧視，將成为一种罪行。在那居住着四十多个民族的遼闊國土上的民族問題的解决，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的最偉大的成就之一。社会主义將第一次終於帶來社会團結。正如列寧所說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不只是一要消除目前把人類分成許多小國家和各民族孤立的狀態，不只是使各民族的關係更加密切，並且使它們融成一体。”^⑫

社会主义最後地終結了法西斯主义和戰爭的双重威脅。由於消除了大資本家的經濟佔有和政治控制，社会主义給帝國主义以及它的在國內建立法西斯独裁和在國外統治世界的不可避免的圖謀以致命的打擊。当資本家被最後擊敗之後，社会主义的一个無比的成就將是終結那古老的巨怪——戰爭。为貪婪的目的而屠殺

人類，這可以追溯到許多世紀，而在腐朽的資本主義下達到它的最可怖的發展，將被社會主義永遠終止了。

垂死的資本主義制度，被經濟危機、法西斯主義和戰爭所損毀着，將會把人類拖向貧困、破壞、虐政和社會崩潰的深淵。這是它在目前的衰落與腐朽末期的不可救治的趨勢。社會主義是根本的正確答案。它綜合了世界上所有健全的、健康的和建設性的東西——文化上的、政治上的和社會上的。它掀起了人類進步的旗幟。從歷史的發展和社會進化來說，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戰勝的。社會主義的必然勝利將粉碎衰敗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破壞和墮落的趨勢，而把人類置於一種新的和不斷上升的社會發展階段上。

蘇聯的勝利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不再只是理論家的遠景，今天它已是世界上活生生的現實。如所周知，蘇聯是它在已往一世紀的巨大的實驗基地；但是東歐人民民主國家以及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近也成為社會主義發展的巨大中心。所有這些國家的生活和進步毫無疑問地表示着這新的世界社會秩序的成功，它的誕生和成長是我們這時代的最偉大的發展。

在資產階級的失敗主義宣傳和敵視的巨大運動面前，俄國的工人階級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取得了政權。社會民主黨的以及其他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從全世界各地叫囂着，說人數上較小的工人階級不可能贏得它的政權；說工人不會管理老工業或建立新工業；說廣大的農民羣眾將推翻任何社會主義政府；說社會主義不能刺激生產，人民將會挨餓；說羣眾中的宗教情感將淹沒馬克思主義；

說工人在資本主義世界的仇視之下不能保衛這國家——以及一大堆一般反對社會主義的其他“論點”。

但是蘇維埃政府在其三十三年的生命中已全然駁倒了所有這些“社會主義不會成功的理由”。它已經顯示了社會主義在巨大的障礙面前的勝利——這些障礙包括革命前俄國工業發展的低水平，俄國農業的中古性質，廣泛地破壞了這個國家的兩次世界大戰，一次同樣災難性的內戰，來自它以前作戰盟國的外國武裝干涉，經濟封鎖，政治孤立，資金的幾乎完全缺乏，技術人員和工業經驗的不足，羣眾中文盲的高比率，開創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新形式的需要，等等，等等。社會主義在蘇聯不僅已經能夠生存下去，並且確定地顯示出它對資本主義的巨大優越性。蘇聯現在正逐步地向着共產主義過渡。

在工業的主要領域，蘇維埃社會主義已經特別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它已經完全消除了致命的周期性經濟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大規模失業。資本主義的致命弱點市場問題，在蘇聯並不存在。在整個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經濟大危機時期，蘇聯的工業却蒸蒸日上，不受其他國家工業普遍衰落的影响（參看第二十五章）。蘇聯的計劃經濟是這樣明顯地優勝過資本主義的競爭性的混亂，以致資本主義者自己也在許多國家拿他們的許多假的五年計劃來徒勞地企圖仿效它。在資金積累方面——經濟實力的一个基本指标，蘇聯也優於資本主義世界。瓦爾加曾說，在蘇聯，從一九二五到一九三六年，“這十年內社會主義的積累每年平均……達到百分之十四·五，比資本主義各國大三倍至十倍。”⁽³⁾在工業發展的速度方面，儘管有種種特殊困難，蘇聯也大大超過資本主義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破壞之後的恢復工作方面，蘇聯同樣地再次遠

远胜过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

苏联正在达到它的建立基本工业的鞏固的工业基础的最高目标。这需要它的人民方面的巨大努力。同时，这里的群众生活水平已经获得根本的改善；实际工资在稳步地上升，一种辉煌的保健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而苏联的社会保险的規定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远为优越。未来充满着对人民的一般福利的迅速增加的希望。

今天，由于所有他们先前反对社会主义的論點都已被历史所推翻，资本主义者们便退而采取绝望的方策，企图使群众相信，第一，苏联是一个“警察”国家，而第二，它是一个威胁世界和平的帝国主义强国。关于第一种指责，如列宁所說过的，苏联较諸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是无可比拟地更为民主的。它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它的没有阶级的社会，它的民族平等，它的普遍的人民教育，它的工人、农民和青年的广大的群众组织，以及它的广泛的苏维埃政治制度，较諸资本主义各国中认为是民主的那种敌对阶级利益的互相倾轧以及它们的无休止的乱骂，要民主一千倍。关于指责苏联为帝国主义，那正是另一种资本主义的誹謗。帝国主义起源于壟断资本对一个国家的控制，掌握着所有这个国家的市場、原料和战略利益。苏联不可能有帝国主义，因为这个国家完全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中，资本家根本不能存在。指责苏联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代言人企图一方面抹煞在资本主义世界所有部分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的意义，另一方面轉移人們对美国帝国主义要独霸世界的好战征逐的注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的軍隊和人民以一种無比的努力，几乎独力地擊敗了納粹匪帮，而把世界从法西斯暴政的漫漫長夜

中解救出來。這種龐大的成就象徵着，社會主義一般來說，由於它的在各族人民當中無往不在的力量，將從腐朽的世界資本主義為了繼續存在而把人類投進去的野蠻的和血腥的混亂中救出全部文明。

為社會主義而戰鬥

最後，我們在這裏的任務不是要準確地推測社會主義將怎樣和何時在美洲建立起來，而無寧是要指出當前的現實的發展的主要道路。有一件事情是我們可以確定的。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和腐朽將以加速的步調繼續發展，而伴隨着它而來的現象，世界民主和社會主義力量的增長，也將以不斷加快的速率向前直進。資本主義的沒落和社會主義的上升這一雙重的過程，不是一種溫和的進化，而是一系列突發的革命性的瓦解和進展。資本主義不可能扭轉這種基本的歷史進程。它不能醫治它本身的破滅性的內部矛盾，它也不能消滅社會主義。美國帝國主義的巨大計劃，要奪取世界並把它在奴役性的法西斯的基礎上加以改組，而以美國為決定一切的中心首府，是不會支持多久的。它將碰在人民的堅決反抗的磐石上而粉碎。世界是不可抵擋地向着社會主義前進。

向社會主義前進是一種革命的前進，而因為拉丁美洲和美國在工業發展和政治歷史上處於不同階段，這兩個地區的路綫也不是完全一樣的。在拉丁美洲，向社會主義前進將遠超出一九一〇年墨西哥革命的成就。擁有着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自由資產階級，它將給地主、國內大工業家和外來帝國主義分子以最後的打擊，而這是墨西哥革命不會做到的。毛澤東在十幾年前談到中國時曾智慧地說過：“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

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⑭當時中國的革命一般來說是可以比擬於今天在拉丁美洲發展着的革命的。這種新型的民主主義革命，其中帶有農民革命，將構成拉丁美洲人民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一個大步驟。

美國由於它的高度的工業發展，是客觀地為社會主義作了準備的。它的革命步調，一經它的勞動羣眾決定地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將會比拉丁美洲快很多。在他們目前為和平和為勞動羣眾的權利和福利的戰鬥中，工人階級以及它的同盟者將打下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基礎。這種鬥爭在美國也許是採取通過人民陣綫（如在法國、西班牙、智利）或通過人民民主（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和阿尔巴尼亞）的路綫，或兩者同時；或許它將進而直接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像俄國工人階級所作的）。人民陣綫和人民民主的區別是，前者仍然是一種資產階級政府，雖然是一種民主的，而後者已經是一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了。

如我們所知道的，美洲已經歷過許多次革命。這些都是由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領導的。但是現在全世界進行的革命的基本特徵是，它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說過：“在現時與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才是真正革命的階級。”^⑮工人階級的這種領導作用在全世界都是適用的，儘管某一國家工人的數目對全部人口來說可能是很小的。因此，領導完

成決定性的俄國革命的，是布尔什維克領導下的工人，雖然他們在數量上是相對弱小的；工人也領導了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革命；而甚至在中國，那裏的現代產業工人在約五億的人口只有約三百萬人，他們也是領導的政治力量。在擁有一個廣大的無產階級的美國，將是這樣的，而在工人階級比較來說沒有這樣強大的拉丁美洲，也將是這樣。

但是工人要領導這種反對資本主義的廣泛運動，必須有共產黨率領他們。共產黨，列寧稱之為“新型的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和所有走向社會主義的力量的先鋒隊。列寧曾說過，沒有革命理論就不能有革命行動，沒有共產黨也不能有為社會主義的真正戰鬥。就是因為資本家深切知道共產黨的革命作用，他們才在所有國家中把共產黨選出來作為他們的主要敵人，並使用他們所能做到的一切手段來徒勞地企圖消滅它。

工人的道路是和平和民主的道路，但是在到社會主義的路途上，他們必然要遭遇和克服資產階級的猛烈反抗。當我們回顧一下在拉丁美洲由統治階級所策劃的那無數“革命”，以及美國的暴虐的資本家的一長串暴行紀錄時，就不可能有別的結論。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統治階級從來不會未作它力所能及的最尖銳的鬥爭，就放棄它對社會的控制權。美國的資產階級更是如此。當世界資本主義陷於崩潰而它的地位變得更弱時，它將更加趨向於採取絕望的辦法來為它的不能解決的問題找尋出路。但是讓世界資本主義看看世界的革命人民吧，他們當中有五億人剛用簽名於著名的斯德哥爾摩和平宣言來表示他們的不屈不撓的和平意志。

正如美國共產黨總書記丹尼斯所說的：

“我們共產黨人深信，这样的日子將會到來，那時大多數美國人將由他們自己的自由選擇，根据他們自己的經驗，和符合於他們的基本利益之下，沿着社会進步的道路向社会主义前進——這就是，在一个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政府之下，建立國民經濟的公有制。”^⑩

在美國，工人及他們的同盟者真正向社会主义前進的有利形勢可能迅速地發展起來。拉丁美洲是在一种爆炸性的状态，深廣的革命羣众運動預期不久会在這裏出現。就美國这个世界資本主义的最後强大堡壘來說，它對於羣众走向社会主义也絕不是不能被衝破的。这种運動可能在某种环境下迅速形成——例如冷战的拖長，引起人民对華尔街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計劃的更大反对；深刻的經濟危机的襲擊，逼使人民前進；由於世界社会主义的增長美國帝國主义地位的逐漸削弱，或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發，这必然会促進革命的後果。

今天美國的大多數工人，由於对資本主义仍存有幻想，还没有開展一种社会主义的世界觀。但是这种为美國資本主义的比較有利的地位所造成的落後，只是暫時的性質。这种幻想將由於世界資本主义日益增長的總危机產生日益加多的社会問題而消磨和破滅，因为美國資本主义是这个世界資本主义的有机的和依存的部分。美國的工人階級，像所有其他國家的一樣，將不会耽擱長久，也要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目前的世界形勢，資本主义的沒落和社会主义的上升，已为社会主义的成功所需要的人民民主羣众組織的迅速擴展和联合行動創造了条件。这一基本事实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後工会和妇女及青年組織的力量大大加強而生動地表現出來。这种廣泛的

團結運動的最有意义的一方面是，許多以前較小的共產主義政黨——在法國、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德國、巴西、智利、古巴等國——已迅速地發展成強大的羣眾政黨。資本家在他們的工具右翼社會民主黨協助之下所策劃的“第三種勢力”在工人隊伍中的分裂運動，也不會是長久的——在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和其他地方，這一運動已經開始垮台。在這個資本主義崩潰和社會主義降臨的時代，革命的社会压力正在为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而鬥爭中迅速地增長着。

五十年前，資本主義在全世界耀武揚威，而共產主義者在廣大的羣眾隊伍中只是很小的少數；但是今天資本主義已經顯然在腐朽，而共產主義者正領導八億人民進入社會主義。這是世界一般所走的道路，而這也是西半球人民的道路。自從哥倫布在西印度羣島登陸後四個半世紀以來美洲所經歷的偉大歷史過程，並不是引向華爾街的法西斯主義的美國統治的世界，而是引向新的自由的社會主義世界。

- ① 達維拉著：“我們美洲人”，第五三頁。
- ② 一九五〇年一月一一二月號“新世紀”，布宜諾斯艾利斯西班牙文版。
- ③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三六頁。
- ④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日“商業周刊”。
- ⑤ 參看凱因斯著：“關於就業、利潤和貨幣的一般理論”，紐約一九三五年版。
- ⑥ 聯邦儲備局指數。
- ⑦ 傑斐遜社會科學學院編：“經濟危機與冷戰”，第八六頁。
- ⑧ 參看美國勞工研究會編：一九五〇年一月“經濟簡報”。
- ⑨ 參看一九五〇年七月八日路透社電訊。
- ⑩ 參看白勞德著：“德黑蘭：我們在戰爭與和平中的道路”，紐約一九四四年版。
- ⑪ 福斯特著：“世界資本主義的末日”，第一八頁。
- ⑫ “列寧選集”，紐約一九四三年英文版，第五卷，第二七〇頁。
- ⑬ 瓦爾加著：“兩種制度”，第二五頁。

-
- ⑭ 毛澤东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党”，載“毛澤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六一八頁。
 - ⑮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党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四五頁。
 - ⑯ 丹尼斯著：“他們不能監禁的思想”，紐約一九五〇年版，第三五頁。



— 美 洲



二 一四九二年主要的印第安文化分佈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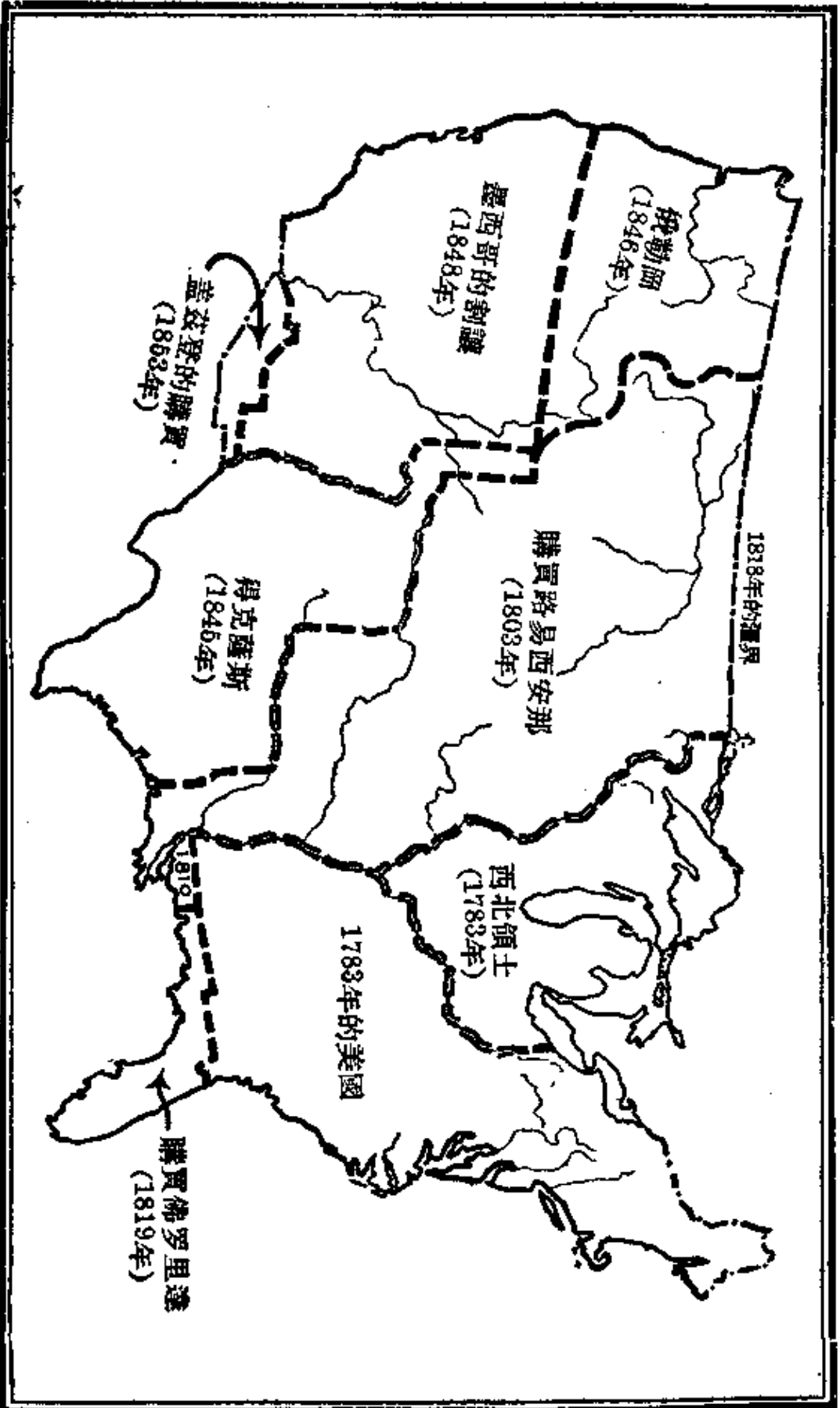
三 一四九二年主要的印第安文化分佈略圖(接上頁)



四 一七六〇年的北美殖民地



五 一八一〇年在革命時期開始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



六 美國的領土擴張圖

(更進一步的獲得：一八六七年阿拉斯加；一八九八年關島、夏威夷、菲律賓及波多黎各；一九〇〇年薩摩亞；一九一七年維爾京群島)